

集部第七四冊目次

含英閣詩草十卷

〔清〕鄭熙績撰
清康熙含英閣刻本

..... 一

今樂府二卷

〔清〕吳炎 潘耒章撰
清鈔本

..... 一一一

感舊集十六卷

〔清〕王士禛輯 盧見曾等補傳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 一五一

大呼集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刻本

..... 四五五

含英閣詩草十卷

〔清〕鄭熙績撰

清康熙含英閣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序

昔夫子論詩與觀羣怨極於事父事

君夫詩三百篇皆忠臣孝子

作也忠孝之外別無所謂與觀羣怨

吧咭致思凡筵生感以至聚居獨

歡愉悱鬱皆有纏綿悱惻之意使人

卷與草

方字

讀其詩想見其人蓋求忠臣必於孝

子非徒鳥獸草木工吟咏已也江都

鄭子懋嘉年少負雋才戊午秋余識

其文闡中高華典則蕭然懋孝之旨

顧未嘗以詩名及罷春官遂肆力於

詩歌樂府古文詞即寄予數詩屢屢

乎唐人風格余竊歎懋嘉年未三十

銳意詩文如此其進當無已時也乃

披其全帙一吟一咏皆有纏綿悱惻

之意線繞筆墨間蓋自其大父水部

公解組里居翫休園以詩文自娛尊

人侍御公繼之文行籍籍朝野兩

卷與草

方字

拾遺

公既即世懋嘉孤幼所謂園亭竹樹

幾鞠同茂草矣懋嘉過而傷之手加

整葺與二三同志唱酬其中於是休

園之盛復倍於前日嗟乎水部公

翫休園豈僅園亭竹樹侈游觀資簞

詠已哉蓋將使子孫世守之無忘先

業也使非得懋嘉爲之孫且使懋嘉不能光大而式廓之則雖園亭竹樹無恙於祖若父無與也乃懋嘉不慕其先已如此是故攀條履石畢然嘆者先人之手澤也堂楹書史觀感而不容已者先人之畱貽也良朋往客唱和乎其中若者可以羣感舊懷先悲從中來若者可以怨懋嘉之詩皆懋嘉之孝思爲之他日出而事君又豈有異理哉吾嘗登蕪城眺望藉堤竹西諸勝所謂歌樓舞榭已荒草迷離無復向時名勝而鄭氏休園獨

花興草

三

給英

鬱然不改其舊盛衰興廢之數固有

待人而持之者歟雖然水部父子既

並祀瞽宗其名德昭然在人耳目實

有不止於是者懋嘉益光大而式廓

之忠孝所感較園亭竹樹當必更切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風興

花興草

四

給英

夜寐無忝爾所生懋嘉其勉之哉

昔

康熙乙丑嘉平月上浣之吉睦州友

人方象瑛渭仁氏書于金臺玉署



序

余不佞浪跡長安者凡十有餘載未
敢對薦紳先生一字言及於風雅非
不能言也重畏夫作者之多而言之
無益也並不敢序人之詩又長夫讀
之不工讀之不合揆彼騷壇名宿之

龍興草

見子

拾遺

怒也序詩卽以言詩也愈不敢也丙
寅夏六月蓮生崔轉運公選余廣陵
建隆蘭若中有詩最之選孝廉鄭懋
嘉崔之年家子也常語僕云吾友鄭
晦中侍御令嗣懋嘉英年高才善詩
歌吮墨揮毫字字必原本忠孝大有

關於名教焉且虛懷善下而喜聞其

過可與上下乎古今非世俗之婦談

與讀可同日語也爰走一介以乘其

稿鄭子卽出其所藏以示讀之卒業

變色而起曰思深哉迥乎其不可攀

也儼乎其不可卽也淵乎其不可測

廿一年

況字

卷四

肅乎其不可狎也崔公知言哉喪天
下詩人多矣然求其詩之有裨風化
若鄭子者指不多屈今讀舍英一編
雖題花品月而忠君愛國之心未嘗
少弛選石看雲而懷先念祖之恩未
嘗少減尋山問水而表揚節義軫恤

流離之念未嘗少忘夫如是無惑乎
崔公于簿書執掌之中一二爲倪生
道也鄭子洵當世之名流而能世其
家學者也余用是獨與之間嘗尋聲
揣唐摩晉語刺刺焉不肯休也間嘗
過其園亭商確詩詞鄭子必投轄開
樽酒酣耳熱相得甚歡有狂呼大叫
不可一世之概鄭子藹然抑然恂恂
莊莊殊不以當家自命片言隻字必
推敲底于工而後止故晝日虛而學
日進海內之名公鉅卿習聞其名而
歎服焉豈待倪生之言云爾哉茲因

花與草

說詩

合共

其集之成也爰述數言以弁之重忠
孝也存風雅也樂鄭子之不自滿假
而可與上下乎古今也若以倪生爲
阿私所好有類世俗之諛與讚也是
豈知余不敢言詩之初意哉

皆

花與草

四序

合共

康熙丙寅嘉平月除夕前五日松江
年家眷弟倪匡世永清氏拜手書



序

憶前丁卯與鄭超宗李龍侯梁洪

至三公結社邗上後締影園在城南

水濱花藥分列琴書橫陳清潭秀空

碧樹滿目余與超老絡繹東南主持

壇坫海內鴻鉅以影園爲會歸庚辰

園中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余

花叢草

一 昌序

合英園

爲徵集其詩緘致虞山定其甲乙一

時風流相賞傳爲極奇二十餘年後

再過廣陵兵燹之後已爲寒煙茂草

矣晤超老弟水部士介公相與感慨

涕泣不能言未幾而水部公嗣君駿

中侍御成進士蜚聲于蓬山楓殿之

間經濟文章海內共仰水部公葺休

園以娛志優游泉石重與余二十年

觴咏其間固自樂也又幾何時而公

歸道山丙寅秋余年七十又六矣復

過廣陵得晤懋嘉憶懋嘉兒時侍禮

父英氣逼人今年未及壯已爲名孝

廉賦嘉州花香之殿矣暇日飲余于

休園日某樹某丘吾先祖之所畱也

花叢草

二 昌序

合英園

丹雘如新花木蔚秀則懋嘉修葺式

廓之蓋無忘手澤而不徒事遊觀有

如此者噫懋嘉賢矣哉夫通德之里

代有傳人而懋嘉更能丕振前人之

業酒酣燈炮低徊數十年事勢髣如

前塵舊夢追溯當年歷歷在目則余

之老殘尤可歎也懋嘉日坐休園中

抒情徵事緣物托情製爲詩詞遂各
成集余受而讀之上溯騷雅下倣唐
宋兼庾鮑之長盡蘇陸之致洵足以
陶鑄古今矣而一往纏綿悱惻舉筆
而不敢忘其祖父昔人謂杜陵之詩
原本忠孝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其懋嘉之謂歟夫古之爲詩者必有

花興草

三 月序

餘集

獨至之情輪囷結轡于中而復發于
言也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苟徒爲
是蚓竅蠅聲儼花鬬葉也者卽謂詩
可不作而作亦何以爲詩哉懋嘉志
詩可以觀矣懋嘉旣負驚世之才而
不充詘于富貴聲利之途復懷先篤
舊視余如痴日以影園休園前言往

事相詢進而與之言溫溫蹒蹒如也

而讀其詩金春玉應佩實阻華有暉

諸舅易之思無流僻么急之態經云

詩言志歌永言則他日立朝之業瀛

風乎始基之矣余耄矣歸營菟裘吾

將老焉紙牕竹屋時諷花興之詩吟

舍英之句追三世之話言懷兩園之

花興草

四 月序

餘集

故蹟畱連感嘆當憶記乎抄六十餘

年事以志君家之盛茲先序其詩以

述余懷而未有當也 皆

康熙丁卯春分後三日七十七歲雉

皋巢民冒襄拜書於邗上之河亭



含英閣詩草諸家選評

天下詩觀二集選評

鄧孝威曰僕最與鄭士介水部暨其兄起宗贊可弟詩言廷直諸公詩酒倡酬遊處甚雅而次嚴侍御則乙未春始相見于京師後次樂貴盛音問稍稍廢今令嗣懋嘉孝廉挺出與都人士論詩詩皆工麗高健俊逸清新無體不備無美不收而與僕飲酒休園賦詩爲樂追思往事在苒已三十餘年矣僕有重葦休園詩四首貽贈懋嘉云水部投閒地重來草自刪花嶼草

選評

竹松頻寫簾花鳥最開顏徑轉收群石樓高得遠山爲詩追祖德誓擬開柴關江山苦雨僕天氣轉增炎却向幽園步爭看碧草纖一亭園樹正廉水到秋添郎卿情方切滾杯晚共拈淹留因月上彌和更燈挑魚氣盤林壑鳥聲犯斗杓長宜谷口聚專藉鄰園招好待霜後遙看萬葉觀老樹從人賣疎籬浹歲荒新除蝙蝠窟重認菊松廊溪洞藏精舍空簾納暗香招邀真有異三世愛清狂殆句句實錄非虛語也

天下名家詩成選評

宗梅岑曰鄭君懋嘉爲吾郡知名士其樂府古體若秀軒朗卓然自成一家且中多關係之作斯屬必傳不比風雲月露之篇徒爲目前欣賞而已其近體排律絕句風格似摩詰裏腸有碧林野屋落日氣清臍巾獨步時聞鳥聲之致今選若干首入名家詩威全諸海內當爲有目共賞諒不以予言爲阿私所好也

斯堂詩最選評

倪永清曰予聞懋嘉孝樂聲名已久及過廣陵訂交花嶼草

選評

含英閣

一見如故命卒論文敲詩剗贈意興甚豪絕無貴介氣及讀其含英閣詩草漱芳軒近詩以及北遊雜詠南旋偶刊諸刻風華掩映意旨飄揚朝野推許歷有年所其尤不可及者嘯月吟風自有一段忠寧之言溢于紙上尋山問水別有一種寧靜之氣僕其筆端他日廟堂簪筆定有可觀也因拔其尤者若干首載斯堂詩最中

百城烟水詩選評

徐臞庵曰俊老而著書嶼最所之必訪其山川之名

勝人文之秀傑與夫園亭臺閣之幽異樂爲登眺流連遇其詩詞之卓越可傳者爲載入百城烟水集中以壯奚囊行色今夏過廣陵開休園爲燕城勝地并聞鄭君懋嘉名籍甚因與班荆道故一見如舊相識以七言近體見贈僕因和韻奉答云水部園亭御史堂喬林曲巷鄭公鄉塔前好雨瓊瑤潤座上薰風錦繡香舊德傳家名閥閱新詞賦就奏官商不因連連肩輿滑須共樽前坐夜長雷飲酒酣下榻休園復爲五律紀之云舊業經新草多君肯構功樓臺循舊址花與草三卷手合英明

國朝名家詩待選評

王仔園曰吾友鄭子懋嘉水部士介公之文孫侍御聯中公之令子也士介先生解組歸里創休園以詩文自娛課令嗣聯中公成進士爲名御史兩公皆以文行高天下後兩公相繼卽世時懋嘉孤幼園亭竹

樹幾鞠爲茂草懋嘉成名夜手加整葺更從而恢擴之同人嘆其孝思能繼前人之志余爲論次其詩若干首以休園三友圖及讀侍御諫草二篇冠見其集端正以見懋嘉光大式廓之功爲不可及也其他一吟一咏皆溫厚和平纏綿悱惻時有憂時構俗之章溢于言外非賦性忠孝以天下爲已任者不能余故樂爲之表彰焉

天下詩觀三集選評

鄧孝威曰友章聲氣固有淵源鄭氏自趙宗聯方士介水部兩公爲邦江風雅領袖至今談影園黃牡丹舊事輒爲流連神往今懋嘉以英手妙才承其後好尚風雅所交多舊德名流作爲詩歌詞賦勝雅英特傑出一時較昔時諸作夏覺與年俱進其發聲王謝矣疑以語師六太史定不河漢予言也

合英園詩草總目

廣陵鄭熙績慈嘉著

邢江同學諸子彙訂

卷上

第一卷

樂府

第二卷

四言古

第三卷

花興草

總目

五言古

第四卷

七言古

第五卷

五言律

卷下

第六卷

七言律

第七卷

五言排律

第八卷

七言排律

第九卷

五言絕句

第十卷

七言絕句

花興草

總目

合英園

含英閣詩草卷一目錄

樂府

擬述帝德

擬述諸草用命

擬述天下太平

聖人出

君馬黃

上之回

艾如張

花興草

卷一目錄

含英閣

巫山高

將進酒

有所思

白鼻騮

折楊柳

瑯琊王三首

紫騮馬三首

隴頭流水三首

焦尾詞

執扇詞

君子行

陌上桑

塋篋引

雞鳴歌

昭君怨

別離曲

大堤曲

採蓮曲

花興草

卷一目錄

含英閣

江南曲

梁父吟

遊子吟

節婦吟

青青水中蒲三首

自君之出矣四首

路歌詞二首

昭陽曲

塞下曲

孟門行	燕歌行	枯魚過河泣	夢遊滄海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	花典草	卷一 目錄	含英閣
-----	-----	-------	-------	---------	-----	-------	-----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悉嘉者	邦江同學諸子榮許	樂府	擬述帝德	欽惟我皇允文允武肅父哲謀教天憲祖肇舉時巡	南邦式舞雲漢天章播及下土	昭代豐功偉烈寫於古今揚	花休明正須此等燕許手筆	擬述諸軍用命	花典草	樂府	含英閣
聖人出	聖人出天地開文明於鏤雲漢昭回生其特者如登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聖人出

春臺熙熙、皞皞何知、感懷貴賤、不羅貧富、無術出作
人息、莫往莫來、帝力何有于我、我帝力何有于我、我
想見不識、不知擊壤而歌之、
樂令我神遊于中天盛世

君馬黃

君馬黃色、維央臣馬、蒼來東方、兩馬相逐、利艱貞云
誰、馴云誰良區之、別之、豈不賴孫陽區之、別之、賴孫
陽吁、嗟乎、極下、伏驥空傍徨、

古人云得一知己死且不恨、又云士為知己者死、
可見知己自古為難、無惑乎伏驥多而孫陽少也

上之回

花與草

樂府

舍芙蓉

上之回于萬來、車彭彭、音震震、旗蔽空、天為其殺、出
尤戰百勝、落機始舍、譽應泰岱、封肅觀、天下平四
海定、

典雅勁拔
如展如錦

艾如張

雅前顧後、動中殺機、嗟爾黃雀、離羣奮飛、以求口實
而、忘其危、南有溟海、是為天池、鵬怒飛來、莫辨高卑
飲、食衍衍、以遂以嬉、所居者廣、與世相睽、不見鳳凰
有時、來儀下民、其瞻親炙其輝、苟無輕出、何險非夷、

潛身養晦、方為威風、祥麟攸昌、昧輕出者
空蹈機阱、而不知悔、此詩可為鑒戒

巫山高

巫山高、高極天、西障白日、雲雷衝大江、東流一縷烟、
自下望之、欲上不得、精魂懸室家、何處淮南、淮北荒
田、圍從軍到、此伊誰憐、忠孝自命、羅肯捐舍、生報國
躋、其巔、巫山高、高極天、

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何代無忠臣烈士、但一腔熱
血、不肯為不知我者、輕灑耳、細玩此詩、誠有寓意
將進酒

花與草

樂府

舍芙蓉

吹龍笛、擊鼙鼓、白雪歌、迴風舞、鳳為炙、騰為脯、酒如
池、飲如枯、夜以繼日、莫予阻、萬歲千秋、不可數、愛君
忠君、有良輔、備備規箴、比在替沉、酒麴、不敢言、無
急、無荒、足千古

如讀一篇酒譜、令杜康劉
伶、輩絨口、卷舌、不敢復言

有所思

有所思、不在岩之阿、有所思、不在水之涯、山高流長
緩、且阻、相思有夢、寄烟霞、我所思、今在皇古、許由洗
耳、適巢父、高極高、今渡極淺、阜、胸腹、何容數
漉漉、洋洋、超然塵壚之外、士君子、生逢盛世
固不必作絕人絕世之思、然何可無此見地

白鼻騮

男兒不得志，磊落寄行藏。置酒賽高會，歌舞都鄴倡。
怒馬寶雕鞍，馳驅周道旁。一言吐肝膽，千金立解裝。
文君盡當爐，窮窳客羣煌。相從日夜醉，醉卧酒家床。
門外馬嘶嘶，春風花柳香。

詞氣英偉，真會高趙令。
我想朱家郭解一流人。

折楊柳

楊柳垂千尺，春風盡日吹。一枝不忍折，留取宿黃鸝。
不愛黃鸝宿，偏愛黃鸝鳴。枝上黃鸝鳴，驚子夢不成。

花燠草

樂府

含英閣

句句真打，起黃鸝一絕。
細索落想，更高人一層。

瑯琊王

瑯琊復瑯琊，大道連狹斜。朱門車馬衡，自古嘆豪華。

前題

豪華有時盛，豪華有時歇。不見瑯琊王，浩歌空對月。

前題

對月獨徘徊，觀歌哀且思。不知今夜月，還似青年時。

盛衰興廢之感，今古同然。令人覽之，不忍卒讀。

紫驕馬

拂鞍紅淚落，就道紫驕嘶。非關戀芳草，似惜錦障泥。

前題

回首望朱樓，遙見紅粧影。馬上與樓頭，目窮心愈緊。
情景悠然耐人尋味，不盡。

隴頭流水

隴頭流水鳴咽潺湲，自東自西一去無還。

前題

隴頭流水流無盡，時載將愁去，徧滿天涯。

前題

花燠草

樂府

含英閣

隴頭流水其流湯，湯我思古人，何日能忘。

一江春水何東流，流不盡許多。
愁我欲長吟，此二句問諸水濱。

焦尾詞

君恩敢忘友義最重，士當困厄負才莫用。赤驥羣牛，
百鷺一鳳，險阻顛危，視天夢夢，忽其知之相與薦之。
匪維薦之又，鮑美之展如之人，實獲我心，隔聲相感，
是謂知音。

士伸于知己而謂于不知己，千古同一慨嘆。嗟乎不遇中郎，彼埋沒于爨下者，獨一焦尾耶。

統扇詞

四時相代謝炎涼感情係不有新者來安得往者故
新者良可樂故者忽可惡不念及是時亦曾蒙眷顧
堪與幾好惡團扇歌
並讀令人感慨係之

君子行

竹不擇地生竹生地自良勁節中含虛掩映君子堂
君子有旨酒鼓瑟吹笙簫亦暨同心友相期示周行
衣褐懷明珠將以奉君王願從借一言照乘增輝煌
三徑多蓬蒿芝蘭產其旁何當一採擇終焉不改香

奉蘭節道全體芳君子此
德于王作者殆自為寫照耶

花興草

六

含英獨

陌上桑

青青陌上桑枝葉相扶蘇雨露長容輝窈窕富城隅
採桑誰氏子髣髴秦羅敷翠袖垂不勝金刀轉腳踏
遶迤彼姝子白馬鞭環珞羞聞桑間語不忍立斯須
漢水廣且深錯薪刈其蕢何以寄情係蠶老絲繁紆
貧得大義素然覺此還君明珠雙淚垂
恨不相逢未嫁時之語更為嚴肅正大

筌篈引

樂亦不可極憤亦不可淡樂極淫其志憤極傷其心
飽焦蹈海死汨羅屈原沉猶曰殉忠義千古存其真

何來一在炎被髮入河津妻號不及止倏忽無斯人
斯人亦已矣空留絃上音

嘈嘈怪事急當以
此中正之論救之

雞鳴歌

雞鳴夜未炎風雨聲蕭蕭獨處念良朋所難道路遙
路遙亦有極芳年不再來今日桃李花明且陌上埃
安得及盛時為樂相徘徊燕昵想嚶音永夜常苦短
燈殘酒猶在同夢曉風斷今夜復何長雞鳴夜未央

來日苦少去日苦多古人秉燭夜遊亦同此意
篇中多名言非泛作聯明風雨聞聲起舞可也

花興草

七

含英獨

昭君怨

人生若朝露顏色如斜陽與其幽閉死毋寧絕塞行
歲家天子貴官壺充姬姜威信示遠人何惜一王嫱
我生命不猶涕泣徒悲傷行行辭漢月望望星河長
所感明主恩賤工正典章殺不償隱痛知君恨未央
哀哉意轉平臨風再舉鴈燕燕啄玉孫爾水炎德涼
飛仙留不住花髮條條摧我朽骨知何處何如青塚芳
明妃絕塞之行千古傷心恨事君子讀書至此未
有不嘆惜歎歎然流涕者此作偏云與其幽閉
死毋寧絕塞行朽骨知何處何如青塚芳今讀
者被涕為笑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若徒

習見相若客處費領千篇一律有何出人
頭地處化腐臭爲神奇乃善于翻案者

別離曲

落花辭故枝落葉謝高柯東西南北風吹之當奈何
少壯貪功名一劍舞髮髯朝出門暮宿古黃河
有夢向邊陲無夢返其家紅顏在閨閣不語對燈花
思維別離景慘痛傷客華淚漬不能流轉轉成咨嗟
淒淒重淒淒孤月天之涯

前八句令人慷慨悲歌至
後十句不覺其欲絕矣

大隄曲

花集
入

大隄有遊女結袂顏如玉春風吹羅裳窈窕步逾蹙
幽香入我懷挹之動盈掬豈不成情慙禮義信孔篤
陋彼淖汨風淫靡成薄俗江漢廣且滋烟波時極目
一洗鄭衛之音
想見端人正士

採蓮曲

江南好採蓮淺水蕩輕舟小妹坐船尾阿姊坐船頭
倚手採芳華避人還獨羞採蓮莫採葉葉上淚珠流
採蓮莫採子子中苦心抽採蓮莫採根根內絲綢繆
願得並頭蓮採之貯床頭魂夢相流連我思正悠悠

詞調雅麗風致翩跹
運真唐人樂府之遺

江南曲

南浦生芙蓉建塘十里紅夾岸多楊柳飄蕩隨春風
越女尋香至蘭桡漾波中貪看鸛鴦成對對不顧輕
初流向東

才情綺麗筆致飛揚
絕無俗態擾其毫端

梁父吟

呂牙釣渭濱伊尹耕莘野商周一布衣何以操天下
惟其濟功名乃至超用舍卧龍不終潛毋乃非聖者

花集
草

九

頗有出師表肝膈一抒寫悲哉漢祚移痛哭憂民社

識識高超可與尚論千古當
與杜少陵丞相祠堂詩並傳

遊子吟

垂白倚門問遊子千萬里努力車功名不念我老矣
嚙指未回車碌碌紅塵裏願藉天邊鴻尺書寄吾子
豈望身便歸但望行且止行止猶有方行行曷其已
至性之言讀之令人酸鼻古人云不以三公易一
日之養正謂此也今之汲汲于仕進碌碌于行道
者何可不
讀此詩

節婦吟

鴛鴦亦有匹鴻鴈亦有雙妾身事君子大義誠昭彰
拈相推風雷天地為憐傷恩勤一朝絕孤雛還待將
不念君之子久矣侍君傍

撫孤死節原有兩義此程嬰所為倍難于公孫之一死也茲見淹留實為撫孤匪徒偷生人世而已

青青水中蒲白石擁其根根滋得所托聊以悅王孫

前題

青青水中蒲根淺節復紫顏色敢自愛聊以奉君子

前題

花與草

樂府十

含英閣

青青水中蒲下有雙潛鱗微風藻荇交聊以樂天真

每首各具一意如芸閣疏念位置都雅步步引人入勝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明月慘不輝豈繁無清宵滋坐垂簾幃

前題

自君之出矣淒風晝夜寒豈繁無陽和空牀衾枕單

前題

自君之出矣總未與君離夜夜魂夢中撈子說相思

前題

自君之出矣總未與君隔一日十二時子里共魂魄
詞采遺麗風韻俊朗情別緒讀之令人酸楚

昭陽曲

鏡裏蛾眉似舊時分明窈窕妬花枝如何輦路生青
草雨露恩波別有私

入宮見妬猶夫入朝見嫉此能怨而不傷詩句清新婉轉可思

塞下曲

白草連天沙磧荒采星幾點月如霜十年征戍三更

夢不聽長離也斷腸

悲前一名長離

花與草

樂府十一

含英閣

聲調凄而壯如聽吹簫三兩聲

踏歌詞

金屋粧成不耐春女奴邀伴向東鄰昨朝關草輸金

銅覓得奇花一朵新

前題

姊妹相將踏曉陽曉陽天氣日初長怪他啼噪花間

繞不解傷春直恁狂

詞采秀逸宛如少女樓頭望月

孟門行

吾聞孟門之山能摧車前既摧車後復驅又聞孟津之水能覆舟前既覆舟後復游名利敗人盡如此誰爲靜者能反求反求在我亦易足食可供魚居種竹文章得失寸心知釣譽沽名徒碌碌君不見世情之險險于山太行孟門何足言

兄道之言知我之語我欲散書一通置之座右

塘上行

塘上草生春萋萋塘下菰蒲出水齊荇菜田田平山綠女兒浣沙若耶溪青雲與作頭上髻碧雲與作身花與草

集府十二

舍英閣

上福紅雲與作腰下紫白雲與作佩上瑤借問女兒年幾何十七未足十五餘下里沉埋千古艷一朝流舉到姑蘇黃金爲屋玉爲牀珊瑚帳裏鬱金香三千粉黛俱短氣蛾眉蟬髮爛輝煌四座勿喧聽我吟此吟不哀能傷心蘭閨多少如花貌月冷烟寒何處尋

李阮該博詞亦風華寄托通淡讀之令人悽惻

燕歌行

凡七解
今夕何夕登君堂殺磬酒消銀燭煌美人起舞飄羅裳纖歌婉轉調官商笙簫嗶嗶鳴鳳凰鳳凰未絃洞越聲

曼長風清露白月中央夜靜芙蓉發艷香醉酒飽思無疆再拜祝君壽而康樂不可極情難量請歌騷離追陶唐遺風于秋被八荒願言到處勸農桑歲歲登堂稱兕觥

氣集弘微音節徑爾書之龍跳天門鳳鳴阿閣迨非耳目近觀

枯魚過河泣

揮地而蹈不可處擇人而交不可與禍福倚伏終茫茫海天空曠誰爲主君子立身有典則寒暑陰陽不能賊惟無死法生自寬順受乾坤刑與德君不見枯

花與草

集府十三

舍英閣

魚過河泣淚涸悔不潛身入

古人云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此閣歷既淡之言今觀此詩首二句吾讀以書諸紳

夢遊滄海歌

茫茫其辨天與地遠際微明浮練氣十洲幾點蒼烟凝忽浪騰空如鼎沸冷然御風將翱翔天吳燭龍相徜徉西極崦嵫東扶桑日月兩丸襟帶旁殊宮貝闕萬寶藏璀璨兩曜呈文章目酣意飽不可名一息千古道心生竊想莊周蝴蝶夢栩栩蘧蘧誰是真

夫夷乘邁咆咻逼人識見何等高超胸襟何等空濶迥非經生拘墟之談似此說夢大是解人

東飛伯勞西飛燕

東飛伯勞西飛燕云誰之思不可見洞庭秋水渺無
涯千里陣雲齊帶屬屬來燕去愁茫茫聞歷闕山道
路長妾在湘南君塞北相思有夢亦荒唐秋且盡春
復歸伯勞飛燕還相依天涯處處生芳草不信王孫
取獨迷

選情高致一掃管府便
白雲發來集由其筆妙

花與草

樂府
十四

含英閣

舍英閣詩草卷二目錄

四言古

擬勵志三首

懷古

懷隱

懷師

懷友

擇友

贈別

花輿草

卷二目錄

舍英閣

休園白題三首

春日園居

夏日園居

秋日園居

冬日園居

舍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續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彙評

四言古

擬勵志三首

憫余小子幼稱孤孽憂能畏譏形早影子操心至危
慮患殊切知命樂天閉門守拙夜半呼晤其聲嗚咽
永德紹聞何年回缺

前題

花輿草

四言古

舍英閣

小子何知敢期顯揚父今早逝母稱未以先型既遠
大業云荒躬承基緒黽勉就將經營拮据夙夜不遑
時虞祖訓永矢弗忘

前題

吳天憫子昔香獲嗣安園壁經克承先志鶚薦九秋
家聲弗墜三試南宮壯懷未遂鶴趾棲龍馬悲伏蹕
言淺情濃能無長喟

言簡意承固非仁孝之恩洋洋益成章想其胸
中筆底會無一字未洽于詩斯真詩之上品
懷古

尚懷古人襟期浩格其守至堅其施彌廣余影無倚
俯仰無作深可枕流清可倚鶴可登廟廊可居丘壑
悠悠我思從遊願學

所懷如此真有古人不見今人之恨
吾知後之視今不啻今之視昔也

懷隱

尚懷高士十畝閑閒簪冠野服逍遙田間溪泉滴瀝
鳴如佩環遠望橫翠薛若螺鬟潮洞從之觀面殊徑
可望難仰止高山

兼前之詩始在恍惚影響懷隱之詩妙
在委曲顯明後以神行此以意通也

花嶼草

四言古

含英閣

懷師

我所北面古之君子不慕浮名不希應仕研究諸經
攻瀕列史文徵先秦詩追正始交擬登龍人爭御李
緬想遺風高山流水

落落數言師之品行文章俱
出非親炙之而能若是乎

懷友

我有良朋天懷曠達不貴鼎鐘不兼衣褐守不能落
志不能奪念彼石交豈堪寥廓寐思之如饑如渴
豈無他人邇茲超脫

伊何人哉我欲賦秋杜以
招之歌思柔而愛之矣

擇友

慨彼交誼朝盟夕寒乘車戴笠陌路相看我今投分
友必期端傾心握手憑胆披肝逢危不追舍死無難
似茲道義可結金蘭

惟擇友者能交友恐老見地
如此古道所以為君留也

贈別

金門送客小艇浮川飄然拂袖遊若登仙山桃帶雨
驛柳含烟五湖泛宅一棹安眠鳥棲溪樹雁返窮邊
花嶼草

四言古

含英閣

養松茹栢可以長年

別詩不作婁諒語作恬淡語
人與詩俱高情與境俱遠矣

休園自題三首

宅後荒園先人菟裘歸田解組杖履優遊知足知止
不伎不求高臺眺迨水閣盟鷗池迎邢水地近玉勾
園名自署心追日休

前題

愚公之谷隱者之居門屏襟客架列藏書心無榮辱
口絕以春時松蘿菊蕊烏觀魚山林經濟城市燕適

只宜詩酒不稱簪裾

前題

蕭然小築欲擬子真依山結宇傍水垂綸岩邊對局

花下留賓淵明載酒公瑾攜醇琴瑟夜簪彷彿陳遵

雖非綠野可遠紅塵

疎疎落落冷冷閑閑不知是休園詩是輞川舊曾

交懋老而遊休園者味此神怡未入休園而識懋

此神佳

春日園居

條風應律草木知迎疎枝影動吟藎香清李桃競秀

花興草

四言古

含英閣

榆柳敷榮耕催布穀歌嘯鵲鳴但尋真樂不逐浮名

書齊春滿彷彿蓬萊

偏能於尋常景物寫得天真爛漫故知目

前妙境不少但未許粗心浮氣人襲取耳

夏日園居

攤書北牖勝坐匡牀芳蘭吐穎高柳成行千章櫟蔭

數畝蓮塘魚遊密荇蟬噪幽篁胸無憶礙人在清涼

科頭跣足泉石徜徉

高卧北窓假然羲皇上人境地自足千古却被

秋日園居

碧天如洗爽氣橫秋山淺草積雲到嵐浮晚烟淡遠

夕照清幽霞明西苑月映南樓風思懷葛溪暮巢由

焚香開卷于世何求

胸有萬卷書筆無一點塵方能作此等詩筆有一

冬日園居

寒林蕭瑟靜掩柴關俗緣悉遠塵念俱刪竹風一陣

梅月半彎水凝池水雪隱遠山詞宗屈宋史尚馬班

何以破寂持此閒頑

四時惟冬最靜此種靜理淺深者不能

花興草

四言古

含英閣

含英閣詩草卷三目錄

五言古

蜀岡晚望 廣陵詩會題

文選樓拜梁太子像 廣陵詩會題

驅休園三友圖追憶先大父 有序

讀先大人諫草 有序

賦得今日良宴會

題友人風木永思圖

善慶禪林瑞益茂和尚說法

花與草

卷三目錄

含英閣

題喬松圖贈閔象南先生

贈吳道行先生

鳳凰篇贈魯相門近齋昆玉

送友人之豫章

秋日寄友人雙壽

述懷

題卓火傳先生傳經堂

丙寅之秋蝗不爲災賦此志喜

嚴霜行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彙訂

五言古

蜀岡晚望 廣陵詩會題

散步出城皋披襟過林麓夕陽徧山阿青霽堪娛目
迢遞陟崇岡綿延勢如伏巴江地脉通蜀嶺天險逐

北望海門潮南瞻風步舫萬木蔽明霞千巖落飛瀑

芳草綠萋萋野花紅簇簇舍哺慶老農擊壤歌童牧

花與草

五言古

含英閣

戶戶急新苗村村聞酒熟來楚幸有秋慎勿厭醴粥

悲荷之色溢於行墨可謂詩中有畫結語
慶幸中有使警修辭必大得風人之旨

文選樓拜梁太子像 廣陵詩會題

廣陵多舊剝森列環如堵城北有高樓輝煌奎壁聚

剝與自蕭梁英爽增廊廡帝胄雅崇儒丹雘薄圭組

剛定萃菁英文苑傳規矩王業久成灰芳徽式茲土

我來瞻遺像昂首爲君俯憑弔讀書臺風流襲子古

說到王業成灰方見文章爲不
朽盛事憑弔情義詞非泛設

驅休園三友圖追憶先大父 有序

先大父方言法行不樂與世浮沉惟日優游
園林以著書賦詩爲事所繪休園三友圖身
倚靈壁石手扶黃山杖案列大理石屏以是
稱三友焉不幸先大父捐館後繼述多難每
一披圖不勝悲悼庚申七月七日值郝家曬
腹之期復懸此圖於堂音容難再想像徒存
枚淚寫懷不自計其詞之工拙也

憶昔余祖存追隨欣繞膝質疑趨庭前課業開書帙
勵學勗余勤持身嚴若律繁華戒勿擾交友遠遊佚
花嶼草

五言古

舍英閣

祖訓口諄諄欽茲如穀率忽驚泰山崩小子承繼述
親族反相推笑莫我恤傷哉孤孽身伏處悲蕭瑟
誦讀越三更伊唔惟一室昊蒼不我遺鵲薦慚鴻筆
余祖逝七年居諸去何疾披圖瞻拜殷遺像猶貞吉
彷彿親儀容聲音不可詰命名友居三石杖屏各一
靈壁何鏗然金聲兼玉質九螭黃山村森立鬱斧鑕
更有天然屏水落而石出月小與山高蘇軾賦其實
精靈聚一圖世寶真無匹但願子孫賢綿綿傷勿失
敘述存亡否泰之際字字淚痕披拂遺圖
叮嚀世守繼綿仁孝之言其人人者矣矣

讀先大人諫草有序

先大人人臺六月疏凡十上以趨 朝冒寒
卒於官所遺諫草大史黃忍菴年伯序而梓
之迄今披讀之餘淚濕紙上漫述數言以寫
余哀焉

我生何不辰少小卽廬墓祔祿失先慈終身悲孺慕
吾父早立朝誦習鄙章句入讀中秘書出像當世務
今上首臨軒臺班欽簡誣兩朝荷 主知抗疏無
回護報國在親賢安民先去蠹直糾如派私間里除
花嶼草

五言古

舍英閣

荷賦額值廣輪材士林氣爲吐椎關清吏胥商賈群
爭渡薦舉別有無激揚澄仕路證賦請爲寬幕夜絕
貽賂鳳米願從捐兵民息輓輸音非刑有冤民釐革
沾雨露折獄辨無辜哀矜釋疑誤京畿多刁頑巡視
嚴誣訴游手暨豪強飲跡皆惶怖蒞任六月餘羣黎
爭歡呼音互淋漓炮宣公愷切同賈傳四海想仁風八
方祈甘澍豈知未踰年蘭蕙天不祚總帳返維揚士
民羣致賻頂香奉主行 文廟賢祠附三代直道遙
於今復重遇嗟余扶輿歸涕淚傾如注轉盼十五秋

隙駒不可駐先型雖遐然舊業期無量音諫草餘歲
編憲懷猶若晤蘭臺百尺高柏府千尋樹後裔嗣前

徽將無失故步

侍御立朝建白諸疏士農工賈無一不冀其德迄
今祖豆展願鄉人猶稱頌弗衰懋老此作可謂詳
而有體約而

賦得今日良宴會

明良際一時守拙依川谷戢翼從所遭匪云擬箕濮

柴門野蔓封幽幽菊其獨有友聯翩來就我避曼煥

林鳥正交交庭松方謾謾石上流淙淙水中月漣漣

花嶼草

五言古

舍英關

金樽倒不窮晝夜皆堪卜列坐雜叙饗清音進絲竹

風雅堅有年於今方得復吾揚盛華筵酒會徒徵逐

不爲罵坐喧卽爲禮法役宴會此爲良高談盡詞伯

冠蓋喧闐中有此雅集自是廣陵
佳話詩亦瀟灑出塵與題相副

題友人風木永思圖

元廬閨闔夜白日歸虞淵哀哀者誰子機優呼旻天

自陳生彌月吾父卽棄捐鞠育以有成實惟母氏賢

和熊養夜讀斷機微朝愆劬勞未少報何勿駐華年

傷心對書史血盡夢我篇鮮民何用生怙恃兩無全

所以異早白未解人世歡庶幾繫永思徧乞詞人言
詞人善爲悲吾懷報爾宜表墓與旌闕不如文字傳

余方愧瓦缶亦共金石前五十慕不衰大孝心所憐

哀音悽惻令人掩卷不忍竟讀昔人謂讀陳
情表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吾于斯作亦云

善慶禪林聽益茂和尚說法

披榛入古林宵宛如名嶽空香何處生法雨此中漉

吾師升雲堂久衆演妙樂一唱振羣迷再疏開衆覺

縱鳥適飛翔遊魚嬉澗潯恐怖出三途歡欣離五濁

伊蒲薦紛紛天花來遐遐

音莫遠也

減食給諸僧分財導

花嶼草

五言古

舍英關

來學嗟余久塵氛至此心如濯

選佛場中寫得機趣洋洋溢今人
生無量歡喜非有夙慧者不能

題喬松圖贈閑象南受生

緬懷上古人書契傳遐實徧交當世士殊苦文勝質

童時聞閑翁聲名甚洋溢何意當吾世猶有曩哲出

余祖水部公與翁爲膠漆縷縷表公行事事爲予述

春風徧江淮善行麗星日安喬如翁者高位爲表帥

凶歲不足憂貪夫亦受律天不佑吾民使翁終遺逸

表彰莫能窮稱頌多仁術吾鄉鶴髮翁幽居而貞吉

善寫千年松亭亭如舉舉請舉以似翁聯對同雲屬

聯頌從世好中寫出自是言之非談
流俗有此翁可謂舒舒佼佼矣

贈吳道行先生

峨峨天台松千里起霞屬其中有真人輝映若華玉
手把淨名經心理無絃曲豈乏經世才守道自淵篤
田文手焚券不待馮驩告流俗棄嬰孩哀視若孺
日爲鍊金錢乳哺隨所欲奔馳不覺煩勞怨豈辭屈
貞行啟後人法言鎮流俗令子珪璋舉起庭受矜束
蹀躞出天閑驅馳良驥足吾揚頌隱君追思有芳躅

花輿草

五言古

會英閣

天章黃紫泥善士知所勗

維揚連年早潦微僮游泰賴二三賢豪共倡賑食
育嬰諸義舉每歲所活甚夥篇中詳述盡行允堪
風世

鳳凰篇贈魯桐門近齋昆玉

陽谷有丹穴鳳凰借來儀朝飲沆瀣氣暮棲琅玕枝
九苞襲金錯千里攬德輝翔翔玉除側舉翮遊天池
飛鳴先後間南北相唱隨會鳳聯雲路聲名孰與齊
妍秀朗潔如披
鴻筆行雪中

送友人之豫章

芙蓉泣曉露送君臨古渡揮淚掛後帆徘徊復回顧

非無鴻鴈來尺帛情難祈相知責以心悠悠何足慕

歲月老容顏霜風促吳班九谷恣探賞五峰窮躋攀

九疊谷五老峰
皆豫章名勝地英負樽前約扁舟道故山應有新詩

千百首期君草閣互相刪

支情別緒寫得憑拳
非泛常酬贈之作

秋日壽友人雙壽

露華湛高空秋山濯新翠井梧動涼颺瓜宴數人事

梁孟再齊眉懿德表天瑞瓊瑤方仙姿蘭蕙同臭味

花輿草

五言古

會英閣

兩兩芳孤標清時珠湖淚膝下有英雛瑚璉看主器

承歡盡色囑家修此登仕嶽祝期無涯德門候旌異

壽詩難得
如此雅潔

述懷

僕本素心人不解逢時策嚴寒事道征雨雪悲行役

曠覽長安道驅車如絡繹關關多少年曳屨王侯宅

自笑拙言詞杜門研羣籍好羊瑟徒工所獻空棲斥

飯擬蘇季裘荆同下和璧徒滋愛日情莫展神天關

雖乏軒冕榮林泉聊自適長吟志庸傲坐卧標百尺

好友樂班荆與居惟三益相規毋自獻相勉毋自盡
有志事竟成終不爲彼易但願惜分陰韶華休浪擲
不抗不卑却寫得品行卓卓由其步趨聖賢勤
中規矩所以言之親切有味不以死語爲工

題卓火傳先生傳經堂

余聞蒼雪間篤生多奇士勝蹟賴人傳匪獨藉山水
中有卓氏祠俎豆三君子祀典溯淵源遙因忠貞始
憂時早建言南昌請封彼堪嗟因步移抗節金陵市
後裔遂于荒蕪視青與紫名儒相繼興獵徒繕書史
考訂惟六經百家皆兼批四世有文孫詞壇執牛耳
花輿草

五言古

合英閣

奪戰振西陵入代文章起朝野願裁剗賓朋爭御李
今嗣余石交蘭譜萃相倚示余冰雪文清言更如綺
五世接薪傳近今洵莫比獲獻未可方義遠差足擬
賢母嗣徽音節孝旌珂里徵言遍四方孝思具無已
未獲登公堂溯洄徒仰止何年鼓棹遊瞻拜願爲紀
帝諸質實今讀者生敬信心
如此手筆直爲一代史才

丙寅之秋塋不爲災賦此志喜

我行自田間飛蝗驚徧野南畝將棄場汝來何爲也
且聞邑侯賢汝當退三舍各嗟問土人誓藹茅簷下

父老笑語地告君且聽者塋初甚不仁食稻多盡祀
吳天祐斯民忽降嚴霜打近復接秋霖尸積將驗課
處處虞西成村村養神社尸雖倉箱人人卿杯竿
聖人御萬邦雖蝗災亦假我聞亦暢然摘毫樂升
寫

惟其留心民瘼故願目繁懷寫得可歌可涕此
風人之微旨未詞喜之好音可爲知者道耳
嚴霜行

秋霜司肅微百草盡爲薪上天專愛育復折豈不仁
水落始石出百目存其真歲寒能自立松柏與青筠

花輿草

五言古

合英閣

苞根不鋤去黍稷何由陳寒暑惟代謝氣象乃能新
卽如今夏旱四野積飛蝗各欲充其腹爭抱田間蝗
遺徒更繁衍滋蔓盡爲殃昊天恤農人恐其勢將猖
白露凝然結連夕降嚴霜詰朝視畝塋尸委道旁
婦子祠田祖頽粟仍無傷不有茲稟刈豈復望倉箱
譬之王者起賞罰貴持平小刑施獲朴大刑用甲兵
凶殘須殄絕良善乃安貞似此嚴霜雖肅殺可助帝
德之好生

是極大議論似從蘇
軾屬法樂爲化來

含英閣詩草卷四目錄

七言古

喜吳蘭次年伯雨過休園

天都雲歌題家千里書

梅花嶺醉歌廣陵詩會題

蕪城行廣陵詩會題

七夕同高小邨鮑孟次黃書思吳侶張家叔有

章建遠賦

夏日休園對雨集字有序

花與草

卷四目錄

含英閣

讀高祖居貞公絕命詞有序

讀伯父天玉公殉難贈言有感

飼鳥行

苦雨歌

送宗鶴問之任池陽

呼燈夜讀忽聞童子私言因之有感

題孫物皆明府霽園燕居圖

阻風行

送友人落第還西川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邢江同學諸子彙評

七言古

喜吳蘭次年伯雨過休園

梅子黃時雨不惡竹看新漲平池閣菰蒲淡處樂潛

魚楊柳陰中慵舞鶴荒園寂寂車馬稀吳興太守不

忘微衝泥却蓋穿窮巷淋漓岸憤排荆扉磊落高懷

饒逸典劇笋烹葵情自勝濃陰好待晚晴看爛漫朱

花與草

七言古

含英閣

霞逗蘿徑歌歌棲鳥盡歸來高談雄辨齊風雷行行

且止感君意殷勤頻覆掌中杯

着紙蒼翠欲滴宛然一幅朝川雨景

天都雲歌題家千里書

吾聞黃山不與五嶽齊巋然特立仙真樓三十六峰

衍枝蔓四千餘仞窮拳躋浮丘丹竈老猿守處士白

鷺瑤草迷中有最高處是名天都峰下數列群嶺紫

繞雲重重攢露碧螺髻毛髮皆虬松有時日落雲奔

上歷樓閣處罡風蕩百酒滾滾秋潮生噴吼盡沒爲

平壤前後遊人千百言擬議追摹皆南莽吾家實文
之後千里翁筆精墨妙山靈通移榻十年不肯出朝
烟幕霽盡形容哲士乘箕何太早表章名勝殊未了
得此藻繪懸壁間坐臥身如在縹緲此中何處翁舊
居神明之舍傳鼎湖我欲從之問靈輿冥揆日日披
此圖

氣格蒼老摹寫盡致富與千
里畫並屬家珍傳之不行

梅花嶺醉歌 廣陵詩會題

陽和乍轉試東風出郭平山在望中夾岸垂得猶繫

花嶼草

七言古

含英閣

馬高臺誰解憶吳公一天水荇傳名勝三月烟花堪

寄與嶺係明太守吳公秀所築嶺樹梅臺樹極盛
今皆毀廢猶傳其聯云小艇漫移將來一天

水荇重門淡鎖關 大業誰官今已非竹西亭榭埋荒

徑松陰茂處鳥雲鳴紅杏初妍梅暗生嶺上歲梅餘

索影古槐堤畔聽新鶯漁舟歷落依河渚遠眺徐行

過別墅永日攜樽桃李園勝遊雅集偕同侶晚鴉亂

遠蜀岡前返棹虹橋誰管絃夕照空林紫紫綠狂歌

莫惜醉青蓮

風景情緒信手拈來備極一唱三嘆之
致非沈郎千古歌行者不能盡此妙境

蕪城行 廣陵詩會題

崔嵬雉堞枕平原車挂轡今人駕肩強藩自漢稱雄

富蕪城係吳
王傳書都歷市遠雲鼓樂喧崇禋朱幾如朝露澤

英依井榛橫路歌臺舞榭盡荒頑爵馬魚魚誰復獲

隋家天子幸江都錦纓遙牽冰雪窮紗渺離宮三十

六花堤柳陌望模糊繁華極盛羅兵革瓜剖豆分爭

若奕幾代承平復亂誰廣陵風景全非昔迷樽螢苑

盡沉蓮不見玉簫歌舞人廿四橋邊惟牧馬竹西亭

昨可樵薪 與朝休養三十載眼底紛華增百倍與

花嶼草

七言古

含英閣

地羅紈爛若霞微夜笙歌沸如海朱門粉黛耀明璫

綺席蛾眉列幾行異味克庖窮水陸萬錢一舍祇尋

常城中暴殄娛宵旦誰惜窮鄉罹水旱年來轉徙已

紛紛千村一壑炊烟斷更有天災疫窮生鬻衣菜色

多殍殍繪圖有意無由走濡毫漫賦蕪城行

他人作此題止鋪張展底繁華耳此獨歷數盛衰
關心水旱為商日指磨之言知作者隱憂非淺

七夕詞全高小卻鮑孟次簫書思吳伯張家叔

有章建遠賦

迢迢銀漢分天碧烏鵲橋成傳此夕沉李浮瓜列綺

羅城兒女群歡悻紛紛語笑上針黹盡說今宵會
女牛邂逅相逢驚漏促願將河水永更籌雙星燦
明洲渚終歲勤劬今羅杆天上佳期亦復然人間何
怪多悲楚靈辰難覩散芳筵私語無人祝比肩暮暮
朝朝頻好合兩情長久似星懸曉鐘初動迴雕輦淚
灑橋頭雨若泣鶯鶯爭歸送別離彩雲未散同舒卷
繡幃錦帳集仙英暗渡何曾風浪生寄語世人休乞
巧由來愚魯也公卿

風華旖旎中時發警世
語豈僅以駢麗爲工

含英闢

夏日休園對雨集字 有序

先大父雅嗜詩詞自製牙牌鐫韻內二千二
百字色異朱藍韻分平仄每當園居之暇借
友分韻集字以代世俗牛溲之戲續每趣庭
多以此爲恒課庚申季夏下惟休園時值
有章家叔祖過訪忽遇風雨留飲小齋偶出
詩牌漫集七言古體一首裁撈斷鳧之前因
知貽笑於大方也

長夏炎燄氣鬱蒸爾來逢暑清涼宇漸聞天際隱輕

雷烟霧漫漫迷竹塢園苑遇驚萬木聲狂風忽送千
山雨軒庭盡濕似泉流菰葉低垂如折取鳥鵲紛飛
密繞林鵲鳧戲浴修翎羽雲時雲散快初晴鵲影舒
傾日過午寄傲陶潛臥北窓扶筇謝俗臨南潛留君
斗酒析群疑玉屑霏霏頻拂庭羽扇綸巾破俗座論
文卓識空今古紫薇閣畔聽鶯歌紅夢池邊觀鶴舞
雪願冰桃映落霞三星燦爛懸當戶酒闌花影滿庭
除斗轉參橫明月吐

是日晴雨連更烟雲百變尺幅中曲曲露出
集字難得如此淋漓盡致知有畫工在手

含英闢

讀高祖居貞公絕命詞 有序

先高祖諱桓字居貞歛縣人初與方正學先
生同學洪武初舉明經累官至河南汝寧道
叅政靖難兵起提師三千人勤王至滁州州
牧已降開城不給一粟糧盡被執明成祖遣
公廷道同往說公降道同公由辛未進士任
番禺令飲取山東道拂史未至京銜命而自
思曰吾泰一郡賢書進士始今日乃忘君恩
反以不義說叔耶遂收緘而死公見成祖肆

誓不屈死之後蒙旌表愛忠專祠崇祀臨刑
絕命詞附誌於後詞曰我本庸儒得瞻天日
渺渺藩臣勤王赴敵一戰遭擒此厯難屈鳴
呼我兒命淪刀戟周粟耻食秦廷誰泣龍飛
九天孤臣陷桎早鐵吾身竟依帝側吾骨誰
收吾忠誰白永訣數言自狀自述

黃山岸嶺號天都毓秀鍾奇多曩哲余祖崛起自長
齡明經奏對龍顏悅無何授職侍秦藩正誼明達追
董轍累擢分符治汝寧轉輸軍餉期無缺忽聞靖難
花嶼草

七言古

含英閣

起紛爭一旅勤王明皎節百萬貔貅已倒戈三千甲
士終難折燕王聞之心勝驚遣使罷兵來往說阿姪
斷命不勝悲投縶先死不爲賊兵陳江上絕無糧一
戰遭擒臣力竭背縛辱罵九關前孤忠直接常山舌
傷哉黨禍漫瓜延子姪親朋俱喪滅獄底摧殘不少
移從容就義心如鐵千秋不朽孰爲傳自狀堪悲誰
與訣事違年湮黨禁弛專禍特表雙忠碑我來白嶽
掃荒窆青塚綠碑凝碧血展讀擒年絕命詞淚痕漬
漬聲嗚咽

靖難大節得此煌煌鉅篇可與日星並耀匪特
家乘不朽抑且國史有徵此等著述關係非夥

讀伯父天玉公殉難贈言有感

吾來自昔篤忠貞一旅曾摧靖難兵糧盡乏投身被
執臨刑慷慨殊錚錚猶子連任番禺令聞命含悲心
側驚投縶就義身先死表忠祠內雙題旌宗支接遷
籍邗上清白家傳代有聲叔姪南宮同入毅維時譽
望亦崢嶸

趙宗家伯祖中癸未第三人天玉家從祖
伯同登癸未進士人稱大小鄭云

慘罹兵革變

趙宗伯祖以保障江淮又安桑梓後伯
父膺符任浦城三載循良徵課最績承特簡志澄清

花嶼草

七言古

含英閣

維時國步已危弱將相猶然水火爭悍卒驕兵無守
志聞風解甲盡趨迎仙霞樹幟稱嚴邑練習殘兵纔
一成報固有心想無力隻手難扶大厦傾城亡與亡
甘碎首碧血徒留身後名海內轟傳真御史詩篇投
贈皆公評天生忠烈紹開國祖武其繩侍九京 聖
主右文修勝史表傷行且慰精誠二十五齡垂不朽
伯父並節時

年甫二十五 捧讀哀華淚欲盈

起處從前篇靖難說起不特章法直通龍門且見
一門忠貞與有明國運相終始夫豈細故序次森
嚴足當

飼鳥行

在風摧枝落簷瓦瓦片離簷雛鳥下赤胤黃口知向
人悲鳴嗷嗷如告者幸承柔草得生全習懶摩僅過
不憐舉以投童爲爾職時其食息如母焉朝夕防猶
復防鼠童子嘆不遑歇處喃喃日視羽毛生我免勤
勞爾神舉三月羽毛生漸豐凌雲奮翮摩蒼穹食鳥
且猶慚近翫丈夫安得困樊籠

傳寫細事妙能筆
筆精神字字古勁

苦雨歌

花嶼草

七言古
入

合英園

旬日一見天氣清須臾四角雲沉冥我方整冠欲出
戶行行且止留中庭庭前沼內芙蓉麗未經吐葩俄
飄零宛似秋霜殺百草殘荷萎落水清冷草木非不
喜浸潤久淹復爾嗟玲娉園居避客安寥寂多時亦
嘆籠中翎戶外忽驚聲剝啄朋儕招我共揚舠滂沱
竟日雨如注履齒何能涉水汀婉謝東君須改約否
則攜樽過草亭堪嗟飲酌艱難尙如此若彼澤畔哀
鴻豈忍聽

林木空涼良朋載酒園亭主人致足樂也忽軫念
澤畔哀鴻乃知志在憂民忍杜門作泥鰲了事耶

送宗鶴問之任池陽

近代才人傳七子少文之後推紹美麟經弱冠崇文
壇詩賦盈筭年足紀花月春江吟最工將軍武庫君
能擬靡靡士習長去聲安窮君任池陽流足砥樂育菁
莪棧棲歌門培盡是新桃李釣臺彭澤景殊幽秋浦
樓中長徒倚選勝尋芳杏花溪首宿盤中樂偏旨惜
別河橋折柳枝渺渺予懷隔江水扁舟祖道布帆輕
驪駒唱闋君行矣大廷運日積青編博洽如君洵
莫比內名徵書指屈問應典熙朝成信史酌酒

花嶼草

七言古
九

合英園

送君君莫辭鵬程九萬于茲始

端嚴莊雅乃帶瀟灑風流
是其骨秀非關詞膽也

呼燈夜讀忽聞童子私言語雖鄙但不經因之

有感率成此詩非徒解嘲亦自明其志而已

啾啾栖鳥爭歸樹明月淡烟籠曉霧呼童煮火連張
燈待向窓前閱武庫童子聞呼足不前遙遙緩步穿
庭戶口中唧唧怨東君嗟何苦連朝暮男兒得志
在乘時駟馬高車人望附美彼位高更多金生平聞
未親章句主人堅欲捷南宮九載青儻如韋布誰鼓

三鼓尚不眠胸中似有烟霞病不如改調且逢時轉
盼青雲能振羽工瑟其如不好何功名恐被詩書誤
乍聞心亦覺爽然徐思此輩真庸儒讀書豈獨爲顯
榮希聖希賢吾所慕祖述聞雞願着鞭雅圭鑒壁窺
鄰輝囊登映雪古今傳攻苦下帷終必遇弋獲壯夫
耻不爲紛紛印綬何容數賦詩慷慨復高歌童子聞
言如乍寤

如許成憤以紙諸出之幾於啼笑
爲皆成文章最得詩人風刺之體

題祥物皆明府署園燕居圖

花嶼草

七言古

含英閣

宜州奇石無雕鑿層疊天然勢巉削色如白雪瑩如
水玉山窈窕藏幽閭中有名賢悉徜徉拾衣棕笠石
方床右擁縹緗左女史雙鬟捧硯侍丹黃胸富文章
羅二酉士林欽仰若山斗功被生民德著鄰曉節立
言垂不朽盲左公穀列几筵周秦六國肆藝研一日
去取堪千古倦來支枕撥書眠北窓自謂羲皇上對
語時聞呼石丈鐫成大業國門懸示余奇文共欣賞
憶昔余祖葺休閑杜門課讀不聞喧愛茲真率素心
友朝夕爲君鼓琴軒汲泉烹茗銷長夏備君分韻林

陰下荷香清夜集平山燈船一曲留風雅屈指韶華
二十秋勝事驚看逝水流新懷祖德今難再追隨猶
幸從君遂思君午少紆青紫猶良計日臻願仕解組
忽懷張季鷹板輿奉母歸田矣忠孝能兼近代無
圓殊勝輞川圖檢揚未盡傳佳麗景仰高風足楷模
叙次不施否楚伏有波瀾此真李杜家
風不比元白創體具眼者自能剖辨

阻風行

花嶼草

七言古

含英閣

江行正值秋將老人人盡道秋江好傳聞霜降木痕
收波濤不作多行潦乘輿輦駉踏秋山秋渡山色翠
如畫江干櫓比子帆集遠望舟行亦等閑迄于欲間
金陵渡臨流恰值封姨怒松杉古木似龍吟風靈盡
晦洵堪怖篙師解纜招予前今日風波亦渺然載輦
使舟如使馬習慣扁舟日往還余爲揮手謝舟子君
不見江豚出沒波心裏又不見銀濤雪浪驚人魂一
波未平波復起勸君繫艇且逍遙疾風暴雨不終朝
停午會見天開霽須臾管取試輕輶舟子聞言忽大
驚片帆飛渡人何敘似茲僞僞終港留茅舍妻其今
夕窮儘備聞言欲往從遙觀江上多船艦與其江岸

甘岑寂盡若江南樂鼓鐘余聽此言爲色樂巨浪拍
天心目眩生平從未臨濤濶破浪乘風余不羨未幾
日曠風亦恬晚霞漸起映霜兼清沙白江波綠擊
楫中流景倍添因呼僮僕爲汝說保身有道推明哲
今宵共抵石頭城先復登舟同一轍舟子聞言喜亦
生服余先見頗分明吁嗟乎持躬涉世類如此豈獨
江上風波珍重行

中有至理名言讀此知無老立身行世只是
一穩字穩不易得要自素位居易大學問來

送友人落第還西川

花興草

七言古
十二

含英閣

君不見夫雲中鶴矯然自飛還自落肯如雞鶩食可
呼童子亦得相搏搏丈夫摧折念堅貞不習人間拜
與迎歸卧藍田餐我玉子美曾破去矣行

節短情長令人咀味不盡所
謂寄尺而具千仞之勢者也

合英閣詩草卷五目錄

五言律

園居

重過友人園亭

秋日登平山堂廉舊

平山贈別

偕友人北郊散步

山居

送廉玉家叔還新安

花興草

卷五目錄

合英閣

喜廉玉家叔入泮寄贈

公車南還目擊饑民有感二首

歸故園

葺園

修表前一日休園偶集分得歌字

步韻寄懷太史方渭仁夫子二首

杞琴山房待月看梅花偕高小邵鮑孟次歲暮

先家叔建遠家兄視公卽席限燈字

鮑孟次攜樽過休園再集共用桃字

新筍

郊園卽事

郊遊卽事

法海寺逢僧坐話

送別方喬先世兄歸里

瓜渚夜泊

渡江望金山

舟泊莒城偕友話舊

虎丘懷古

花興草

卷五目錄

合英閣

千人石

古鶴澗

劍池

講臺

三泉亭

小武當

登上方山望太湖

登錫山飲泉

游秦園二首

舟次送春

舟過丹徒有懷張子韋存

喜方旦伯父督關東粵旋里

早發邢關有感

和韻送談孝先丁內艱還豫章

墨池閣社集分得新字

雲山閣晚眺分得騰字

樵水夜集分得瑩字

語石聯句分得階字

花輿草

卷五目錄

餘英閣

郊外泛舟

舟過邵伯鎮有感

題露筋烈女廟

舟次過風紀事

舟泊既定雷雨竟夜愴然有作

阻風秦郵口占

秦郵返棹步家叔建遠原倡奉答

晚泊邵伯鎮步家叔建遠韻

題友人書畫舫

吳蘭次年伯秋日過訪賦詩作字分得池字

吳蘭次年伯再過墨池閣小飲分得花字

閏中秋前一日全茅天石高小卻鮑孟次又集

休園看月下木芙蓉共限秋字

夏日偕楊西亭高小卻鮑孟次談孝先諸子集

玉照亭訂真率會五簋約限九青韻

中秋後五日賦得月上淨疎林

暮春瞿子尼可還小園留飲即席分得一先韻

重葺休園集字 有序

花輿草

卷五目錄

餘英閣

語石

墨池

樵水

蘆樓

得月臺

金鵝書屋

繞雲廊

逸圃

一拂草亭

衡書軒

雲山閣

不波航

四香堂

玉照亭

休園雅集十首 有引

新秋雨後墨池夜坐二首

秋日集魯桐門清園賦得露色未成霜

秋日集張願良仿園同吳壘峯程修來項選優

花興草

卷五日錄

含英閣

限韻

秋夜謠集聖臣二弟書希車室聽歌賞有二首

題張衡書北郊新園步吳壘峯諸子韻四首

甲子元旦書賜聖臣二弟

賦贈通州州守成公二首

賦送徐麗菴之潤州二首

張庭有妹丈東郊祖俊卽席賦謝

秦郵東陳子堯章時約公車同行

汜水遇雪

平河橋夜發

曉行聞鴈

枕上不寐口占

崑崙曉發

李家庄暮景

偕友和蒙陰壁間韻

過張夏

望嶗山

德州遇雪

花興草

卷五日錄

含英閣

阜城喜見新月

雪後輓行

抵都有感

入都志喜

渡黃河

暮春友人携樽休園卽席賦謝

書齋坐雨遇旅

奉輓黃門許筠庵叔岳四首

步友人韻送扶藺叔返武林二首

夏日園居和友人韻

薄園避暑集字

夏日友人招飲方園集字

七夕偕叔扶臈建遠憲仲堂偕諸公共賦

中秋後一夕休園賞桂共用十四鹽韻二首

奉和太史許未庵叔岳題樓碧山堂原韻二首

過朝天宮舊館 有序

重九前一日登燕子磯

夜發真州

花嶼草

卷五目錄

含英閣

雪後偕友看杏花

送有章家叔返桐鄉署二首

午日雅集休園拈得四支

自警 有引

自戒 有引

過瓜渚舊寺和壁間韻

友人携妓過休園看竹分得十四寒

偕友荷亭坐雨共用三肴

步友人韻送繁修家叔歸黃山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慈嘉著

邢江同學諸子彙評

五言律

園居

端居何所事惆悵晚春時疎竹橋書案飛花照硯池

夢回鶯喚早堂靜燕歸遲獨坐茶新熟臨風讀楚辭

作詩不通情景二端如五律前起後結中四句二

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然中四句亦有專言景者

為然

重過友人園亭

盈疇鳴宿雨當霽發重青異色殊他日頻來似乍經

避人時敗徑適意偶增亭獨記溪橋上依然勒舊銘

蕭疎開廣語語是重過景

象當從王孟諸詩得來

秋日登平山堂感舊

極目登臨處山河迥不同昔為歌舞地今作楚王宮

白日悲荒塚黃花笑晚風年年隋苑月幾代亂離中

登臨憑弔

平山贈別

祖帳嗚杯久征車促馬前銷魂揮別淚分手惜離筵
秋近河橋柳寒催驛路蟬西山如有夢應到水亭邊
唐人送別詩如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何如江月
隨人影山花趁馬蹄如回風醒別酒細雨濕行裝
昔情猶纏綿淡遠中有餘韻舌欲取懸嘉秋
近河橋柳寒催驛路蟬數語離人諸句中

偕友人北郊散步

出郭二三里荒村有酒家雲淡宜種竹徑曲盡栽花
斜日暉紅葉驚風走白沙隔籬新放菊相共醉流霞

眼前之景寫來便成絕妙
之詞詩之以清曠勝者

五言律

合英閣

山居

山居斷塵思閑戶卽巢由寄傲繁新開論交憶舊遊
晴窓來燕語春浦戲魚鉤近悟窮還理儵然樂自幽

襟期散朗不染一塵當與
摩詰酬張少府作並讀

送康玉家叔還新安

同籍新安郡遷移獨未還予心懷白嶽君棹返黃山
松菊尋荒徑琴書掩舊關何年動鄉思覽勝一追攀

一氣渾成清真樸
老練有工部風味

喜康玉家叔入泮寄贈

通德多宗彥如君不世才麟文新試彩鴻筆舊登臺

謝草三更夢江花五夜開培風原有翼計日到蓬萊
康王食食力學宿爲飲邑知名士曾受知于學使
者已冠一軍復爲有力者所排擠今憑嘉慶口論
揚力爲推轂始獲遊泮而愛惜期望之意溢于言
表此種襟才之意當冷天下孤寒之士皆爲感泣
且知將來立朝而能以援引
賢能爲心者必吾憲嘉也

公車南還目擊饑民有感

齊魯連千里應虞雲漢詩農家頻遇歉井稅半流離
根掘蹊無草皮傷樹鮮枝驚兒啼未得金盡客歸時

流離之狀確是車中
所見讀之令人悽然

五言律

合英閣

其二

哀愁獨倪旄隨車忍厭號揮囊羞杜甫爲食愧黔敖
量力難居德憂時未任勞百錢資半飽亦足當投醪
昔年聯中侍御偶俗憂時封章屢上花廳備斧候
然古直指遺風今無嘉目擊窮黎於恤之情形諸
篇什亦何家學克承
紹箕裘于不替也

歸故園

到家無可喜喜及送殘春車可勞疲騎花能慰主人
去當黃脫落歸及綠鮮新無恙琴書列迥然手拂塵
洒然塵外有
得者之言也

律圖

避人成別墅，疊石構曉樓。徑改隣新簿，樓開見遠帆。
山鶯教曉院，乳燕學呢喃。最愛蕭齋僻，清吟只一函。
風神淡遠讀之真覺靜氣迎人

脩禊前一日休園偶集分得歌字

足雨花凌序，新晴鳥試歌。客懷歸鴈急，時從公笛韻
落梅多地豈蘭亭。勝時如春暮，何懷憂思蚤。葭葭先日
柳清波。

期會歌鳴流潤絃喧眼前丘壑即景抒寫自有天然佳勝五六句藉修禊事點染有不即不離之妙
花與草
五言律
合英閣

步韻寄懷太史方渭仁夫子

禮闈三試拔養翮，且圖南展起鳴。新鐸宵征仗舊驂，
追隨猶悵遠離別。更何堪仰止高山，切常思奉塵譚。
則去枝葉獨存真詩

獻賦傳無敵，陳詩祝有年。御試題乃瑤璣名儒登講
席彩筆侍經筵，玉署開千卷金蓮。敬九天師門重立，

雪青史已成編。時修明史

方太史奇懷原韻期許甚遠從規矩切如莫辭風雨夕常對綺羅筵世榮榮者帶家聲術木天等句淡得古人贈言遺旨懋嘉和章復警切有味可見薛翁美合遙漢宜乎閣中有針芥之合也

挹學山房待月看梅花借高小卻鮑孟次韻

先家叔遠遠兄視公即席限燈字

青陽驚過半投轄，共挑燈雨霽呼梅。友雲開待月，朋
隔簾疎影亂入坐。暗香凝此會，殊真率。高吟愧未能。
花前限韻名句頗多高小卻寒香生晚院疎影散春燈鮑孟次韻際光初下枝頭香漸濃弄先青梅留古道白髮有良朋鮑建遠石依楓作燈梅倚
鮑孟次韻公雪消香作動影淡月初夜皆足使暗香凝佳句有以敵之宜乎挹學山房擅一時風雅勝事也

鮑孟次韻梅過休園再集即席共用襟字
花與草
五言律
合英閣

園林新雨後，開徑剪蓬蒿。綠暗環池，梅花明夾岸。桃
論文重對酒，聯句更焚膏。共喜燈清近，相期振羽毛。

是日燈字俱新營奪目小卻石徑全開竹園花半是桃玉次鳥聲仍布穀花信已含桃季先開軒外菜竹掃運看新桃建遠白雲含遠岫紅雨落山桃視公風生三徑草雨漲一溪桃愁嘉樂暗環池拂花明夾岸桃或以鮮妍見長或以穎秀擅絕真所謂芝蘭滿室珠玉生風者矣

新筍

朱櫻初熟後，玉筍盡牽裙。裂土洵無敵，超籬迥不羣。
心虛堪受采，勁節足凌雲。會見琅玕展，隼亭號此君。
咏物雅貼氣象更自不凡

郊遊卽事

數椽蕪城外青葱放眼舒林淡宜野鳥水涵少潛魚
繞架花如錦長堤柳似梳登臨多逸興淡勿詠歸歎

麗辭泉湧逸興雲飛
自是隨州得意之筆

郝國卽事

尋幽來別墅絕徑草萋萋宿雨花偏麗新篁綠正齊

山中無隱者林下有人吟散步長橋畔遙聞征馬嘶

姿態翩跹風神豁宕望之
如雲中白鶴天半朱霞

法海寺逢僧坐話

花興草

五言律

含英閣

曲徑通僧舍迴廊花木低黃鸝爭暖樹紫燕啄香泥

說法全真性談空盡覺迷勞勞塵境裏何日遂幽棲

襟懷高曠中有見道之
諦讀之令我塵襟俱息

送別方鶴先世兄歸里

匹馬來燕市邦國暫駐驂神交千里外敘別一杯中

遠水連天白霜楓淡日紅臨歧猶執手極目送歸鴻

通體清雋遙淡引入入勝結語悠然
無盡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致

瓜渚夜泊

舟行遠雨聲擊楫浪花浮日落盡楊暮春淡芳草未

千山迎雉堞萬派捲龍湫夜聽潺湲近渾疑環珮幽

高華雄渾兄
味不減盛唐

渡江望金山

塔影橫江口孤峰鎮舊圖鳥飛天路近僧定寺鐘閒

澎湃疑觀海歧濤欲撼山中談長砥柱同日擬磨拳

句句是聖中語何等雅貼
與泛作登金山詩者不同

舟泊莒城偕友話舊

欲說春流迴垂楊夾岸青村烟舍夕照漁火雜疎星

面壁悲前事揚於憶舊經戊午應京兆
試即生此舟望洲應有夢

花興草

五言律

含英閣

幻想未全醒

暮寫暮景如舊俯仰流
連有夢得中流之樂

虎丘懷古

古剎嗟非舊曾聞劫火災金身重炳燿玉殿復崔嵬

新業今灰矣雄圖安在哉最憐歌舞罷猶自說蘇臺

憑今弔古一往情淡昔杜工部臨蘇王亭子有
莫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剎僧竹色虛闕自松聲

之慨玩中後四
語與之同意

千人石

嶄然一片石橫側豈成峰覽勝無虛日尋山不仗筇

張喉如見脫人面似芙蓉春色看將暮琴樽處處逢

風景雅是千石表易他處不
得而筆致秀潔皎如玉樹臨風

古鵲澗

古樹婆娑狀遙如覆蓋雲枝柯垂帶綬薜荔落繽紛
碧澗繁亭曲紅英繞砌芬三仙留鵲馭裡祀薦膏肓

貼切鵲澗寫景逼真讀
此如坐我三仙閣上

劍池

聞說魚腸劍當年殉閭閻祖龍曾發塚白虎守荒墟
池影淡千尺巖懸裂文餘姑蘇麋鹿後泉下亦歎歎

五言律

含英閣

詩氣甚雄
寓旨極遠

講臺

臺傍有可中亭宋文帝午後飯僧律通
為中今天云中何得非中
帝大喜亭名可中以此

生公會說法棒喝覺頑愚世俗多皮相拘儒盡守株
登臺無可語聚石自為徒妙辨天顏喜亭傳日未曠

朴茂高老無一軟靡之詞五
六二聯警妙能為生公傳神

三泉亭

曉遠真無際亭幽別有天綠蘿穿密戶丹壑暗流泉
徑為依山曲堂因讓石偏標題多遙句碑記草芊芊

能以快筆繪出幽
境令人咀味不盡

小武當

殿閣雲峰裏盤回到石門旌旗羅日月劍履鎮乾坤
地僻苔痕古山空鳥語喧幽人高臥處靜對欲忘言

精湛雄渾直
臻盛唐佳境

登上方山望太湖

直躡草峰頂洪波接遠潮九龍環古寺一塔聳青霄
落日浮明鏡飛虹挂彩橋披襟復長嘯心耳滌塵囂

通體完渾三四語更
雄警當是唐人佳句

九

含英閣

登錫山飲泉

欲踐名山約泉尋第二泉寺高依石立樹古傍池懸
陸羽堪持贈劉伶不棄捐清澗鑑毫髮飲罷更流連

秀傑爽健字字精神名泉得此
題咏其品第當不在中焉下地

遊秦園二首

名園依絕巘峰頂見遊人日麗花香襲風和鳥喚頻
草堂春寂寂夾道水蘼蘼小立溪橋畔凭欄下釣綸

落洛詞高顯既意遠不意
輞川圖竟可于詩中遇之

其二

古木浮空翠參差勢接旻天桃猶吐鮫眠柳正含春
浴鷺依池宿飛鳬戲水親杳然迷出處歸勝問來津
二律翻麗秀逸如三春楊柳濯濯生新玩緒
末二語沈鬱曠展所之已淡入桃源中矣

舟次送春

離別未三旬青易忽作賓芳菲紅已盡榆柳綠猶新
吉士多題咏佳入罷組制今朝風雨甚知爲過殘春
筆端輕遠無含毫構思之勞
而題情已自曲暢詩中醇品

舟過丹徒有懷張子韋存

憶昔同蘭譜君名振帝都遺珠因鼓瑟獻玉且吹竽
花與草

五言律

含英閣

學擅東西賦人傳大小蘇春風消息近策馬共長驅

華整工線
字字矜貴

喜方旦伯父督關東粵旋里

星使開馳驛乘風過石頭途遙如萬里別久似三秋
東嶺銘奇績南天賦勝遊懸知珠返浦明月載盈舟
通首步驟秩然
一結尤爲得體

早發邗關有感

咫尺鹽江道經年始一過曉烟隨遠棹初日漾晴波
撫宇嗟今少彌縫較昔多再來人似舊側目奈君何

三四確是曉行之景五六留心民瘼幾欲
爲民請命當與少陵石壕吏諸篇並讀

和韻送談孝先丁內艱還豫章

送君振手別遠出反道家風木悲無已滂沱淚有加
匡廬山在望彭蠡浪浮花萱草雖驚萎椿庭且慰嗟
纏綿悲劇讀
之悽若繁絃

墨池閣社集分得新字

池荷浮翠葢雨過色逾新閣敞全消暑禽喧不長人
尋山來謝屐澆酒藉陶巾風起瓊珠灑微波漾白蘋
雲山閣晚眺分得麗字

花與草

五言律

含英閣

高眺逢新霽雲山點碧空明霞千里外夕照半樓中
槐蔭盈衣綠榴花刺綠紅晚烟迷遠樹蟾影漸朦朧

樵水夜飲分得螢字

卜夜饒幽興卽杯傍水汀紅燈高閣列碧沼亂星明
盡道娛金谷渾忘度玉繩披襟淡樹裏閒坐數流螢
諸石聯句分得階字

散步巡花砌當軒異石排涼風生北牖明月映東階
飲藉清談洽詩逢險韻佳竹西歌吹沸雅集讓吾儕
是日勝流雅集佳景曠懷四作曲曲繪出同人耽
筆苦思懸嘉澤連立說離各有警句而氣格高邁

丰神娟秀終推譽嘉爲獨步教讀數過
履歷多矣不異生我于府風明月中矣

郊外泛舟

出郭天如洗山遙列畫屏看花常扶杖載酒共揚舲
浪起平沙白烟飛斷壑青新涼殊可樂一座未全醒
劉文房五言中如東風吳草綠古木剝山淡諸句
色相清空超然獨步若茲浪起平沙白烟飛斷壑
青亦何善嗣
天寶餘音也

舟過邵伯鎮有感

梅雨邗溝漲輕帆掛短檣洪波平古鎮雪浪洗堤塘
問水憂方切爲農慮正長舟行無過訊蕭瑟愧詩囊

五言律

十二

舍英閣

淮揚水災已及十年蒼生幾于魚蟹宜軫念時艱
者望德慮之也未以賦作結氣體自高不同纖
弱之調

題露筋烈女廟

燈里村烟直荒祠傍水涯貞操甘飽餉勁節不驅蚊
廟貌千年古丞嘗百世芬標題懷舊蹟瞻拜仰叙裙

盡洗鉛華獨存體質
當推詩家最上一乘

舟次遇風紀事

將次秦郵驛風狂吼急濤漕艘多漂沒舟子盡呼號
巨浪驚千疊輕舸等一毛科頭兼晏起此際驗吾曹

電掣雷轟波騰浪湧舟人皆驚心動魄此際
能靜生恬於非有妙安學問者未足語此

泊舟既定雷雨竟夜懷然有作

飄搖驚乍定小艇傍危橋電掣雷聲過風馳雨陣狂
終宵舟泛泛拍岸水茫茫涉險徵天佑匡扶未敢忘
于風濤初定之中衝口皆是
佳句吾服其識量過人遠矣

阻風秦郵口占

烟波浮畫艇彷彿水雲居昨夜驚風迅今朝解纜徐
寺詩惟旨酒進食有嘉魚忠信平生志波濤莫浪嗟

筆墨和潤有得
心應手之樂

五言律

十三

舍英閣

秦郵返棹步家叔建遠原韻奉答

風雨連宵急新晴放棹回夏蟲鳴岸切木鳥逐舟來
曉遠濃雲散帆飛落照催小天雖舊業何日許追陪
府無點塵出筆
自爾新穎絕俗

晚泊邵伯鎮步家叔建遠韻

訪泊來村市千帆集蹟隈水邊浮落日天際隱輕雷
漁火明還滅孤舟去復回莫辭今夕醉相慶荷載培
停舟暮景歷歷如畫而詩亦明
秀明潔迥異軋茁以爲古者

題友人書畫舫

依山成別業臨水問樵漁浪不驚魚鳥舟惟納書

四時烟景異一榻柳風徐爲涉波濤險移來傍岸居

流麗飄逸從其詩品
在右丞遺州之閒

吳蘭次年伯秋日過訪賦詩作字分得池半

柴門無俗駕雅舍似南皮連屋書千卷揮毫墨一池

詩成吟白雪賦就寫烏絲竟日渾忘倦探奇慰所思

引素容文雅之儒坐檀梨修竹之閒促席分題席
池染翰洵稱韻事三復斯作如見解衣盤礴揮毫
疾書之樂令人神往無已

疾書之樂令人神往無已

吳蘭次年伯再過墨池閣小飲分得花字

十四字

合英園

秋尋歸水榭徙倚日西斜杜若舍新藥芙蓉發舊花

高吟驚鳥雀落筆走龍蛇燈月遙相映開樽興正奢

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入座左右生輝不有嘉
賓幾成雅會然非賢主人投轄留賓誰能繼平原
逸興故舊翁賢老詩有云記說舊時留現
在應知好客是家風之句洵實事非虛語也

閏中秋前一夕全茅天石高小卻飽孟次又集

休園看月下木芙蓉共限秋字

荒園非將徑猶幸集羊求日落霜花艷曉明月桂浮

尋詩頻命筆乘興復登樓來夕還相訂重逢一半秋

懸嘉後氣飛騰美懷偶儻擄事之暇每與二三同
志支簫手卷林或泛舟秋濤或把酒風干亭抄或

懷素月千樓頭詩成數步語輒驚人足夕分題諸
作難多傑出之章而思周藻密處處合拍不得不
推此爲
獨步

夏日偕楊西亭高小卻飽孟次談孝先諸子集

玉照亭訂真率舍五簋約限九青韻

遊人樓小築客至共評經池水浮明鏡雲山列遠屏

榴然侵檻赤草茂逼簾青韶而洵真率翻嫌我獨醒

淡而彌旨真而不率五
言律之最有風格者

中秋後五日賦得月上淨疎林

清輝幾幾日雲樹晚沉沉木落風生席山空月滿林

七律
十五字

合英園

二分秋漸老五夜醉還吟不減南樓興開襟論素心

句句皆題却無率令之迹出
其不寫題貌而寫題神也

暮春罷子見可過小園留飲即席分得一先韻

忘機常閉戶鑿石引流泉欲避塵氛遠難辭卜築偏

驚聲迎客轉蝶舞繞庭隨花下逢高士開樽辨聖賢

怡雅之至幾於無聲色矣東面一種清新之
氣宛如山翠撲肌膚其不食人間烟火者耶

重葺休園集字得十五首有引

壬戌暮春余自南宮被放初歸未免有情誰

能遣此爰藉休園稍加葺治刪彼草間之榛

蕪平我胸中之壘塊舊業重新先型式廓落
成之後各就其中集字寫懷此無聊之極思
覓者悲其遇而憐其情則可若以詩目之知
不足供識者之噴飯也

休園

谷口傳佳勝依林結園幽調高懷李謝客至識羊求
念祖成三徑紹先詠四休條然能自得城市即丹丘
語石

我愛忘形友襟期與世懸愁多因性癖情不爲名牽
花與草

五言律
十六

含笑園

曠達惟耽飲疎狂半類禪寒山一片石對語可窮年

墨池

水閣浮前沼流泉暗暗通敲詩尋舊侶排悶沐新桐
未解琴中趣惟吟松下風墨池遺蹟在書法憶南宮

樵水

避塵棲別墅守拙掩荆扉池涵潛魚遍林空野鳥歸
垂綸緣有待負米志無違豈若桃源客携家隱釣磯

蔡棧

莫恨知音少南居與轉清新虹收宿雨返照送新晴

坐久魚僊樂幾忘鳥解迎可憐折腰客未悉此中情
得月臺

百尺橫雲峻登臺景倍饒崔嵬凌粉堞突兀聲音霄
水近瞻明早風清笛韻遙無雙亭在望與磨岡南朝

金鰲書屋

叢桂環書屋斜廊草蔓封金鰲青覆覆玉足影溶溶
快觀凌雲雁驚聞泣露蛩莫愁秋漸老文史足三冬

繞雲廊

散步尋幽迤紅橋亘水塘愛蓮驅鷺落植柳待鴛鴦

花與草

五言律
十七

含笑園

雨過泉留韵風來燕送香重門洞開處胸臆借長廊

送園

亭後留荒圃蕭然處士家未能知稼穡且學秋桑麻

白日聽歌鳥清宵噪鼓蛙知休心自逸何必讀南華

一拂草亭

懷古師先哲茅亭峙竹西同雲千里合稼雪萬烟低

訪友留新句尋梅憶舊題歸來惟一拂琴鶴亦忘携

衡書軒

衡濟川書齋有六鶴
鶴能檢書因以名軒

閉戶開書卷惟卿傍几筵秉軒何足羨銀羽自堪憐

近玩儔凡鳥哀鳴類暮蟬會類群屬下猶舉在翩然

雲山閣

憑高一遠眺萬緣擁柴關倦鶴忘飛舞林鶯數往還
山嵐青似黛雲影翠于鬟遙望江南好神遊茂苑間
不波航

欲切特危念平居稟巨川似登青雀舫如坐木蘭船
不待垂楊繫寧因錦纜牽江間波浪急此地幸安眠

四香堂

通德詒謀遠嘉名樹此堂著書開北牖槐疏憶南牖
花與草

五言律
十八

冷英閣

五柳風猶在三槐澤自長誰知蘭麝外身內有奇香

玉照亭

欲覓羅浮夢林間增草亭經營成祖志結構述先型

泉石因人異芝蘭繞砌馨凄風木恨無復奉趨庭

十五首中一氣呵成或自寫照或自寫情咏物而不
不混于物咏景而不專言景如入多寶格光怪陸
離精華射目但可各其色兼非貪素家所有也尤
妙在懷先感舊處處是仁人孝子之言必傳無疑

休園雅集十首 有引

壬戌之夏六月晦日余方遊晉荒園獨坐蕭

齊閑則開卷自怡倦則枕書熟卧雖居城市

中頗有山林之意一日制豚聲聞延有章叔

祖將之任相鄉過余言別偕友携樽張燈晝

夜兼卜對奕散詩快談雄飲東方將白逸興

未闌雖選西園之盛集殊高北郭之冶遊率

成十詠以紀其事

爲愛幽居僻蕭然獨掩關閉瞻雲出岫靜看鳥飛還
書債猶多負座緣可盡刪會心何在遠楊意自開顏

其二

杜門甘守拙甯傲樂天真忽覺聲來遠俄驚語漸親

花與草

五言律
十九

冷英閣

幸非觸熱客真是素心人水雪相待贈新詩可破煩

其三

靈鵲巡簷噪呼童速啓軒雙魚仍滯几二仲共寬閑

草茂渾迷徑陰濃儼若村不須栖必水卽此是衙門

其四

世態多翻覆吾儕貴慎交但能情著水何必語如膠

機息偕鷗泛堂虛任鳥巢北窓留共卧雅興不須朝

其五

靜對渾無事閒將清茗烹林間排石案松下試棋枰

勝負終何涉胸懷亦不平旁觀雖袖手黑白自分明

其六

傍午炎暄熾開襟蒨葭柳堂紫薇方吐艷綠竹已過牆
暑向詩中避風從靜裏涼科頭還跣足賓主雨相忘

其七

閒庭消永晝徙倚日初斜眺遠迎新雨登臺送落霞
玉盤全泛藕金井半浮瓜散步清池畔頻驚柳水荏

其八

曲檻饒幽勝層層覆綠蘿筵開翠厭晚酒聖不辭多
花興草

五言律
二十

舍英閣

碧沼橫菱芡清香集芰荷拚依金谷數相對醉顏酡

其九

莫恨蟾跡隱蒼苔景倍幽客心猶畏夏蟲意預知秋
蝦炬明河漢燈輝燭斗牛繞廊看不厭此際可忘憂

其十

高閣張燈處飛潛似忽侵遊魚牽水荇樓鳥話波林
淡淡銀河迥沉沉玉漏渡傳杯將遠曙惜別爲知音
今歲十首宛似少陵何將軍園林詩看破世局打
破疑團方得此解脫語而漁鳥親人花木悅性覺
有無限淋漓清景色終統緒墨間賢
主佳賓當與此詩共垂不朽矣

新秋雨後墨池夜坐二首

平堤新雨漲淒淒處有盤渦蚊蝶驚清汎靖凝林木波
風散千丈木月浸一池荷清夜殊幽興何妨載酒過

其二

晚霽秋林好梧桐葉未凋沙明手月白燈焰奪星杓
螢火臨風渺蛩聲向夜驕酒闌登眺遠爽氣拂雲霄
詩亦有新秋雨後之致快讀一
通覺爽氣拂拂從十指間流出

秋日集魯桐門漪園賦得露色未成霜

清秋饒爽氣把臂共登臺楓葉紅猶淺芙蓉落更開
花興草

五言律
二十一

舍英閣

現樂仍可滌青女欲相催莫漫悲蕭瑟南枝綻嶺梅
楓葉芙蓉一聯如洗滌而出
語句更低然意遠妙不參言

秋日集張子願良彷彿園同吳疊峰程修來項逸

倦限韻

花陰日影明秋色覺含情嘹歷征鴻度參差綠橫
高談霏玉屑好句擲金聲良會何辭晚挑燈興倍清
閑陽鋪序竟有木到果成之妙
如其用筆似畫家倪雲林手法

秋夜集集聖臣二弟書帶草亭聽歌賞菊

草木驚秋老朱萸正及辰清歌能豁客範舞最怡人

影向燈前亂詩因醉後真花叢留坐卧分韻豈辭頻

其二

泥露花逾潤迎霜晚更開邀賓情爛漫顧曲意徘徊
永念楊鶴句同卿鸛鷀杯今宵拚連屠銀箭莫相催
詩之與擊者難於覓此能兼擅共
長固是適性達情亦由琢字練句

題張子衡書北郊新園步吳臺峰諸子韻

名園臨曲水絕勝習池遊石疊千岩秀雲篴萬經秋
長堤堪徧歷短句未能酬欲覓山公醉難辭謝屐悠
其二

花與草

五言律
二十二

合英閣

北郭多丘徑北中我舊遊葵心仍向日柳色盡驚秋
位置矜風雅賓朋互唱酬憑欄增俯仰鳬鵝尚悠悠

再步諸子原韻

石壁巋然立迴廊繞舍偏籬分三徑菊客醉九秋天
曲度鶯聲合歌停鳥語連主人殊逸興詩酒日盤旋
又步前韻

高閣浮空翠虹橋望裏偏鶴疑沙際月魚樂水中天
近覽平山勝遙瞻蜀嶺連笙歌留客處秉燭未言旋
一丘一壑一鳥一花位置天然都有幽趣不必入
張氏園中已覺能君我情寓生妙筆一至於此乎

甲子元旦書易二弟聖臣

甲子喜重過期君喬琢磨趙宗先伯祖以前甲懷先
子勉應天故云重過

增威慨藉古悔蹉跎有志徒然耳無成奈若何和尤
應莫負相對發長歌

孝友之恩溢于言外
撫今思昔感概情深

賦贈通州州守成公

獎理家聲著箕裘世澤新公係成
相國子隼旗先海甸熊軾

煥江濱大業龍文見許謨鳳羽伸廟堂懷卧治琴鶴
件永輪

花與草

五言律
二十三

合英閣

其二

東南民力竭赤子望來蘇九載神君庇千秋杜母圖
白狼欽鳳羽點首樂騶虞最看槐棘花香擁嶽呼

氣震嶧嶧無邪郭套語
似此應酬詩亦非苟作者

賦送徐履庵之潤州

徐陵天下士古道照橫流人潛陶潛菊詩清宋玉秋
驅駒歌谷口桂棹艤江頭相顧頻相問何年續唱酬

其二

知有烟霞癖非同世俗牽金山留帝處鐵甕洗兵年

展爲尋幽曠書因攬勝福莫輕臺上瞻驚起洞龍眠
前首遠致嗣後首高懷磊落
斯人得此詩一日足千古矣

張庭有妹丈東郊祖饌卽席賦謝

欲繼先人志端居耻繫匏綺筵陳北郭雅樂沸東郊

舊業懷蘭署窮經愧草茅賦詩銘德意兼用解吾嘲

繼志述事學問經綸俱在
筆端讀之令人肅然起敬

秦郵東陳子堯章時約公車同行

豈爲求溫飽先型未敢忘一經傳世業萬卷壯行裝

馬將偏衝雪裘單更積霜系孤男子志跋涉莫徬徨

花興草

五言律

含英閣

英雄傲骨早露于此想見
司馬題橋祖生擊楫氣概

汜水遇雨

積雪連天白晶瑩若瑤輝淖泥艱馬足霪雨洗征衣

岷岷風聲遠寥寥人語稀驅馳敢辭瘁但願志無違

盤根錯節乃別利器長途風雪亦聊以試英豪耳
杜工部云此雲頭上黑意是雨催詩吾于此亦云

平河橋夜發

寒雞初唱罷風駕已宵征不辨郊原路惟聞車馬聲

板橋無履跡村店少人迎望斷淮陰道炊烟一縷生

由盡夜行青景僕各身歷其
境快讀一過益美此詩之妙

雅行聞馬

逐隊離村市驅車渡淺汀寒星搖水白殘月逼燈青

浪湧紆新徑途迷憶舊經道聞天際鴈嘹唳訴飄零

整練之中復爾疏
逸絕似襄陽風度

枕上不寐口占

輾轉難成寐多應客思侵瞻依縈念切兒女繫情淡

未作經年別先懷隔歲心從行方夢囈欹枕自長吟

淒婉之情俱從孝慈中流
出前景逼真又其餘技

嘲晤曉發

花興草

五言律

含英閣

客行逢歲暮倦覺旅愁添送冷知霜重收寒望日遲

艱辛應自慰晴雨向人占猶幸年來輪村村有酒帘

寫得旅懷落莫却不作敗
興語送子差堪自慰耳

李家庄暮景

不識青齊道殷勤問老耆沙汀鷺宿驚古樹集寒鷗

路險與車緩風高覺馬遲反輪田舍樂婦子慶雍熙

渾機蒼翠的
是少陵一瓜

僧友和蒙陰壁間韻

將次蒙陰境昏鴉點點迎憂時懷利濟獻策邵縱橫

漸覺春風近其如別思盈文園同此渴蟹眼對君烹

意氣激昂極俯仰軒衡之致

過張夏

茲土傳張夏田賢始得名雲迷千嶂合日麗萬山明

危石巖巖立溪流泯泯清迥思文學地景仰不勝情

雄壯渾雅真讀書人襟懷過眼溪山豈肯匆匆放過

望咽山

覽盡諸峰勝茲山獨賞心青葱連嶂遠蒼靄接雲霞

廟貌顏風雨松陰積古今何時登絕巘憑眺豁塵襟

花嶼草

五言律

冷英閣

二十六

工鍊蒼老俯真初盛口吻

德州遇雪

同雲方密布飛雪已沉沉甚慰農夫願殊傷遊子心

近枝紛玉蕊遠樹盡瓊林暫憩茅簷下村醪手自斟

確是陳雪恍如玉樹臨風聞苑風流不覺白露

阜城喜見新月

一別經千里清輝迥不同高懸蒼冥上隱約白雲中

未親明如鏡先瞻影似弓虧盈應悟此吾道豈終窮

淡雅絕似岑嘉州結語寄意更遠

雪後曉行

晨厭雞聲早催人駕短輶欣欣迎曉日落落數晨星

雪積千村白烟飛一縷青回看止宿處燈火尚微熒

胸懷曠達志趣清幽無怪史遷出遊文章日進

抵都有感

有懷期欲獻萬里謁君門蘇季裘雖敝張儀舌尚

存軼羣慚駟振爾美鵬鴟莫厭長征苦驅馳盡

主恩

詩有乘風破浪之氣有志者事竟成當標此為左券

花嶼草

五言律

冷英閣

二十七

入都志喜

帝闕黃雲繞宸居紫氣生西征聞解甲南望慶銷

兵萬國珙球集千官喜起晨草茅慚靖獻簪筆賦

神京

英詞偉論顧盼自雄以此應制確是開元大曆遺響

渡黃河

憶昔寶輿役于茲三渡河南天鴻鴈少北道雪霜多

歲月催行役韶華委逝波升沉知有命慷慨發長歌

語極現成不礙到江隔岸之句

暮春友人携樽休園卽席賦謝

可惜三春暮南園始一過竹林重把臂花下復情歌

嘆我逢迎少高君道義多啣杯追往事忍使鬢空皤

感慨處藉藉風流絕不稍露圭角極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

書齋坐雨述懷

風雨侵書幌炎涼瞬息分違時能守拙開卷敢辭勤

花事猶如故人情未若君何年修健爾冲舉復凌雲

讀炎涼瞬息分一言壯士爲之裂眦達人爲之解頰想見此君胸中是何等磊落

奉輓黃門許筠庵叔岳四首

花輿草

五言律

全英圖

二十八

盛代多名彥黃山秀獨鍾汝南推國士斗北仰儒宗

孝友傳三載岳父暨兩叔岳人文章邁二龍有冷中三載之目會悲昔

人萎歇杵不聞春

其二

宿影雞壇重知名四十年宿影亭試讀制義友昆欽

並美花萼羨爭妍方繁蒼生望俄驚總悵懸木天歸

棹急踰溪淚潺湲三叔岳方讀書中秘聞病請假歸里已不及見故云

其三

珥筆剛三載昌言不憚煩 聖朝真諫議渠閣荷詞

臣機溺憂方切安危惹獨親叔岳雖病猶以九原如

其四

想像青容遠追思慟倍生論文留來道余時以建議

息蠻爭余有家難叔岳爲正言解紛千載泰山仰一朝天柱傾流

風知不墜蘭桂接簪纓

無今追昔刺刺不休其音凄清其辭悲促使人讀未竟而涕淚流所謂情生文文亦生情也

步友人韻送扶職家叔返武陵

話別情難造奚堪歲暮時才高多士忌金盡少人知

花輿草

五言律

全英圖

二十九

直追憐同調水懷恕所思春帆須早掛莫待柳垂絲

其二

胡族由來久誰憐國士寒鑠金千口積推轂萬君難

投筆心猶壯論文興未闌幾年追須買仰面對君難

時扶叔爲人所排故云

懸孝綢繆之中復爾悲歌慷慨今有才不遇者讀此俱爲感泣彼嫉妬見長之輩適自形其狹隘耳

夏日園居和友人韻

浴罷憑欄望蒼茫夕照斜檻樓求侶燕雨洗陸枚楊

閉戶休三夏論詩癖五車連篇酬唱穩歸路莫辭除

平淡中饒幽秀之色是從肺腑之極得來非若他人一以直率成章遂謂不假雕琢也

浮園避暑集字

窺奇窮石徑借傲慰書堂鄰女親波麗池魚樂釣香風柔思驟起驚渺映山涼茂樹忘炎暑清潭一舉鴈安神爽爽幾于飄飄欲仙得之集字中尤推僅事

夏日友人招飲方園集字

觀湖來就約蓮葉蕩舟忙梵咽含幽想水筵聚晚涼

池開客鷺浴柳茂任鶯藏午夢南窓穩披襟樂渺茫

集容恬雅彷彿雨滴梧桐風來楊柳之致

花興草

五言律

含英園

七夕偕叔扶穰建遠憲仲登借諸公共賦

今夕猶前夕胡爲疊綺羅雲輕無綵馭月皎失微河天上離愁少人間別思多由來傳話柄其若柳州何是日相戒勿用乞巧穿針腐談懸嘉此詩妙在不難不即之間

中秋後一夕休園賞桂共用十四鹽韻

九秋方過半漸覺晚風尖紫圓羅金粟開樽對玉蟾氤氳來帝閭觀郁統書翰寶主情相洽詩筒醉後拈

其二

招邀浮桂酌鴈咏喜能兼坐久香迤襲杯傳興倍添

分題寧憚險角酒豈辭嚴列坐知星聚應煩太史占

廣陵木犀絕少名園間植香色家夢遊賞者每以爲憾惜老特自姑蘇載數十本樹之家園先環列一室遊同人必咏其中賓主香醉興酣策連不能去一時相傳風雅之會倡和之什甚多俱載別集

奉和太史許未庵叔岳題樓碧山堂原韻二首

春堤千樹柳含絲未垂陰曲澗迷漁艇茅亭時石岑

閒尋溪畔侶靜聽水中音到此忘塵世渾無人語侵

其二

憑眺何辭久言旋日半懸潛魚爭戲浪健鶴欲摩雲

空澗殊非俗蕭疎退不羣長吟題壁句彩筆吐氣急

七言律

五言律

含英園

眼前景象信手拈來盡成名句令我想見吳南佳境

過朝天宮舊館有序

丁巳之秋余應江南省試寓朝天宮呼忠

烈祠中時余年幼孤弱每爲宵小所排擠因

易姓名鍵關其內羽士杭君見余攻苦不休

私問小童童爲述其大畧及撤棘不售羽士

亦爲浩嘆咨嗟丙寅歲以他事過秣陵復尋

舊寓羽士仍以舊姓相呼茗枕懸愁兼以來

歲省試相訂余語之故且告以戊午會捷京

開杭亦慨然而喜因之有感而賦

重過下帷處淒然淚欲消天今憐我儒人昔傷子房

名姓從新易詩書掩舊關羽流仍記憶語故一開顏

顯勝升沉無限淒涼感憤序中曲折盡致肯亦不漏不溢行止自如

重九前一日登燕子磯

勝蹟臨江口登臨亦快哉連天濤似雪駁岸浪如雷

石壁千尋立蒲帆三面開不辭風落帽直躡最高臺

雄渾高爽卓然盛唐都無一毫草率之迹故妙

夜發真州

花與草

五言律三十二

含英

返棹壘江上輕帆帶晚烟都舟齊擊柝孤艇獨鳴舷

戍鼓連村發殘燈竟夕懸旅懷多輾轉側耳聽潺湲

語語是夜發真州景詩中刻畫可謂盡態極妍

雪後偕友人看杏花

欲說擁層城春林生艷情輕寒留上已積雨失清明

纔弄緋桃色旋飛白雪英過君同載酒看展愁山行

絕不作意而一氣渾成之中可以歷歷元白

乙丑送有章家叔返桐鄉署

送客西陵去乘槎帶晚潮踟躕憐短髮端緒急快春聲

客久歸鄉樂途窮詩倍高登臨應紀勝憑眺莫憐勞

其二

產薄資微俸裝輕快速行青箱猶故業白紵尚閒情

應有新桃李無憂舊甲兵論文千里合未可斷嬰鳴

殷勤薦厚若慰若憐古道照人不比尋常交遊

午日雅集休園

競渡觀如堵吾儕獨在斯幽居無熱客雅集適良時

榴火欣當戶蒲根快出池相看見女戲繞臂互纏絲

亦只尋常景物寫來偏覺生新總是筆無一點塵俗耳

花與草

五言律三十三

含英

自警有序

余性侃直與人交多率真進言或謂恐以此

觸嫌犯忌空從簡默因服膺此語詩以自警

涉世如桴海波濤簾片帆稜稜多見忌奸好底無幾

行已憑真朴通神仗至誠君言詢藥石為爾佩三緘

自警處却是自勵蓋桂之性自是不移

自戒有序

余性剛駁每遇事多據理直行或謂恐以此

召怨招尤空從忍耐因再拜謝之詩以自戒

天地綱常重吾儒力仔肩衷雖虛若谷道必直如絃
卑牧安人後搗謙祇自全守雖黃老訓百忍可無愆
忍字有是非得失須
看此等忍法爲何如

過瓜渚舊寺和壁間韻

蘭若嵐塵隔山僧揖我停香雲留几席全碧耀窓櫺
冠至全無擾神依信有靈何須飛錫去幽勝足縉經
五穀氣味平淡冲和終古莫厭若山珍錯不惟
有增有不增數嘗亦必生憎讀此等詩者自省

友人携妓過休園看竹分得十四寒

子猷貪看竹更問主人安橫落無中燕蕭疎起夏寒

花與草

五言律

良朋方載酒好雨卽鳴濤況復添詩侶花間下彩鸞

起句翻新結句取致三四作
雅五六就動風格誠無間然

偕友荷亭坐雨共用三肴

十畝足蔬茅亭開水一坳清蘋魚潏潏濯木鳥膠膠

雨過繁香合雲遙遠岫交圓丁能款客蓮實進充庖

雲果花鳥寫得作意觀人更用圓丁作
西終雅奏何其機趣橫生天眞爛漫也

丙寅季冬步友人韻送家叔繁修歸黃山

折柳對盤餐歌騷興未殘論詩樂厭直按律豈容寬

木落嵐餘翠楓凋葉剩丹黃山名勝在登眺莫辭寒

甲子三月錄清似觀陶元道之書以誌之

香天園詩草卷六目錄

七言律

書室初成雨中漫興

友人招賞並帶芍藥賦贈

賦寄家伯淡庵學憲

賦贈李廣庵年伯兼壽

友人移贈洛中牡丹賦

謝友人贈白兔

隱居漫興迺文

花輿草

卷六

公車南還宿遷道中口占

公車初歸聖臣二弟招飲觀繡卷即贈良香字

步韻賀家兄視公新遷

友人招飲方園賞牡丹即贈限潮字

避暑平山堂舟中偕友集年

遊棲靈禪寺集字

贈友人張氏蓮花別墅集字

重過張氏別墅集年

夏夜偕友對月和韻



夏夜飲履聲堂觀荷和韻

贈僧警十

弔史道臨先生墓

題梅花嶺蕭孝子祠

題露筋烈女廟和壁間鄭潛庵兵憲韻

庚申上元觀燈和韻

並葦休園有賦

休園落虎下帷漫興二首

雨過丹陽

花輿草

卷六目錄

香天園

晚泊洛社

題海烈婦祠

舟過無錫避風志喜

晚抵虎丘不得登眺

偕友人初登虎丘

遷顧烈婦祠兼弔嚴義夫

弔五人墓

登胥門拜伍大夫像

友人招遊支硎諸山三首

友人招遊上方山

重遊虎丘

返棹言懷兼值返春

吳門初歸鄒子乾一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步韻賦謝鄒子乾一

休園曉眺送陳堯章之秦郵限東字

午日休園漫興

同家叔祖有章兄視公舟中喜見新麥

偕有章叔祖新城夜泊

花興草

卷六目錄

含英閣

有章叔祖歸自粵東建遠叔招飲郊園限林字

園居偕友吟

雲山園偕友眺遠

初夏夜飲墨池閣

廣陵蒨菰渡

泛舟法海寺分得林字

吳蘭次午伯譙集休園共用一東韻

蓮舟卽事分得芊字

送許筠庵叔岳入都舟中言別二首

寄懷同門馬殿冲太史二首

墨池園燈集

永池中白鴈

虹橋觀水限觀芊

竹西觀荷限荷字

寄懷民部姚陟山夫子

和韻奉答姚聚中世兄

中秋前四日集魯相門榜園聽秋蟬用一先韻

閏中秋對月

花興草

卷六目錄

含英閣

遙和友人上元新市觀燈原韻

重陽前一日偕友人登高分得塘字

登文選樓憶池陽亦有昭明舊蹟喜宗鶴問官

其地

公車就遠遙懷

拜辭先大父水部公先大人侍御公墓有感

拜別家慈

拜辭先岳大令許公及拜別家岳母

留別聖臣二弟

解別內子

留別同學高小卻飽孟次家兄視公諸子

留別汪聖木表叔建遠家叔

建遠家叔招飲方圓祖儀卽席賦別共用先字

界首阻雪

寶應阻雨

過韓侯釣臺詩以弔之

曉發望東山

和壁間女子韻賦此志感

花興草

卷六目錄

含英閣

蒙陰淪茗

過羊叔子故里

望岱步太史方夫子原韻

山行憶夢

入都重謁方夫子時任明史纂修官

喜晤工垣許筠菴叔岳自泰甯主試回都

喜曉齋伯父新羅島臺賦負

壬戌禮闈初場紀事二首

二場紀事

三場紀事

出都聞聖駕謁陵獻捷口占

落第歸途志慨

壬戌暮春休園再集

書齋對雨集字

定舫燈家

夏日納涼

墨池燈集二首

秋宵對雨偕友夜話

花興草

卷六目錄

含英閣

秋夜聽蛩步楊子西亭原韻

七夕病榻口占

賀李子敘樹捷南宮兼遠北上應廷對

秋雨竟日溝澮皆盈居民盡在水中由平日澇

洩不修故也詩以紀之

偕楊子西亭把翠山房玩月有咸步韻奉答

觀王仔園孝廉三首

秋夜偕高小卻飽孟次錢目天家叔家遠適兄

觀公雨集休園共用秋字

中秋前一日偕諸子再集休園共用中字

中秋後六日偕黃義文張象庵魯桐門夏次公

秦惟式盧卓崖湯映台魯若舒陳東生戴占

弼同諸諸子休園雅集共限元字

壬戌九日登高感懷

彭雲客年伯以詩惠贈步韻奉客

癸亥元日

詠走馬燈

癸亥仲春招妹丈張子韋存休園觀梅承以新

花嶼草

卷六目錄

舍英閣

詩見贈步韻奉答

休園梅花盛開奉 先大父 先大人像俎豆

其中因念老樹婆娑昔先大父所手植而先

大父仙逝荏苒已十年矣追溯當年瞻依勝

下不可復得怡然有作

園居有感

夏日雨過休園集字二首

偕顧九恒吳皇階夏鳳岡魯近齋同諸諸子集

休園共限十四寒韻

中秋後二日集諸石堂觀劇卽席偕二弟共用

樓字二首

賦祝太守崔蓮生年伯二首

送張韋存妹丈偕余妹返京口

賦祝郭自瞻先生

九日雨中登樓遠步張子韋存原韻

喜馬嚴冲太史冒雪枉顧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甲子除夕都門有感二首

乙丑上元有感

花嶼草

卷六目錄

舍英閣

元宵旅舍偕陳子堯章賦

病榻不寐偶成

南陽以東目擊水災有感

七夕舟泊淮陰

秦郵遇友舟迎賦詩

賦祝建遠廉叔四表三首

徐履菴謠集四香堂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夏日偕表叔汪聖木家叔有章繁修建遠諸公

夜集休園共用收字

雲圖先子天肅以青見贈步韻奉答

丙寅仲春重過棲碧山堂追懷都諫許筠庵叔

岳因步壁間韻二律以誌感焉

虹橋泛舟觀荷共限紅字二首

扶巖家叔至自百陵枉顧留飲卽席賦贈

喜意仲家叔欽邑冠軍過邢留飲賦贈二首

扶巖家叔以蕪城感懷詩索和依韻奉答四首

瞻拜卞忠烈公墓題此于祠壁以誌景仰之思

登雨花臺

花輿草

卷六目錄

全英男

喜友人重訂竹西詩會共用時字

題吳蘭茨年伯種字林

題吳蘭茨年伯菴薌舫

閉戶有感

哭同譜魯桐門年兄

贈高士隱居湖濱

丙寅除夕前一日達曉齊伯父誕辰賦此遙祝

丙寅除夕感懷

丁卯元旦喜雪

原缺第十葉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邢江同學諸子彙評

七言律

書室初成雨中漫興

懷居有訓凜前編容膝何妨卜築偏坐擁百城恣研

悅窗開萬卷任漁吹香芸辟蠹消蟲跡芳草侵階懷

鶴眠斗室初成逢雨露賦聞蓮漏滴涓涓

詩有一種清氣浮于毫末對之宛若新桐徐引晨露初流

花輿草

七言律

含英閣

友人招賞並蒂芍藥賦贈

曾聞宛奕刻茗華豈若將離並發葩齊吐芳心分向

背各矜紅靚妬天邪折來贈容非相離開未常階莫

恨差我有良朋堪對此雙懷彩筆麗於霞

咏物之詩妙能精切與雅可謂巧慧天成

賦寄家伯淡菴學憲

芙蓉峰接絳帷開多士如雲盡楚材時衡文牙繡風

馳清四野龍文朝起映三台屏藩久藉功偏重臺閣

爭須詔又催何日樽前陳玉屑片帆飛渡洞庭來

辭峰曉望逸氣雲浮克其所
養可以鐘鼓詞林笙簧文苑

賦贈李廣庵年伯兼壽

秀拔衙山第一峰
時任司馬澄懷署府篆

展鑑饒千頃浩氣凌霄薄萬鑑積異久聞傳沼譜恩

淡應許注泥封稱觴賡有揚州鶴好借南飛引興濃

半嘉州之清拔王右丞之溫潤是詩兼有其勝

友人移贈洛中牡丹賦謝

茅齋無可著雕欄未得名花釋恨看誰向王家移幃

錦忽從天外落霞丹芳華似獨憐遲暮培植能先及

花嶼草

七言律

含英閣

歲寒須信明年三月後蕪城欲作洛陽觀

清思雋致秀色可餐

謝友人贈白兔

玉衡星向碧藁沉蒼老方沾雨露淡
玉衡星散為兔王者恩及蒼老

則白自昔奇毛微上瑞于今還足實中林山間持贈

雲英濕江上獎饒月魄侵伴我丘園宜與爾繁華絕

處有還心

昔人謂子美咏鵲詩凡是籠中水鳥俱可役用未免太泛似此咏物可謂真切不浮

隱居漫興 迴文集字

清風戛竹咏前軒曲徑蒼苔繡古園
盤滿月陰花皎

皎水旋螢火夜屯屯更殘倦鳥棲
拔穩夜靜哀猿掛

樹翻榮與辱忘吾谷隱酒謝高臥
促荒村

宛然一幅村居夜景音人謂摩詰詩中有畫若此寫景正恐畫亦不能到也

公車南還宿還還中口占

烟水含青入翠微一痕村郭出朝暉
誰家亭榭荒連

棘是處風塵晝掩扉雨後猶看花片片
春殘不見燕

飛飛封田麥浪入爭慶慶喜江南綠更肥

神骨俱清更多沉着

花嶼草

七言律

含英閣

公車初歸聖臣二弟招飲觀繡毬即席限香字

金臺漫擬賦長楊猶愧淹留到車堂
玉蓋無心傳異

種琪花有意殿春芳攜樽不逐名妃勝
時傳西郊咏牡丹盛開際

雪偏憐衛女粧棠棣共歡今夜拔楊期
聊袂惹天香

于咏物中想見作者自命而期望意溢于言表友愛情懷于此見之

步韻賀家兄視公新遷

欲避塵囂卜宅幽峰陰淡處枕溪流
傳經自昔胎書

帶世儒于今頌作求共說驚遷達九夏
還期鶚薦在

三秋金門賜第他年事彩筆應題五鳳樓

惜詞命意處處雅
貼海潮善頌善禪

友人招飲方園賞牡丹卽席限湖字

時從雨隙踏春蕪花事將闌興未孤翠積萬靈連北
郭波涵千頃擬西湖名花合奏清平調佳客堪留雅

集圖我欲此中謀結夏嚶嚶先聽鳥聲呼

一氣渾成不假雕
飾自是盛唐一派

避暑平山堂舟中偕友集字

舟泛平山遶蜀岡招邀勝境納新涼風飄柳影渾無

暑路裏荷衣別有香幾處笙歌依畫艇數聲鐘磬出

花與草

七言律
四

含英閣

僧堂可憐車馬勞勞客誰似吾徒泉興在

項肅山先生集字詩有詩不如人好字稀
之句遂傳爲集字佳話吾欲以此詩質之

遊棲靈禪寺集字

杖頭偶挈泛湖船消夏何須載綺筵度曲蓮房驚宿

鶯彈琴竹院聽新蟬烟籠古寺荒三徑日麗平山識

五泉回首斜陽歸去晚望中微月映霞靈

右丞詩有云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
日墟里上孤烟讀之於塵俱釋吾于是作亦云

題友人張氏蓮花別墅集字

早秋清泛水亭邊滿座荷香拂綺筵高臥烟霞留石

韻遙聽歌吹接冰絃松風忽題三山雨柳浪還通九

曲泉野老忘機惟習靜閒看浴鷺傍池眠

集字中難得一氣渾成絕無
補氣便行氣習所以爲佳

重過張氏別墅集字

買棹河濱續勝靈扶筇信步到林丘蓮塘聚艇鷗猶

泛水檻投綸釣未飲支枕漫成蕉座夢忘歸且向圃

農休臨池戲寫黃庭宇豈若書空只寄愁

通首間通想見作
者胸次高人數倍

夏夜偕友對月和韻

花與草

七言律
五

含英閣

避暑相將過石林虛除散步共開襟月移半壁樓臺

影風定疎枝藻荇淡螢火間從花底見蟬聲時向樹

頭吟清宵對此渾忘倦詩句悠然更會心

良宵雅集曲曲出快
讀一過宛如濯魄米壺

夏夜飲履聲堂觀荷和韻

水桃雪藕列芳筵碧沼芙蓉暮昔年題句漫矜追麗

事傳杯不異泛湖船香風冉冉花如語蟬影沉沉葉

似鉤爲愛主人開白社署名應繼遠公題

秀僧之色
我人眉宇

贈僧誓十

誰云城市不山林，蘭若逢君一撫琴。揮麈清談徵慧

性，映階明月想禪心。法書工妙推三絕，戒律精嚴守

四箴。僧有道行欲慕，達公開白社，應知陶令許追尋。

起句起忽過首
風格直挺裏面

弔史道隱先生墓

真主龍飛自北平，棘門壩上盡無營。倒戈所向傳三

捷，樹幟徒開守一城。隻手希扶天柱折，寸心欲挽地

維傾。身殲國事雖無補，忠義煌煌凜若生。

花嶼草 六 七言律

慷慨悲壯足與題事相副
史公九原有知當爲首肯

題梅花嶺蕭孝子祠

每過堂前憑弔深，梅花嶺畔氣蕭森。烹肝豈羨三牲

養，剖腹能全五鼎心。孝子剖肝救母，母病霍然。奇行驚天推至性，

專祠乞地表徽音。余祖水部公偕合郡紳耆請于太守乞地爲祠祀之。先賢古

墓堪鄰比，忠孝同昭烈士祠。祠旁卽史公墓。

忠臣孝子天然並峙，詩中特爲拈出，梅
花嶺上有此勝蹟，足爲蕪城生色矣。

題露筋烈女廟和壁間鄭潛菴兵憲原韻

臂日清波起縠紋，片帆飛渡疾如雲。林邊落落留廟

翠殿，角荒荒集鳥羣。玉骨不須增綠綵，冰肌只合薦

清芬。停舟快觀高賢咏，追和猶然淚見聞。

作此種題不敢輕易落筆，是詩模老清堅一
沈習淵堪與潛菴先生壁間作後先頌頌。

庚申上元觀燈和韻

昌運欣逢祝九天，傳柑戶戶列芳筵。未觀帝里笙歌

盛，猶見蕪城笑語譁。臘盡千村衣短褐，春來萬井食

榆錢。六街燈火雖爭勝，惟願同登大有年。時方饑饉，故淡豐年。

祝之

憂時獨俗之語，出之燈火喧集之時，
昔范文正以天下爲己，在想當如是。

花嶼草 七 七言律

重葺休園有感有序

休園者，先大父水部公著書習靜之地也。

先大父解組歸田，卽以杜門課先大人爲

事及先大人成達士蘭書中秘。先大父

專以著述自娛，故通言省錄詩詞蘭集皆以

休園名之。著述之暇，閒構亭間池榭以供遊

憩。南北士大夫過邗者，咸往來題咏，其中勸

自先大父。先大人玉樓召赴遂致金谷

荒蕪，休園與廢變遷幾有不堪回首者。續進

感慨係之亦徒付之無可如何而已迄已未

暮春 微公車返舍復過休園載觀一草一木

皆係 先人所手植某水某丘曾爲 先人

所釣遊未免有情誰能堪此由是重加葺治

漸復舊觀務榻下惟悲喜交集率成四章以

誌感焉

重觀休園百感生頽垣斷井不勝情疏池復整閒丘

壑闕地仍鋤舊棘荆十載螢窓悲有待一庭雀躍喜

無爭優游豈是吾儕志珍重 先人手澤營

花嶼草

七言律

含英閣

其二再疊前韻

春來無處不花生解語迎人若有情金谷再題推李

謝朝川重繪待關荆誅茅掃徑揮蜂去挿檉編籬息

蟻爭三策下惟師董子臨文條淡費經營

從來盛必有衰美難爲繼玉山既廢不聞復有玉

山金谷云荒何得更稱金谷懋嘉心傷留現志在

肯堂見而水之翔雲咸爲念祖受平泉之樹石不

以與人匪宜美乎遊觀實有當于仁孝愛爲諸毫

人詞客廣遊鶯詠徒擅風雅之名已也

休園落感下帷漫興

荒園何幸又重漸花木爭妍值暮春草闌清幽聲寂

寂泉流曲折響繚繚靈和風數策張緒分口高踪慕

子真閉戶誰云多歲月分陰宜情可青紳

其二再疊前韻

欣聞鶯舌隔簾新無那東風欲送春綠樹覆池枝影

濕紅泉激石水聲鄰園林式煥吟偏麗酬唱頻增樂

自真倦讀推窗蒼翠滿高懸蘿薜若垂紳

廣陵臺榭不乏巨觀大都爲遠豫宴遊之地懸焉

就說以守先業勸下惟爲急賢愚相去奚啻徑庭

雨過丹陽

花嶼草

七言律

含英閣

爲竊春雲覆女牆霏霏細雨送孤航數聲野鳥驕人

語兩岸黃花笑客忙何處鳴鵲空赫奕漫無善政謀

農黍流離載道思良牧願借前籌立義倉

遊覽所之關心民瘼他日

晚泊洛社

喜看風正一帆輕又值潮生兩岸平幾點鷓鴣依渚

宿數家燈火蘼波明村橋曲曲漁歌遠石磴層層夜

眺清莫笑停舟徒擊柝更兼鼓吹有蛙聲

秀潤之色如春山

雨過嵐氣皆青

題海烈婦祠

昆陵郭外放生池，池畔煌煌烈婦祠。
百代馨香歸粉黛，千秋廟貌仰蛾眉。
懷貞不解啼春鳥，飲恨惟聞泣子規。
欲賦招魂猶未得，古碑淡處漫題詩。

寫得烈婦儼然如生祠內
作者雖多終推後來居上

舟過無錫遇風志喜

嵯峨勢接堯王宮，塔影干霄峙碧空。
山色葱葱迷蔽屐，水門密密掛漁篷。
奔湍桃浪三千里，瞬息鵬程九萬通。
想爲姑蘇春欲去，封姨特送一帆風。

花嶼草

七言律

舍英閣

襟懷雄曠落筆
不作鋒鏑細響

晚抵虎丘不得登眺

重雲殘曉擁孤村，驛息風檣過雨痕。
一片晚烟籠茂苑，千條弱柳鎖闌門。
山塘訪泊天將霽，石岸維舟日漸昏。
入耳吳歌堪共醉，燈前今夕且開樽。

筆墨和潤詩
有萬古之氣

偕友人初登虎丘

春暮停橈向虎丘，傍君看屐共尋幽。
朱欄掩映開蒼翠，竹簫疎傍酒樓柳。
石坐看如畫裏，登崖遠眺似

空浮亭臺是處堪，欣賞秋欲狂吟最上頭。

紀遊詩臺在切景寫事不得泛泛作山水習見語
若朱欄掩映開闔閭精舍翠竹蕭疎傍酒樓諸句真可
謂虎丘佳境無一字虛設者矣

題顧烈婦祠兼弔嚴義夫

桃來疑欲說飛霜，巾幗鳴冤牙纔堂。
一劍流丹成不朽，千秋血碧有餘香。
輕生祇爲全夫死，守義還教孀婦傷。
節烈雙輝堪重峙，吳人應與春忝嘗。

弔五人墓

花嶼草

七言律

舍英閣

巨鎗矯詔出鸞坡，正士端人陷網羅。
簪紱附懷匡泰少，閭閻扶直義聲多。
從容就戮無難色，慷慨臨刑有浩歌。
古墓至今傳姓字，五人千載仰嵯峨。

說得五人有氣色
前足義風千古

登胥門拜伍大夫像

離離荒草滿城隅，遺像欣瞻伍大夫。
爲父復讐能破楚，代君雪憤更強吳。
奇勛未許標麟閣，直諫翻成賜馬車。
莫謂孤臣常懷憤，乾坤正氣賴公扶。

表揚忠孝正大昌明音揚循吉作于胥門城外
聞吳哭聲若伍大夫聞此詩必當含笑泉下

友人招遊支硎諸山三首

溪橋曲曲水灣灣，士女紛紛雜往還。
迷法界莊嚴羅萬象，香烟縹緲擁千山。
盤輿絡繹來何遠，紅袖翩翩隱色更殷。
瀑布疑從雲外響，窮源直上欲追攀。

唐七律克實光輝種種備美至老杜則正中有變大而能化標奇越險不主故常變也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化也後人學杜率多勦襲未微師襲失其悲嘉嘉厚之暇每與同人論詩必以唐律為宗宜吳門紀遊諸作附錄

其二

泐潭禪院倚山隈，峭壁巉巖合復開。
古栢凌霄含翠

花與草

七言律
十二

含英閣

黛孤杉蔽日有莓苔，水流石徑晴如雨。
泉落峰頭響

若雷，聞道支公曾遁跡，逢僧立語且徘徊。

語語自然句句奇闢擬之唐人當屬岑嘉州得意之作

其三

峻峭怪石枕山隈，謝屐難登倩手攜。
護設松風荒寺北，泥泥落日晚峰西。
仰瞻勝蹟行忘倦，遙望丹丘意欲迷。
乘興莫辭歸棹晚，夜遊拚飲醉如泥。

三詩調高法老真是盛唐風格

友人招遊上方山

風雨蕭蕭隔復溪，忽追曉霧任登臨。
千層柳浪迷天碧，十里花黃福地金。
古渡橋頭無酒舍，重巒高處有禪林。
三吳保障人爭祀，赫赫聲靈亘古今。

音節高亮氣象弘昌一振靡靡之調

重遊虎丘

舟過長堤復逗遛，三泉亭畔興悠悠。
殘碑自昔棹名勝，新碣于今有唱酬。
石可悟今聞羽化，劍能飛也只池留。
何時重買吳江棹，擬向名山續舊遊。

首尾一氣圓轉悠揚有韻綠枝頭流鶯百轉之妙

花與草

七言律
十三

含英閣

返棹言懷兼值送春

時詣吳門乞大甲丞授例具題請封事蒙而還

遙望蕪蛟接暝暉，羣蒼庭今喜志無違。
家慈今始與封龍章再

錫千行墨，先嚴先慈昔受單封故云再錫鳳詔遙頒五色輝。
栢府猶然傳舊草，蘭臺漫擬詞前徽。
回時正值春將去，載酒

花間一送歸

佳氣鬱蔥牽思洋溢

吳門初歸鄒千乾一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追棹春隨客共歸，吳歎漸近聽保稀。
雙柑喜對黃鸝酒，一座欣看白紵衣。
妙選輝煌文易稱，新詩欽掇句

如幾談天應就鄒君語轉盼雲霄振翻飛

香齋可人羽蘭一過
覺有芬芳溢于紙上

步韻風謝鄒子乾一

學飛猶自類鵬雛豈有文章重帝都折東開棹頻走
鹿憂時苦雨厭啼鵲春花似錦來金谷秋水爲神坐
玉壺羽扇綸巾君不愧詩成如繪朝川圖

骨秀神清自
是風塵外物

休園晚眺送陳亮章之泰郵報東字

樓臺拂拂繞薰風滿日雲山入望中薜葉高懸垂暗
花嶼草

七言律
十四

含英閣

綠榴花初吐綻新紅請纓欲釋滇黔憤借箸期抒大
小東別我玉城逢令節通知歌笑舞筵同

三四新穎五六闊大一首之中憂國憂民之
意隱然言外非尋常風雲月露之類可擬

午日休園漫興

照眼榴花映綠蒲南園處處鳥呼雛風搖絲柳嬌如
舞露滴新荷潤若珠立命無煩長命綰銷兵何事佩
兵符繞庭編植忘憂草戲彩萱堂捧玉壺

貼切午日寫景用事無一不確又
能翻新見長應推爲會家能手

全家叔祖有章兄視公舟中喜見新麥

一帆飛渡更無前李鄒同舟豈偶然隱姿正黃知有
歲新禾未播已豐年掠波輕燕迎風舞戲水鳬雛逐
展眠童牧歌歌田畯喜含毫漫寫薛濤箋

寫舟行風景新口而出皆是和平詩言之音言外
更有一段樂民之樂意固非行吟澤畔置蒼生于
度外者可與
同日語矣

偕有章叔祖新城夜泊

扁舟如葉影如萍高下漁燈燎水汀夏木陰陰啼宿
鳥綠楊隱隱度新螢入簾明月窗櫺射隔岸鐘聲靜
夜聽壯志不堪追往事對君只合話西泠

有叔家于
潮故云

七言律
十五

含英閣

泊舟夜景宛然在目未二句
抵今思昔未免感慨係之

有章叔祖歸自粵東建遠叔招飲郊園限林字

隋隄新柳結層陰遠客南歸別思深粵嶺雲山供嘯
咏長江波浪逐謳吟

有叔粵遊
詩篇甚富

一經自昔名東鄰二

阮于今爾竹林歌吹竹西翁未減芳園竟日喜追尋

建遠驪台之意溢于言表
而詩思清俊婉而多風

閑居偕友論茗

靜憩虛齋暑氣清時名原謝更誰爭性成松桂幽巖
靜香引芝蘭石室生倚枕夢回偕鶴隱忘機覺後狎

鷓鴣投枯破悶從吾好蟹螯逢君喜共烹

細玩此詩知能于既香色嫩間領更妙味者

雲山間借友晚還

子猷訪戴到林丘乘興同登最上頭山色有無天際外雲峰變幻望中浮平臨萬木啼黃鳥遙望千帆起白鷗極目蒼蘆名勝地不須明月也應樓

通首俱是登閣遠眺下筆極有分寸當與官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平懸之句並傳不朽初夏夜飲墨池閣

一片明霞映夕陽茂林修竹鳥迴翔山園卜夜開新花喚草

七言律十六

舍英閣

醜曲檻迎風試晚涼隱隱菱荷方出水田田蓮葉已生香畫船莫恨人歸遠洗盡何妨更徜徉時有友人詩語切初夏句句切夜飲一字移易不碍中二聯有雨滴梧桐風來楊柳之致

廣陵詩競渡廣陵詩會題

廣陵非復舊時游疏濬頻煩送晚漕鼙鼓惟聞催戰伐龍船誰見擁旌旄紅舒榴蓋人爭妬綠泛蒲樽飲正豪一自楚人傳競渡未能免俗亦揮毫

絕不從說波瀾張道染只就時事作感慨體言外有感慨悲歌憂時之意末只將甲屈一點作收可謂舉人所詳

泛舟法海寺分得林字

榴樽縱飲傍鷗岑遙望橋頭祇樹林盡舫隨波流泛泛新篁浮翠影沉沉悲絲半是巴人調時聞降片繁絃語耳故云抱膝誰爲梁父吟醉後招提堪却步閒來松下聽幽禽

意開境遠想見聖人淡致

吳蘭次年伯謨集休園恭用一東韻

平林積翠漾晴空草閣傳杯逸興同樂道愛蓮思茂叔狂吟種柳憶陶公風迴樵水層層碧霞映雲山處

花喚草

七言律十七

舍英閣

處紅無水雲山小園扁額重過休園增感慨新詩寄我氣如虹蘭翁年伯詩作重修休園詩見寄

淹潤明秀當是許鄂州一派

蓮舟卽事分得芊字

黃梅節屆雨逢綿綠綵臨風倍爽然十里菱荷香散馥一堤芳草軟芊芊綺窗拾翠侵波影畫舫題詩綴錦箋人唱采蓮多逸興歸來明月映洲前

風調雨應定如出水芙蓉天然佳麗

送許符菴叔岳人都舟中言別

吹鷓鴣首向京華帝里迢迢一望除青瑣初承新視
草金臺重看舊時花憂民莫若先發弊報國還應更
賜邪桑梓流離堪入告直言無隱且忘家

莊雅不惟彷彿唐人應制詩末二句以桑梓流離聖給諫愷切敷陳漢得古人贈言之遺若一味贊嘆便失風人之旨矣

其二

扁舟相送泊孟城無任依依離別情蝶隱萬家烟霧
遠水連千里暮雲平河橋楊柳人爭折盡舫驪歌酒
漫傾莫厭滂沱沙運濕預傳霖雨沛蒼生

花嶼草

七言律
十八

舍英閣

離情別緒一往還漢雜之唐人贈別詩中幾不復辨

寄懷同門馬殿冲太史

遙憶金臺氣誼真紆衣綈帶獨相親時同侍側聆揮
塵每過論文掃積薪愧我青衫歸故里羨君彩筆冠
群倫屋梁明月與思切雲樹蒼蒼又一春

依人之作最難得真率語二作文情諸誼寫得鹿馬金蘭盡如懸嘉賈絕交論可不作矣

其二

帝城握別正春錢途接泥金反倍歡最喜王陽今在
位渾忘貢禹未彈冠雙魚遠寄龍蛇字一卷還領珠

玉盤渠開懸幕君獨步懸無赤幟並詞壇

不作歲時悲觀之言而欣幸意滿然言外于此見懸幕交遊之真自命之遠覺昌黎三上宰相書猶未免唐人之習氣

墨池閣燈渠

連旬霖雨快初晴折東構榭續舊盟芍藥欄前鶯舞
蝶垂獨陰裏聽啼鶯樓臺影倒流獨競燈燭城侵焰
倍明卜夜荒園堪共醉參橫斗轉月三更

園亭初霽之景華寫最工五六刻畫墨池燈影更覺悠悠可想

咏池中白鴈

花嶼草

七言律
十九

舍英閣

羽毛濯濯自離羣惆悵寒塘陣獨分雪上停時留跡
去沙中忽地有聲聞裁成尺帛傳蘇武書罷黃庭賦
右軍原約蘆花全伴隱使驚使訝看秋雲

典雅精切雙字不可移易少陵咏物諸詩獨步一時得此足堪繼響

虹橋觀水限觀字

河源傾注浪漫漫問水虹橋實大觀近岸已無芳草
路中流惟見蓼花點雲收頓接紅牙板雪藕輕浮白
玉盞田舍堪嗟皆澤國蕪城歌哭半悲歡

竹西觀荷限荷字

曲徑疎籬擁白波亭臺迥異舊時過
碧筒酒酌鸛鳴
葉紅藕香親簾菱荷三老盡悲禾漂沒六郎偏愛雨
滂沱竹西歌吹疎繁盛爲念蒼生可若何

維揚古稱澤國近受水患更勝于昔而絲竹盡差
且猶不絕宜爲有識者所深憂若二詩之風華秀
美固其
餘技

寄懷民部姚陟山夫子

策對天人振帝畿御爐香繞近臣衣
紫薇久藉文章
重在中翰粉署新傳譽望歸桃李盈門多雨露芝蘭
滿砌競芳菲瞻依無那雲山遠翹首金臺夢欲飛

花嶼草
七言律
二十
高華雄渾詩品
應在大層以上

和韻奉答姚聚中世兄

僊舟朝發鳳凰臺握手知君鄴下才
堂上樽開推北
海篋中賦就婉東萊金昆並美輝煌映玉樹爭榮次
第開魚書遠寄興懷切愁聽秋風蘆荻哀

一首之中文情世誼宛轉如話視泛
作語北江東語對此有霄壤之別

中秋前四日集魯桐門濟園聽秋蟬用一先韻

卜築清幽遠市廛天香亭畔散芳筵
青雲渺渺聯征
馬綠樹陰陰響暮蟬隔苑砧聲催木葉盈庭秋色繞

花靄瑤臺半露垣娥面擁共平原待月圓

同調分韻固屬樂事賞心懸嘉即景爲末是字不
肯放空幾于題無剩義結處與會更復豪邁不催
以貼切中秋前
四日見長也

閏中秋對月

長空欲灑擁金波令節秋中喜再遇天上羽衣猶伏
舞人間珠步復聞歌廣寒桂子香須落太液蓮花色
更蟾想爲霜娥前抱怨清輝添得九霄多
前月中
昔人謂子昂明月應高樹長河沒曉天似秋不似
春可見借景寫事貴于不動不得若此清華與衆
動不得也

花嶼草

七言律
二十一

念英閣

通和友人上元新市燈原韻

萬家燈火賦圓靈我獨分藜對硯屏
是夕題書閣笙
歌人似玉隋橋車馬客如星烟迷不夜城俱碧月映
中宵翠更青爲念東南民力竭擁時頓覺酒杯停

不名鼓銀器翠管之詞而獨爲高
目對磨之處應由作者胸次不同

重陽前一日青友人登高分得塘字

芙蓉落老菊初黃預約登高臨此同
絕壁遙由紆徑
路流雲帶澗小池塘詩成正好題湘竹茶熟偏宜煎
石床明日不須問別勝共來山閣佩芙蓉

與雅清聯聯然有凌雲之思尤妙在切重
陽前一日與九日登高不同方推合作

登文選樓憶池陽亦有昭明舊願喜宗德同乘

傳其地

兩地相傳帝子樓憑臨遠思結滄洲假人夢落衰霞
水覽勝情淡首荷秋命酒恰空青嶂合著書堪與勝

山留丹黃今古推同調願假長風互校讐

曲折如題寄懷曠遠覺古人
良友俱在清音爽節之間

公車就道述懷

聞道徵書出 帝州開闢修阻應求天人擬上三

花喚草

七言律
二十二

合英國

千字著述常懷十二樓經國必先培士氣籌時尤貴
釋民愁野衙莫厭多迂濶四字教陳任去爾

看其胸中是何抱負眼中是何
親臨豈輕生拈弄筆墨者所能

拜辭先大父水部公先大人傳御公墓有感

追溯前謀世德新歎衰如故懷先人瞻依于舍悲難

再展拜荒窆涕滿中懷風聲吟虎豹離離車馬隊

麒麟遠逐欲去頻回首遙望松楸倍倍情

仁孝之思焉然溢于言外想
見夕陽衰草徘徊丘壑時

拜別家慈

會聞華徵說承歡欲依春風微羽翰廿載貞操廿茹

藥三更篝火慰和九君親承敢分岐視忠孝移來實

一頭有子裝離漸書指班衣謀博母心安

語帶從至性中流
出自然悽愴動人

拜辭失岳大令念修許公及拜別家岳母

家聲自昔號烏衣坦腹東牀許奮飛鴉鵲三敢名弋
獲鵬程萬里事仍非掄才月旦推青瑣採筆風雲重

紫微瞻拜靈輿多感泣晨昏何計慰慈幃

其而不幸實有其文自是一等
渾金璞玉之工人不能擬也

花喚草

七言律
二十三

合其開

留別聖臣二弟

把酒歌騷賦別詞愁愁屬望是連枝詩書食報雖天

意得失由心貴自知跡下無人須視勝閨中有妹慎

爰容臨歧刺刺非饒舌孝友期君慰所思時弟久已
分爨故云

寫得母弟兄妹體態極
不知情生于文文生于情

留別內子

襖被輕裝上 帝畿衝寒雨雪正霏霏難聲茅店劫

相憶馬跡長安暫爾過誦讀渾忘天易曉願揚未卜

日常依家春報路對黃鸝豈效蘇家不下機

燕婉中復尋昂藏本色此
中悲憤俱有細味自知

留別同學高小卿鮑孟大兄視公諸子

聯明風雨憶建林角韻分題共徜徉三載揣摩易

去一宵話別意偏長文章自古惟求是窮達由來屬

彼蒼若問旅人難索况燕臺春色滿詩囊

念淡食其食積食老竟一切塵務紛飾
者無此氣骨末句竟是唐人名語

留別王聖木表叔建遠家叔

憶昔焚焚嘆子身下帷攻苦出風塵十年聚首誠堪

格三世論交誼獨與閣內叩嗔多弱息堂中珍重有

花喚草

七言律
二十四

舍與閣

慈親感君肩鉅相期切許我忘家侍 紫宸

只知序說家常略託親故面情文斐
盡令讀者意感神傷詩之最真率者

建遠家叔招飲方園祖餞即席賦別共用先字

玉屑霏霏降自天是日大雪名園祖餞列芳筵上林未覩

花如錦高閣欣勝柳欲棉千里驅車驚馬後三年獻

賦林人先驪歌唱罷難辭醉此別應須各勉旃

領聯景中有情一結更
兩淡耳虛實各盡其妙

界首阻雪

攬轡登車嘆別難那堪風雪重漢其千家茅合成堆

玉萬獨垂楊盡挂絲春色仍遙花信早寒水未勝客

行遲今宵應有燕城夢猶是依惟膝下時

詩亦在人意中但覺情真味
苦為遊子者何堪三復此章

寶應阻雨

極目長堤路正遙驛驕驕試輕輶雨師好客留三

舍風伯催人近九霄漫有茅簷堪信宿慙無佳句負

遲朝離鄉頓覺塵氛遠開卷挑燈感寂寥

客途阻雨與實苦境偏寫得
典致淋漓足見胸襟高曠

遲韓侯釣臺詩以弔之

花喚草

七言律
二十五

舍與閣

此地登臨憶昔賢韓侯雖往釣臺傳塵埃一飯人難

視富厚千金報偶然滅楚成功翻名禍王齊請說已

招愆未央官閣今安在憑弔王孫尚可憐

韓處遊過一季前六句分
外精神此言家托裏法也

曉發望東山

帝京迢遠味間關閱歷方知行路聚風色使人學手

足霜華落髮老容顏南飛群鴈鳴偏切北遠征人淚

獨清遙望家山高可仰景行私淑願追攀

詞句恬雅聲調鏗鏘所謂
荷欄之極反歸平淡者乎

和壁間女子韻賦此志感

兼耶清吟典正除遠聞成鼓已連疑最憐錦半悲流水
波惜紅顏怨落花萬里從征依簪葉三更逐隊恨

琵琶漸子屬和徒題壁未卜他年龍釋紗

因和詩想到詩之究竟此種意况
難堪卻是事情所必有者故妙

蒙陰淪茗

午夜轉轉促寒與侵人寒色五更初日象有歲歌盈
室烽火無驚息羽書流積山蹊聲湍急馬驚石洞足
脚斷蒙陰清茗堪消渴薦薦猶漸賦子虛

花嶼草

七言律

舍英閣

結句合到若上匪夷所思
思如此使事乃為虛妙

過羊叔子故里

歌馬羊流日未哺前賢遺蹟半荒蕪斯民直道爾今
古太傳殘碑間有無緩帶輕裘傳鎮楚長江浮筏紀
平吳請看道左循良碣能似當年蹟蹟乎

北道德政碑碣甚多

弔古傷今心中眼底總有一段憤
懣不覺盡露筆端卻又出之蘊藉

望岱步太史方夫平原韻

岱嶽巍巍馬首東恍疑呼吸與天通嗟嗟俯視青齊
小標紛遞瞻北海空派引流東成汶濟支分拳石鎮

免兼題車我欲凌峰頂一統河山盡望中

如置身泰岱絕頂目空
一切實實寫得出來

山行憶夢

勞人草榻正徘徊何事鐘聲着意催策馬流虞山徑
險巖未惟旅經果回石門處處猶連棘古廟荒荒催
積萊最是昨宵殊夢幻由江引領醉仙醅

中兩聯情景如見吾曾歷此乃嘆此時
之真末以佳夢作結與會亦復淋漓

入都重謁方夫子時任明史纂修官

登龍三載望呼噪釋帳重瞻感倍生青史已開新事

花嶼草

七言律

舍英閣

業黃扉仍積舊家聲編摩獨信文章業師弟相逢意
氣傾南郡知名持流近旅云門下有康成

工部中他疎弟之
氣自是文采風流

喜晤工垣許約菴叔岳自秦開典武同都

帝簡持衡奉望隆知人得士馬群空瑤瑤歷歷歸瑤
網莖木紛紛入燕龍澤偏三秦推照日文開八代推
鎮風關中通日蹊輪視應有封章建 聖經

正爾揚花風雅然於念
南家知共爾心民疾久矣

喜曉齋伯父新報為盛賦賀

輕與寒騎逐風塵又作長安獻賦人自愧獨看隋苑
月相招同醉帝臺春繡衣珥筆家聲振白簡超朝氣
聚新驄馬行行知共逐遙聞都下重埋輪

前半寫得殷然後半寫得肅然委婉呼嘯筆下一時俱到

壬戌禮闈初場紀事

南宮 詔下選場開多士紛紛盡楚材角技爭能誰
入穀齊驅並轡孰登臺文苴上輕星河影劍氣遙連
雲漢同橫掃五千慚彩筆惟期珍重出塵埃

其二

花與草

七言律
二十八

舍英閣

好學當年咏武公詩言堪釋義難窮首題贈彼洪漢一管心存

元善無紛驚久題子張世徧王仁有近功三題聖人治天下四

句一德成平歌喜起四題帝廟萬邦作則憲明聰五

從天聽明一節其時五事全于敬六題親日稼穡艱難入告

同七題君子

爾時尚爾整暇其端摩挲熟可仰想其文心真有躊躇滿志之樂

二場紀事

聖德神謨培八荒儒生何幸與庚辰競競保奉追堯
舜翼翼虛懷邁禹湯表題漢南湯移孝作忠抒素志

論題以孝引經折獄守王章封侯埃爾增惆悵信宿事君則忠

風簷問未央午條太風
字字貼切開題真覺筆歌墨舞未二句點景題目風沙今我不堪回首

三場紀事

戰罷名場與未開詩思躍躍並文淵都俞吏載庚歌

盛堂陸今傳湛露歡第一同講幄弘開逐學懋第二同

學儀型聿著化原端第三同循良吏得農桑慶第四同

治第五同太息無煩擬治安

三場俱融會題意入詩不覺其巧彌覺其妙真可前無古人

花與草

七言律
二十九

舍英閣

出都開 聖駕謁 陵獻楚口占

者定功成七載餘鏡歌競唱擁鑾輿止戈爲武皇

仁追策士崇文 庠虛虛燕市懷鄉情漫切江干歸

客橋方舒龍頭未卜知難屬計日言旋慰倚闕

詩有蓬閣氣象郁不落板重一派由其前密而後疎也

落第歸述志慨

遊絲百尺繞晴空輕薄桃花逐曉風前北春雲愁漠漠
漢江南山色影重重難離自悔儒冠誤追合淚悲吾
道虛獻玉君門慙再別不堪搔首問天公

詞聲盛衰氣卻安閑養胡之
漢清終不似在陽之體勃

壬戌暮春休園再集

黑貂裘故客初還三徑荒蕪久未刪水漲前谿流曲
曲竹舍宿雨淚斑斑玲瓏巧簇花堆玉蕊翠過鋪草
結環潦倒自悲過白眼醉鄉頻許共開顏

眼前景物寫來總覺淺
其言爲心聲于此可驗

書齋卽事拈得入庚

偃仰書齋爽氣生曲廊淺處午風清宿葉映水紅偏
飽垂柳橫空綠有情支枕漫成蕉鹿夢地名欲傍園

花興草

七言律
三十

舍英閣

農耕園林雨過如新沐散步池邊數落英

是幽獨無聊情藉亦是清靜
觸悟機關一時索解人未得

定耕燈集

山園夜飲靜無聲翠竹參差秘脫霞疊嶂千重雲似
星華燈四壁火如花焚焚星斗聯銀漢累累珠瓊簾
絳紗雷電頻偃詩酒興恍疑風雨還仙槎

形容幽盡第一氣渾成無
事提之造筆力雄健乃爾

夏日納涼偶成

雨過園林溼翠低白筵淺處隱黃鸝風翻柳影開青

眼石咽泉流漲碧谿萬事豈堪聞裏老千秋莫向卷
中還豈長正好故詩句指日南薰又欲西

吟吟開闢若不經意出之而已而
折盡致五六二語直可作格言讀

墨池燈集二首

涼高虛敞晚涼生載酒西園暑氣清夏木森森饒野
意初蟲隱隱作秋聲燈依綠樹明無定月印紅橋影
有情緩步長堤沙遇白令人如向玉山行

其二

洗盡襟襟傍水汀錦繡定面安新萍白雲萬疊如堆
花興草

七言律
三十一

舍英閣

雪紅燭午條似列星熱客披衣越北郭幽人揮羽話
西冷連宵風雨多私妬催散殘燈聚草亭

月色燈輝人情物理一經拈
出便恰當不移是寫生妙手

秋宵對雨偕流子亮章夜話

蘭室幽然竹几橫殘編舊業擁如城漢清夜雨蕭蕭
下浙瀝西風漸漸生自念忘情空草水秋云寡合薄
簪纓知心且共連牀話不覺燈殘已二更

只是眼前情景真實寫出耳惟
其真實寫出遂成絕妙好詩

秋夜聽蛩步楊子西亭原韻

韶華瞬息又驚秋壯志千霄近已柔四壁蟲吟如共

語半輪蟾影似垂鈎哀音可助羈臣嘆苦詞能添思

婦愁替我香齋眠不得宵教歲月付星流

寸陰之警觸着使
來可驗下惟攻苦

七夕病榻口占

葡萄滋蔓綠垂絲花底層陰送晚颺忽報人間逢令

節共傳天上值佳期久夏反覺輪烏鵲輕薄何嘗重

別離多病茂陵猶擗管為憐隔歲賦羅詞

清微淡雅總無一字近俗久莫
一聯驗盡從前著案尤推妙手

花喚草

七言律
三十二

含英閣

賀李子敘樹捷南官兼送北上應廷對

芙蓉闕下拜恩初御柳絲絲入望舒馬帳高懸遺四

壁蘇雖微刺惜三餘詞華直煥張千子剴切堪伴陸

敬典壯不如人余自媿願君名姓冠傳臚

冠見正大中有清新雋逸
之致不似今人作酬應語

秋雨竟日溝澮皆盈居民盡在水中由平日溝

洫不修故也詩以紀之

荷花驟雨漲萍芳舍爭飛雜亂流百道潏潏侵蟋

蟋千家飄泊嘆蟬蛸林花片片紅猶落遇草茸茸綠

蔓抽莫怨一枝棲未穩及時系土壺綢繆

只一詩題個人逐弱之
心盡露詩更接婉人情

偕楊子西亭把翠山房觀月有感步韻家杏

風塵落拓詠歸家樓閣依山望自見獻賦無緣聯玉

笋高吟有客共全器千尋夏木陰方茂百尺愁城醉

始開卻怪清虛丹桂影婆娑何事倚雲栽

感懷而有含香
結更悠然可思

觀王仔園孝廉三律

猶憶尋芳遶石眠春江夜月醉花前廣陵同人有
春江花月社

花喚草

七言律
三十三

含英閣

箋敏妙追庠誥澄墨雲爐勝朝川一懶捐軀成大孝

九京奔訴恨終天長安聞尊公訃
哀慟數日遂卒時千獨整歸提蚤

未與親舍倍黯然

其二

策提劉黃豈易收竹西壇坫擅風流人推大雅題金

谷天促修文賦玉捷榻舫不聞新著作事亭誰禁舊

朋儕最憐白髮慈親老日對靈幃泣未休榻舫又一
草亭俱什

闕別乘
齋名

其三

扶輓歸來倚水谿白雲黯黯雨淒淒秋中再聞曉枯

韻巧夕重筵就倡題閱七夕中秋什圖地下有知悉

經也豈壇無主泣麟兮詩篇未竣名山業好待金昆

積東梨時選詩待未成故云

音節從苦情意纏綿不啻夜復三聲能使愁腸百結生人乃見交情懋嘉寫于交誼如此

秋夜偕高小卻鮑孟次錢目天家叔建通家兄

視公雨集林園共用秋字

長廊寂寂暮烟浮知已啣盃聽雨幽花下蛩音齊泣

露天邊鴈字正橫秋舉朝方慶昇平樂夜戶疎殘啓

花嶼草七言律三十四 含英閣

閑憂我願縫衣嚴絲線夕烽無警任悠游

偶感宴會不忌桑土綢繆好樂無荒良士曜耀吾欲以此移贈

中秋前一日偕諸子再集休園共用中字

園林烟鎖影空濛秋水盈谿曲徑通幾處寒砧驚戶

外半應蕉雨響庭中舊愁重話炊香稻新醞頻開剪

曉松相訂來宵多逸興南樓風月古今同

描寫景物近而有連致預期來宵與會更自盎然

中秋後六日偕同諸張象菴魯桐門夏次公秦

惟式盧卓座湯秋台魯蒼舒濛東生戴占鵠

諸子休園雅集共限元字

與率漸非北海樽漫勞車馬過衙門金墓未現金波

飲玉兔懸升玉露繁誦讀有懷籌利濟治安何日慰

黎元林泉豈必陳絲竹觴詠幽然靜不喧

我友生之樂動時物之感隆中諸葛抱膝長吟今我一往情淺

壬戌九日登高感懷

金風颯颯老梧桐落葉盈階掃不窮籬畔初開延壽

客鬢邊又掉辟邪翁曲江賜宴聞馳馬是年九樵水月殿試

揮絃送遠鴻令節登高增感慨強將短句付詩筒

花嶼草七言律三十五 含英閣

界點九日景感懷處獨凌最得重輕去取之法

彭雲客年伯以詩惠贈步韻未答

曲臺拔機冠名場坊表居然邁古狂東粵三年歌卓

魯南天百世奉丞書大魁釐禁徵寒學重席龍樓議

義方謂令嗣訪詩非不遺承月旦時吟佳句誌無忘

氣象奇皇音節弘亮是為豪闊文章

癸亥元日

驚見桃符戶戶新踰踰又值歲華春近承先業惟千

卷遠紹宗支只一身獻策自憐同季子舞衣權戲慰

慈親居在難列難成醉且學當年臥雪人

是日大雪

羅武紹聞承歡養志在在見諸篇
章如吾慈嘉與可移孝作忠者

詠走馬燈

當陽久已慶銷兵。指國何爲復請纓。隱隱旌旗偏畫
伏重重車馬解宵征。未申號令三軍肅。但奉烽煙萬
甲明。美爾轉輸能有策。貔貅環繞不呼庚。

遊戲筆墨乃作如此起
結由其識通而才膽也

癸亥仲春招妹丈張子章存休國觀梅承以新

詩見贈步韻奉答

花興草

七言律

令英閣

三十六

蕭疎自適不耽奇。繞屋孤芳靜對宜。閉戶漫營陶令
宅。長吟時誦杜陵詩。兩催新柳含金蚤。雪壓庭梅放
玉遲。我愛曲江風度好。樽前樂與泛霞卮。

亦疎曠亦靜淡
詩品人品俱見

休園梅花盛開奉 先大父 先大人像俎豆

其中因念老樹婆娑曾先大父所手植而先

大父仙逝在再已十年矣追溯當年瞻依勝

下不可復得怡然有作

憶別音容已十年。教瞻遺像儼如前。愧無鼎養承庭

訓。徒有椒馨列几筵。舊柳迎風猶解舞。新梅着雨倍

增妍。獨悲色笑非啼昔。不禁花間忽泣然。

仁孝之思永懷而由其
率之至念覺婉轉動人

曲巷遙遙遠市塵。蕭蕭靜掩樂吾真。人僧莫測多翻

覆。天道難知任屈伸。草木欣欣猶似舊。亭臺歷歷喜

重新。穿池引水非無意。擬向橋頭下釣綸。

一園而盛衰得失若循環然此中可感不
獨臺池花竹禽鳥盡魚俗遊觀之樂已也

夏日雨過休園集字

花興草

七言律

令英閣

三十七

煙鎖南園萬木深。微知時雨過。輕幽尋獨垂。溼翠連雲
徑。榴吐新紅艷。適休久滯。樊籠舞舞。鵲開來別墅。聽
鳴禽。虛齋靜掩。渾忘寂。短句吟成。一撫琴。

其二

小橋一曲隱山阿。旁有迎人出水荷。銀杏垂枝彈似
曆。金衣穿柳恍如梭。草堂處處排蛙鼓。石徑時時發
鳴歌。此地橋樑堪卜夜。只嫌蕉葉雨聲多。

將園中景物寫得如許花蕉如在
山陰道上裁秀爭奇應接不暇

偕顧九恆吳遠普夏鳳岡魯近齋同諸諸子集

休園共限十四寒韻

綠暗園林雨露繁名花競秀殿春殘詞章太白三章
調飲提平原十日歌但爛青燈常角韻何須紅袖共
凭欄醉來起弄清輝影應有文星犯廣寒

何句軒典字宇蕭麗高談驚
座玉樹臨風此章兼有其勝

中秋後二日集語石堂觀劇即席共用樓字

亭臺歷歷望中浮煙樹遙離景倍幽率爾徵歌來北
里偶然落與集南樓笙簫似聽霓裳曲燈火如同清
夜遊今夕月華仍爛漫廣寒應未下簾鉤

花興草

七言律
三十人

舍英閣

其二

吳剛猶幸未全修月殿清輝分外幽楊柳陰中紛舞
態芙蓉花下轉歌喉燈殘擊鉢吟還促漏盡傳杯興
正稠此夜廣陵增勝事遊人不羨十三樓

楚尾則難清紫舞則難脫過此等
題而能清能脫何原足以難之

賦祝太守崔蓮生年伯

蓋代豐功美蹟猗和風甘雨徧蕪城御屏姓字昭形
管漢詔賢良冠郡聲策影一行仙仗入絃歌十邑口
碑盈政政俗美庭多暇猶于時聆座調清

其二

茱萸燦燦映芳筵異政紛紛煥錦箋積奏循瓜超漢
傳教典絃管頌周年桃熟瀛海三千會詩積平山六
一篇樓日 豐書褒課最佇看補袞 帝廷前

此如唐八應制諸詩中鄧具有氣
骨不似他家專作南山獻壽之詞

送張韋存妹丈偕余妹返京口

積雨連宵喜乍晴扁舟相送不勝橫江山望裏風波
靜昆弟傳前美語盟自昔芝蘭聯譜證於今蘿葛篤
姻盟揮毫願獻多男頌瓜瓞綿綿出堯城

花興草

七言律
三十九

舍英閣

吳華之語自覺挺異人情
悲老固爲于昆弟之泣者

賦賦郭自瞻先生

洞明籬畔菊初黃獻壽群登有道堂策杖看花瞻紫
氣傳家美業貯青囊名山久著三千字大秋爭推六
一章教子盡成當代士謂令嗣商
山諸昆玉芝蘭繞膝連霞觴
宛然寫出一廬眉幸與高人
來應典嗣嗣掃壺九如五福

九日雨中登樓遊步張子韋存原韻

尺素遊將慰我憂懷人兩地各登樓隔江山色連雲
遠倚砌花陰帶雨幽厭臨林間鳴語滑欣瞻天際鴈

行伴羨君兄弟輩學早收卜行看尚黑頭謂令兄素

步韻難得如此恰當微吟
數過便覺此詩之渾成

喜馬嚴冲太史肩雪枉顧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邗水欣迎長者車停驂踏雪顧吾廬論文數數來銀

鹿嗜學殷殷僻蠹魚北海魂無千日酒南官慙擬萬

言書椒花獻節勞人意喜共高吟畢歲除

平平鋪敘若不經意而趣
味無窮總是寫得真切耳

除夕都門有感

衝寒踏雪事征車迢遞鄉關問久疎閉戶那知新歲

花與草

七言律
四十

舍英閣

月挑燈惟檢舊詩書查鹿梓微心徒切黎開繙經志

未舒共道今宵殘曆盡羈懷難與夕俱除

其二

跋涉何辭渴帝畿舊琴燕市嘆知希新交落落情

難洽故舊殷殷事已非偃仰豈容安驥伏翱翔終擬

學鵬飛休言雁塔題名早今計年華半古稀

無限感慨漢涼標嘉慶年且
如此能不動人老大之悲

乙丑上元有感

拂面和風漸覺春蕭然古寺共誰親鳴珂爭慶傳什

節伏案應同刺股人百結愁懷學寂寂半龕佛火影

輝燁故園今夕梅花放遙憶庭闈益惜神

蕭寺岑寂難堪故園景物可想
況余切寔圖此時何以爲情耶

元竹旅舍借陳子堯章賦

挾策偕君駐帝京晨昏相來慰平生郊圻傳檄金吾

禁燈火聞同不夜城主聖人齊歌有慶數奇我獨

嘆無成濁醪難致今宵醉開卷依然對短檠

旅况寂寞庶幾開卷
可消最得支愁之法

病榻不寐偶成

花與草

七言律
四十一

舍英閣

蘭若鐘聲午夜聽迴腸無那夢還醒照人寒月荒荒

白伴我殘燈隱隱青旅病每因悲楚影客愁原不爲

窮經時報

宗支如幾憂難繼同患遙憐憶鶴鶴時弟
聖臣

亦未舉

子故云

三門寫盡病中不寐神情
道真舉出一箇愁字來

登任城太白酒樓和徐文長原韻

太白高樓鎮大河題風雅底人多虛臨漢路齊州

色俯帶清池猶子歌酒樓已知成絕響詩名誰與挽

頤波堪憐朝市紅塵客日日聽前一望遙

憑弔情深自是文人本色東聯
吳隱係子勞人其今通身汗下

南陽以東目擊水災有感

風塵歷偏泛扁舟非我長河古渡頭疏濬不勝勤

帝念懷襄無日釋民憂哀家鴻鴈多貽首森森烟波

滿綠晴太息東南凋敝極狂瀾願遇救安流

青目傷心如聞太息軫念
時聚可與氣子職參讀

七夕舟泊淮陰

兀坐蓬廬暑不支西風乍轉送涼颼針樓此夕傳佳

會客妨今宵動旅思雪浪影連銀漢渺洪波流迅鵲

花嶼草

七言律
四十二

含英閣

橋邊雙星尚且多聯扇豈獨人間嘆別離

舟次景况宛然在目
結語更有餘味可思

秦郵遇友舟迎賦謝

金臺消息望空奢曉目家風起白沙擊拙徒然虛歲

月數奇只合話桑麻典裝都市漸無色彈鋏歸來幸

有家知已河干欣握手相逢切勿問京華

聲調悲壯氣色呼
喚不減杜陵秋興

賦祝建家叔四表

猶憶蔽詩祝大年趨庭會步九如篇歲華荏苒難非

昔風景依稀勝前再見彩雲騰綺席望青鳥集
芳筵癸丑之秋先大父會賦三律祝是叔三十稱觴
初度即命題歲步韻奉祝今故詩中及之更進無疆頌舊韻新拈綴錦箋

其二

草閣開樽納晚涼蓮塘雨過藕生香碧筒滿酌千秋
酒綠醅頻飛百歲觴海內金蘭多入譜階前玉樹已
成行願將天半銀河水滴向銅壺比算長

其三

笙歌迭奏鼓頻拋滿院蟲聲入夜譁洗盞傳杯忘主
花嶼草

七言律
四十三

含英閣

客高吟麗句結雲霞兩廊柳色垂青眼四壁花燈籠
絳紗從此期願應計日握捥大斗醉君家

祝壽之詞能如此推陳出新何
必作壽詩讀何必不作壽詩讀

徐履庵謠集四香堂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高士停車過草堂仙踪來自水雲鄉詞壇舊識聲名

重作製新分翰墨香齋手論文成雅集周郎願曲叶

清商與君重訂龍圖約把臂聯吟日正長

高華流勳揮灑自如真有
草淺張肥弓燥手乘之樂

夏日偕表叔汪聖木家叔有章建遠謝公夜集

休園共用收字

雲山萬壑擁蒼樓新綠參差一望收迤曲幾疑塵世
遠地偏惟覓鳥聲獨甲煎論古談方劇午夜散詩興
倍幽最苦竹林剛聚首驪歌又欲過扁舟府有叔將返相解暑

點景寫情亦在人意中却有一種意味在字句之外此謂詩趣

雲間沈子天庸以詩見贈步載奉善

高隱梅華三十載何由邪水識見着名花惠我陽春

調雅集推君白雪詩家示花開疏濬繪圖歌治術憂

勞均役賴鴻詞天老著有水利考均役碑二書官詹繼起真難弟

花叢草

七言律
四十四

李英閣

兄釋堂指日天章出鳳池

起得岸異通首一氣直下筆不停機妙妙

喜汪聖木表叔聯舉雙麟

香風隔夜已先偏預卜麒麟錫自天善積允宜瓜瓞

庭祥開重見慶綿綿藍田喜兆三珠樹錦程欣看並

帝蓮一截兩蓬湯餅會敬拈詩句伴金錢

一望蒼蒼明如觀充闕佳氣此等題寫得秀逸如許應推作手

丙寅仲春重過樓碧山堂追懷許筠庵叔岳因

步壁間韻二律以誌感焉

寂寂園林未語鶯重登臺閣不勝情潮波歎說非前

沼石徑嶙峋異昔行園係新葺落成故云村犬似疑新客吠老

梅如待故人明山林經濟今猶在國有山林經濟區區追念黃

門感倍生

其二

山堂曾憶共傳杯拂石尋詩拭積苔峭壁仍然當徑

立天桃依舊蓮亭閣仁言膏澤流千戶直隸聲名動

八垓我到西州應勸哭不堪回首是蓬萊國有亦是蓬萊區區

句句是重通句句是追懷掩映處有輕靈籠月之妙

花叢草

七言律
四十五

李英閣

虹橋泛舟觀荷共限紅字

蜀嶺隋堤一水通漫移小艇試薰風陰陰荷色通天

碧綠綠荷衣漾日紅越女車停山寺外吳歎聲微草

亭中繁華此地人爭愛誰念民艱疏濬工

其二

長河曲曲遶城通春柳殊憂杆軸空塲澤昔聞悲夏

日揮絃今始承薰風盈堤垂柳侵衣綠夾岸新集刺

眼紅我愛六郎歸棹晚小橋明月影如虹

因目前之物牽連念當年之民力此公心眼迴不猶人面一種風流跌宕處令人想見張恩曼當年

扶義家叔至自西陵枉顧留飲即席賦贈

蓬蒿三徑許誰開花下逢君共舉杯話舊十年虛祿

環論心一夕對青梅學室天象談何切扶叔精於經天官家言

送飛鴻韻不哀聖主右文多雨露好將梁棟應栽

培

通首風華典雅茂生新不是尋常筆墨

喜憲仲家叔欲已冠領過邪留飲賦贈

高文奪錦甚堂堂濛濛信語談有墨莊氣湧如潮波自

灝神清似水座生涼座鳴竹聽聲名攜屬塔應看姓

花興草

七言律四十六

舍英閣

字香更美謝庭多玉樹奕衣起舞列成行謂伯叔諸昆玉也

其二

竹林好鳥解相依把臂聊吟帶夕暉作威安仁堪寄

興聞歌子野欲忘歸迎秋務藉聲聲裁愛客流螢點

點飛同室芝蘭欣聚首何妨沉醉卧香幃

期望之意款洽之情勤勤懇懇自能沁人心脾

扶義家叔以舊城威懷許四章索和依韻奉客

彈俠休歌未有家奚囊到處筆生花南園卜夜春將

暮北郭攜樽日字斜相國祠邊客牧馬攜星攜呼任

栖鴻典公自昔肯肯處栖笑癡人說改竊用宋文帝改竊故事

其二

廣陵海漲瀟湘池平誰疑紅樹聽語鶯幾處離宮遺故

址誰家別墅譜新聲繁華銷歇人如夢聚散浮沉勝

似萍飛折碧荷頻勸依欲澆墨聚豈辭盈

其三

品罷名家笑語香平山堂外柳成行高踪六一風流

遠殿彫三子佳麗藏未傍多傍堪侶鳳架敷待字與

求風二句答陳隋舊習相沿久其採淫靡贈芳草原倡意

花興草

七言律四十七

舍英閣

其四

阿咸屢顯咏歸來日傍萱庭學舞兼芳藥青傳金帶

瑤荷亭今傍玉勾闌小園與玉勾洞天近呼童掃徑迎三益分

韻敲論和七哀送憶木蘭題壁事登臨莫令壯心灰

四首絡繹而來流麗中有豪邁之氣肝衝鬱鬱令人一往情流

迎金陵贈拜卞忠烈公墓題此於祠壁以誌景

仰之思

晉代先祠積草薪偶來瞻拜乏明禋神祠掩寥子年

肅氣振乾坤萬古新二千隨親爭取義孤忠報國榮

成仁一門忠孝垂青史愧我當年肯主人

夫報之色壯往之氣不
覺透露於五十六字中

登雨花臺

予古登臨意自關故人招我踏秋山
臺空近夕容觀
歷客盡無懷許話問煙霽但紫雙塔下
詩聲如出萬
松間丹楓二片孤臣淚正孝祠前樹樹寒

寫景處能使未登臺者如脂乃為寫
景入神至於憑弔孤忠又其餘事

喜友人重訂竹西詩會共用騎字

不陸風流又見斯騷壇典廢若為期
舊聚共叶藉中

花與草

七言律
田十八

舍英開

欲待月奔廣杜牧之白露為霜人來
遠暮雲不雨夜

何其詩飄若枕陶良會莫怨繁華異昔時

領補風雅與會勃然五六用經人信必
如此乃許用難在唐人亦不多見也

題吳蘭英年伯種字林

文章太守室崔魏草制聲華重紫微
教偶德尊體欣拂

袖襟情詩酒樂言歸名山大業千秋重
德屋奇花三

巡耕種字林邊堪問年樽前玉屑喜雲雲

使君風流於今僅見有此雅人淡致不可無
茲錦心繡口以揚花之可云恰與題事相稱

題吳蘭英年伯種字林

開軒隙地尚留餘只似牽舟岸上居
泥甕不懸徐瑞

楊怡情時做右軍書為就煙水巢蘭
舫早塵承明守

故處每通信情談竟夕滿懷磊塊已全
抒

飯快者易直率此偏曲面
諫由其手數而神閑也

閉戶有感

閉戶無端疑長兼書囊未拈口多指
六時但理花圖

深五字惟憑夢裡拈拈計未能營免
窮藏身聊爾學

魚潛草編三絕藉周易損益圖推不
卷簾

宛似愛說長兼書囊未拈口多指六時但理花圖
三復斯作知雲龍其巾者黃矣

花與草

七言律
四十九

舍英開

哭同諸魯桐門年兄

詩酒多君數倡酬冷然為我破離愁
花開莖字藏青

閣梯下開鵬載酒舟玉樹已悲榮未
茂芳蘭何意悴

先秋今干復以賜知作記才名盛無
奈初成天上柳

追維往事意感神傷若老舊於交情
人來之感不自知其同之哀痛方爾

贈高士隱者謝渡

曉屋煙霞足野遊無煙潮海泥扁舟
五車儘可換長

畫二頃聊堪樂有秋池上新涼河上
露山中明月水

中樓拂空任瓦瀝想但盡醉何須待
白頭

高風遠致若近若遠使
我對兼葭秋水之思

丙寅除夕前一日逢曉齋伯父誕辰賦此遙祝

欣瞻紫氣滿蕪城仙樂遙聞動太清後聞文章傳令

望縉衣蹇謬振家聲南天舊紀懸魚守北闕新歌聽

馬行猶子趨庭慚玉樹椒花春酒祝長庚

洗盡介眉之詞極得家
庭頌禱之體所以爲佳

丙寅除夕感懷

歲月同驚暗裏更形單我獨歎其其弟久各家聲久

替憂難繼主器猶虛愧此生愧腸有儀陳粉荔驅難

花與草

七言律
五十

舍英閣

無計破愁城今宵拚醉椒花酒排悶偏宜帶宿醒

一種承先啓後之恩逼出清新俊逸
之句而又貼切除夕感懷是謂實行

丁卯元旦喜雪

隔歲欣聞布瑞雲詔朝臺閣易蓬瀛珠璣滿目爭來

集佳璧盈階羨自成萬慮欲捐親佛火六花堪爇試

茶鑪中郎有女吟詩句學寫宜春縉膝呈

女方六歲
詩能成誦

案筆塗

妙于應酬襟袖之中寫出如許閒情逸致
真覺人非我同并筆無點塵者未易臻此

定訪觀梅演牡丹亭即席紀事

含英閣詩草卷七目錄

五言排律

瑞麥十二韻 廣陵詩會題

送任楚材年伯之任木天十四韻

送太史許筠庵叔岳還朝赴補黃門二十韻

輓池貞女二十韻

夏日偕家叔有章建遠燕集休園有感集字得

二十韻

夏日友人招飲偕家叔有章建遠兄視公燕集

花喚草

卷七目錄

含英閣

西郊草堂分排九青

送汪梅濟太史冊封琉球二十四韻

東巡恭紀十韻 有序

燔柴恭紀十韻

南巡恭紀十韻

釋奠恭紀十韻

恭呈制府王純毅祖塋三十韻

歸園有感賦呈太守崔蓮生年伯二十韻

含英閣詩草

廣陵釋照續慈嘉著

邢江同學諸子乘許

五言排律

瑞麥十二韻 廣陵詩會題

聖主勸農事來楚降自天塲形歸井舍鵲面荷生全

煦日開千畝甘霖滄百川耕耘欣有歲雨露喜無偏

肅肅將盈握芄芄迢越阡同根莖既合異隴穎多連

不惟雙岐秀仍贈九穗稍祥宜書史冊瑞可寄詩篇

花喚草

五言排律

含英閣

婦子祠田祖公堂祝獻新萬邦歌肆增億姓沐豐年

罔表 仁君慶還徵太守賢漁陽謳頌補威召豈徒

然

氣格渾融丰神朗秀絕不擬拾襲唐以來故事
視彼填詞諸紙自矜博洽者真有雅俗之異

送任楚材年伯之任木天十四韻

夙負龍門望欣從函丈游一經綿舊德兩世煥新猷

舉龍珊架文高翥翠裘詞華兼屈宋教化昉陶陶

造士歌我模邊才別駁驢發祥鍾令子毓秀實名流

鵬鵬欣同薦踴躍獨留南江推大雅 北闕應旁

求 丹詔承 天香微車出 帝州驚選玉署能

躍祝金甌入直陪駕驚趨朝拜見旋秘書窺石室大

業重瀛洲桃李攀轅切芝蘭繞膝浮仙舟從此去元

禮正堪傳

一時榮遇兩代交情寫得詳悉復能層大英然精采煥發足為律律楷模

送太史許等蒼叔岳還朝候補黃門二十韻

攬轡登車切澄清快可期暫辭鷄鵲序旋集鳳凰池

賦擅三都譽文馳四海知金臺傳矩矱玉署式容儀

聖主開言路詞臣改諫司丹書催五兩 墨詔擁千

花輿草

五言排律

合英閣

騎拜 命歸青瑣論思重赤墀敦傳全昔轍關急繼

並規會謂廟廊器群稱耳目資翹天欣有力濟世喜

無私擊符如驅車除奸似剪茨 九重頒漢汗萬井

沐恩施筆草青蒲奏吟成白雪辭趨 朝乘月早退

食自公遲抗祝匡衡意抗鱗汲黯遺掖垣增國士邦

水失良師祀憂誰祝汲樂善執孜孜賦寬難待新

絲黃不時始知君去就實係衆安危佇驚千秋業功

名勒鼎鑒

凡作律律極宜冠裝博大不得作小家語茲作律律與聲音調聲律當與宋員外和姚給事寓直作

並垂不朽

輓池貞女二十韻

聞貞貞至性母教幾曾憫潔志齊果孟清修擬惠班

寒門原素族令質更未顏斗室藏身密鄰姬見面慙

雖然聯素士尚未賦間關蕩子方行役役軍久不廻

力勤貧女織報上堅夫山弱歲辭香澤終年冷鬢凝

葉枯悲永絕湘竹淚空潛埋骨南天遠招魂粵嶺艱

嚴親催從薄命願投繯泉壤樂爲守李桃羞與攀

秋甘同宿草生不羨飛鸞談笑全高操從容就大閑

五言排律

三

合英閣

綱常明皎日志行托幽蘭遙憶余姑節曾開旒詔頒

通門雖異轍視死實同殷 余姑年十六許字文學程

姑即前賢通門立嗣絕 君起善程以教父及嚴江

杜死衆思 旌表孝貞 奇烈真堪嗣芳徽許其振微

詞文爛熳慈母淚潺湲那衛鳳斯下諸詩盡可刪

序次貞女芳規懿行詳細親切歷歷如畫直可當

一簣行述篇未以程烈女陪結不惟得作者表揚

傳筆意詩中有史闕此益信

夏日借家叔祖有章建遺德集休閑有感集字

得二十韻

夏日堪憑眺高樓接大荒薄雲含遠樹積翠鎖垂楊

遙望千峰碧平臨萬木蒼
撫今悲往事憶舊損柔腸
摧折時與歡匡扶未可忘
園林猶暢茂臺榭歷風霜
共約束松舍相將遇草堂
鳴蟬咽曉露宿鷺浴蓮塘
掃徑如新沐開軒若野航
荷香留坐臥素志任行藏
雨久添朝爽霞明暗夕陽
閑居容曠飲雅會進壺觴
酒數辭金谷詩成繞曲廊
倚欄觀鶴舞拂檻聽鶯簧
吐韻君多麗論文我欲狂
欣承青眼放故說白眉良
落照收殘暑輕颺送晚涼
泉流穿石澗聲響出幽篁
其厭中宵短還驚永晝長
黃庭沉醉後戲寫在山房

花嶼草

五言排律

金英閣

昔人稱曲江排律合清拔于詩翁之中寓神俊于莊嚴之內迥非他家可及今得慈嘉諸排律深得曲江遺意而茲作得之集字尤爲佳事

一日友人招飲偕家叔有章建遠兄視公譙集

西郊草堂分得九青

南浦連西澹荷鄉界柳汀密陰成酒國孤舫聚賢星
日暎招餘紫烟縈縈亂青推窗風習習發棹水泠泠
濯足尋磐石披襟就草亭當歌驚宿鳥飲炬遠流螢
有美分紅覽無懷臥翠冥吾儕拚一醉勝事即堪銘
高懷逸興美景良辰寫米饒有書意

送太史汪海齊老伯冊封琉球二十四韻

帝德包區宇 皇仁播海隅
扶桑均玉帛 丹服仰弘模
守土中山舊 輪誠世子懷
彭湖沾大造 輪府握鴻儒
備 聖武驚曉室文章耀寶珠
蒼身洽浪瀆 鵬翼錦雲扶
島嶼清車指蓬山 起嶽呼九州
投赤縣 室諱稟昆吾
玳瑁金墀滿 珊瑚彤殿鋪
黃麻宣屈市 花筆吐瀛壺
龍龜環琛 蛟龍擁舶 櫓越雲梯 闕雲肅慎獻
雕弧水國 荏苒靖波臣 貢典孚歸 旣衝閭 霽仗節拱
神都 盛績績麟 麟閣奇功 邁虎軒山河 垂帶礪竹帛表

花嶼草

五言排律

金英閣

馳驅博望仙 模幻祥河 荷舊誣封侯 萬里重絕域 幾人徂風學名無塊新恩禮獨殊 綠堂歌白首 紫綬破青鬚 聞風歌感風 乾坤舞孝烏 爽衣陳碩 負荷進屠蘇 破浪當年志 窮荒此日莫 採風應有紀 拜獻代河圖

如入龍宮 鼓室萬寶 唯乘今人目 茲遠驚不啻東坡海外文字

東巡恭紀十韻 有序

歲次甲子時雅孟冬欣逢

聖駕巡行東南 瞻采俗宗室祀 歡濟道經 關風祥

其先師 頒漢汗而滅貳捐觀 沛獻給

面推恩赦罪備詢臣民利弊散尾從之秋祭

周知豫藉艱難禁間闕之供應考諸虞帝省

方類禮之盛揆夫夏王親民補助之仁誠哉

今古媲美允矣後先並美神人慶洽遐邇歡

騰敬陳五字壽言恭紀千秋盛典

泰運符三五 新繪出禁中省方勤 睿慮清問切

宸衷輝耀龍旂繞逶迤鳳輦通祥雲隨翠輦佳氣鬱

蒼穹令肅欣無擾時和慶屢豐豫遊咸被澤征邁盡

花輿草 五言排律 合英閣

吁荷有幸瞻堯彩何修視舜臚慈鳩趨父老竹馬走

兒童未覓齊那勝先觀泰岱風四方羣望幸惟忭昔

天同

百代奇逢千秋盛典非如樣
大筆不能寫得如許堂皇

潘朱恭紀十韻

稽古躬巡行非因封禪行龍飛臨日觀虎步卻覓旌

圭璧千官集懷柔百職迎特牲酬香佑羣望告昇平

捧冊雲霞慶開軒日月明八音調鳳管三獻叶鸞笙

呼吸通天瑞降香達 聖情封松阜漢代樹石陋秦

廷不尚神仙術安知方士名山靈應有格萬歲祝同

聲

肅穆願昂弘音亮節覺相如
封禪一書究竟是誤非頌

南巡恭紀十韻

帝念東南重臨臨涉夫河鵲舟迴鳥雀鳳舸走龍輿

滿水鳴銀浪騰嵐巖碧螺青揚沾禪澤吳越戴恩波

旣正牙樞度湖平錦鏡過輝輝初日麗需需晚風和

御札奎章迺 天顏喜氣多殊官欽錫命寶額仰燦

峨 溫語留仁愛 宸造撒護呵觀臣欣就日願進

花輿草 五言排律 合英閣

九如敬

曠典殊恩得此一頌
因詎思承典恩設無極

釋奠恭紀十韻

盛代尊儒術美稽接聖傳齊宮時問道闕里從隆先

後典余謀合鴻文 府葉宜推崇給萬禩誠哉冠千

年褒贊金蟬集趨給玉珮連尼山開講席泗水煥經

筵至義揚前聖 弘恩寵授賢四方歌化日九宇頌

中天廟貌降香永松秋雨霽綿士林皆仰德敬禮堂

從然

重道崇儒原是度越千古之事
躬逢其盛者文章自足以傳

恭呈制府王總憲祖臺三十韻

西川鍾淑氣南國仰賢良
樞業家聲舊文風世澤長
未天猶藻火石室珎珎璋
樞密恭戎務恩威關土疆
德能綏士女功乃著旂常
江右謳歌起荆南節旂揚
肅清濡七澤慈惠暖三湘
政教柔荒服旬宜靖遠方
兩邦兼統帥百職盡勛勤
蔀屋沾膏雨潢池息斧斤
芄芄枝標茂颯颯羽毛翔
士習咸蒸變民情荷樂康
五雲連太甲八座近文昌
指日金甌貯清時玉燭彰

花輿草

五言排律

會英閣

往年先子在夙夜哲人旁
翰墨資接討琴樽共徜徉
寅恭期有慶龜勉矢無忘
令志未霜深同心蘭蕙芳
嗟余旋親憫渺爾未成章
學業遺編集觀摩歲訓詳
傳家餘白簡奕世守青箱
坎壈多親歷艱辛備已書
偶然叨榜末倖獲嗣書香
抱璞經三獻投珠暗獨傷
未能羅武庫無怪顯名寡
久切登龍願淚衝握馬藏
邁征虛歲月天日假輝煌
垂念故人子頻詢門下郎
敢遲山斗嵩多恐禮儀荒
幸托耕教廣終期雨露浥

前民贊揚得體後幅鋪叙入情
排偶之中難得如斯盡致

歸國感懷賦呈太守崔蓮生年伯二十韻

癖性怡空谷清時咏卷阿
不才空若此有命待如何
生事歸漁釣駕言遠雉羅
入識逢世拙天假讀書多
幸未荒三徑猶堪樂一窩
青陽餘蝶夢柳影正鶯梭
木泛琉璃眼樽傾鸚鵡螺
閉門時獨銷問宇或相過
念舊垂青粉披帷啓綠羅
卷遺滋宿草秋曉振殘荷
聽雨喧涼吹穿林勞亂柯
幾年枯散木一顧涸洪波
鴻寶能輕授陽春鮮和歌
驚蹄承前書燕石未磨磨
矢利慚知己窮途矢靡他
龍門懷日月魚腹奮江河

花輿草

五言排律

會英閣

豈敢言從好將無費指摩
書吟聲朗朗在讀舞雩佳
壯志難消釋浮名任賦軻
君親未得報歲月肯蹉跎
老依頓挫虛實相生排律
不覺其排偶乃游刃之技

含英閣詩草卷八目錄

七言排律

蕪城懷古十二韻

過過樓舊址感懷十六韻

讀影園瑤華集有感得十二韻

登平山堂懷古十韻

秋夜休園讀書感蚤鳴而有作

清明郊遊紀勝

偕友虹橋觀荷晚宿棲靈禪寺分得一東韻

花輿草

卷八目錄

含英閣

含英閣詩草

廣陵郭照續感嘉者

邢江同學諸子彙評

七言排律

蕪城懷古十二韻

霸國王迹看興廢剩水殘山自古今吳樓滄海通玉

帛隋宮殿恣奢淫朱旗蔽日龍蛇動錦纜垂虹政

屢沉妙麗一時窮耳目風流千載起誰吟雷蕪秋雨

黃昏暮月觀春花白晝陰空立董祠存漢代獨留蕭

花輿草

七言排律

含英閣

寺表禪林木蘭院圯鐘聲寂芍藥亭荒草色饒廿四

橋連屯野火十三樓外時寒砧砧聲楊柳如愁金井

暗凋脂黛捧心回首橋華橋易成放歌天壤恨難禁

連觀肆志堪游刃得意忘言欲撫琴聞道昭明讀書

處高山流水有餘音

何句貼切蕪城實蹟雅真麗之中一種憑弔處皆隱然言外讀至結語覺讀者種子迄今未墜也

過過樓舊址感懷十六韻

讀觀千古興亡事衣敗由來盡屬連環室瑤臺窮靡

麗臨春若綺麗紅霓前車既覆無能改後轍相尋不

可謂獨帝荒淫遇世主項昇智巧後羣黎千門官禁
猶云隆九級堂廉尚厥低樓閣崔嵬連日月洞昇窮
窺碧東西真仙到此歸無計大阮來斯窮欲啼織貝
彌縫霞似錦蛾眉隱見月如珪須臾一炬成焦土委
秦千年作町畦秋老枯楊鳴獨鴈春淺芳草收羣燕
只餘叢棘飄螢火無復空梁落燕泥斜塚魂飛中夜
紫雷塘夢斷五更雞風流灰燼山脚日歌舞香銷水
泊堤在昔榮華雲冉冉卽今惡雨雨淒淒九原應悔
紅塵誤百劫難逃青史題從此途途須踏破窮簷瓦
花與草

七言律
二

含英閣

徑總成蹊

盛衰興廢之故序得稟然後之覽此詩者皆當
未爲聚散若徒以淹博目之未免失作者意矣

韻影圖瑤華集有威得十二韻 有序

瑤華集者咏影圖黃牡丹而作也影圖通

先伯初起宗公讀書之地在西郊中壘之側

勝國時稱極盛四方名流往來邦上者無不

賦詩飲酒其中倡酬詩篇甚富而瑤華集則

專載黃牡丹詩幾于盈寸 先伯祖樹名易

書彙成一帙藏寄虞山錢牧齋宗伯屬其甲

花與草

七言律
三

含英閣

追紀當年之盛亦欲令覽是詩者知影圖廢
而名尚傳奇花委而詩尚留典型云云而文
章羣氣尚不可泯沒而已至于詞之工拙非
所計也

文章羣氣足千古池館繁華有幾時今昔升沉雲變
幻盛衰欣成夢進離當年苑苑推英俊舉世名流屬
指麾家在燕城稱閭閻圓成西聖其委蛇樽開北海
賓朋滿樂奏東山絲竹隨却郛玉津徒縱酒復饒金
谷漫成詩瑤華彙句奇葩顯玉笋分班品藻奇嘉會

正傳才子賦彼都忽嘆昔人委干戈滿地園亭廢
火連天臺榭移燕麥兔葵生曲檻烏啼鳴嘯集枯枝
姚黃已入莊生夢泡影空教壽氏悲幸有咏歌終不
朽名花勝地總堪思

趙宗職方學問人品久爲士林欽仰後以保障江
淮又安桑梓誓口龍言爲醫兵悍并所害開者莫
不寬之今讀福華集並美合璧文娛初集二集
曲詞詩餘蕭蕭刻猶令人想見名士風流感慕爲風
雅苗裔空其序述親切乃爾至于詩之微昂使楚
咏嘆之外風飄乎猶有餘悲恰與題解非泛作者
登平山堂懷古十韻

山川大抵因人顯風雅彼來借筆留此日翺翔領士
花與草

四 七言排律

全英閣

女當年鴈啄頰蘇歐尋幽佛占棲靈寺彼勝人登其
賞樓古塔一竿垂地立長江匹練逐東流青來天際
羣峰揖爽入秋空萬象收風月有懷何落落烟花無
主自悠悠文章在昔雄壇址愛慕而今動游行樂
衰翁存舊蹟揮毫太守額新猷
崔蓮生年伯作郡守
重修其詩紀勝
堂前粉柳參差綠檻外烟嵐縹緲浮弔古不禁神獨
往感時誰與氣相求

懷古流傳蓋于言表况彼泛泛序述遊觀之樂者
與有雅俗天淵之異細玩首二句須知作者自命
何等

秋夜休園讀書感蚤鳴而有作

古人恨不見今人今古茫茫未可親一卷詩書能不
朽千秋名字豈全湮文章顯晦關風運吾道與衰威
鳳麟絃誦有時通寤寐高凌于以達精神三秋鍵戶
星河靜五夜挑燈與籍陳露下草庭蟲切切嵐未闌
室響頻頻淒淒似寫蕭瑟意斷續如傳焚獨身幾庭
淡沉啼怨女忽然激發泣孤臣中宵感物渾無夢廿
載窮經每鬻晨上苑花明空爛熳下帷茶肯待陶甄
何年脉望離殘簡有日干將躍巨岸浪海鵬鵬看變
花與草

五 七言排律

全英閣

化一鳴聲徹九重闕

恐嘉幼年失怙能掃除表馬銳意詩書日以紹先
爲念今已羣空冀此而循攻苦下帷每每形蕭歌
咏將來所至
寧可易量耶

清明郊遊紀勝

東風送暖春無邊花作明霞柳作烟拾翠佳人曲江
曲踏青士女前浦前香車倚蓋流蘇顯畫舸交疏繡
幕懸官妓登龍金絡索王孫騎馬俄地錢練歌白雪
菲瑤島妙舞紅芙蓉飛筵隋代嵐流應未變吳都氣
果想當繁華易盡儘更漏歲月如邊逐少年及此

青春名不立，卿杯欲問次寥天。

蘇采高華，運掉輕，通藏金玉之中，絕無板重堆砌之態，固屬才高，亦由筆妙。

偕友虹橋觀荷，晚宿棲靈禪寺，分得一東韻。

平山堂上望崇隆，歌吹連朝興不窮。夾岸垂楊窈窕綠，沿堤菡萏淺深紅。霞明一水胭脂淡，香散千枝粉黛空。畫舫榮紆翔彩鷁，長橋委宛落殘虹。明粧爭注朱簾影，纖手輕舒碧玉叢。詩酒流連波影內，管絃斷續夕陽中。張燈入夜星河燦，度曲通宵律呂工人似羽衣。桂子飲如鯨，怒吸荷筒似蕊。北郭開樽日何

花嘆草

七言律
六

舍英閣

減西湖醉暖風，信步尋幽歸棹杳。不妨高卧梵王宮。

其麗之中兼饒風韻，不徒以雙金錯采動人。

含英閣詩草卷九目錄

五言絕句

蜀岡秋興

登平山堂

梅花嶺踏春

宿上方寺試第一泉

法海寺休夏有客過訪

春晴

夏暑

花興草

卷九目錄

含英閣

秋爽

冬溫

清風

明月

時雨

快雪

民謠四首

山花

南旋口占十首

山溪

山行

山茶

山月

山雨

山霧

山雪

山雞

山雉

竹苑

花興草

卷九目錄

含英閣

荷汀

松林

桃塢

梅嶺

柳絮

調鶴

釣魚

蜂衙

蛙鼓

鵲歌	蝶舞	螢火	彈唱	雷塘	迷樓	登臺	咏廣陵濤	題秋聲閣	花鏡草	竹苑偶吟
								三	卷九目錄	金史司

合英閣詩草	廣陵鄭黑橫慈嘉著	五言絕句	邦江同學諸子彙評	蜀閬秋興	錦江富春色五采爛天章歷盡數千里秋波到此阿	貼切蜀閬處有	不即不離之妙	登平山堂	晴空交楚翠歷歷見江南手種堂前都人同六一參	花鏡草	五言絕句	舍英閣	今古一相接長歌懷采	薇憑弔情淡往往如是	梅花嶺踏春	高臺民自力治行表吳公春信何偏早嚴寒氣已融	開口言民自力方見吳公惠政與春風俱建後人	自立生祠碑記不旋踵而民賄之今之為民費者	對此能無汗顏耶二	十字中饒有含蓄	宿上方寺試第二泉	夜靜山響空幽人披露語拾取松下枝汲泉和月煮	黃山谷品茶記有云口不能言心	下快語自省二語可以發覺此詩	法海寺休夏有客過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梵宇重陰裏遙聞鐘磬音納涼人不見試向菱荷尋

一時清興適與景會真
覺別有天地非人間

春晴

遲日迎新霽芳菲遲早春忽聞聲喚急知是賣花人

語不刻畫而意自
著題此爲大方

夏暑

炎病人皆避禾苗藉此昌新涼雖可愛未若共年康

讀此較人皆苦炎熱我
愛夏日長語更高數倍

秋爽

花與草

五言絕句

含英閣

夜沐林間雨朝融草上霜忽思蘇子語正練寫秋陽

會心處正不在
遠此爲得之

冬溫

茅尾雖妨帽遲簷可負暄非無厭君意萬里隔金

門

一片愛君之心隱然言外
懸焉將來筆仕必有可觀

清風

緩帶起飄飄微波帶晚潮莫愁花易落林木未鳴條

詩亦有輕裘
緩帶之致

明月

春月生人喜秋輝令客悲團圓皆可樂寒燠豈非宜

寄直而意遠所謂以
少許勝人多許者

時雨

已慰豚蹄祀應無患未珠欣聞田可力祈報共農夫

言外有先憂後樂之意
想見作者利世婆心

快雪

佐酒紅牙板禁寒白氈裘雖非高士臥亦不下山樓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絕句中寫景絕佳者首
二句可以繼雪未二句自謙處更能切題意故妙

花與草

五言絕句

含英閣

民謠四首

畱得是斛穀輸官免離朴忽聞改徵錢三斛值一斛

其二

本是東家兒費作西家僕賣子舊官錢官錢猶不足

其三

昨日完新糧詰朝追舊欠有口不敢言輸心完兩遍

其四

私衆已滿百公帑更盈千官吏何太勤一年徵兩年

懸嘉少負異才囊橐盡金買玉之春而尤爾心民
衆在在形之歌咏殆以刑清天下爲已任者耶

山花 南唐 四首

幽花態甚妍行路恐偏惹吁嗟落拓人不是看花者
花逢落莫場花亦所
遺不幸矣思之慨然

山溪

猶是清溪渡潺湲忽有聲山流知客意故作不平鳴
不平者溪耶有
鳴其不平者耶

山行

好鳥鳴嚶嚶野花飛片片花鳥似憐才仍作春風面

想到花鳥隣才真覺大
地山河一片模糊淚眼

花喚草

五言絕句

含英閣

山茶

飲馬半山阿共試蒙陰茗休嫌味太清能令醒者醒
名利場中不可無
此醍醐灌頂語

山月

蛾蟬方半輪穿松亦何呆願藉蟾蜍輝免客衣顛倒
雖是旅人無聊之言
亦自寫得清曠閒適

山雨

泰岱起層雲甘霖徧寰宇但望慰蒼生不厭泥途苦
處處民物繁復可
想他日立朝風度

山霧

偏烟復似雲如雨亦如露日出收層陰誰云晝長暮
在塵思明否極而泰絕大
道理借小題寫出妙妙

山雪

春寒釀六花大地瑤瑤積山也解人愁一夜鬢眉白
此非好奇總是爲
愁字十分着色耳

山雞

初鳴雖未三紀德堪標五誠哉祖述言聞聲當起舞

舊事使來彌覺生新可愛
由其筆妙故能化腐爲奇

花喚草

五言絕句

含英閣

山雉

飲啄儕凡鳥誰儕知者希文明應有會莫傍野田飛
寓意屬詞在淺深隱顯之間令人
咀味不盡懸嘉豈久居人下者耶

竹苑

遶舍盡琅玕心耳滌塵俗不聞空谷音惟聽蟬聲續
淡遠超遠直可與竹
里館絕句相頡頏

荷汀

避暑水亭開入窓擁萬綠香氣入詩腸吐作采蓮曲
紙上猶有餘香
富境不知何似

松林

管遠塵鹿羣披襟坐林薄欹枕不成眠清聲來萬經

細細聽覺身入詩中并作妙書一幅

桃塢

遲步武陵源紛紛落紅雨中多問津人翻笑痴漁父

翻笑痴漁父妙想得未曾有不止以翻余見奇懋嘉似有感而發

梅嶺

花占百卉先人坐百花上梅月美雙清高吟浮春醖

一團幽趣一片樂境令我神往其間

花嶼草

五言絕句

含英閣

柳絮

乍見柳條青無何又飛絮燕子欲留春點點卿將去

二十字中藏無限深情詞家會得此意可以用之不竭

調鶴

丈夫不得志類爾樊籠物莫懷銳利悲且養培風翼

詩有直而妙者直則愈老此首可見一爽

釣魚

洗耳漱清流錦鱗吹細浪垂綸不事釣伴獲原非望

非真正恬淡心胸不能強作此等語

蜂衙

蜂蠶本微物秋然具綱紀拱背獻蘭香尊君有至理

拱背獻蘭香五字奇奧精細亦格物至理也

蛙鼓

爾形何痴肥爾腹殊貪饕餮不辦公私喧然陳兩部

爾嘴似風如笑如真具今此輩何處討生活

鴈歌

枕轉舌如黃金衣號公子知音憶歲顛斗酒雙柑裏

歲顛知音得感嘉此詩竟成千古知己矣

花嶼草

五言絕句

含英閣

蝶舞

商下態翩翩蝶有香懷郁莫愁風雨多且向花房宿

態翩翩蝶之意俱有愁老和淡于情者

螢火

當陽身反隱入夜競餘輝笑爾星星熠燿能照客歸

可為失時見小者解或真令物境之于眼界一空

蟬唱

避世忘機胖高吟借一枝煙蟬猶見妬頓今蔡邕疑

全身遺害定態如此借乎名場熟客未之思耳

雷塘

錦帆曳珠玉盤樂伎龍舟太息繁華地荒荒牧馬牛
盛極而衰古今同慨不獨雷
塘孤塚始令人弔古情深

迷樓

大業離宮勝君王空自迷宇文兵喪後斷碣尙留題
君王空自迷千古荒淫一言勸
破當日昏昏奈何不聞此言

登臺

層臺于青雲去天真尺五試作登高呼山響應無數

氣爽軒爽亦
如登高而呼

花嶼草

五言絕句

含英別

咏廣陵濤

奔飛起匹練倒注連天河洗淨甲兵氣江淮秋不波
可作一首鎗兵頌
不得作絕句觀也

題聖臣弟秋聲閣

喧妍豁宕中獨作凄清響吾心淡若秋時興氣俱爽
讀之如有清風
飄然人我襟袖

竹苑偶吟

不借樓臺勝幽然高以處此君無俗韻受挈送清音
境雅人雅自應
有此雅淡之詩

舍英閣詩草春十目錄

七言絕句

玉鉤斜弔古

廿四橋春泛

茱萸灣觀送別者

虹橋避暑

友人戲拈二絕送之吳門舟中依韻奉答二首

吳門返棹再疊前韻二首

友人見贈研山賦謝

花鏡草

卷十目錄

舍英閣

柳堤

霞嶺

閭壑

秋興

新月

雨中看梅

秋日山行有感

虹橋暮景

河上風帆 題音八首

帶雨春婦

竹塢觀烟

秋林夕照

遠寺鐘聲

宿鳥歸林

檻外晴嵐

寒枝積雪

送俞子潔存游滇三首

都門寄懷表叔汪聖木

花鏡草

卷十目錄

舍英閣

都門寄懷家叔建遠

都門寄懷家兄視公

和壁間江右女子韻二首

長清縣失去衣囊絕事二首

過吳平仲故里

和壁間入閩女子韻四首

都門聞汪聖木表叔舉子口占二首

都門曉曉口占二首

枕上紀夢口占五首

咏瓊梅八首

花嶼草

卷十目錄

含英閣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邢江同學諸子葉評

七言絕句

玉鈎斜弔古

在梅花嶺吳公臺下
係隋煬帝墓宮人處

殷邸隨行女數千黃沙青塚半嬋娟香萸無限傷心

淚都付東風泣杜鵑

悲憤橫生却又出以香穠
之筆讀之令人悽然泣下

廿四橋春泛

城西三里舊有板橋題曰烟花
夜月相傳即隋之廿四橋也

花嶼草

七言絕句

含英閣

柳毵鶯嬌春色饒竹西歌吹引蘭橈烟花夜月今何

處遺蹟猶傳替板橋

忽而玉簫金管忽而野艸寒鴉馬魚龍繁華難
久此蕪城賦之所以作也是詩言雖有畫而意實
窮

茱萸灣觀送別者

漢吳王渚因茱萸村鑿通海
陵煮海水為鹽因名茱萸灣

在府城東北十五里

疏鑿首傳煮海功茱萸曲水繞城東河橋折柳逢人

別愁聽驪歌一闕終

首二語貼茱萸灣三句貼送別末句是觀送別者
細玩悉聽二字含情悽婉有曲終人遠江上峯青

席之

虹橋避暑

飛虹留影亘池塘
大岸芙蓉冉冉香
長簫偶來修竹裏
科頭箕踞聽鶯簧

不愛竹西歌吹却聽修竹鶯簧此種清境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友人戲拈二絕送之吳門舟中依韻奉答

奚囊書劍掛輕帆
輕暖日和風江上行
解纜却逢春欲暮
綠楊處處有新鶯

眼前好景寫來自然入妙

花嶼草

二
七言絕句

舍英閣

其二

款乃聲聲促曉烟
驚人殘夢更啼鶯
錫山此去堪登眺
約客攜琴一試泉

到眼溪山不輕放過想見着板扶筇之樂

吳門返棹再登前韻

一灣流水遶丹艸
輕爲愛溪山緩緩行
極目胥臺頻弔

古更攜斗酒聽啼鶯

與舍英閣字數前作更爲典麗

其二

細柳疎槐拂暮烟
杜鵑開機不聞鶯
歸帆載橋吳江水
遊就平山共品泉

錫山之水與平山之泉得悉老一番品題足解佳話當與歐公水記並傳不朽

友人見贈研山賦謝

三寸居然萬仞全
枝峯蔓壑積雲鮮
羨君脫贈無留戀
却笑寒酸是米顛

蘇公謂丈與可簞管各竹數尺也而有萬丈之勢吾于是紀亦云

得堤

十里絲絲暑碧烟
春鶯繞罷又秋蟬
蕭條處士門庭

花嶼草

三
七言絕句

舍英閣

內曾否隋宮錦纜牽

草宮綠陰如甯越父盧人幾千所之欲出

霞嶺

蜀嶺烟疎放晚晴
朱霞綠樹最分明
雲時青靄迷川

陸促得歸人歷歷行

二十八字中却能飄然變幻令人不可端倪

闕望

慢卷窗間別有天
撥來蒼翠柳晴川
漫疑雲際飛來

雨還是前村舊井細

俱是無中生有真有發
墨如雨生氣若雲之妙

秋興

紅蓼如雲別水隈
蘆花似雪又重開
東皋緩步渾無
伴天外飛鴻結陣來

少陵絕句近百面錦城歌者獨唱其贈花卿一首
可見作者如杜少陵尤難兼衆體之長今觀慈老
諸絕類多有聲有色之作
何其能率諸體之長也

新月

柳影含風拂芰荷
一鈎又見出岩阿
別來影落知何

處養得清輝此舊多

花典草

七言絕句

含英閣

少陵詩有云賦詩分氣象河非虛語相傳藝文苑
文俱有賦新月詩後皆以爲詩識細玩新月之作
知慈嘉將末所就必能顯
揚前人未竟之志事矣

雨中看拂

春寒二月尙重裘
喜得梅花朵朵留
檀暈最宜津潤

色窗前翻脈與晴鳩

却是雨中梅花寫得更有
精神不儘以翻案見長

秋日山行有感

烟嵐變幻隱奇峰
信步扶筇西復東
行到水窮雲起
處方知深入亂山中

含蓄不盡意
中似有所感

虹橋暮景

隋堤疎柳夕陽斜
簫鼓紛紛傍酒家
遙莫橋頭待明
月嚴城今已撤悲笳

亂離之後欣幸太
平樂處正是感處

江上風帆

百尺樓高接太清
蕉城烟水望中明
孤帆天半頻來
往多少勞勞宦客情

閒心冷眼勞勞應盡者
何知真正可悲可憫

花典草

七言絕句

含英閣

帶雨春鋤

綠蘂青笠雨中鋤
春水桃花兩岸舒
柳下犢眠茅舍
靜荷犁搔首足長沮

竟是一幅帶雨春鋤
圖所謂詩中有畫

竹塢晚烟

憑高四望野烟籠
竹塢蒼蒼晚照中
應信子猷看不
足淡林長嘯引秋風

夕陽相爲修竹清風對
此吟然欲悟何必子猷

秋林夕照

萬木陰陰盡日開秋來黃葉亂風動夕陽日染霜樹

醉指點雲封暫掩關

平林新綠暮山欲紫悲
哉秋氣客子最難爲情

遠寺晨鐘

南朝精舍幾多存日苦蒲牢吼世尊看破物情今古

幻何如高曉倚清輝

古寺鐘聲最能喚醒塵夢此
詩喚醒一切不啻古寺鐘聲

宿鳥歸林

日落寒林鳥雀忙一枝須擇慎回翔門前高柳成干

花與草

七言絕句
六

合英園

樹不學淵明亦徜徉

因然而不擇所托
者讀此能無慨然

樵外晴嵐

青峯日日對江南總與平山一樣接度亮不知清晝

趣只因明月一時留

借明月反映晴嵐不露
正面又是一種筆法

寒枝積雪

袁安一片歲寒心伏枕高樓可快吟膝六遠遶千樹

白怪他幽處有瓊林

落句奇意甚遠
不當草草讀過

送舍子深存遊滇

西泠才子舊知名選送蕪城意氣傾綽紆論交相見

晚那堪折柳送君行

其二

六詔烽烟近已收輓轡仍未撤魏稱大廷若問寧

選策好待君家借箸籌

其三

策馬營盤行路難連雲飛棧歷千巒喜君名勝多逢

花與草

七言絕句
七

咏示我如傾珠玉盡

送別詩言情者什九若此輕
濟風雅兼而有之正不多觀

柳門寄懷表叔汪聖木

頻年作客在三湘食看黃花十里香我去燕臺君送

舍相思依舊是他鄉

氣骨聲調
逼其盛唐

都門寄懷家叔建遠

吹托南鴻寄短函無端別淚酒征衫未知酒醒更殘

後尚憶長安有阿咸

情詞真切不比說
然屋梁明月之懷

都門寄懷家兄視公二首

雪案燈窗曉時箇中甘苦只君知
臨歧何獨艱良
悟處我徘徊重別離

其二

草閣觀梅月上遲
天倫相聚共敲詩
風塵碌碌無佳
句聊寫騷懷寄所思

詞亦近人獨覺情思無限是
知從關切處寫來所以懇至

和壁間江右女子韻三首 附原倡并序

花與草

七言絕句

人

女子自題壁間云
妾本于氏江右人
母早亡

父于宣公亂軍失散
不知飄零何所
妾于戊

午被擄從軍往雲南
今復自粵回京
題詩壁

間
妾有奇遇
竊恐多情君子見之
于此又添

數行淚也
詩云
廿載韶光付水流
空將離恨

鎖眉頭
琵琶夢斷雞鳴後
薄命紅顏哭未休

堪悲巾幗逐萍流
柳色傷心古陌頭
望斷嚴親音問

杳
吞聲飲泣幾時休

其二

風塵踪跡似星流
血淚淋漓濕馬頭
縱有多情思
滿漢南征戰未公休

其三

命薄由來說女流
絳珠守志墜樓頭
當年若解如歸
義何事從草怨不休

前二首情致纏綿後一首
大義激發真得風人微旨

長清縣阻雪失去衣裳紀事

長途風雪嘆多迤
暮夜偏逢梁上人
單去空囊君莫

笑公車盡類阮家貧

花與草

七言絕句

會英司

其二

飄飄六出沒鞍轡
浪跡萍踪祇自憐
失却敝裘當與

共應須還我舊青氈

客途愁苦偏有如此怪事
供其諸笑讀之可以解頤

過晏平仲故里

霸國遺風已邈然
晏城何獨土人傳
千秋似重魯才

意欣慕前賢願較鞭

附用史公意一種不
過之虞臣謹行間

和壁間八閩女子韻四首 附原倡并序

花喚草

七言絕句

十

妾聞晴名家。是平著姓。十三歲素。左叔賦婚
 女之詩。二人結褵。新婦獲參軍之配。何異莫
 愁南國。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舊史。
 方謂琴瑟。頓起干戈。夫死于兵。妾乃被掠。令
 羞辭故里。魂消劍浦之津。掩面強登真。腸斷
 西陵之路。茲當北上。永隔南中。爰題驛舍數
 言。聊破愁城百雉。嗟乎。昔年熏香染粉。印
 青衫。今茲滿血。滿毫。粉封紅淚。秋墳。鬼吟。嗟
 似。此後。三兩聲。青塚。魂歸。故。柳。十八。相

詩曰。野燒狼狽。北風哀。細馬隨車去不回。紫
 玉青陵恨已矣。泉臺當有望。那堪驛
 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錦像延津沉故
 錦。和卿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入夢來。教
 兒忍死誓徘徊。曹孺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
 贖得回。不道臨時死亦難。強教歡笑泪偷
 彈。同行女伴新梳掠。皂帕羞頭壓繡鞍。
 顏紅命薄古今哀。迢遞鄉關夢裏回。縱有高峰堪極
 目。羞容報上望夫臺。

花喚草

七言絕句

十一

歌馬荒村日漸昏。離愁萬種拭帝痕。遙憐忍耻從軍
 者。難慰泉臺九折魂。

其三
 漫道香車去復來。木流花謝自低徊。文姬有日身歸
 漢。可似相如完璧回。

其四
 誰謂成仁取義難。留詩粉壁任譏彈。有才無道千秋
 恨。豈獨明妃泣玉鞍。

花喚草
 七言絕句
 十一
 無及感傷。憐憫不作風流。肥而
 末首詞最義正。確有關係之言。

都門聞汪聖木表叔舉子口占
 金臺久未接鄉書。忽覩佳音與倍舒。自卜他年成大
 器。遙知此日慶充闕。

其二
 投懷玉燕兆非虛。世德應教慶有餘。不如休風堪詞
 美。焉能戶戶領關雎。

落句欠顯。公昔真乃一片婆心。我見猶憐何
 死老奴之語。未可與河東獅子同類。並讀泉
 一。那關脫脫口占。

憑眺邪陽日已斜
蓬蓬點點幾栖鴉
舊雨新知客喧鬧
集無復佳入列絳紗

其二

明眸皓齒盛當時
書記風流杜牧之
太守儋才難再
得令人感泣有餘思

忽觸太守儋才一段佳話覺心中眼中有多少感憤悲涼

枕上紀夢口占

九年踰踰困蒿萊
筆底江花五夜開
得意不知身是

夢歎然連覆掌中杯

七言絕句

十二

金英詞

其二

三則雄心未肯降
書燈夢破影幢幢
成名更喜吾兄
共花萼爭輝宴曲江

其三

絳帳依稀若有無
冠裳蘭醉漫相呼
夢神栩栩解儻才
意不使儒生屬望孤

其四

上林獻賦憶連陪
夢裏看花亦快哉
爲問囊螢窓下
客昨宵曾否到金臺

其五

舊雨新知者先鞭
後輩終須待大賢
莫笑無人徒說
夢相期垂夜共挨研

理所應有之境從爲夢幻之思已自難堪且有自首窮經并此夢亦不可得者又將何以自解耶

朱終前蠟梅人首

不是清江賣酒家
寒枝別種一枝斜
欣看鐵石人猶
在能榮霜毫賦此花

其二

種色疑分落下來
好從殘臘認花魁
芳心不待春風
花與草

七言絕句

金英詞

轉雪壓寒枝一片開

其三

翠閣紅燈歲又終
獨禁搖落試西風
樓頭莫爲香簫
惜玉笛憑吹夜月中

其四

千尺孤松竹數竿
好盟金石締寒風
生一片窓前
月香色分明兩樣看

其五

數雪凌霜色未凋
百花叢裏傲銀蟾
曉看金甲重重

瑣還拜盛恩御紫貂

其六

勁骨疎枝絕比倫
移家孤石致峻嶒
窓前月落參橫後
莫倚寒香認美人

其七

蝶盡蜂藏好護持
含英闢畔殿新枝
江南不數西京盛
可是黃家絕妙詞

其八

一枝春已占先聲
宸殿繁華總一名
自是蕊珠人有

花與草

七言絕句
十四

含英闢

意不將凡卉殿羣英

首首是冬日
蟬梅移向春來
不得字字切黃
梅移向紅白
梅等不得是
其體氣清細
處

今樂府二卷

〔清〕吳炎 潘耒章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潘子今樂府序

余與潘子生同幼同志長同業又同隱也予長潘子二歲
方已卯庚辰間余從家叔父南村先生舍遊笠澤王氏而
潘子亦從其先尊人貞靖先生舍康莊吳氏相距二里許
諸往來二氏者向潘子稱余亦向余稱潘子余於是始耳
潘子距三年而余稍稍授中書君與時賢從事而潘子亦
來余於是始目潘子也時予已薄制舉業謂非吾曹用
武地及與潘子譚輒僕殿蘇兒韓柳弟班楊兄左史特索
莊而擊之席於是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自以潘子類我潘
子亦以余為潘子即識余與潘子者謂無弗類也用是卒
與世相納鑒無所概見又三年而陵谷變予氣西吳與潘
子不相聞者二年無何而余適聞潘子來信已收涕問

潘子云何潘子亦曰予云何予曰天其或者厄我以百年
而數倍報之乎潘子曰僕子其忘此言也因出所謂歌詩
大都悲愁怨怒不啻雷霆號而風雨集矣明年而家叔父
東離先生為述之盟於溪畔而潘子來予亦數過潘子
與潘子日燕親歌詩益多又五年而余遂舍營湖上營湖
潘子故所家也雖退耕非溪別業領時時歸省其母夫人
報過余潘子或四五日不至予輒命棹過潘子一日酒酣
潘子謂予曰息壤在彼而徒與子老四聲為唐後人耶余
矍然曰不敢忘也雖然何遽廢詩夫詩亡而後春秋作則
詩者盛周之史而春秋者衰周之詩也女不觀姬姜不為
不知色鼎不當熊掌不為不知味詩不續四始不為不知
詠歌史不做春秋不為不知紀述也潘子曰善房中鏡歌

所托者之難也讀吳子我行自東悲土木諸山諸章則本
紀之權與乎古漆梁舊內曲伯溫兒國有君又年表世家
之本也代開爭躋獻皇作而禮樂郊祀書具矣龍惜珠作
而河渠書究矣大宰怒兩搜奔前後揭巢作而邊防書飭
矣梳篦有謠而律書陳矣採珠有怨而賦從食貨諸書晰
矣欽明有獄紅鉛有獄而刑書密矣他若雷老危不如之
作也傳聞國臣之初也東自門星紀座之作也傳聞國臣
之烈也和尚頤玉泉寺之作也傳聞難臣之過也老臣泣
留提督之作也傳聞世名威之盛也悲賈庄武城數明月
洞之作也傳聞國諸臣之志也把滑之歌楚宗之哀可以
訓宗室照德宮吏弓侯可以箴外戚而後君歸靈煥林也
望三台射東樓責宰相也折柳枝約房梁議佞幸也囊土

諫椒山膽重直臣也兩歌妓三娘子刺將帥也閭中帖客
夫人戒宦官也楊漆二五人墓壯游俠也韓貞女妻無夫
廣列女也大小東終職痛朋黨也齋宮惡方技也罷南
交封關白警四夷也夫吳子之志如此則其辭之二拙吾
之高下且不必論而況予乎然其善善惡惡合春秋之旨
雖予亦無弗同也若無弗同則余又何以譽吳子假令樂
府出而有識者取吾是非而是非之則所濟乎史事者不
既多哉吳子名吳子赤漢原名錫珩字顧庚邑之莊路人

同學弟潘樞章撰

吳子今樂府序

余雅不能詩然好言詩自漢魏六代被乎三唐國朝作者岷興沈宋人之陋獨樂現樓古詞末文正詠史之作得少陵遺意惜其體弱不能起其文當與吳子言而然之余又好言史好讀左氏司馬書即窮其奧若班若陳猶有良史之風范氏其果已多自晉以下無識焉而司馬通鑑絕荀袁諸氏之長難以質勝要亦編年之善也嘗與吾子言而然之然余固不能為當作通鑑後紀起有宋以引蒙古其入國朝則為長編頗采實錄家傳旁及輶軒列成數百卷而吳子適過余深言編年之體往往一人一事而跨越數世文易抵牾義綜貫又況律歷兵刑之事本末不備故自漢以來守太史公家法本紀

年表猶編年之綱而世家列傳其目也予竊欲續史記述漢太初以後迄宋祥興本紀畧具而我乘葉蕪未遑卒業今以子之志蓋相與為明史記綱羅天下故失舊聞取材于長編而折衷於萬紳先生及世之能言者以成一代之書余又聞而然之吳子善詩與史皆十倍於余而其所好之萬則余不敢多讓也草創且半同志者或謂余兩人固無向名失實之病然所從既多王侯將相有權力者且草創之臣見聞多隘子其慎諸兩人謝不敢私念是書義創出入必欲實之當今取信來世故不得已而托之於詩則今樂府所為作也解題二卷余雖之內吳子成之其詩則吳子倡之而余和之既成而讀之相樂也已而遂相為序不敢輕乞名公長者之一言蓋非序今樂府之難序吾兩人

詩之變也而漢後無樂府紀傳書表史之變也而司馬遷後無能方史記者明興三百年間聖君賢輔王侯外戚忠臣義士名將猶史孝子節婦儒林文苑之倫大官郎祀禮樂制度兵刑律歷之術繁然與三代比隆而學士大夫上不能為太史公敘述論列勒成一書次不能為唐山夫人者流被之聲韻鼓吹風雅今子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不此之任將以誰俟乎因相與定為目凡得紀十八書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傳二百為明史記而又相與疏帙事及赫赫耳目前足感慨後人後各得數十事潘子為題予為解予為題潘子為解損之又損以至於百為今樂府而觀歌騎吹雅頌不在焉已之冬成十三年之春成十七三閱月而余百章悉成後三日潘子亦悉成交相示有同有異有

詳有畧即兩人未知以為孰善也者及以問同人則胥善之善之欲從而梓之予兩人不應則醺而授之雖欲不梓不可得已潘子乃來言曰余兩人方為史而樂府先成遽以問世懼世之以余兩人為楚擅而并觀也故非予不能序子非予不能序予也且自樂府成後半歲而得紀十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有奇蓋史事已過半矣子與子固可謝息壤盟也至樂府之工拙則知詩者能辨之余兩人意固不在是無相諛也潘子言既別去適夜風雨淅淅交潘子迄今十五年家國之傾蕩親故之存沒踪跡之聚散歲月之速流悲從中來可不斷絕而予與潘子幸無恙且稍稍有所著述予雖塞產敢不執竊緘從潘子後哉因述所與潘子往復之言而為之序其和余兩人者家

叔父南村先生王子寅旭也寅旭又助予兩人為史所作
十表皆出其手家叔父及寅旭尤惡名今樂府咸皆不肯
問世

同學弟吳 炎撰

權門大吹權門好官自我為笑罵誰復論嗚以南嗚以北
權門有實恐出入函簿都成天地黑徒令志士空歎息一
朝權門冷落車馬掃席犬猶猶失所依夫兮夫兮良可悲
右權門

椒山膽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遠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
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回空與
夏曹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
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鋸鼎鑊甘如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
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為右椒山膽

右二詩見鈕玉根觚觔係後鈕易庵貞白樓稿中錄
出易庵亦潘吳同志是當時和作不僅吳南村王曉

庵兩先生也附錄於此我已前輩風流之盛略可想
見同治壬申秋九月邑後學凌泗錄畢並識

今樂府目錄

吳江

吳 史赤漢

著

潘程章力田

古沫梁

思滌陽王也

韓真女

美保寧韓氏也事見平蜀錄類

雷老

古木蘭事

舊內行

哀東丘侯也

危不如

頌中山王也

東角門

世宗

雙梅怨

刺危素也

中丞舌

議削諸藩之據也

牛化虎

思方學士也

血影石

悲練子寧也

星犯座

悲卓忠貞也

我行自東

悲王侍中妻劉夫人也通濟門橋

金川門卒行

傷景中丞也

故葛衣

紀惠帝出亡也過衡山作詩詩見

伯溫兒

美樂大章也

和尚瑛

哀河西偏也

大盜恩

喜劉文氏之有子也

把酒歌

識姚少師也

虎顧虎

傷余大盜之失策也

折柳枝

紀宣宗之神武也

美辭學士諷諫也

刺紀綱也事詳歸永志

罷南交

悲交趾之不得終隸版也

五泉寺

紀宣宗微時也

閨中帖

頌張太后也

茂樹枝

述王振之橫也

悲土木

紀己巳之變也

國有君

美于謙安之善謀國也

妾無夫

美章恭毅公母也母未嫁而夫

龍指珠

臣

奪門功

刺徐武公也

傲君歸

紀英宗復辟也

玉玲瓏

刺吳康齋也事詳昭代典則

傷景皇后也

楊漆工

美楊墳也

裕陵恩

頌英宗止殉也

伏闕爭

頌憲宗納諫也

新會潮

聞其烈婦也仇殺其夫沉于江

太監東

送白

廷無人

紀汪直亂政也

昭德宮

感懷恩也

望三台

慶孝宗篤生也

老臣泣

刺萬安也

罪壽宦

美君臣之遇也

西涯側

頌孝宗也

機亭文正伴食也

梳篦語

豹房樂

囊土諫

恩悲婦

留提督

金水橋

田石平

欽明獄

探珠怒

帝南巡

躋獻皇

孝堂年十三

建昌侯

兩搜套

權門犬

淳安奴

椒山謫

兩歌妓

挑案寨

前拘梟

齊宮

射東樓

迷蜀民之苦兵也民謠云賊如
將軍如范士兵來更如刺

紀諸義兒之寵也

美張指揮英也

傷寧麻人之違婦言也

美楊文忠定變也

爭大禮也

紀田州功也

紀李福達之獄也

紀珠池之沒也

紀世宗幸承天也

紀稱宗入廟事也

感崔猛也繼父感婦而虐其妻
繼刺殺之告官始得救妻

哀二張之不得死也

感王越曾能事也越成能取所
繼何罪焉

美趙文肅之抗直也

美徐寄也事見續藏書

傷楊忠愍也

許張少華王繼兒也少華刺汪
直起兒刺徐海少華事見萬元
成集中

譏邊將之怯也

美劉漢沙河戰功也

紀世宗立修也

傷嚴氏父子也

縛板升

啼腸血

惠山婦

後揭巢

封關白

商無礪

銅柱高

大哉言

哥莫惡

哀楚宗

大小東

鴉鵲關

三娘子

馬上棋

紅鉛獄

移城營

客夫人

驅馬開陽道行

寧遠捷

五人墓

罷觀軍

東江怨

悲費莊

喜倦答款塞也

刺張江陵也

美烈婦之衛夫也夫為虎得婦
奮而奮之夫遂活見王元奇傳

疾邊帥冒功也

刺石司馬誤王封首也

美商城令與王衛也

紀平播也

美歐陽太守也

述兩宮惡孝也

紀沈郭之爭楚事也

悲蠻人也語見係庵野抄

譏李寧遠棄地也

美苗婦助順也

悲劉杜也

紀庚申之變也

閔楊忠烈也

紀也熾亂政也

悲熊經略也

美袁中丞也

譏公卿之不如市人也

頌毅宗初政也

哀島帥也

傷盧忠烈也詳盧公行狀

走夷陵

識楊督師也

德政殿

美熊喜魚也

沮南遷

莊光給諫也

紅閣詔

紀田中之變也

劉復典

刺降臣也長安土二事

蕪城歎

悲離揚也見義根集

赭山

傷宗社再覆也有無名子題詩事

京口鹿

感野獸之守土也

十八翁

傷唐鎮海也有醉十八翁詩蓋謂天

仙霞關

下諸名山云

寧夏王妾歌

悲失守也

明月洞

傷李寧夏也事見南粵新書

南溪霧

美翟留守張司馬也

威航島也

今樂府

吳江吳 吳亦

同學潘樞章力

古澤梁

聖人出日月明仗三尺游濠城門者不識將軍驚覺之沐
之以為甥將軍揮甥得天子駕六龍龍王業始將軍之功
比義帝義帝濠陽祀 聖明澤舍為世

數語中英雄巨眼帝王厚澤千載如見

韓真女

韓真女從軍七年猶處子揮手辭戎唱轉綠昆明裏賸身
費十銀生得還桑梓爺娘已死兒歸客頗半非聲尚侶君
不見北邙蕭蕭土花紫鬢耶眉那蒙面死前不蘭後韓氏

二十年間兩韓子

令我長讀

雷老

東丘夫婦何我哉忠臣死君妻死夫更有待婦收遺孤寄
兒漁家身未死脫身竊兒土室裏欲渡不渡素江水乘浮
槎食蓮子七日夜渡不起夜半聞人聲自言雷老是引兒
東向見 天子天子抱兒泣其捫將種未絕雷老恩賜衣
召見不可得此老恐是東丘魂

善臨鬼神情狀

舊內曲

車南馳孤北走啼來為君壽今日大樂與天相守蕭鼓何
嘈嘈笙等何閑閑青歌妙無佳哉給帝言卿昔為我兄今

為我臣我倚兄力使我新居體何沉沉我有舊舍勿灑勿
掃還當掃凡日入月出客既醉中涓扶掖來舊床御榻軒
睡醉不知須臾半醒王知之驚起向榻百拜呼萬死天顏
咫尺臣敢爾小心惴惴 帝所喜長安甲第崇隆起鍾山
崔崔江水瀾瀾 帝言與兄相知世世子孫長命無衰誠
無哉

千古盛事

危不如

東角門開帝在御履聲雲簾前度詔問為誰致自言老
臣是危素 天子忽念文天祥七十老翁心膽破報恩井
知州祠死不早何懼為獨不見燕都別象猶戀胡不飲不
食雙淚俱危不如素不如可憐一歌猶區區

恍然于萬危素

東角門

東角門達皇孫金川門 天子奔北為王南為虜出郊壇
自愁苦白面書生空謂胡五十萬師輕一羽莫逐燕燕高
飛高飛入帝幾呼嗟子澄胡不如

可憐可恨都為子澄出脫

雙梅怨

諸藩平天下寧寧不寧報子澄禮樂作天下樂樂不樂殺
正學 帝言朕家事先生勿勞苦臣言死即死草詒義不
可先生魂從惠皇先生骨留 帝鄉雙梅樹種道旁青青
者非垂楊嗟女種生教坊日夕望涕數行十族為之夷遺
骨翻得藏孫枝上一葉 聖恩量難嗚呼 聖恩量可量

忠厚

中丞舌

成王走周公帝二三孤臣死不避願為臣臣良臣安可為
願為忠臣身亡族寧足悲臣舌尚在能噬臣舌雖割心
難移宮中屍不可別地上書不可滅金川玉屑留人間何
絲獨對中丞舌

「亞不死矣

牛化虎

寶者山中夜風雨騎牛歸來忽化虎忠臣靈爽天所憑
勉當之不敢取北平地勢天下無內遷自可銷兵戈時來
不得領骨肉從薪由突原良圖臣言不用燕果入臣死猶
悔有餘責廣孝欲殺成皇憐三十年間養刃士

一車忠貞決無活理但成祖憐才意自不可沒

血影石

夫死羅刹磯婦死通濟門婦先夫死夫不負江上小墳埋
貞魂夫血碧婦血赤孝陽河水明澈激東流直繞都門石
夫人血影千年識

此亦千秋筆也

星犯座

客星夜犯紫微急孤臣朝披緋衣入帝心忽動重索之
腰間利刃如雪色君亡身殉未足奇大功不就天所為
帝能制我腹磨我肉剝我皮不能使我為厲孽神百鬼
皆報靡見不君趙襄仁豫讓死新君衛忠臣故君和國士
臣自報智襄子

到此覺來錢威靈多無用處

伯溫兒

伯溫知與兒知廢高卧不作飛龍御國事反覆臣可誅
車更入長安去臨行別姻戚曉曉何多辭天王自神武
魏徵義不為今日死生分已決不記北平宮中對奕時
呼此真伯溫兒

輝輝有生氣

全川門卒行

全川門開一卒哭入門出門義不復拋我舊時衣披我堂
上書書中無他言但道忠孝當何如勞勞勸駕何其愚君
不見無山卒調衛不肯行清遠卒上書請息兵一卒死路
旁一卒生為卿不如全川門卒白首猶橫經卒乎卒乎安
可輕

聲大章真是衣華人

故葛衣

君衣編臣衣葛君臣相見淚流血縑衣新葛衣故師弟相
從歲空暮河西老儒依莊浪更布冬裘葛居上補綢塞馬
又何人天漢龍飛夢猶壯金(寒)葛衣軍餘錢買酒軍共
乞兒飲不能齟齬出見留都官備且死囑主人幸無理我
赤漢謂予云作程文列傳當作夫傳體若有若無
謂此詩却不能道無矣

我行自東

衡山路雖寒土有龍蛇蜿出其所群蛇從之亦無處故東
非我東西非我西非我南北非我北非我西洋一使為我出

莫王相煎何太急哀哀獨向衡山泣

新時齊黃安在

和尚談

姚和尚誰教汝殺人汝所殺人多是忠臣誰喚汝歸來喝來誰肯與汝親汝車汝馬汝公汝侯不識汝面但識汝頭養子不作和尚騎和尚不了為汝羞

老元直得一寫

大率怨

遷我大率司設爾衆顏面胡歡喜頭搶地漢天子我主人世世服事不敢作也計三百餘里食土之祇為奴作奴還為胡耕胡兒好殺難與同處我獨何辜使我為虜我既為虜當與漢仇張弓挾矢使汝漢兒不得休吁嗟肉食無

良謀

悽惻不忍竟讀

把酒歌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還有後人汝謀莫發樂安城中空無人狗亦不敢吠雞亦不敢鳴但坐天子來親征當使使人至京師索衣與馬我兄我姪乃肯相假今日滑不得把劍今兒曹笑飲喧庶人有刀能拔山何難骨化劍缸下

當與無王且夫郊歌並傳但復是自迷故多悲涼

此是代送故多悔恨結句更使作賊者心冷

虎顧鹿起

成王百戰有天下太子能仁漢王武帝言漢王真類我我欲易儲何不可議夫在側言翻端父子深恩幾不全

四解謳吟向鼓國可憐髮白難重神龍威援可狎明主私義可奪虎虎趨詩天意合留鄰一使為卿發數字能使社稷功何跡不遺書生活

解大帥原是南莽人此詩却自關係不小

折柳枝

折柳枝枝枝復離天子不及臣爪牙大司馬楊復息天子不及臣羽翼服王服冠王冠膽方寸心所觀難通侯揮女子亡誰何心獨喜臨邑書生婿賢賢翻手生人覆手死鮮衣怒馬長安市柱後惠文安足此

綏帥氣缺乃爾

罷雨交

漢廷士多休儒罷交趾意則那征之不足棄有餘生令千里非皇與聞平失北街疎安南叛南藩孤稱仁說義何有無何不為天子坤亨廬四夷之守當何如

賈捐之輩不得開口

玉泉寺

天下平可微行聖天子何自整憲尚書當勸我楊學士胡不可明目下天顏開恩卿言朕故來老臣端揣心徘徊伏莽竊發誠可危玉泉寺聚不逞社稷靈吏所胡寄言謝相君始知卿愛朕

西楊月先笑

閣中帖

有明及六葉天子方九齡亦頗昵小豎何以致太平時言有聖母垂拱當宮庭盛德幸自謙委心任公卿十日

周帖選以驗所行是三相公伴食徒營營不能彌禍機璫
執遂得成一朝失聖母社稷欲傾始知聖母力乃
與太妃并

聖母固聖矣三相君何在

伐樹枝

司禮先生共天下時英字稱國子先生不相借明倫堂

前樹陰陰一枝可伐禍可嫁錦衣使何轟轟受縲絏猶從

容昔年斷骨幸自接何妨荷校成均中諸生跪泣奔且伸

宮中獨憐會昌奏少年天子知不知且放先生負笈勇

微而顯曲而中得春秋之旨

悲土木

夜出北郭門朝度居庸關關前風雨不可度驅斥將相行

蹴蹴朝發懷來城暮宿土木營營中金鼓慘不起黑雲四

匝鶴鳴一龍墜羣孤驚雲瑞暫下猶神靈交龍隱火有

天意耶顏自博千秋名來與再入萬方善一日欣逢兩

天子可憐肉食隨小噉宛韓朝兒為前死

字字斟酌

國有君

國有君虜不聞虜既聞還爾君舊君來新君喜來安門兄

讓弟威德直與唐虞似誰其誤者更太子滿廷御賜旨

不言何辭獨令于諫死

忠肅當此亦難為辭

妻無夫

烏啞啞啼樹枝空房婦當若悲婦見夫方紐時婦執喪妻

生兒兒初生妻乳之兒能言婦教之兒讀書婦當機月方
落難初啼黃泉下當知之兒為郎婦入京君遇不諫兒何
生兒能死諫大義明大風而雷碎碎黃沙塞盡幽冥謂兒
死兒更生兩年獄千秋名無夫吟不忍聽座中何人能不
淚零何當中幃中乃有生程嬰

盤中詩言至情此詩言大義自覺後來居上

龍惜珠

寒蕤秋當奈何木石百年彈為河至人無欲龍有珠涕鐵

下灌龍其通決口可塞功最多龍有欲人可制人有欲死

不避神功蹟為徒區區千載嘉名竟誰是

嘗以冷語銷奸雄威嚴其先救世熱腸

奪門功

奉天門夜半聞鳴鐘鼓千官來新君西宮去舊君南城回

諸臣收富貴兄弟無嫌猜奪門功拜對連中興功意有獄

都人聞淚不敢哭何事官高心未足金齒他年同反覆

徐武功心死未

微君歸

山中客來帝廷誰薦者石武清天子虛左羣臣驚皇皇

天語何丁宜驕驕便可登公卿早知官像臣不行李相公

心不善放微君但給米中山婦來鶴應恥曾作武清門下

士

赤漢作文於本朝理學諸公極力推許獨不滿兵

微君陳白沙自是公論

玉玲瓏

景皇讓天下 后亦選故宮猶子念舊恩官物使得從玲瓏玉繫腰歲駸色不同服繫既有年并出深宮中睚眦小人態借此求先容奉詔重詰但坐王玲瓏 后問使來漢下翻翻傳呼使者語汝一言欲言哽咽未及得言探玉中玉提地下淚不可止為我繫碎持送并底念我未亡人行復爾耳

小人懷大休往往如此足使壯士立髮

楊漆工

誰從皇帝歸 帝曰袁錦衣誰張 皇帝成 帝曰門指揮門指揮何轟轟後殺錦衣後殺相公千官袖手盲且聾朝廷若無楊漆工何人敢訟袁枋功

千官羞死

裕陵恩

皇皇裕陵為國親征一年避沙漠六年迴南城 聖躬試百轉天下方太平遠詔止殉葬威德通出明持此什東閣聞臣寄失聲思我裕陵裕陵誠可思從今不用朝天妃

聖德直可思

伏闕爭

於穆 憲皇事親有度以道勝私人無間言昊天不弔喪我嫡母山陵之議不可以口勝廷臣據禮以補衷職天子柔嘉淑女顏色殿外論誼繼之以泣帝命勿違惟予尚有母慈不可得罪臣曰禮有闕不敢逃責 帝孝不匱則 母后之格 母后聖善俞命以出百僚歡踴願皇太后 陛下增壽千億 解三 大義既明大禮既成惟 天子

不矜惟諸臣是爭度越音者氏莫能名傳之後世以為先 景 孝皇所歎乃及大臣體國不忘以成我 先君子當與官師共棄厥美建詔我後人 解五 乃葬仁壽更卜之吉更作之域惟在天之靈毋敢干嫡兩朝之議玉璽不承古莫與京是以其德傳稱 解六

君聖臣直漢唐以來有此否

新會潮

新會潮子復牛貞婦屋上復下繞仇門聲轉怨仇已誅碑更立貞魂猶遶潮頭泣

寫生手正不在多

太監來

皇帝來融不止太監來雙然起問爾何為然但知汪太監

不知有 天子南征北伐伏此兩錢問錢何名陳錢王趙小璫微言大璫罰 天子神明寵潛奪淳于儉益何多言

尚不及阿丑滑

直教自老

廷無人

廷無人小登恥寶易官詔可止外廷何不言謀諾復爾爾廷無人可奈何 景 景若何其多天下只有王尚書

簡而盡

昭德宮

紀妃娘兒萬妃怨兒當為龍娘不墮西宮六年神所護所 泰後後聞貴妃妃言何不令我知當令紀氏還我兒兒還昭德母可移一十八年太平主至今國史生光輝吁嗟貴

紀何忍為

冷甚

望三台

三台沒相君入三台明相君行貴妃為之妹中涓為之兄
宮中秘藥料錫者臣安民太監摘牌公可行以死報國國
欲傾胡為手徘徊道上猶望三台星嗚呼三台燭燭兮
天王聖明

方文康枉做小人矣

老臣泣

漢室九葉宜昌 聖主東德當陽燭若朝日齊光元老
歌明良魁冠轉道藏一宜夏官尚書再宣御史大夫便
殿久坐人扶平臺下潛日瞞天顏咫尺歡愉兩賢秘計同

奸君臣道合無私將順不廢箴規大夫有疾思歸 天子

歡恩獨悲家人父子等情何如三人留宿禮意惻然可憐
老臣泣淚盈盈此身莫問死生天道謀身愈先恩深澤厚
難量邂逅際會屬懷骨俾也可忘一客騎箕先行三人
鼎湖遠仙留者急去猶嫌老臣惆悵自悔 天子胡不為
年

君臣之義與哀之感使我留連不置

罪壽寧

李主事無忌諱獨不畏 皇后嘆乃敢言二張罪宮中語
疑應詔人 天子能伸直臣意下獄不受刑復官須臾事
南宮夜遊詔二張大張獨對心傍徨免冠觸地不可止右
右進知為夢陽

真善敘事

西涯倒

東登東山以望西涯西涯傾側使我歎嗟維彼二相不坑
于邪莫裨哀關拂衣還家亭亭疎峙其名紛葩何為委蛇
志願獨乘樂哉殊復樂志願獨乘一謂爾如山其石嚴嚴
謂爾如斗下民所瞻類形匿光東西坑艇浮雲翳日黃霧
蔽天政出小豎官以賄遷爾乃獨留伴食其間樂哉殊復
樂伴食其間解中書赫輅晨入暮歸回首湘江荒草離離
鷓鴣啼罷更闕子規日月昭耀孤兔驚摧于失其黨顏面
何施悔不早去使我羣疲解蕭蕭白楊幽幽重泉行當適
此撫躬自悔易名之與泣荷諸賢祖遠都閑何不一言

亦漢傳傳錄以享文正配頌又移因予言更之謂
予曰文正泉下荷君與余曰向有西涯倒一章奈

抗節誰

武皇極天極小豎亂其綱潢池起如蠅借號於蜀文官兵
不可恃隱忍用土兵千里無狗吠百里無雞鳴兵賊互勝
一縱復一橫南行到滇西到秦北到楚不見官軍救真賊
但見悲風苦雨屈體相支柱賊梳軍籠我土兵來更難我
我不為賊苦復苦我欲為賊義不可親戚已盡一身難獨
完不如早向黃泉下

悲涼中不乏忠義

豹房樂

大內樂不如豹房樂豹房左右皆我兒番僧樂工志諸諺
長安城頭日已曛百官候朝前且却 天子尚枕銀床眠

爾曹禍福寧可作。節房樂不如宣府樂。豹房都城尚。諫官言。縣昭宣府兵精食足。天下稀。臣能發兵十萬為君。坑那。顏定沙。漢山川。麗野萬物豐。普婦女。綠約勒。君盤桓。殊不忍。江彬已進。寧可殺諸兒。復道江南。樂水蘭可為。船青保可為。家蛟龍。勢盤拿。黃金自相錯。江流晚魚。酒夜酌。妙舞清。動心魂。江南樂何如。豹房樂。

南村以此詩太近。議訛不得。許人忠厚之旨。余謂諸義兒。幾壞天下直。致正爾快人。然南村忠厚。赤溪激烈。兩人心事可見。

震土錄

敗跡踏踏。震土當。蹕蹕何為。願車馬勿出。豫章迂圖傳者急。陛下南行。當遇賊。臣欲不言。安可得。臣非不知死。

者言生者。明誠。不思見。我廷生。利。林臣。訓。必。水。赴。關。自有土震。感血。弗。汚。天子。蹕。法。司。阿。義。兒。小。臣。愛。聖。德。鐵。柱。折。柳。滿。淮。凝。雲。陰。陰。白日。黑。天地。塞。南。行。之。議。乃。可。息。用。臣。言。碑。臣。肯。九。京。深。深。含。笑。入。土。震。留。血。當。化。碧。

前人無為。張均。撰。作。傳。此。詩。可。補。之。

思悲婦

正。思。悲。婦。婦。誠。可。悲。思。我。佐。臣。臣。一。何。景。景。婦。當。為。后。婦。獨。悲。悲。婦。也。我。思。逐。鹿。鹿。不。可。得。南。昌。城。中。宮。為。草。廟。為。教。不。用。婦。言。亡。我。國。

號鼓遺音

留提督

江提督勿鹿虎。有銘。留。請。就。縛。問。關。者。安。所。得。銘。答。言。上。

奉。皇太后下。奉相公教。汝是關外健兒。相公縛汝。汝不知。汝能。博虎。不畏。汝一力士。力大。如許。京師。陳。陳。夜。相。語。今日。百萬。事。起。舞。縛。江。彬。天。乃。雨。

楊文忠計擒江彬。不動。言。聲。作。史。者。概。敘。抹。然。張。柱。之。罪。也。得。此。詩。一。洗。發。甚。快。

金水橋

金水橋。跳。多。士。左。順。門。呼。二。帝。九。關。我。我。問。問。小。臣。無力。回。天。意。白。日。忽。震。雷。震。威。百。八。十。人。血。殷。地。十九。人。死。給。看。生。夜。郎。交。趾。無。啼。計。大。禮。讓。徒。冷。絃。繼。統。訓。胡。不。問。天子。不。思。忘。死。父。臣。豈。敢。欺。生。君。

令我呼奈何

田石平

田石平安。南。何。不。平安。南。險。且。遠。徒。殺。中。國。兵。相。君。勳。達。略。幕。府。先。內。寧。功。高。自。生。謗。浮。言。豈。足。憑。縉。家。濠。封。賞。薄。輯。諸。蠻。議。暗。暗。田。州。紐。歌。何。不。樂。盧。蘇。王。受。皆。客。作。臣。能。使。南。人。不。復。反。不。能。違。總。與。等。

欽明獄

李福建。作。賊。兩。見。脫。外。臣。欲。殺。內。臣。活。郭。公。私。書。馬。公。登。貴。人。黨。賊。賊。不。拔。諫。官。詔。詔。皆。可。殺。帝。言。汝。曹。自。可。殺。張。寅。何。為。及。我。議。禮。臣。議。禮。臣。在。帝。側。為。帝。清。問。無。失。入。此。曹。有。口。善。羅。織。用。我。四。人。情。可。得。不。然。獻。帝。難。腐。食。張。手。李。非。乎。是。言。張。者。生。李。者。死。不。死。猶。應。配。千。里。法。官。棄。棄。空。曹。行。欽。明。大。獄。願。新。祥。汝。曹。有。耳。聞。何。為。敢。觸。

新貴人貴人能接 天子嘆貴人言是張寶

結語嘉惠

採珠怨

使珠為粟不足以飽腹使珠為金不足以濟貧水何生珠
使我勞苦生珠尚可採珠投我池水百出珠不可得珠生
無時我飢更急飢亦不悲渴亦不怨誰使珠運使我離患

樂府聲調人知壞於齊梁不知享長吉輩鬼怪語

一出沈深雄渾之氣銷然始盡何意得此等古調

於靡靡中

帝而巡

帝南巡歸舊藩匪暇遊相窺園 帝之發車偈謁望南雲
中心怛 帝之止身美美旌合香馬騰被 帝之行百靈

俱恐勞民疾馳驅 帝之至萬國會雲園恩賜斯上顯

陵謂玄宮氣佳哉鬱以葱享 上帝配 皇考歌嘉樂錫

難老望山川徧奉神福濟祥瑞應嘉禮咸駕將北召父

老賜酒食登永天德音降神既安勿逐并渡榮澤於皇

心嗟流離發帑金還京師則不遠日七十往復反維純德

氣完國泰慈宮以南附江漢阻荷天庥先以雨澤助靈波

不與兩寢舍 皇心寧四漸澤 帝所膏舉大事民勞勞

專介聖孝終於天騰歌頌萬年

外以得御體房中歌不得為美

躋獻皇

天子崇本生進王心未已奉之太廟任可躋不論君臣論
父子先稱皇後稱宗誰賢者郭翽公奉養聖日盛崇昭

聖寂寞難與同百官稽首受成事無人敢言調兩宮昔年
伏災亦草草不見殿前膽血猶殷紅

一出八字扶風霜

孝童年十三

孝童父都門商胡為不行賈北到遼南到荆與揚但坐賈
得邯鄲倡邯鄲倡難與處父愛新人母遭華楚兒行自學
會婦兒母涕泣啜咽不得語兒潛行挾利刃至倡所倡方
低頭洒婦口何喋喋從旁刺之洞右脇倡死縛兒傍惶殺
人者死兒可當兒行入公堂府尹南向坐兒北向前置詞
為母殺人死不悲汝年十三為母殺人誰教汝為呼吏前
勿若此兒此兒純孝當令 天子知既減死行且編成關
外兒可去兒未去街鼓聲繁教書至

通真漢作不獨以此擬為工

建昌侯

仁壽宮母天下建昌侯威可炙一朝失勢同孤雛今日挾
人罪不赦罪不赦當奈何助我者少議我者多兄死因圓
中弟死長安帝 聖母空借程不能庇兩弟黃金侯作門
白玉侯作堂依倚中宮勢出入生輝先生前不謹死不非
富貴何如寬下養

富貴通

兩搜套

前搜套王威寧後搜套曾中丞威寧倚中官小試功已成
中丞倚少師少師新見懸套可搜出師自有名套不可搜
師未出安用先教夏與曾兩君功名名士意氣還自傾上有

滄浪天下長黃口兒丈夫生死不可知無罪斷頭西市下
猶勝床頭宛轉時嗟少師悔何為

桂州因石塘死極為有題目此介溪後來如何

權門犬

天子門虎所伺相公門犬所吠犬吠喧喧虎為怒何事小
臣言理虜汝能退虜汝可行加汝官昇汝金出門但見仇
將軍仇將軍夫之黨思奉相公數不受 天子賞虜向王
關去使空都門車中錄故在閫外事已非 天顏咫尺
面顏親視幸明聖死可免萬里行寒寒殺今勿觸
權門犬

大洲終為嚴氏籠終想亦悔此舉耶

淳安奴

行至淳安門感彼徐氏奴徐氏兄弟別產居伯得一馬仲
得一牛其季寡無所得但得跟徐老蒼頭寡婦涕泣婦言
無愛奴年雖老猶能為主作馬與牛婦入房索錢買得
銀兩銀使奴行賣奴入山其利數倍往復還歷二十載徐
氏良田美宅參差淳安間為主教兒為兒娶婦老奴可死
義不負奴且死出兩楮楮上何所書為兩郎析家計無他
語責泉下報主人寸絲粒米奴不取獨不見伯耶仲耶馬
牛力盡還遺遺兩郎肥牛快馬駁駁官衙行

此奴不朽矣

椒山謄

馬市開誰當言大臣不言小臣言迢迢執道持虎還萬里
幸不死中歲忽四還 皇恩何以報願奉砥柱奸諫書夕

入朝受杖血虎撲神獨王椒山有膽豈怖死丈夫不倚
蛇蛇壯長安西市天茫茫奸臣內食忠臣殃觀者太息涕
數行椒山之勝方開張仰天大笑日無光向關再拜願陛
下毒千霜生時無益聖明臣死不敢忘

忠臣之義忠臣之言

兩歌妓

袒而呼冠入吳艤以忽冠入赴官軍賊狐走不發生見十
里豐枯骨倭耶賊氣耶直巨艦為城橋為國蔣生一行情
始得謂棄勿陸梁不閉以降謂直勿樞塞不閉衆已執直
未來兼先至不用官軍用歌妓五年劇賊奴可制幕府論
功誰者是女戎獨勝古所云不見當治吳計

人但知徐乘有飽兒不如汪直亦有張少華祭天

下兵力不能滅賊大功乃出自而故胡宗憲將畧

姜佐

桃案寨

關門問胡婦入教之閣下貢可得欲婦不婦胡騎索送叛
兒問台吉強邊惠問朱爰叛兒亦不來邊惠亦不入關
出關胡婦死大冠帶劍空費長安米區區婦安足倚
寫出潦倒行事且情且笑

前搗巢

漢兒莫悲胡莫舞雲中新將皆止武我欲殺胡勇可賈胡
南窺漢北往輕師夜夾沙喇仗胡兒啼來獨惆悵喜峰口
休作康漢家今有霍嫖姚豐州城休作帳漢家今有李飛
將

說得動人

齊宮

真人真御德被八荒天下已治憂無遐年出入天門羣

真相存窮覽有無以究道根軒轅九皇並駕翺翔下視

濁世網于執鞭三要言不煩呈道可為上天篇祐認昇朕

師賜我大業來自帝庭其光輝燁燁者先升冠冕益屏

息年殺屢豐朕師告我惟修玄功六朝茲奉工佐朕以勤

爰獲齊宮爰撰青文朕有好爵載酬爾勞蓬萊方壺及

爾宿遊朕在高宮寢食帝所比及千年我顧見汝

讀此覺遊仙詩如飛瓊矣

射東樓

射高山矢弱山岬岬射東樓樓還自傾樓平因覆草木小

兒名字依稀是萬皇靈爽來告臣况有華亭相君指嗟

高山山高何遠遙不記鈴上堂上今夜時今日富貴忘此

為眼昏神憊不能識聖意諸司關白但連東樓如樓雖

高其已朽冰作山不能久一失集其巔衆矢注其後天

子尚念修玄功御史自索通逃數東樓傾南山藥黃泉下

負我婦婦言在耳當年何不聽

進言人往往相機希古但教老幼當通人意耳

縛敵升

秋風獵獵吹蓬沙腹裏千里無人家夕烽爛爛烙雙關荷

矢百萬無休歇為漢忠者中行說教民墾田積粟收智士

與漢共謀漢可故要當塞雁門扼居庸關上谷據雲中契

丹踞跋先後雄漢兒匍匐首領乃公板升赫奕且其喜

小苗欺關大苗成伐謀不在戰能制胡兒妻與子前得汝

妻今得兒汝欲得兒問汝妻要言漢還我兒我當世稱

臣互市不敢復為非鼓咽咽送兒去醇酒肥羊兒大鋪錦

衣鋪筆光滿路羣胡夫殺喜復妬從前背漢真大誤那吉

生縛板升首議成西塞寧

鋪揚中有微詞讀者當知

啼鴒血

張江陵何汲汲馮璫猶在可再入父死何難啼不得李文

達誠可師羅倫小子無所知爾曹安用殺我為字國生自

羅酷萬言室托中丞腹相公不聞身死獄毛一人勿饒舌

言袍錯訝啼鴒相公不知身事脫帝留相公相公何不

啼帝殿相公相公欲啼不得啼骨肉未寒事已非一

朝失策千古譏不然社稷功臣文猶先輝

赤漢真愛江陵者

惠山婦

昔有劉平妻力能殺虎夫不活今有惠山婦生夫遂向虎

口奪夫死虎亦死夫生虎亦生猛虎避婦此物豈有靈

王山人能紀婦事不紀名聞者足佚千秋驚君如夫臣如

婦夫不可君可負何人奪君出虎口更著衣冠拜虎後此

曹安知惠山婦

全家向藏趙王娘盡劉平妻殺虎救夫圖生氣噲

然赤漢有題作極悲狀與此作俱有關係

後攜果

出自然都門遙遙望遠土劇哉遠野寄身于豺虎朝隆隆

漢營鼓夕燭燭胡庭火百萬健兒爭避虛使我邊報獨愁
苦春風起連草方萌胡兒未至我欲婦耕欲耕未及得耕
夜半何人來襲我營驅我弱兒老婦踏踏前頭行安知巢
我是漢兵兵未接數騎傳呼漢兒怯將軍獨歸兵不歸盡
作板城城下血何事將軍翻秦扶危毛大曾八犯嚴關豈
猶可算問汝何從得報陣亡官軍頭作賊不殺解羊殺殺
恐可憐補衣空灑泣獨不聞丞相事姑息

請到此處便覺無可說曰

封關白

柴陽烽火何連連倭奴十萬來朝鮮朝辭委命請下吏援
師合皆上選避長師辱將軍諱封貢使司馬討貢亦不肯
來倭亦不肯去朝鮮君臣泣如雨使受誅倭始歸捷書還

向京師飛不聞將軍得倭報但見平壤城外枯骨高如丘
堂堂漢司馬空受倭奴強譏

閩史至封倭一事便知早有今日

高無磯

他縣無官高城有不作中官門下走他縣有磯高城無中
官雖怨如我何鳴者騶列看仗中官在堂肩輿上觀者如
牆色沮長倭官有手不汚錢縣官有膝如鐵堅捫羅帶萬
磯何處一絲赤子今安眠中官抑何忍縣官自有疏縣官
不懼中官懼中官嚴嚴縣官折其角

樊大介大有氣色

銅柱高

銅柱一何哉我今汝蠻矢不敢發焉不敢過明有中丞漢

伏波不見兩銅柱千載相嵯峨

神似武溪行

大哉言

誰言拔金可富國中使斷斷虎傳翼一使方歸一使出南
到滇南北遼北赤子嗷嗷惜不得帝御隆宗門夜燭傳
稅勅天語親傳曉復索小瑞櫻日義不同伴食中書殿
遲急大言王言天下聞引領無縣沾聖德吾不知陽太
中作何狀當州之稅獨傳三十日

是時天下只一歐陽太守耶

哥莫恐

燕何美美矣來啄皇子燕何翻翻莫來啄皇孫燕無力使
巢入我室我室不毀巢可執但當投巢勿傷我燕燕巢深

宮帝所眷都門書誰使云狂男子語不倫令我父子涕

下一何靈靈帝言汝是我兒我是憐兒兒勿悲況有相
臣龍顏之羽翼已就難可摧燕耶燕耶雖有狡計安所施

兩宮仁孝

哀楚宗

孰言楚言真王者沈四明孰言楚王假王者郭江夏莫問
楚王真與假但較兩人宮高下言真是言假非郭公掛冠
去宛轉黃河渭若無皇太子骸骨那得婦成中丞罪當誅
亂天倫復何如不見憲宗時漢陰收養子伏法何當傷
國體今日安知楚王是可憐楚宗御恨死

較官高下一語冷甚甚甚

大小東

戴大東朝署空倡小東講席空佳名自標當得貴人罵獨
令四象寒士夾穀來趨風清流禍矣精缺元祐碑汗都血
大東小東莫饒舌南陵北陵華空活黨人之罪難可脫

鐵筆可畏

鴉鵂開

鴉鵂開前千里地朝是耶知開外棄驅得居氏六萬人此
外流離不堪計將軍峰來仍敘功通侯賁戶還加封李家
父子敗公事虛名百戰何隆隆諫官嗾史官聲若無劉生
諫稿留河東後世誰知割地功

可以史矣

三娘子

北方開良馬入誰其為者關氏力關氏力制單于塞外無

烽火塞內開望字長城交馬如通衢如通衢安可恃願見
貢使心中傳心中傳自反覆且看將軍穿踴躍

長處却顧當時應自有人相公司馬中不可得耳

馬上歌

劉將軍社將軍開外矯矯虎臣數奇不得開國邑可憐願
首從他人馬上撒來何急四道兵倉皇出經畧虛將朝議
寒何由將軍兩深入兩將死兩將生死者未知白首處生
者坐得全師名寄語從軍者香火難為情

真可灑泣

紅鉛獄

新聖皇御天下鼓鼙離朝降赦中官撤高稅罷二百萬
餉餉連下深宮閑閑薄中夜昭瑞惕息無假借何由一月

問忽聞鼎湖駕紅鉛是何藥相公言不知不知猶自可貴
嘗欲何為汝官誰家官汝食誰家食為朱氏耶為鄭氏耶
汝欲逃謀安可得汝曹莫殺孫宗伯千秋自有董狐筆思
我聖皇空灑泣

專責責應使當局頓首

移喊驚

乾清寧居選侍慈慶宮太子避選侍不可居太子不可
避程宮何功亦何罪天子仁孝天下知賈生吮吮楊生
去猶言安宗社不如安選侍當時相公何憤憤應恨泰
皇不作帝

何功何罪一語便堪斷案

客夫人

車如水馬如龍不趨天朝趨魏公緩若若印藥藥不候天
顏候客奶國母千秋何寂寞客奶兩句行安樂宮中久
知客奶尊恩使龍祥中夜落自言魏公是我夫崔生是我
兒魏公為帝我為后公死不嫁兒可為何物老妖姬幾令
宗社危盈盈殿際間曾無鬚與眉

難道俱是寺人

驅馬閑陽道行

驅馬欲何之南奔閑陽道遼左方未平將軍歸何早我欲
惜西夷不可知我欲惜後師後師來無期昨聞遼東戰流
離不可見上還士卒死相達長君面勸君無浪戰今日果
何如兵敗氣不復涕泣亦已過生民百遺一但可獲入關
可憐兩太師不戰而自還一帥倚中人一帥無所恃朝廷

殺黨人一帥死西市

芝岡可含笑入地矣

寧遠捷

邊火明邊銘驚秋高馬肥胃頓入眼中已無寧遠城寧遠城堅不可下書生意氣還憑險撫循將與卒勞苦如弟兄男兒七尺寧作格鬥死何當隱忍穹帳偷餘生兩晝夜攻不已雲梯折衝車起一砲發震十里名王血肉化泥滓北人為號南人喜野屍歸去中有數錦衣何況十萬鐵頭子捷書入奏功當封不封袁公封魏公袁公汗馬何足數自有魏公畫策深宮中魏家諸兒言不敢負阿翁

太鋪張店

五人墓

尚公生群兒趨清流士受愛周吏部灑別淚尚公開檻車吏部行吳民驚毛開嘯無聲殺尉言尚公語嗟鼠輩勿爾聚謂汝詔出天子彼逆豎那敢爾五人呼萬人起較尉血湧泥裹此五人良非愚慷慨死真丈夫虎丘南颺以馳龍然者尚公祠祠木成冰山傾山南土俄已千瘠墓下新碑樹巍然者五人墓

可使孤鼠銷魂壯天生色

罷觀軍

齊用寺人多魚漏師唐設觀軍九帥以危後王不戒國史國惟我聖明能己之念邊方撤協防衣洗濯停織作紹瑞昔何我我今何諾諾畏我聖明勿作惡有君如此惡負之臣若負君罪當治臣今臣分其如也

壞天下尚有人在莫專罵無鬚兒

東江怨

袁中丞受指揮相君不能復遼陽先殺毛將軍可憐毛將軍外無此等援內無茂亭親時岷嶺乘高間微功還殉身男兒思報國豈得無中人中丞出奇計島帥同孤勝中丞死相君竄毛將軍復誰怨

留毛未必成事殺毛反勝耶

悲賈莊

賈莊下骨為野不知誰殺盧司馬盧司馬賊所憚家可破今可拚恨下健兒盡星散司馬一身猶特戰身死還令羣賊驚箭鏃刀痕見生面是時人言兩丈夫北者何人南者盧但知盧公死不負天子莫問他人生與死何況盧公

有督弟前悲賈莊後清者九原為子笑相視兄弟千秋兩青史拚命誰何如報國語

不問他人正屬若事

走夷陵

駕出神都門推轂送元輔天子親賦詩憲宗邁前古百官望塵趨都氏相顧語憫彼漢池黎豈愛我慈父旌旗摩蒼天金鼓震黃土羽林數十萬嚴身難行伍謀賁將天威願指後官府信臣反宿衛不敢自言苦南征何遲遲遲至三楚蘇府生草大小蛇蛇蹠危踞獨一葉餘骸散秦為奔去難而就易殺賊不如樵自樵白虎險遂失金馬尸大帥撤東行為計亦已在雲關無一失出蜀復入楚賊由襄陽不我向夷陵去我水賊從陸我舟賊用馬賊路兩

相避畏賊甚于虎賊去猶可言賊來不知處使擁百萬兵
不敵稍擇拒楚興起四面官軍自是怒矣是時顧兒星散
暗賊部空城雖獨居幕府溪如雨戰死郡可得當時諒謝
謂仲天自引決一死斯時主掩面而黃泉昭此節門程

當年形勢若指掌

德政殿

有人從南方來狼如狼貪如羊量珠用斗白滿筐黃金不
肥走入堂佳官勛高價不若與危經大冠帶長劍見賊行
走藏前則秦關誰當安知烽火連帝鄉巨欸言之賊
在旁立欲不言周將亡臣亮言之竄逃方動政機勿舉則
戶飽用脯連連聖明亦何補獨不見封南人使天下
悲感苦雨中原印山對此亦難共讀

沮南遷

鍾山氣何佳哉美人手當南來欲來復來使我心徘徊
三九之際當季世賊在帝旁掩大計汝曹果是于臨安見
賊何為頭搶地美人何不南南人詎以吟美人不來勞我
心美人猶在北北人行作賊美人不來安終極

乙矣勿復道

紅閣銘

蒼天已死朱天當升三九末世犬不吠雞不鳴暗兒騎馬
翔神京問汝公公方飲酒不可違問汝伯伯方高卧不肯
出帝傍徨上空堂驅龍子殺鳳凰帝寂寞入紅閣旁
無人湊雙落龍齒指指滴血滴血襟上書上云救百姓下
云臣可誅試問拳鼻者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玄都危

從何太孤其餘肉食香當珠但向暗兒馬前叩頭索索乞
賤軀暗兒行上殿眾賊階下趨蓋蓋自云無再冉自云珠
暗兒大笑言生小作賊不識皇帝貴但願飽得汝曹金與
珠頃更琅璫聲反縛歸國園一日內一萬十日十萬餘汝
渴飲汝溺汝餓啖汝蛆汝曹莫嫌穢汝家帝何如帝
不負我汝負我我當代帝如汝謀公耶伯耶死路獨妻為
賊作婢兒為賊作奴嗚呼嗚呼念我苟活不得識聖主
汝曹宜爾安足吁

復爾爾

劉復與

長安土工劉復興與直語賊坐百盞酒酣大罵快人情為

言先皇真聖明汝曹蛇蚺猶營營拔刀擊案四座驚賊
子局縮何屏營低頭掩耳不敢聽乞汝佩刀當引決莫令
異日青冢錢此曹拜跪泣嗚咽自是微軀貪苟活安足語
壯士手中鐵

酷似此曹自供語

蕪城歌

清淮流蕪城下顧見穹廬張四野誰言法公真死者反手
覆城當復我賈刀驅責賸

漢以下不能辨此詩

若山

淮南大馬橫行鄣下淮南小狐來穴我社大馬慷慨肯苦
貧小狐結綰怖殺人鼓喧喧天陰奪大馬小狐東走趨神

龍在泥求變活龍已離淵飛不脫龍子五龍孫六拉香北
征何處宿四水西流東逝波孤乎馬乎奈汝何

拔劍臨風流爾而泣

京口虎

南人有虎北人四羅虎自深藏羅當奈何孤行朔野制于
腥羶虎生南土不願北遷

寓意深遠風人之道

十八翁

張章東朔風江水曾揚波神虎不在五中道逢網羅難懷
故山志已在天一隅羅人為我喜行人為我傷所作無一
成徒死猶彷彿彷彿問蒼穹長謝十八翁

神似陳思

仙霞關

北風吹關為滿野鐵頭按營入關下關門蕩蕩無抱者旬
如雨驟破合集持作岳沉沉海中豪多錢性於狗龍行蛇
蜈狗行撲朔龍自入天狗下迎格格勿喜夜潮隆隆鼓復
起莫言是狗雅今定成龍子

是南北朝最謠最佳者

寧夏王要歌

龍從桂山瀾瀾漢水烟瘴之部為彼驅使一燕趙壯士勇
使輕非捐棄故鄉歎多悲二有美一人來自雲間萬里相
見流涕被顏三顧問美人慷慨不止君愛高爵妾入泥裏
四客行依主願得主彈主不念客懷慙多病五自君南來
聞君兩心婦女狼藉苦不可陳六潛行求君不在苟活猛

獸入樞胡不求脫七明明日月光焰下土難則晦還復其
庚八河西賓融棄莽奔劉與國無極世為通侯九君當自
知胡不努力十中山小狼不可為德十一借君佩刀為君引決
望君功成來收我骨十二成敗之期豈不在天寧可玉碎毋
為瓦全十三烈烈寧夏今名不朽願瞻鬚眉慚後妾婦十四
何物女子便足千秋耶

明月洞

龍虎座何浩浩本欲揚子水那食桂林草朔風蓬勃山作
地桂林守者坐待繫司馬渡河同就吏枯魚相對泣不乞
釜中憑作書寄應龍南征慎出入白者紅碧者血腐肉為
可食安用埋吾骨埋骨猶自可題字羞殺我石裂骨亦歸
不化桂林土

中有瞿張二公呼之或出

南漢露

溯波如屋鐵頭可逐溯波如山鐵頭復還健兒尚卧鐵頭
已過不畏白銅蹄通達南漢露南漢若無露大魚那得去
入江出海難達達不信大魚終可能

隱語不必索解人



今樂府

吳江潘樞幸力
同學兵 史亦深

古濠梁

天地開蕩羣陰日月出列宿陳白龍游因濠城翼以飛龍
蛇分朝為九夫長夕為氣室甥公子帳下多豪英資之雲
雨升重是諸子不才徒紛紜遺息尚有患妃存生不稱王
沒為神淦之水今來如雲黃金為階白玉門何以薦之春
江蘋 聖朝崇報垂千春嗚呼聖朝崇報垂千春

予作世家于濠陽與廢之故三致志焉然未若斯
之感慨英多也

韓真女

嗚呼韓氏有好女問女年幾何十五頗有餘解我玳瑁簪
挂我湘綺襦束帶揖親朋顧問此何如女伴相怪笑謂我
何所須蜀冠方縱橫驅我遠南征南征亦不遠渡瀘向昆
明轉戰點蒼山辛苦為他人千金買寶刀卧起如弟兄潔
身亮不易且暮使兒名道達季父泪如絲鄉音漸改是耶
非盡買鞍馬贖兒歸丁寧勿違隊伍知到家爺娘蒙恩
上堂同帳理峨眉黃鵠單飛遶雷端宛頭七載嗚呼破得
配賢雄何所慚嗚呼韓氏有好男

比木蘭詩反覺今勝于古

雷老

天哀將軍忠不斬將軍祀門下誰報恩生死兩女子極知
生難不如死辛苦為存肉一塊主公破賊幸雪耻太平城

南鼓聲起昨日將軍滾血地稱抱真兒男子事江中何有
遺榮、利而食之甘且旨雷老汝豈漁丈人與我相逢
之濱手提將種還至尊賜衣忽去誠何心世人不識稱神
靈但願兒壯上報君妾當下逝從九京

如此說雷老最是

舊內曲

燕山平天下寧樂飲殿庭呼徐兄幸弟兄今君臣俱倖拜
起敢自矜綠竹音感 皇情舊內何惜居舊人君有賜臣
萬死 帝座威嚴何可止酒既旨賓既醉卧榻何人竟軒
睡頭觸地不能起解眼猶驚天子氣臣心惴 天顏喜
詔謂有司營甲第甲第崇未大功去天尺五能相通君臣
間無隙嫌終始相好不相捐日與月長與一子孫世世同

休戚

曲折通古中山得此為開生面

危不如

九歌春虞韶舞象跋城涕如雨徐自燕首獨賴此身已速
事偶朝今日何顏奉真主老臣誰汝危素履聲高天子怒
危乎素乎雨不如胸中機史何區區平生誤道文信國一
死方愧余大夫

東角門

漢家內憂七國廢太常不進推恩令誰真將者字九江白
溝河南扶書張 帝曰叔父無加誅 謀人骨肉何其疎投
武解兵那可得殺身易耳奈誤國觸不聞晁氏危劉氏安
九原之下猶慚顏一時奸臣千古忠良史筆何相蒙

足令伯淵心服 吳東籬印當

典齊黃傳並讀乃見力田史識

雙梅怨

雙梅樹下有方公墓魂何食瑩臺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
問記者

傷正學者多矣此獨意在言外淳蓄無限

中丞舌

中丞立朝一片鐵力請上方誅妖孽蚤從吾言禍本絕
聖人舉事多達節但恐後來滋假竊一死當為千秋設周
公成王面相折吾舌可斷書不滅請看階下光為蛇侍兒
更實領中血

潘子作煉景列傳力辨探舌書之之謫此猶未免

傳疑亦詩家之體也

牛化虎

若有人令層崖披羽衣今寒帷傾耳但聞狂飈雷雨一何
冥迷童子告余前路鵲鶴迷樹爭啼平生秦龍自喜倉卒
騎虎何疑上書竊効徒薪交淡言深見識北平襟帶邊徽
南昌股肱京師即使舉國內遷天心成敗難期覽彼金川
門事禍生肘腋尤危念彼管仲事魯事魯夫安可為嗟哉
高生騁說遠慕連解圍王氣自在燕分人謀成功何施
已矣 高王養士神靈當鑒知之

仇直勁利極似曹家樂府

血影石

侍中為忠臣妾真忠臣婦為高為高飛河邊骨不朽大夫

再拜方從容羅刹磯頭死何有妾心不如有如石嘔血成
形石中碧市人瞻仰誰當鐵露髮烟髮來向立湘娥避
經臨水泣招魂葬昔何許何如昇石侍中祠千古忠魂同
一處

星犯座

客星犯太史占緋衣展扶鵬鵠寒遠殿追帝夢之長安
門前驚行尸句中七平精靈九死猶不替上為蒼生
下為厲瓜蔓誅竟何濟生不逢趙襄子

伯溫兒

帝言卿是伯溫兒朕是 高皇子汝父惟懼功卿何苦如
是環言殿下何為爾不記宮中爭局戲當機耶敢讓餘地
蘆溝河曉騎死 帝座移良謀棄殿下能殺我一身不

能逃萬世後之一字臣是伯溫兒不願事 高皇子

吳南村曰古崇府無此篇法自力田創為之覺問

答之外不能贊一語

倉川門卒行

金川門主者誰眾心懈事難為荷足士決如摩傷久守身
苦卑新朝開舊臣入獨吞聲走荆棘擁儒冠脫戎籍齊黃
族同時赤願為死安可得彼何人兩見辟城門在有如日
幸莫汙吳市卒

自道極當

故舊衣

神京獲臣可死死不死為智士君王行臣可生不生為
忠臣雲門僧耶漢樵一朝師弟宮中逃龍不上天蛇失穴

一蛇去之中野號河西偏獨愁苦出亦復羈旅入亦復羈
旅金城邊寒葛縷縷莊浪夜宿堤如雨亦知狐裘美無
度終道新衣不如故

遜國事奇尤莫奇于從亡諸賢此詩足以發之
我行自東

日月不居大運有廢興衡山岑望與天并皇宮震怒雷
雨馮馮惟念古人遜位嚴耕歌以言之大運有廢興
行自東螺龍在我東都城萬仞其門九重圓寢翼翼
慈慈我無六翮奮飛莫從歌以言之螺龍在我東
至南嶽猶在我南螺龍樹毒霧漫漫飛鳥隨水觸眼
風酸自我托足日即于頑歌以言之鵲猶在我南
至北玄孤在我北儵忽含沙令我目感流漸在塗熊羆窟

匿羊腸結曲車傾馬路歌以言之玄狐在我北
虎豹在我西隅目高睨搏人以嬉猿狖相索羣然我追翻
然去之羅網何施歌以言之虎豹在我西

周閭昭曰惠宗出亡千古疑案讀潘子所述本紀可
稱信史此篇又上薄駢雅矣

和尚誤

和尚誤耶汝何故繼衣誦經又何故磨牙好殺人今日
頂頂尚存高山寺長安事塵埃物色偶然爾時來不得誇
奇謀飛龍風雨歇然起鳴騶車道少師來徒步安知和尚
是故人不顧為之友阿姊不顧為之姊和尚誤耶和尚
欲死歸作西山塔下灰無人更流一杯水

徐禎起曰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如此方

可言樂府

大寧怨

聖祖時大寧始入中國填以壯王控扼山北使我營屯力
作射獵為衣食奈何靖難之師棄我如遺跡契丹三千騎
自言精兵力多用金繒可餌之何乃割地以資賊奪我田
畝驅我妻與孥令虜畜牧生蕃息我既陷沒東不到遼陽
西不到上谷關門局狹往見侵逼白雲紅螺皆異城煌
煌聲威威不能驅三衛聖王重小信毋乃輕大計燕京
不得伸右臂固陵所蔽一牆耳何况畜生蕃虜國開平獨
石隨之棄獨不聞太宗雪恥禽頡利置酒西宮呼萬歲
周其教曰大寧之棄英王之失也南父之罷虜相
之誤也讀二詩真令人扼腕撫膺唐

把酒歌

通側通側河深水滑前人尚可後人殺我一生長兵間有
力如虎自矜天策同符聖父黃屋警蹕骨肉親與豈敢
鯢鯢恃兄至仁解嗣皇威親上兵伐謀朝為叔父夕為
囚解辭彼金牀踰霜與露通域中曾不悔悟

直接漢魏無一纖靡之響

虎顧鹿彪

君不見魏室危疑間射鹿一言能自全又不見明庭章泰
填顧鹿一語父子安使者馳以高駕車馳馬使者勞我心
太子馳以非駕車馳馬太子暮安息成不成在聖孫立
不立在監國

折柳枝

金吾大權輕相假沒淫騎虎竟不下歲夏五月上穀村
折柳大操無亂者前有御史後有司馬各各斂手為首為
啞暗色生休得色 明天子無姑息諾諾爾爾盈庭仍
拱嘿慎莫信庸臣庸臣工費國我思忠臣忠臣誠可思尚
不畏天子寧畏紀指揮身死族已滅當得倚阿誰

罷南交

有所思乃在銅柱之南最爾難題勞師再三因而郡縣之
郡縣之何不擇良有司為我拊綏但見刀筆吏刺民日益
肥明珠翠羽帳孔雀明翎枝朝入中官案暮馳長安市若
飛璽美非孝子不走險何為借問誰大將一二級終子前
軍過伏奔後軍格鬥死當時政府何不言叩頭但進珠屋
計止戈未賜漢皇詔乞盟先遣城下耻廟堂不棄將帥棄

傳之國史詩盛事張英公毛髮堅力請發兵坑堅子又恐
功高誘易起吾欲不言懷不能己已焉哉中州無辜十萬
士死作富良江上鬼

顏雪暉先生曰竟是一則史論

王泉寺

張公子范太監倉眼根閉何晚老臣惶恐再拜迎君何非
時夜辱臣老臣數日魂不寧王泉寺羅弓矢白龍魚腹避
一豫且得制猛虎離山市人棄其傲彼何臣哉數稱太
平不是唐亮那可縱行願亮帝為亮不為漢成白金文綺
微勞卿始知老臣是要嬰

不說出塞公得詩人忠厚之旨

閩中帖

衙殿中消制梯除腹所司請問革昧初外政于者誰因緣
勸駕功碑難失較馳是時天下平君臣面晤咨刑餘雖竊
弄太阿未下移一朝亮疑際大權歸房開口倚天憲出安
能先倒恃區區閣中帖防微計良切出納皆此曹復實何
由閉當時顧命臣唯阿稱明哲不聞宰相微但聞太后詰
在昔任守忠諫公自有說兵加王振顯惜哉不早決

伐樹枝

天下忠臣專先生海內儀刑大司成憶昔建言出百死淋
漓折脊階前地何泉閣堅騎如雲先生有耳如不聞平居
訓迪有康耻此曹安得通款呢一朝荷較太學門清議所
激諸生奔先生執士得士力上書伏闕豈顧身 天子別
勅賀會昌不是奉勅那肯行先生歸諸生喜不亮寬下

養能活薛夫子嘿嘿言官但拜跪

咏太學事開口便類太學謠見其才無所不可

結出薛夫子見朝廷有人

悲土木

風駕兮晨興竊乘輿兮威靈非足議兮親征百官號泣兮
且行六師藉藉兮寒心風獵獵兮摧前旌莽狐兔兮縱橫
黑雲如蓋兮壓營軍一夕兮數驚謂當旋軫兮紫荊胡運
迴兮路杳冥冥兮奈何復拒沒兮冠沒多望懷來兮日
將曉懸輿重兮以弼彌萬騎兮一呼我馬飢兮我卒痛
井無泉兮草木枯乾刺刺束斂兮欺我以和移師而奔兮天
假強胡精騎蹂躪兮殺兵接鼓聲絕兮孤矢竭左行墮兮右
隊滅無賢無愚兮同為膏血首既隕兮心猶熱傷翠華兮

永訣 君何為兮嶠嶠魂飛揚兮求索 亂曰天命苟若此兮謀國何為 陛下萬歲兮臣又何悲

董誥孫曰寫得英陰慘騷激却以不徒作討王振露布為高

國有君

土木狩國無君北人喜南人驚大同守國有君南人喜北人驚無君而有君一言填紛紜乃知社稷重不是君為輕繞開清風店拋與擁駕出又開野狐嶺慟哭攀車別上皇已成一閒人留為可汗那可得瓦剌悔禍非好名奉迎不費一束帛君看建炎祈請使交馳燕山定何益麒麟之歌千古淚謀不死虜不至此殺謀今日墮虜計嗟乎熱血洒何地

想見定變逢君臨安真社稷臣也

妻無夫

黃鶴鳴且悲何必同林棲為鴛鴦且均何必是同生安身自有夫妾夫自有子悽悽一執手悽悽遂沒箇空房夜辟爐餘兒讀父書書中更有忠孝光門閨兒為尚書郎出入生輝光青腰路馬頭盈盈送上堂長恐白阿母復儲兒當言不惜死闕下但恐負母恩阿母大拊掌兒能復何憂天風霧四塞知是兒歸囚夫為忠臣父妻為忠臣母黃泉重相見各道不相負

是母是子寫得聲淚俱有

龍情殊

黃河世為患誰能得中策熙朝兼慨漕憂乃在咽嗟嗚呼

張秋清司農為歌 帝曰貞往哉慎思禹故跡自濟跼河沁往往投柱壁謂龍何不仁狂瀉久為逆強弩射不迴何況填木石吾聞龍有欲領珠尤所惜沉鐵可制之中夜改窟宅藉手告成功至今師良畫人能制毒龍不能神龍神龍固無欲變化安可窮哀哉金齒禍生南城封世人各有珠貪者預其宗

至言可銘

奪門功

南城垣猶可越奉天門猶可奪諸人自為富貴計挽轡推座何太急曹石功當封于謀功當死不見持節取外落但聞文章復太子開門仗方齊殿上發光起 代皇言哥自好 英皇言弟無事西宮本以正終何乃蒙之惡謚君看

東安道上交讓時何如咸陽馬前驚墮死

微君歸

忠國公前有宋蔡京楊龜山後有吳微君朝下詔書夕受幣要為國家成盛事虛左不聞吐奇謀南陽一言終優禮故館饒百牢 聖王果重儒不亦拜宮僚先求觀秘書秘書亦何有官僚義不污不見天祿閣失身莽大夫微君歸何微微君奉何急日奉一棗栗月請一束帛始知此公非迂闊

直窮到底令微

君何以解朝

楊漆工

臣為君雙足君為臣掛背辛苦北歲一較耐不死喜寧手反死金吾第一身束束肉在機楊漆工何敢爾問汝誰主

使當道南陽李漆工諾諾卒殺死獄門不言午門言大呼
云是指揮指神明昭鑒安可欺小人當死死不避門指揮
錯殺計不如漆工勇且智一言併脫三人罪請看活袁彬
去去金陵道越明年春門自倒如何後來乾清獄坐令馮
家危高老

引證亦好

玉玲瓏

出宮門不願歸還入府帳欲悲篋中無金鏡還視座上無
繡床妾有玉玲瓏昔昔君腰肢他人但願富貴妾抱此玉
長相思長相思上承九廟神靈下畏黃口小兒聞有他人
言拉雜推沉之寧作井中泥勿為他人人生光儀寧作井中
泥勿為他人人生光儀玉碎不復全妾生亦何為當時七年

事東宮自知之君為王妾為妃當時七年事萬世行知之

陳鵠客曰如見天寶宮人訴上皇時事俯仰歎歎

裕陵思

舊陵樹兮青青肅帷幕兮冷冷旨酒清而不御歌吹咽
而無聲願殺身而從之兮重先皇之不近婦人

造意措詞每高人數等此篇可謂深于愛君

伏闕爭

惟慈懿后母儀三十年中人曲說尊無兩全殿庭聚訟
容穆然明矣哉漢文宋仁于今作式公卿抗章不阿不
激用成聖德兩宮如一孝矣哉其皇心有違曰仁壽宮小
大伏闕號泣以從會此群志願我慈衷仁矣哉

得體沈雪樵曰似頌似贊曲盡樂府之變

新會潮

潮聲一何悲中有含冤尸潮聲一何怒中有報仇婦生不
能殺仇身死猶能繞仇門魂來江湖青魂返江湖平李翁
李翁能理我潛投南海魂無所飛揚上叩九閭訴磔狗報
夫死不負表闕樹石垂千古獨不見錢塘江素車白馬夫
魂不能報吳聲猶吞

太監來

今日樂英樂酣醉無九衢蒼龍為拊席玄武為提壺朱雀
奏琴瑟白虎吹笙等前呼天子來呼喚不一顧後呼太監
來帖然便安坐太監復何為堂前猛虎步頭上垂金貂手
中把黃斧自言仗兩錢將兵助威武吾欲竟此曲此曲意良苦
陛下三千年臣為梨園主臣欲言之太監怒

施又王曰此是潘子滑稽傳

廷無人

掖廷中乃有人既生汪直何生懷恩廟堂上豈無人雖有
余青神尚有王三原三原天下直志義朝政不可胡不議
語罷尚書獨封事中官數息一人是呂黃門張承憲此曹
多自命豪傑精心能與明主結利器緣之遂倒竊事可指
紳虛無人不可使汝輩學見奇節

戴松野曰讀官者傳至懷恩王安事感歎尤深當

聖祖時何以中官無一賢者耶此其故可思也此

篇真非苟作

昭德宮

三十六宮峨眉天子夜幸唐兒蒼龍加腹何奇燕飛

容咏天聖皇九廟監視主器莫若長子六載辛勤調羹女
徒雖無胡組掖庭自有張賀天心或賦貴妃朝服裝賀佳
兒何獨不令吾知不令汝知猶可朝為烏鳥同樹夕為雲
泥異路兩宮惆悵自憐無子如月經天有子如星隊淵經
天月不膏圓墜淵何時復還但願 皇子萬年譬若泰山
嵯峨聳人動搖孔多黃鵠一舉奈何

程杓石曰可被管絃

望三台

宮中好珍玩大璫爭市販紙糊一間老自言臣姓萬奉
陛下樂一梓曲房後庭娛清宴道逢小黃門昵昵申情款
不道老司禮却起無人歡朝看相公門冠蓋露如雲暮看
相公門羅雀自生塵相公何所說老臣死報國迴顧腰下

符已為他人奪五里一長望十里一佇立相公不願三台
明三台明則奸不行但願南箕與卷舌翁翁簸揚人志惑
軒輊光掩太微宸宦者密路帝座側三台不見天下亂相
公此時當復入不然胡為五里一長望十里一佇立

言似太盡似傷忠厚然巧言巷伯諸詩正不嫌其
盡也

老臣泣

五日對平臺十日對便殿中興 聖主急太平老臣只恨
相和晚二宣劉司馬再宣戴大夫左右卻避不敢前語久
始聞喚人扶白金重錦尚方餅承恩下階日已曛戴大夫
不敢言疾劉司馬為請骸骨不道家人父子情即言主人
堅留客客何抵死欲辭去二客相顧歸不得丈夫生逢知

已主便當閣下死報國曉聞騎箕尾又聞上鼎湖老血有
血流欲枯夜深猶夢陳許謀太平未登可奈何主人留客
運者奴不無安得朱山草堂詩

朱載陽曰覺空同草堂歌尚多特調

罪壽寧

李主事折檻爭要為朝廷安壽寧不知抵觸金夫人 聖
明猶豫加重刑奈何使吾殺諫臣勅令就位免舜仁中外
歡喜呼更生 君王不好遊燕飲今何處責鵬歌吹蛺蝶
舞御宮遙運花間去獨召大發瞋目數國家棄汝猶府鼠
近侍不得聞餘語遙見免冠觸地一何苦吁嗟乎承天道中
新君怒足尉獄門命如縷忽憶南宮淚如雨乃知主事
猶生我

西涯側

謂公如北斗輕雲掩其口謂公如泰山跋手游其巔西涯
草葉索歌謠動京師昔送華容歸今饒雒陽去身為顧命
臣不退亦不語奉朝要禍同甘露猶言妾蛇善調護中書
堂中但安坐湘江鷓鴣啼不住平生讀書數萬卷到老只
解孔光傳李廣祠額元不可何為獨頌玄其觀

節節推敵幾不餘力妙在擒縱如意

梳篦謠

東家抱兒寵西家學婦奔賊來猶可活兵東愁殺人况聞
府帖下大調土司兵此物貪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特作
養折屋持作薪莫言少為貴國威當免輕無功害尚小有
功憂更深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愛子園城郭為

刺棗賊如梳兵如篦獨來更如刺保寧賊未除霸州賊
又熾焉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

客兵之害言之深切讀者可為寒心

豹房樂

帝何在豹房中金鼓聲日隆隆外四家走如風扼機虎射
團熊過錦隊樂無窮誰為此江國營歡未已離深宮西安
門從小豎居庸關却宰輔憐忘歸家宣府大將軍揚威武
犯霜露不言苦上高王敢跋扈遺南巡繫以組帝歸來白
幟舉卧豹房傳遺語天下事是朕誤

顧茂倫曰一結近原

袁士鍊

帝無南巡南方不可以行聞有九江之蛇礪齒睚眦將噬人
又有短狐在君側倏忽射影天地昏竭去當蹕者誰子自
言世世宿衛臣右提三尺刀左挾一囊土有血不敢汚車
輪明知吏議當就誅舉朝盡是形耶寧獄死諒不葬白日
為晦冥苑中海水與山平石梁斷絕鐵柱傾閣道無光駕
不行衆景伏闕尚有人吁嗟言官胡不聞

恩悲婦

恩悲婦不用婦言獨有愁苦山出黃雀亦有巢雀欲為鴻
不能高巢傾墮地哀哉勞黃石磯折高槽洪都城咽金鼓
巢子四巢母五腳獨悲號安知處屬累王先生幸念故妃
賢招其貞魂歸收其白骨遺

此亦何愧古人

留提督

天門開場公來際昌時提樞機邊師弄禁兵時事同獻
有一狂生上書刺謀政府楊公得聞之涕下何景景行當
不負良規思復念之舊君無家嫡新君憂反側十萬軍散
一紙書填定只伏三寸舌玩弄股掌間不費力士力坤寧
宮朝服入北安門中旨出縛虎昔何緩今日復何急頻年
亢旱雨勿澍滿城盡道相公雨大禮亦不諧斥之勿復語
死報 孝皇臣不負天門開楊公去

隱括本傳便自奇絕

金水橋

魏不死等不死夜乞錦衣數力士金水橋南爭仗義不言
繼統言繼嗣伏闕諍諍不可止諸臣自呼 高孝皇 聖
心但念與獻帝撼門大哭者誰是元是新都少師子諸臣
狼藉仗下死不死猶遺戍萬里大禮說終當行明倫書徧
加恩悔罪可憐有陸澄自言曾師王守仁

田石平

語汝蠻莫反當避王總制總制來汝當死更汝活 天子
賜但存土知州不用漢法治尺兵亦不調斗粟亦不費群
奴將賴願殺賊從今邪欽生他計八寨誅斷犄角盧布伯
休嘆噴五溪淫淫伐波死遂使兩江變復劇田石平復傾
田水清復濁善後從古難何況茶與莫斯建封雖可削莫
勿言田州錯

任事之難非審時事者不能道

欽明獄

昔有代州豪名編太原衛幾處作逆身不死無人敢道真
姓氏養子兩三人出入郭侯第黃金刻刀頭青螺纏馬尾
墓馳塞下手殺人平明還醉長安市郭侯何頻頻家從大
禮起匪人不取問問者馬御史侯言但當費我尺一紙不道
滿朝抗章誰不止郭侯猶自可奈觸張與桂斐語入禁中
不復任廷尉午門對簿有諸公從此張寅不姓李欽明獄
同文獄衣冠駢首盡驅逐貴人羅職猶未足四十年後亂
在蜀張耶李耶奸始燭武安在者自當族國史尚削龐公
蹟獨不見漢張角

老史斷獄自無遁情

採珠怨

含浦珠池深千尺六月入水寒徹骨何物老蚌胎夜光令

我年年採不息我非雪質冰軀那得百琲真珠少監督責
充私索縣官所得鑿錮鍊其下嘗有驍龍卧觸之身首分
須臾前人病死後人溺以命易珠何所惜猶勝東鄰困惱
後兒女典盡無顏色五嶺家家起為賊獨向珠池死亦得
與捕蛇者說同意 又似張籍

帝南巡

顧陵何美美大峪風吹寒泉口徒嗽嗽安知 帝所觀疾
驅馳兮從百官瞻純德兮龍之蟠縈以周墉神孔安暢歌
暢舞享祀虔玄宮不北悲宮南 皇圖既固兮如山如川

躋獻皇

不稱宗何稱考既稱考當入廟受命不在登大寶祝融之
威天所告經始期下壬戌詔豈憶 康陵十六年今日升

降何草草獨不言新鬼大故鬼小請看郭武定何如劉誠
意武定有恩孫獻皇有孝子子以配食光錫類皇東武德
及文始為 天子父方知貴但欲追崇無極已胡為春秋
譏逆祀

史遷作封禪書正為武帝本紀地早而諸先生用
此補之可笑也潘子作郊祀書直述大禮齋祠之
事而後 世宗本紀大政大議在焉且以此武帝
雄才大畧亦畧相當子竊以為得史法故識於此

孝童年十三

悽悽復悽悽阿母閨中啼孝童入門來執手何依依蕭艾
不共林泉驚不同棲阿父重聲色新挾大梁姬行當棄汝
就黃泉不能低頭受榜笞孝童前致詞阿母且勿悲腰下

三尺刀拂拭生寒輝宛轉蛾眉子墮地須臾時出門四五
里將去復來歸殺人義當死莫令阿母生見疑呼吏脫母
縛毋不殺人兒所為贖下三尺刀上有血光腥持此詣廷
尉廷尉躊躇不忍刑縛此上司冠司冠減等謫戍倫端門
嗟嗟金雞鳴乃知 天子明且仁憐兒為母非博名借問
兒安居門戶接天衢十三學劍兼學書悲歌慷慨燕市徒
却笑秦武陽十三隨荆軻睨眦不中孝童奴孝童烈烈五
尺軀何不為天子取單于

徐介白曰與赤深作同一敘事同一擬古便覺各
出手眼各有天地此二子所以為可傳無疑也

建昌侯

建昌侯作事誤昔為虎今為鼠新人嘗苦貧舊人嘗苦富

玉田奉和高門戶 君恩反覆何可數昌國惴惴猶連坐
昭聖在時不得語昭聖沒後葬無所家貲千百萬身死子
孫餓寄聲後來者但視我政府

府故張氏第也可為炯戒

兩搜套

受降城跨三面東勝州控兩面榆林堡當一面牧馬漸南
下坐夫門庭險守之不足何有戰二千里地水草甘甸奴
因之劫諸番渾脫飛渡寧夏卑不備山北備河南屯田築
堡無長策侯騎直通偏頭關搜套何紛紛後有曾中丞前
有王威寧小試紅鹽池封侯竟成名大出定邊營未捷身
首分權臣在內寧不聞乃知少師力不如中貴人

套事得此功罪自明

權門犬

郭中有犬嗷嗷郭外有犬嗷嗷郭中有犬能嗷人郭外有
犬不啞猘猘觸之嗷復嗷朝叩帝閣入夕辭相府出水
衡無輓車司馬無導卒搗持白金往復還但可單騎宣手
勅勅中書裁非爾職安能驅人共殺賊路出德勝門白骨何
累累臣言不效臣罪當治 聖恩高厚江下沾衣荔波之
行不願歸謂之何

悽惋不堪竟讀

程杓石曰寫趙內江心事逼真

淳安奴

淳安徐氏奴行年五十餘籌策雄壯筋骨枯顧謂阿母勿
嗟呼母乃謂我牛馬力不如我猶能逐利東西效馳驅母
脫頭上簪令奴轉販如賈胡往時食無魚今來出有車為

兩郎君起大宅夥何沈沈臨九衢其中參差臨金珠阿寄
乃無一粒儲道逢徐氏郎下馬盈盈趨一朝老且死手出
兩紙書書中家計析錫錄可憐一兒身無襦嗚呼今之人
口許書大冠長劍名為儒妾質事報改圖何况覓六尺
孤此曹牛馬羞為徒獨不見淳安奴

痛快

椒山膽

椒山膽大於身不畏丞相父子嗔使公為虎丞相為鼠醒
獸義兒膽烈不得語藏公膽血化碧地下猶報應生德劄
公膽甘如飴求死不得有賢妻 詔問二王兮臣罪當誅
臣不能令親親他人能令親疎臣頸可斷膽不磨

兩歌妓

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潮但為薩摩王使我督府日焦勞
嗟峨樓繼千丈高首吳尾越倭忽隨風飄當復思中國之
使必有女子之戎不用快馬健兒但用黛綠粉紅傾城笑
未已股掌弄兩雄稽顙天皇呼紹公珠玉餌真奇謀殺己
降安得候役免盡走狗因兩首縛兩妓愁為國事死何求
江水竭恨不休

桃案寨

受降新平堡自言居奇貨數騎憑城索張目不得語一萬
馬陷如蛾漢兒但燕頭傳語相驚恐奔命無時休二遣之
彈邊惠留之抱空質空質既已去邊惠亦不拜解但求紓
右衛不願輕中國大明始九垓胡婦同面泣解身辭白登
道血濺黃河側時此惜諸部勿背黃台吉解寄謝漢太師

叛人那得來縱收威平間羽書終歲馳解犬馬歸主人願
得主人強誰能識此恨惟有年贊皇

以古調傳今事真筆端化工

前搖果

軍中有一劉儉答問之心膽愁軍中有一漢吉能聞之驚
破膽暮馳黑河畔朝襲東勝川驕驍文馬鐵鞍手中大
刀奮如滿或如霹靂拓弓弦左射右射蹀血前名王貴人
馬頭懸肥牛大粘當朝餐豐州盧帳為寒烟還聞慟哭涉
陰山劉將軍何須忽攫虎子據虎穴從此漢兒戰不怯輕
騎夜夜斫連幕惜哉生不逢騾騎大軍出提攜王龍埽月
窟

施又王曰鏡歌少此雄激

齋宮

卿雲顯見四緯若一瑞木靈芝元氣所植 帝在齋宮潔
誠禮祀休嘉祥隱曰惟玄庇光芒夜燭拜受神丹桃實如
瓜服之永年專精鍊氣讀仙經黃金可成天下寧歟狄來
服瀛島平侍臣晉筆撰青文斟酌零露甘且馨白雁白鹿
走紛員寂寥冥感若有馮誰為仙者陶仲文寵異不數樂
將軍柏梁既笑定章營修玄之功誰與倫但願 皇帝三
千春

可入郎祀歌

射東樓

高山不推自崩東樓不扶自倒平田有米覆以草繡衣夢
占小兒先宮中有物能神語為不除奸待明主莫言多錢

可聞使一朝猛虎化為鼠燎原火不可當倒海水一何狂
誰謂阿儂智不如公子引去西市傍然臍自青笑耶鴟八
百胡概無用處鈴山堂中老書生勢利何如枝上露獨不
記歐陽語

縛板升

雲中帥降那吉降那吉致俺答撫之不叛真良策襲我冠
裳戴我德何物叛兒教汝稱兵還我叛兒當歸汝孫汝孫
未歸縛板升傳頭葉街揚威靈從今保塞稱外臣貢市以
成國體尊因體尊外患弭但當飭我介冑張我弓矢積我
錢穀修我營壘安不忘危古人所責奈何守邊者苟且幸
無事歲割軍實奉驕子無人更為百世計嗚呼解奴還自
餌禍福倚伏皆如此

此古人所以思願牧也 顧茂倫曰此詩具見經

濟之才

啼鴒血

老臣報國誠事忠孝無兩全諸公莫學羅倫我自學李賢
古來金華行權吉典亦宜然山人不識宮袍驚道啼鴒痕
嗟哉吳生一言膏以明自煎卞生有淚斑斑名典日月懸

吟刺

惠山婦

賢哉惠山婦見夫不見虎揮鋤奪之何不可馴虎如馴狸
搖尾虎捨去負夫歸來且安坐斗酒鳴鳴相勞苦君不見
劉家婦能殺虎夫不再生亦何補惠山清流激千古東海
勇婦又焉數精誠開金石猛獸不敢侮猛獸猶自可苛政

能殺汝

後揚果

赤羽從東來云是將軍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堅壁功失亡亦不多下言揚果功獨體血模糊息囊從來來云是御史奏奏中更何有上言敵來寇官軍坐束手下言敵去後但竊漢兒首行開功罪辨者誰但飛城郭是人民非舊時屯田草粟粟父求死子夫求死妻不知將軍收遺尸收遺尸何復藉小賜金帛大封伯御史扼腕爭不得從今以後但戴人頭去殺賊陣亡使兒何足惜報功闕下死塞北猶勝空作板城城下骨吁嗟乎舉朝蒙蔽亡遼東國史機頌將軍功

自評 予作李寧遠傳功罪頗不相掩此題若出

遼人之口恐尚有不忍言者

封關白

天上有火星地下有石星除石星斷禍根用重語古語關白雖可封不聞彼國自有歲君王子雖可出不聞彼國為我外臣小西飛騎過關門但坐護姑許和親和親不忌聞冊命終不停島中老搜失禮義笑踞敢對使者噴摩餉八十億用兵十萬人開城平壤乃僅存石星死東事成關白死東方平

尚無礦

顯皇帝時尚城令樊君少暮海忠介為人初下草嘿不聞聲發奸揭伏威極神明解一開礦使者來關如趙虎有司折腰迎蒲伏供具樊君當之嶽嶽不為下解他邑有礦尚城

獨無鳴鶴升堂先以肩輿使者色沮亦莫敢訶謂君好手不污金錢謂君良自苦百姓復可憐億萬之命賴君一言止上銀臺嶺觀戲何巍巍綠崖捫葛登日暮空歸東山不效靈亦已焉哉五賢哉我思樊君令死者復生橫遭冤論令治行遠聞郡國計吏莫知我樊君偏六壁書未及下翻然長辭歸視親疾以身殉之天道無知使樊君無兒六二縣之人家無相春何以祠之學宮之中千秋萬歲俎豆無窮

桐柱高

桐柱高高於萬仞山夜郎及且蘭開國三千歲不與中州通人烟西北連雲皆高道可以橫絕黔楚渙玉壘山奔射虎死然後封鐘鐻錯其間上有海龍捧天之險國下有姜山棧石之重開飛鳥騰猿尚不能踰健兒欲上愁攀緣水升何溝溝十里九曲行薪岩仰攻肉薄一當百窮崖四顧但長嶽開汝作計何逆天不早面縛死軍前但見長圍四面合夜分營火高連連又見黃金散盡羣苗去不遑銅柱高高于萬仞山使人念之駭心魂摩崖勒銘空中起蒼林茂密無人關其險也若此嗟我神兵自天而下胡為乎來哉銅關鐵塞尤嗟峨一夫大呼千人不能過所守或非道何異術與衛朝見蝮蛇夕見鴟梟狂顧動齒負險以騎天堽雖云固不如事 皇朝銅柱高高于萬仞山

大敬言

太守得詔如霹靂宰相得詔但掛壁挂壁尚可反汗奈何

密雲自天雨不滂沱君不見田太監猶力爭大哉王言其
出如綸惠我昆陵惟歐陽君

顏韞辭又類易林奇絕

哥莫怨

萬幸啓祥宮傳呼哥兒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泣下
一何連連哥但莫恐罪不汝連汝知我慈我知汝孝無聽
謾人翩翩令我父子兄弟不得全亂曰晝不見日出夜不
見月與星閉門塞牖舍大獄將與哥兒出語人勿復重紛
紜探懷中勅持受閣下淚不可禁身在危疑中胡為羅織
我侍臣有一妾男子撞我宮入我門拈之杖下勿傷我
聖皇心彷徨空殿下聊復耳耳撥棄勿復陳

調稍泥古命意自高 慈孝苦心聖人作用持未

許要假借耳

哀楚宗

哀楚宗何昨昨字就漢陽死不還武昌居宮中大馬化作
驢鳳凰却抱兩鳥雛獨不聞今漢陰昔甫春龍蛇到死不
分明漢庭誰能識假莫

楚事難言如此猶為得體

大小東

大東何偏仄小東何鬼域人皆集于菀謂我集于枯羽翼
雖成畏後網羅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同我者賢乎異我者
愚歸乎歸乎其吾黨之徒乎

榜標之習氣運使然賢者不免

鴉鵲關

鴉鵲關乃在鴨綠之西寬莫之東縣官令我輸租稅耕田

築舍其中天蒼蒼野茫茫禾黍未穫茹鼓逢逢披我鉞鉞

張我弓守我安弩不敢自言功我初來時髮未燥及今養子

成老翁窮冬肅殺草木方枯忽逢官軍來驅我老幼踏踏

行波河流漸浮漂骸骨載塗斯鬼煩冤舊鬼啼呼可憐丁

男不復還已聞窮苦乞為奴昨日雖犬邑今日狐兔區橫

街何廣廣拱手棄膏腴將軍論功果有無位通侯爵公孤

偏裨不敢議議者尸街衢鴉鵲關三百里割地之賞猶莫

比開鐵漬遠潘棄何為反坐諸臣罪

可謂談言微中

三娘子

萬國東連如期矯矯者虎臣不如一閼氏皮幣陳佳哉紛關

氏自歸靜如齊心漢降長公主不能堅和親翩翩燕遠巢

豈非後宮身鴻雁塞北生願向北南鼎非為塞北寒隨陽

志不移萬國東連如期

馬上歌

兄何在桑乾河弟何在營無間妻子何在供轉輸宣大請

買馬甘涼請具車車未具師已出遼陽數萬人相公一行

墨河水咽咽野火焚焚桑轉戰沒驚馬彷徨鳴朝鮮一

枝猶淚死何但枉殺兩將軍兩將軍不再得五星門日光

赤寧遠有兒尺觀望元是伊家麾下養

結語可當李氏羨書

紅鉛瓶

忠言利在逆良苦利在苦服餌求長生翻為醫所誤爾非

王子喬紅丸胡白胡但聞貴柳必不聞賤道古一月亮帝
德龍髯忽中墮宗伯討賊義舉如握蕭斧禁門有白挺曲
房有美女旁人莫浪語忌器難投鼠

忽作平調亦自深中事情

移職鸞

慈寧宮移妃子熾鸞宮移遷侍 先朝顧命猶在耳小臣
有官非鄭李安危所發猶嚙矢不問中書問給事掖門叫
呼摩樹驚 帝言彼真忠臣臣安可為一言竟殺身
安社稷計獨苦安遷侍是誰誤道侍自有女天子自有母
不見小南城哽咽傳 天語

客夫人

生男且勿喜生女且勿憐君看客夫人眠坐官家一虔心

許阿父願得成公姆新歡從門來舊歡從閣去其一夕就
歡宿通夜刺促語如聞外庭論不得便與汝三彈汝仗下
馬打殺鸚鵡鳥願得寒蟬不復鳴鳴亦無人曉其難看矣
道來寶馬如游雲借問貴人誰云咸安宮其五日出外舍
群跪羅道周大兒呼作虎小兒呼作彪其六阿兒前祝母九
千歲官家散金錢中官那得比其七有何涎涎尾飛來逐皇
子語汝燕莫啄行當自啄其八僕家大道北數家大道南
家戶自相當生死莫相捐其九慎慎奈何許宛轉梓宮前始
憶何婆語其十

組織客魏逸事纖悉無遺却不鄙瑣深有讀曲子
夜之餘風

驅車開陽道行

公無渡河公欲渡河蕩平遼陽今當奈何渡河尚可入關
大難啗啗之口安望生還

熊王寃厭得此吐氣

寧遠捷

鐵頭子雖多如我遼人何遼人不愛身與家阿父死三岔
河阿兄死廣寧獨身雖存猶羈旅要為國家守危城城下
火酣酣遙知可汗營城下砲重重自名大將軍大將軍一
何神勦如雷散如星一發牛車裂再發連騎崩但見骨都
當戶血肉為黃塵十里之內無留行阿堅斧箭走且驚起
兵三十年不如遼人難與爭袁副使如父兄已破賊不言
功大將軍首當封胡為者魏上公父上公子到侯幕府行
賞及蒼頭行間使兒空碌碌獵犬何曾鬻肉

可欺

五人墓

北司曰天獨坐南牙勢成水火緹騎四出如虎鉤黨一何
紛紛片紙取逮數人吳有廉吏周君騎西貢之千金千金
百家之產傾城醪相勸彼何耽耽未厭五人一呼當奔叩
頭請命中丞中丞有耳不聞緹騎銀鑄忽怒若曹達詔猶
可不畏東廠族汝平生遨遊燕市阿誰敢觸魏字不謂吳
儂乃爾周君傍徨獨苦父兄誠非愛我東身連歸園土東
廠聞之心危閉門切責崔兒何減博浪一椎五人請死不
辭下從專諸要離虎丘之旁栗栗元是東廠廢祠

龍觀軍

唐有魚罕客九節遼師皆無功宋有童太師十六州地竟

難為內弄文墨外弄兵白日一炷香潛形 帝曰聞外不
中制機將聞之心膽碎分守幾罷監視出宰相何人真無
識

歸過宰相自不過免

東江怨

遠南垂麗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東江可牽制何一
短老公自言五言能蕩平奇功先殺毛將軍殺毛將軍款
可殺烏軍奪烏餉烏軍不肯歸殺掠渤海上海我爪牙為
仇警警弓內向使我弄命不得休遼無東顧憂麗無北顧
慮兩國醴酒喜相賀潰瑤直薄都城下始知謀國真大誤
毛公死世所究袁公死人不悔山中宰相何多智一言竟
能殺兩賢

直筆可畏

悲賈莊

劉門驚急入衛蘆溝斷趙壁清誰養冠主者誰虛拚命嚼
面碎君已身死悲賈莊非錦城兩人死一人生却典如
偽耶真十年後論自明悲賈莊昭日星

應語可思

走夷陵

誰徵兵作賊關內徵調急誰徵民作賊新餉多措克中政
果何人敢撫總誤國誤國已當誅反求仗劍出杖劍出
天子吾都門錢 宸章賜坐前席非常禮上至天下至地
卿專之不中制車千乘騎萬匹旌旗陳光耀日瑪瑙山戰
方疾白虎關險遠失賊既通兵亦撤賊重來空馳撒釋蜀

冠圖左革鞭之長竟何及避宸陽走夷陵江之廣勞我心
襄陽增雄陽驚宸盟梅非干城獨不見一死猶令人主諱
生時誰敢訟公罪

二語深

德政殿

皇極殿先生坐 聖王自重賢師傅德政殿先生留小臣
一言大臣羞既舉廢又竭祖寵賂雖章奈何君擇相猶
擇賢庸賢不去病難為武林謫死亦足臣言不中國之福
言既中國何賴軍名裴度名竟敗行人去渺未還不及小
靖進一言小靖言大臣誅生悔死捐竟何如

沮南遷

篇中多用熊公奏疏語當取温州傳並讀之

乙巳南遷議徐公不用子公用不然臨安遂為宋甲申南
南遷議言者李公沮者光不然靈武猶為唐世事成敗那
可齊前人之戒後人師 天王自為社稷死撫軍何不奉
太子國有千官無一士當年嬰斧竟誰是

識議獨超

紅閣詒

有龍矯矯兮去而上升一蛇從之兮哀彼寺人毀棄冕服
兮 高皇有靈寧毒余體兮勿傷下民有君無臣兮為死
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辱我德音

琴操之變凡為臣子者讀之能不痛心

劉復興

燕山飛來大嘴鳥彰義門外啄復啄直排蘭省入掖庭中

書五人四人生其餘赴死亦多有違誤使入黃巾手何人
蒙面政府堂滿口頌德皆庶官歸來置酒神揚揚何一男
子上我床拔刀斫葉呼復狂傲岸一舉累百觴座客遷延
不須避自言大明土工是親曾給役深宮裏德政殿前長
引視御榻不施雕漆後衣經滌濯席始軟是時日晡花影
從大官進膳四五器督役太府猶傳言批答方勤不遑餐
況聞蔬食憂民艱集出語人泣復歎諸卿平昔侍從臣有
君如此寧不聞忍復反顧事他人請以佩刀早引決勿待
收京污斧鉞坐客聞之皆嘿嘿男子揮手徑趨出咄哉難
鳴不附翼但存姓名有人識

結妙甚緣情比事惟張文昌王仲初稍彷彿白傳
而下罕能措人

蕪城歎

可憐瓜步山接新城南望不忘君一武騎千羣來限長江
願作張睢陽其棘章白面誰史家子生死奉公祀其城上
孤莫野啼聽我廣陵歌其

赭山

阮輿馬共天下偏地職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輿玉輦不知
處黃旗紫蓋渡江太赭山高兮無極烈火燒空兮焦石燭
龍無光不熄地經程慈航向人立我縱言之復何益主失
勢兮想為警客操柄兮羊化虎帝允當之亦幽囚赭山高
兮不可攀美人一去兮不還上無結綺之層樓下無景陽
之深井外無奄豎兮內無妃嬪荃獨迤狩兮得其正不學
宋徽欽何問晉懷愍是以其謚為聖

忠愛之心溢于言外雖強九辯而後僅見此章
京口鹿

京口鹿十五五乃在學宮中嗜汝幽州兒身騎白馬高
羅紱左手把雕弧往來射鹿而復東嗜汝神鹿相呼入林
去雖有網羅蔽天將安施十五五卿華鳴鹿幽州兒去
時不知神鹿乃在學宮中朝出暮歸誰能達鍾山鹿乃在
林樹中厨人尚復得烹醢之海昌鷄乃在園囿閭獵者尚
復得係累之鯉魚乃在西苑海水中漁人尚得鯉魚脯嗜
汝賢智士各有出處明哲保身復何所苦

顧樵水曰體物之才保身之智于此見之
十八翁

孔雀床南來十里一哀鳴中林橫被鷲鳥攫羽毛摧折無
儀形續溪山千萬重閩海使不一通賦詩寧散何匆匆忠
寬但憶十八翁十八翁從此辭千年化鶴猶床歸明知黃
冠那容得染市吾師文信國遺書恨恨不極

仙霞關

南望鬱何嵯峨仙霞關一夫守險莫過仙霞關同姓忽尋
干戈仙霞關河魚腹疾奈何仙霞關二英倚勢若建瓴仙
霞關但能守者何人倭霞關羊腸化為砥平仙霞關哀哉
天命以傾仙霞關

用古之妙能使境與事皆奔赴之此筆力所至

寧夏王妾歌

綢繡華亭鶴栖止越王臺閣君有兩心故使關君懷一昨
日居籠中今日辱蒼天念彼籠中侶失路成棄捐瓶墜百

尺井何當復來還二城南亦有虎城北亦有虎兩虎相與
居無親為誰怨三狡兔何誰邊走狗復可憐妻非愛富貴
願得死君前四拔劍斬仇頭著我漢家衣男兒欲作健安
用低頭為丹山有威鳳採羽來何遲寄詩帛下人令名千
載期五

明月洞

桂林高下不可折灘水難以涉美人佩我通侯章何以報
之死封疆側身南望蒼梧雲路遠莫致涕涔涔張生同死
死不孤自云相國門地殊梅義噴噴諺忠臣勿謂南朝真
無人忠臣身雖可殺忠臣名那可沒墓前題字魂不識露
窟一聲天地裂遺骸已北還臣心終南懸恨不逢漢家都
尉禽左賢五嶺一錢聞青天

可與謝皋羽冬青行並讀

南溟霧

南溟霧壅不開鏡塘湖期不來魚拂箭泣橫水龍之去雲
為神潮重來霧已掃拂拭無日杲杲



感舊集十六卷

〔清〕王士禎輯

盧見曾等補傳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刻漁洋山人感舊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川嶽鍾其秀靈必有文章極盛之會以抒洩其菁英鬱勃之氣其發為詩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而散見於山林陂澗之間片璧碎金初堪寶貴

而又必有人焉為之別裁偽體輒激閤幽以論定一代之作而使之必傳於後選之昉於梁昭明太子為矣近代以來元遺山之中興集錢牧齋之列朝詩選朱竹垞之明詩綜亦吾人也我

朝詩教幸興跨明軼宋顧獨未有選人百季奄忽宗為遜法正始遺音邈焉莫逮而奚搆武諸賢陳迹湮沒有所不齊里而不得者乾隆丁巳羅古揚州嘗與馬古秋玉論及此事自維謏陋不足揚抱

風雅而顧瞻當代遲之又久以至於今則仍未有其人予滋慙焉幸未冬以公役至系師謁崑園黃夫子於家出所抄漁洋先生感舊集見示捧受而卒讀之其搜剔也廣而不濫其撙擇也約而不遺竊謂

此書仿我朝之詩典人与俱傳
矣蓋治熙之文正當我朝詩人
初盛之會邇世之遺老興國之碩
彥無不萃會一時先生以歷運星
精誕發介冑登壇沾宏獎風
流自非淹雅鴻儒即無由登龍
序

三

門而長聲價足故我朝之詩人
雖不盡於是集中名家之詩
亦非是集之所能盡而人之以詩
鳴于我朝之初盛而必傳於後者
已囊括而無遺後先生而起者
如有志於本朝詩選會是集將

焉歸乎嘗考國初時錢宗伯
牧齋有吾炙集葉侍郎初庵
有獨賞集施侍讀愚山有藏
山詩其體例均与茲集髣髴然
三書者今或莫舉其名先生之
存也是集亦僅有至序而未流
序

四

仿其書詎意致後四十餘年猶
為宗工之所購求珍秘以轉授
於予馬君秋玉又不期而遇於
系邸不意久要慨然任剞劂之
事此蓋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為
也於是不遠千里延濶川老友張

孝廉榆邨至署採集故實以
長夏薄書餘晷秉燭捺觚仿
遠山以下各詩選之例入系之以
小傳而述所緣起如右以貽之至
集之名既舊則先生有取於曹
子桓之言死生契濶之情自序之
序

五

之盡矣抑予官揚州日憶平山紅
橋為先生暗襖賦治毒之地亦
嘗與諸名士觴詠于間雖文采
風流未足後先輝映然當時高
懷逸韻猶彷彿遇之於集芳林
壑之間乃忽十餘年已成往事

此予敘述舊集亦不覺忽焉感
舊冒然而三嘆也乾隆壬申夏
六月德州後學盧見曾撰



原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之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見其可慕焉曩尊兄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盤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閨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歷窯所製至或下勞儻從見閩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杯樣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盤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盤爭視之萬歷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芳草閨雞之酒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嗟咨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之執友往來禮記是人遺謬矣尊曰某蓋博通六經二十一史者也某益讀書萬卷者也及年二十餘漸風聞內如名士酒間賦詩贈酬倡和不及口其字年譜均若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輒尋常視之今年且半百暇時談白歷游燕齊魯吳楚閩粵之交始覺後生足與言焉二十年前生才之盛轉繼舊游之可懷則倡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既喜以詩名天下久於學無所不博其交友較平尤廣感時流舊新平生故人詩存殘兼錄凡五百

感舊集原序

一

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樵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為無足異茲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嗟咨歎賞宜何如矣或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嚴廊翰苑朝會燕喜應酬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錄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盤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大芳草閨雞之酒缸足以傳於後而已布衣秀水朱彝尊序

此集與舊集同其目
定之本中異今故錄之

感舊集原序

二

自序

僕自弱冠薄游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嘗與當代名流服襄駉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爲文之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風昔蓬多死生契濶之感康熙壬子秋以王事于役巴蜀行褒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已而迴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功相依爲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母死矣風流頓盡發言莫賞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慨然久之詎謂中年備歷

感舊集自序

斯境自考功云亡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報地下嗚咽摧藏輒掩卷而止一日讀魏太子與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府舊遊以爲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十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死則痛且哀如予是也振觸紆轡不禁泣下沾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爲多日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把玩感于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中所藏平生師友之作

爲之論次都爲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什七附焉通爲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李川中州登敏之之例以考功終焉命曰感舊集康熙十三年甲寅孟夏濟南王士正序

感舊集目錄

二

刻漁洋山人感舊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川嶽鍾其秀靈必有文章極盛之會以抒洩其菁英鬱勃之氣其發爲詩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卽散見於山林藥澗之閒片璧碎金都堪寶貴而又必有人焉爲之別裁偽體彰微闡幽以論定一代之作而使之必傳於後選之助於梁昭明太子尚矣近代以來元遺山之中州集錢牧齋之列朝詩選朱竹垞之明詩綜亦其人也我朝詩教聿興跨明軼宋顧獨未有選人百年奄忽宗尚遺流正始遺音逸焉莫逮羽翼接武諸賢陳迹湮沒未有求其爵里而不得者乾隆丁巳罷官揚州嘗與馬君秋玉論及此事自維謏陋不足

序

揚托風雅而顧瞻當代選之又久以至於今則仍未有其人予滋懼焉辛未冬以公役至京師謁崑圖黃夫子於家出所抄漁洋先生感舊集見示拜受而卒讀之其搜剔也廣而不濫其持擇也約而不遺竊謂此書傳我朝之詩與人與俱傳矣蓋治熙之交正當我朝詩人初盛之會遊世之遺老興國之碩彦無不萃會一時先生以應運星精誕發介冑蚤登壇坫宏獎風流自非淹雅鴻儒卽無由登龍門而長聲價是故我朝之詩人雖不盡於是集集中名家之詩亦非是集之所能盡而人之以詩鳴于我朝之初盛而必傳於後者已囊括而無遺後先生而起者如有志於本朝詩選舍是

集將焉歸乎嘗考國初時錢宗伯牧齋有吾炙集葉侍郎訥菴有獨賞集施侍讀愚山有藏山詩其體例均與茲集瑒騷然三書者今或莫舉其名先生之存也是集亦僅有其序而未流傳其書詎意歿後四十餘年猶爲宗工之所購求珍秘以轉授於予馬君秋玉又不期而遇於京邸不忘久要慨然任剞劂之事此蓋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於是不遠千里延潯川老友張孝廉榆邨至署採集故實以長夏簿書餘从秉燭操觚仿遺山以下各詩選之例人系之以小傳而述所緣起如右以貽之至集之名感舊則先生有取於曹子桓之言死生契濶之情自序言之盡矣抑予官揚州日憶平山紅橋爲先生修禊賦冶春之地亦嘗與諸名士觴詠其閒雖文采風流未足後先輝映然當時高懷逸韻猶仿佛遇之於琴尊林壑之閒乃忽忽十餘年已成往事此子叙述茲集亦不覺忽焉感舊喟然而三歎也乾隆壬申夏六月德州後學盧見曾撰

序

二

感舊集補傳凡例

一先生主詩教以神韻為宗是集自虞山而下凡三百三十三人詩二千五百七十二首體過不同性情各異而一經先生選次如金之入大冶渣滓悉化融鍊一色洵選家之巨手也其人其詩悉依原本不敢妄有增減

一先生自序編纂是集在康熙甲寅年是成書已久特未嘗版行於世間先生歿後其甥益都趙緩菴執瑞向其家適索原本不得得散葉一束開有目錄抄存此本共為四大卷數百餘頁考功在第二卷末與自序所云通為八卷以考功終及末序凡五日餘首者

感舊集凡例

一不令其為先生晚年更定未成之書無就也今依抄本序次共釐為十六卷補遺各書彙載每大卷之末者各附正選之後如虞山讀吳梅村詩有感四首入補遺者一今仍叙於第三首庶不失作者之意一是集所載皆先生同時師友故原本不列名字先生之歿距今幾四十年已多泯沒不傳傳之後世不知其人何以道其志今為各補小傳其採集諸書述而不作從明詩錄之數也言法亦依本例官銜則書其若者龍過補遺之有關於詩與人者亦書餘俱從畧一集中諸公多散見於先生說部其不載與不盡者乃旁搜別書是集本以先生為主故先生之書俱列在

前他所採錄則各標作者姓名於初見一條無可考者就其鄉人訪問如無錫劉雷恒等傳皆顧司業棟高所作是也採集諸書淄川張孝廉元之力居多搜羅幽隱則同里宋編修弼集成而復加較訂則江寧秦孝廉大士也宋編修有蒙泉集張孝廉有書齋堂集秦孝廉有抹雲山樓集

一採錄諸書有節刪而無竄易兩書重見存其詳者摘句已見本集仍載原句全篇已見本集則不重錄不見本集者仍錄全篇別見與本集小異亦全錄之數首摘一錄其首句至於序傳大篇節錄其近詩話者或有闕大節及文人韻事附見則並錄之本選本傳

感舊集凡例

一外有可以類及者以節意附記於末凡此皆所謂其義竊取者也一詩家議論各有不同如嚴澹浪詩話虞山之所極詆而漁洋亟稱之何李王李皆一代之才而攻之者如從國竊以三百篇降而漢魏其旨雖同其體則異王孟韋柳其起若同而李杜孟韓其境則異詩以言志人各有其志即各有其言性情遭際斷不相襲而欲執一路以繩之豈通論哉傳中所錄論詩各條具有微旨願與海內詩人共証之一是集輟轉抄寫訛誤頗多宋編修蒙泉嘗訂正之復委檢邨之孫家余子謙以校舊之役再三過尚有闕

疑玲瓏山館藏書充棟所與稽者屬樊附鶚陳授衣
章皆博雅君子重淹潤而後授梓毋致有魯魚亥
豕之譌是則余所深望也夫

一是集搜輯雖勤而見聞未廣凡以小傳間有缺者書
成後所得擬續刻小傳補遺一帙於集尾覽是編者
或簡編軼事或彙梓舊聞或邑志家乘名人傳記之
所載據拾既確望卽部示以便隨到隨續俾昔賢芳
躅悉得表章是又叩頌之至切者也

雅雨山人盧見曾識

感舊集凡例

三

感舊集目錄

卷第一

錢謙益 三十七首

程嘉燧 四十二首

吳兆 十首

林古度 二十六首

邵潛 二首

卷第二

吳偉業 四十三首

盧世瀛 一首

徐波 九首

龔鼎孳 二十一首

曹溶 五首

姜燠 一首

姜垓 五首

徐士俊 三首

萬壽祺 三首

感舊集目錄

卷第三

邢昉 三十三首

劉城 一首

王庭 八首

蕭雲從 一首

陳宏緒 一首

鄭露 十七首

李雯 七首

宋徵輿 七首

趙士喆 十九首

趙士亮 一首

張宗英 一首

楊思木 十四首

史元 四首

徐白 七首

楊補 一首

伍瑞隆 一首

張可度 四首

張爾韜 一首

呂潛 一首

金俊明 七首

釋正昂	十九首	釋宏智	四首
釋讀微	二首	釋道源	二首
釋宗止	二首	釋寂害	一首
程先貞	三首	余	一首
譚宗	一首		
卷第四			
徐夜	八首	董樵	二首
周安	二首	俞南史	四首
熊文舉	一首	孫廷銓	三首
孫廷鐸	六首	吳懋謙	三首
張一鵠	一首	顧開雍	一首
感舊集目錄			
吳	一首	王光承	一首
宋徵璧	一首	金是瀛	一首
許高陽	一首	董俞	一首
張震	三首	錢德宸	一首
錢芳標	十二首	彭孫貽	一首
徐之瑞	一首	馮如京	一首
方夏	一首	卓明	一首
胡周燕	一首	李源先	六首
吳綺	一首	釋通潤	一首
釋海明	一首	閻爾梅	一首
陳洪綬	一首	宋存標	二首

宋之經	一首	劉道	一首
馬之驢	三首	戴重	一首
卓人月	二首	杜淡	一首
馬澄	九首	邱象升	一首
邱象隨	七首	張養重	四首
宗元鼎	二十二首	黃雲	九首
張琴	十首	潘陸	一首
李沛	一首	李澄	三首
李沂	一首	周立勳	三首
陳瑚	一首	孫永祚	二首
陸貽典	三首	陳祺芳	一首
感舊集目錄			
馮班	一首	尤侗	一首
宋實穎	四首	宋珏	一首
東蔭商	四首	錢陸燦	一首
嚴允瑩	一首	朱鶴齡	一首
陳宗之	一首	黃承聖	一首
黃翼聖	六首	王若之	一首
汪膺	四首	侯方域	一首
侯方巖	一首		
卷第五			
趙進美	三十二首	劉孔和	十六首
王遵坦	八首	王敬啟	一首

周亮工	十六首	顧終	三首
韓詩	十首	閻名	一首
吳穎	一首	彭而述	十首
高珩	十二首	李敬	二十七首
卷第六			
蔣超	九首	唐允甲	二首
丁耀亢	五首	呼谷	四首
趙瑾	十三首	冒寒	二首
欽蘭	三首	胡承詒	三十八首
張仁熙	一首	朱嘉徵	二十四首
曾曉	十八首	紀映鍾	二十三首
感舊集目錄			
顧夢游	一百首	杜濬	三十一首
卷第七			
余懷	二十四首	方文	四首
胡介	十首	龔賢	三首
王猷定	三首	韓昌	四首
費密	二十六首	徐振芳	一首
顏伯珣	六首	顏光祿	十七首
邱石常	一首	陸叢桂	八首
周聲	一首	黃與堅	三首
許旭	二首	顧潛	二首
王松	一首	王振	二首

朱克生	一十六首	陳鉅	四首
吳嘉紀	十五首	汪楫	二十九首
卷第八			
王又旦	九首	吳周	四首
雷士俊	二首	汪懋麟	四首
吳玉麟	十三首	劉雷恒	一首
方中德	一首	方中履	三首
張芳	二首	吳光	十三首
甯權	二首	金逸	三首
曾傳燦	三首	諸九鼎	八首
楊涵	九首	王士祿	八十二首
感舊集目錄			
卷第九			
宋琬	四十六首	施閏章	四十六首
陳允衡	二首	孫枝蔚	三十二首
卷第十			
董文驥	一十六首	劉體仁	二十二首
江琬	二十一首	程可則	二十九首
彭孫遒	四十五首		
卷第十一			
葉方鵠	三十四首	陳維崧	三十三首
鄒祇謨	十一首	李念慈	二十首
許珏	八首	曹爾堪	十七首

沈 荃 三首

陳延敬 十六首

卷第十二

李天馥 一首

計 東 一首

董以寧 二首

嚴 熊 一首

李因篤 四首

鄭日奎 十一首

祁文友 一首

吳 洪 五首

彭楚伯 一首

曹貞吉 六首

曹申吉 二十五首

陳增新 三首

孫 錄 一首

魏允枏 三首

魏允枝 二首

魏允枏 一首

曹鑑徵 一首

徐 達 一首

感舊集目錄

六

蔣 琢 二首

朱茂綱 一首

吳兆騫 三首

程康莊 一首

趙三麒 四首

陳玉璫 七首

吳永迪 一首

侯 演 一首

吳道新 一首

沈自然 一首

陳 式 一首

顧宗璋 一首

顧萬祺 一首

杜紹凱 一首

丁宏誨 一首

陳 道 一首

李 松 一首

閔麟嗣 六首

汪後達 十首

吳雯清 一首

李世恪 一首

李澄中 五首

孫寶侗 一首

徐 倬 一首

孫 蕙 一首

程 邑 一首

王維坤 九首

謝起秀 一首

李以篤 一首

謝良琦 一首

謝天樞 一首

李 淦 一首

王祚昌 一首

王清臣 一首

查士標 一首

無名氏 一首

金尚憲 八首

卷第十三

申涵光 十六首

張 蓋 十首

殷 岳 十一首

姜 梗 四首

感舊集目錄

七

徐 緘 十九首

毛 姓 五首

釋今種 四十六首

陳恭尹 十八首

王邦畿 八首

陳子升 五首

梁佩蘭 一首

王鳴雷 一首

戴本孝 五首

吳 及 十五首

嚴繩孫 三十七首

卷第十四

秦松齡 十五首

王 岱 二十一首

劉友光 五首

顧大申 十三首

周茂源 八首

周 綸 三首

周體觀 二十一首

楊繼經 四首

陸圻 <small>二首</small>	張綱孫 <small>三首</small>	吳百朋 <small>一首</small>	丁澎 <small>八首</small>	毛先舒 <small>十首</small>	虞黃吳 <small>一首</small>	沈謙 <small>二首</small>	陳祚明 <small>一首</small>	嚴津 <small>九首</small>	嚴沆 <small>二首</small>	鄧漢儀 <small>三十二首</small>	陶澂 <small>三十一首</small>	卷第十五		徐延壽 <small>十一首</small>	陳溶 <small>一首</small>	朱蘭道 <small>三十二首</small>	吳之振 <small>二十七首</small>	朱彝尊 <small>二十五首</small>	李良年 <small>三十四首</small>	潘耒 <small>五首</small>	蔡湘 <small>一首</small>	感舊集目錄		八	鍾淵映 <small>四首</small>	卷第十六		吳雯 <small>六首</small>	王猷 <small>三首</small>	楊岱 <small>二首</small>	高詠 <small>十九首</small>	梅庚 <small>十一首</small>	崔華 <small>二十一首</small>	來蕃 <small>一首</small>	黃始 <small>一首</small>	沈泌 <small>一首</small>	戴移孝 <small>九首</small>	劉漢系 <small>七首</small>	張霍 <small>一首</small>	林佳幾 <small>一首</small>	凌思熙 <small>一首</small>	欽禕 <small>一首</small>	潘高 <small>四十一首</small>	何之杰 <small>三首</small>	黃澂之 <small>一首</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虞稷 <small>一首</small>	趙瀚 <small>五首</small>	楊通睿 <small>二首</small>	楊通俊 <small>二首</small>	楊通久 <small>一首</small>	楊通儼 <small>一首</small>	任虞臣 <small>一首</small>	錢蕭潤 <small>一首</small>	顧貞觀 <small>二首</small>	秦保寅 <small>一首</small>	蔣遵路 <small>一首</small>	嚴泓曾 <small>三首</small>	陳維岳 <small>二首</small>	彭始奮 <small>三首</small>	冒丹書 <small>四首</small>	王士純 <small>一首</small>	張寶居 <small>五首</small>	俞綬 <small>一首</small>	梅清 <small>四首</small>	梅磊 <small>一首</small>	程封 <small>一首</small>	王仲儒 <small>四首</small>	感舊集目錄		九	李國宋 <small>一首</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舊集卷一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錢謙益 二十二首補遺十五首

謙益字受之號牧齋一號蒙叟晚自稱東園遺

老江南常熟人萬歷庚戌進士及第官禮部尚

書有初學有學等集

作也先生一見歐陽文忠公詩集

多其所以題揚州之者無所不至

公未道許友入關風如何有代

回思往事萬千生第一知已也

余州先生學主盛唐力避六朝

古文辭則以宋為宗

敬崇八家而廣門分標

步有矣

華山廟歌題華州郭允伯所藏西嶽華山廟碑

關中汲古有二十郭聲趙煥俱嘆峨

余南冠繫請室攤書畫臥如中魔郭生示我華山碑欲

比七發指沈疴展碑撫卷忽起坐再三歎息仍摩抄桓

靈之際文頗盛六經刻石正想謁開陽門外講堂時車

輒觀寫肩相摩鴻都學生競鑽鳥宣陵孝子羣鵲驚石

渠白虎事已遠皇義為成世則那此碑傳自延喜載石

經未立先鐫磨丈人行可逼秦相一飯禮本先光

香香察未遑辨

濃點兼纖波鋒刀屈折陷鐵石

書佐擅筆妙後代學士徒口味

紙本纏蛟蛇墨莊舊物落髯手

儻奴雜裝治手與心眼爭煩接

牙籤細刮礪

虞戈我昔遣祭入太學肅拜石

十字維鯁貫柳存無多晴窓歸

節自誦昌黎歌去年登岱訪古

書刊落許公頌爛斑漫漶餘增

本疑有神護訶聖世文章就燬

書不顧經若典破體豈論隸與

臭兒子評邱軻瞻駁指日還見

小亦思略識字沈淪俗學悲嗚

竊名字紛么麼搜金剔玉碑屋

冢書門徧烽燧祈年岫嶮難經

集金石陵坡陀郭聶連塞越崎

碑縹几意愴慨髯乎髯乎奈爾

松談閣印史歌為郭允伯作

六書參策用篆刻大者符璽細

鏤金珠玉爭弄藏關中郭聶最

部居州紉作譜牒編次細帙盛

蠶桑蠶桑蠶桑蠶桑蠶桑蠶桑

錯互金蘿堆琳瑯，正職官本二史貫穿訓故窮。凡將
竊取正用史家法，豈玩小物塗朱黃。憶昔先朝席豐豫，
符瑞紛紛徵正祥。河清鳳見屢奏賀，玉璽又報來臨辟。
先帝親御文華門，制詔臣下風四方。千官鵷列曉負衣，
銜牙雙瑞聲鏗鏘。中官屹立當御座，插冠貂尾加金璫。
紫泥封拆青紫解，金銀腰組開輝煌。臨軒手持四寸璽，
俯示陛城周兩旁。紫龍紐螭弄掌握，衫袖照燭回虹光。
侍臣代奉傳國寶，殿中不用尚玉郎。鴻臚傳制百僚賀，
文曰受命壽永昌。朝罷君臣咸燕喜，南面竝進南山觴。
豈知瑞應不虛見，中興天以授我皇。郭君此書精且良，
曷不音勒玉璽圖，訪問禮官摹尚方。如服有冕綱有綱，
蠅頭細字注淺行。吾詩附翼垂久長，命曰印史非夸張。
春秋之義微而彰。

感舊集卷一

三

天都瀑布歌

天都諸峰遙相從，連綿屬無縫。縫山腰白雲出衣帶，
雲生疊疊山重重。峯內有峯類皺紗，須臾猶合仍疑同。
曾雲聚族雨決溜，溪山天水齊溟濛。是時水勢猶未雄，
江河欲決翻金甌。良久雨足水積厚，瀑布倒寫天都峯。
初疑渴龍噴噴薄，挾石投奔聲礧礧。復疑水激龍初怒，
掉尾下拔百丈洪。更疑羣龍互轉關，移山排谷轟圓穹。
人言水借風力橫，那知水急翻生風。激雷狂電何處起，
發作亦在風水中。波浪喧喧草木亞，搜攪肝膽心忪忪。

潭中老龍又驚竊，綠浪滾湧軒窗東。山根颯拉地軸震，
旋恐黃海浮虛空。亭午雨止雲戎戎，千條白練回沖融。
憑欄心坎舒，撞春坐聽濤瀾看奔衝。愕眙莫訝詩思窮，
老夫三日猶耳聾。

登始信峯迴望石筍石

三十六峯拔地涌，此峯跋之巒及躡臨深爲高地使然。
附婁翻能瞰高冢，松枝懸度勢獵獵。略約孤鶩風從從，
石徑曾無飛鳥度。茅菴尚有殘雪擁，上視近天心氣肅。
下臨無地魂魄悚，平鋪萬狀盡雲練。幻出千嵐似邱壘，
邈迤回望石筍石。萬峯盡盡攢穹蒼，故知造化善戲劇。
遂使鬼物齊開張，破碎虛空作苑囿。搗挽厚土成瑤璋，

感舊集卷一

四

孤撐扶陷互相詭，受伏蹇蹇不可詳。蓋州二筍何微眇，
天平萬筍空迴翔。起視大壑限尋丈，却立萬仞憑堵墻。
高陵巨谷堆衆皴，都邑嶺分毫芒。紫雲一點出九子，
突烟片縷回池陽。心曠神怡耳目急，積蘇累塊今安在。
中天恍惚游化人，步地蒼茫窮堅玄。雖繁將無死潭沌，
刻畫何當罪真宰。經營圖辭記靈異，忽漫執筆成晦昧。
眼看夕陽信音絕，安知夜半不遷改。笑殺區區刻劍人，
但認一漚作黃海。

春日過易水

驅車信宿驛程開，雙轡蕭條春又還。易水到來偏易感，
酒人別去更相關。暮雲宮闕愁心繞，落日衣冠古道閑。

寒食後一日作

中條行過滄州作

感鶴集卷一

五

題沈朗倩石厓秋柳小景

夏日讌新樂小侯于燕峯堂林若撫徐存永陳開

寶玦相逢溝水頭長衢交語路悠悠西京甲觀論新樂
南國丁年說故侯春燕歸來非大屐夜烏啼處似延秋
曾聞天樂梨園裏忍聽吳歎不減流

讀梅邨宮詹詩有感

上林珠樹集啼鳥阿閭斜陽下碧梧博局不成輸白帝
聘錢無籍貰黃姑投壺玉女知天笑竊藥姮娥爲月孤
淒斷禁垣芳草地滴殘淚灑蘼蕪

靈璫森沉宮廟迴屬車轆轤殷軀雷山長水濶欺魚素
地老天荒信鴛媒袖上唾看成紺碧夢中泣忍化瓊瑰
可憐銀燭風前淚留取胡僧認劫灰

感舊集卷一

六

搗鼓吹簫罷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蛺蝶晨風舉
畫帳梅花夜月停銜壁金釭憐旖旎翻階紅葉笑娉婷
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閒總寂寞補遺

惟還

銀漢依然戒玉清行宮香燼露盤傾石碑銜口誰能語
碁局中心自不平袂日更衣成故事秋風純扇是前生
寒牕擁髻悲啼夜暮雨殘燈識此情

石湖上人自廬山致蕭伯玉書于其歸也漫書送

之兼簡伯王

兵火勾連問訊疎浮蒙傳致比雙魚分明已歷塵沙劫
還道人閒箇歲書

午夜隨師入道場

東海揚塵未暫停餘杭新酒指銀瓶
蕭郎若肯攜家住又是方平過蔡經

冬夜假我堂文宴

歲晚顛毛共惜余明燈促席坐前除
風烟極目無金虎霜露關心有玉魚
草殺綠蕪悲故園花殘紅燭感靈符
退耕自昔能求士慙愧荒郊白荷鋤

徐元歎七十初度

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
天寶貞元詞客盡江南留得一徐波

落木蒼空紅豆貧木魚風響其多新
長明燈下須彌頂

感舊集卷一

七

雪北香南見兩人

題鄒臣虎畫扇

大癡吹笛度秦關鄒子仙遊又不還
破墨烟密餘黯淡夕陽粉本在虞山

大觀太清樓三王法帖歌為山陰張爾唯作

神霄天子恢皇綱重錫開帖煥寶章
千戈久忘熙陵勛圖書欲壓淳化藏
侍書著摹換鈎搨太師京識新號裝
太清危樓切霄漢乙夜御覽廻虹光
大觀承平過星紀宣和板蕩垂靖康
聲名文物掃松漠翰林子墨炎崑岡
駝載唐碑失定武瓊棗周鼓殘岐陽
冊府秘閣俱已矣長沙戲魚徒相望
新絳藻筆改東庫亮字損本來權場

二府拜賜傳掌故三館審定看堵牆
良常新銘不在世羽陵舊蠹餘殘行

君從何處購此本右軍墨蹟兼小正
續帖真成廿卷羨萬籤何似二本良
墨華晶光出內紙

筆陣折抹生鋒芒晴窗臨菜挾飛動
梁凡展視鋪雲腸

裂紋木直非剝損燥痕銀錠誰低昂
從今鑒定歸米薛不取忽問唯梁唐
但看鸞翔與鳳翥焉用冷金并硬黃
嗚呼此本不易得摩挲使我神慘傷
自從京闕暗戎馬

又使館閣淪滄桑人閒西清燭禁苑
天上東壁埋文昌甲衣狼籍剔鉤錦
碾車迸裂窮琳琅游家蘭亭填幾下
褚摹換帖擲道旁魯公孝經麻姑字
兒童插標叫市坊

白麻何處博青綾猶笑翻書歸黃腸
奇哉一本獨完好

感舊集卷一

八

豈無六丁下取將展卷俄驚標識改
開奩先突古墨香

印縫無煩辨分與破體仍與論偏何
年氏官閣鵲吻有客山陰投屋梁玉
環金題重閣惜精妍歐怪室輝煌

已堪唐陵比王臣重許漢室開珠囊
傷心西昇失至寶

倚書史誠篋箱不之古書三卷式前故法博學士所藏作歌無才繼

石鼓蘭華載拜朝墨皇

金陵雜題

頓老琵琶舊典刑檀槽生澁響丁寧
南巡法曲誰人間

頭白周郎掩淚聽船與周郎字高錫好德南阮頓老琵琶

舊曲新詩歷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
閒閒集教孫女

身是前朝鄭受娘

鄭如英小名受娘詩集卷一

緣天都峯趾度斷凡橋下木梯想文殊菴

以下補遺

天都趾右石屏南嶺山嶧嶺且堪峭壁崩崖罅欲裂
異松穴石橫如簪簇數里俄半壁峯峯百丈咸中弁
峯巒移步貌改易蒼翠著面人醺酣崎嶇鳥道渺又下
摧頽蘭足縮復探盤回下梯身入井甍呼命侶聲出瓶
僧徒扶曳咸右袒與人負荷長左擔俯躬正恐肱三折
側足祇容劍一械挽葛千尋出洞穴詠茅一畝憩小菴
天都東拱勢翼翼勝蓮後負形耽耽上擁趺石宮宅隱
下臨莽蒼光景涵靈山削成隱佛土普門應現開精藍
清曉梵唄響林樾午夜佛火明烟嵐香象拒門表奮迅

感舊集卷一

九

神鴉乞食離嗔貪隨喜幸到文殊座投瞑還同彌勒龕
軍持漉囊在何許奈下一宿吾所懸

古詩一首贈王貽上

風輪持大地擊颺為風謠吹萬壑遂古廣歌暢唐姚朱
結記漢魏麗蘇公六朝有唐盛詞賦貞符彙元包百靈
聽驅使萬象窮鐵鑪千燈咸一光異曲皆同調彼哉哉
談者穿穴紛糾條初盛別中晚盡地成狹中妙悟掠影
響指注間條毫髮天鑑難覆井月凝猿號化為劣詩魔
飛精入府焦竑老藏節屋不得瞻次寥正始日以遠詞
苑難芳苗畝吉才雄驚學杜鋪醺糟仲默後逸人放言
昔謝陶攻辭競嘈囂懷響歸浮漂江河久壅決層瀾亦

騰蒼公絃取偏張苦調搜咽嘯鳥空而鼠即厥咎為詩

詠喪亂亦云臙詩病不可瘳譬彼膏肓疾傳染非一

朝鳴呼杜與韓萬古垂斗杓北征南山詩泰華卓岩巖

流傳到於今不得免嗷嘲沉乃唐後人強點誰能跳窮

子抵尺壁凍人裂復陶淵耀點須彌可為渠標昌黎

策羣兒少陵訶汝曹嗟我老無力掩耳任叫喚王君起

東海七葉光漢貂駢駢奮蹴踏萬馬暗不驕識字面雅

故審樂辨簫韶落紙為歌詩絳雲卷青霄白顧骨駘馬

創殘臥東郊敢云老識路昏忘慙招邀河源出星海東

流日治治誰蹠巨靈掌一手墮崩濤古學喪根幹流俗

沸蟾蜍偽體不別裁何以親風騷珠林既深深玉河復

感舊集卷一

十

迢迢方當剪榛樵未可榮蘭若瓦釜正雷鳴君其信所
操勿以獨角麟儼彼萬牛毛伊余久歸佛緒經守僧寮
振觸為此詩狂言放調刁無乃禪病發放筆自抑搔起
挑長明燈懺除坐寒宵

登岱五十韻

清晨上泰山下山未昏黑登覽興已賒驅車一何疾我
行渡泗水望岳心悚栗原野相却迎邱陵莽奔逸胡然
類削成未見表嶺翠停車迴馬嶺凝望似堂密岱勢自
迴伏羣山各離立傲俛盡數峯疊浪見沸澤偃蹇欲不
朝顧呀疑旅指低徊成運眈登頓猶堪塞紆迴陵絕頂
頻仰蕩胃臆天去山不多雲與地為一衆山斯在下九

點烟眉瑟鉅如牛眠冢細如蟻封頭散如狐緩聚如
羊解解弭伏象環衛奔走效鵠禁微俸雖元飲沒蹠不
及膝乃知丈人尊兒孫敢匹敵登登四十里十八盤乃
畢山容濯深秀石狀闢說特洞壑互相陷同巒競進逼
穿地山根湧撐天石笋出層峯腰帶雲遠嶺掌蔽日大
冷無不有神功故難詰琢爲研山姿縮放盆池質近松
辨嵒崎遙樹紛禾櫛戍削衣低昂翻反袖散仄玲瓏月
斧漏窈窕雲車匿屬連方帖妥颺去忽割副濃淡尺寸
變向背一瞬失領要苦煩紆追逋恍迷惑何當信宿留
攬采靈異恣坐看下垂雲布滿兜羅色又看崇朝雨飛
練挂千匹烟嵐挾烘染雲海披瀟瀟龍拙賦家心極命

感舊集卷一

士

畫史筆遊將毀車輪豈獨戴臺並遊游借刻磨身世兩
牽率每笑秉燭忙自歎乞火急是時天大旱山枯石將
渴渴游既慨松閣雨滴快愜元君盛香火肝蠶走郡國
金錢佐軍儲羨然洞私室神道亦乘除青帝遂失職雀
鼠穿帷帳風雨剝韋韞惜哉陰陽愆致此驗蹇極神心
木天咫尺明神在國恤魯童舞僊僊齊僞笑啞啞天門開
誅蕩庸寸雲晷息雲熾熾臣獨爲蒼生泣

送劉編修使朝鮮

箕子慕對橫君祠墓前山色滿城隍知君繫馬無窮思
正是春風麥秀時

題初祖折蘆圖

一葦飄然截衆流廓然無聖語誰酬金陵夜雨嵩山雪
白馬青絲出壽州

彭城道中寄懷里中游好次坡公在徐寄邦直子
由韻

臺頭急雨懷邦直東閣淒風對子由偶到彭城尋舊事
轉於行役起離憂竊紅吾谷楓霜早收淥西烟菰水秋
料得諸君嘗共醉不知會話阿儂不

料峭西風汴泗閒江東應念袂衣寒軟紅三尺新聞夢
嫩綠千章舊釣灘拂水鶯花春寂寂彭城風雨夜漫漫
情知五百年閒事銅狄摩挲不忍看

十日京江不滯留故人趣別我先憂蘇軾作班荆語

感舊集卷一

士

短許空期彈鋏游擁髻風情傳後閣胡牀談笑憶南樓
掉頭終擬隨公等浩蕩春波戲白鷗

十月十七日借孟陽茂初步至寶嚴灣楓林爛然
因尋故人翟元初墓徙倚寺前石橋作無歡記
之

谷林之西石城東竊紅殷紅燒去秋空誰知寶嚴灣更
好四山合沓藏千楓呀然一徑通窈窕流丹絢赤相蔽
蒙護惜霜風起屏幃包裹錦綉圍房櫳我來步屨如相
引照眼灼爍驚芳叢忽如漁郎造花徑綠溪瞥見花茸
茸又如天台山匝匝好女誰立於春容烟林向背亂朱
碧日影穿漏皆玲瓏昔日丹楓畫不出坐臥彌覺此

丁道旁宿草故人墓黃土正掩紅葉中追憶生平腹痛
語安得杯酒澆蒿蓬人言此墳古塔址指點邱垤看龍
從白楊蕭蕭響空谷長似鈴鐺悲回風沉吟感歎古寺
側斜陽猶照一畝宮寺門寒水石橋下恰有一葉流殘
紅

石田翁畫溪川八景圖歌

吾祖舊題溪川景石翁爲作溪川圖廣陵封君好事者
金陵購得歸于吾指摩老眼細睜視夜枕不寐朝忘備
恍惚移身入畫裏故園喬木風景殊先從江邨見小市
誅茅蓋瓦互架鋪洞庭蝦菜朝走集新豐雞鴨暮識塗
楊柳微風颺酒幟杏花小雨提邨沽市旁石橋枕江臥

感舊集卷一

圭

紅欄綠浪臨交衢青箬裏鹽來浦嫩綠荷包飯歸菰蘆
丞徒欣欣有如喜倘免偶涉羣龍呼茅屋滄洲自映帶
書聲漁唱相縈紆江流無聲清夜永有人引書仍挈壺
蟹舍中間訪隱逸牛欄西畔尋生從原隰坡陀似山麓
行人手于通樵蘇千迴萬抱風氣密中有兆域開青鳥
帝鄉白雲封宰樹長江落日懸龜趺流泉夕陽昔相度
江流地勢原相扶柳溪竹里開野陌築室穿池連路隅
竹深堂高日清閑琴劍鼎羅罷能無紙窓攬書宿燈火
石鼎聯句皆筌字堂中高詠者誰子得非草窓東谷無
此園盤礴非草草想見園筆還操觚有竹莊中好賓主
寒水泉王清君須攜畫歸來水月舫兄弟賞鑒頻歎吁

收藏豈乏牙籤插愛惜寧將寒具溱清平之世忠孝家
有此識字耕田夫吾祖風流良可繼子孫不畔且讀何
其愚嗚呼不畔且讀何其愚

八月十八夜

蕭蕭風雨閣樓臺好是吳娘一曲催裙汗綠痕都未洗
袖袖紅淚半成灰可憐狼籍秋光去誰復招邀月駕來
傳語姮娥亦惆悵沙才董白一時回

村莊紅豆花詩

金樽檀板落花天樂府新翻紅豆篇取次江南好風景
莫教腸斷李龜年

寂歷香塵界畫簾小闌綈几供香嚴笑他紅白閒桃李

感舊集卷一

十四

都與兒郎插帽簷

十月二十夜宿假我堂夢謁吳相伍君廷坐前席

享以魚羹感而有述

天荒地老夢鴟夷故國精靈信在茲青史不刊亡郢志
白頭猶記退耕時蕭吹江上商飈發潮湧行門別氣移
鄭重吳宮魚膾饗寒燈一穗閃朱旗

程嘉燧

二十九

嘉遂字孟陽江南休寧布衣與牧齋爲友謚之
爲松圓詩老有耦耕堂松圓浪淘等集

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居東川石永近居人後松圓
學劉文房號君子人時崇禎有見其大樽此語者如瓜分江寧
微有樹林松圓天也不宜飲柳錢瑒語而松圓雪海春風小閣常言正
如松圓高僧湖都作水田衣夢吳江岸似墨中別而白子歸遠履

如磨風水面亂帆疑葉下吳頭颶風湧而皆武而山修危嶺中足云
年暮晚秋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潮微動紅樹猶春酒飛片雨亂斜陽
羽聲變後寒風急如影清寒白日過城上雪登道子後山風色酒入
家依寺後城小湖四圍後寒風雪山風片雨下地古作詩
按庚山初起而以庚山為名然精李杜二家五言詩約而六賦州七言
近體放而之若山而米竹院謂其詩調身才庸氣好後之稱許固為未
過水之流樣亦
本為詩云

登瓜洲大觀臺望金山寺招閔壽卿不至

屢燕南俯曲江頭粉堞朱甍照素秋浪楚日車通蜀險
風飄雲蓋入吳愁鄉關晴樹歌黃鶴江寺烟花戀白鷗
念子中流易蕭瑟暮雲南北古揚州

富陽桐廬道中早春即目寄吳中朋舊

暮倚城樓江日曛曉過山縣市烟分迴峯凍雨皆成雪
出霧危巖半是雲沙際年光催鳥嘯水閒寒溜動鷗羣

感舊集卷一

五

吳江越崎千餘里春賞何由早寄聞

送沈武仲

四月鮪魚潮水深三山啼鳥海門陰送君莫道無相贈
一片江程是我心

因舍弟歸東山中親知

故人相望渺天涯久客傷心憶歲華城上雪登游子屐
縣南風色酒人家郵筒近隔錢塘路歸纜遙牽欲浦沙
鄉國清明正愁絕憑將雙淚濕梨花

歲暮懷孫履和李茂脩

故人不見歲將窮臨別風烟在眼中嶽院夜眠春澗雨
浦樓寒醉雪山風谿南郵使明朝發江北來帆二月通

廿載東橋歌酒伴他鄉殘臘夢應同

還孫履正東林莊居

出郭春流十里餘故人田舍即吾家風情缸面清明酒
節物山頭穀雨茶忽見遠交潭是夢難期世事總如花
尋常歡笑休輕別若計浮生信有涯

書壁

同張伯美留宏濟寺印持僧房夜中送平仲渡江
月落蒹葭明潮生楊柳曙遊子耿不眠歸人渡江去

寄莊將軍

僧榻書廊臥夕曛興來吟嘯每過君梅殘燭盡疎窻雨
雪江香濃小閣雲茶作松風先破睡添山氣待微醺

感舊集卷一

六

自從一別蓮花府月下筵簫憶共聞

鮑甥至夜話明發過揚州輒示

昔別今幾時離憂那可說江月三十圓頭毛千丈雪偶
然瓊樹枝來值芳菲節況絕吾宗秀高談寸心折盤中
水鄉味衣上吳洲月去去欲何言然燈念明發
前日遊支硎桃花俄滿枝心知山中人見花遙相思
灘瀉碧玉正爾開帆時春風知別意吹柳絮如絲

曲中聽黃問琴歌

曾憐古調背同時廿載心期老曲師為是唱情聽不得
鬢邊先著幾莖絲
輕染鴉黃拂髻鬟驚雛巧笑聞雙嘖不知水調聲能苦

吳損橫波一寸山

憶金陵雜題畫扇

秋陰帶客思騰騰木末荒臺盡日登誰信到家翻遠憶
雨齋含墨畫金陵

最憶西風長板橋笛林禪閣雨蕭蕭只今畫裏猶知處
一抹寒烟似六朝

青門楊柳白門烏秋雨秋陰舊酒墟何處蘼蕪最相憶
縹緲風雨暗西湖

臘下風光旅客顏奇情孤絕未能還攜錢日向旗亭醉
醉看長江雪後山

鵲脰湖道中值雨漫興

感舊集卷一

七

江南四月棟花風綠雨生寒水氣通吳苑歌殘春寂寂
嚴灘帆遠碧濛濛經時浪迹攤書外盡日風烟潑墨中
莫憶鄉園苦回首江湖隨地足漁翁

雨中遊寶石山題畫

峰搖白雨水拖藍萬木含風綠正酣記得松毛初泊日
破船撐笠過湖南

許微韋白下寄丙午所畫秦淮秋雨索題

六年光景未題詩畫得如塵似夢時斷雨濕雲休細看
看來容易繫成絲

李洋河舟中戲爲俚體遣意

半似春還半似秋不成估舶不成遊幸無冰雪傷離思

且有雲山遮客愁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疑葉下吳頭
明年更鼓滿湘旄老淚憑添萬里流

春盡感懷

一年春盡送春時萬事傷心獨詠詩夢裏楚江昏似墨
畫中湖雨白於絲空煩兒女啼書札應有親朋覆酒卮
明日夏雲徒極目斷魂搖曳各天涯

曾生西齋題扇

石橋明月出西峯同聽南屏隔水鐘昨夜西窗風不斷
半疑巖瀑半疑松

送曹丈江行之六合

對客看雲想故邱憐君何事到滄洲還家明月飛烏鵲

感舊集卷一

八

背海輕帆羨白鷗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
貧交此別難爲贈欲借殘樽比石尤

虎邱覽古

香臺劒石一邱中雲臥相將海客同啼鳥日光朱堰水
歸鴉山照北樓風草步西子裙腰綠月墜眞娘寶靨空
畫取鐵花巖壁去千金休買碧玲瓏

聞等慈師在揚水有寄

經年不見東林遠聞住峯頭看瀑飛古寺正如昏壁畫
層湖都作水田衣相逢不厭陶潛飲細倒松肪貌翠微

題畫扇送石甫之淮陰

揚子灣頭楊柳枝風花如雪正垂絲時清何處無屠鉞

空過王孫漂母祠

過易水懷古

層冰積雪漫嵯峨，易水流澌自湧波。
遷史至今疎劍術，酒人從此送荆軻。
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
千古暮雲京闕下，吳儻且莫浪悲歌。

七夕同受之坐雨偶吟畢作中峯夜雨因憶拂水

山居舊事漫書口號

山郭琴舟夜別師，竹房松閣總幽期。
影堂月落泉鳴咽，無復疎簾看奕棋。

四明與諸子別

相逢常別路，歸去欲何之。
江水曹娥廟，湖山賀監祠。
鄉

感舊集卷一

九

愁兼雨重旅望入秋悲，倘憶江東侶。
論文復幾時

齊中雨臥

以雨道

重門晨向扁，獨寤虛室閒。
稍稍雨聲至，幽情乃相關。
因之意自遠，宵然響空山。
神想未云杳，行役詎能干。
援援久喪真，茲辰忽來還。

重赴六合道中獨懷

真州曉雨送征帆，憶昨寒星舞客襟。
三月鶯花離海曲，孤舟風日望江南。
水鄉味遠閒偏思，歧路悲深久漸堪。
几杖柴門相待否，歸心芳草自能諳。

同聞師兄鮑翁父登北高峯宿絕頂僧舍即事

雙峯徑轉石林蒼，攜客捫蘿宿上方。
澗飲漸虹明積翠，

湖飛片雨亂斜陽，東來島嶼吞江郭。
西去雲山指故鄉，夜久禪心同寂歷。
松風諸嶺一何長

雨中晚發臨安雙谿道中作

回首青山入半城，碧潭時傷碧巖烟。
中小市閒晴翠樹，杪重泉帶雨聲。
飲馬蒼苔近派發，問人天目指雲生。
試觀萬壑千巖裏，何似山陰道上行。

送徐女廉之無錫

黃姑灣頭梅乍香，黃婆墩邊柳漸長。
但看音信連三月，誰道風烟不兩鄉。

瓜洲渡頭風雪欲回南所不得二首

南岬連山陰復晴，江邊雪片柳花明。
遙看白浪過津關，

感舊集卷一

十

日暮無人打漿迎

平分南北是江流，南岬相期北岬留。
惟有南風更向北，爲君留客醉瓜洲。

暮春谿父遠訪肯留旬月臨別輒贈

歸人隨暮潮，離憂自可識衣上。
嚙城酒帆底吳山色，渺然烟波際回首。
平生憶嚴江月圓時，峽峭風凜黑知君勞夢魂猶甘水鄉食。

西湖

金沙灘頭金色蓮，雷峯斜日北高烟。
輕舟獨自唱歌去，道是無情亦可憐。

墊巾樓中宋北王對雪鼓琴余戲作圖便面漫題

時過婁江因訂後期

閑客不見雪流霞在鳴琴茲晨何飄瞥快作崩山音七
絃正凝結萬象回幽陰南思九仙遠北望三湘深江水
縈後期春氣動前林毋令招隱曲荒塗空古今

題畫

清溪百疊遠含風樵路漁源望欲通一段鄉愁何處著
傷春無味夕陽中

夜雨傷婁兄兼懷拂水山居

千古傷心爲絕絃老人流涕過殘年春寒瀕洞風牀殷
夜火青熒雨屋然乳落暗泉虛榻畔繁枝暗吳露崖前
扁舟欲往愁花事白晝昏昏閉閣眠

感舊集卷一

主

周敏仲同客過拂水莊即風山廟前歲作

烈風振山石欲落亭午高眠縮雙脚歸即扣門二客俱
好事經年宛如昨青春豪絲醉白髮綠水華燈蕩朱闌
朱家船從何處來但說東阜好林薄朱門如山酒肉待
却犯顛風抵窳壑纜舟盡日不得去白浪喧騰斷烟郭
自巡寒庖有濕草走問東家無郭索蘇蘇清談亦恒事
倚壁呻吟如可作老夫猶云幸免急且未燒琴思煮鶴

吳

兆宇非熊江南休寧布衣有金陵廣陵姑蘇諸

兆宇字非熊江南休寧布衣有金陵廣陵姑蘇諸
兆宇字非熊江南休寧布衣有金陵廣陵姑蘇諸

真州江口遇張學禮

及處書題詩學不真詩話非能詩清而作
楚馬而不肯見其才乃其真詩亦相傳

烟寒江上山草沒江頭路君從邗上來我自龍潭渡叙
語未及深斜陽照前樹一雁下遙汀殘鐘出瓜步

雨中登清涼臺重送曹學佺還闕梅蕃祚之楚

石頭城邊雨濕衣清涼臺上烟霏靄親朋畢集將何事
望遠登高更送歸別後別分不忍去留復留今爲少住
新漲遙翻赤圻波陰雲低壓青絲樹人生那得長爲羣
儵忽還隨落葉分森森帆檣相背發一望長沙一闕越
匹馬朝聽梨嶺猿孤舟夜渡湘潭月嶺猿湘月各相思
此地登臨非舊時山川不逐年光改空殿空隨草色萎

感舊集卷一

主

傷離感古堪腸斷況復秋江鴻雁悲

離夜

白露塗蘭階秋燈耿離席風景淒以清情思紛如積臘
龐庭樹光送君立門隙昨夜秦淮月今照板橋客

送能始至真州集潘得恭池館李季宣林茂之同

賦得客守

與胡郎賦遊誰謂重江隔昨散金陵社復此開園客林
幽窗火浮池洞寒雲積幸藉清尊賞聊慰遠行役

夜發姑蘇寄范東生

微微積暝開樓樓羣喧動不知毘陵道猶是姑蘇夢出
林殘月高拂曙秋鴻衆含情極浦望昨日渡頭送

過汪隱君

通波豐谿水隱隱松明山松色自幽暎溪聲復靜溪主人尚高臥童子啟柴關跳聽且延佇落日半林閒

酬汪仲嘉積雨見寄登林寺之作

前邨望不遠一雨成離索街泥欲從從忽狂愁霖作霖雨晝沈沈山寺閉門深斯時孤客思非君誰會心

春日遊石蓮山簡許山人

石影空潭裏芙蓉入鏡看不知盤細路似已出曾巒巖重春衣薄松深梵語寒詩題崖巖破袖拂洞花殘窻見顏公嶺谿連巖子巖白懷高隱趣於此日縱桓

寄曹能始

感舊集卷一

壹

閒說官閒思亦閒馬蹄日出不知還落葉滿城秋似水家家樓上有鍾山

送吳師利遊棲霞

忽生遊覽興歲暮復離羣一櫂寒江渡千山是白雲棲霞何處勝江今有碑文須別夢苔苔讀前朝事可聞

林古度

古度字茂之一字那子福之福清人孝無章子

崇正間移居金陵自卜生壙於龍山年九十餘

康熙初卒有詩選

卷之六 詩選 古度字茂之一字那子福之福清人孝無章子崇正間移居金陵自卜生壙於龍山年九十餘康熙初卒有詩選

入白門

白門迢遞夕陽間千里關天一日還依舊客情無別事遙人都問武夷山

芳草

春風催百卉草色徧相侵到處沒馬足有時驚客心連空漢上寒漾碧波獨有明妃塚青青恨至今

獻花巖

清旦度危巖披寒空際行花巖一在望天闌兩峯晴霧

感舊集卷一

壹

薄野初散風悲壑盡鳴正憐松徑好已是別山情秦淮新漲發幾處暗通源春雪消溪岨江潮上水門鍾

秦淮新漲

山青欲滴笛步影空翻最是河千柳依依憶客魂客來自何處為言南山頭昨夜片時雨新添春澗流

過孔雀巷訪輝上人

早歲閒初地凌朝試遠尋依然一茅宇宛在千竹林芳草定時積清池雨後深對君論古跡寂寞起幽心

馬後曉登丹陽樓

城上登樓卽水邊曉寒迷望入長天不知一夜雲陽雪

凍齋三興送客船

逢運公看桃花卽別

雪浪山中別西湖水上逢桃花空地色還似去年容浮跡隨春棹元言入夜鐘念君無住著飛錫又千峰

春夜同陸不淵尤時純于邱兄賦新月

新月出東林清光猶未深依人一片影孤客萬重心夜深留餘態春寒助苦吟梅花更幽絕寂寞弄輕陰

同喻宣仲汎舟入華嚴寺汲江水紀興

歸路興不盡順流風復涼船頭戴山色夕靄成蒼蒼

同宣仲鸞峰寺樓聽秋鶯

物候推移傷客魂啼鶯何意戀山却不因落葉林間滿

感舊集卷一

堂

猶道啼春在寺門

送匡雲上人還廬山

十載參方罷一朝思故山應知塵世苦未若片雲閒白鹿古精舍青松時開闢空思舊遊處不得遂君還

同諸子親齋禪室中秘家藏宋元章畫焦山圖鮮

于伯敬書廬山詩記次曹能始韻

相遇情不淺好古意何深況有圖書樂能勝絲竹音先誰歟白壁珍重比南金雲樹見焚香詩篇聞越吟神應遊上世客似坐寒林竟日不能去因之敦素心

雪夜束胡彭舉

今歲山城雪偏於昨夜深同爲閉戶客故自絕相尋

歲暮坐雪

一年期又盡寂寂坐空林試問城中雪誰家門外深客情看古樹詩思入寒禽莫道春光近春愁更不禁

立春日過萬松巷

萬松通曲嶺殘雪覆寒池今日已春色深山猶未知

過唐宜之湖上

迢遞繚曲館依然在湖阿春風方自好人日此相遇流水到聞響梅花繞屋多儵然物外者不值意如何

此來之
梅子煖曹能始約遊金陵寺訪月潭法師而阻賦

十載金陵住金陵寺未知林僧初有約山雨復過期草

感舊集卷一

堂

濕城西路泉深戶外池題詩問元度悵悵欲何之

嘉善寺

古寺聲中好到來真是禪松聲流夜雨草色積春煙鐘仆無鳴日碑殘不記年却因荒寂意與客更留連

桃花

幾樹桃花一色紅野人籬落見春風種來無意有偏好開到多時賞復空可奈蝶蜂尋採處亦聞雞犬數聲中曾宜潘岳閒居賦別有芳名自不同

蜀僧索書寄曹能始大參因題

自憐經歲臥巖扉每欲題詩懶復違今偶寄將非驛使峨嵋山上一僧歸

嘗聞潘岳賦閒居坐對名香古法書野客琴尊真歎洽
山僧中拂益蕭疎日晴晝永消花竹適意游心類鳥魚
飲罷更尋林水去殘春風景問何如

扁舟客思共閒餘分手那堪即到初明月中秋九江水
愁人無暇作鄉書

清涼臺同諸子看梅

遠思應無盡遊情殊未闌況逢三度雪共此一朝看但
愛山中白不知臺上寒友朋各蕭散隨意下林端

感舊集卷一

雨後無畏過時純堂中訂遊石門

客定頗閒暇日長唯嘯歌鄉心雲外盡春色雨中過堂
靜燕來好林陰花落多還期石門寺邊在碧山阿

楊山紀行

青山三十里歷歷多烟邨碧柳垂近水殘梅開傍門

部
部
部

清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江南通州布衣

爲開明詩人校長而後有之性孤癖凡致易上與之爲子而居如里許
從步而入即出而無以相隨其臨事其臨事其臨事其臨事其臨事其
人間之除其親也凡偶逢故淵夫性服節不謂流人多惡之則雖
友之歸歸與仲高者多可善者除其年六十五今文人多解本有如師先
生者絕其言然然如列子所自序也 有學堂即碧夫詩集注通示
師潛夫以詩至萬曆中爲雲杜李本學漢鄭玄吉所推許潛夫詩和
平婉麗以風庭和自以七葉爲儒行敬操益而後無嘯鳴應投之音結

讀貨殖傳

潛夫之非者述恩本寧意亦十大火
儒雅風流騁異在眼於乎其可惑也

虞世無經業貴在取富強營營各異致牟利殫毫芒販
 脂固云辱雍伯千金裝掘冢信茲事曲叔日以昌卓程
 治治鑄張氏起賣漿拙哉力田農亦復稱秦陽多財不
 市死名譽還飛揚尊顯擬素封結納傾侯王連騎何雍
 容鼎食羅中堂惠氣恒相矜賔賤生輝光我胡宇貧賤
 局促安其常

空缶

絕粒非所憂且自倚岳坐何物陶胡奴而欲將人淹

感舊集卷一

六

感舊集卷一全

感舊集卷二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大偉業 三十二首補遺十一首

偉業字駿公號梅邨江南太倉人崇正辛未進

士及第官國子監祭酒有梅邨集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其書其七言律詩何可及焉

感舊集卷二

也夫虞山其年之詩心於乎

詩如此則其自述無不如可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知誠非今之論已矣物者可及也

感舊集卷二

大道無端倪真宰有融結

茲山在天壤靈異蓄不泄萬

竅凌虛無一柱支毫末疑豈愚

公移愁為巨靈拔劉根

作堂與柳毅司扁鑄誰啟仙人

閭縈我漁父拙刻鏤洪

濛雲雕鏤大荒雪或人而疇

獲或馬而蹄齧或負藏壑

舟或截專車節或象神鼎鑄或

類毘吾切地肺庖丁解

月窟工僅伐石固封饒糧天厨

焚涓潔重陳累甌甌短

柱增蘊稅爪瓢瓢殺剖木皮樁

二

感舊集卷二

三

聲出烟井乃與人境接迴思頭所歷過眼變一瞥秦皇
及漢武好大同蟻蟻齊諧不能忘炙輠不能說鄴桑二
小儒著書事抄撮陋襲李斯碑闕補周王碣關全亦妙
手惜未適吳越嵩華雖云高無以關巧拙時俗趨安蟻
烟密漫塗抹妄使僞父輩笑我驕蟻垤京江吸金焦漢
水注大別流峙合而匪奇氣乃一發睥睨五嶽閒誰與
分優劣扶杖一邛翁眼看話年月昔逢猶兒童今見已
耄耄昨聞縣帖下搜索到魚鼈訝彼白鼉逃無乃青草
竭却留幽境在似為肥遯設當年綺里季卜居採薇蕨
皓首走漢廷恨未與世絕若隨靈輿去此處攬藤葛手
房知難致欲薦且捫舌浮生每連螻塵界儘空濶謀免
妻孥愁計取山水悅入春桃李過韶景聽啼鳩籃輿累
親舊同載有二葉移生老而健孫郎才且餘彼忘筋力
勞我愛賓朋挈過湖曳輕帆入寺憩深樾老僧諧語笑
妙理攻黷業曉起陳盤餐飽食非齋攝茶生路宛宛筍
屨行兀兀快意在此游失記遺七八平湖鋪若茵磐石
幾人歌踴躍當其旁拒戶相支還黜黑帶句後欲進遭
噴喝側肩僅容趾腹背供磨軋下踰嶺磴宇上覲崩崖
豁拳躡蹻坐堂隙失足憂一蹶前奇甚先過後險欣乍脫
歌呼雜韶舞笑視履被君看長安道高步多蹉跌散
誕來江湖蒲伏羞干謁頭因石丈低腰向山靈折四月
將已近天時早炎熱揮汗何沾濡驚飈俄凜冽歸來北

感舊集卷二

四

窓枕響入耳溜微不寐話夜涼連牀擁裘褐曉雞出
門端居意驤屑閒跡習羈旅逸興貪放達跌蕩馮夷宮
游戲天吳窟將毋神鬼怒亟遣風雨奪勝事滿現前得
失歸勇怯衰老偕故人幸喜茲游決它年子胥濤百里
聞咤咤鯨鮪隨風雷頭鎖金牛掣蛟人試牀几神女洗
環玦破瑤打空灘澎湃飛沫曾吹無射鐘噤噤寒賽
鐵孤客為旁皇嫠婦為悽咽那知據柁下我輩行車轍
再拜告石公相逢慰飢渴既從人閒世忍再洪被沒志
怪作大言嗜奇私神物肯學楊焉鵠願受壺公訣縮之
入懷袖弄之置盆鉢裁松龍氣上蓄水雲根活長留文
士玩勿被山君竊寄問岫嶠峯科斗尊往牒剩餘存盤
螭捫索嗟完缺此山通巴陵下有神禹札後代文字衰
致起龍蛇擊我有琅玕管上瀉湘娥血濯足臨滄浪浩
思吟不輟未堪追陽冰猶足誇李渤隱從烟霞閒出供
時世閭刻之藏書嚴千載應不減
讀楊參軍悲鉅鹿詩
去年敵入王師蹙黃榆嶺下殘兵哭惟有君參幕府謀
長望寒雲悲鉅鹿君初出入銅龍樓焉支火照西山頭
上書言事公卿怒負劍從征關塞愁是日風寒大雨雪
馬蹴層冰凍蹄裂短衣結帶試羊羹土鏹吹燈穿虎穴
高揖橫刀盧尚書參卿軍事復何如宣雲士馬三秋壯
趙魏山川百戰餘豈料多魚漏師久謂當獨鹿還營走

神策毬場有賜錢征東戲下無升酒此時偏將來泰州
君當往會軍前謀尚書贈策送君去滹沱之水東西流
自言我留當盡敵不爾先登死亦得眼前戎馬飽金繮
異日諸生弄刀筆君行六日尚書死獨渡漳河波不止
身雖殘落負知交天為孤忠留信史嗚呼美人騎馬黃
金臺蕭蕭擊筑悲風來乃知死者士所重羽聲慷慨胡
為哉卽今看君悲鉅鹿尚書磊落真奇才君今罷官且
歸去死生契濶知何處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
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

感舊集卷二

五

豐容盛鬋固無雙蹴鞠彈碁夜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
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
君王宵旰無微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晏眠
陳娥衛艷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
皓齒不呈微索問蛾眉幾處又溫存本朝家法脩清議
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試昭陽膳
羅襪服製檀江南小閣爐烟沉水含私買瓊花新樣錦
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鑲不妒溫成貴
早日艱難護大家北來微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賈佩蘭
往還偶失兩宮歡雖云樊姬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
綠綈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

感舊集卷二

六

含辭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恤傾城故劍還存教體思
手詔王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
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伎
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
笑譚豪奪灞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
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臣愁
后從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佯不應王車早到殿西頭
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羣臣奏定陶
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漢云王母降離宮
巫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彫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
叢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況經少子傷零落
貴妃瘦損坐匡牀慵髻啼看掩洞房豈覺湯溫水簾冷
荔枝漿熟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裴回自絕君王膝
苔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放便房
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輿賦諫華詞臣有謝莊
頭白宮娥暗頻感庸知朝露非爲福宮華明年踐血腥
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倉黃還向官家問永王
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轂
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悲外家已葬皖山足
夜雨祿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
止少當年董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塚
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壠昭邱松楸北風哀

南內春深擁夜來
莫奏霓裳天寶曲
景陽宮井落秋槐
琵琶行

琵琶急響多秦聲
對山慷慨稱入神
同時漢賊亦第一
兩人失志遭遷謫
絕調王康並盛名
崑崙摩詰無顏色
百餘年來操南風
竹枝水調謳吳儂
里人度曲魏良輔
高士填詞梁伯龍
北調猶存止弦索
朔管胡琴相閒作
盡夫傳頭誤後生
誰知却唱江南樂
今春偶步城南斜
王家池館彈琵琶
悄聽失聲叫奇絕
主人招客同看花
爲問按歌人姓白
家住通州好尋覓
袴褶新更回鶻裝
虬鬚錯認龜茲客
偶因同坐話先皇
手把檀槽淚數行
拖向人前訴遺事
其時月黑花茫茫
初撥鵲聲秋雨滿

鳳書集卷二

七

刀劍相摩鼓相擊
驚沙拂面鼓沉沉
嘉然一聲飛霹靂
南山石裂黃河傾
馬蹄迸散車徒行
鐵鳳銅盤柱摧塌
四條弦上烟塵生
忽焉摧藏若枯木
寂寞空城烏啄肉
鞭聲夜半轉咽喉
咽無聲貴人哭碎
珮環鈴斷續風
冰泉凍壑瀉淙淙
明珠瑟瑟拋殘盡
却在輕籠慢撚中
斜抹輕挑中一滴
淚漂颼颼滑肌骨
銜枝鐵騎倏柔乾
白草黃沙夜吹笛
可憐風雪滿關山
鳥鵲南飛行路難
猿嘯懸啼山鬼語
瞿塘十尺響鳴灘
坐中有客淚如霰
先朝舊直苑清殿
穿宮近侍拜長秋
暖春燕九陪游燕
先皇駕幸玉熙宮
鳳紙僉名喚樂工
苑內水嬉金傀儡
殿頭過錦王玲瓏
一自中原盛射虎
媛閣才人振歌舞

插柳停撈素手簞
燒燈罷擊花奴鼓
我亦承明侍至尊
止聞鼓樂奏雲門
段師淪落延年死
不見君王賜子恩
一人勞悴深宮裏
賤騎西來趨易水
萬歲山前鼙鼓鳴
九龍池畔悲笳起
換羽移宮總斷腸
江邨花落聽霓裳
龜年哽咽歌長恨
力士淒涼說上皇
前輩風流最堪羨
明時還客猶嗟怨
卽今相對苦南冠
昇平樂事難重見
白生爾盡一杯酒
錄來此伎推能手
岐王席散少陵窮
五侯賓客君知否
獨有風塵潦倒人
偶逢綠竹便沾巾
江湖滿地南鄉子
鐵笛哀歌何處尋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

鳳書集卷二

八

問彈者誰云是當年
卞玉京玉京與我南中遇
家近大功坊底路
小院青樓大道邊
對門卽是中山住
中山有女嬌無雙
清眸皓齒垂明璫
曾因內宴直歌舞
坐中暫見塗鴉黃
問年十六尚未嫁
知音識曲彈清商
歸來女伴洗紅妝
枉將絕技矜平康
如此纔足當侯王
萬事倉皇在南渡
大家幾日能教悟
詔書忽下還蛾眉
細馬輕車不知數
中山好女光徘徊
一時粉黛無人顧
顏色知爲天下傳
高門愁被旁人妬
盡道當前黃屋尊
誰知轉盼紅顏誤
南內方看起桂宮
早報臨瓜步聞道君王走
玉璽轎車不用聘
昭容幸還身入陳宮裏
却早名填代籍中
依稀記得祁與阮
同時亦中三宮選
可憐俱

未識君王軍府抄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王顏零
落委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
日見天子王兒甘爲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塚淒
涼竟如此我向花閒拂素琴一彈三嘆爲傷心暗將別
鵲離鸞引寫入悲風怨雨吟昨夜城頭吹簫築教坊也
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裝
束出江邊恰過丹陽下渚船前就黃龜貪入道攜來綠
綺訴嬋娟此地縣來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月明絃
索更無聲山塘寂寞遭兵苦十年同伴兩三人沙蘆米
顏盡黃土貴戚深閨陌上塵吾輩飄零何足數坐客聞
言起歎嗟江山蕭瑟隱悲翁莫將蔡女逢頭曲落盡吳
王苑裏花

東萊行

漢皇策士天人畢二月東巡臨碣石獻賦凌雲魯兩生
家近蓬萊看日出仲孺召入明光宮補過拾遺稱侍中
叔子輜軒四方使一門二妙領山東同時里人官侍從
左徒宋玉君王重就中宸數司空賢三十孤卿需大用
君家兄弟俱承恩歲時危涕長安門侍中叩關數強諫
上書對仗彈平津天顏不憚要人怨衛尉捉頭捧下殿
中旨傳呼赤捧來血漣朝衫路人看愛弟棄官相追從
避兵盡室來江東本爲逐臣溝壑裏却因奉母亂離中
三年流落江湖夢茂陵芳草西風慟頭顱雖在故人憐

雜陽行

解肉猶爲舊君痛我來扶杖過山頭把酒論文遇子由
異地客愁君更遠中原同調幾人留司空平昔就佳句
千首詩成罷官去戰鼓來東白骨寒二勞山月魂何處
左氏勲名照汗青過江忠孝數中丞獨卿也向龍沙死
柴市何人哭子卿只君兄弟天涯客漂零尚是烟霜隔
思歸詩寄廣陵潮憶弟書來虎邱石回首風塵涕淚流
故鄉蕭瑟海天秋田橫島在魚龍冷樂大城荒草木愁
當日竹宮從萬騎祀日歌風何意氣斷碑年月記乾封
柏梁侍從誰承制曾連蹈海非求名鶴夷一舸寧逃生
丈丈淪落有時命豈復悠悠行路心我亦滄浪釣船繫
明日隨君買山住

蘇書集卷二

十

詔書早洗雜陽塵叔父如王有幾人先帝玉符分愛子
西京銅狄泣王孫白頭宮監鋤荆棘曾在華清內承直
遭亂城頭烏夜啼四十年來事堪憶神皇倚瑟楚歌時
百子池邊嫺柳絲早見鴻飛四海翼可憐花發萬年枝
銅屏未啟牽衣謀銀箭初殘淚如霰幾年不省公車章
後來數罷昭陽宴骨肉終全異母恩功名徒付上書人
貴強無取諸侯相調護何關老大臣萬歲千秋相訣絕
青雀投懷玉魚別昭邱烟草自蒼茫湯數香泉暗鳴咽
析圭分土上東門寶轂雕輪九陌塵驪山西去辭溫室
渭水東流別任城少室峰頭寫相漆靈光殿就張琴瑟

願王保此黃髮期誰料遠逢黑山賊嗟乎龍種誠足憐
母愛子抱非徒然江夏漫裁脩柏賦東阿徒詠五其篇
我朝家法踰前制兩宮父子無遺議廷論跡來貴倖夫
國恩自是優如意萬家湯沐啟周京千騎旌旗給羽林
總爲先朝憐白象豈知今日誤黃巾鄒拔客館傷狐兔
燕趙歌樓散烟霧茂陵西築望思臺月落青楓不知路
今皇興念總帷哀流涕黃封手自裁殿內遂停三部伎
宮中爲設八關齋東薪流水王人戍太牢加壁通侯祭
帝子魂歸南浦雲玉妃淚灑東平樹北風吹雨故宮寒
重見新王受詔還唯有千尋舊松栝照人落落萬高山
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

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

二

蘇門山水天下殊中有一人清且癯龐眉扶杖白髭鬚
鸛冠野服談詩書定州城北滌水滄白沙邨畔爲吾廬
少年蹀躞千金駒獻策天子來皇都腰纏三矢玉鹿盧
幽州臺上爲歡娛日暮酒酣登徐無顧視同輩誰能如
十人五人居要樞金橫玉當朝越今我不第胡爲乎
有田一廛書百廚雞黍馬水香歸歟七微不起乘柴車
當時還是昇平餘一朝鐵騎城南呼長刀斫背將人驅
里中火姓高門閭鞭笞不得留須臾叩頭莫敢爭高腹
乞爲佃隸租請輸寧命據子立兩衛問言不答但歎歎
先生閉門出無驢僮臥一榻絕朝餉弟子二人昇籃輿
百門書院今空虛此中間是孫登居太行秀色何盤紆

通元老人龍腹竹歌

檀栢榛栗松杉櫟風從中來十萬株甯臺遺址烟霞俱
流泉百道穿階除幅巾短髮不用梳彈琴橫卷心安舒
微言妙旨如貫珠考鐘擊磬吹笙竽古文屋壁開禹謨
異人手授先天圖談仁講義追堯夫俊來姚許開榛蕪
斯文不墜須吾徒誰傳此圖來江湖使我一見心踟躕
即今絕學誰能扶屈指耆舊堪嗟吁蘇門山下有碩儒
中原學者多沾濡百年文獻其有諸我往從之歌黃虞

通元老人龍腹竹歌

三

此道不絕留扶桑牀頭示我龍腹竹夜半風雨疑騰蛟
尾燒鱗蛻飛不得蒼皮僅強磨微張此中空洞亦何有
得無領下驪珠藏漢家使者通大夏仍來叩蜀搜箕箒
更踰葱嶺訪異種攜歸上苑棲鸞鳳我欲裁之作龍笛
水底老蛟吟不得縱使長房投葛陂此龍偃臥難扶策
可是天教產竹郎入荒奇事誰能識一從海上西南來
中原條篋多良材淇園已竭蒼生痛會稽正採征夫哀
天留異質在無用任將拋擲生塵埃若有人兮在空谷
束素娟娟不盈匊盡道體肢瘦豚肥此君無乃非其族
雪壓霜欺直幹難輪囷假寐忘來辱邵君豈出于魚下
高人磊砢適題目玉筍新抽漸拂雲摩挲自倚東牆曲

雁門尚書行

歷代高者爲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人地故雁門郡長身位
 表才武絕人其川泰岳已彰遐邇爲特又工詞將士大失事者
 其尤爲慷慨之詞不啻已出於天降之貌程不絕師大漢遺廟即舊
 張方劉琨所以以故程無微不能得其正公之也自念必死顧孫
 夫人夫人曰大夫能爾耳無憂我西安破車二女六妻流于并指其
 歲兒以去免險阻避賊隨凡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于世
 瑞克斯入蔡得夫人是觀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挾還見者下蓋公者
 有德泰人云余門人馮君汾生公同里人作說廟行紀其事余曾識
 于初回感此什公罪耶天下事以去共其後由是致其大而程此
 因天急柳木腐決不可導以資公也公之參佐惟聖道爲公以明經
 奏而德不負公清閑之職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

• १५५५

雁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
坐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
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
臥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沈吟好待兒徒變
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堪似往年
催軍還用松山箭尚書得詔初沈吟起橫刀忽長嘆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椎牛誓衆出潼關
墟落蕭條時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嶺風雨斷千山
雄心慷慨肯飛檄殺氣馮陵老據鞍掃箠謀成頻撫劍
量沙力盡爲傳餐尚書戰敗迫兵急退守巖關收潰卒
此地乘高足萬金只今天陰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

持矛噴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撐距無能識
鳥驚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
一門恨血土花斑故園有子音書絕勾注烽烟路百盤
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哽
兩足荆榛見胥井蠅蠹絕斷野苔生幾尺枯泉浸形影
永夜曾歸風露清經秋不化水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霞
七姬無塚埋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將誰
時來作使千兵勢進去流離六尺孤傷人指點牽衣袂
相看一恸真吾弟訣絕難爲老母心護持始識遺民意
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于此葬蓬蒿沙沈白骨現應在
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鴉落日藍田樹

晉史誰人哭薜碑赤着銅馬知何處嗚呼村官鐵騎看
如雲不降卽走徒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
無人至今唯說喬參軍

田家鐵獅歌

田家鐵獅屹相向，
珊瑚跋踣夷信殊。
狀如工朱火，初寫成。
西顧咨嗟覺神王，
先朝異物徠西極。
主社金鎖攀楹出，
玉階罷獻張圖空。
刻畫丹青似爭力，
武安城上起高門。
徵求君恩示子孫，
鑄就銘詞鐫日月。
天貽神獸守重閣，
第令監奴晴閃爍。
老熊當路將人攫，
不堪此子更當闢。
鉤爪張眸吐靨，
鬱七寶香猊玉辟邪。
嬉游牽伴入侯家，
度人新進天闥馬。
御賜仍名獅子花，
假面羌胡裝雜伎。

殺虎發出拳毛異跳擲聲聲盡鼓催條支海上何繇致
異材逸獸信超羣其氣無乃如將軍將軍豈是批熊手
瞋目嗔呼天下聞省中忽唱田蚡死青犢明年食龍子
蝦蟆血灑上陽門三十六宮土花紫此時鐵獅絕可憐
兒童牽挽誰能前案駝磨角牛礪角霜摧而蝕枯藤纏
主人已去未扉改眼鼻沙塵經幾載鎖鑰無能護北門
畫圖何處歸西海吾聞滄洲鐵獅高數丈千年猛氣難
凋喪風雷夜半戲人間柴皇戰伐英靈壯虛溝城雉對
西山橋上征人竟不還枉刻蹲獅七十二桑乾流水自
潺潺秋風吹盡連雲宅鐵鳳銅鳥飛不得却羨如來有
化城香林獅象空王力扶雀屏半見太平月支使者貢
西京并州精鐵終南冶好鑄江山莫鑄兵

題崔青蚓洗象圖

嗚呼顧陸不可作世間景物都蕭索雲臺冠劍半無存
維摩寺壁全凋落開元名手空想像昭陵御馬通泉鶴
燕山崔生何好奇書畫不肖求人知仙靈雲氣追恍惚
宛如雄女乘龍矯平生得意圖洗象典來掃筆開屏障
赤眉如披洱海裝白牙似立令元仗當時駕幸承天門
驚旗日月陳金根雖鳴鐘動雙闕下蕭然不動如昆侖
崔生布衣懷紙筆道衝騶哄金吾卒仰見天街馴象來
歸去沈吟思十日眼前突兀加摩挲非山非屋非陵陀
昔聞阿難騎香象旃檀林內頻經過我之此圖無乃是

讀史雜感

貝多羅樹金沙河十大黃塵向天闕霜天夜踏宮牆月
芻豆支來三品料鞭梢趨就千官謁材文寧堪世人用
徒使低頭受羈絆京師風俗看洗象玉河春水涓流潔
赤脚烏蠻縛雙帶六街士女車填咽叩鼻殷成非關番
怒蹄捲起西山雪圖成懸在長安市道傍觀者呼奇絕
性癖難供勢要求價高一任名豪奪十餘年來人事變
碧雞金馬爭傳箭越人善象教象兵扶南身毒來酣戰
惜哉崔生不復見畫圖未得開生面若使從軍使趙他
蒼梧城下看如練更作昆明策戰圖止須一匹爲溪婦
嗟嗟崔生餓死長安陌亂離荒草埋殘骨一生心力付
兵火此卷猶存堪愛惜君不見武宗供奉徐鼎仙豹房
夜直從游咬青熊蒼兕寓奇特至尊催賜黃金錢只今
零落同雲烟古來畫家致身或將相丹青慘澹誰千年

讀史雜感

吳越黃星見圍陵紫氣浮六師屯鵲尾雙闕表牛頭鎮
靜資安石艱危仗武侯新開郭護府宰相領揚州
莫定三分計先求五等封國中惟指馬關外盡從龍朝
事歸諸將軍輪仰大農淮南數州地幕府但歌鐘
北寺謠成候西園賄拜官上書休討賊進爵在連鑾相
國爭開第將軍罷祭壇空餘蘇武節流涕向長安
御刀周奉叔應敕阮佃夫列戟當關怒高軒哄道呼監
奴右衛率小吏執金吾旬旬車塵下腰開玉虎盧

聞禁前宮就君王擁麗華尚言虛內主廣欲選良家使
者螭頭舫才人豹尾車可憐青塚月已照白門花

漫說黃龍府須愁朱雀橋三年剝圭甲十客夜傳賜王
氣於天聖邊書棄御牀江州陳戰艦不肯下淝陽

偏師遇采石突騎滿新林已設牽羊禮難為刑馬心孤
軍摧韋梁百戰死王琳極目蕪城遠滄江暮雨滌

天馬山過鐵崖墓有感

天馬龍為友雲山鳥自飛定愁黃紙召獨羨白衣歸長
卷心同苦狂歌調已非悲來吹鐵笛莫笑和人稀

與友人譚遺事

曾侍驪山清道塵六師講武小平津雲旄大澤展
威舊集卷二

天策中權虎豹陳一自羽書飛紫塞長教鉦鼓恨黃巾
孤臣流涕青門外徒使田橫客笑人

登數峰閣禮浙中死事六君子

馮賢侯公孫柯安公吳邦周
公四日施公岳公孫公吳公

公陳

四山風急萬松秋遺廟西冷枕碧流故國衣冠懷舊友
孤忠日月表層樓赤虹劍血埋燕市白馬銀蹄走趙州

盛事若脩陪祀典漢家祠寢在昭邱

友人齋說解

舍北溪南樹影斜主人留客醉黃花水邊非用淘槐葉
蜜餌寧聞煮蕨芽閑老嘗環對酒徵君寒具好烹茶
食經二事皆堪注休說公羊費解家

功臣廟

畫壁精靈開氣象郭公羽箭衛公刀丹青賜額豐碑壯
榮戰傳家中第高鹿走三山爭楚漢雞鳴十廟失蕭曹
英雄轉戰當年事采石悲風起怒濤

思陵長公主輓詩

貴主徵音美前朝典命光鴻名垂遠近哀榮著與亡託
體皇枝貴承休聖善祥母儀惟謹肅家法在祔莊上苑
穠桃李瑤池小鳳凰鸞音青繡庭魚笏阜羅裳沈燎熏
爐細流蘇寶蓋香祺期陪祓水蘭館助條桑綠綵花
佩紅螭龍葉璫錫封需大國吳仗及廼廊受冊威儀定
傳烽羽檄忙同典傳由簿掌瑞徽珩璫璫宿明河漢

虞舊集卷二

七

垣太白芒至尊憂咄咄仁壽涕彷徨廊邑年方幼瓊華
苗正芳艱難愁付託顛沛懼參商文葆憐還戲勝衣泣
未遑從容容傳母倥偬急詢貂璫傳箭聞嚴鼓投籤見拊
牀內人縫使甲中旨票支糧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羌
寧無一矢救足慰兩宮望盜賊狐箒火關山蟻潰防道
遙師迅捷奔突寇披猖牙蘇看吹折梯衝舞莫當妖氛
纏象關殺氣滿陳倉天道真蒙昧君心顧慨慷劉慈全
國體處變重宗潢胄子除華緩家丞具急裝救須離禁
閣手為換衣裳社稷仇宜報君親語勿忘遇人高退讓
慎已舊行藏國母摩笄刺宮娥掩袂傷他年標信史同
日見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入未央抽刀凌左闥申脰

感舊集卷二

老

就下將更血形開地橫尸紫藥注絕吮甦又咽咽曉曉
微揚裏褥移私第需胸進勺漿誓肌封斷骨茹底吮殘
創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周昌
賊遁仍函谷兵來豈建康六軍務而慟四海過音喪故
國新原廟羣臣舊本嘗則非陳厥翟題漢載輟輟隨道
賢妃冢山疑望子同衾哀存父老主祭吳元良談總均
杯土飄零各異方衣冠羸博葬風雨鶴鶴行潯劫歸空
壤浮生寄渺茫王真圖下髮中伯勳承筐沅浦餘堯安
營邱止孟姜君臣今世代甥舅即蒸嘗湯沐鄉亭扶家
門殿省郎淒涼脂粉礪零落綺羅箱宅稅平津巷街通
少府牆畫閣偕妯娌曉坐向姑嬾偶語追銅雀無聯閭

感舊集卷二

子

堂露濕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旌晨隱隱鈴鐸夜將將
控鶴攀龍駭驂麟謁帝問靈妃歌繹紗神女笑徜徉苦
霧迷槐市雌霓遠建章歸鄰思五廟涉漢漲三湘柔福
何慚宋平陽可佐唐虞淵曙返日蒿里叫飛霜自古遭
兵擾偏嗟擁樹妨魯元馳孔亟羊季負倉黃漂泊悲臨
海包含恥溧陽本朝端開閣設制勝嚴疆處順悼恭儉
時危植紀綱英聲超北地雅操邁東鄉新野墳松直招
祗祠柏蒼蘼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謹號千秋定銘旌
百禩彭泰簫吹斷續楚挽哭滄浪

同許九日顧伊人洞庭山館聽雨

曉閣登臨意渺然蘆花蕭瑟五湖天雲深古洞藏書卷
木落空山奏管絃魚市有租堪載酒橋官無俸且高眠
莫愁一夜西陂雨管澤煙波好放船

觀棋 和錢牧齋先生

閒向松窓覆舊圖當年國手未全無南風不競君知否
扶眼齊門看入吳

元黃得失有誰馮上品還推國手能公道世人高下在
圓樞中正柳吳興 補遺

送王元照還山 王元照字介州先生曾孫
偶來京師舊京州人守也

始與公子舊諸侯丹荔紅蕉嶺外游席帽京塵渾忘却
被人強喚作廉州

內府圖書不計錢漢家珠玉散雲烟而今零落無收處

故國興亡已十年

朔風歸思滿蕭關
筆墨荒寒點染閒
何似大癡三大卷
萬松殘雪富春山

宮扇以下補遺

宣皇清暑幸離宮
碧檻青疏十二重
七寶鑄銅蕉鴨貴
千金磁翠圓雞紅
珠璣簾開南內宴
沈香匣啟西川扇
蟬翼繡來雲母輕
冰紈製就天孫體
丹霞漸起駕雲駟
玉手雙成絲節還
玉管風銜花萬壽
銀清龍蹴海三山
芙蓉水殿琉璃微
內家尚苦櫻桃熱
九華初御詠招涼
落葉迴風若霜雪
峨嵋萬里尚方知
雉尾千秋奏御箋
公主合歡嬌翡翠
昭容反影關嬋娟
連逢召見南薰殿

詩舊集卷二

三

思陵子炭猶揮汗
天語親傳賜近臣
先生進講南風倦
黃羅帕捧出雕闌
畫簷丹青掌上存
像薄買嫌燈市價
恩深猶謝閣門班
自離卷握秋風急
雲驢便而誰人識
聞道烽烟蔽錦城
齊裝楚竹無顏色
萬櫓宵火照皇都
再哭蒼梧魂立健
背內微慙長壽宮
前宮後出辟兵符
雨夜牀頭披廢卷
摩挲老眼王家物
半面猶存蟻蝶圖
空對尚記霓裳舞
露粉黃侵曉閣花
雙飛香輦紫雲車
珠衣五翟悲奈女
玉墜雙魚泣漢宮
莫嘆以是為斷絕
比來舒卷仍鮮潔
乍可襟披宋玉風
不堪袖掩班姬月

謁范少伯祠

巖樟滄江學釣魚
五湖何必計然書
山川禹穴思文種

烽火得臺中
伍胥浪擲紅顏終是恨
拜辭烏喙欲何如
却嗟愛子猶難免
霸越平吳事總虛

自嘆

誤盡平生是一官
棄家容易變名難
松筠取厭風霜苦
魚鳥猶思天地寬
鼓枻有心逃甫里
推車何事出長干
旁人休笑陶宏景
神武當年早挂冠

聽朱樂隆歌

一春絲管唱吳趨
得似何戡此曲無
自是風流推老輩
不須教染白髭鬚

長白山頭蘆管聲
秋風吹滿雒陽城
茂陵底事無消息
迤邐檀槽撥不成

感舊集卷二

三

口占贈蘇崑生

西興哀曲夜深聞
絕似南朝汪水雲
回首岳侯墳下路
亂山何處葬將軍

題思翁做趙承旨筆

余山雲接弁山遙
若雲扁舟景色饒
羨殺當時兩文敏
一緞殘墨畫金焦

偶成

關河蕭索暮雲酣
流落鄉心太不堪
書劍尚存君且住
世間何物是江南

題王石谷畫

江南秋老望迢迢
紅葉青山色未凋
一幅天然圖畫裏

再雪

四方白盡天如墨半啟蓬門看雪立多智巢禽接翅藏
嘗恐山麋窺身入茅柴深火裏踴躍遠客眠山死不飢
豈似吾山枯凍處戴沙未出燕來還黃沙燕來
黃山山開

答吳興凌葦燈見哭詩

歸邱零落更何言預指雙松作墓門山外有人傳說到
吳興詩句與招魂

高情往往託陳人哀怨為資命意新要使九原成一慟
賈生投賦弔靈均

山翠全凋水不歸吳中名士竟依稀交游每切人琴歎
未必天文應少微

底蘊集卷二

五

送些菴還楚

橫流出沅湘洞問吳越不意好身手有此閒歲月蘇
臺真聚塵西河未解渴興盡卜歸舟青山滿啼鵲我豈
乏悲歡對君難自竭所恨鱗鬣全未遇溟漲潤蘼蕪長
新苗含羞仍采撷既愛身後名尚求草間活七十居鄉
人好奇每竊發無忘凡邂逅儘可備倉卒

底蘊集卷二

紀人崇正戊辰進士 本朝官禮部尚書謹端

報有三十二芙蓉齊定山堂過嶺等集

人請云軍中轉東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 湖北儒林先生考功堂
云公配公流水青山遠六朝才子語也 王升龍吟今世說家仙九針

左詩數千言丁立就詞藻簡樸不點綴為一有陳明實微寄在卷中
漢曰其具才于也 梓卿集卷之九龍詩序先生之遺授吳索出政事
魏軍之於南水長吟在客客填咽之聲聲為除操集卷之九龍詩序
章報詩讀笑方觀各汗前而先生少集已得報報生若未報報諸君早
遠于遠道矣身為三公而相亦未之節交盡王侯而并山澤之游故人
者宿報報報報報生黃儒安然風漢所費素以報報交出報力以報知
已其相報報報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
清之思為感動而況于身之者乎

富春渚

楊鳥正輕颺漸指桐君郭夕暉澹杉崖歸烟散蘭蕩觸
石鮮幽阻挂席快交錯豈期途百折坦然雲一壑當時
棲隱人采山諧雅託緬迨景喬柯中奮葛蘿弱理釣櫛
遲暮脫屣賤風謠風塵有磷緇寸心詎搖落將借海上
鶴求固泥中蟻

十里灘

底蘊集卷二

六

崇臺雖謝登紆嶺正延眺覽雲態緣沿參攷吹岑峭岬
曲失前渚陰多翳晨曜巨石峙迴雪鏗豁互吞雷層房
或山椒鼓儼吐清妙運開蟠穉先智寓要領諸遊矣磻
溪載詎諧客星調

十八灘

桂席踰迴瀨親面勢斷絕積石鋪中渚高下出層鐵蒼
茫太古前坤軸何自裂巨斧斫崩雲飄動萬川雪陰濤
如怒駟歷險轉奔悅開闢細鍼髮操縱在一折回身渚
湓間後徑歎已滅晦日謝伯昏對此翻內熱
萬境尚夷曠探奇趣貴惡一往森幽昧羣態赴盤錯太
塊厥渾淪元氣此剗削何求蛟鼉室倒向帆影落急瀨

地中起石柱支已弱曲折鑽求注斯理惑高漠不知天地曠大觀碑海微陰澀到波瀾豈虞舟航薄蕭蕭寒簾響山鬼嘯虛廊川巖浩多端何用悲荒寒

彈子磯用少陵韻

蒲帆挂蒼雲一折出險壯遂劃白日開鼓側結背向萬仞裂冰雪鬼斧愕難狀升翠巒石根陡絕失依傍伏虎應辟易飛鳥亦慘怛陰洞豁巖巖彈丸誰所拔猛氣壓孤舟奔馬銜欲喪飄飄御風人振衣或神王境巖激江花烟水互爭讓何處繁華混茫殊龍產列嶺巖巖嶺海心快意洗愁悵

過行進同元次山春陵行韻用少陵韻

皇帝將改元制書詔所司方春重民事王政務急施求早兼盜賊人氣誠傷悲萬方惟正供悉索亦以疲新餉五百萬剗肉瘠飢羸國計在本根毛附先存皮民困必失所拯溺焉能避丞相下郡國一切蠲除之先是加賦意豈不哀窮迫水衡算金錢橋陵方告期瀕閭谷用兵軍行糧餉隨朝廷尚恭儉大事須藉資病瘵上帝心西海寧盡知況復州邑吏鞭撻到牙遺御史大夫言陛下真聖慈元元樂寬大生息理可為民貧不獨富斯義古所持流離與死亡號呼欲向誰固知非得已久大難權宜我皇本堯舜天聽頃刻移謀行膏澤下千載明良時煌煌社稷寄輔導良不磨君仁則臣直拜手陳古跡

臨江縛虎行用少陵虎牙行韻

竹槍茅戟森江國蕭灘白日迴陰色市兒青裙頭布帽爭言縛虎沙潭側地平實異谿谷險公然搜入到昏黑此物豈因氣數致居人恒愁爪牙逼動脈疾弩誰命中紛紛貪天謂已力撐枝欲使元惡勸寢皮何論一錢直天道張弓固有時負隅猛氣寧終極節看天字滑殘賊麒麟來游夜戶開飽睡頓豁平生膽

萬安夜泊歌用少陵憶昔韻

石壁陰森埋白日城上野蒿遮十室高灘遠咆吼嘶呼空城人少虎充實夜衣三虎飢捉人即今掉尾將不出行子未黑已登火持挺結伴恒恐失淒涼土卒那可仗蒼黃若眼暗如漆沿江戍舸仍難避問勞萬一寬軍律縣吏催租不敢外鞭撻殘却忍見血男耕女織固有時牛車負戴重虎穴獨踰歲看三輔徧痛哭誰將荒微說夜半暖風射短裘月黑江深轉惡疾

枕上過釣臺

孤客夢中夜空江人語長前驅防虎穴急鼓過魚梁鳥啄西臺楊羊裘故態狂夢回驚掉臂一卧負滄浪

過小塘

門對清江曲却連賈舶長虬根盤石岬鱗甲綴苔牆落落落支魚筍家家閉樹香此邦曾沃土扶杖望時康

南安道中

青松森古嶽離立一何長人代高枝赫兵戈送雪霜龍
鱗晴霧捲虎氣暮天蒼生事崎嶇極空山棋斧斯

高峽山

何處神羊跡偏留岐口峯峽雷真吼江日塘拖龍
穴懸春漲魚臺保戰衝上方花雨散淒斷海天鐘

銅陵道中乘風急涉

斷岸緣江曲鳴沙激浪崩關峻疑石峽使馬下銅陵路
入鄉心疾山連年翠蒸樓船王濟日風利想奔騰

雨後經行祇樹林石欄橫展碧苔使佛雲不改清流色
春日偏宜海國陰過歲白花飛蝶早當時赤林伏龍深

歲暮集卷二

完

良辰未肯虛運社飯青精萬里心

和別澹公

茶瓜留客屢邊詩片片蘭香拂燈時春靜石幢流水到
心灰涯海暮鐘知清言捉麈陪支遁白首還家笑總持
未飽荔支公又別嶺南真自繫人思

白稚卷拜道公墓和蒼公韻紀感

乍披宿草淚潸然投老青山計未全五月幽林花過雨
百年春夢柳吹絲幾時寒菊詩盈袖送我溪橋雪壓肩
筆墨尚留衣鉢在移牀頭許竹扉眠

三月五日雪後

逢春小住爲佳耳快雪時晴亦可憐暉暉風日漸寒食

泚泚花枝空暮烟幸好江南青絲竿不爾大適黃金鞭
衝泥得醉且須樂贈藥乘蘭非少年

寄彭禹峯方伯

得時爲隼豈卑棲行省威名播狄鞮展折圍棋千帳靜
微成橫梁萬山低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
柔遠古惟思信重年來象馬倦霜蹄

抵南康後舟中漫興

玉鏡清涵水若空春山澹冶最江東遙憐沙碧蘼蕪外
一抹殘陽古寺紅

三月朔過秋浦

飽經萬壑共千巖三月風花到客衫霽後澄江真似練

歲暮集卷二

辛

白鷗秋浦送春帆

上巳將過金陵

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烟銷興懷何限蘭亭感
流水青山送六朝

曹溶五首

溶字鑒躬號秋岳別號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人

崇正丁丑進士官戶部侍郎有倦園詩集

對酒嚴氏山樓同如須

對酒嚴氏山樓同如須

日光穿溜山峯出久晴不雨終難必褐衣蒸濕厭頻浣
連句閉戶春將畢落拓萍踪俗盡疑開懷放意無良術

何期雲散復屋移與君海內為膠漆僑寓並逢三吳蹟
蔡牀土釜貧尤密隔城數武物候殊乘閒相訪休相失
方塘新水碧於染輕舸欲似追風質擊鮮買酒荷地生
瓦瓶雜坐愛真率虎邱僧舍茶始芽為我採致美無匹
且貪一飽對巖麓隨他百事成蟻蝨愁火故態那禁得
沈盞淒其胡促膝曾是丁年來使臣金魚鐵篆附蘇韓
忤奸直諫熊與姜如魚比肩論事策親暱朝堂盤踞多鉅
公部軀未肯供呵叱入殿雖稀雨露遇當時頗畏風霜
筆寧解反覆存一身蓬頭垢襪不違草間吟嘯風
子手除瘦勒安家室鑿蹄躡馬嘶動地並時營牧
築塞河祇現勿盤船沿江悉真三河乘先不後未
斥仰天此理焉能詰偃然食肉還賦詩甚愧人呼林下
逸錦帆湮口暫還居更擬深邨種稷秣不爾浮沈塵市
中伴狂竊恐時賢嫉返照簾前催曉色苦語沾唇問清
瑟座上雖多懷舊情對酒當歌莫歌卿

鮒魚歌

白沙陷日迴孤鴻吳閶逆接江門寒江邨魚具侵晨集
殷風反浪來相攢鮮鱗入手耀霜刃腹腴四月沾冰盤
一物還堪紀時令麥秋薦熟黃雲圍名從南國圖中見
雖微解止金鑾殿內使朱旗貢舶催米濕漕河看似線
限程晝夜趁燕闥枯魚簾蕩蛟龍窟豈特天炎少雪霜
日久亦令滋味敬至尊含笑命庖人已蒙玉筋嫌多骨

尚食聊供歲例須進奉每愁中誰賜只今賦船上游蹤
敗師裹足恒空市千錢未博一餐飽山廚往往留鹽豉
安得舉網絕洪流素箸銀鱗縱橫至

夜集湖舫各賦席上一物得醉蟹

水國凝霜夜賓筵詠物情山廚徵歲儉鄉俗饒秋清
興季鷹外高懷茂世并候將陪菜菊味豈老香橙官失
監州趣書事勸學名蟬蛻知族異沙穴驗臍平吳越加
餐好江湖進酒明糖噍何允劣食謝蔡謨儉方法微需
釀風規妙析醒啜醕膏漸滿遺粕距初輕泥腥體色
非勞鼎鼐烹得眠漁父艇縮舌醉翁評時節金商短壺
觴玉露盈喻言蓋縣進近態等橫行映手繁花暖為庖

感舊集卷二

三

素纓傾願同綸釣子口福擬餘生

得陳章侯書

細雨章臺老狹斜八年相望隔天涯君如尚憶高陽侶
徑詣餘杭賣酒家

別某使君

知君心在赤城遊為政名山十載留殷虎漸看金闕遠
石羊真玩漱江秋風開白芥開銷甲夜警元猿夢倚樓
同是漢廷憔悴客輸予蘭棹下滄洲

姜垓

采字如農山東萊陽人忠肅公寓里之子崇正
辛未進士官禮科給事中有敬亭集又著紀事

摘謬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已

亥後詩文曰餽餽集此集係某處某氏所集如某處某氏所集

某後兄弟遺下居吳郡不為鄉里事延命葬宜城以爲故君未賜
環不設官印再友張氏開作相記事南北名士之聚於之 明詩
錄黃九經云先生詩發乎性情本乎忠孝名實交輝雖盡戮於先
云先生詩大抵取法于蘇東坡花其意則其朝不覺其同也詩公覽
咸始焉詩風格一本杜陵其自序云托其爲子其爲子其爲子其
謂善干物者也

後亦正年先生撰詩科五月中終上三十歲以言事歸起與行人司
劉德烈等同下北鎮撫司徵南撫考按受社著數與甲中正月滿處官州
衙開京師昭陽恩列和親撫天而南之代所求至以金陵故留吳門不
肯歸今馬氏用事地微州稅賦黃山自散學亭山人戊子奉母歸吳
陽山東巡撫重其名遂使招之先生故隱馬以折股始使者而後馳還
江南自監州老兵防結底故亦未果病而逝遺命葬宜城故所口學易
書安一草也
血數升而死

赴戍敬亭

垂死初嚴譴君恩不可攀四方多白馬萬里去黃管漢

感舊集卷二

五

然專投歷秦人自仰關光皇千滴淚獨在敬亭山

姜垓

垓字如須號竹石山人給事中採之弟崇正庚

辰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有實當集竹石山

人彙此集係某處某氏所集如某處某氏所集

行期門市安顧徐曰世之雄高有物類之風徐應鑄曰
項羽集人之最難選以下之諸相與抵掌大京市中人皆驚 明詩錄
油知項官行人見顧徐有阮大鐵姓名特設請辭之重書勸心恩
允之乃前六元大案官字徐昭法詩所云擊打碎碎是也 明中後
世吳門李維山之子爲詩品高而拘束於十集片之 觀以子
徐文忠公墓表公詩注
徐文忠公墓表公詩注

對酒行同秋岳

不晨雨歇天氣新花墅酒樓逢故人塵垢撲面力疲鈍

江湖落拓情最眞鸞啼燕語春風好眼底興廢傷懷抱

城中朱門百萬家慎勿當筵惜醉飽九州瘡痍殺氣翳

何況他鄉易速老割膾薦膠主太切欲諧密權神志竭

朋友膠漆無處無推心結納即入傑時危那能快意游

日暝尚苦趁船別西風聲兼并馬驕供給漁奔勢愁絕

江南早傳庾信賦河梁未綴蘇卿節往昔出入黃金臺

曹羹比肩皆茂才皖桐方大善許與袖中半字驚風當

使星直廬故散秩並馬賦詩朝罷回十月承旨詣天壽

上陵寢殿祠宮開靈衣一舉色慘愴霜露長體皇心哀

此時我行各執事西山爽氣盈蓬萊草獨驥驥分宜瘦

國危賢哲須自疾末年朝議最紛紛兄弟擊奸計不就

黃門北寺血染裾御史中丞疏特救男兒束縛且飲強

感舊集卷二

五

排解滌蕩相先後塌翼一逐甘憑蒙賊氣盡捲葡萄宮

公等流涕仰乘輿我亦喪家羈江東道旁軀命值糞壤

城下枯樹藏蛟龍人生寵辱安可料憂多蒙蔽成英雄

與君對酒莫啾唧一息尚存應努力

唐禮部市樓酒酣贈歌

西北高樓臨大路與君踟躕各四顧吳關門上烏正啼

聞老坊前雨欲暮謂我契合不輕投解貂換酒邀我往

銅鑪燒燭連燭春哀絃急管愁殺人英雄蹉跎使憤恨

驀歸失主爲酸辛元甲聚鬪久難解天地閉塞多黃塵

新故語默定殊別安能握手無疎親人生稱意百不惡

釣魚種瓜事可作我愁暫理蓬萊紫君歸未具巴江案

事去豈與俟風雲時來何處堪清整願君買屋山塘居
早晚倚前窗寂寞

澹心過吳中同賦懷舊之作

關山迢遞暗隨陽離樹飄零塞北霜公子晚銜松柏恨
美人春帶芰荷香六朝建業思君遠萬里銀州怨別長
白髮歸湖非活計扁舟莫笑老夫狂

秋懷

江山欲改故人情紅夢野棠愁眼明地發寒花都鑒宅
帆添細雨呂蒙城老慵時值香醪熟多病偏希藥物平
來日輕舟下吳會親知寥瀛慰餘生

芙蓉窻外思冥冥昨夜飛樓江雨零樹影疎霞層疊見

感舊集卷三

重

秋添野騎翠微停乾坤圖繪三山盡吳楚風烟萬點青
烽煙故鄉今更急何由書札寄滄溟

徐士俊

士俊字野君浙江仁和人雁棲集

今世說徐野君少奇敏于言無所不讀發為文詞自是時為諸府掾故古文詞與人交如坐春風有問必對心腹之語長可飲不備齒牙獎成激所至連遇後學為士官自宜以深望之勿徒藉藉無幾多少必自前至末以竟竟為卒

為士官自宜以深望之勿徒藉藉無幾多少必自前至末以竟竟為卒

蜀中竹枝

蜀山高高天際齊蜀江清清浣妾衣高唐驛中尋夢去
鬼門關上喚魂歸

秦淮竹枝

桃葉隈頭連水平輕衫簇簇踏堤行儂家心事流不去
嗚咽春筇指上鳴

湖水青青浸柳花三山門外莫愁家而今誰更愁如我
獨抱箇千數亂鴉

萬壽祺

壽祺字年少江南徐州人崇正庚午舉人有隲

西草堂集

今世說年少自詩文藝之外然於器用已極其細而女工刺繡而華工絲絮無不通曉明詩經詩話年

少多才藝亦清逸無旁日飯之樂

雙湖道中

淮水無聲去東風日夜呼市橋春店馬官驛晚橋烏細
雨連花節輕寒弄柳疏燕城前路遠得遠石頭無

感舊集卷二

雲

隲西草堂

深巷柴門無是非閉關偃息看花飛升沈日月此茅屋
俯仰乾坤今布衣回雁浦中雲點淡射魚海上雨霏微
著書未了復漁獵滿地江湖人未歸

遠游館

天外山川湖館清千年日月此中行
商人向湖邊去七十二峯秋水明

感舊集卷二全

感舊集卷三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邢昉三十一首補遺二首

昉字孟貞江南高淳人崇正諸生有宛遊草石

曰集漁洋詩話余最許石湖那孟貞五言詩以爲如柳門庭中人惟未及及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君令高詩時居其子孫李至

訪之則老妻稚孫焚香誦經不絕今鹿贈三百金爲置腹其家竟不知出余意也

德山間之遠余自引曰某友孟貞三十年不離鄉其後人之窮公與孟貞未定交而能解其身後今不暇錄以死其誤公多矣至爲流涕

池北偶談順治甲午李進臺過揚州于進爲舟中問論近日布衣詩子東郭孟貞其北是客口林須道他鄉時第一明詩

綜陳伯璣云孟貞詩無一不極其清之令人所學誠而自問其詩山集那孟貞詩序其爲詩以明法爲上以神淡爲則以婉暢爲宗其

全而之破源也若病渴者之思清冷其解體新而引避也若見藏家之負沈吟而然鳴之亦其真士也故其詩清越無隔於人病之爲郊隰鳥度不謂也

神鴉數

感舊集卷三

富池驛邊日欲西甘寧廟前煙欲迷雙竿半折廟門墮

神鴉散盡風淒淒風捲長波舟去急羣鴉飛上橋頭立

送客由來歡客心舟人叫舞拋餘粒估舟斷絕古祠荒

無復醺酒刺牛羊江黃何處無盜賊從此神鴉無肉食

神鴉有神長忍飢不向江灘啄人骨

楚江雁

江南八月蒲柳黃天邊雁叫煙蒼蒼落沙頭并水際

三三五五紛成行當時見雁心悽惻本爲思家歎離隔

如今繫艇武昌城始知身是江南客木葉蕭蕭下漢川

參差鴻雁忽聯翩白雲洲上疎還密黃鸝磯頭斷復連

汙口雲深迷楚樹分行作隊紛無數聞道滿湘蓼米多

天寒更向滿湘去

黃州寄杜于皇

葦岸風淒日漸微長隄繫艇晚依依十年紅樹辭鄉去

八月黃州見雁飛試問臨臯殘址在因尋戰地幾家歸

翻憐此夕君思我揚子湖回本葉稀

漢江懷古

會共方城振楚關英雄消盡逝波閒微霜欲下漢陽樹

落日初銜大別山蘭杜秋來洲尚綠滿湘南去竹多斑

燒燈崔顥題詩處一眺風煙倍慘顏

九日大別山登高

鸚鵡洲邊草盡黃白沙如雪禹祠荒古來哀怨多歸楚

感舊集卷三

此日煙波正望鄉山翠乍連杯酒色亂離頻過幾重陽

眼前不見茱萸紫起傍峰頭數雁行

感懷

幼安昔避地茫茫涉廣川踰海不謂遠一去四十年往

往談名理聲譽遠深元問所與談誰乃是公孫淵口問

論世事聊此相周旋龍德既無損清風久逾宣生世偶

相符其當師此賢

溪行屢經與亡友胡印度別處與哀賦此

澗澗溪水側是子門前路涓流亂石間塞裳乃可度憶

昔造子廬歎歎平生故樽膠亦時有日晏未遑去相送

屋東偏幽林每徐步敲岸注微波殘陽在高樹情因老

易悲欲別恒返顧茲來溪草綠偶到臨分處子猶耿風
歡子已長不寤流泣但徘徊空慚子桑扈

與見末別宿舟中作

款款困田留漠漠新秋夜夜露濕莎難流連語初罷解
纜一揮手惆悵月明下岸迴林木重猶似見君舍少壯
各飢寒殘年操耜耨塗田歲不登豈遂薄躬稼

哭胡印度

衆人各貪生同盡靡不然君已祛斯累憑化聊忽遷哀
樂復何有顧余未能捐銜悽追往昔再歲逾綿綿茅茨
僣虛位殯宮屋西偏游塵積素几零露被荒阡貧巷氣
悽惻潦縮無流泉生死豈云隔徒悲化者賢

感舊集卷三

三

漢陽柳

漢陽城中一株柳映日垂絲官路口行人過盡幾含情
我獨踟躕屢回首樓閣崔嵬江上磯臨風此樹最依依
千行碧色武昌岸寂寞曾無片葉飛忽漫相看枝孌孌
風露雖殘色猶好偏憐水曲與江灣不觀青青數枝老
君不見十年寇賊戰城南烈火燒殘更不堪攀條折葉
還來此極目淒清對漢潭

梅惠連出家自黃州來往寶林菴賦贈

微官曾似南昌尉一鉢三年寄一峯却向青山成遠別
獨餘黃面到相逢設從出世歌衰鳳且由閒潭制毒龍
回首楚雲猶有憶寒溪竹屋定時鐘

酬蔣冷生過訪鳳游寺覽古之作

路入青林折數盤君行訪古一漫漫荒臺空自連雲樹
白浪曾聞到瓦官雨色乍開江岫迴鶯聲欲罷午鐘殘
豫愁歸棹楓初赤却向丹陽古渡看

口號

蜀江船不到三巴湖南船不到長沙滿地干戈關塞裏
行人那不早還家

高座寺尊介立上人作

黃葉落未盡招提猶是秋因耽清寂境更上西齋樓風
榛蔽遙阪寒景下荒邱惆悵故情歇難爲永日留

答楊無補吳中見寄

感舊集卷三

四

避地家屢遷子居宜公慕渺渺懷清風千秋此相遇策
棹詣爾廬情忻任初沂花飄沿岸芳蕪乳殘春曙別離
候圓月盈盈几幾度豈無風昔歡頻隔平生趣碧草空
復滋白門已非故徒然黯黯心共向滄洲去

同仍三過禪河菴

數里接遙林悠然罷羈氛因循碧溪曲演漾林端雲拂
簷水禽去依席山花薰日午一微塵塵中何縣聞

聞左歸兵將至蕪湖久未得家書作

我家近鳩茲清川百里餘鳩茲人散盡不見一行書

寺中送張興公

君有向家路但隨溪上松落日送歸去隔溪聞寺鐘

題瓦官寺

南朝當日瓦官寺每到山門感廢興
馳騎倉邊尋古片夕陽重話白頭僧

鄭元白招同陳翼仲秦淮河亭觀漲

長川淼淼接苔磯水檻亭亭日影微
浪捲石頭湖正上天低野外雨頻飛
乍看碧樹懸漁網無復朱簾闌鴨圍
欲共憑欄更徙倚夕陽風景易沾衣

許墅乘迅風一日至嘉興作

江路忽繇遡邗悵東風前微茫歷吳縣
水上生寒煙夜潮漲溪淙夾岸桃花然
雲昏天欲雨一鵝鳴桑田越溪轉空碧
百里輕洄浴新林吐微月晚色何澄鮮
孤舟正

感舊集卷三

五

寥落況復聞扣舷

雨宿錢塘江口

帆隨落潮住向夕野雲昏雨氣來天目
江聲出海門山川仍獨往盜賊果猶存
卽次起長歎飄飄動旅魂

上嚴陵釣臺

已蹕千秋跡因登百尺亭潮生兩岸碧
天入東峰青獨戍啼江鳥孤槎訪客星
長思人代裏幾得此鴻冥

牧童詞

遠牧牛牧牛渡溪水食牛愛草長飲牛
愛水美八月芟蒲新綠好放牛散行逐
菱草牛多食菱菱始稀菱難哺子忽驚
飛柳條作弓蓬作箭日暮射雞牛未歸

楊龍友選令青田書至言台蕩之遊賦答

括蒼山盡好此地更餐芝不逐神仙今
空餘海嶽思春江初解凍賈舶待吟詩
花發桐廬縣應同聽子規

賦得春帆宜別家

我向天邊去南行到永嘉離憂孤棹遠
歸夢萬山遮故壘猶春望春帆過若邪
芳荷連綠水相送杳無涯

晚泊孤嶼無補還吳門

出郭一搖棹颯然風滿林正當江海處
無那別離心孤磬連潮上浮雲夾岸陰
明朝高閣上還憶此登臨

桐廬江行雜詩

翠壁動寒沙清江二月樵風吹山縣雨
先發木奴花

感舊集卷三

六

古樹倚青嶂春雲覆浦艘夜潮空自上
不到永嘉江

疊嶂樓

細雨逐溪風桃花滿眼紅春光最堪賞
多在北樓中山頭十日雨水向縣城流
坐看落花去遙知風滿樓

初冬過胡印度山居

以下補述

林空苔徑淺殘葉未離樹杲杲日出微
披榛得樵路蹒跚越寒暑客色各驚顧我
疑子更衰子歎我非故所求在衣食屋
別寡歡聚有酒幾共斟無生良足慕冥
心投寂樂積想曠幽素寒溪更相送汨
汨流泉注

得伯璣蕪湖書却寄

相逢世難成羈旅庾信平生賦可哀
白下窮交幾人在

名山月七日雨後絕筆
至今分樓者歎賞不置

梅花下贈唐祖命

同情臥冰雪每覺春來遲何意君作客弛擔在茅茨寒
風裂窗紙偶見向南枝獨挈一尊酒高吟五字詩泥埋
雙屐齒甘受烈霰欺我既不解飲圍爐自支頤孤情憶
梅萼爛漫殊未知造物有真意此花如相期紅紅與白
白皆可罄醇醪好會不共賞方知主人癡

陳宏緒一首

宏緒字士業江西新建人兵部尚書道亨子以

薦舉官晉州知州有石莊寒崖峭壁等集

石莊集卷三

感舊集卷三

九

宋集卷三君道讀書人名下開無慮一也
重名尤簡古文之友陳伯璣嘗刻其遺文晚年
子論詩絕句其絕句也亦記其陳晉州士業公孫
云山莊水深勢險諸古無人亦唯石塘堤能理會
人思山集陳士業文集卷三孫孫孫孫孫孫孫
安微者陳士業文集卷三孫孫孫孫孫孫孫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

煮菜

落地菜色黃肥地菜色綠夜雨過疎籬病葉臥膏沃饑
歲三月中饑餐斷何向朝須十餘莖菜須兩三束起挈
舊瓦釜對酌山澗淅火候勿倉忙當使香味足茅簷獲
一飽老人無他欲

鄒露

露字湛若初生時甘露降於庭槐因名廣東南

海縣學生有嶠雅集

遺有人曰登通王堂云云

抱琴來云等語之詞何特好

不來今我心思抱琴而

露衣冠談笑有晉人風

以恭賀信報恩命題

才不稱當微末錄履

歸詩詩絕句海寧

字顯

屈宋心

君山懷二妃

眇眇愁予地芙蓉北渚期騰魚分楚珮薦竹禮湘蘿寶

瑟娘娟淚雲旗窈窕思客從虞廟至會遭二靈知

登九子山

朝看九華雪暮宿九華鏡言尋金舍利行傍玉芙蓉雨

感舊集卷三

脚移春殿雲衣挂亂峯悠然秋浦月來對海門松

洞庭

人歸洞庭水心遠百蠻天虹飲吳山雨蟬嘶楚岫烟桂

帆明月樹沽酒白雲船來雁紛紛南向衡陽何處邊

崇山通明水堂三十六峰

崇山通明水巖巖石澄清上有木龍精歲能聞風聲開

崇上

離魂飛故國多難後時榮老向雙瞳入春歸百感生愛

山頻駐馬酌酒復聽鶯堪笑無媒橘遙遙淮上情

山中送人歸途已長觸物有歎

勞勞為客倦日日送人歸芳草雨中碧楊花愁處飛盡
夫或春及老少咸相依誰能去鄉井終負越山薇

人日登粵王臺

登臺試人日此日謂宜人日照高臺色豈非故苑春青
山白雲路綠水流花津醉欲呼鸞去遙遙芳杜鄰

踏青詞

文虹經綺陌夕日買楊林灼灼懷春女翩翩詠子吟人
歸芳草暮鶯語落花深往日成都客蛛絲縈綠琴

別人

路斜山峭峭鐘斷水悠悠草綠斑斑怨花飛紅粉愁如
何雲夢月不共漢江流又送王孫去淮南桂樹秋

感舊集卷三

十一

寄侍兒青琴

侍兒嬌的的王筋蘊蘭衿去日戀攜手自言能鼓琴七
盤漢宮舞長劍楚妃吟莫難名鸞鶴貴先得御心

青琴答

君子有所適出門嘶玉驄園花咽墮簾寒雪問飄蓬裁
淚看鸞鵲含情認守宮金錢買舞小知爾客遠東

漢陽

漢陽芳草古今情遷客南浮雁北征天盡水連巴子國
月明人在武昌城白雲依舊過三楚黃鶴何年捺太清
日暮數峯青似染九疑無處采湘蘅

石笏峰

前身應是摘星餘會向深山傍帝居金簡未窺神禹跡
雲根重襲子喬裾六龍不共填滄海五色何來混太虛
聞說朝元秋控鶴巨靈仙掌意何如

過賈太傅宅弔三閭大夫廟

浮湘孤月下靈渠牢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逢野鵬
端陽沙渚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

此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與

夢羅浮

仙馭迢迢駕六龍魯陽無力返高春愁餘白髮三千丈
歸臥朱陵四百峰谷暝未生中宿月日斜惟聽上方鐘

歲寒蘭芷紛消歇舊令壇西一樹松

感舊集卷三

十二

皖口值區啟圖出宰當陽

微官君自去楚水日遙遙紫蓋新花縣當陽舊板橋荆
吳中酒別南北斷蓬飄鄂曲高難和相思一見招

邊馬

天馬應星辰金羈虎豹前騎獵春草綠叱撥桃花新逐
電徠天關驚曉出玉津肯暇交河道功成還與人

李愛

愛字舒章江南華亭人官中書舍人有琴齋集
子瞻周本夢九歌徐孝康子述平舍人愛互相唱和聲氣滿天下當時
聞之者

關六子

江南曲

碧雲江上合明月樹端生共訪江南路難為日暮情春
光憐楚袖別怨起秦第一作龍吟曲宵聞波浪驚

玉樹春愁促銀河秋浪深樓中宜遠望江上果幽尋拾
翠分霞渚投珠共月陰吳山烟際迷越鳥曲終吟送妾
笑蓉岸思君楓樹林

天雞弄海日青雀起吳風草色紅潮合紅流碧霧空花
開攜素袖果下結芳并惜別會無異懷春怨不同遂持
波際月長照畫樓中

水穀桃花雨風簾紫燕衣流光零澹離遲日正芳菲平
楚川虹落江樓畫艇歸烟中黃鳥度頻上白魚飛折柳
方春暮徘徊欲飲

感舊集卷三

十三

橫江詞

江鳴牛渚磯浪打三山曲何處最傷心春水平帆綠平
帆遠落生暮霞東風自吹桃李花思君不見望江閣夜
夜江潮向妾家

經東阿懷曹子建

昔時曹子建封邑在東阿曠代無祠廟空山對女蘿角
弓悲故壘玉食恨才多小雅斯人志因風發浩歌

吟驛行

吁嗟七尺自顧無行伍入淵不伐蛟登山不縛虎朝
聽鼓頭角暮聽城頭鼓城頭鼓角催少年神武門前羅
進賢自言今日朝天去不識塵中老服虔

宋徵興

七

徵興字直方一字棘文江南華亭人順治丁亥

進士官副都御史有林屋詩草

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紙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成親之至固亦丁亥使南宮開南嶺有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

十後果於康熙丙午遷副憲至二品明年卒官年五十五

林屋詩草序天下詩者如首當開南嶺與大樞舒齊名或曰陳

李或曰陳宋蓋不

取有所軒輊也

江南曲

明月下揚州青雲渡京口吳兒解棹舟吳女工垂手碧
烟衫子白雪覆臨風一笑桃花春開窗理鬢照明水兩
漿生浪飄紅巾憶昨秋風秣陵路吹到門前烏桕樹白
雁紛紛千里來不見郎舟下江去儂家高樓十二閣長

感舊集卷三

十四

夜闌千對簾箔垂露如珠挂玉釵雙星自帶秋河落秋
河斜落歷陽西歷陽城北征馬嘶長干作書寄京口今
歲江頭歸不歸

參軍行

檀州軍敗涕南陷鐵騎西山逼雲棧九門辛苦坐公卿
按兵不動有高監玉堂美人何不平上書此關苦論兵
參軍計命一朝下並時夜出長安城是時主將盧司馬
獨率西兵力寡不敵國士死黃沙別遣參軍向城下
參軍不行司馬嘆參軍既行司馬陳北向再拜謝至尊
曰臣象昇死國恩鼓聲聞關軍出壘司馬一呼創者起
三萬邊兒夜合圍孤軍雖勝終關死朝廷頗輕死事功

翻疑訟疏多雷同司馬精爽久寂寞參軍一官成轉蓬
嗚呼國家賞罰未可測歸耕匡廬隱亦得

襄陽曲

襄陽二月花盡時城頭高曳五大旗東風一夜動鼓
夾城傳呼丞相歸紅纓金甲光矚日霜刀亂揮賊馬出
倉卒誰辨非官軍滿城鼎沸鑒何及峴山日落黑雲重
大堤女兒哭相送襄王宮殿野火燒何人更起襄陽夢
贈張燕客

我來勾踐國結交張公子華燈夜相迎痛飲從此始三
尺羅袖紅一尺虬髯紫紫髯飄飄拂子肩自言時昔稱
少年西走咸陽北走燕終南太行相接連此鄉素莫少

感舊集卷三

七

奇士風沙萬里心茫然以茲感歎歸故鄉黃河千尺流
湯湯河堤蓄水出平地決之可以沈大梁黃龍青雀未
可測果然今日成懷襄酒酣對伎重岸幘重道當年解
音律琵琶絃索誰第一武宗供奉查八十萬歷季年范
昆白雷轟鐵撥今有誰練川陸曜稱傑出聞君此論多
嶽崎河轉星稀未忍歸歸來落月屋梁西臥龍山上烏
亂啼

虎邱

白虎驚秦帝千將去楚王空餘一片石夜夜月如霜

古意

碧玉堂西紅粉樓長安思歸憶涼州咸陽橋上三年別

回樂峯前萬里愁秦地烟花明月夜漢家關塞白榆秋
夢魂欲識金微路應逐交河水北流

長信草

青青長信草無意學逢迎不厭淒涼地春來還自生

趙士喆

士喆字伯濟山東掖縣人副都御史耀之子有

東山詩外

東山詩外不與東山詩同東山詩中由後進兵盛州之松山連
當朝奉若于奉第士喆子喆等能詩明初詩話伯濟山左大
社以應復社指新里之松山故信因之集句當謂東山詩天下事思上
之朝見陳跡新里之松山故信因之集句當謂東山詩天下事思上
終老歸隱江節士扶風秦士之流

詠懷

磨刀苦不利刀利傷人指縮思苦不濃思濃為怨始獨

感舊集卷三

十六

坐恍然歎命駕適都里都里何續紛裙履遊聞于握手
惠若蘭目笑語以耳相得詎不歡達人悲所止寧知君
子心淡淡如明水

擬古兩頭鐵纖詩

兩頭鐵纖海蠅匡半白半黑野鶴棠脂臍膊欲崩牆
蘇軾落蠅中半

河南行院錢唐二公作

唐公諱泰錢公諱祥德信官中別
字公諱泰錢公諱祥德信官中別
字公諱泰錢公諱祥德信官中別

河南南陽不可問朱郎銀瑤人鬼憤萬姓哀家骨隨乾
金張積鏹萬千山一朝天狗過梁野雄都百雉如崩瓦
御府瓊奇散絲林名閨佳冶隨銅馬銅馬縱橫勢莫當
可憐灩澦變沙場騎兵列戍提戈戲墨吏連城解印亡

嗚呼何日妖氛靖臣節分明功罪定忠節還歸孔孟鄉
君不見汝州刺史伊陽令

補建文帝詩

重耳未還時子犯歸黃土歸者一何樂存者一何苦俯
慚殉難臣仰愧開天祖興亡有代謝此恨無終古懸知
讀史人千載悲壬午

遼宮詞

全晉輿圖屬大遼太宗新蒞紫宸朝漢家儀物真堪羨
從此坤儀改姓蕭

聖母仙輅返玉京六宮掩袂淚如傾人閒那敢談溫樹
天上先皇炤鑒明

感舊集卷三

十

銀燭交爭念未平六龍親駕復西征安邊自是男兒事
枉却當年嫁義成

女伴從軍萬里還自言曾到玉門關赫連臺上秋雲捲
遙見河流入斷山

雄尾交輝寶蓋飄欣瞻御像降丹霄天王眉宇傾夷夏
北極羣雲夜夜朝

年來南北靖風煙西夏高麗各晏然聞道中朝相司馬
至尊秘教慎開邊

玉帛聯翩四十春富公忠信格明神小蘇近作皇華使
又喜龍荒見鳳麟

八月巫閭草半枯繡簾霜重一燈孤人生失意無南北

笑捲琵琶出塞圖

自解衣冠策晉王石劉兩主號兒皇河山不改雄圖盡
白髮宮城淚萬行

身似風前旅雁孤夜來猶自夢宣呼受降城上如霜月
照見行營寶帳無

昔日文姬落北庭故山雲樹豈忘情歸時恰值炎暉沒
腸斷蘇卿謁茂陵

傳說林牙建義旗乍聞驚喜久成疑微軀願比遼東鶴
一夜乖風到虎思

燕京容易便迎降誤我艱難到海邦草草束裝如夢裏
賜釵忘却在西廳

感舊集卷三

十一

大梁清禁隔蓬瀛仙舂何來五國城共矢餘年持苦行
漢宮環珮乞來生

酬董樵孫石書過訪

望望羣峯霽色新何來才子訪孤臣燈前看劍誰無淚
酒後揮毫各有神烏道不遮鄉國夢狼烟屢變海山春
也知腐老伶仃甚肯向花溪共卜鄰

趙士亮一寄

士亮字丹澤士喆之弟

蓬萊閣

東望蓬萊近十年思一遊今知滄海大始信九州浮赤
日波中浴青山水上流荒城潮汐苦晝夜打城頭

張宗英一首

宗英字九峻 其昆補小傳

謁茅仙觀

武林風景異郭外是錢塘日帶蕭山墨雲隨浙樹蒼人
烟聞井邑客思限河梁共謁茅師地繙經憶聖鄉

楊思本 十四首

思本字因之江西建昌人

源詩話今日暮思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英九建昌楊因之

太原趙懿係楊因之弟

天桃直上詞

玉作累銀作狀流餘宛轉度年芳天桃直上春風樹
飛入宮中百合香

感舊集卷三

十九

怨詞

春草日夜綠春鳥飛且鳴感郎千金意猶自覺愁生

對月哀王孫

悠悠隔千里相憶時復吟只此一輪月思君如更深

望湖

微夜只聞雨添來湖上春波深開鏡爽風細軸簾新弱
和萬壽夢輕煙冷水神宮寒曉苑在遙望拂埃塵

上巳日同子期修禊有懷堅白宗侯劉子安倩

三月正三日言從鰓茂林飛觴傳水際染翰序山陰經
蓬浮清溜文魚映碧潯登高還敞閣望遠獨蕭森公子
居寅亮佳人秀卯金塞裳神早就識路夢初蘇雨散前

時事波沈此日音忘憂樹甘草有得盡朋簪縹緲春雲

暮迷離芳樹深甫田多雜芳幽怨在鳴琴一日信為別

三秋寧自今溪流如可訊寄此握蘭心

春日芙蓉樓訪包叔賢夜飲有懷鄧靈邱先生

別來無限恨惆悵一過門恨恨故人事勞勞舊日思酒
頻酌復冷坐久燭還昏今夜樓頭雨花枝寄淚痕

三月十一日

清尊紅玉酒高臺綠綺琴春風吹百草何處不關心

歸舟暮春

春未典盡奈何春酒不停杯有百巡嫩葉昨朝今結子
深青淺綠總關人

感舊集卷三

二十

春酒

常因中酒起來遲發誓長拋金屈卮今日却憐春夜永
任教沈醉不推辭

舟發盱江奉答古度

棹發有遠意紛紛思美人春風吹白雪仙掌絕飛塵結
席芳醪永緘書懷袖新別來問流水何地不相親

和韻詞

竹窗燈霧濃冷冷切清響坐疑疎雨聲開窗日華上

踏花明日值雨

折得花來不贈人小餅相對一枝春遙憐昨夜行歌處
落草沾泥倍愴神

同余岸少昆垂相對道院之作

溪聲有古意閒語將無同坐久不知暑道院生涼風烹
茶澗清涼瀟墨思鴻濛忘言一相笑蟬鳴高樹中

望箬嶺

兩山夾青蒼曲路通人馬宛轉絕巖開夷猶古松下矮
屋前茅茨雞犬如田野因歌招隱詩客懷聊自寫

史元

元字弱翁江南吳江人

接弱翁崇正間遊新婦今書此都司家學貴家冠冕世第好類黃金
木上此嘉興高賢公府後名也弱翁納之喜甚自命曰傾城校名
士選朋輩賦詩余曾叔祖
他水公為之有略和者其家

過青田縣

感舊集卷三

三

江潤紫葳路山迤邐不覺除城荒荒落日范小入寒林邱
冢多相負風泉有此心排空冷原樂轉憶石門深

館娃宮

春草空蕪路無夫記宮街勝記王筆夫國託秋風石
片苔痕綠山村李樹紅蛾眉就龍後獨向五湖東

題徐掌文書屋

暖風日暮清水潭荷記香鈔吹人酣鱸魚菰菜不相負
更喜微月生東南日所為門第如此我家何用居林巖
下田間秋得飲酒止須離落我黃柑

當塗縣

曉泊當塗縣青山在縣門仙人今已去愁殺謝家村

徐白

白字介白別號笑菴先生江南吳江人有竹簫

卷詩鈔明正朱衣翁介白自鍾淳公而後不事其官而事其
詩是後詩亦務以不為孤峭為宗我以此謝諸公一守其詩而介白初
年詩尚務於此也介白松紙本中自序云余詩亦不事其官而事其
詩是後詩亦務以不為孤峭為宗我以此謝諸公一守其詩而介白初
年詩尚務於此也

桐廬江

桐江無底明夾岸多青松前山從此折雲帆去無蹤日
光但照天水與峯巒空山縣雞村塢幾家竹雲中雜聲
亂鳴泉亦帶桃花紅會聞異人出于此示其躬我行窮
水涯慨然想淳風忘機滅爐竈如日始在東不言何為
者光暉照無窮

感舊集卷三

三

吳江竹枝

與郎相約便成陰愁用愁風直到今懷意一經風雨慣
垂虹亭子是農心

江上遇大兄亦于

百種愁銷一寸腸更難多難又無鄉與君一世為兄弟
只是相逢在路傍

雨窗思吳去處

夕窗遠度聞雲歸不知路餘英漾澄霞香映松閒起空
知山月靜照子池中樹

南山

南山遙庭戶日對不知名道我無心雲滯茲萬古情新

浙江西

今世求才急林泉總帝臣如何天下士坐對廬山春旅
客隨猿鳥虛行付鬼神危樵將百折無復問沈淪

獨游

雨後垂楊路東風草際隨因尋溪外響不覺盡清源
雲傍冰心寺花開原上村春光先我得相笑復何言

楊
禮

補字無補別字古畝江南長洲人

安詩名籍其餘子孫皆自門食食如博得高柳眠陰下在此以爲文
外獨得之者引頸以望遠望而以邱助顧益是意甚磨爲清新古
人云子孫皆自門食食如博得高柳眠陰下在此以爲文
子爲外居無何子孫皆自門食食如博得高柳眠陰下在此以爲文

感齋集卷三

人言猶水。水之於魚。其中有所不可介如也。

永樂早秋雨夜

秋夜沈院寒門急恐人夜坐自憂集古三秋老東年歸
前年秋早燕山雪霜前未某年年落風寒送根處處飛
今年海國逢新節萬里涼陰連百粵那堪客病已蕭疎
思君夜薄已銷魂萬葉春風生萬洲空復驚人生失意
有公堂記更清秋夜雨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瑞隆字鐵山一字國開廣東香山人天啟辛酉

衆人官化州學正有懷仙草

[Handwritten signature]

蝴蝶花開蝴蝶飛
鷓鴣草長鷓鴣啼
庭前獨有相思樹
落盡相思人未歸

張可度四首

可度字芻筏江南江寧人

漁洋詩話金陵張可度盛山
詩父居黃岡女壘嶠云云

廬山雜詩

傷心忍更說青蓮天寶年間號謫仙老去夜郎三萬里

匡山書屋尚依然

竹林寺裏聞鐘磬三石梁邊枕木魚試問顛仙何處在

好惡虎豹守五窟

東林徑路接西林靈運何嘗雜用心自是遠公無妙手

那能釣鑽作真金

感舊集卷三

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多少男兒淪落盡

神仙却欲孕騰空

張
明
子

爾詣字豹南順治辛卯舉人

齊山

山趾立清流，紋似秋浦秋。浦在城西隸，啼石柏樹。

五
海
一
心

潛字半隱別號石山農四川遂寧人僑居泰州

兵部尚書大嵩之子崇正癸未進士有懷歸草

堂課稿卷下集
二 楊州府志本傳器王詩文嘉善人得其尺

[illegible]

橫江閣外數帆檣立盡西風鬢欲霜只有鄉心不東去
早隨烟月上瞿塘

金俊明 六者補遺一首

俊明字孝章初名衮字九章後更今名江南吳

縣學生有退量集

已致開者章族弟相寶家藏有詩云師內大尊我與弟泰其開房
山門成佛生天兩句加題若陳冠若抄理當年五十字寫空集又寄孤
山世外寄一幅生類十載思君陳冠食水仙子又于齋中三誦章意畫
梅云謝扇花時雪山人日刊還十時燈半樹空情洵可人 右誦錄全
章意初為語十一月廿其其如林謂君之良曰大抵松高萬萬其忘乎
遂謝去杜門儲者自於以爲君君者其神也時元年既去友人賦輒詩引
陶元生有祭文以自況者七十四年 明詩錄詩謝處三謝孝章兼
云先生好學無意不問家世其子杜師繼之廷居顯職藏書讀續賢父
子千鈔

題詞

感齋集卷三

۱۱۱

桐亭遺妙製肯爲凡俗鑒野王第一流雅奉懋清賞
率爾清溪泊野名輒邀試客主不交言寥寥並高致
孫銘常墨闕歌

孫銘常景蘭

幽人歲晏空泊林樾雲黯淡凝寒陰蒼梧斑竹若在眼
元圃瑣景無從春玉香隨春久寂寥衆芳蕪穢傷人心
長琴一具三數息湘水浩浩空靈樾有美採卿芳竟體
遠賢望古歸良辰遠遊結客愛奇士一往懷抱舍高深
古來賢豪多道氣怡養遊歲日經倫累波流霏接沅澧
筆迹瀟灑花障紛藉地舞真貌出鞭笞風雨何精神
憐君持贈滿冰醕珍踰端綺雙白金言忘交澹識君旨

芳菲襲目遺愁辛聞君劍術尤莫比壯志俯屈同風塵
獨留紅鬢寓染翰俗外賞激誰知音我亦沈冥舊臯羽
三歲姜約桐江遇何當抽怨向白日交佩刺羊情質申
徒然霜霰厲畫薄天地豈應終不仁憶翁孤露曠相感
本穴空根悲至今

和致一韻

若木寧忘拂義和底易傾百年如此日孤抱欲誰明野
暮愁風色湖寒斷雁聲可堪良友共衰老慰吾情

再寄盛柯亭

苦憶陽湖盛夫子三年雲臥狎漁磯窮來吾道有貞吉
老去醉鄉無是非明月定知穿戶入白鷗長許望門飛

威音美卷三

六

自慚舊志存溝壑，夢想冷江未得歸。

寄劉廣文欽

泛泛狎羣鳬流年又幾徃命將時大謬星與客同孤澤
國仍飄泊鄉書近有無轉羞松雪子空作水村圖

清明日同遊兒作

頻年羈旅向風塵尚憶嘉名在此辰
四海兵疲悲戰燧千家鬼餓殍陰
屍垂酒旆旗亭雨寂寂花泥馬蹏春
強把一尊那得盡石泉槐火爲誰新

說

母穴傳世世莫爭用財為衛守能貞祖龍勢力傾天下
猶築高臺禮婦清

釋正志 十九首

正志宇詒堂浙江餘姚縣人嗣法三峰住南屏

淨慈寺至今其塔在焉有同凡集此其偶談正志碑

見其同凡集二表愛之采數首于其月下由謝安場下投淨

慈翁胡公房云云劉溪舟中望湖入情東山舊隱云云戲酬友

人惠日詩本云云皆無香之氣胡宏秀集中所少 乃其文集

由曹娥江進舟剡溪有懷帛公隱處

東行入剡溪溪近行太遙北風吹征帆去速東上潮潮

歸潮晴灘舟板行載膠客心得無悶我遊以道遙山程

遙先期雲景亂中宵當年結茅士舊隱夫何招古路人

不行道薪亦寥寥雜犬等麟鳳悠然聞紫霄

西臺 蘇書卷三

西臺

文公既死宋逝水不可復謝翔感知己地達無託足嚴

陵有遺臺絕代讀無屬上臨千仞岡散髮晞晚沐手執

鐵如意擊石擊林谷酒酣狂歌呼歌闌繼以哭異哉嚴

謝心寒熱本非放奈以不死灰欲秀已稿木請君觀大

運轉轉如轉轂求盛等一瞬何自傷局促還將一寸心

落此萬古淖

出瀛

江水出瀛口水澗江天空入海三百里洪濤鼓其東凌

凌勢若一氣參鴻濤須臾泄大冶萬象出化工隱躍

山海秘欲獻羞雷同古稱高隱地所貴無兵戎胡為名

利塗辯香漁樵中吾將問從代曷以置釣翁

桐君山

我觀浩劫初天地俱無形胡為有動植遂爾分頑靈乃

令物我際畫室以自扁驟聞主人化驚異若雷霆李下

既傳會空桑尤不經安知物化者不啻管中蠅維古有

神君心境兩俱冥託跡蒼桐腹獨勝元化庭吾昔慕奇

勝卜隱尋崢嶸風駕參子氣瀾瀾連瀟瀟初陽吐微巔

攀蘿罷揚舫太朴條以散白雲漸零星孤帆出混沌渺

渺若秋萍墜彼烟波客山風吹未醒

圮橋孺子歌

餅之齋令鼎之恥張美人今韓烈士誤試其椎走進履

蘇書卷三

晴知帝師乃孺子躍沛公今封齊王後免未盡虛已烹

併楚利今償漢資負憤雪今義可辭亦松不果黃石期

鄧亦殆哉留可知連下友今沁上師千秋萬祀皆可兒

松江道中

黃陵迷澤國夕涉渺無涯我欲尋船子人疑在水湄風

高尊美處天遠雁飛時為話中朝逸東歸莫後期

黃巖送方孟培歸寧海

在遠無相識逢人似故鄉寒潮連桂檝春雨別松陽桂

折江瑤脆秋炊楚玉香歸鰲及耕釣煙水計何長

湖上晚歸

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

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聞琴

密篠拂瑤石蒼苔橫素琴俄然青松樹為我成幽吟風
靜半溪月泉鳴何處林遙從絃指外一見古人心

柘澤春行

垂老傷時變乘閒火水濱風花寒食候原草不歸人野
哭天難問墟烟火漫新啼鶯芳樹裏又過一年春

春暮過月公山巷

清溪初過雨衣袖受微風一徑松陰裏孤帆麥秀中山
幽便靜侶雲懶似衰翁容易春將老常杯莫放空

月下由御教場下投淨慈宿朗公房

感舊集卷三

壬

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
一路沿鐘到淨慈

巾子峯候潮

巾子山頭望落暉暮潮欲上早潮歸我來喜值前峯月
又透煙波下翠微

黃巖小橋甚佳喜題一絕

橋花如雪憶長洲橋子黃時到古甌多謝吳天憐夢遠
飛霜釀出洞庭秋

劍溪舟中望謝太傅東山舊隱

晉人名理宗莊老劍縣風流說謝支雖為神州鍾紫氣
惜君未見馬駒兒

熊中行將往西粵問道還楚索筆題此

人家竹樹渺茫間浦澈林巒不記灣安得帆隨湘勢轉
為君九面寫衡山

戲酬友人惠日鑄茶

數日春遊徧若邪入城滿面是煙霞正愁仙福難消受
又喚人間御貢茶

赤壁

扁舟絕壁酹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回顧
銅絃鐵板唱江東

寫梅寄蔣渭公

林家三百六十樹今日猶存此一枝欲約君來看影際
為傳水淺月明時

感舊集卷三

壬

釋宏智

方以智字密之江南桐城人湖廣巡撫孔昭之
子崇正庚辰進士官檢討後為僧名宏智字愚

者一字無可別字藥地有浮山全集

二公詩白雲空洲又初灰青原山色自崔嵬風流三老今何在獨問
陵東懷素 明已錄詩話先年紛紜五經融會百氏播三萬軸千架上
屋內七宿于胸中早推前郭之商人晚結宋雷之淨社摩肩古詩無
意感五律亦無意於名家 檢討張中微若需云密之十歲能為
詩文丁巳年庚辰成進士後檢討又孔昭親楚劉賊作時相繫獄密之
代為一疏密之乃得解與陳臥丁吳汝允侯朝宗諸公接東林主盟
後密之為賊所中傷幾不免晚隱於鄧州者地排妨
於今此說合觀 密之若物雖小識地非尋常

跋清明上河圖

誰託西湖憶汴州莫同山市金為樓珍藏自惜良工苦

何似楞嚴掌上收

鯉湖旁有麥斜石所諸勝宋林樵谷隱處

麥斜連石所仙徑護桃源窮谷陰風疾懸崖古木尊樵夫嘗引路隨者各開門病骨何時脫南泉寄一村

似金乾陽

接筍樓居挂碧蘿擔柴汲水且行歌忽然掣斷懸崖鎖推倒須彌又若何

一線天

鋸破崑崙刺漏痕却開鐵片狹斜門雁湖太姥匡廬客

一線青天請共論

釋讀微

感舊集卷三

主

讀微字旁會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

詩集在南來堂有卷三一首云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詩集在南來堂有卷三一首云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詩集在南來堂有卷三一首云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雲南呈貢人有南來堂稿近月釋子

一夜剛隨雨到山舊好幾人還健在好風何處共投閑
亂流落葉聲兼下聽徹寒扉不上關

釋道源

道源字石林江南太倉人居吳北禪寺有寄集

詩集明詩歸安之云字集之詩歸安也歸安之云字集之詩歸安也
詩集明詩歸安之云字集之詩歸安也歸安之云字集之詩歸安也
詩集明詩歸安之云字集之詩歸安也歸安之云字集之詩歸安也

仿陳寅錢塘懷古詩

江湖八月怒估客舟難行浪白子胥馬誰能知一生霸

感舊集卷三

主

氣有時盡越山天外橫

徐石臣幽居

唐門背城除花木自幽雅風志散琴書素心遊車馬醉
效三公顏論做種生寫妙筆陶雲煙遙情注原野小築
聊蓋茅絕石數添瓦曉峰連竹明夜雨雜溪瀉如何桃
源人應引釣魚者客迷渡劍篇僧約種蓮社高隱契清
塵浮名付土苴徑中寒菊在九月須來把

釋宗止

宗止字長白

春日送元化還蜀

送君南浦近惆悵春風深芳草別時路白雲歸去心遠

山家萬里高峽浪千尋誰共青天外寒猿聞夜吟

山居

晏起不裹頭看花踏曉日南山與北山遊遍無人跡

釋寂吾一首

寂吾字文石

送生公

天涯芳草歇江上客舟還身與孤雲迴情同白鶴閑越鐘聞隔浦吳雨暗前山看取風帆緩依依古渡聞

程先貞三首

先貞字正夫山東德州人官工部郎中有海右

陳人集

通評詩話云夫詩即經之流也其有海右陳人其才情不及

感舊集卷三

三

曾有通氣 池北偶談程工部自序一稿題曰休休庵自序銘刻其上
詞賦自體似有詩云版屋蕭然四周無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
寂寂夢中事紛紛已到頭廣柳何時離去獨獨此夕談問悲相類
客來欣賞莫待遲遲士一邱
按余 曾叔祖德水公海右陳人集序余於唐人中最愛張翥乃雖欲
上口解思叶却恐未領其微祇得其本獨吾友程正夫海右有王孟柳
意風流李益滿之以為樂石生我大二水同器有不相入而高山深澤
氣同相通此必有其合者矣小子以為能盡此解可以須詩人門戶之

和陶形影神

形贈影

浮生函大塊與汝無離時斤斤守尺寸心事汝知之我方欲學道殷勤念在茲庶幾企聖賢寡過以為期里閭鮮清議悄悄多憂思汝其輔相我勿使世人疑俯仰何聊賴情發見乎辭

影答形

落地與君遇憐君多蹇拙周旋弗肯捨使我心愁絕君悲我亦哀君歡我亦悅奈何抱骨鯁與世相乖別春言歲華徂身敗名當滅誓將辭君去如火辭炎熱萬變不能離受累何時竭祝君強恕行我豈終薄劣

神釋

在昔重先幾見微而知著世態變浮雲非一朝夕故人為物最靈惟吾實豫附二子慎勿喧傾耳聽我語陶朱適黔婁於今在何處彭殤爭壽年終亦難常住何如汗漫游塊然委運數當下一杯酒中厨催治具自任生前毀誰要死後譽屋漏無愧怍排闥堂堂去邪說日充塞

感舊集卷三

三

子輿恐懼此事頗難能試返何思慮

余 杰一首

杰字生生號從菴四川人少時從野草山

按余生時父為縣令余年十歲父亡母亦亡余寄居外家
歲餘及長自給衣食心志不亂父之遺教猶在耳
說焉君在然則余之為人也
結末伯兄我亦大為感荷
結末伯兄我亦大為感荷

元日遊下鍾山詩

上日淹留客登臨興幾長無人費米往牛胸對湖光煙際雲相接巨壑屬渺茫浦中帆片片望來應春陽

宗

宗字公子浙江餘姚人

古意

長口擘筈出行遊路遠莫與中道愁同車不覺脛已黑
天陰鬼哭聲啾啾春水方船下湘漢秋風颭馬經陵邱
丈夫際遇會應爾闔門兀坐空弔吸

渡錢塘

早歲便經此蒼蒼今滿頭影搖天際惱名逐鷺旁洲吳
楚張鷹思青徐范蠡遊無邊感檣櫓飄忽又杭州

歲暮集卷三全

歲暮集卷三

三

感舊集卷四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徐夜

夜字東癡一字嵇菴初名元善字長公後慕嵇

叔夜之為人改今名山東新城縣學生有徐東

癡詩選源詳詩話徐東癡叔祖季木公外孫與余兄弟為小從

兄弟詩學同年嵇菴叔祖季木公外孫與余兄弟為小從

人多半在城東青入湖釣漁度日亦似明湖釣漁而開會

足解休不肯是驚驚戲馬東連司馬橋云云一代才華幾處少

時作樂府示嵇菴弟升深淺樓高去何遠長白黃山人著嵇菴少

秋柳

感舊集卷四

搖落江天信黯然隋堤雅亂夕陽邊誰家樓角當霜杵

幾處關程送晚蟬為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

孤生所寄今如此蘇武魂傷漢使前

朝發溪西路

示影日初出山家早登場野煙樹凝碧水草石流香路

亂綠幾從峯迴見雁行卜居猶恨淺攜夢入官楊

山南路

漸入雲深處衡溪不肯停為誰甘寂寞終日愧山青

春詞

歲馬臺連司馬橋城門閒處馬蕭蕭君臣遊覽飛花盡

惟見秋千入碧霄

一代才華怨落花西清園內賦新茶年年指點風流業

猶自垂楊綰暮鴉

孤山坐放鶴亭下

巋然一嶼水周環想見高風物外開墓上梅開春又老

亭邊鶴去客空還書無禪草逢當世祠有賢名擅此山

買斷西湖皆宋土羨他生死太平間

富春山中弔謝皋羽

歸髮吟成未了身可憐無地著斯人生為信國流離客

死結嚴陵寂寞鄰疑向西臺猶痛哭思當南宋合酸辛

我來憑弔荒山夜朱鳥魂歸若有神

春日感懷

霜餘燒短草還青薪火相催更不停除却文火消傲骨

惟應醇酒近頽齡中年絲竹傷何極上日鶯花醉未醒

可惜風流猶正始更無風景在新亭

董樵

樵字樵又字亦樵一名馬字樵谷山東萊陽縣

學生源詳詩話董樵江東懷古詩云春風吹咽鳴珂地東雨

為枝道之倪有題句云點入蒼梧斑竹散瀟湘渺水雲思分明記得

華清夜疎雨銀缸獨坐時古惟餘董樵關東後棄諸生侍趙伯清於

崑山從宋先生生學在學得其指授有詩數首篇明詩餘詩皆生高

蹈之士甲申後移居大谷海濱口稱樵入市易米人莫知其住處雖有

樵不復來仲士取棄辭以歸曰此高士所遺也

江東行殿已荆榛
碧瓦參差有紫煙
南渡從官於上第
西清封宦主分鄰
春風鳴咽鳴珂地
寒雨淒涼散蠟辰
慟慨歸夷終翳越
功成甘作布衣人

同安江上

三月同安道桃花
交岸明春風公瑾
墓細雨呂蒙城歸
屏書難寄浮鷗意
自平可知寒食近
布穀已催耕

周安一首

安字安節江南吳江人有草閣集

明詩歸類卷四云
安節伯璠伯璠

武進書院山陰縣人
初為縣令後為士

詩前皆為詩云
入塵外淡而中
然其然然然

秋日同包朗威登靈巖小憩落紅亭作

策杖登靈巖
杳霭霧氣接
簾流昨夜雨
風墮前林葉
苦

感舊集卷四

三

滑不可步石溜
屢驚駛乘興
躡高岡豁然
巖巖滅林巒
間時時遠天
自寥泬娟娟
松聲清皎皎
寒潭潔遙望
雲濤葉挂帆
風甚捷稍息
落紅亭四顧
景殊絕目擊
興未已鐘聲
上方微忽滿
塵土心皎若
冰與雪達公
香閣開

宴契金仙說

月夜懷此山禪師兼寄張文通

憶昨投遠社
相攜出虎谿
雲山忽開阻
月落雲川西
露下花逾白
松高鶴共棲
遙驚臨照內
江海有征鷗

俞南史一首

南史字無殊號鹿牀江南吳江人山人安期之

子錢我舊詩刻石不待得山人安期字無殊江人從陽義金終金
尺書以長卷二一五十韻投贈一序其元美為之類例已而諸江

作正新詩安期字無殊江人從陽義金終金
結社于南史為詩生亦對聲信詩

治圃

學圃非吾事
時窮逐汝曹
初知鹿門遠
終覺漢陰勞
業薄資家食
傭多長野蒿
栽培天地意
功力計纖毫

靈巖館娃宮

松間白石舊蒙恩
猶有青苔憶履痕
煙露晚將香徑隔
鐘聲淅淅下山村

懷徐元數

以下補遺

樹暗川原綠
閒堂畫已陰
我愁一水濶
君又萬山深
遠對芳蘭渚
空思薜荔吟
名高身不出
花下且彈琴

送史弱翁

感舊集卷四

四

五湖煙水暗
一棹五中流
不見片帆影
已同千里遊
各居愛閒處
客路入深秋
各有殊鄉意
風雷莫滯留

熊文舉一首

文舉字公遠號雪堂江南吳江人山人未進士官

吏部侍郎有江雁草有香山堂恥感等作其詩

人未進士官吏部侍郎有江雁草有香山堂恥感等作其詩
其詩多為感舊集卷四所收其詩多為感舊集卷四所收
其詩多為感舊集卷四所收其詩多為感舊集卷四所收
其詩多為感舊集卷四所收其詩多為感舊集卷四所收

偶成

一年歸夢客匡山
不為驚弦擬倦還
輸與黃巖僧補衲
滿天風雪未開關

孫廷銓

廷銓字伯度號止亭山東益都人崇正庚辰進

士官大學士謚文定有止亭集

澤陽縣志文定謚忠女聚成行誼令人解嘲又謚文定曰叔歸來實后傳集修撰地下微爾一時笑家多致焉不遺錄以惜才王君易錄文定作世廟教訓子周京解甲將歸馬漢時逢春自射牛時以為工

送季千里司推杭州

杭州別是片帆風越嶠吳江四面通試問子皮歸隱處

五湖煙水至今同

錦帆何處竹西關近說西湖柳亦殘君去那須憐畫舫

依然晴月兩峯看

六漫牖守風

感舊集卷四

五

湖上風煙午未開湖邊行客意徘徊扁舟不及黃頭子

敲及隨波放鴨來

孫廷鐸

廷鐸字道宣號夢果道人大學士廷銓之弟崇

正壬午舉人官陽江知縣

閑關

性拙畏城市孤意耽山居囊糧常苦乏遂令此願虛不

耕復不讀悠悠已夏餘念之懷百憂中夜步階除會心

豈在遠奚必厭吾廬晨起辭親皮杜門境已舒忻然若

息肩俯仰皆自如竹樹拂清暑蟬聲亦蕭疎隔俗即邱

壑何必慕樵漁

憶家止亭兄避暑柿巖

避暑來柿巖晨出大峪道入谷已陰森數折氣愈好巖

壑自湛深水聲發幽奧十里悉溪中白石淨如掃臨水

開柴門小亭謂新造風雨忽然來南山飛懸瀑膜色滄

如秋炊煙起晚窺我意方悠然同伴呼酒到數杯歡相

持聊足寄笑傲

予閑關久仲秋十九日家止亭兄招往柿巖感賦

山間多勝遊吳必事一室雞鳴卷我書戴星開蓬草渡

瀧越西陂東方始上日旭色散澄嵐曉風亦瑟瑟禾黍

交阡陌感氣齊結實歲月渾如流俯仰忽自失循溪數

十轉亭午近衡泌竹樹饒清暉峯巒益翠嶺入門歡相

感舊集卷四

六

持訓詞頗周悉出處貴蕭散何事宜執一聞之再三歎

心跡俱清逸興來即命觴意到聊染筆

中秋前二日歸自西河過花公亭

盡得西山勢逶迤似赤城夕陽猶返照初月已生明人

靜嵐煙合林空蟬蛩鳴獨游思素侶安得一班荆

登南宮同仁瑞子步壁間韻

靜侶惜冬日相攜上翠微高原伏地脉絕壁敞巖扉山

市寒煙合香臺古木圍醉歸騎借馬嵐翠濕人衣

趙氏城南蓮池

種魚沼已好況復開荷塘遠斂眾山色近收菡萏香石

城喜夕雨古寺宜朝陽更是主人妙頻過醉不妨

吳懋謙

懋謙字六益別號華草山人江南華亭布衣有

學菴集懋謙字六益別號華草山人江南華亭布衣有

懋謙字六益別號華草山人江南華亭布衣有

開舟中吹笛

空江微微月東出何人舟中吹鐵笛傳呼隔水不知名
寂寞滄江迴夜色吳音越調憐悵遠遊客子思故鄉
燕子梨花春已暮欲歸不歸空斷腸

琴臺

感舊集卷四

千仞琴臺上披襟望翠屏雨來幽澗白風急暮山青
鳥栖丹閣神龍下洞庭霜圖空寂寞吹笛不堪聽

人日

落日萬家春春回草木新江潭花似雪歲序日為人高
宴親朋聚疎籬鳥雀馴守元甘寂寞海畔合藏身

張一鶴一首

一鶴字友鴻號忍齋江南華亭人順治戊戌進

士官滇南司李有漢黔詩楚蘆集

詩卷黃得種雲記述行蹤之慨然又驚人絕句西南諸國為大六詔

辰龍關

天地金湯險繇來王氣鍾五丁開絕塞二酉抱神龍
眼奇峯過驚心暑瘴重興亡千古在立馬倚長松

顧開雍一首

開雍字偉男江南華亭人

舟行卽事

黃霧如雲午未開平沙衰柳自淙河無端遂與寒湖曲
天北天南一雁來

吳騏一首

騏字日千江南華亭人有顧頤集

詩話日千力道正始其詩法厚不健

少年行

感舊集卷四

紅玉鞍驕碧玉驄樂游原上柳絲風詔求李布今何處
只在三千奴僕中

王光承一首

光承字珍右江南上海縣學生有鎌山草堂詩

集

西陵

范蠡屯兵處相傳在上岡龍文來鑄浦虎氣應錢塘月
照殘軍壘風生古戰場大江同往昔列國幾興亡

十月二十日早耕

早下來年種雞鳴出短扉天空孤月小河轉列星稀遠

寺鐘初動長林鳥欲飛自公無詔使顛倒著牛衣

讀西域傳

一奉公書出遠邊故鄉雲物又經年皮山落月人難度
積石浮沙馬不前難上遊魂招谷古城南思婦怨張塞
寄聲塞外功名客休勸君王戍酒泉

宋徵壁

徵壁字尚木江南華亭人有抱負世譽

尚木初與太常伯王公同起鄉里王公曰徵壁字尚木
尚木尚木以爲笑王公曰徵壁字尚木王公曰徵壁字尚木
王公曰徵壁字尚木王公曰徵壁字尚木王公曰徵壁字尚木

感舊集卷四

送張祥恭渡江

送別難爲別同來竟拂衣微風雨後馬人歸歸古
陌寒煙直橫江落照微北來兵甲滿何處聞漁磯

金足藏

是藏字天石江南華亭人

伏倚

佳傳孤城戍蕭然一敗宮清品寒梅月盡角迴臨風牙
齒金零落形骸斗老窮異時康阮籍狂哭爲逢窮
春使

遲日時雲醉汎船浴鳥飛驚正連翩黃龍浦上柳無力
白芋城東花可憐千里江山愁浩蕩十年風物淚潺湲
同人尚憶陰何在詩賦猶應萬古傳

計南陽

南陽字子山江南華亭布衣有負鍛草江楓集

題李長蘅畫

江山幾點太嬋娟一抹同雲暮素煙夜半月明天在水
只無人泛子猷船

董俞

俞字蒼水號樗亭別號尊鄉釣客江南華亭人
吏部侍郎選初之孫順治庚子舉人有浮湘度

感舊集卷四

嶺樗亭等

和正南州總楊大常彈琴詩

其聲鍾則少相達故太常窮途悲然慨以昔奉君王調
八巴雲遠音同淮水長鐘門千古恨傾耳淚霑裳
孤臣淚乾坤逐客心可憐家萬里西望白雲深

張宸 三首

宸宇青綢江南華亭人官中書舍人遷都郎

宸宇青綢江南華亭人官中書舍人遷都郎
宸宇青綢江南華亭人官中書舍人遷都郎

楚中秋思

日落長沙楓樹紅斷猿啼處暮雲空可知昨夜鄉關夢
身在寒煙萬點中

八月江潮起暮寒青楓浦口角聲殘更吹龍笛家家雨
一夜巴陵去住難

將登銅雀臺過漳河

感舊集卷四

躍馬向三臺揚鞭潑水限寒沙勢空濶獨鳥意徘徊舊
積沈銅瓦秋風起霜才落淚流不盡楓葉自悲哀

錢德震 二首

德震字武子浙江海寧人

德震字武子浙江海寧人

送白東谷學士祭告孝陵南穀

唐德隆虞秋崇僚肅楚征驛亭珠仗麗江路錦帆明弓
初憑入整松樹對石城琴瑟千古事歸那百官情
河雲樹浮湘引澤蘅朱陵神宅迴蒼水玉書清享用青
茅近祠看圭幣崇山川雄勝賞典禮邁精誠向月懷仙
署經秋計使程倘過滄浦上太傅舊知名

錢芳標 十二首

芳標字寶汾一字孫汾江南華亭人官

芳標字寶汾一字孫汾江南華亭人官
芳標字寶汾一字孫汾江南華亭人官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

韓故善六法常為余潑墨因題長句

感舊集卷四

長安暑月塵十丈牛車研研畫鞅掌韓生過我脫帽談
冷然如挹西山爽落溪溪水皎鏡秋白鵲寺頂松風幽

孤亭峭立尚人境何為六月思披裘十一壁繪千萬壑

中間髮影垂珠絡石門之後誰繼作韓也弄筆煙霞落

五湖迢迢接三御我今掉頭苦不早鵝溪絹好陰廩深

臥遊且撫東軒琴

擊鮮行

吾鄉城郭滄溟畔親故朝朝擊鮮宴樂事濛濛未足誇
嘉名兩穴無勞羨滬濱平斤齒多主人結綢勝慈波
蒼茫直下馮夷窟煙雨常聞歎乃歌河魃販後蘆芽茁
春潮蹴岸春雲熱蓬覆吳趨害裏冰刀飛少婦厨中雪
已道鱗魚色似銀泥兼石首鰐金鱗鮑米漬成鱖枕脆

鼓羹調出窮腹新此時魚稅充公府津市鳴鏡復揭鼓
淺筏輕刀弄水兒高橋巨舶開洋買別有泥沙用豫且
脂膏然炬骨專車牽簪力廢千夫厥曝腊家分半載儲
竭來島嶼孫虛擾斥堠傳烽接三泖都護旌旗只戒嚴
漁郎罾罟空施巧蕭蕭戍角滿汀洲麗甯寒星炯不收
無復釣鰲陳水糖惟看驅馬散沙鷗海錯經年不到眼
充初臨淵那供饌一片鱗沾食指腥百鰲半破中人產
舍人頗領滯燕臺比日王餘賦強裁張掾秋風頻悵望
馮生彈鋏未歸來挑燈與客論終夕語罷滄桑感時昔
下箸誰消易水鉞解錢且換灤河鯽近喜波臣靜不揚
東南早晚撤邊防盤餐飽飯故園味醉臥溪梅野竹傍

感舊集卷四

內直雜詩

槐廳直直窮雲凝匣冬琉璃器尚冰催寫清寧春帖子
中官呈樣拂吳綾
丹砂印重箋箋勾賜茂朝解拜表頻不信狼毫窮島筆
蠅頭慣搗衛夫人
法曲何勞竄段師水嬉角觝壁前時虞階但奏朝正伎
假面伶工舞柘枝
素練濡汗責龍媒紅木狀從帳殿來聞道三驅猶講武
今朝移駐時鷹金
雲臺進歷涕前韶閣閣是間會百僚先養諸王歸邸第
為羅封裏出重霄

新鐫寶冊上 慈寧宇縮銀鈎傲石經六刷于閣宋王
潤金泥填器啜填青

軒皇鼎就久乘龍東觀錦函感 睿容更選詞臣搜故
事宮碑常照 孝陵松

學士三朝老佩魚聽鐘襍被共周歲宵分細話龍興事
松杏山頭見捷書

舟行太湖

載酒橫塘路晴和破客顏忽驚天上坐知出吳區灣洲
渚春烟渺鳬鷗夕照開中流問漁者何處是包山

長椿寺病馬行

招提二馬一馬病腕折蹄長氣猶勁伏櫪雖虛千里心

感舊集卷四

十

脫鞍翻適長林性人言此馬初買時射堂陳孔蹠蹠馳
雙瞳交鋒耳批竹青絲為絡黃金羈孟門坂峻羊腸滑
駁足屈墮一朝蹶昔誇金埒雲滿身今類長城冰傷骨
負監駕鼓力不任泰養卻依支道林天晴放飲井泉白
春曉臥嘶園草深君不見長安城中千萬騎飛塵蹴天
光照地長鞭短策無不施齒老旋隨散帷棄又不見將
軍鐵騎來渥洼東行滄海西流沙首當雖銜不遑食功
成謁印歸虎牙何如此馬驂驂服縱病還同塞翁福身
閒早得華山歸害去誰夢襄野牧乃知不材造物憐豫
章見斯樗散全無用之用世罕識達哉莊叟何其賢

彭孫貽一首

集詩卷之五上云什謀

太僕寺卿章貢臺湖西杜鳳葵之臺上明年寒
食度人劉祖章獨以杯酒酌墓下哀愴賦此

徐之瑞 一首

底卷自來田

堂寮明詩話茶寮精大迺五言
致令謝靈運詩故歸久節其詩歷

至性太高簡謀身越黨里伍俗既非奸役役良難已自
悅清泉人華陽事經史擬著碑塵巾逍遙隨杖履一朝
家室憂依然苦生死所以灌園農老不畜妻子

馮如京

如京字秋水山西代州人崇正戊辰恩貢歷官

廣東布政使有秋水集

錢謙益秋本集序秋水數歷西北

通鑑之說東周山川之卻邇足以益其端爾其指其爲詩也終皆推測
 永無美詩之節而不必必沾劑於古人 山西通志如京兆州府達
 永平府墨書唐末九布政所創于大遼以戰功著觀京師歸太清州
 念母平花吟詩不其常路寒寒外南平起力疾中處之鼓士獨持
 卷十餘年
 板版水當於吳門丹穴山建德縣開元天寶遺事三日得宮詞六寸

君子雲驥幼生雲
驥生皆能詩

方
夏
二首

夏字南明號養春子

天池

岡巒鬱紆盤林壑莽回互嵐氣何冲深秋色靄晴樹傾
澗懷往煙奔泉引來霧中有天然池淵淵淡渟渟湫流
澄遠心拾級諧幽步石門蒼蘚精石屋藤蘿聚貴者力
勢兼據截壘邱墓白石回冷光青松指直路慨念泉下

鳳齋集卷四

人還思川上喻況當秋序中羣物漸非故空潭無盈縮
林影有朝暮就遊意增悽徘徊久延佇

卓 禹 一 百

馮宇宵生號海幢浙江瑞安人

梅村集 卓海鹽 暮夜明
建文時 戶部侍郎 忠貞

家之對曰宋氏鶴直中鴻臚寺也贊公神文英志貞之七世孫也始以
七祖復其姓氏也鶴直在徵矣公之從兄弟曰則康字去病曰發之
字左連俱以文負貞申名如文師東南而公亦擅著才幹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蓋在和之卓始大旣而公之于辛藝用爲第八爲秘書院編修
夫忠貞之高澤誠不可知者二百餘年而去病在康與公三人者始以
文章發聞於時而則康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无車竟高第窮困以
死則則康曰謂天道之下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貴享福祿然則天所以厚
也矣予解者

竹枝

嚴陵灘水清照看六管灘頭濁似泥一樣高灘兩般水

胡周齊一奇

集
陳其年雜稿檢討集黃門集序其年先生室制清剛風裁英整早
年挾策名物公卿壯歲解冠行膺民計而予却園已賦遠初汾及

滄桑經劫招隱於是漁歌熱死鼓吹詞聲於是市井不無詩傲
 充國令族之奏莫不書成雜州紅泥歸家難著千言爲月白春

不扣靈泉已十年空山寂寂澹人煙藏雲古寺飛秋葉

帶雨寒樵上晚船。往事盡歸流水外。殘碑猶臥故臺邊。
更逢野老前溪話。獨鶴一聲心惘然。

李藻先六首

藻先字黻臣江南寶應縣順治丁酉舉人右通

感舊集卷四

政茂英之子有甲申詩湖外吟南遊草

法之清查而為序之以見州公之寬應之上為疑近見其中詞益
 有違戾以書其少年常天崩地折之時自以全國恩德物不勝枚
 舉而之思其已憤強憤憤不可遏抑矣發而為詩其盛且厚如
 子表之所云宜也
 徵是科官而楊居賢發按律例曰若其及陸其取以流旋
 三人而已其意則詩云名成多勢故心白 不尊前

種桃

舊桃花滿枝新桃幹三尺虛空翦明霞搖波弄春色錦
進羨元圃仙歷難測識非無稽與松可爲貞士式溪上
凡幾來茲中藏稼穡自有雲根生負鋤胡云力

獨步過田家

市行畏逢人村行得意因懶策短藜踽踽信所至少
花夾岸迴孤煙泄茅茨田夫如太古見只話農事春

竹谿草堂

懷葛已縣邈遺俗在湖濱我欲浮家至老作此鄉民漁
父爲東舍園客爲西鄰手把樹藝書雨雪蒼簣春飲杯
味不厚種竹用不神褊心蒙世棄允與子相親

牧牛詞

累世爲農家既耕亦已牧水田生力薄常恐悞良犢朝
驅上高坂暮歸越深麓坂高不可飲麓深不可宿頗厭
多勤勞夜臥幸得熟妻孥慰壺食磨園嗤野腹亦有牛
口歌但歌年歲足

感舊集卷四

載翁過湖上

老至仍多癖東臯想盡圖霜華復丹楫蜂蝶并江湖
勸酒惟農父連天豈寄奴芳菲無限意深伴草堂孤

過門前小溪行聞老屋中機杼聲

村居水爲垣，動輒待舟楫。農務畢西成，我亦閑步屨。沿
崖簇野紅，莫辨是花葉。促織有餘音，機杼果相接。作苦
不惜力，當此近冬月。水國少蠶桑，茲聲久已闕。粟死衣
帶間，致使王風歇。聞之不忍過，未能卽熨帖。浮沈失自
知，負古四民業。

失
綱
一
首

綺字菌次江南江都拔貢官湖州府知府有林

今世該處蘭次官湖中亭爲古蹟卽故衛駁轅
蓋然洛鎮廻將葉凡燈火之禁久已從廢戶爲

之不銷其爲二千石也。昔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年以是定。安祖堂集藝文詞序云。夫吳不備哉。以水冲御出守吳興下車伊始。唐大猶主名單。鄒輪治而之。湖人歡聲動天地。吳下詩賦。一稱有曰。詩名酒。名輪。而中書書牘。可見其美矣。按吳興有山人孫太初。元某在臨。必感之。東歸。當未初所挂。張氏郵。遂大以名其堂。安公前次爲司事。德之。將村名之記。

.....

無數羣峯蘸墨池白雲如絮擁茅茨
絕似郡樓斜日後道場山北雨來時

釋通潤一首

通潤字一雨江南吳縣人居常熟有秋水菴集

有學集一而法師塔銘師姓鄭氏爲之西洞庭山人狀貌古樸風規闊
雅方內名士如程孟陽李長蘅郭茂發鍾伯敬文之起凡大朱白民
翰產希風樂與游處告曰哲生生世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人言師有
三有無三能利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釋然無同嫌耐學耐耐耐
感舊集卷四
九

初夏

黃茅屋子蓮花峰屋邊梧竹青蒙茸
早眠晏起不經意
夜半月明催打鐘

釋海明

海明字懶愚一字破山四川人住嘉興東塔寺

後歸蜀有破山語錄明詩解詩話張獻忠殺人之多較黃巢百倍四川之民靡有孑遺相傳破山和

渴皆動賊神小止彼賊帥以子系用曰利而食此吾當封乃破小遂食
 之以破小之徒賊當子醉執之其錄者則傳其潮僧海明觀故其事全
 高而很對子述之 魏叔子文集釋海明傳其潮僧海明觀故其事全
 公咸以乃乞食許市權從而絕公疑而驗避評問之不為動卒驗公
 載歸無
 謝庵中

山居印事

幾年勤破是非關小結茅茨擬住山
圍裏竹雞晴引子崖前石虎老生斑
一條心事弓弦直三個柴頭品字盤
法法拈來皆活句更餘何事可躋攀

閻爾梅一首

爾梅字調鼎號古古江南沛縣舉人有白奪山
人汧冒草堂等集

吳江顧庶齋曰先生詩不減少陵矣閏怒曰何物杜青悝以況我顧
氣滿寒空云余曰先生此詩可連空同黃河遠遶青悝之句讀大
悅曰知言哉予笑曰知言甚不敢當然有一言相質先生謂李贄古
出杜子美上平聞報甚曰不必言止可飲酒耳又問古
古在濟南有詩云西園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

雲中懷古

晉王遼主會雲中地在沙南石井東自昔戰場成遇禮

感舊集卷四

来

至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
白豹黃狼隨意射桑乾濁浪激西風

陳洪綬一首

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明國子監生亂後自

稱老遲亦曰悔遲又曰老蓮漁洋詩話陳洪綬以畫得名亦能詩有憶舊絕句云

云：明詩歸詩話章侯曰：熟讀婦人傳，始知婦人見情。聲譽秦少游，而將軍蘭
奴，像八九尺，刺見下，拜還。以爲本朝之盛事，不天歟也！崇正間，與此乎。
青竹如香，名震兩陣，其輩中皆埋沒，抑數自放家，有未古者，榮折至米。
勿言如香，各異其才，無所不備。小人和子微索，有未古者，榮折至米。
領其廷等幾處，馬亦不形，行而不失。與公寸寸花草，待刻外，青石能燒。
三十年來，得得認親，猶教輪蹄前人不負，願其真跡，所畫美女，姑治純。
悔今更悲，有如多怪，且從嚴求于山子司馬子南。

意

楓溪梅雨山樓醉竹塢茶香佛閣眠清福都成今日穩

神宗皇帝太平年

宋存標二首

存標字子建江南華亭人

梅村集宋直隸華亭人
力於兄弟之義其詩多
高隱者言其遺唐人風
自稱不仕而卒其子建
詩多述其祖德余余謝
詩多述其祖德余余謝
三本

擬薛嵩遺紅線和冷朝陽

翠黛紅顏損淚尊前何客不消魂莫言此去如飛鳥
金合牀頭是舊恩

琴清堂詩

明霞起天末獨坐理瑤琴商風生逸響四壁流清音綠

綺金徽麗星文玉軫深碧漢澄元夜皓鶴舞空林庭除

感舊集卷四

三

滿梧葉積露照秋陰青桐高萬仞會招鸞鳳吟感君從
變下移置玉山岑無以報知己泠泠鳴素心

宋之繩一首

之繩字其武號紫雪江南溧陽人由翰林遷江

西參議有載石堂謫天館寄顏軒集

陳伯機允
太史少卿妻其子少卿
國故及因國故其子少卿
之南宮持清和之號名心都
不

戲代

純廟輕敲白板扉歌過雨綠成團燈搖螢影依依見
月靜行聲黯黯歸當代未銷三楚格回身重憶六銖衣
問尋何事非如夢莫是閒情夢亦違

劉逢源十首

逢源字津述直隸曲周人

劉逢源詩中意頗清奇
友劉逢源詩中意頗清奇

九日登赤壁

九日至黃州所然獨西笑赤壁落吾手於焉悲游眺一
杖陵層崖劃然發長嘯把酒呼魚龍踞石登虎豹小亭
遺像存長髯側烏帽卓哉東坡叟煜煜神光照羣兒戲
弄兵蟻關何足道想公弔古心還為後人弔鶴影落寒
空笛聲來遠棹杖策下荒岑江煙起漁竈

詠懷

少年不自量意氣何崢嶸思一吐奇懷歷抵漢公卿中

感舊集卷四

三

歲事乖違烽煙暗兩京遂散飛揚志殊深林壑情家貧
迫衣食不敢薄躬耕頗然一野老井臼困柴荆每赴雞
豚社閒尋鷗鷺盟陋巷甘偃蹇聊以善自名

歲暮有感和陶

時人不偶世僻性耽林泉本無經濟術坎壈何足言石
田薄有秋食指漸已繁耕稼豈不勞庶以免尤愆故友
半淪沒酒壚邈河山委巷閉蒼苔鄰里絕往還禽尚有
遠志惜為婚嫁牽一日復一日長往竟何年白髮盈鏡
中形隨大化遷餘生如過鳥歲暮增慨然

郭泰

博帶雍容七尺身遨遊郡國擅人倫如何下士驚相慕

阮籍

种放

補鍋匠

山行

感舊集卷四

—

開身

贈路安鼎

馬之驢

漁洋詩話近江下餘中無多
文江雜土薄地一唱詩話

凡易糾紛則焦之端上江郡總能詩于

按睢州高西園原繪畫書計得三絕之技為敘縣丞余轉運揚州日屬之旋與余同被逮抗辭不屈卒因得白以貶廢右丞乃運左腕作苦畫

益寺絕然竟以窮餓死余哭以詩曰乞米鴻鑪幾正寂俄聞說去豈勝
哀孤咸不為劉黃下縣宰誰迎杜甫來落落清華猶計碧雲堂古作五

樓閣年來衰老愁傷連況是刑零僅剩才風流處却如癡斯米迂倪
未是香再散千金因北外已殘石曉更臨也恨生靈塵漢元日悲懷

咸對簿始見說淮南傳故事遺文爭志少人知又京口祝為亭應瑞為
荖稻河關官予初未之奇也罷官後始知老人蔣相慨斯以其里山妻時

見示于馮號老漁圖小照云按圖重認舊同官白眼若流渠也難烟月一竿綸在手而今直作老漁看皆下線中之文士也附記於此

漫興

感舊集卷四

ॐ

揚舲館詩

秦鹿成禽漢錄雁

依舊桃花笑武陵

戴重

重字敬夫江南和州貢生官湖州府推官有河

村集

明將鯨鯢引至云巖大窟中
杜少陵本曾作此詩以爲中

按楊九思和州志卓不任遺民詩海稱敬夫性至孝砥行修名彬彬儒者而行古窮理盡性伯大瞻龍書善屬文下筆數言立就甲申廷

野春坊趙七春拔置第一授湖州府推官親後歸里和合山致不二文
純道命年同不食即卒解人杜詩文節先生子務耕本寺無忝殺孝坊

以布衣既請別號
阿山樵叟見於時

釣魚臺

青山殘白雪西日到東谿石口魚來少天門雁去低梅
花開始折蓀飯裏誰攜共說東風好窮年客未栖

卓人月

人月字珂月浙江仁和貢生有蟾臺蔡洲等集

此北陽漢武林卓珂月字初作千字大人頗錄錄成章其有厚致
明詩歸詩到乃才情橫所擬千文移其而青詩詩亦不為格律
拘

秦淮竹枝

兩岸高樓倚白榆樓頭人面映鰕鬚雨絲風片有時有
雲黛烟鬟無日無

東吳竹枝

感舊集卷四

三

光福楊梅血色斑洞庭芙蓉八珠環天生雨種堪消夏
何必吳王消夏灣

杜漢

漢字子濂號潛村山東濱州人順治丁亥進士

官河南參政有修來園詩選漢詩文集林公集諸君生
於漢特方七歲發跡後李
於漢南城陳公為撰國朝詩以不詩題卷人以為定論君風流儒
雅不獨無一俗語
常言此詩不可不讀

松下讀焦贛易林

大道託書契煩膚虜真元重傷至人心冥搜契天言上
邇雅頌體以揣大易根筮專具啼笑談謔洞明昏動變
達物象神明閤靜存作息義文庭寢食先聖樊寓言鑿

混沌斯論良已究掩卷思退藏貞悔窮其源嗒然松下
人身世徒濶翻

白雲山寺中有安羅樹一木其枝葉垂地則禪師
生

白雲峰裏老袈裟春前自翦山茶芽閒持錫杖破毒霧
喜背金丹搖落霞窈窕青蒼安羅子參差紅白杜鵑花
我以無生叩尊者葛藤不斷如漚麻

初陽谷

初陽洞口青蓮石殿前久歇生蕨藜滿谷秋屏暮山小
一溪春草陰雲低倪公不來空愴恨謝客已去誰招攜
欲躋東蒙指本末寒衣跣足踏玻璃

檀州

感舊集卷四

三

白檀山下隼橫飛蘆管秋風叫鐵衣清洞南來賓雁少
縣邱北向射人稀漁陽太守收殘郡驃騎將軍擁帝畿
莫羨油幢雙畫戟十千未耦野鴻飢

閱兵

蕭蕭羽葆塞雲屯閱武堂開七萃存腰裏秋風騎玉墀
葡萄春旋醉刀痕金勒裙重將軍賜紫眉裘深國士恩
叢簿射彪天漸黑猶呼千炬獵黃昏

馬澄

澄字源思山東安邱進士

澄字源思山東安邱進士
澄字源思山東安邱進士
澄字源思山東安邱進士

溪上獨坐偶成

長夏林皋靜蕭然意所忻乳雅何忝叢柳絮紛紛空
響傳人語深溪抱夕曛不知城裏事前瑟似離羣

德聞春日視耕有作次韻寄之

舊業柴桑薄初貧燕雀親時來憩草閣常自緬春岑
鳥隨耕下穰花照水深幅巾方竹杖可是折腰人

春日料理藥物示吳奴

雨歇涼生野望新竹爐書帙散清晨飛花入戶狂留客
敲帽臨風笑問春潘岳鬢枯休作賦楊雄口吃不如人
年來大有文園病藥餌經心賴汝真

窗前櫻桃

感舊集卷四

三

櫻桃能結子慰眼滿窗中帶露千枝燕凝津一色同鳥
合香玉軟手摘火珠紅每到盤桑月金盤定不空

雞雛

以下補遺

貧家亦有事早起飼雞雛雞雛二十餘一一聽我呼跌
宕如走丸見食競相趨梁粒豈必多所快給斯須其母
延頸來兩眼何瞿瞿呼子集牕下踰沙比鷄翰點者登
母肩弱者伏母背鼓翅土中嬉飽滿忘其愚

邱象升

一首

象升字昭武江南山陽人順治乙未進士官侍

講調外終大理寺副丞有聲晉入燕嶺海白雲

草堂諸集

蘇元集邱公墓志公幼而聰穎川省及才氣復益壯
憤讀書多時數古文自神賦與弟官流集諸書名

號二邱號或稱蛟川張崇重新應其清集
刻成慨然曰乃今可報友于地下矣

江上雜興

白門霜落柳條枯誰買銀鱗過酒盤萬里行人千里雁
夕陽相對下荻蘆

邱象隨

七首

象隨字季貞象升之弟拔貢生舉博學鴻詞官

太子洗馬有西山紀年集

香洲集記故友邱季貞與張崇
重謝東行或別山中各有詩
事詩一云西風黃葉無人掃
人問舊老死深山古木中今人
猶讀人市者不知世有此境

渡魯明江

混混無崖岸中流別魯明蕭條人不見澎湃水空聲自
適當年意誰期後世名翻憐陵谷事嗚咽聽江聲

感舊集卷四

六

過武勝關

驅馬雄關上中原獨倚臨靈山龍窟遠淮水明陵深一
道關南北千尋峙古今從來形勝地空復繫人心

榮澤渡河

驛路傷新鬼心驚古戰場爭名連廣武分地限滎陽落
照林煙白吹沙野渡黃可憐天上水空為客蒼茫

攜李道中

八月江南草木黃采蓮聲斷采菱長分湖地盡吳江縣
一路看山是越鄉

金華道中

一徑煙雲鳥道還萬盤如黛越中山不知過盡山多少

猶在啼猿萬木間

贈程穆倩

病後相逢邇水涯
歲寒雪壓客廬斜
縱然淡盡人間事
又寫青山過酒家

懷張虞山瓊州

何處望瓊州
中原地盡頭
蠻烟山萬點
海霧登千樓
身世乾坤失
生涯日夜浮
更堪烽火急
消息斷高秋

張養重四首

養重字子瞻號虞山別號椰冠道人江南山陽

人漁洋詩話推養重詩新東過廣陵爲余指市罷余亟問曰風人愛足下南樓使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平生如此好句復有幾張退歸叩李員口以告使意之作不意既再一見便能遺出

底舊集卷四

三

登廣陵釣臺

不肯微官屈故人
羊裘千載尚垂綸
此間閱世滄桑久
幾度看人作美新

山村

村落千巖水澤窮
家家耕鑿上皇風
百年無與人間事
老死深山古木中

曉江雨行

風急打頭寒扁舟
夜下灘亂山行不盡
愁殺雨漫漫
春日將渡江留別

話別空支半壁燈
故人相約過延陵
南樓楚雨三更遠
春水吳江一夜增
去就黃魚分野饒
行看紫蕙挂山藤

他時遙憶未羊侶
花滿晴龕向日蒸

宗元鼎二十二首

元鼎字定九號梅岑別號小香居士江南江都

人有芙蓉齋新柳堂等集

漁洋詩話門人宗元鼎詩以風調爲主醇學才調集七言如來

遠賞語詩從作去被人留酒重疊疊新香渡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眉
絕句如楊柳堂云云楊子江云云新亭云云吳興云云雨中西窗
兼云云 分甘錄話宗梅岑居東原其詩風華婉媚自成一宗嘗與吳
江顧樸小書寄徐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簾日暮江南堪
畫處我輩漁翁起汀洲余報之云東原佳句紅楓樹付與丹青顧樸之
把玩居歷歷成滿地詩中有畫意中詩顧字樸水亦名士 今世說定九
處東原草堂秋日晚去巢空巢流時時落几席乃合童子採桑汲
水洗之復微洗然說詩語諸梅花堂消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卿梅

三月晦日東瓊度

回思春甚長
幾度清樽賞
空餘此日心
春事已長往
晚

惠送新芳好
鳥弄餘響莫言一夕盡
未盡猶驗蕩知君

底舊集卷四

三

多懷抱
獨坐垂書幌

寒食晚歸

榆火春深暗柳村
野人新酒熟柴門
家家碧樹黃牛暮
處處荒煙斷壠昏
況有晴泥銜燕子
那堪芳草憶王孫
南樓一路朱闌曲
桃李千株照水繁

冬日過甘泉驛

記得當年來古驛
馬鞭帶雪繫樓前
雙柑香遞佳人手
半臂寒添酒客肩
忽見荒堤摧暮草
空傷衰樹沒寒煙
風塵滿目深惆悵
却望誰家寄醉眠

過山中

東風吹雨度香芸
遠近煙嵐曉未分
一徑濃桑沈碧影

半溪流水盪輕紋來逢鶯語詩從作去被人留酒重醺
莫道十年名計苦輸農幾度說耕耘

無題

昨夜沈酣今未解晚來春倦尚難支那知失卻釵頭鳳
倒挂紅梨樹亞枝

登吳陵城樓

城外村梅映酒旗故園花落重相思愁腸已向春來斷
況值輕寒醉醒時

獨倚層闌欲望休江南煙月動春愁青山碧水無窮盡
捲入吳雲去不收

煬帝塚

感舊集卷四

三

帝業興衰世幾重風流猶自惜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
不願生歸駕六龍

揚子江

帆去天涯勢不回龍笳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
後主荒宮花又開

對絳桃有感

會記江頭醉買春七年珍重絳桃身誰知今日花間酒
不見當初種樹人

山寺見燕子

爲訪遺蹤踏野煙繁華虛柳石橋邊無端舊日梁間燕
古寺相逢獨惘然

甘露寺北軒追和杜牧之原韻

獨步迴廊遠櫺行烏啼花謝正關情感深落月前朝笛
愁絕垂楊故國笙帆影東南連水氣梵音朝暮雜潮聲
重來十載題詩客依舊人間浪有名

遣悶

簾幕輕陰寒食天桃花含笑小亭前春來情緒空斜倚
眼底流光太可憐總是茶香耽永日一從詩好度經年
誰知憑仗銷愁處翻引愁源逐逝川

九曲池

宮聲已不返池水尚滌河翻盡安公子須量淚幾杯

新亭

感舊集卷四

三

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時遊彼間王導神州語
周顒先收作楚囚

百尺樓

素艤輕翻月一鉤陵雲風致想高樓江南歌舞尋常事
便道曹彬下蔣州

寄阮亭先生

淮南風景幾人知好是清明細雨時酒冷香殘腰帶減
詩狂他日想工雉

休從白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

江樓齊唱冶春詞

雨中留鄒麗農

新開蘭蕙正芳菲初到鮪魚入饌肥正是風光好三月如何拋卻渡江歸

吳音曲

壁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衝麗華膝上能多記偏忘牀前告急封

隋苑

內苑樓高夜宴休受嫌憑眺雅嫌愁門臨御路三千柳簾捲吳山十二鈎

古意

沈沈煙柳汴河邊行到郵亭兩岸蟬當日征人含淚語分明爲約只三年

感舊集卷四

黃雲

雲字仙裳號舊樵江南泰州人有桐引樓集悠

然堂今世說黃仙裳長身不勝衣詩大奇談論自執樽就道俗人稱人合意雖其爲之入多日以爲新不厭近揚州府志本傳雲當初縣籍少時以詩文名家鄉慨尚義晚年愈貧居辭職召名肆乃於詩歌東南口風雅者必宗焉

按仙裳字陽生字此樓號舊樵事相母名夢時家都理叔子爲作序

讀書堂與諸生訓誨貢

困居新雨餘薰風扇高帷碧絲紛冉冉芳草何萋萋疏解夏后氏反覆隨刊辭始黃而終雍高下功異施乃粒在蒸民八載亦以疲當其過門日中心常苦悲而文苑羽山遑顧呱呱兒天地竟平成至孝安可追起家於司空踐祚卒總師卓矣萬世功蒼吳齊魏難誰爲無父人

把卷增涕淚

見早梅

亂塞埋霜雪北風摧草萊如何野橋畔映水數枝開春色衝寒見陽和犯臘回幾年嗟晚暮令意對江梅

前溪

諸灘滙前溪奔騰下巖壑二月落山花隨流到南郭

陸無文示姑熟山水圖畫爲簫尺木筆

翰墨風流自足傳幾人窺畫少晨煙何當也學簫公子漫寫青山換酒錢

武康前溪

黃鳥啼殘百舌鳴前溪隊隊踏歌聲誰人更續前溪曲

感舊集卷四

少帝風流萬古情

張琴

琴字桐峯江南揚州人康熙癸丑進士授內閣

中書未仕卒有涉園耐菴等集微洋詩話門人張琴風發而不失規矩揚州人無知其工詩者余取其詩入感舊集揚州府志本傳琴尤留心經術有漢晉文命開諸海口諸縣及清運鹽法

按琴字多餘其詩固自可取

桑乾河

昔日渡盧溝相傳是桑乾今行下落東方知淵源寬或云出天池伏流馬邑灘實從雷山陽渾流乃急湍雲中水盡會太行勢始蟠昨晨過懷來聲折隨山巒兩岸石隄防收束摧波瀾驅車涉絳水慙怒聲多端崖根鐵色

奇紫黑如馬肝臨峻恐墜崩蹶足亦踣踣僮僕供達途
深蹙行路難此河不身歷焉知說非謾達遊苟有得無
畏徒旅單

督亢陂

嘗怪死荆軻西獻督亢陂漸離生送別求訣易水潄擊
筑當寒風悲歌甚瓊奇古人心則許侯烈傾肝脾相信
惟死生詎屑兒女悲挾匕入函關秦有累卵危遺恨不
早決謀畫徒險賊此陂近荒廢父老猶嗟咨故亭不復
存極目心淒其烈烈太子丹孤憤動天維何訝馬生角
成敗定雄雌

彈琴峽

感舊集卷四

五

千峯泉共流至此山獨迥怪松無寸土隨勢恣曲直大
石蹲虎約小石奮羽翼鬱鬱數轉開水石相崩迫驅車
夏日過如聞人太息愴急似欲續尋壑心惻惻上鐫彈
琴字年月不復識此地盜賊後道路久荆棘遊者日以
稀行者徒匍匐風酸畏虎至何敢緩行色達會見幽趣
低回僅畧刻尚懷千古人賞心涉八極

出塞

我生非偶然從和山雪天出門不回首匹馬卽抽鞭一
牙丈二長兩弓四五弦北斗肩後出光搖俄甲至將軍
中夜來北風鼓鬚鬚幽黑虎豹隱魂魄棘門懸行杖出
巖驅飲馬沙中泉舉頭無所見月上關門煙

子昂六馬圖歌

子昂畫馬能盡骨軒軒紙上真龍出六匹神駿不一態
骨相確奇形滅沒相傳子昂善唐馬韓幹之上曹霸下
至今人識宋王孫筆勢飛騰氣漸灑此馬神肖昭陵圖
想見真主來天都煌煌拳毛騶炎炎什伐赤黑閑既擒
滅支胡亦襪颯更有青驄特勒驃騰空飛練驚波濤又
見紫燕白蹄鳥追風越塊秋天香寶氏薛氏無一生六
馬橫行四海平太宗功成駿骨靈陵前勒石垂丹青向
非乘運附聖主長鳴伏櫪悲荒圻我展此圖推案起房
公魏公亦幸耳牝牡驪黃誰辨此未遇其人則已矣
昂元刺倉

感舊集卷四

五

曠閣

開倉境外勞全藉丁男力丁男無一存倉上長荆棘
愁時獨登臨萬里皆雪積閣外有空山閣中多鳥跡
潘 陸 一首

陸字江如江南吳江人僑居鎮江

明詩歸德府白雲江如四壁蕭然而

北海之塵何滿其前詩數絕而鍾詩興而識其非以家定案

生米鎮

古鎮風帆落天涯倦客回白雲生楊嶺真氣挹蛟螭瘴
海軍書營殘黎野哭哀青青霜岸樹記取豫章材

李 沛 一首

沛字平子江南興化縣學生明少師春芳曾孫

有平菴詩集

楊州府志本傳幼負才志以忠義自許久困
諸生營營不得志遂棄舉子業專從事古文詞尤
長於詩與蘇軾所交相和唱日究論議三原之旨遂以詩名諸
氣高天不龍騰流俗與物忤以其不得於中者發之歌詠故嬉笑
言辭悲憤無聊不
十之無具於詩見之

歸

昔去火西流今來又及秋山川滋舊恨風雨結新愁蕭
瑟仍悲楚苞稂孰念周傷心面顰黑不為敝貂裘

李澄

澄字鏡月一字鏡石江南興化順治乙酉舉人

春芳曾孫沛之弟有敦好堂集

安雅堂集原序詩序李
子鏡月弟而好詩於已
見之於京師未幾別去言將有名山之游海必從廬山始余作詩送之
忽忽十有六年矣去冬相見白門出其詩一卷曰此吾廬山作也
子為我序之吾友廬山官廬數以書來相游廬山而盛稱李于之
詩為廬山吟之冠惜呼余老且病不能一往而覽其篇什如對五老

感舊集卷四

三

之舊集而聽飛流之別而也記李于之所得為多乎 楊州府志本
傳沈絕壯健力於詩古文詞通諸名山大川足跡所至詩文盈元
室於今學矣五
李澄詩集

宜樽堂懷古

誰驅怪石來突兀峴山上天漿時斟酌古苔相摩盪

懷昔時人勝跡惜少長而我獨登臨寒泉淨塵想不見

石樽詩空聽鶴禽響

吳興天聖寺看趙文敏管夫人畫壁

吳興城北天聖寺承旨當年讀書地松石蕭疎恣遊戲

筆墨淋漓見元氣閨中更有管夫人畫得疎篁滿幽砌

我來散步到齋堂丹青剝落形微茫賴有鬼神呵護力

檀栾竹枝猶半牆非煙非霧位置異雲中帝子來清湘

古檜閣下還獨得朔風颯颯吹簣營美人已往不可見
獨有翰墨流芬芳沉值于戈亂離後海內遺蹟多淪亡
得此數筆同琳琅慎勿棄置侵冰霜

真州古意

真州大路接江浦竭來城市同村塢幾曲悠悠卷畫溪
到處槩槩插秧鼓家家種竹千萬竿檀樂百畝眼中看
江南山氣日夕好江流浩洶增波濶炎天十日閒坐臥
衰落愁人捐涕唾驪子翻飛尚未能會心濠濮情無那
火雲烈日照城闌此地曾經戰伐塵文公北去苗公死
千載江楓愁殺人

李沂一首

感舊集卷四

五

沂字子化一字艾山號壺菴江南興化縣學生

春芳曾孫沛之弟有鶴鳴堂集

明詩紀事于發云艾山
有鶴鳴堂集原序詩序李
子鏡月弟而好詩於已
見之於京師未幾別去言將有名山之游海必從廬山始余作詩送之
忽忽十有六年矣去冬相見白門出其詩一卷曰此吾廬山作也
子為我序之吾友廬山官廬數以書來相游廬山而盛稱李于之
詩為廬山吟之冠惜呼余老且病不能一往而覽其篇什如對五老

聽楊懷玉彈琴歌

楊君善彈思皇操自言崇正末年作強之再三始肯鼓
拂絃沈吟淚先落引商振角時扣宮八荒蕭瑟同悲風
天地悲慘白日凍啾啾鬼哭空庭中絃鳴指咽絕復上
黍離麥秀傷人情感時述事語不明四座慷慨誰能平

楊君本是西蜀豪幼精馬槊兼弓刀三巴健兒好顏色
立功好著團花袍是年天子郊宮蒼還宮三歡古樂亡
爰命廷臣定樂章侍臣間詔俱傍徨或薦楊君通律呂
徑來天上調宮商便殿侍坐近玉牀賜食得比中書堂
盤飴鼓躍乾坤改垂老飄飄適東海千金囊索散無餘
惟有先皇賜琴在陽山客舍長莓苔重門小苑碧桃開
靜簡道書春寂歷細燕栢子雲徘徊滄浪之水何清清
波底墜雪白鷺明布帽青鞵又西去日暮相思空復驚
周立勳三首

立勳字勳自江南華亭縣學生

明詩餘張受先云勳自
明詩餘人尋常詩話松江有十八子社唐八帳章文雅及音鄉為祭
酒與焉崇正中勳自侍陳夏諸公偶與社首事修六人以詩古文辭相

感舊集卷四

元

取騷今所傳中文字選是已時發歎方聞光河長時松江校尉趙社諸
子居處而先愛敬勳內人或問之答曰勳自一往不復還客死歎子哭以
告人其詩文如以機出之虛其人不知其不復還客死歎子哭以
詩云松栢西陵路青嶺北里花春風夜夢子勳向遠家宋結文亦有
詩云吳明明珠猶見君家勳向遠家宋結文亦有
燕子棲又云山陽王前燕時情天問雲杳杳不手縱使未堪對
妙自秦堂生報日微雲勳向遠家宋結文亦有
未岸湖海老何如白髮則諸月轉大望而異之為佳構祠祭焉

舟次黃州寄懷諸子

澗水涉沙磧日落黃州城魏祖旗盡吾家事業更薄
遊分數子因別念平生無限悲秋色孤鴻向客鳴

野坐

殘雲滿地此荒邱不盡斜陽與客愁直北諸山來大野
近南一水入寒流蒼涼浦樹先秋變寂寞煙波向晚收
獨坐未堪思往事雁聲今已到秦樓

曉發德安城

宿雨蒼然霽愁人向曉看玉沙平欲暖雲夢香生寒屨
渡溪聲合長征樹色寬如聞神女珮遙隔幾層巒

陳瑚

瑚字確菴一字言夏自稱七十二潭漁父江南

太倉崇正壬午舉人有確菴集

有學集確菴集序嘉慶
華洋變為能事荒山歸隱南守其稿學言稱古昔與其章布弟子編拜
雖諸儒道於荒江寂寞之濱於吳中者歸氏之學遠及百年而確菴
疎子挺生於百里之內應名行確菴集序者
確菴集為大師人皆曰確菴子今之歸隱者也

送王石谷

臺城秋草暮雲殘六代興亡雁影寒無限傷心金粉地
憑君畫出與人看

感舊集卷四

四

孫永祚

永祚字子長江南常熟人崇正拔貢生鼎革後

屢薦不起有雪屋集

有學集孫子長詩序余嘗論子長之為
堅其後人也長而規言矩行全聲下色溫溫恭人也晚而益莊解
隱居數校生徒負論重席而老成人也并邑遠故人世交變而
子長自如樸樸難移易本非俗
而名行日以修若遠日以富

春日寓百花洲

城外湖聲入夢頻江流送得暮愁新一身多病猶為客
二月連陰不見春鹿上荒臺空過雨花飛茂苑已成塵
可憐洲畔青青柳只拂尋常渡水人

過松陵

橋抽秋風十里程垂虹亭下水蕪平龍桅急雨長橋過

陸貽典

貽典宇勅先江南常熟人有元要齋集

其文彩或宏搜其食語聲稱珠璣以掩其旨奏或祖其繁詞明鑑以炫其精光之詩者天賦其指范標舉以發其旨奏或祖其繁詞明鑑以炫其精光之詩者天賦其指范標舉以發其旨奏

送袁重其王石谷之金陵

江流無恙布帆風牛渚應參主客中四座一時齊卷舌
有人拄頰望雞籠

紅豆花詩和牧翁先生

花前今昔事難陳不飲真辜頭上巾試問湘潭歌一曲

歐陽文忠公集卷四

五

相思至竟為何人

晷盡山光撲酒濃
醉鄉日月問無功
我來已是看花後

若木瑤華是夢中

陳祺芳 一首

祺芳字子壽江南常熟縣學生有韜巷陽波等

集昭文縣志云昔有怪石生中坊故寺以慈之門儀觀最奇
其石動人客過其下口交皆一時斯語云文遠宿有遠名

冶城戲題

落照依芳樹餘霞映畫簾慢行金鳳嬾輕語玉筍纖水接銀河迴山明蜀峽尖粉垣低隔處通夢有江淹

馮班

班字定遠江南常熟人有鈍吟集

畫屏

時勢梳妝色色新吳娃偏自小腰身修蛾雲髻能多少
枉向楊林賦洛神

尤
侗

侗字展成號悔菴一號艮齋江南長洲人官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檢討有西

漁洋詩話尤稱菴工樂府早歲作讀離騷傳奇流聞禁中後
自永平龍歸子寄詩云禁苑西風御水流數前無復按吳州賦

雪法曲人間徧誰付當年鞠部頭人似蒼作明史樂府鉅魁李西涯而往往駕出其上又嘗作外國竹枝百首 琬書亭集尤先生墓志先生

感舊集卷四



年八十二歲庚子暮秋抱地當山之陞終生職自爲之志結而舍曰
草草山房余爲分書辛年八十有七 韓元少爽有懷堂文豪西堂全
集序先生曰秋波詞選御才子名士之目受 兩朝聖人
之如讀難驗船所取坊內人錢之管絃爲雅樂何其難也

天寧寺

古刹先朝外道場三千精舍贊公房繡幢翡翠遺宮線

寶鼎芙蓉隱御香
風動琅璫搖落日
碑殘屢巖臥寒霜

開山百戰多荆棘處處如藍似洛陽

宋寶鼎

實穎字旣庭號湘尹江南長洲舉人官興化縣

教諭有讀書堂老易軒玉磬山房等集

庭作熙寧紀年圖論其義甚正說鈐既庭與宗弟疇三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問大家何如人予言既思曠都不及表表逸少

而能播有諸人之勝。今世說既蕤，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才名是著年三十以公車至京師自名公龍四方遊士無不持獨到門以望見。

和鈍菴歲暮雜感

鈍菴先生 元前卷例西望雜感即此先生
易曰歸而老也者名一時有江東初秀之目

年少才名也自雄老來城北半飄蓬閉門種菜渾閒事
輸與人閒霹靂弓

五十誰能讀五車黃庭白帖任冬餘江門老子詩偏好
只對青山不著書

風爐煮茗火能新梅蕊蘭香次第春誰是玉堂天上客
銀鈎蠶尾獨無鄰

雲去無心鳥絕踪道人心地懶支筇楞嚴半偈阿難省
一片光明雪浪中

宋 王

感舊集卷四

聖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題朱白民畫壁

來時梅瘦未成花別去垂楊金作芽他日相思如見畫
板橋西望是吾家

東 蔭 尚

蔭尚字雲雛陝西華陰舉人

過華陰與王無異

白帝宮前大士家停鞭對酌夕陽斜博臺一訪當年事
踏爾峯頭十大花

答王夢勅

結廬遙在萬山岑煙雨濛濛竹樹深張馬遂能長自遠
右軍未許得相尋二儀傾圻憂時淚雙鬢艱難對鏡心
他日故人重過處顛毛削盡老東林

閑居述懷

嗣宗醉卧六旬前野客思為數載眠縱得中山千日醉
算來猶未過三年

狂夫家在麓農山俯視三峰小似鬣只為高吟驚帝座
孤踪遠謫在人間

錢陸燦

陸燦字爾敬一字湘靈江南常熟人有園硯居

士集
安雅堂集報謝書弟身陷網羅時曾就為相者請免視之
猶如廢煙灰恐謝弟之及而謝弟顧思其此世俗所

感舊集卷四

聖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金陵柳枝詞

柳絲嬈嬈復蕭蕭三月秦淮舊板橋北里燒殘人又嫁
不須風雨也無聊

嚴允華

允華字修人浙江歸安順治戊戌進士官光

知縣有宜雅堂集
今世言修人七歲受經十歲能文十五歲
不係篇述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蘇城懷古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王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明國子生有遺稿

春申遺蹟下孤城隱隱青山不辨名斜日半篙流水碧
更無黃歇子孫耕

朱鶴齡

鶴齡字長獨別號松陵散人江南吳江人有恩

菴小集明詩餘評諸大儒說與鍾惺長於發微之學其詩毛詩通義尚書坤得尚貞之義在傳日鈔發明不啻一寶其詩則未及類不其傳惟其有告而隱其意行於時松陵文人所共知也

星夕一編行不誤詩骨生不似寒暑人其詞之悲固以意見其詞實領也歲山草堂詩集元木序余為前朝史應盛德永之清也其江朱云鶴齡學識宏博有年請為子擬遺漢諸補其未達余感其元木界之長盡力作不疑再三則余余定其名曰朱氏補註

山行次昌黎韻

山石歷亂凌翠微楓杉十里蟠蜺飛細泉百道流木末
黃梅雨過楊梅肥入寺不聞聲剝啄精舍半掩人來稀

感舊集卷四

聖

老僧睡起偏袒坐飯我青精充我飢須臾策杖出平莽
半山鐘磬聞禪聲丹梯徑斷樵歌絕祇見嵌竇煙雲露
且石端孳立猛獸羣屏却立如長圓緣源萬轉興未極
落花拂拂沾人衣此中仙靈遇髮髯焉用刺促隨鞭轡
從此息機混羣鳥攜家采藥何時歸

陳宗之

宗之字玉立江南長洲崇正癸酉舉人

明詩餘評諸大儒說與鍾惺長於發微之學其詩毛詩通義尚書坤得尚貞之義在傳日鈔發明不啻一寶其詩則未及類不其傳惟其有告而隱其意行於時松陵文人所共知也

友石軒聽琴

風露浩已夕秋堂悲客心言尋物外侶來聽邱中琴撫
絃萬籟寂始知絕古今此器歷千載但餘靈泉音前峯

方蒼蒼寒月隔重林拂柱再三弄遂入清谿吟鬼谷不
可招悄然斂余襟

黃承聖

承聖字奉倩江南常熟人

同何慈公李孟芳登秋水閣

高閣巍巍聳碧潯得從勝友共披襟日沈西嶺千家暮
雲向南湖一片陰載酒客來菱葉亂網漁船泊荻蘆深
秋蟲節變餘音促感此能無擁鼻吟

黃翼聖

翼聖字子羽江南常熟人崇正中以薦辟授安

吉州知州有蓮蕊居士集

感舊集卷四

聖

云子羽心直性剛嘗為李元陳長史先生所誦其詩亦已而
官游漢唐時千戈亂馬之閒食其詩者多矣其詩亦已而
其事之顯達也亦已而其事之顯達也亦已而其事之顯達也亦已而
道有學集子羽志可謂世家富貴之松楸里為人清定應酬自
若處安官官軒難者事以康樂間曉而修音先
之也為詩清新有雅思序而從之者徐元象也

渝城度歲

風俗他鄉異正歌遠四鄰江明無月夜猿喚不眠人春
屬生兼死年光腹帶春容中難一醉辜負物華新

送鄭雷夫遊秦中

迢遞秦關匹馬前玉人行處映藍田涼州美酒能留客
回首西風憶漢川

鷺峰別薛更生

去年有客到姑蘇何事寒暄一字無今日東風忽分手

滿天春恨在離愁

王若之

若之字湘容山東益都人明戶部尚書基之子

以父任歷官河南泰議有慧業軒集

建此其國書雖雙... 人王詩及八... 江行云... 氣習... 此中... 時眼... 疏屋... 風雨... 故人... 冷江... 丹葵... 露滴...

感舊集卷四

晚止山寺

風雨松堂集燈殘徑不明倦遊方託宿深夜罷將迎都
已離人境何緣有世情石流高枕上寂寞道心生

汪膺

膺字元御號玉滌居士江南長洲天啓丁卯舉
人有寸碧堂集

晚步

山水有真意澹然心目閒流雲過飛鳥撥盡心亦閒幽

泉滿清聽高人時掩關元言連日夕歎息未能還

雲巖春望

帆轉越溪淙草生香徑繁風吹太湖水月照桃花源

書所見

老子無心營釣磯水邊竹徑山中衣持竿忘卻魚吞餌

目接歸鴻高下飛

除夕

童子撥爐煨晚芋山鄰炊米餉春養何嫌折腳鑪中味

只似天臺退院時

侯方域

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有壯悔堂集

感舊集卷四

吳

集序近月論古文... 世道... 入...

答任王谷

下馬臨牀快一逢名流誰似彥升雄東明舊事人還在
北府新詩調最工朱省兩柏閒落日烏衣雙燕坐春風
同時不憶今寥落沈范從高佐命功

侯方域

方巖字叔倫祭酒恪子方域叔弟

...

卷之四 大常公志

聞雁

寒雁歸來日高秋入夜聞一聲江浦月何處嶺頭雲
露千林遍沅湘萬水分客中還聽此能不悵離羣

咸舊集卷四全

咸舊集卷四

四九

感舊集卷五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趙進美

進美字韞退山東益都人崇正庚辰進士官福

建按察使有清止閣集

通計詩話載韞退官江西有詩百
又賦得楓葉似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秋風吹落葉如紅題有雲云云和

歲暮行

感舊集卷五

歲暮發暮雨雪繁客聽我歌與勿喧使酒罵坐人無與
言獨騎肥馬暮馳西門道道故交下馬立勸我加餐毋
我入賤閣大箭何所為明日折節讀書今日射鹿飲血
南山陲

北望

行者跋前疐後荒草新斃蔡山下野鶯春楚天向北望雲樹
餘却歸鴻未有人

聞笛

星河氣靜大江深長笛飄飄度夕吟風滿山城初入破
月明楚客欲沾襟不堪春至惟高枕忽作秋思散達林
到處金戈連畫角此聲清怨恐難尋

微雨

冉冉扁舟鳥信風木蘭花落綠陰通使閣漢上多游女
空閣青樓細雨中

寶應

聞道君王有射陂漁柳荒草令人悲垂楊尚弱東風急
倦客停帆見雁時

石門

石門寒色雨冥冥遠起漁歌越客聽短棹天涯自惘惘
亂鴉啼過女陽亭

雨中晚行

平野曠無際短策涼似秋鳥喧過林雨人語上灘舟極
浦生漁火寒鐘遠寺樓泛槎非異域乘險不須憂

對酒

南風吹孔渡薄暮起寒波聽雨聞門少沾襟向爾多客
懷添伏枕歸路遠橫戈徒作勞人悲吟金巨羅

早發進賢

鄔子驛靜野水斜鍾陵城開啼蛩為自憐道上嘶疲馬
何人花邊巾小車日侵林氣涼猶淺雨濕山嵐澹若加

昌邑

少年讀書慕往事曾聞八月有浮槎

楚水連平浦中流起暮煙波濤滄海夢竹樹入江天雅
子夜鳴榔漁蟹寒放船清其對浦火新月嶺猿前

微雨山行

微雨何處來勢與蒼山遠石橫知瀨急峯出覺雲淺人
鳥不分徑水木共成岸更入寒林幽自愛餘風善

上清宮

迢遙陟絕巘曉色靜閑里閑知雲上下幻失峯終始鳥
喧紅泉邊雨止青松葉習習幽谷風望瀟瀟溪水頗愛
煙嵐深因識清淨旨何須吹玉笙乃是瑤壇子

烏栖曲

烏求安栖風激其枝相顧鳴喚踟躕心悲歲晏紫霜驕
日暮寒河馳短跋微吟何所思但願有酒斟酌之佳人
勸我黃金危樽拂象板醉參差寒枝仰視夜何其天低

感舊集卷五

三

月淡星氣垂三十不足二十餘日黃魯直之策秦風詩
澆酒狂歌若有託歲月既去令人疑遠處水雪清縹緲
長庚明城頭馬啼吹角聲叮嚀海內方用兵

大孤山

谷風乍起蚤暉語細雨時飛楓葉涼湖上青山晚無數
輕帆更過大孤塘

盤塘

盤塘風急野煙間白鷺依洲水迤邐曉發中流聞磬響
小舟載得社神來

春詞

捲簾橋趙瑟紅樓日暮看芙蓉春帳薄遙索晚舟寒可

憐不相識空住小長干

開窗捲羅幙冉冉暮雲碧園中雙蛺蝶飛上茱萸陌紅
雨濕素帆日落橫塘客

竹枝詞

遠堤烟接木蘭船細雨寒燈孤葉邊聞道長干消息近
從今夜夜對潮眠

遠樓修竹碧琅玕樓上何人夜倚欄獨唱竹枝聲未盡
石尤風起蕩舟難

武昌登舟

遠浦丹楓照暮天棹歌漁唱總堪憐清霜笛裏千門雁
明月刀頭萬里船到岸江聲晴自落近城山色晚方妍

感舊集卷五

四

荻蘆無際疎鐘起回首寒雲大別邊

廣陵懷古

爭奉華林翠輦遊空傳宰相領揚州青巾結陣兵先破
白水臨江氣已收五馬荆榛迷晉渡千家燈火亂隋樓
遺民猶自歌哀樂日暮風煙接石頭

尚康登樓

返照臨高閣寒煙淡淡分城空何所有一半是君

賦得楓葉微紅近有霜

郭外西風遶岸斜長林秋靜有啼鴉微寒已入初蟬月
遠色初分澹澹霞千里題書臨白雁重陽疎雨映黃花
洞庭木葉傷心日寂寞懷人在水涯

惆悵溪橋古樹涼
天涯行李豈能忘
已知山意多秋雨
自聽泉聲到夕陽

石靜蛟寒雲氣遲月明古木夫人桐葉花風起晚潮落

• **5.**

水天沉遠角佇立更夷猶露下洞庭葉寒生郭渚秋碧雲凝薄暮芳草隔中洲彷彿雲風起嫋嫋不可求

武昌雜感

人生貴令名志士豈苦貧披褐彼誰子散髮行負薪遺

感舊集卷五

—

命請寢宮達及十世親十世雖云遠忽如輕摩渚宮
昔遶遶章華亦崎嶇戶牖述太清翠作魃鬼神朝為粉
黛居夕與狐兔鄰時運有往來何用常志辛濁膠屐我
顏樽盡聊復財令名尚不希富貴安足陳

晉室旣板蕩江表遙播京勢弱難自存投刺盡除吏蠹

擢天塹險終無百里寄肺肓也丁未援師乃鷹視興酣
擊唾壺慷慨歌老躑揚於出夏口山嵐瘴氣旂旌旘

汀露漠漠飛鳥遊前驅方家穴映宇已西墜與尸雜
軒清茹動哀吟吁嗟晉陽甲永爲千古成

朔風墮白日水立天晝昏江漢失禹功歲暮蛟螭尊怒
隣跋巨浪勢欲無厚坤縮亦跳泉變化隨山根舟楫

不可恃客意離興論遠望舊里丁彼漢運屯我懷汚
上翁長歌歸鹿門

出郭鳬鶩集向野汀煙亂竹埤倚籬根曲曲帶江岍瘦

男行荷鍤衣結不及斷北婦鳴夕春散髮垂兩耳十年
奉軍實瘠田因水旱昨日賣耕牛吏呵夜未半偏舟破

百家千里供一餐
無乃戍士勞
自覺民生賤
北鄰長蒿

藜骨肉各獸散幸餘干戈身敢起征輸歟荒穢窟碩鼠

霜風送涼雁悔不當盛年努力事弓劍

微雨

外
平
去
通

鸚鵡洲間春草深江氣空濛沒遠岑漁舟莫泊風拍岸
疏鶯欲語煙滿林

感舊集卷五

六

卷一

記得君山古廟前沙鷗如雪水如天
數叢惟在蒼崖下風雨纔晴便有烟

劉孔和
十四首

孔和字節之山東長山人大學士鴻訓之子有

日損堂集

代考中提題松字詞以影若同一二頁六註小大淨

一、時、分、秒、日、月、年、

[illegible]

卷之四

[illegible]

江表傳云：「孫策討黃祖，破之於烏林。」

[illegible]

舟車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

卷之四

卷之五

元虞為有傳集中有此詩云：大發今為何事？中更後已如神。想為元不忘討賊，幸而討賊之利有開明者，史事尤不可不傳於世云。

李陵

萬物各有知，胡為恃自強。人生畏少年，意氣多分張。報國拔白刃，主志摧臣腸。不如學垂繯，終死在帝鄉。

感石竹

偶喜廬陵羅景綸，獨從花木辨天真。離騷遺梅詩詠實，

鵲蕭鬱也。今不辰，武后採山牡丹，出山崩見竹。○
漣漣荔枝，今不數勾漏丹砂產。已貧何必汝，賴多奇士。安知燕趙生佳人，叮嚀手造物，既如此，令人浩歎瞻蒼旻。南窗石竹一百種，烏能爛漫同千春。

瓶梅

感舊集卷五

七

偶借東鄰樹，將求東家看。曉窗清爽，長日綠枝寒。歷落明窗，舊條對古冠，閉門三十日，春色未曾闌。

大風行

連朝捲地北風惡，鐵鼓春陽昏。日脚黃沙如雨，窗戶開慘澹，蔽寒天。垂幕求書閣，筆似你來，氣喘胸懸，虛浪驅逐。溟海關鯢鵬，九萬扶搖，轉角斜斜，摩下雙鷗來。與狐兔汗流，容蘭筋駿馬，立不穴，將軍箭折弓，懸懸不知何處起，狼煙蚤從今日占。兵落將土豈堪事，爭戰飢腸那復支。鹽齏汚人無計過，元規悔吝，家人向嚙嚙。沛宮高會，羣進爵，萬乘歸來，酒悲無據，散作歌墜，準以老不讀書，氣張拓猛士。猛士守四方，千里相望，心如昨。

兔死狗烹，野雉驕吁，嗟淮陰不可作。

過訪幼童書圃

塔前修竹綠成林，侍子清朝拊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

碧池涼雨一時深。詩話題係聽小史，同案首二句小史。

石紋苔色上窗紗，綠茗初煎更筍芽。遲日園林花氣合，

十分鶯蝶在人家。

題趙吳興調琴啜茗圖

秋宮肅肅古衣裳，靜女無愁黛亦蒼。不點珠瑩和月色，綢頭已作百年涼。

厓山遺恨捲黃沙，彩筆王孫弗憶家。忍向卷中尋舊事，直須羞殺後庭花。

感舊集卷五

八

七夕與邱將軍語舊兼為手談

伏生之里大將出，生來所志唯馬革。幕中已多指跡功，疆場血戰不勝筆。堪嗟再謁典，連教不知三世還。親裁別君十載一瞬間，歷盡鋒鏑與樞極，肯貴那可入韓。時白頭足嘲吳，刻多君談笑貫索中，生待明允何啻能。昨聞廣武拜軍師，聖主懷邦丈人吉。如今驅使真市人，聒語怒蛙誰與戰。願君橫臂障東海，莫教鄉梓生荆棘。安有健婦把犁鋤，但見春林巢小兒。從來幕外必內安，隱憂不在河北藏。夜涼清白戒談事，更向局中問劫急。已知文律能辨賊，不待當場辨白黑。贊君斂手推棊枰，論兵艾艾終羞吃。減敵料應如覆局，沙場不使還一匹。

君功自得勒燕然我詩空須錦眉纖

小舍直生齋中為拈北語

塗林多奇實未覓無定名見崔義不稱婦世還自驚莫
為勸學死聊美寄居生賢事櫛作酒迂談蟹兆兵三食
徒衍衍萬物弗庚庚何如武侯策堪補作荒經

庚辰先相國文集感賦

夫詩極於悲思而騷起於怨憤切已則痛難言則深
忠臣之志孝子之心其撥一也樂羊以息壤而克中
山范錯以填垣而退申相無素符之交有巧殺之讒
竄其難矣然顏子疑于拾塵伯奇惑乎提肆事有偶
然可為君父諒也所悲者生前已鬱沒聞不彰故微

感舊集卷五

九

之紀實必待香山東坡不作其文而為溫公欣然樂
就他如元公浪說後結潘蒲及於元晦始獲洗滌豈
非市朝忘義則袖手唾舌而子孫紀述又多難憑耶
幸者先相國素微盡出一時燕許倪公一傳尤能比
物連類索隱開幽君子有言足當邱謚若夫先相國
詩文直拔素心不襲秦漢唐宋之迹百放而一戰勝
咳唾手而十行如綉探奇箕子之墟濯硯文殊之境
窮達齊致哀樂不傷蓋嘗自號四素主人御以明自
得云爾敢效柏梁之歌者取其句自為章以合遺事
而列隱情欲使後之君子知其意在明晦之間也東
坡教曰

雖生几几貌蒙侯堂我祖構矧開遠爰以天下絕游婦

三畫夢吞廢九師明水兩賦一唱堦嗟嗟已比手中著

玉堂清冷臥日規虞庭直筆書其吞皇皇四壯發東陲
鯨龍百萬挾鯢鮪沃焦歷市鉞引礧淫泆淵淵相吞夷
國籍沈湮五日饑扶餘愛淚空杯懷歸來但見家蠶粟
玉門已入甘伏雌是時豺狼在宮幃遂與蕃武光前施

逐逐風雪抱哀鵲龍飛名字開金扈登車還欲澄清斯

有戎于莽尚其臍痛哭一路孤之摩右之左之將宜之

天將祚宋徒爾為鄭朋之足跂且跂心如直棘無剪枝

退食約袖尚委蛇蛇加人於膝怒亦齋按聖史劉惔相國以元年四月入除庶務六月下獄少司加

人於廷也

感舊集卷五

一

感舊詩句句流跡與水有歲今林有君龍門一教湖
風波按劉惔相國以元年四月入除庶務六月下獄少司加所賢守代無敵也歟行公之來
踏臨那後夜嚴城火能燒面局足悲牛牛裂崩水
流漸大顧往往逢昌黎坡老非仙履肉之嗚呼者老上
騎箕孤兒何處呼哭思千年元初終留碑按聖史劉惔相國以元年四月入除庶務六月下獄少司加與賦解
者誰墓前石馬高以危

雪中歌

我如五尺假益松苦心未免容華燕永承綠葉凍不死
拓勢已盡三十弓未見銀鬚瓦溝亂顛覺沙際流枯蓬
到平偶肯六一法鶴毛陽尾將無同何人把酒邀蜀叟
雪中畫地書從戎

雜賦

乃服管幼安遺亂不著書卓帽映東海濯濯風有餘豈
獨省移答兼以修形軀不惠而不夷仲元當何如

少陵詩竭情右軍書起媚譬如今雅琴乃是古郎衡軒
煙久不作紛紛弄文簪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衰季多巧
傷元化偽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峭嶮字不知求
真至幸澹皆可味

世談神仙事往往慚未安捫日求盤燭疑信良皆難此
道貴艱苦挽舟上急湍火以藏深通水以埋陰存但恨
庸妄輩匍匐求崑崙何物覆翁籍累累日以繫吾儒匪
相賤所以爲乾坤乾坤篇元化豈開六盜門

感舊集卷五

二

松柏堅而壽巖石靜而完熊羆能自引龜息無所餐方
之彼仙人當作如是觀松伐石且琢熊羆龜亦鑽千秋
消盡盡神氣何棲鴻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固
有此何足容襄彈因之謝來學甚勿食馬肝

長兄齋中蜀海棠一本姿態甚殊便使同作

金谷園中謬作家碧雞坊裏厭繁華魂銷深院寒微雨
光散晴窗綺旋霞輕翠數描依幹葉新紅百浣裏枝花
遙知澹思經營際已許龍詩著綠紗

凡劍行

凡劍斷牛不斷鼠何況吳江二尺水虎豹驚帝孤狸笑
光曜人閒兒女子赤豈不自四斗去十年精鐵誇優傀

白日談談吹晶光玉璫金鐙修飾美漫理幾經鶴鶴淬
雙臘猶疑湛清洗何須垂景與揮精能陪老使峯滿裏
於今匣底罹蛛絲空思一挾浮雲起老使拔之發長涕
心傷微弱如吾爾力所難制神爲徒嗟爾凡劍英鋒止
泰山不見雷不聞一髮掩眸豆充耳界能射日不射月
古來壯氣消牀第狹公之竹曹之蕉怪爾依然草木比
夜深燈暗鳴吾屋不復飛騰願終伏淒淒何必動星文
蝕盡土花秋雨綠

歸故居留別長兄

離居白晝夢旌旗學掣強弓似健兒卻笑歸來文弱甚
下簾終日篆煙垂

感舊集卷五

三

十口投生共一邨亂離絕處古風存依依三月誰能別
聽盡殘鷓鴣語自吞

謀生避地最成艱烏解高飛援解攀何似再家好兄弟
同心畫出釣魚山

讀孟東野詩

古花眩元化當時無丰格古鼎羅鬼室當時無光澤誰
謂烈婦容幽靜而婉孌雖無列仙姿渺渺通空迹借問
虎豹宮僧坎結松珀

華嶽五千仞真氣不盈尺二儀鈴造時擬如李中核黃
河不爲脉太行不爲脊君看纖碎手握有螭皇石
憂甚

暗燈明螢俱攪人夜深獨生最傷神一經徒守才無益
八口不增家又貧名士此時唯掃室狂奴他日竟垂綸
可憐庭宇蕭條甚半折疎蓮似此身

入山

富平一戰敗宗印歸華山平仲志不遂亦竄青城聞天
地既反覆智勇皆淪遷達觀自昔人踐之迹非難文隱
氣復柔衰亂多神仙意此幽巖中歲益清邵班雲光照
瑤席桂露澄金雨誰能躡羊腸危棧凌飛湍

將進酒

將進酒冽以清秋風漾醖光盈半庭黃落拾餘果一
畦老硬搜殘委貧家無紛亦無竹獨有淚管吹商聲勸

感舊集卷五

三

君勿作哀音聽中有至語和且平人生慎莫作賓客
蠅蠅集隨昏明人生莫作驛旁候風風雨雨觀將迎或
作伊呂垂鍾鼎或作沮溺身耕耨仕者此酒錢之去隱
者此酒揮之行一醺落手萬事速明朝天轉黃河傾
亭苓塞亦存迹齊燕湯鼎猶傳名如君不去復不行爲
君移調歌磴磴

寄蟹來

高苑湖邊秋有思寄來霜蟹勸持危得之底白板升庭
惠我月明杯滿時怒態嶮山如可怖忘情蟻蝓不相疑
茂陵司馬文章伯那用都亭遺慈知

題凌五雲畫冊

霜劍蠶葉關幽細十幅秋光意亦遐蚌抱花鬚驚鳥見
藤牽石骨得苦遮一技不奈成淒斷數點無因想淡嘉
拆作屏風剛數曲自支寒枕看橫斜

送長兄之金陵

豈復雲山意千戈滿吳會況予強臥時空憶天涯外
一別籬菊前露下浩不收秋冬難爲懷何以行扁舟
汴路既零落白門復蕭索欲賦哀江南遙遙不可得
故宮蔓寒蕪豆絲想崩壞惟有孝陵樹垂涕想再拜
江氣日夜發暝暝阻春煙念之何時歸歲暮當來還

讀史仲彬遜國致身錄感賦

明初殺運烈不除越三十載還相屠以仁守之真不足

感舊集卷五

四

雖有節士謀多疎哀哉中山誠意輩已盡大計環顧徒
嗟吁聖祖信改不建輔使作皇親之裔餘鬼門一出四
十載歸來老翁惟雪願寬身萬里伏漢國泰伯不得終
封吳初葬西山一笊地豈有方蓬之疑乎當時二十有
二人左右食俸相攜扶未必才智似孤趙不可及者武
子愚一百餘年士氣盛摧傷太過今如無千秋直史不
可滅帝在均房應屢書

得謀後縱哭數日

以上補遺

辨以遠孤憤匆匆豈到微心差有所用事故未忌機內
外占蛇聞頗頗看燕飛恨無兒子輩奇勳泰淮泥

聽王清臣度曲又贈

雪堂微月影朦朧若聘筵中樂句工已許來年仍小泊
未須催曉唱玲瓏

王道坦

遵坦字太平山東益都人明太僕少卿濛之子

入 本朝隨肅王平蜀官四川巡撫卒於閩中

有願學齋集

源詩話云遵坦博學嗜古詩學楊川修源未樂
竟以成器論其帝王亦有其志大不乃考其遺蹟此本其
知仁與不仁與楚王漢王亦細事下何必更思其志其
蘇古錢子云世間無幾人久居國學下年出諸街曉生
最思應九鸞銀微其山裝雲生而籍落先明月入後
古賦斜林上疏增 其易錄王太平有冰佛千
相詩云云字每數其工又當作評源詩話一篇

雪浪灘

午枕不可竟醒此驚端解推雪羅昏夜殷雷喧夏晴曉

感舊集卷五

則磊落士所鳴恒不平笑彼清冷潭浪浪含微明

倪元鎮良常國良常故張伯雨館名

雲林千秋人伯雨一空姿豈必薄主無憂患昔見隨神

龍蛻其角開館慕仙師稱詩傲六代畫資山水奇不見

寫良常疎澹復軒屢樹根擎岸層軒潑潑竹枝有如古

邨落移當我庭堦以彼身世際駭然亂離時中豈無不

平落筆乃靜夷因見曠者懷萬乘一蒿龍才也如斯人

窮餓天何知汝曹當太平但解原肉糜

讀仙苑編珠

二許功夫父子傳三茅修鍊弟兄緣其人自說仙家世

那得孤寒到日邊

戲詠佛手柑

斷此黃金體施諸祇樹林度人難下指合掌即傳心
向駢枝悟香從反覆尋禪天有真訣巨擘覓森森

古意

銛風來北方塞向戶以修興言有懷璞冰霜鮮良謀
高瞻遠望人煙緩浮浮大雅伊可懷差義山與邱山邱
今蕩摧羣口方嘶咽姬且困狼跋義郊絕麟遊臨河三
滌腸下照舌在不樞松無直枝弱泉多淤流徙倚若之
傍專氣以致柔

班馬膠園史尚禽腐蒿萊故鬼喜新鬼大化遞相催
崔嵬望高原邱冢焚紙灰著書以成名保身亦已頽況於

感舊集卷五

六

貴達士覽樂忘其哀夷猶豪華場道途繁吹臺誨盜季

倫資剗生茂先才變見鐫石麟玉柳俄已聞思歸就零

落博物物幸瞻該終焉賴此垂廣川不能災

神岱萬古青蒼天玉作梯我昔稅孤駕五里窮杖藜去

去過黃峴行行指深谿地靈人鬼雜遷客情懷悽飄飄

隨雲征磴斷更攀躋泉從巔崖來松湧與泉齊迴城

郭內煙迥亦難離滄海東潏泱崑崙西拱胡鴻濤瀟瀟氣

留凡語不敢獨所以泰祖龍片石平無恙歸來謂遊人

慎勿輕吟嘯

寄成子

歸鴈去何極翩翩吹不停煙低屯野白竹徑過溪青夜

雪壓倒屋新膠凍破瓶小山有招隱誰與共柴局

王啟敬 一作詩道一首

啟敬字玉琴一字玉煙山東淄川縣學生有水

絃樓集 張子廉翰州元六小琴何學工詩尤長于樂所音南遊武

數林所聚賦詩篇然自得異同也

姑蘇臺

五年曾築此山隈三百雲程觸目迴入貢珊瑚栽作枕

攜家先住越王臺

寶琴塔 補前

高盤七級俯千巖夜夜珠光照玉函空色闌人堪下淚

一聲鳴磬禮雲帆

感舊集卷五

周亮工 十五首補遺一首

亮工字元亮號櫟園一號滅齋一稱櫟下先生

河南汴符籍江西金谿人崇正庚辰進士官戶

部侍郎有賴古堂集

河南人地志云亮工字元亮號櫟園一號滅齋一稱櫟下先生

國有詩云亮工字元亮號櫟園一號滅齋一稱櫟下先生

九月不文重陽之節詩用此事而語甚奇

中有詩云五鼓初寒成別業以同符籍語也

李詩水空明則出客絕主備

於說亮工若為學於朋友然其人不長於詩

閩茶曲

龍焙泉清氣若蘭士人新樣小龍團盡誇北苑聲名好

不識源流在建安

御茶園裏築高臺驚鳥鳴金禮數該那識好風生兩腋

都從著力喊山來

崇安仙令遞常供鴨母船開米印紅急急符催難挂壁

無聊所盡大王拳

瀝麻泥竹斬枰欄獨有官茶例未除消渴仙人應愛護

漢家舊日祀乾魚

送胡元潤返白門

小閣傳知在荒園學種瓜貧能堅旅骨交足世寒家入

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何時芳草岸相對數歸鴉

寒食後一日新鄉道上簡許傅嚴

感舊集卷五

南嶺西向河河邊最急處時時風浪中坐待雨

半茶棚絮絮為卿報中盡馬吹新火古道荒林自杜鵑

勝題十年歸未得卻恐明發又荒然

江行雜感

逐客江干夜寒寒無處戰戰而起中宵深秋深苑新沙噴

明月清溪舊板橋萬里客中一小時由一帆風動五更潮

草堂空有農書在系如知今古已凋

大舟舟中有底用家私忘在白下妻孥在松城

窮幾處落盡浮蟬為道三有便須連戰處夢魂明月路

一絲初如夕陽如即自守言能守那識格城客更還

此地山迴空負水歸心只似大江流

泥塗亦復惜佳辰
百念廿同草木涇
望遠不中花在眼
登樓無故淚沾巾
乍晴水面全留轂
卓午山容半飲醇
北鴈南魚空有約
柴門寂寂可憐春

孤舟更泊前來岸，明發應從嶺上行。偶過長橋增別思，且留半日聽泉聲。西山夢冷花藏寺，南浦人來雨壓城。望裏勞勞十載路，不知芳草為誰生。

雖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
誰歟城南舊戰場

從山後入無想寺與僧惺悟

陰森杳杳迷無路，倒聽鐘鳴有佛場。欲踏高巖看石白，
朱欄占砌話蕭梁。微塵響滴千山雨，破衲新縫九月霜。
莫指寒花留客宿，暮雲寒壑易心傷。

更近雲門客渡，雖決淇東，下盡荒陂。秋風野水，韓王燭落，日萬臺李相碑。石址空鞭山鬼骨，桑田記，梨海龍皮當餐，頗憶如瓜，棗幼渺仙人不可期。

波濤騰處亦飛塵。屋吐奇懷虎乃新。霜氣縱橫秋雨散。
仙風隱約野潭深。峯窮碧嶺趨海客。到門欲問津。
黔首舊傳三萬戶。不知今剩幾秦人。

喜將用弢至自閩南

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癡莫共燈前看
恐惹霜華上髭毛

絳字寧人後名炎武別字亭林江南崑山人有

亭林集
林在華字又浦大塘所創亭林曰錢三十二卷
易錄又人創武則字亭林牧獨稱王清惠名新亭
之師也
明詩餘語語罕人罕年入後社與同邑薛登名兩人名
秋分不混俗鄉人有妬者類辱之目其後登書其處寄某郭則治田
舍久而爲土人排奪乃又遷於山西營舊監一區登取案中藏十四
塊二十一史解明某朝實錄補載於條子當分書題其社云入則孝法

則弟少先王之道以行復學諸詩話其意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然
倚居日少暇輒別覽山川考古今治亂之端以今古格調尋章復歷
其成敗或繁富者率以忘其意人後復遺書悉為弟所焚不復到行
其居城或賦賦良可世焉詩無大能書必精富刻必古雅若山未竟所
云景常帶中天地

秀州城下水日夜生春雲含秀州塔鳥下吳江濱我
願乘此鳥一見滄海君興人不可遇良辰難再得海內
不乏賢何以酬君國將從馬伏波出牧邊郡北復念少
游言憑高一悽惻

秋風下南國江上來飛禽江頭估客幾千萬其中別有東吳船吳兒解作吳中曲扣舷一唱悲林木深谷無聲

虎豹踞驚波直下魚龍盛曲中山水不分明似是衡山
與洞庭日出長風送舟去獨流江樹深冥冥三湘山水
多奇削九池十洞皆懸巖巖七十有二峯紫蓋獨不
朝衡嶽萬里江天木葉稀行人相見各沾衣寄言此日
南征鴈一到春來早北歸

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

素節乘雲夢清秋下渚宮哀音生地竊激楚入天風落
雁過山急寒蟬抱樹空傷心千里目愁絕百年中鄧路
元依北江門久向東有人宗國恨何地灑孤忠

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

何來千歲鶴忽下九皋音一自仙人去摧頽已至今臨

風簪集卷五

三

風時獨舞警露亦長吟乍識人民異還悲歲月侵寒颺
連北極急景向西岑寂歷依空帳紆迴失舊林三珠天
外冷甲子世閒深尚想蓬萊日終思弱水陰神州迷再
舉帝闕杳千尋多少乘軒者知同一寸心

江上

日落江津送伍員秋風灕上別徐君偶來圯下逢黃石
便去山中看白雲

古使士歌

曾作函關吏雖鳴出孟嘗只今猶未老來徒少年場
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魯朱家名字人知否

衡王府

賜殿目齊國分秋自憲宗能言皆詔于山澤盡疏封地
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樹出林容穀里
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內道鳥啄殿前松失國非
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門今有歎流涕一相逢

韓詩十首

詩字聖秋號固菴陝西涇陽籍三原人官兵部

職方司郎中

居易錄傳有韓詩之說韓詩亡後韓詩之說入宋氏
韓詩之說入宋氏韓詩之說入宋氏韓詩之說入宋氏
漢書韓詩之說入宋氏韓詩之說入宋氏韓詩之說入宋氏

臘月廿四日送伯璣還燕陰

晴雪尚在地推蓬江上看別君二百里送我隔年歡潭
屋堪修史清時肯入官問心應自爾終日望琅玕

風簪集卷五

三

汴梁懷古

草昧難為造兩河秋草深十年嗟改邑中土竟平沈魚
窟周王殿蛟螭相國林半壁沙照眼酸棗月穿心高岸
增荒棘孤柳對晚磴微波傾萬骨斗粟倍千金頓失茂
門路猶留鐵塔陰戰塲思落日亡國問從禽陵谷須臾
變乾坤自古今白頭鋒鏑後揮涕不能禁

南峯篇

揮手放闔閭揚舂動星辰秋毫見萬里一點窺三秦麗
宸接慈嶺茅龍降天神凌峯墜月澗捫嶂停日輪森沈
黃河倒冥遙青海鄰勢高復飛動容秀藏屈伸雷雨升
半腹猿鳥危全身石馬鳴秋漢毛精禮太真仙人掌宛

在司冠冠方新已覺雲無力從教地少親陰晴變嵐氣
都邑正峰屯衙卿去忙惚武帝制紛紛車箱事何香箭
括門有根寒風搖絕嶽滿瀑沾巾中原餉寥廓大荒
莽埃塵芝草壓霜雪澗水流冬春百靈竭餘想四嶽甘
外臣上來心膽肅歸去夢魂辛長嘯三峯頂飛仙扶主
賓

潮隔

潮隔江烟路輕裝過古城龍舟先擊鼓估客坐吹笙碧
草人千里黃河鴈一聲東風正愁思莫遣汝難鳴

八月初二日夜飲句水濱納涼全仲明融點

酷暑困我二十日明鏡之水吹清風入秋已經一句過

感舊集卷二

五

秋暑為虐如與我使客遷徙不復思句首何以東注漣
白沙清江心地潤水光山色煙嵐中色人人家燈火出
寶船遙望紅相通暗我長亭入雲水當此時入亦尋常
孤照同滿明鏡裏早秋風歸來不問此心清不覺寐
思我何故遠遊寄人耳目久耐奈秋寒未免傷吾躬
終向已焉數千里知一也成以逢平生飯飯尚如昔
安能一介移三公高僧者友成寒共守我今夕聞秋蟲
興來作詩自愛惜若當此壯骨力雄夜深野曠不可立
知有此處藏雲耳

可過故園問梅

別花三日心太勞今寒思爾臨江皋三日見花花色喜

新禽林中裁羽毛南枝北枝各有待濃雲淡雲分高低
夜深忽聞歎息語山高月出江飛濤浮生夢覺亦無事
擲杯對酒先揮毫美人自傷顏色改琵琶怨曲珍珠槽
大絃小絃花下落曉風好鳥歌離騷

潭居詩

六載金陵客三遷仲蔚居已甘建業水邊亦麗華居歲
月沈煙霽功名付草廬達生聞道晚高枕一牀書
雨晴一般好況是雪當空皓森森松碧清寒蕭蕭紅山
童艷芋熟酒客吐辭雄策馬高臺立淒其見故宮
倦說青雲晚愁同春草生江湖雙雪鬢日月一柴荆副
使留髡舊將軍拊客情上都微管在遮莫老虔卿

感舊集卷五

四

鶴林寺和陳明卿詩八公兩先生荀餅絕句

鶴林東閣香巖竹勢壓成都石筍斜枝上杜鵑紅未了
山僧借認是拈花

關名一首

憶故山鄉里

昔歲亂方始驅馳來茲山愛君鄉里好不自知雙邊依
依邨巷門澹澹谷口烟樵採不相聞百家飲一泉人而
有異同性情無不然灑掃今我居日夕相聞近無事忽
離別及今已四年死生兩有之何能保自入言言我鄉
里為我復加餐終當與爾遊來去山之巔

吳穎一首

中秋前二日粵署桂花盛開同胡方伯黃觀察衡
僧破門飲

桂林恰值桂花開難得相逢共酒杯萬里蠻鄉同作客
一城黃葉此登臺天邊官跡僧能到嶺外秋聲雁不來
明月況臨金粟夜莫教漏鼓更相催

別滇中友人之粵

鯨海龍荒指顧收鳴鞭今過海西頭嶺南風物齊州外
夜半星辰地上浮

遊節竹寺

六詔凋殘舊戰場青山無恙一松長王孫老去僧祠在
顏耐興亡是夕陽

感舊集卷五

高

珩十二首補遺一首

珩字葱佩一字念東晚號紫霞道人山東淄川

人崇正癸未進士官刑部侍郎有棲雲閣集

詩集高合東家食道人詩云云又念東祭告南岳詩多佳行人到武昌
已作半途矣都離武昌南離水五千里兩湖層層綠城面西山橫紫
雲一葉輕帆晚開未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應辟為大抵似巴
陵然淨水可如此語凡千古水濱相識中有數語勝花放不知名焉
秀麗長芳草隱隱清溪似聽清溪聲幾月舟行久今別在翠閣萬里
餘此一水大江東南流雲中盡東流海止北枕衡州東望衡山在湘
南相與記衡州衡山陰道上有句云衡山古松流水外滿湖修竹
竹外雨餘之念東詩寫為二詞 其一 易水蕭蕭念東高公下筆妙天
下向陽春三民之學生之報着不減萬篇青嶺東坡勸酒一杯聊復醉
念東在衡州時有詩數百篇其絕句結之如平火夜無聲靜學寒
幾字字自世間人何與山嶺事磨礱竟不成磨礱何不可磨礱馬人師
努力趁前生又祭酒萬不一二年就遠去上秋雨地無手過念
東為祭酒久不獲洪文襄成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對曰何如
六丁六甲果三年始能平石成均四載始通少微為口說書念東云
高公曾問我六丁從何人發見可成六丁今日還如一粒石前磨礱

清明送客

紅蠟煙輕出禁城天涯也復有清明佳辰作客風情惜
晴日過鄉意氣生果下金九年少去水邊珠板麗人行
讀書燈火無勞乞且喜前村酒旆連

清明感興

薊草青連孝水濱就中難著宦遊身聽鶯杜曲誰攜酒
走馬蘭臺不當春幾日禁煙餒病舊昨宵微雨杏胎新

感舊集卷五

年年未識東風面總為穠華解誤人

翻嫌寒食到匆匆走去情懷漸不同春事頓拋鄉夢外

雨聲全在客心中相爭燕燒東西水欲放梅南斷絕風

最苦銜泥朝風闕禁鐘殘燭火城紅

竹

千畝淇園蔓草長連昌宮畔亦荒涼殘枝好向柯亭去
還與人閒訴斷腸

偶成

變展靈樞意自驚久宜百死偶然生已知萬里無多假
日向刀頭劍脊行

社燕已都忘往返雪鴻那復憶東西十年楓下人歸老

生又感興中言改仕歸湖南移居松陽舊都馬相國之為
請云戶僑雙藤字開無人如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
兩旁才又念東自作生疏時與唐翰林清武飲酒賦詩其中 翰卿云
念東詩每篇必錄時必擇此客一人代者無論來有 班體詩口而出
執筆者每不辨自謂一過此家遂不復問然詩當何先生故味珠璣
而用之如此沙者應感斷地地官禁校谷為道則後雲閣上十六卷
之云

丁樹桃邊路欲迷

候仙園消夏

園林又見落花泥新雨銀蟬燕子棲日溫樹心光掩冉
樓橫水面影高低堂堂久自知魚計恰恰惟宜聽鳥啼
長晝閉門如小劫寬心已過夕陽西

平原道中

天寶平原古戰場神仙節義萬年香向南又見青山色
莫把天孫作太行

戲作

莫問麻姑滄海波雲瑛且和慢亭歌飛符只取餘杭酒
六甲行厨地屨多

感舊集卷五

完

寒食送人

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
清明消遣馬蹄中

小酌示客

華筵鐘鼓馬牛風小酌清談與不窮熟睡忘情兼蝶盡
閒行無意與雲同年光俱向歌吹換山水能將哀樂空
返照超然塵壑外笙簫縹緲大瀛東

題

秦庭傳教爾多能每笑歐陽亦誤憎淨拭銅匱輕點染
傷心始解賦青蠅

候仙園有感

素壁焚焚醉墨顛芙蓉花落客淒然何人分我兩州邊
也對清溪歎逝川

李敬二十七首

敬字聖一號退菴江南六合人官刑部侍郎

詩話六合李侍郎順治末與余及汪君文程同舉論詩京師其說甚精
余獨愛其五言如酒醒亭午後人憶疎疏雨又風步移水清明遠送
行此句數十句皆不減古人李非身過廣陵與余論詩終未幾病
卒病中自訂生平詩文若干卷刻之戒其子建閣二十年後乃可印
今三十餘年矣余門人吳昌齡修其塔也屬余請其子至將不可得今
無有知姓字者矣余嘗錄二十餘篇于以舊集將來或不無遺沒者意
在斯乎又李進菴有韻水
題注建閣題一篇杜佐

天寧洲至六合

繼繼蘆上月歷歷船中曉風鳥共一輕江天相與香雲
歸三楚秀山點六峯小滌水迴萊游靈巖發新眺

感舊集卷五

三

孤館

孤館多雨色青苔被階墀秋風行半道元蟬催高枝佇
立裁錦字信美將誰思空廊易流響非復墮釵時盛年
不自得良觀難重期安得隨陽鳥歸書寄瑤池

四別

風吹棠梨花雨濕滄波路春水浩漫漫征人向煙霧孤
帆去何疾江天杳難泝天際望鄉關思君更反顧反顧
中心悲微茫恨煙樹不愁道里長夙夜愁江露踟躕洲
並青坐見芳春暮

送李太子約

江秋水正深之子遠何沙席上罷離樽津頭紛落葉風

波雖渺然音問時堪接懷君三歲書猶擬問司篋

清明泊瓜步阻雨

愁思如芳草春程不斷生停雲連野色過雨挾江聲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強從興客語歸計羨朱櫻

觀舞

茶縻朝日處楊柳東風時歷歷雙鸂鶒紅羅舞柁枝翻爲紫帶勢故作墮釵疑流盼春光滿寧知有所思

微雨

微雨西山來蕭然淨炎埃久之餘啞齋始覺秋容開美人在何所高興白雲隈此意與誰說清陰生綠苔

憶峨嵋

成書其卷五

三

昔夢峨嵋山今遇峨嵋客手持峨嵋篇勸入峨嵋宅八十四盤上去天不盈尺古雪四時寒秋雲千里白誰登先相巖笑把星辰摘與騎羊人化爲慈嶺石悲看歲月流轉見飛塵積願託妙釋花空香駐魂魄

謁嶽

經嶽起朱陵於天作股肱丹巖留帝碣寶月代神燈七澤泉中落羣峯象外升相如能獻賦封禪已羞稱

登嶽

尋山有仙骨出沒御天風歷歷游龍處蒼蒼煙霧中靈芝光可遇福地脉俱通日落千心息還期鐵腳翁

五峯

五峯五嶽形高下散遙青得可連雲看泉應挾雨聽幽齊藏註疏絕磴引僊雲見說迴風雪飛花入洞庭

望日亭

祝融峯萬丈春晚更蒼然試望紅輪發方知碧海連乾坤光不定煙霧氣無邊蕩漾扶桑景飛來問石船

過洞庭

湖水連雲秋色清西風況是客中行不堪搖落君山樹飛入湘江作雨聲

過武昌

四時常不極一掉汎無涯擊汰天疑路停橈水是來危洲行處直遠郭望中斜沙勢衝山影波光瀉日華蘆明

成書集卷五

七

空岸雷聲亂晚陂霞稍辨武昌樹初飛夢澤鴉客愁增滿波楚色滿蒹葭欲訪河干叟林端見古槎

武漢深曲

春暮桃花飛滿林仙源一去杳難尋何人吹笛青溪上空使相思似水深

洞庭望月

好風臨湖水清光不可分有天涵萬象無地照微雲鄰笛聲相應仙舟影絕羣如何風外雁偏向夜深聞

楊柳青

首路雖未遠到來楊柳青舊是傷心地垂絲帶暝亭畫鷁煙中宿丹樓雲外經剗鮮招網筍沽酒醉林垌海氣

夜藏雨湖光朝見星遙知移棹去餘影在沙汀

今晨

今晨惜無緣遠念林中人應銜一杯酒高會梨花春陶然謂李白猶露京洛塵不知池上月光景爲誰新

春晚

春晚草萋萋流鶯不住啼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愁緒散還結月花高復低絨情書札在珍重更封題

送陸什凡南歸

多病題詩慰故人垂楊流水稱家貧江南幾日舟航到屋裏半牀書畫親使酒翻波上月吹簫踏徧市頭塵獨情去住俱爲客纔得傷春又送春

感舊集卷五

五

堤柳

錦隄春暖千絲輕金繭玉蛾無數生若領風光偏有恨不關離別亦多情月明梁苑白人舞花落隋堤空鳥鳴好是長條綰遊騎青青遙接鳳凰城

短歌贈柯左參

我心欲訪武夷君九曲亭亭那可得有客知從武夷來短衣猶染松霞色仙人千年去不返見子仙才未應遠名山九曲徒幽深見子能諧山水心官舍蕭蕭栽楚竹痛飲祇把離騷讀三伏炎天蠟出門大笑高軒如隔谷同寮終日侍君旁低眉敬氣司封章時時顧向李生說舉世無人知我狂

青溪曲

十里青溪半藕花亭臺相向夕陽斜小姑不解傷心事夜夜月明來浣紗

泊蘇州

錦帆何處暗銷魂楊柳風低水氣昏祇有漁歌隔江浦夜潮猶自上胥門

贈周伯衡

江湖幾度去悠悠宦迹飄然似野鷗解道故人詩興劇匡廬山色滿西樓

過準提菴用退之韻

檜柏秋陰石路微荒園草長殘蝶飛老僧學佛兼學圃

感舊集卷五

五

萱花雨漬蕙葉肥我來踏穿獅子窟繩牀塵滿坐者稀所須月米纔半鉢黃菜撲面飣朝飢去年屋破雪堆席今日牆鼓風打扉睡漢世法且不貫縱施廣舌何霏霏龕前大士漫干劫門外枯松徑十圍隨便趺坐卽起去休留棘刺橫牽衣使哉白雲如奔馬兀突那復爲人羈讀水經注懷洞庭

坐倚巴邱俯洞庭君山一十二峯青不聞修竹來仙吹但有孤鴻送客舸欲辨水天惟北斗若常風雨卽南溟舊遊浩渺如春夢兀看鄴元注水經

感舊集卷五全

感舊集卷六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兄會補傳

蔣超九首

超字虎臣自號華陽山人江南金壇人順治丁

亥進士及第官修撰有綏菴集

通許諸詩修撰不樂仕宦自言前身峨嵋老

僧也後竟死于蜀常題金陵舊院云云此詩歸虎臣先生幼覽

讀後不茹葷酒但喜夢峨眉老僧而生生欲成夢入已室與之

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來其門說虎臣有師在峨嵋二百餘歲其

落年二十三及第後寸史官性好奇山水編載五岳及黃山九華區處天

台武夷不避危險以病請告不歸以病歸其妻上以峨嵋以參五

卒于成虎臣臨化有詩云偶向無端未遇熱那從大海去細細功名健

偶場中物妻子相離學異人忽山集後卷詩夢虎臣天才莫教到

意好古心獨遠遠境不實一語近人且忘當實重行說性性與

布衣數身猶如大寶生其日落能前密息人虎臣詩以詩傳虎臣手

梅師先生二詩論其詩曰虎臣于放足序其為人云

按我友詩師字和號自號江南山人虎臣先生預于工部曾寫十三

經于揚州著詩觀金瓶梅雜詩江南老杜詩風流十載著一現狀石

感舊集卷六

宣統年傳詩人上寫樓馬秋玉曰等為
裝潢大學士高公題進之 賜國子監正

白土題壁

句曲山深木正肥石芝開在玉京西龍腰鶴骨無消息

又逐秋風散馬蹄

春日郊行有感

糝絲嫣紅郭外稠花開不待客登樓穗頭鵲髮黃塵客

多少青春是夢游

過舊院有感

舊院荒基萊甲稠佛燈火點前頭寒蟬徒倚初更月

錯認行人是夜游

錦袖歌殘翠黛樓空扇盡曲池源荒園一種飄兒葉

獨占秦淮舊日春

金陵口號

處處春風泣墓錢鐘陵雲去樹無烟兒童聞草驚牛失

聞入宮牆又一年

登九華東巖

列萼攢峯費化工老僧次第說芙蓉何時括腳東巖外

補足雲間一百峯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用蘇公韻

我來浮玉誇奇眺紫濤紅霞滿江南僧居樓閣菜甲列

掀壓出沒凌山三幽人微我漱芥薺晝眠懶舞如春鶯

忽然整帆泊焦洞三詔不起增人慙麗鼎輪囷絕烟大

感舊集卷六

鶴銘踏馭沈秋潭乍見秋科蛤吠歇更欣竹實烏吮醋

登臨水石半沮濕倦臥袒褐忘談談當時酒肉汗苔蘚

此來清冷餘松龕得非龍神巧護衛亦有蒲筍充肥甘

焦仙蝎牛遺跡在可愧薄俗疑頑食太乙火鑽石盤透

黃傳匹敵將無堪我欲補祀江滌上投老挾策主此菴

神仙詩補南唐得先生
仙卿黃觀子集隱焦山

文殊院

紫玉屏風敞佛筵諸峯如笏上青天偶來山寺空無主

驚起白猿松際眠

採茶歌

少婦提青籃結伴上茶山高仰而上手接如飲猿新

茶其勢長纓寸垂頭極林痛難論採茶歸爨火以候紫
綠辨槍旗青金之皮勤錮之竹篾都藍長耳馳驚辨官
哥薪辨桂售與貴人消肉膩昨日大信至時尚摸茶好
家茶眼前種野茶深谷討猛虎在前不得輟採茶易米
心力竭米不來委心哀兒嗷嗷姑蘇蘇茶客揮金青樓
宿妻子糠覈常不足

唐允甲 二首

允甲字祖命號咩咩江南宣城人官中書舍人

有耕鴨山人集源序詩話唐祖命舍人允甲有詩云綠野
依落慈官天城極彩輝孝陵 有學集唐祖命詩片金同小友唐君
平才才曰允甲自其別冠才名甚是有詩數首皆流傳益工韻不
肯出材于其什之三四而詩金同小友唐君之詩人于第止當
于元材于其什之三四而詩金同小友唐君之詩人于第止當

感舊集卷六

之聖與我同其指而者本有木具心之也 愚山集唐詩序舍人
允甲已言矣其詩其然多矣有者名之為會集消和也 一作作小結
數百字更索者其意亦甚矣其意亦甚矣其意亦甚矣其意亦甚矣
謝外多小雅難之通其意時時來便也

遊客招飲來鶴亭懷古

晴光淡蕩出林樾與客攜釣縱目看白浪平鋪帆影沒
置風吹隨酒杯寒殘花野散園荒若破帽疲蹙避長官
祠上裴回雙玉筍傷心終始只存韓

再過大來

愛汝蘭陵酒還傾琥珀杯江南好風日同上最高臺世
外心期迴山中蕩杜開水仙遊興慣知不厭重來

丁耀亢 四首補遺一首

羅允字西生號野鶴山東諸城人官惠安知縣

有江干集池凡何處徐來時少時于亭州城見一客持酒
野鴨也其有詩數首其意亦甚矣其意亦甚矣其意亦甚矣其意亦甚矣
其一詩云陶令見郎者為長安能成秦子秦至一客今青於此
形勢今青於此野行有雙飛燕不田耕而中耕就須更洗洗耳
要無禽也日吟野鴨也遊京師到生又安諸公和其詩尤為無此

崧園卽事

啼鳥不知止落花無數飛漁樵閑自出烟水憺忘歸野
渚紛挑菜晴波見浣衣年華與生計蕭瑟掩荆扉

老馬

老馬關山遠孤鳴聲帶秋西風雙掠耳落日一回頭骨
重人難跨路輕道未修從來皮相者鞍下棄驢騾

老將

感舊集卷六

四

老將悲衰落幽燕氣尚雄虬鬚猶挂劍猿臂已傷弓帝
寵嫖姚少人知頗收忠低頭憐戰馬落日大江東

琅邪臺觀海

海氣東南天半陰三山明滅影沈沈飄珠繞過波清黑
鯉翅微鳴風雨深寥廓滄桑愁變化蒼茫雲漢杳迢尋
田橫徐福浮海盡一葉扁舟自古今

別武夷寄張崇李窮生兩異人

逃形采藥海南天五岳歸來履已穿異域相逢俱萬里
名山小別卽千年尚平空有烟霞志叔夜終無服食緣
換骨崖前回棹去虹橋何處水潯潯

呼谷 四首

谷字得下江南崑山人

有學生號九來詩序今老歸門
未刻翰墨歸元奉示余實花間記

得此下得下箇句行誦之餘
天公亦未佳如不自然久之乃已

生輓詩和金孝章

有生不諱死修若落與朝達哉陶淵明輓歌以自嘲淵
明慨黃虞於今代復遙咄嗟朕菴子焉用心獨勞身無
彭澤綬林田莠驕驕皇天方降割黃菊地不苗晞髮頭
無巾何以漉酒醪以此比淵明感憤益無聊東風吹金
閭百草遍荒郊要離塚不綠獨有野火燒人生類飄梗
壽非金石牢生也誰載歌死也誰永號惟有千載人尚
友託神交賓客白衣冠易水風蕭蕭莫聽雍門琴淚下
隨寒颼

感舊集卷六

五

題潘弱水騎驢圖

騎馬三十載服踏京華塵今日騎驢去終南山正春
振策雲欲平出門天已雪老樹盤空根下有寒泉列
世事不足言我從此去矣跨驢東都門一笠千山裏

趙璘

璘字懿侯山西太原人

通詩話述曰璘學才調生有無
如太原趙懿侯其詩句云云

虎邱月夜

綠陰濃護好樓臺獨棹扁舟月下來翹首楚天堪墮淚
湛虛何處不重迴

蘇州清明

滿城蕭鼓蕩家煙暖日條風夜祺天綺陌紛紛迴玉轡
香車宛宛墮金鉤須憑竹葉開愁思莫道楊花到酒船
寄語騷人減惆悵風光還似太平年

暮春即事

柳絮如綿白花枝似頰紅短牆鶯乍過幽樹蝶初通事
去浮雲外愁生暮雨中飄零應有定不必怨東風

重遊荷花蕩

平湖疊浪渺無津半是芙蓉半白蘋一一遊船歸去盡
斜陽吟殺重來人

自慰

詩酒消惆悵雲山慰寂寥阮孚錢已盡何日贖金貂

感舊集卷六

六

蠡口

白雲蠡口去悠悠兩岸蒹葭水亂流狡兔已隨吳國盡
怒潮長抱越山浮漁船遠繫葦鴉柳烟野橫開賣酒樓
鳥喙若堪同樂在陶朱不駕五湖舟

晚霞

謝公清興遠一片綺霞來拂樹霜鶴背當筵映酒杯霏
微催月上上行深觀舟迴蕭瑟山樓客繁愁只未開

雨

瀟瀟烟雨思難堪三載春愁我獨諳寄語碧天歸去雁
離人多少在江南

贈中興上人

理到忘言色盡空任從流水各西東鳥飛鳥語齊鐘裏
花落花開法雨中鶴去自能歸鶯嶺杯存應俟過龍宮
本來寂滅無生死莫向人間學轉蓬

彩雲軒秋思寄宋荔裳戶曹

江邇閒望容身備何事秋光到處逢階上月明寒蟬聲
池邊露冷落芙蓉那貪殘餘留張翰獨抱蕉桐待蔡邕
翹首長安多少恨關山迢遞水重重

歲暮之臨安留別張孟恭葉祖仁

辭家幾載住江東搖落風前逐轉蓬別酒慣沾揮袂處
客愁常滿峭帆中水光遠映寒山白霞影斜侵古廟紅
歲暮天涯心更苦寂寥郵落雨濛濛

感舊集卷六

桐廬縣

寂寞桐廬縣青山岸岸同人烟柳樹杪犬吠柏林中疊
嶂雲初合孤邨水暗通客星何處是新月正濛濛

下橋

東陽回首又天涯天步艱難國步賒一自下橋橋斷後
王孫惆悵不歸家

冒襄

寒字辟疆一字巢民號撲菴江南如皋貢生福
王時用為推官不就有橫渠許小三吾水繪園
諸集

冒襄字辟疆一字巢民號撲菴江南如皋貢生福王時用為推官不就有橫渠許小三吾水繪園諸集

整胸中君自有柳文筆謝公詩自佳辟疆刻唐樂府山詩柳州永柳
小記皆自評注按柳某詩雖存序後者天下多及江左而某集一
昨為門子第才地自許者利過于南中刻搜羅止名氏臨陳陳先生歸
德侯朝與與碑以為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制傳然體貌時辟
疆亦止為詩以約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而持操論一也以此律
和謝義所不可徒言持之品嚴嚴政裁量公卿雖其強梗不能有所振

宣銅爐歌為方坦菴先生賦

龍眠先生髯髮蟠江東故里稱鳴珂平生嗜古入骨髓
玩好不惜三婆娑有爐光怪更奇絕肌膩肉好神清和
窄邊蚰耳藏經色黃雲隱躍窮瑯琊磨窪隆豐殺中規矩
紅榴甘黛紛當蟬我時捧視驚未有精光迸出呼奈何
恭聞此爐始宣廟制器尚象勤投羅宮閨風雅厭奇巧
鑪鑄精妙無偏頗或云流烏一夜銖寶藏首陽銅枯汁

感舊集卷六

八

流配或云煉銅十二取清液式倣宮瓷非高轍鼻乳花
邊稱最上魚蚰諸耳無相過博山睡鴨真俗醜宋燒江
製咸差說工樛樛蠟照千古香籠火煖浮金波宜香宜
火宜几席豈惟繁賞堪吟哦百金重購擬和璧游檀函
貯文犀獸後來北鎔并南鑄道而施茶香么麼亂真火
色終枯槁磨治雕鑿蛟龍呵平生真賞惟恨同我輩
好沈江河撫今追昔再三歎憐汝不異諸銅駝一爐非
小關一代列聖德澤相漸摩我今為公作此歌萬事一
往何其多歌成乞公書大字明日更換山陰鶯

小泰淮曲

澹烟絲柳眉橫塘明月清秋讀謝莊交岸哀箏橫笛外

漢主重詞賦公卿頌柏梁平陽進歌舞舊時卽郭倡詩
書一朝賤愛此燈燭光輕軀何微細思寵不可當少弟
領宿衛整軍下西羌漢節臨蔥嶺宛馬來燉煌功成資
帷幕賞重緣椒房五將皆拜爵三軍盡爲郎寧知海西
侯隕身禦邊霜

自岳陽浮江觀兩岸水軍

雄哉巴陵郡橫峙楚天高內瀉長江險外通零桂漕甍
斷洞庭波控引上下牢三苗昔已滅積骨齊山尻殺氣
復南行戰鼓聲噉噉藏犀開洞浦楚鐵鑄霜刀飛鷁黃
金勒獸錦明珠袍健兒矜一怒血流滿江皋日憚荆狄
飛未許搏巨鼉

感舊集卷六

雜詩

綠槐覆廣陌結宇連平岡細路遠林陰清池宛在陽暉
然泥滓中芰荷吐清香理感多義蘊道勝貴葆光外物
忌修潔內美凌風霜隱几喪南郭避世傳東方二端非
所安我道在農桑

金風吹大火衆星皆左旋仁鳥遠伏匿剛燕滿山川羣
木感秋氣柯葉自相捐賤子尋故業狼莠塞中田飛蓬
時竟野枯莖欲刺天蒙袂向邦族抱壁乞千錢叩門無
劇孟長歎以終年

路出青冥上鳴磬亂芳芷樽乏舒州杓酒無元石羹藉
卉就高岡山風飄紅蕖薄午一斗怪阮宣百錢侈半酣

望峽川扶醉歸栗里每感於陵言深明止足理不知臺
上妓何如羊叔子

深山闔風雲土石據其巔大海納涓澮神龍遊其淵灼
灼桃李花隨時吐鮮妍肅肅松柏姿磊磊硯凌蒼天貴賤
因勢會美惡與情遷泗川紀堯禹緇帷薄聖賢物情有
是非至道豈其然

昔遊

我昔遊都市相逢皆大賢忠信含瓦石禮法苦拘攣野
人駭聞見私心如跼蹐歸來不敢貽杜門盡餘編窮陰
閉后土遊景漢山川飛鳥無還林遊魚豈擇淵哲人覽
天道否泰相周旋誰將忠貞姿致之黼衣前慷慨勵言

感舊集卷六

三

行較潔洗坤乾勿謂秦無人所差在棄捐

少年抱沈疴志輕人間世散木誠不材虛舟誰能繫見
人無拜揖語默耻管嚙時與嵇阮遊朗然行天際一與
病法辭所在成詬厲褻裳跡已濡濟物理猶疾狂風振
溟海殺氣浮疵癘君子據葵藿智士用疏髡大患若倒
懸小患若踈簪盡人無相恤怨歎以卒歲

勸農

搔木作耒耜天宗祈年穀未聞歲再登焉能常雨粟二
氣有虛盈三時多愆譴凡厥隴畝人其始憂饑
計倪有七策霸國資其半豈不羨奇蘊無如驅與畔
胼胝不自勉誰與致精架且勿慕脯修餘布成昏冠

候鍾居士不至

居士採藥歸澗底無行跡幾年辟火食雲氣生而脈偶逢負薪侶寄聲道旁客孤飛處鴟鵂逐逐不可即

夏日鄧中集呂工寅宅

多難星霜改留歡此日同注牀家釀熟散髮石林空片雨夷陵黑殘霞夢澤紅瓊枝猶解渴沉復對車公

贈鍾居易

此日鍾居士他時二隱林惟食松子閒只數家禽樹葉安禪合溪雲宴坐深一燈無障礙常照妙明心

秋日贈點雪上人

何處息勞侶紺園秋氣清晚風禾黍熟斜日野禽鳴樹

感舊集卷六

七

葉交深坐藤花照獨行道遙雖有注至此已忘名

病起晚涼與客同步林下

長卿多抱病吳客偶登堂蟹眼茶初熟蠶頭藥正香稻風吹暮野荷月上迴塘何事方瞳老圃符進武皇

卜居

宵城夏水北新市泌山東窮窵羣流會參差眾望同耕田隨楚老蕩漿學巴童於此逃名姓吾寧黃綺翁

至湘潭謝魯玉招飲

曲岸浮烟翠篠低園林深樹隱黃鸝楚人門巷滿湘色遠客歸來梅雨溪入座杯觴悲裏盡泊船燈火堂中迷應知別後思芳杜青草湖南日影西

舍姪亡後感贈念如上人

隨緣臥坐幾經春貝葉松枝淨容塵此地勝幡期掩室何方金偈待分身虛堂自映清池月晚磬初亡白社人欲洗滯情求攝受從君解脫更傷神

長沙晚春

楚國皆奇秀洞庭雲最多久爲江上客無奈晚春何潭影涵芳芷山光帶女蘿紅蘭吹野艇白鳥下清波響絕軒皇樂悲連屈子歌自傷卑濕地喪亂復經過

送蜀紳諸子之黔還鄉

帆隨湘水幾重灣漸入蠻夷君長閒別酒未醒人已散城頭還望五溪山

感舊集卷六

四

梁父吟

智士不必賢審幾如察理勢移權譎中功成捍闔裏既定秦趙交兼引燕齊祀陽翟大賈豎秦庭稚孺子名動四豪閒氣折三河士傾危濟所務狙詐咸作使開國承家日小人無用矣

豫章行

百楊生豫章根株共偃蹇念我營甘旨渴帝承明遠禾長翼其莖木落葉其本生理相親綿恩愛人尤悲登堂告分首滯泣訣中壺留滯日以久顏齡日以晚門無洛陽客誰勸加餐飯君子不奪親勞歌聽小宛會參樂莫違鼻魚哭已現

覽古

功成不易居自古多危厲吁嗟蕭相國依光日月際起
沛贊神謀誅秦漢大計樹基嚴篋篋篋卒補精銳竭資
奉軍實聚族赴行衛沈慮辭禍機極深遠庶疾一言忤
龍準天威不少霽太史猶書勳宗臣已械繫豁達漢祖
心忠謹鄧侯世有孚如不終所據皆龜龜

子晉違家禍居約思彌深蒲伏阻窮水崎嶇度吳岑諒
哉關東欲義義皆自沈乞師覆宗國君子薄其心我聞
星襲月更道山流金佳兵古所慎疆事失前禽寧爲匹
夫怒往遺三軍擒

感舊集卷六

女充行役丈夫死橫街街宛填巨海皆是度遼卒中古
有賢君爲民去愁疾邊吏慎封守戍事計軍實糞田卻
走馬閉關謝交質

昔在范文子事君忠且敬南國旣渝盟鄢陵復奔命
然懷宿憂議欲釋楚鄭旁側慮伏戎屏帷或寓所方休
內懼深盍置外患動他時勝敵歸君侈臣先就一朝尸
三卿公家亦不靖始知老成人畏天以保盛

蒼姬曆寶歷驚鳴岐豐繼繼皆恭儉景命日以融刑
措四十年至樂與民同始開穆天子荒宴瑤池中復聞
夏庭妖歎起入深宮釁成前星隕冠來宮室空十五始
基命十四卒喪邦安得黍離詩誦彼薺與矇惜哉疏爵

日磐石固大宗五服未雲擾階閭已內訌至今西土人
不敢斥王躬皆云用讒惡馴致此鞠凶慘澹行邑里悲
憤填心胸旣恨號石父復恨榮夷公

居今或志古匪以義自安所願六合中盡分象與鸞白
玉憎硤硤窈窕惡華丹此時君子心急病不辭難壯士
所裂眦庸人含笑看嗟彼雞鶩流朝暮爭一餐

秦皇奮自智廢正謀主嗔符璽旣不嚴鹿馬遂易鸞螭
峒人俗武函谷關城壯駟鐵奏夏聲六郡選良將民搖
主甚孤臣奸國必喪章留司馬門軍敗汴水上

感舊集卷六

六

稍偷薄敕法隨其後衆目振維綱雙戶繫樞紐盜從令
尹詰裝委使君守奈何季葉人嗷嗷食足狃魯公納宋
鼎元惡曾無咎晉臣入魯錦恤鄰亦何有穰穰市井間
悉爲重利誘皇皇言仁義乃居七篇首

西江水

水從城下過泉出山中好通得柘巾稱兼總三條道我
讀萬羨歌千秋寄懷抱

陸文學茶井

茶井覆釜洲至今淪沒久專祠表祗園亂後亦何有清
風動孤磐湖烟散高柳

七里沔

名齊嚴子瀨一展東皋眺平蕪既蕭散水木更清妙豈無幽棲者異地亦同調

與諸子飲率爾成詠

人生天所役戚戚欲何求獨有樗散木長爲不繫舟千
轡盡如馳二鼠俄已周顧免有東沒西益缺西陬昔時
樗里墓武庫起重樓榭飲夏仲御貢藥韓伯休相邀極
歡娛便橋城東頭橋下雙黃鸝鼓翼若雲浮輕舉杳難
卽曠然小齊州

張仁熙一首

仁熙字長人湖廣廣濟人

居易縣張氏人隱居著書與
陳胡君信吳璣說開新州縣

居黃公皆司代進民有江漢關
張氏牛冬會詩余書年八十矣

感舊集卷六

七

佛井謠

浴佛井中百尺水出向縣門清若洗斷絕沈沈曉月空
輓轡聲裏官人起二月街頭喚賣絲公家鞭撻無閒時
佛井浴佛不俗俗明日公家更徵粟

朱嘉徵一首

嘉徵字岷左別號止谿園人浙江海寧人官

府推官

入棧湖清江河第一盤

青山意無盡白雲何年封客行亂雲氣起滅千萬峯清
江貫其裏溜水清溶溶東流還入渭勢下黃河衝征鳥
相背飛舉翻凌颺印緘怨託微波歷亂無春冬

雖留坡第二盤

行行不覺遠石路緣溪長車坂已九折猶與前山望荒
哉鳳鳴遊寶雞鳴陳舍光景動世民泰霸業以昌縹緲
空坡上一絕若流光我來春芳節山風吹雜香還復理
蕙帶飄然約我裳

渡斗河三渠第四盤

人生飄若寄久客更無賴旅食溪之雲食就卽渴漸涸
水屢漸棠三渠深以大瀑水慣侵衝久之與澗會懸溜
堪達石穿崖乃澎湃至人慎細微胸中無芥蒂縱之王
百川長懷而悅慨

鳳皇山第七盤

感舊集卷六

八

鳳皇山下路巖谷一何深下有千尺澗上有松相林林
中多鸚鵡因爲鸚鵡吟此鳥獨聰慧慮患凌高岑養子
巖石際危巢與雲侵飢啄松柏實渴飲天池陰何以嬰
罽羅能言擲一金寄語巢中侶刷羽馴素衿

廢邱歷陳倉山第九盤

山險至此夷秦民聿胥宇廢邱見舊屯陳倉殷積荷蜀
漢相倚角壯哉此門戶南山市夜郎東道連荆楚倚壑
鼎足雄益都稱天府今日詢遺趾十不存四五又復死
於冠子遺飽豺虎廢白貽阿誰先疇不復土直視千里
道行客淚如雨

沿黑龍江行馬鞍二十四嶺第十二盤

滿山多白雲縷縷出石上驅馬飲澤中澤水空蕩漾石
路初如掌屢進乃升降百岳勢益雄凌高氣奔放岳花
不一色水態紛萬象飛瀑拂屏星霞光臨綠仗危橋凌
兢行始識風濤壯世境此羊腸山川自遙曠

武關第十三盤

武關道益隘林壑生虛籟浮雲遊子情悠悠卷飛旆日
月如兩九卻行石壁外鎖鑰西南微勢與函關會天險
不可登地險自雄大百年成霸關大風起豐沛

馬道驛漢蕭相追韓侯信於此第十四盤

淮陰不得意撫劍一長嘯去楚不成功歸漢又不報豎
子笑英雄長途空浩浩明珠遺路傷按劍失光耀驂驥

感舊集卷六

元

走鹽車王良其施巧憐才獨蕭相國士真同調登壇振
義聲一軍皆驚躍目空萬人敵乃罷城南釣明主善用
才老馬夜知道

雞頭關第十五盤

雞頭天下險舉手開雲關崇山不可極積水無顏澗凭
高摘星漢盈盈衣帶開雞石爾何怒驚擊以宏觀垂翅
舉燕趙扼吭連魏韓羅驚與鷁馬不足厲朝餐秦關久
失險此石空盤桓

閬中

曾聞屈平子綬馬關風巔余行巴西道羣壑赴一川錦
屏出江面四水相銜緣嘉陵走千里遙映川上山左倚

文城翠右帶蟠龍偏佳氣鬱蔥發仙靈以萃焉欲招清
光來寓此遠遊篇

靈山坡

靈山一何峻不與羣峯齊羣峯狀突兀羅立勢崔巍
山高不極俯之常自卑我行及山半六月方棲棲僕夫
以況悴懷慨前致詞川北苦徭役石田少人治十家供
四馬丁男輸官差縣檄如羽下不得顧家私峻坂苦難
上起其鞭撻之

巨梁映

凌晨發崖口雲日相蕩汰倏忽千丈虹吞江與江會濤
怒詎肯降巨石自雄大鯢魚空暴腮飛龍轉狼狽達人

感舊集卷六

二

理輕械閒情弄湍瀨風波無定顏如在溪山外

觀瀑布

峽口碧氤氳灑落重霄紫壁立萬仞峯噴薄一何綺手
攀神農難岸滴堯時髓我欲凌危磴如墮復如倚丹楹
相銜緣一絕若飛矢雪花滿澄潭照我青玉几響寂終
灑然奈懷正如此

九龍灘

渝城日日雨雲亂無處所有似東西人乾坤同逆旅平
明肅嚴駕解纜及停午放舟清江曲灘聲聞如虎奔竿
泝九龍石立紛然怒雨歇江波澄髣髴蛟人宇淚盡日
南珠臨淵不得語

蓮峯三灘

三日下午淪江石勢如逐鹿峽水咽不流濟舟何刺蹙秋
雨未收潦金風一以肅客子思授衣號寒歌獨漉獨漉
不可歇水深而泥濁上灘復下灘世事如轉燭長吟續
短吟柱絕還成曲

龍門灘

瀟瀟發元江聲沸龍門首江光何激澗晴峯出其右崖
壁抹如黛騫虧結戶牖或黃或丹未紺綠亦時有了了
巖上松白雲相與久此是龍門灘巴峽鎖其口吐哉古
人言扁舟落吾手

羅廣子

感舊集卷六

五

羅廣復羅廣水勢懸數丈百人呼邪許輟鰣不可上吁
嗟吾百口寄命於虎掌物微幹亦豐藉茅理無爽推秦
起匹夫壞莒垂一紡勢或重泰山鴻毛亦可伸千金不
垂堂先民以爲保

松澗

永川風日好秋林吹雜香薄霧漲巖麓遙海同蒼茫日
上朝雲歸客子仍餘膽江南多春戲洛水映明妝愛而
不可見共此千尺光水國有佳人雲波橫洞房傾城一
巧笑善世爲樂方清風舉我腋凌波共期翔

折泗子

寧食九江水莫飲符陽泉共此一江水清濁以判焉漬

流蕩餘穢泉未抑何鮮二水合符流理淖無停淵水深
而土厚民食得所天津流一明秀文學如雲煙居然自
風俗往往稱吏賢旋艦折泗波永言著斯篇

田家雜詩

田父班草坐高話皇初事迂亦有微尚不爲繭絲計土
地得耕系豺虎息狂噬循良列上第流冗鮮淫滯三日
賦冬官什一輸井稅窮鄉長難豚乘輿備釣駟野外少
遺賢亭落若無吏

爰居駭鐘鼓山鹿思豐草人生蓋有道稱心故言好三
季事縱橫薄俗任機巧上勢列宰衙下董鄉三老放廢
詩書文傾身營一飽高者尚清談誤國亦匪小世事若

感舊集卷六

三

蟻蠹爬梳不可了多謝諸老翁推襟送懷抱

沙灘水

遊人西去蜀灘水復東流宦拙思江總辭家已白頭

淮南英王歌

淮南英布時俊雄棄楚歸漢花從風一朝天子盟帶礪
黠妾倚笑春閨中須臾韓彭盡菹醢主疑少妻顏色改
告密行復起蕭牆龍顏畏戰淮南強吁嗟強弱無常勢
上計不成出下計富貴浮雲與波逝

終南山

終南八百里一半夕陽宮久罷君王幸青來雨後峯

會 晚 十八首

晚初名傳燈宇庭開後更今名江西寧都舉人

侍郎二漁子有金石堂詩集有學集寶書卷序傳郎

傳郎字子真家見第當和號自負入武大縣庭開之時而家寒夕而
未歸江州一歲而與城中之官結繁繁入破奔赴交作于行墨之間吾
請之知見時人乃知此作也
馬耳日回易而不自生也

出塞過青銅峽

高原無樹影大壑走春聲候雁傳烽戍紛紛繞萬城

萬頃湖

客行天地澗落日復江湖蒲樹時高下林煙乍有無

諸峯隨雨沒片月照帆孤漸及漁潭宿菱花滿袖纔

揚子橋

三山風日好忽憶廣陵濤到此舟偏逆相看月漸高

感舊集卷六

七

歌喧浦淑戰血鏖城壕直覺姜才後明星偃大刀

壽邱

大江風獵獵小港水潺潺錢鏐一樽酒壽邱何代山

烟波臨雨濶花月及春還愁絕離人眼憑高望故關

晴川閣

大別排雲往楚山一望開亂流爭歲月孤嶼下樓臺

高浪沲潛出夕陽嶠家來湖南征戍苦幾處角聲哀

松檜峯送樊清溥孝子歸仰天池

辭詔希夷峽朝元漢武祠高霄割溷渭特地俯幽岐

人語米流出春山下遜君歸天池隱莫羨帝王師

二十八宿潭

玉井窺天出三峯下夕陽松梢流瀑布潭影落星光河

湧春關小溝分漢時長春泉迴不動對我一蒼茫

麻平寺逢友人楚至

空山留古寺下馬忽逢君蜀道無長殺征衣有校雲

湫邊鳴細雨谷口上斜曛客自滿湘至猿聲已慣聞

漢中寄懷唐采臣

頗怪殊方鎮故人偏寂寥邊隅無警急薄宦且逍遙

靈武軍難飽狼山馬易驕六州臺百尺俯仰自雲霄

亂後重相見窮途信累君猶憐江左淚化作隴西雲

牛酒喧沙磧羌戎富漢軍清秋吹笳聲昏晝共誰聞

喜入大孤

感舊集卷六

七

到此無天地湖山入望虛秋風失彭蠡雲氣自匡廬

飽聽三邊鴈歸收萬里書所親能劇飲吾弟有園蔬

經漢光武白水鄉

莽莽春陵起大風漢家聲鼓萬山雄誰從洛北收朱鮪

再向河西服寶融

宿馬嵬

濯錦明河萬里開上皇羽蓋自西來那堪此地青青冢

更待紅塵蜀道回

西湖燈夕夢得下二句續成

絕寒天空雁幾羣榆關南北渭河分秋風八月黑山動

吹落黃沙無數雲

得弟蝶信

京口三秋後新安二弟書他鄉貧至此故里信何如道
路風霜苦親朋戰伐疎春歸應不遠悲喜卻踟躕

馬當

早魁侵雷港奔濤激馬當江空秋氣早水宿火雲長島
嶼吹零雨乾坤走夕陽萬山迴棹入垂釣坐鳴榔

同僧登赤嶼

看碑尋赤嶼採菊到黃州雁氣回秋渚江聲向酒樓
兵戈雙淚眼吳楚一孤舟蕭瑟匡山客應隨慧遠遊

武昌南樓平古

炎風吹楚甸英盼到南樓大別猿啼斷長江血液流陂

感舊集卷六

塘遺劍匣甲第換公侯為問劍脫阿鑿落去幾秋

紀映鍾

映鍾字伯紫一字伯子號龍史自稱鍾山遺老

江南上元人移居儀真有真冷堂詩集

映鍾字伯紫一字伯子號龍史自稱鍾山遺老江南上元人移居儀真有真冷堂詩集

別家

離騷下把付東海春雨遶窗過石頭豈有英雄懷爵祿
若為仙佛自風流花開京口閒如夢淚灑文山總不收

底事天涯頭易白楊花空滿闌江樓

望中冷第一泉歌

百泉盡生巖石裏獨有中冷出江底洪波艤艤浩無涯
中露一泓清泚泚世人掉舟尋不得郭璞之墓微可識
嚴冬霜落金山高玉柱千尋透江直我從江岸望江心
美人不見江流深停雲悽悽日果果嶺猿助我生悲吟
歸飲輓轡山上水更聽松風淅淅雙耳首陽長往汨羅洗
天寒月落人誰是

悲歌行

鸞鵠罔知南有鵬竈龜素昧北海若天生形氣各自域
大小豈得相凌拓大夫有目營四海丈夫有胸出寥廓

感舊集卷六

千金弩折豈傷人百尺樓頭看山酌何來焦僂三尺強

妾窺琮璫梯宮牆函牛之鼎宗廟重擲以腐鼠人神傷

吁嘆小兒強解事不如守拙餐糠糲風塵茫茫道途遠

子去西陀我東阪君不見重耳困時過五鹿野人盛土

餽之意亦足

真州漁父歌

真州漁父艇十尺日日維舟汀草碧看盡江南一片山
往來只在蒹蘆間短布為衾蓆作枕臥對桃花萬株錦
笙歌響靜羅綺閒明月當頭舉杯飲漁父十年江上漁
江上漁人識面疎有時得魚還自放心同流水歸空虛

盡馬行

君不見夏并獻馬長丈一臂高九尺足亦七項內隱起
五寸急貫膺抵腹不受羈繼韓人立聖人撰策祀馬祖
馴之夕月清涼山嶺若天常臨人問賜名飛越峯圖形
同中凡馬見之悲鳴蹠跡無所容又不見漢皇歌太
乙既唐宗乘六馬乾坤再開創畫手只數曹將軍經營
慘澹難名狀此絹何人作二馬嘶風龍草昂昂者放浪
雖乘陂澤遊骨格翹雄氣瀟灑趙光輔王士元後來更
有宋王孫未識此馬誰氏筆線素脫落形神存若使當
御英雄人雷轟電駭奔天門即今壁上觀魁然勢欲動
請君早起拂塵埃恐有汗流夜漬黃金鞍

觀白石翁三丈畫卷歌

感舊集卷六

三

石田畫卷長三丈邱壑幽深氣塊莽大山未斷小山出
大溪淅淅小溪急山迴溪互密濛濛大松小松查枿橫
側交其中看過丈餘始曉朗孤亭似有人來往從此山
川又奇矣溪成變成蒼峭千流萬壑排空來龍欲鳥
道偏天開流視兩目不暇瞻當年落筆何奇哉人觀此
翁筆手妙在茲不知翁也未嘗設思坐一室忽然盤礴
神明開天地低昂萬形失吁嗟乎未登太華東南峯未
攬河海陟登封畫山即山水即水何時更得開心胸石
田翁落筆茫茫人不測不知翁也何所得畫成水石不
異人卻教舉世無人識

千秋行

君不見濟水多伏流密穿太行過充豫乃其出地勢莫
當百泉的突飛空注我觀英雄人剛果嘗不泄一朝大
故當前頭憤不顧身志何決李元禮陽道州其人與骨
俱朽矣爽爽生氣橫千秋

七月六日方爾止金山草堂對酒歌

天上雙星未渡河秦淮流水秋生波金山草堂最疎豁
短牆風到吹烟蘿我從江南徙江北相思不見中情多
今來喜得話時昔比鄰客亦開柳過詩部竹聲琅琅響寒
玉雲陰漠漠垂庭柯六街橋雨禁屠割君家生葉盈坡
陀小烹佐酒雜乾腊懷抱傾吐捐沈疴人生動即千里
隔江山況復連兵戈相逢縱飲意良足清涼不異棲蘿
阿牀頭鵲已交臥睥睨顏色何人配芙蓉花開塘水
淺醉來起舞同高歌城頭飛雨時一至安得大地呼滂
沱

雁門關

太原城北路直與雁門連秦月秋鳴鏑并入夜控弦地
國經百戰山勢鎖三邊西望銷兵久淒其弔吸泉

雙劍為張幼量作

寶劍太陰精神淵百淬成萬年宅后上雙氣薄揚拾自
得其人祇能令大塊平摩挲劇處女目攝走荊卿

高日

大木百餘尋老死橫壑壑不遇樵蘇人秋風自銷落

秦淮夏日詞

六月秦淮氣自涼
八窗散受午風長
楸杆書靜無人語
堂背翠恩綠樹光

剩水殘山樂事多少年
能唱後庭歌
搗箏撥阮嘈嘈起
月落城烏奈樂何

片雨過城細草薰江山如畫
烏空閒誰家樓上穿鍼坐
一片秋雲似舞裝

遊下邳留侯

汧渭房精氣已關
其人年少出蕭牆
橋邊仙使英風動
天下安危局外觀
龍種寸絲懸維母
狼秦百二藉猴冠
封留辟穀尋常混
只了胷中五世韓

感舊集卷六

元

寄紫溪翁

岸草濛濛碧客心愁未終
春歸荒陌水麥秀打船風野
廟悲無主人烟日不同
故園櫻筍節知子念飄蓬

渡黃河

黃河接東海道路遠且長
白楊風蕭蕭吹彼落日荒
城虛寂中四顧徒皇皇
病馬嘶寒烟老鳥立平岡中茂
勣于役筋力匪故常
嗚呼無匹倚窮途多盡傷
魚鹽藏聖士敗績亦侯王
英作皆瓦注感此悲浪浪

觀音門采香草作

石頭形勢重南都
金粉樓臺列畫圖
古柏六朝神雨度
夕陽三月女簫孤
貴妃學士閒吟暮
天子詩人壓顧厨

絕代風流飄落盡
時香行殿冷蘼蕪

憶林董自至

修竹籬邊到雨絲
無錢買醉且茶酣
卻思六七年前事
玉版曾同祖老參

悲吟

賣春雒陽市不逢嵩山客
蒼蒼山下雲日暮松楸碧
我憐王景畧甘為荷
堅畫英雄悲不遇
既遇良可惜

學國歌

我為東湖樵子學南山
圓相逢大道傍
雪涕問勞苦我
逢冬青樹再拜不敢芥
子有東陵瓜屢漬深秋雨生事
尚飢寒吟詩坐蒿堵

感舊集卷六

三

答元白惠兔脂

梅花如雪下荒厨
賀監高懷念老夫
何日短衣隨李廣
空山一矢斃於菟

寄匡山道者

自占東南第一峯
秋燈隔水白雲封
謝公心雜陶公醉
瀑布聲邊臥次宗

顧孟游一首

孟游字與洽江南江寧貢生河南副使璵之曾
孫當選官棄去
今世說孟游性疏介任俠死後與前田宋比
至嘉禾後至海鹽與父之役石長桑南州縣武
子五古文早天孟游刻之行世止于子司直好結客遊秦漢阮籍者
孟游舍餘理吏費考功能官實更分宅與居校承襲氏學修成詩卷之
其家供父求利之行世又周旋郡縣公卿幾殊及利公固寂其地在
雖休存之其高致類如此有學集與與治道采題訓子初與與治見

其感佩序序年並難晚年登第於其子孫亦無不以此為
愚山紀其去又屬其友方爾止歸而放失舊夢手自排策刻而傳之
治傳為詩九原猶有生氣存與之詩所以有與治也 愚山集頗與
文詞者行世其間自其所至繁索皆無不備其自題之晚年閒
寫以易其志者或亦時時有之猶為詩行大書其家如平時

夜投祖堂助公房

向晦止行邁回策投香林登嶺絕樵訊蔽榛開梵音徑
窮及荆戶剝啄驚棲禽老僧具主客入夜披虛襟悲哉
山中侶一出各飛流而我復何事十年迷此尋空山澹
無言來者成古今

杜濬 二十首

濬字于卓號茶邨初名詔先潮廣黃岡人明副
榜貢生有變雅堂集 濬字于卓號茶邨初名詔先潮廣黃岡人明副
榜貢生有變雅堂集 濬字于卓號茶邨初名詔先潮廣黃岡人明副

感舊集卷六

為之清言竟日已七夕余北上京師諸人相于相習寺即席賦五言
不復有句云記述人日寄遠我吟窮緒語此也又于皇承其于雲云
亦為數年之以此為二十首記述人日又亦為數年之以此為二十首
按茶邨集周樹園諸名士觀燈於泰源樓出會金蓮席上為賦
幾吹向茶邨起獲之口雖以如我實也其吟席賦筆直書立成六歌
一百七十四句一處為之傾倒晚年貧甚其供茶湯湯開客先食後陳
茶邨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
所有各於其市借其茶邨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
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集外

感遇

吾求古賢意冥如隔羅縠送還得譬喻坐覺意言足莊
周喻解牛騶駟喻治玉各乘天機我不遺人事辱世閒
肉食兒可以喻食肉值書以面看豈分中與角
桃李著處栽蘭蘭日黃所以楚中橋遂為天下聞在
遠既難訪越鄉竟無鄰常恐化為枳枝葉非我其

夏夜聽公允彈洞庭秋思

楚國有君山君山在湖東西風凋山葉葉下洞庭水落
葉還在湖詎若遠游子十年離故鄉悲從朱絲起

贈黃甫及

杜陵寂寞將欲死劉郎贈我淮南子淮南為人卓且異
磊落不染半點塵讀書一目數行下說劍凜凜如有神
雲霄不垂韓信釣徐泗正與黃公鄰橋邊墮履臭味合
臺上落帽風致親如此之人恨不相逢早吳宮未埋幽
徑草京都繁華未銷歇健兒身手各未老於今萬事皆
可為

感舊集卷六

雨後集舍憲堂言別

桐栢交陰徧蕭然雨後秋過從舍別緒一一笑隔時流古
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十年對知己今日更淹留

寄胡孝緒太史

野客天涯抱却窮卻曉蘇閣憶名公詩成晉代衣冠後
別在秦淮蕭鼓中想見雪兒秋折柳莫辭春酒學郭荷
劉郎到日應相問虎氣龍身注草蟲

夢潛舟中偶成

一雨連三月開帆趁晚晴春風吹岸草未連石頭城

蘇子瞻

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嵋幼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

問君談水東之勝

魚愛深池鳥愛叢君談句句合幽蹤憑將骨與青山誓
老號詩人杜水東

元夕江樓看月

星火夢瓜洲燈時得勝游難逢今夕月復此大江流碧
浸三山影煙含萬古愁夜深誰擊楫吾道在漁舟

聽軫石琴

江雲飛不盡流水上空堂寂歷人誰在殿殿曲自長哀
猿吟雪嶺匹馬弔沙場此意吾能識憑君鼓數行

真州雨泊因傷亡友金沙于子秬

江路逢秋雨客衣增暮寒真州山不斷瓜渚酒猶殘歸
虞書卷之六

鴈寧辭濕蘆花覺自乾故人今宿草回首憶交歡

冬夜宣城梅村司過訪留宿寓齋

北風今夜急吹月已成霜愛月嫌風色開梅因草堂故
人宛陵秀撲撲相將經歲幾同夢寧知更滿長

道中見樓霞

日暮花行月下春茅君胸襟幾株松心知不及中峯宿
今夜自開門外鐘

仍啟

大嶺城多葉盡飄飄嚴霜猶自見前朝黑頭江令殘碑在
不記君王舊姓蕭

同前民望月峯頭

竟日襟懷實不稀邀君重上坐相依無因卻說茫茫恨
月色鐘聲共翠微

砌邊

紅蕖無風猶著樹青松好日自生煙鐘聲出塢清如水
早有幽人立砌邊

白鹿泉

萬壑枯時獨此泉支筇能不受涓涓夜深一絳流孤月
落石穿林去杳然

夕陽

憑高恰遇夕陽還盡見山前山後山身在山中能幾日
轉瞬飛鳥向人間

清明客爪諸作

又值清明節春晴只苦風鄉關惟我遠野哭與誰同亂
世縱使江江共馬難離多少淚半落酒杯中

送王阮亭北上

淮水揚洪波亦有江棠舟借問將焉之北行到揚州秋
風何習習我西河沈沈曉後舟中人於我交綢繆方當

來作理余適遊那溝官亦忍乞來自笑余何求千請誠
則拙談藝固其使感君道野性飲啄勤相同送酒必絕

品排食必精饒勝境必我招佳句必我投煥時貽我舊
寒時貽我來記逢人目雪造我吟窮愁豈獨棄簿領居

然忘貴游人生意氣合豈在千金酬揮手送君去此義

今悠悠

成書集卷六

成書集卷六全

感舊集卷七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余懷二十一首

懷宇澹心別號髮持老人福建莆田人有味外

軒豪漁洋詩品余澹心居建寧全盛時不似別有豪氣

子純余余計云一我余亦本宋法號為余澹心南渡後復居南渡後復居南中微服遊曲盡如少復物物皆言有石于同頭

褚河南書枯樹賦歌為孝升作

涼颺殿殿山鳥呼丹青滿堂招酒徒烟黃露白木葉下

芙蓉畫泣三千珠王人好客思芳草金銓王案供潦倒

湖海風塵濁酒杯江南楊柳新亭道昨夜楓林叫鳳凰

感舊集卷一

朱簾宛轉明月光庭梧欲作清湘雨岩桂先催建業霜

林頭鮫胎瀉淚水寸絲尺縷雲霞起就中一卷索題詩

六朝詞賦初唐守平生蕭瑟放子山婆娑枯樹動江關

君猶如此嘆何及繁絲急管天應泣臨池者誰惜潭洲

諸無瘦健援老澱銀鉤鐵畫更嫵媚行間自帶英雄氣

當時鐵炭八法工文章濟貴君臣同豈知北晨亂天紀

詩人向來烟從好書此賦十本餘漢南搖落增歎歎

古人云領今人得客嘯非臥忘頭白今宵沈醉太常齋

曉發空輻皆奇才嗟余坎壈填溝壑十年夢到屏風都

又欲夜半風雨來樓倚江潭淚雙落

偶成

風雨十年夢乾坤一病身已知隨燕雀莫問畫麒麟太
白非因渴陽鳥不照春桃源空有路無復避秦人

長于秋興

夕嶂偏增翠殘陽遠送行砧聲隨落葉如吹滿歸城野
水今年濶鄰難昨夜鳴躊躇征戰地重見古人情

和陽炯伯見贈

種瓜何地是青門愁見濛濛八表昏芳草故都春閉戶
落花寒食夜開樽荒雞鳴處誰能舞舊燕來時我尚存
雨後不知山徑滑遲君雙屐印苔痕

謝公墩

高臥東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符堅至今墩下蕭蕭雨

感舊集卷一

猶唱當時奈何許

孫楚酒樓

江南城西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醉

千年不見紫髯公

二十四航

古來蕭蕭日暮雲古航愁殺大將軍錢鳳何人敢不飲

二十四航

朱雀航

紅蕖曾挂大航西日暮蕭蕭疎鳥啼野火開雲空滿地

橋邊風雨夜淒淒

雨花臺

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亭一綫長江三里寺
千年鶴唳九秋螢

勞勞亭

蔓草離離朝送客驪駒愁唱新亭陌夜深苦竹啼鷓鴣
空簾獨宿頭皆白

帝王廟

帝王將相一杯酒落葉啼烏霜滿檐祠廟英靈今在否
鷓鴣飛去月纖纖

陳三品石

陳宮花午夕陽開三品官從輦道來一自韓擒兵入後
至今白石生蒼苔

夜泛胥江

三

月色照吳縣盈盈江上花寒雲送歸雁連浦動樓鴉暮
笛長吹客奈帆早別家不知芳草路來往是天涯

返樵山陰道上

昨夜何亭笛聞吹向夕陽殘花隨片雨舊樹老千霜世
亂年來興廢空只望鄉酒如空載月拂袖過滄浪

登臥龍山

薄暮登山草寒州帶雨痕竹梢三里寺桑葉幾家邨遠
浪接江島長蕪入縣門舊時王謝宅今日只啼猿

高樓對雨愴然有思

建業千尊碧不知春復秋平生惟獨往茲夕喜同游天

地心歸處古今人倚樓名山支手板百尺聽江流

吉山夜宿

殘雪積巖阜暮鐘來寺門犬吠白雲徑馬嘶黃葉邨山
尊聊可醉旅夢不知喧前路崎嶇甚寒流落屐痕

遊遊詩

衡嶽閒游遇懶殘至今煨芋東曾餐山人何事輕衣紫
笑絕桐江一釣竿

紛紛花柳映沙隄豈有千金購馬蹄痛哭江陵張相國
孤墳猶在洞庭西

一杯江水謝東山賭墅蕭蕭渾是閒莫怪老僧頻捉鼻
也曾譁笑到人閒

感舊集卷一

四

雨中集飲周忠令公家恭與如須懷舊作

雲旗一片遠西臺鐵笛橫吹第幾回茂苑花開堪過日
寒山鐘斷好銜香離心視蠟燭收老淚衝河嶺八哀
散望美人臨北渚自騎天馬渡江來

贈曹秋嶽

野田漠漠楊花飛老我孤雲無所依漂麥自傷為學苦

一飯一瓢可憐子腰纏已紅胡不歸

自松陵至楊李舟中雜詠

一河春水漲桃花小艇隨風日木斜蝴蝶紛紛滿芳草
獨憐遊子不歸家

和阮亭治春詩

銀柱琵琶鐵笛仙茂林修竹聚草賢
幡飛鳳子東風軟
泮水西流二十年

方文

文字爾止號金山江南相城市衣戶部郎中大

鉉之子有金山集西江遊草

大杜可美文自樂天皆高而記能接丁酉是具詩云余為題龍溪
山不免也應條耳一歲絕倒 今昔餘話金山有詩云為水老口多
草明日重遊是年亦未佳句 池是偶談亡友方爾止清澗有天
見人摘詩者雖為寶味其人亦不無佳句然其來青不稱其美而
覆其其余以此重之 明詩錄云爾止詩清澗有天
不勝其美而覆其其余以此重之 明詩錄云爾止詩清澗有天
之者此詩語爾止則作可美詩句頗為神清澗然如諸詩皆成
極其難得少許和來 金山集西江遊草

感舊集卷七

五

昔過味南皮十乘懷舊麗京楊震

廬陵自古溪山好尚有荷花冷暖殊爭似錢塘陳與陸

其長

題歸人

君之石城來曾過青溪否我家傍青溪門前數株柳

題半山道人書扇

一若雲裳繞鴉鵲猶餘破研習雖捐江山本是無情物

寓劉元發亦可詩

題酒家壁

問我來何數非爾飲興豪風塵燕市裏或恐有荆高
胡介

介字彥遠浙江錢塘布衣有旅堂詩集

本會贊而美與女昔能詩順治中遊京師遇人知潘云
是國學為元祐諸公一雅時與謝諸公游見其
後者幾有投我者被散入都詩四首海外黃真其有謝諸公
詩時身處也宋謝文淵賦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橋馬度重來終手不明殿記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不許若來終手不明殿記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氣已為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在江干千頃中老驥猶傳空冀風春鴻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禾志關心打散管我亦吹簫向無事從今敢自惜謝諸公謝諸公
無此來風方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初秋春深處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前紅字少若重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謝諸公
年重到六橋西

送顧庶其南還并訊茂倫諸子

感舊集卷七

六

離堂尊酒報難平久客何堪送客行落日自傷遊子意

殘紅猶有故鄉情帆轉楚國羣鳥晚橋仙笑天一雁晴

歸賦江城感君子幾人馬雪憶劉生

康山謁忠臣廟

康山無恙太湖濱廟貌忠臣血食新官渡夜濤驚隔代

共松古殿暗經春支離天地常為客慘澹風雲各有人

題靈節祠

進德門北臥龍遙建溪開藩十萬師齊集一聲齊捲甲

大家回首露筋祠

感懷詩

庭鶴不自得步影心悠悠本是雲霄姿馴人耳目求餉
我一提粟令我失滄洲飲酬發清嘯寄聲謝同儕清苦
有餘樂行矣毋自憊

人生如夢景況與憂患居曉月耿天上夕陽流前除初
聞蕙蘭香當門行欲鋤早歲跡志節顧盼已無餘何當
向塵坐塊若枯池魚仰面語日月為我立脚謝龍飛易
為調共卜鮮遊條不然高鴻冥凌風避太虛安得效段
馬結東在郊間

時雞警當曙老馬識路岐蟋蟀候十月自來親牀帷夜
聞蟋蟀鳴小物亦知時如何青雲器獨坐理亂絲戶外
賊橫陳抱書向經師子陽井底蛙邊幅以自持鹿門識

尺書去卷六

七

時落牀下休向安班世衰儒雅起獨為徐之好女在中
則好馬在郊間

時落馬下姑本君寵不終解佩縮君帶為君成淺意君
子榮心德心如春融融最落降于桑鳴為東風風融融
以融融最落清宮所以大人心中能蛇遊其中我懷蘭
相如後有陳仲弓寒窗千載上使仰瞻微躬
早歲抱壯心賦詞守微節蕭蕭蕭蕭中孤居晤明哲古
人愛獨行豈復留車轍讀書常等身微言或幾絕始知
名姓書不為英雄設五經表有人對之解鬱結懷中一
刺橫三年成漫滅
家有昆吾劍其氣如生璋沈淪古獄久川清益奇光風

兩甫空壁月中飛青霜乃知古名器皆有神明藏如何
萬古心初視為文章破劍作耕刀鐵存而劍亡
大道喪千載昔人所同悲蒙蒙輪鞅塵新陳代相推峨
峨為劍佩輝輝摘華辭鳴鐘擊雙鼓意氣傾一時如彼
遠行客日日行路歧榮名汨民秉鑒畧於等夷假寐昏
且中冥然已無知何必臨化選端端難自持

賢 七首

賢字半千別號紫丈人江南上元布衣有草香

堂集

愚山蘇東坡字子瞻賢人雖詩老自創然其詩不可不
按半千工書愛做梅花道人筆意常自為小照作梅香子知
款題名所居為梅香樓詩詞用字小印二於楹東而不署名

扁舟

尺書去卷六

八

扁舟當時發沙岸杳然空人語聲別外難為海色中短
衣曾去國白首尚飄蓬不識荆軻傳義為一劍雄

江上夜歸

身老愁為客迢迢近舊京扁舟無處宿中夜起潮行月
落草堂寺鳥啼石首城酒醒殘夢斷四顧不勝情
久不得韓昌消息

胡介再過邗上

相逢知不易一拜淚潸然此地又春草吾生俱暮年囊
空出詩卷厨冷動炊烟寺僧今誰在尊前各自憐

訪王賜于清涼寺

舊君傷寂寞隨雨過青山古寺有誰到幽扉正未開烟
平潑林樾風止辨潑潑虛閣閣鐘罷高僧相對閒

冬日棲霞寺中作

山中常宴起偶被老僧催下去送溪叟獨歸尋釣臺鳥
飛林雪散鹿飲澗水開深省聞鐘罷高天盡切灰

鶯聲

我愛鶯聲好能語隱者情水邊啼忽斷飛上越王城

王猷定

猷定字于一別號軫石子江西南昌貢生太僕卿止敬之子有四照堂集今世說于一遭亂居豫陵窮愁著書力追大雅海內能文之士

原齋集卷一

命嚴祖之客死而謝為數夫大業用謝其遺愛行世明詩餘
以詩為文詞自負對客斷斷不為第一事杜原其未未聽
之其心為其有第其故古之
其其其行其格法亦自通神

北固

大江東北望半壁下孤城古寺風烟積春濤日月生人
稀同石靜帆遠覺湖平五夜招提夢三山空外行

清明夕仙招同方朔于皇遊狼山

清明天氣佳集仙狼山遊數里見峯我山達心已周須
史臨絕壁十丈峭且幽巨靈何代斧積鐵無寸柔懸溜
滴蒼崖栖鶴聲寂寂絕頂肆遐矚乾坤共綢繆海水流
下天天盡水不休遠望三吳影一抹青黛浮臨風發長
嘯軍劒如孤舟

軍山看月

日見海天低夜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作雨孤
月下海中清光散諸嶼闌盡山中入月明自終古

韓昌

田宇石拼直隸宛平人有天樵子集田宇石詩集
死三朝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下五言詩明詩餘詩話云田宇石詩集宛平人
身天樵子詩集田宇石詩集宛平人
精于也力得清隱頗足名家

望天台

望裏天台近羣峯秀幾重迴看青嶂斷忽有白雲封絕
壁垂樵徑春泥陷虎踪石橋今夜月應為照長松

春夜不寐作

感舊集卷七

又是鶯花候東風幾日晴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燈
在渾無寐鐘殘忽自驚空窗殊未曉角角早雞鳴

雨中送春

綠草疎籬映水濱清溪寂寂四無鄰一魚細雨仍飛燕
幾日殘花又送春多病翻愁今夜酒傷心如別故鄉人
明年客跡知何在早向天涯慰苦辛

夜

出門寒緜緜向聞清宵白雲多在天歸人已絕四鄰靜
老樹葉墮風淒淒門前即是寒溪路坦步徐吟過古渡
長橋立久人不知明月相隨自來去

費密

并跡若沽內常瀆一飯恩鐵椎報公子寶映贈商人抗
手自茲別悲歌西入秦可詢王景畧捫虱向誰論

江夜

復載歸人夢烟波異縣行老禽為蚌蛤野鴨護鴛鴦且
自從容去無妨淺淡裝相思在何處幽鬱意偏長

識舟亭

漁舫夾岸浪花腥烟樹霏微草自青春去何人記踪跡
故衣重到識舟亭

涇縣雜詩

故人無禽慶五嶽何時行共道點山好能娛隱者情權
歌起清夜野服過秋城卻慮逢邨女猶存賣藥名

感舊集卷一

七

異境絕塵俗從容到寂寥市人羣鹿豕邨路出烟霄溪
水胡麻飯寒蘩細藥苗隔林聞好鳥乘興石欄橋

浮溪

日暮入邨落松杉客坐新雞豚散在野兒女聚觀人禮
樂餘三代藤花隔四鄰家山獨峰火流蕩至今貧

訪車口

七日五縣路三百六十灘山深無人至好鳥相懸露松
樹大十圍霜葉如渥丹其中有隱者抱朴髣毛斑

客

負釜出巴蜀暮餐頰賦狙那能隨北雁長自客南徐春
事賈人早幽棲僻好愚閒來掃落葉席地坐開書

平居

故園不可到春風吹閉門雲移峯頂寺花落雨中邨事
簡人過少山深褐自尊無書傳弟子研鑿任乾坤

翟邨

二客乘秋艇翩然過古邨不緣喪家久勝地足銷魂水
族甘魚蟹山居長子孫此中忘貴賤來往翟公門

更欲求佳處何能勝此山田園當盡裏婚嫁遠人間灌
口崇千疊彭門水一灣江南無屋住吾意亦須還

徐振芳

振芳字大拙山東樂安縣學生有雪鴻楚評淮

海諸豪

感舊集卷一

七

宮詞

夜夜空庭望女牛綺窗人靜數螢流羊車又過宮門去
斜月疎桐一院秋

顏伯珣

伯珣字季相山東曲阜人河間府知府允紹子

復聖六十六世孫恩貢生官壽州州同有祇

芳園集

按河間公廟碑云先生由六歲起便習有年從魏中負之而出以
歸於其家其家自是日修德而後之利余嘗書於其廟其碑文云
先生為文自少時便有奇氣其後益壯其氣益壯其文益壯其
其為文益壯其氣益壯其文益壯其氣益壯其文益壯其氣益壯其

贈琴客李子

西北有佳人顏色照東國魯門一鼓彈萬籟盡飲息乃

知能事豈有極道高空令世人惑山月冷冷秋水清能使無聲勝有聲真聲乃是無聲出陶亮獨垂千載名古來賢達惜不早看君意氣能潦倒不辭疎放就邱壑安知富貴紫懷抱寒天高鴻雁急憶昨促膝風雨入鳬山梧葉凋已半酒曲黃花放將及玉壺青絲故須挈去不辭今來不揖君不見龍潭東當白粟灘輕舟簸蕩窟穴寒夜久燈前大魚出請試百曲爲哀彈

感懷

春遊忽欲暮歸騎已蕭然煙嶼猶啼鳥花溪不放船離筵歌舞地別淚豔陽天未可聞吳詠相思落雁邊

獨居懷吳六益

感舊集卷七

五

茅屋連清曉相思意甚長冬林明霽景山竹裂寒塘薄俗才偏忌高名老善藏無由論舊好愁思過滄浪

有歎

世事悲三載風塵晦一隅全身非禮樂避地祇江湖野曠騷騷病城寒鳥雀呼故人且得旅莫向舊家燈

早秋

高館秋風落孤城有所思衣裳寒水外心緒暮雲時石臨澗聲急關深雁度遲桂巖一茅屋幽獨與誰期

十六夜對月

稍晚層崖遠還高絕岸樓楓林疑湛湛谷鳥動啾啾輪拂清砧緩輝添夜露桐茅堂而籬薛坐對玉繩流

顏光敏

十七

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伯珣胞姪康熙丁未進

士官考功郎中有樂園集

源作詩話題修來書法擅一時可謂亦有功如清溪關身騎鹿

背上有詩云波江天際揚帆一鳥輕云云長于寸內都浮屠出此雲云 修來字謙謙號藻志君長身瘦削眉目清朗如畫時人立朝遇政事無不阿有一妻未嘗自於也年四十七卒 修來子繼志如雲而地處清高皆養志高士出入于工部署之閒性喜讀書者余既見之全氏矣由今觀之其有獨于後無疑也

江南詞

江南春色遠遠見大江流江流無停意春色安可留沙棠之舟泛城郭舟上紛紛雜花落不見其人空渺然日

感舊集卷七

六

暮芳洲辜杜若

易水歌

易水寒流幾千載沙礫滿前風物改波濤零亂修明滅中有英雄舊時血六國流離徒紛紛二百餘年有此君屠狗賣酒豈殊衆高義先死樊將軍蕭蕭白浪秋風起白衣相送秋風裏變徵繁音不可聞離人按劍髮上指路車射聲辟萬人鳴鐘鼙戰羅九賓匕首一出無人色向河傾動咸陽塵不爾元君亦因魯大轍螳螂爭敢怒燕太子真可人甘心委肉當餓虎君不見漸離燼目終伏質子房報韓竟奔逸生死一酬國士恩智勇何須論得失榆次客卿生大言浪得千年名僂僂老死安

足道我欲叱之謝慶卿

春日山中

杳冥何所極路盡一峯開
滄海溶溶時羣山來來來
祠前明寶氣初外俯沈灰
惆悵書門迹鳴鑾遂不迴
絕巖餘亭古羣遊引興新
蜂聲山向午日氣水浮春
坐愛舊微發行憐翡翠馴
淮南招隱未芳草憶何人

次衡河

莽莽衡河濱孤城對古津
風沙連塞地鞍馬去鄉人
日落帆前樹烟舍廟口春
客心從此異忍見柳條新

漫興

野曠渾連水人閒屢出遊
暗蟲鳴夕露涼蛤上沙洲池

感舊集卷七

七

靜蓮房落圓深梯葉秋兒童不相問爭弄倚灘舟

雪

四更雨聲絕莽莽散平湖
物色返虛照連山看漸無
邛墟孤戍火浦激守橋鳥不
見戴安道遙憐清夜徂

過石門癯道人故莊

重來如昨日相望在山椒
倦馬投門巷春風長藥苗
市門有淚海信孤帆舊侍雙
童在固人作牧樵

金陵紀行

芊綿春草色寒食滿天涯
亂水鳴孤旅高城落片鴉
輝輝波動日暮暮相交花笑
逐東方騎黃冠任自斜

金陵紀行

大柘山南行且涉朝嵐未散炊烟接遊人不來春草長
桑下黃鸝嬌燕妾

身騎龍背上青霄路盡峯迴出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
風聲直送大江潮

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鼇已散扶桑島
卻怪神山兩岸行

春江薄熱水聞腥北渚商羊舞不停明日柳綿須打落
高樓靜對萬山青

棟樹馨香覆稻畦日斜人散子規啼春風解盡簷簷簾
重到長干路轉迷

南郭浮屠高出霞下窺黃屋如金砂四十門中響空籟

感舊集卷七

七

吾將獨步青蓮花

桃花水漲江魚肥漁子維舟趁釣磯得錢沽酒旬日醉
不知雙漿生苔衣

牛首棲霞擁百層鄉書每訊幾時登曾探華嶽天池水
不用仙人萬歲藤

邱石常一首

石常字子康號海石山東諸城人官高要知縣

安東中書省郎中石常字子康號海石山東諸城人官高要知縣

谷丁野鶴

傳來消息未堪論誓老名山不出門只當我今行腳去

水雲興盡即歸邨

陸叢桂

叢桂字冲默山東東平人官吉安府推官有菴

窗通夢南行等集

國雅集詩集子理學文學皆有深詣其詩乃其精粹其詩可以知其學其人之家亦亦然矣然其詩而進於道貌山稱其明同院則宗之進而不主于效其詩有焉

馬上口占

夕陽未泰晚秋風霜氣幾深葉已紅無數溪流沫夜雨
青山一路馬鞭中

吳興別友人

歲華行欲盡離亭霽將夕寸心歧路間日落南溟客

夜半聞鄰人澆酒

歲舊集卷七

七

隔戶聞春雨誰家澆酒聲耳邊牆上過心想應頭清兒
女槽閒守真珠滴到明朝來尋紀叟準擬杖頭輕

下清源遇寒食

孤情日日夢烟霞別有閒心倘若耶二月折殘河上柳
一春開遍雨中花黃鸝箇箇催行樂杜宇聲聲喚到家
剛近吾盧寒食近莫教啼鳥怨天涯

今朝足百五故壘但相望羅綺騎寒食鶯花怨夕陽東
風猶昨日春色是他鄉無限桃花水安能載恨長

歸里答友人問

身自勞勞心自閑往來只似看西山行藏此日君休問
又住一年松竹閒

蘆花被

老人生長梁山泊不解詩書不辨耕漁窺出煙朝飯熟
蘆花緝被舉家清纖東楚楚駱羅綺睡去悠悠入化城
值得詩成脫手去溪邊重頓葦蒲聲

送半山和尚歸敬亭

秋氣如何也不閑道人心在雨溪間懸知衆鳥孤雲外
一點青茅是半山

周聲

聲字子微江南太倉人有東岡集

梅邨集太倉子詩序集太倉子

王公而後魏道漸微吾輩出相率通經學古為高或不屑屑于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詩為詩問海內十子為周聲子微王松端士其九日黃與堅表王洪興公王吳惟夏王什律氏王曜升次谷顧諸伊人王鑑紅友自子微以下皆與聲開西吟諸子上下其可否而士微

歲舊集卷七

七

詠海獅次韻

清明紅釀色嫣然買向漁莊趁小鮮半寸雪花圖饌甲
幾時若肉透螺鈿曉浮沙堰蠅盡外夜落春潮蚬市邊
倘與何郎門下議不教焚蛤獨流涎

寄顧偉南

昔因山嶺棲蓬文采風流共所思花落江城家同恨
今因山水夢記知十年世事全萍梗四海交情半紫絲
寄語為傷新子弟參軍不復紫髯時

觀獵詞

別畧桃花積雪輕燒豬宴罷火分明華清暖水前頭浴

黃與堅 二首補遺一首

與堅宇庭表號忍菴江南太倉人順治己亥進

士舉博學鴻詞官贊黃有忍菴詩集

昌文二三月間記德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能好唐人詩其小
 子名曰十十四雖無志于書學然讀淵源以下書三年讀周未諸
 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有學集及荀子身性亦從行卷中得見宋諸
 家文集章句豈然如有充氣展卷各行字安分讀神感篇篇頓挫頓鏘
 錫爾律風清骨格在鶴殿危元祐之末間町町振筆謂後來不得不推
 此賢時又未之知也久之疑未辨確與富才力及老教華落荒荒理都
 事接解合我
 予日不虛矣

環素

綺疏料峭透寒霜
漸吐瀉池一線光
若是陽烏動毛羽

亂鴉爭起叫西廊

感舊集卷七

功

盤松遠。篋青茶。焚石鼎。有廢苑。埽楊柳。斷橋裏。龜
背。如臂井。轆轤荒。王宮滅。沒餘抔。土甯索。鍾沈付。夕陽
鳥。以言光。近暮。仁路人。指點客。徬徨。

4
 2
 12
 11
 3
 1
 11
 10
 3

後水澄清荒井圃因得大名怪道真王身不死

新
旭

旭字九日江南太倉人有秋水集

送寶知上人之江州

卜載相看不定身辭家重作渡江人白門柳色千條雨

皖口山形二月春虎去蕪天樵徑失鶴歸荒嶼講堂新
潯陽舊日經過地雙屐行隨客路塵

遊天界寺

法宇巍巍聳碧蹕珠宮寶剎故依然平分白下山川勝
暗憶金陵初建年名德到今傳幾輩藏經猶自護諸天
江山尺寸歸新主尚有穹碑記賜田

顧濬

潘字伊人江南太倉人有水鄉集

伊人居州之鳳凰山。其地。瑤人以峯。問其先君。離士長子毛。龜之。擊。稽。桓。傳。自。成。一。家。治。以。仁。德。感。應。先。生。也。今。嘗。乃。伊。人。十。其。里。茅。津。三。裡。街。門。所。販。販。陷。池。池。之。無。纖。纖。感。觀。生。至。後。園。見。泉。樹。石。不。則。口。此。吾。家。在。日。某。先。生。活。當。世。而。悲。焉。者。也。升。登。蓮。校。捕。架。如。新。韓。壁。題。題。漫。述。可。謂。意。者。士。可。謂。有。子。矣。有。舉。非。距。伊。人。近。詩。伊。人。居。居。前。先。慈。出。種。菴。子。之。門。以。為。詩。國。治。軌。精。清。麗。婉。約。名。章。秀。句。并。聯。吟。合。至。

感齋集卷七

卷之五

帶水湖南路故人來往橋暗蛩鳴雨急宿馬入煙微千
卷只芽唇一身何有衣深屋戎馬外知爾亦忘機

宣靈應白谷藏一兩公

交龍名在石，靈爲爐中解事迷。公一掬鉉聲殘照暮。
六場山色暮寒中，遠入暮木風塵老。舊國平蕪烟水空。
相送虎溪成久別，此來吟興復誰同。

王
撰
音

撰字端士號芝厓江南太倉人順治乙未進士

有芝廬集

居易錄給事中宋桂原林同年陳士元長子也為予幼
多古樸堂集太倉王式詩題序是原集如天女散花與香蘭片行
雲天賦舒卷自如如明雲錦結心曲芝廬之謂也
按原和字履庵原集成先大夫同年進士官蘇州大縣事題以
別先大夫珍之小子不戒為有心人竊去晚乃別將小稿亦微黃
大瘳焉東窗盡入古人之室者故交為說
徐雲龍先生之責為本朝第一信不虛也

壬辰北歸居楓橋別業

歸來投別業雞犬一庭前雪重千門樹潮吞萬井烟
鴉夷寒食廟鰥萊夕陽船倚似管平路黃沙獵火天

讀山翁太師新蒲綠依韻東寄

江頭老父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
更無鸚鵡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上方
指示傷人盡沈涕講堂鐘鼓暮雲黃

王撰

撰字異公江南太倉人有三餘集今世編王異公古
今世編王異公古
今世編王異公古

夜宿山樓

重重烟靄望中收漁網參差古渡頭木葉凋時孤雁遠
月華高處一橋浮謝公屐冷山無恙白傅船空水自流
話盡淒涼十年淚秋風殘醉臥南樓

山行

山樓曉起雨初晴迤屐淙淙澗水聲喜得湖平波浪息
小船雙櫓出銅坑

朱克生

二十六首

克生字國根號秋崖江南寶應國學生有環溪

秋崖集

說秋崖集朱克生少時遇錢謙益收一者後數年言與
秋崖集朱克生少時遇錢謙益收一者後數年言與
秋崖集朱克生少時遇錢謙益收一者後數年言與
秋崖集朱克生少時遇錢謙益收一者後數年言與

遊長慶寺

地僻山僧少林深白晝昏螺江晴近郭鳥石翠當門竹
溜通厨遠沙禽浴水溫海南春事早布穀滿江邨

寄懷陳米壘

君不見吳山路隔錢塘水聞江復阻仙霞關手裁雙鯉
託尺素水窮山斷出復還憶昔草堂與子別淮南桂樹
明秋月今歲重看白露薄梧桐葉墜寒陽寒越王臺上

感舊集卷二

凌高盼經年不見沙場雁天涯遊子欲悲歡

武夷九曲歌十首和朱文公原韻

扁舟一葉過山靈三十六峯春雨晴曲曲溪迴忘路遠
停棹時發櫂歌聲

一曲津亭入畫船江天落月滿平川大王峯畔浮雲散
兩岸鐘聲出曉烟

二曲晴溪萬仞峯亭亭玉女若為容曉來妝鏡臺前見
露盤雲葉翠幾重

三曲靈巖暫繫船天開線自何年迷葉清淺無消息
架壑仙查更可憐

四曲藏峯月半巖千林露下碧氤氳乘潮載入仙琳去

無數浮鷗亂碧潭

五曲雲窩幾許深
烟橫蒼嶺失平林
一聲長嘯江天暮
明月澄潭鑑此心

六曲深巖路幾灣
白雲無意出松關
不聞鐵笛吹殘月
惟見蒼屏老鶴閒

七曲溪流上淺灘
天壺峯曉露中看
昨宵一雨水添尺
百道飛泉面面寒

八曲峯巒勢漸開
筍洲炸石浪千洄
山頭石鼓中宵奏
宴罷瑤池西母來

九曲長林望杳然
千邨桑柘倚寒川
避秦漫說桃源好
此地桃源別有天

鳳樓集卷七

延平竹枝

鎮日龍津風雨狂
千家樓閣水蒼茫
由來此地無寒暑
四月鄧州尚正黃

入市朝沽文筆笏
臨溪夜拾石鱖魚
僕郎有約桂花發
昨日新來蒼峽書

杜鵑啼罷鴈鵲鳴
將樂人家白苧成
門外不停江浙客
三閩嶺路斷人行

雲陽驛

女牆背水夜烏啼
賈客千帆宿夢溪
白露荒邨練塘路
秋風衰草建陵西
畫船津鼓吹寒角
塞雁江城翳羽旗
旅客懷人心獨苦
金鷺池上夕陽低

鶴柴

松風聲瑟瑟孤亭當落日
獨往看南山不知鶴飛出

青樓曲

二月二日江雨晴滿山
楚雀柳塘鳴誰家少婦樓頭笛
吹落梅花石首城

雨後渡江

斷雨出殘虹江明霽映空
林傾揚子月帆挂建康風水
落魚龍鰓沙晴雁鷺盡尊鱸無暇好身世羨漁翁

題澄心亭

誰知昭武暑值此林塘幽
暮雨生山郭人烟集成樓流
螢聚復散疎鷗沒遠浮不盡鄉關思重經堪憐秋

鳳樓集卷七

江行

江頭水漲沒沙隄十幅江帆落日低
細雨寒潮人不見
兩山叢竹鷓鴣啼

夏至

一月鄧州雨不休
客中夏至似深秋
烟沈樓閣龍山暝
水沒沙隄劍浦流
鴻雁那傳江北訊
鷓鴣偏動海南愁
荒城落日空洲遠
誰道扁舟可自由

雲蒙山絕頂

振衣凌絕巘倚石立霞表
勿啗羣峯低俯睨平疇窮看
際生煙嵐足底巢隸鳥歷歷
青齊路杳杳徐兗道遠與
岱宗連近望徂徠沙磧巖拱
帝關丹碧勝蓬島上方聞

鈴鐸下界割昏曉
霽色識滄溟水光接浩氣
履高風自雄近夕日微涉地遠禽聲絕
歲古碑文少堅米曲淵凝積雪陰崖皎
春盡無穠桃疑初見萌芽削壁直千尋
環崕自重繞身世等浮雲神仙隔縹緲危
難怯攀緣險阻懼傾倒居民畫山川方土
辨了了自有天地來幾人縱登眺惟傳孔
仲尼一視東魯小

題劉松年關山雪圖

古蹟一幅如秋水
縮就秦關幾千里蒼松老枯參差生
長峯峻嶺崔嵬起咫尺同雲布四野
飛飛朔雪乘空下渭川漁父尚橫舟
藍關過客猶驅馬我恨風塵困北燕
壯心悲殺錦鞍韉片時吹我太華頂
三峯翠色羅尊前

原齋集卷一

騎龍直欲上青天
碧雲笑拍洪崖肩誰爲畫者劉松年

梅花書屋

一月掩柴門
草深人徑滅不知花落盡戶外堆殘雪

西城宮詞

樂大新封五利侯
朝朝東望幸滄洲可憐芳草坤寧殿
不御龍車二十秋

陳 鈺 四首

鈺字其相號冰壑
江南寶應人有集園詩鈔

蘇志鈺與宋永原同字善陶經履初盛唐
人若老中天然近
謝陳出入中晚宋元銘詩成等三人者
皆陶詩論當時藝林

肅亭

聲從靜中生
風來鳴空谷幽人久不言長嘯振林木

柳陌

不生武昌門
不長瀟陵岸無人折長條只有風吹亂

古意

莫射天山雁
莫打湘江魚不惜魚與雁但惜信音疎

送友人歸江州

海陽南望天連水
大孤小孤黃葉稀一片歸帆秋正好
滿江烟雨鷺鷥飛

吳嘉紀 十首

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
江南泰州布衣有題軒

分甘錄嘉紀吳野人家泰州之志
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
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

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

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

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

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嘉紀自述其詩多自成一其友吳東江都述

自題陋軒

開門二十載
霜雪滿頭顏頰治亂從常世草草自老夫空
培苔半掩類壁樹全扶寥落無鄰舍乾坤此室孤

訪道關上人

上人年七十
寄跡古城隈花落客行少鐘殘門未開此
身能寂莫前日始歸來留我同臥坐斜陽在暮苔

元日

物物漸親類
部部皆向晨東風今日至老態一番新處
亂何妨賤賤吟敢厭貧柴門溪水外慚愧訪予人

送孫無言歸黃山

故鄉亂後尚留松久待山翁策短筇
殘畝薄田今有主
一間茅屋在何峯
藥苗不見幾年採
樵父多於落日逢
我欲巾車來問訊
只愁處處白雲封

南湖

野風吹樹樹可憐
遠邨近邨無人知
方倚偏局窮途客
薄暮又在南湖船
亂鳥逆潮下夕陽
細泉漸漲歸秋田
平生哀樂殊多事
醉聽山鐘鳴曉天

九月十五夜聞新鴈

亂水不喧風蕭然
新鴻今夕到溪前
遠連浪影冷穿露
各咽一聲秋滿天
月色中飛枯木葉
蘆花下泊釣人船

感舊集卷七

又逢此地少禾黍
旅夜栖栖應自憐

送吳仁趾歸句曲

幽居間在翠微間
歸去漁樵任利還
片役鳴榔揚子水
門前月出大茅山

寄吳介茲

黃鵠忘儔侶
江岸徘徊飛如何
同心人咫尺與我遠
舊宅遙秋草寒蟬鳴
落雁聞君遠歸來
兒女啼何哀
別處懷故交
題書問渴飢
刊拜聞素書
中情何依依
依依茶與夢
味苦情者佈

送周雪客遊新安

三秋尋老友
千里去新安
地主雲中候
天都馬上看
蓬

生黃帝龜鶴啖呂公灘
登眺須扶醉
深山瀑布寒

玉勾斜

莫歎仙鄉死
君王也不歸
年年野棠村
花片路傍飛

為吳爾世題浙江上人畫

漸公乘化去
墨蹟留人寰
展對清秋時
空堂來萬山
雲爭竄奇觀
者欲躋崇巖
際林遠近峯
頭深谷溪
雲路吳生處
位置于其間
我願持竿來
與君相往還

登康山

康公急友難
喪名無慍顏
風昔懷高踪
荒邱始躋攀
木葉下淮甸
冥鴻去不還
俯仰何所遇
但有江南山
想見浩歌時
清風庭戶閒

感舊集卷七

三

終歲羈人寰
登臨忽生趣
夕陽滌器飲
倒上城頭樹
同人接杯酒
言笑罕塵務
草根來蛟蝶
沙渚宿鸛鷺
鐘不還鄉羞
見東南路

康山宴集送王黃潛遊豫章

迢迢送遊子
兒童扶病身
登高花刺眼
勸酒淚霑巾
猿攸啼深夜
江湖正暮春
飄蓬今更遠
何日卻歸秦

野泊

野渡人歸盡
沙田鴈自呼
船停楓葉落
月沒客身孤
何處鳴刁斗
衰年在道途
但能免憂辱
飄泊敢長吁

汪楫二十九首

楫字舟次號悔齋
江南儀徵籍
休寧人由賴榆

教諭舉博學鴻詞授檢討歷官福建布政使有

悔齋集

也北齊文士人注都使職歸縣中山志若千志

六代以來作者升降之故而其初則意者唐屋為然其後則一應

常其心之亦不為同也

按此書之多少無如先生及吟龍山館上人全分常說二家因題

前書為信書後書其文餘云云

登燕子磯

突兀大江東登臨曲磴通怒濤理萬里老屋受長風水

落山根白霜濃樹頂紅分明雙羽翼終日看飄蓬

中秋夜施愚山先生招集龍山

邀月層巒上傾樽畫舫中水明全滅燭風過一推蓬獨

感舊集卷一

三

樹無棲鳥圓沙有釣翁夜闌休惜醉清興更誰同

西山紀遊六百字呈同遊施愚山少參高阮使同

學

西山踏西江嚴惟神仙宅竊冥三百里往往用游屐使

君發高興進將飽紅裙披烟香火更休沐許三夕倉皇

寒糧猶折束到通客維時丁未秋正近重陽節天氣忽

暖暖披裘雜歸路同訓得三人無慮喧與寂側聞兵燹

餘光剩尚踰百前期小難窮惜陰慎所適香城山前陰

翠巖名尤赫兩地騁風懷猶塗更探索前行須康莊漸

遠得局踣遊絲常習而瘦膝能從石絕巖恣盤紆細懷

巨靈聳逢樹競折枝危徑寶輦策路迴失鄉導草履尋

人跡瞬息苦少暇大水連瀾湧波濤滿空山平慎生恍

惚確屋結構牢造化及瑣屑忽憶窮樸人質春形役役

辛苦謀一飽觀此得無感茅茨時復近聲礪轉遡窅日

落山花殷猶餘數峯赤遠迤入靈境殿閣晃金碧老衲

髮垂領原委能具說伊昔典午開雲公此卓錫冠至驚

蒸烈焚香火化雉堞至今山中人大半是所活又云前山

隅舊是猛虎穴道士張道遜以杖逐此物其人已羽化

其處尚突兀晨起尋遺蹤排雲踏山脊巨崖落寒風飄

颯蕩精魄石筍垂丹梯古洞立積鐵冬氣周四時靈曜

不得烈拂壁瞻畫像低徊難述別暮經洪崖井曉巖正

飛雪只疑奔湍開仙馭同出沒潮流尋高源崇岬生蕩

感舊集卷一

三

激一石尤倔強臨水自挺拔虛聲通巖谷此輩趾同列

闌幽賴使君錫名補其闕恨無磨崖力排空立萬礪鐘

鳴翠巖寺倚杖盡覽踰劫來丁酉霞巖上傳丹訣僕夫

急長生賈勇待明發未見顏色好已忘筋力劣跣足盡

重前颺舉爭健鶴山果不知名披荆競相拔陟險凡幾

盤所進殊朴訥危坐無多言亦足勝煩熱偃蹇下山徑

亂雲相抵突霏霏出烟霧未雨道先滑蒼茫翠微裏何

從辨虹霓嗟余誤塵網縈縈見白髮丈夫不得志此身

等螻蟻神仙吾所慕憂來不可報山水且徇得勝遊賴

提挈兼筆陳此詩聊以誌歲月

同愚山阮懷登香城舊址

萬籟不終寂晨光復暉暉鐘聲斷殘夢理策登崔嵬出
林逢蛟蜃宛轉沾人衣蘼蕪泣輕露曉風徐徐吹山僧
指高原云是古剎基九樓十八殿鳴磬聲參差三十九
峯雲次第來無時天意存我欲嚮晚有轉移石隙出敗
瓦蒼黝流古輝覽此三歎息大化誠無私勿謂道傍葵
勿寶山中芝把酒但長吟歸去修茅茨

峽江逢陸沖默舟不得泊卻寄

雙槳凌風下急湍紆迴山勢正噴噴推蓬相望不相見
無數白雲秋水寒

荊樹行爲無可大師賦

青原荊樹入共傳舊是山僧赤藤杖安坐不復需扶持

感舊集卷一

三

倒插崩崖屹相向上圓七尺下逾瘦外紫中空得殊相
無端飛電搜蛟螭妍姸千年修凋喪行蟻爭盤錯節閒
飛鳥不宿枯枝上老幹抵死撐虛空腰無樵客徒惆悵
藥地老人卓錫來紛紛花雨隨風颺生威誰非造化力
轉移只覺神明王朽柯一夜發三楫蕭瑟空山忽異狀
孤根依舊拳丹崖榮條直欲凌青嶂槎枒老松一萬樹
咫尺風濤不敢壯相也江湖逃遁客經歲棲棲困塵埃
每過名山輒放歌得逢神物驚無恙鴈鵠嶺半數摩挲
黛色霜皮互激蕩安得誅茅結屋山之中徒倚風前聽
梵放

贈別澹公

出世緣多事生平竟若何批鱗真給諫托鉢是頭陀老
駭當風立冥鴻踏雪過總無虛歲月何川補蹉跎
高人多負癘公獨愛南能可惜烟霞主都爲粥飯僧無
家求大庇豈拂笑傳燈熟讀南華子鯨魚不化鵬
藥地初相見丹霞更許親此中藏二老吾道復何人尚
有魚山叟披緇東海濱近鄉渾未識天地久風塵

李九洪徐孝持入青原觀瀑布歌以送之

爾云青原尋瀑布改爲僕夫告其處釣臺之下清溪深
若行徑過此溪去奔湍時響空谷風叢篁欲沒飛鳥路
最折以後天逾小怪石老松互刺據我昔遊此天氣佳
猶憶看荷花樹葉如冬青榦如棟隱隱綠波藏白鷺

感舊集卷七

四

豈無牧豎尋斧斤半壑雲封不得渡激湍青嶂底
紫苔田田新裁蘭棹挂蛇行學不能攀理與飛泉過
濺珠激雪真爾爲海風江月何堪託一半懸空半注壁
龍首龍身骨全露老柏蒼藤位備荒出此枝作烟霧
左有一巖更奇兀嵌空石碣憑呵護砌上題名小三疊
藥地老人手親署衝沉虎跡何時乾白日照天渾欲暮
小兒復還青又蒼紀遊莫怖惡山句記取經過十九溪
爲我一溪留一賦

登青原山寺歸雲閣

虛亭挂迤薜蘿衣復有高樓坐翠微引水乍蟠三徑竹
看山忽出萬重圍下方風定虎行喘一寺鐘鳴鳥不飛

借問老僧何所事朝從雲去暮雲歸

曉入青原

田功既已畢家家催桔槔老農胡為爾冬至收魚苗天寒水氣靜微生耐喧囂及此託負販販皮等毫毛魚盡水亦涸番鍾流土膏匪獨深我池亦空春田饒語罷復顧笑此子非我曹

玉淵潭

盤盤萬夫石其下玉淵潭沸湯飛大筏勢若不可探側聞太古水及此多泓涵十日絕雨澤始露白石龍遊人冀一遇難若開優曇我來但嘆惜欲語常談渴蛟爭赴壑怒馬忽脫驟龕前一匹練直欲封烟嵐三峽與三

感舊集卷七

疊奇勝與足參

棲賢寺觀舍利歌寄石公

六合以外真渺茫舍利之說非荒唐小儒信耳不信目紛紛以辨訛與熱老松化石脂化珀世人見置諸尋常彼蒼生人異萬物情理不死應堅剛況乃佛氏學清淨即此可以稱法王釋子導我棲賢堂一時梵放紛妙香合掌再拜啓歸段斗室四進牟尼光小者如珠大者貝綖忽異色難端詳開取清泉試游戲時或下墮時飄揚此物近從販築得玻璃之盜浮圖藏舊非石碣詳紀注巨細盡為犁鋤傷乃知造化者靈異壽世畢竟資文章石公歸來幸相示好記作歌人姓汪

歡喜亭同王明上人觀雲海

山與雲俱沒憑高安所望人初入混沌天不改蒼蒼俯檻衣裳濕鳴鐘虎豹藏松風響何處淵水下都陽

九雲屏

我尋三疊路忽到九雲屏列嶂隨嵐變空潭得樹青漏天懸日月絕壁走雷霆不見泉飛處先從石上聽

出谷

後偏萬仞山前臨萬仞溪溪石白齒齒欲下誰為梯攀藤企來路薄霧已復迷紛紛萬里雲亂至無高低倏忽閉萬象俯觀蒼茫齊陰谷送悲風白晝聲淒淒平慎檢

感舊集卷七

凌霄崖臺上作

鄱陽湖如何歷險始一見平練浩無涯倏忽雲烟變憑高騁我懷遐想襟懷戰無煩草木兵已覺旌旗屹彭蠡止我前勢不相救援嗟哉道路人稱名隨所便及此豁老眼兩水分一線

泊三江口

月出日未落大江生晚烟舟停宿鷺起潮退薄水懸列戍吹笳地黃蘆賣酒船比來長道路盡醉水雲邊

訪阮亭先生袁浦官署

閱世同翻水腸中轉轆轤儒應遭煨燬鬼盡解抑掄季子書難讀陶朱策頗迂平生就五岳方寸不能無

倦鳥一首留別西樵阮亭兩先生

倦鳥入林還奮飛羽聲肅肅筋力微風塵歷久翳雙翼
鷄雀滿樹知我稀鳳凰成大聖片羽能為萬物衣所悲
生事拙竹實不實常苦飢一朝相見相拂拭終然毛羽
生光輝

劉考功公職見示夏峯老人書卷屬題長歌

夏峯老人雙眸空論交只許劉考功長安隻字不肯入
尺素突出開心胸上言日讀數行書衰老以此酬蒼穹
不信劉君世所望不為韓富非英雄虛堂披對正六月
滿天赤日來清風老筆生硬轉斌端直欲處處藏其鋒
浪馬識途惡荆棘蒼鷹願擊愁樊籠江河日下事日變
感舊集卷七

圭

世無魯叟誰彌縫我聞劉君昔偕隱攜琴荷錨驚老農
盡散家產別親串遊將食力深山中若使至今不一出
入閒安用雙赤松待汝他日濟時了把酒問汝將安從
庚戌初冬送魏米叔還章江觸緒懷人遂成

嶺梅高且潔攀折殊不難如何雙黃鵠歛翼悲閒關自

我還江都人訝鬢毛斑感此惡明鏡忽復思老顏

世轉益勞浮生幾時閒黃荆聽說法白者隨住山

養蔬與水何以勤加餐

胡生偶儻才心邂逅為吾友晨夕數老成更復知彭叟

林讀史擅雄畧昔常交某某駭服鹽車非時且垂肯

急浪打章門一見忽分手游龍不入解天漿不注在千

望雙魚來長跪為君剖

有客吳江來傳君忽為僧曾大不信溫泉中一朝結寒水
十年騎塞馬一氣何驍驍馬蹄踏白骨月照光峻嶒上
書雖不報誰謂君無能激昂還出世夫豈憂纖縵嗚呼
壯士肝永夜為摧崩

仲子愛論詩把詩真過日曾大鳥鳴幽谷中其聲振都

邑頗來倒屣迎不少下車揖窮窮金精山且為友生出

正月下彭蠡二月下南國三月渡邦關枉道問蓬華相

尋不相還轉恍心如失

小宅旋賣宅還餘額上居水色上草堂蕭蕭籬木疎柴

門曾大連妨竹牖一牀書高吟出鄰室橋上停軒車軒車

感舊集卷七

圭

轉憐來三徑何太紆尺寒鳥雀藏雪片飛東湖嗟哉揚

子雲思酒誰為沽陳伯

藥地常謂余取友毋苟且郭林入與吳雲有須者與狂

者擁書絕婚宦被髮凌裘馬思苦水榻穿筆落飛滿瀉

論心紅塵外班荆翠屏下歌哭豈必同天機總非假安

得如雲龍相從歸大雅

送蔣絢臣歸閩中

蔣生天下士不信有途窮緩步奔車裏高吟野寺中驚

心蜥蜴雨撲面鯉魚風好勸王孫去深山守桂叢

感舊集卷七全

感舊集卷八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王又旦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尺旦字幼華號黃潛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潛集

悲詩

感舊集卷八

涸魚不擇水倦鳥不擇枝懸釜待千鍾君子處失時仲

由方仕楚鼎食費不貲擲箸空悵望涕泣無乃遂所愧

爲人子使親忍長飢既死厚喪具雖華徒爾爲世俗輕

至性永爲達人嘆

吾懷朱百年耐寒泣絲帛吾希王叔治遇社念宿昔古

人抱股憂何術可解釋大運若鱗次人事多變易遺言

豈不懷歲月懼疎隔含悲登隴首悵望頭鬢白

雜詩

迢迢百尺樓飛甍照華棧樓上誰家婦皎皎理容儀當

戶不畏人侍從照莊嚴笑鄰里閉衣食少所宜趙勝

昔豪華層榭羅四垂一言殺美人賓客以盛衰妖麗難

足於貧賤不可欺

下太行望蘇門山懷劉比部公職

五日歷嶺嶺石子瘡我馬行行辭上黨劇然開四野荒

條暮鳥歸竹陰飛泉瀉修阪何倭遲去來行旅寡側身

眺蘇門百里見梧楸故人慕張邵棲此無知者巖壑自

北嚮客路方南下有懷不得往羽翼何當假

郝山漁招登康山

望遠得高邱幽徑入閑閑傳聞康對山此地曾遊宴敗

腳彈琵琶埋照自疎散往事不可追登陟興遙歎憶昔

尋遺蹤騎馬武功縣游西野萊黃古墓碑文斷大雅久

汨沒太白遺壙燭廣陵故人攜樽俯江岸荒榛來寒

風老竹挺修幹一杯醉先生耿耿視霄漢

折梅呈汪舟次

北枝花未滿南枝花已放同林氣化殊先後難俱暢故

鄉遙阻隔物候豈可量步出西郭門歲宴勞瞻望

鹽官漫興

晨出步城南城南棧棧多莓苔昔人負高調在此迂望

但見野木風號鳥毳毼成連何處尋爾師如何至今不

知向雲烟芥澗白日凍陰風常起伯牙臺千載尚有憑

弔客山徑時時騎馬來

蒼龍嶺

削壁突斷絕微徑始躋攀長虹馳遠影飛落青冥間迅

下山

吳郡

周宇後莊江南歙縣人有豐溪集

西洋文畧黃清集
序吳周者貧士也

白園在滑州聞吳元劍英道許傳之

44

揚州月夜聞杜鵑

有懷不能寐策杖臨高臺
天宇何寥寥江明烟樹開
滿城歌吹歇夜半杜鵑來

東吳處士賓賢

日暮暑氣徂柴門有餘清遙遙沙際月泛泛波中明
柳既垂陰藻荇亦交橫莎雞出岸草振羽如欲鳴時移
樂幽棲多病懷友生倉卒岐路別浩蕩滄洲情向老會
高難寸心何繇傾愁坐東軒下獨夜秋泉聲

元
G

元日陰雲好豐年卜此朝老儒難跪拜茅屋幸蕭條今
古歸雙眼乾坤剩一瓢素心漢上侶酒熟早相招

題畫

月明浮桂棹露氣濕洲蘋誰和滄浪曲蘆中時有人

士俊字伯顴陝西涇陽人僑居江都之艾陵湖

有艾陵詩文集

揚州府志本傳士俊幼爲諸生後棄去專力於經史百家熟悉古今治亂得失之數辭科第于

小人消長遠近之應爲文鉢心胸胃既脫棄必求
磨再四始出以示人貪老負氣悲憤得按以率

燕王草堂定集

無處堪終老
臨湖構草堂
聊供吾偃息
亦任汝翔翔
戶

外烟遮樹窗前水滿塘新巢須改卜甲第有雕梁

江懋麟 四首

字季角號蛟門江南江都人康熙丁未進

鳳樓集卷八

士官刑部主事有百尺栢相關近詩又詩文集

二十卷 漁洋尚諸門人沈德潛詩才倚異古文學仁介而醇吳題

百六十年都似李將軍 潯陽又聚江花唱傳君

上子露汝王幼華顏休永曹汁六謝丁伊示升叔和

經史日有程澤望意者述
今世出此之徒今流傳以自謂者

接咬門有治溪魚，其鱗如圭。黃魚鱗片折指而食之，其鱗即能

不載滿川風物。然亦漁洋之所賞。附錄于此。莫言拙於求諸

下駟中興起雲龍也三月歸經州漢家再遣使持節

今將所藏各書開列於左

蘇人上言：「臣等所屬黎人，數千，均知讀書，其有能書者，一史。」

此等不學無術之輩，固當時社會之公敵，而亦社會之公恥也。

先生示此本令我初無為處得字大寸掌攝一人空中焉尋旋旋得對

范如王會稽萬玉垂紳擢劍舞舞如將軍建大將軍利劍
蔡子建大夫古龍劍乾坤大業來神機聖蹟顯雲立石氣顯三
蒼留吳京漢魏及是漢法書一難為傳下達孝北海此鏡寶者銀
約所考如漢魏河東陽州相送休顯為以素之佛以若好家難復像
金龍遊在喉坐見懸正山是鳴喚喚為慶于歷友所部之從伯也有
崑山房集多過許手年許已亦其計郭文廟派派小和等第千
洋詩

閻廬墓

吳王好寶劍殉葬埋山隅發卒千萬人桐棺藏玉帛匣
沈劍池底光怪時有無祖龍欲求劍發冢敗閻廬忽見
白虎踞徒旅皆驚趨此事終茫昧理勢豈然乎吳宮有
嬌女蒸魚命忽祖送葬舞白鶴聚觀萬民俱發機盡掩
之白骨成邱墟湛虛惡無道入楚潛去吳魚腸殺王僚
背是良可所葬郭送死女寶劍皆空虛誰能起歐冶此
廬廬墓人

說聞風胡古鐵亦有靈亂郭詎能店王道自無敵一劍
真區夫區區吳與秦所見亦何愚

放船

莽莽中宵雨蒼蒼林壑間不成揚杖能空作放船還坐
惜卡峯過行嶺一水開歸途甚蕭瑟猶欲問寒山

寒山寺

吳山江館日吹蕭只有寒山寺寂寥幾樹江楓對漁火
行人歸去月沈沈

登靈巖山尋館娃宮故址

吳王仗劍昔圖霸意氣咤叱凌羣雄萬夫築臺意未厭
山頭巡幸開離宮玉釵銀過谷草綠翠旗搖曳薇花紅

美人此時益為態館娃響屨延春風俯睨太湖似明鏡
煙波遠近含輕容其陽舊有翠臺石崢嶸寒玉誰磨礱
梧宮忽秋越人祭碧窗朱戶皆塵封千年留作梵王宇
當時歌管今寒鐘湖雲吹雨佛面冷蒼鼠竄瓦瑤臺空
春女如花盡黃土殘僧牧豎來相逢怪禽一聲叫林末
客淚迸落春山中不覺憂來下山去日斜煙霧空濛濛
吳玉麟 十三首

玉麟字天石江南宜興布衣

按天石與弟天篆俱善詩書畫與曹南耕作來韻詞
陳其年為之序其稱之又天石有柳塘閑詞行世

飲酒

洞庭歲暮領世勳口與湖中為鄰君山林秀爽元相
傳酒數斗甘香透林樾歲星飲其安遂遊樂已罰我今
呼靈威遐搜徧嚴嚴生致善釀人飲我同當接歸臥包
山顯二曜親出沒

寧生食飛魚一死二百春劉石沽中山醉埋乃百旬修
短諒難齊生死理則均今我畏其醕霜刀批素鱗便當
別而承矣重泉臻千秋非所懷七尺何所珍落月參
差星泉難方向水醒與暮木見楓抵何輪囷

陽春賦

陽春買釣奇貨不惜千金手競揚千金夜入散函關孝
惠昭襄淚潛隨秦人命重禮法輕華陽奪嫡無敢爭禁
鳥銜雛丹鳳雛鳳雛雲落啼無聲成陽宮庭本無數邯

聯歌無舊有名子爲王姬爲后食客三千前上壽昔日
殷勤奉異人何圖富貴憂及身問君何功復何親一死
不足償亡秦君不見黃郎頭戟門外仲父未稱肉已敗
猶幸秦無李園在

江上

日日江頭看潮水無數楊花入揚子
鷗鳥一聲春欲歸吳蠶三眠未起細腰微步太紛紛
爭畫蛾眉惱使君別有採桑秦氏女自言夫婿更超羣

沒字碑

博土弟子若無衣食倪仰山中書一朝辨論觸秦相
如公家老隸鼓足笑飯生腐儒泣相吊

足齋集卷八

提舉孫觴空爾爲父老聞之戒年少君不見沒字碑崔
安赫赫天成時又不見斛律金況以屋庫秋作千如
穿縫男兒何用雕蟲爲

題畫

此地吾應識追思亦惘然却城閑蒨薄谿壑送流泉但
見漁樵路如聞曉暮蟬何時身入畫投老此山邊

樓上梅花

春向臘前回花從春早開未經殘雪壓况藉好風催帝
鳥夜知宿酒人朝看來相逢共傾倒不惜久徘徊

贈枯樹

住此幾經歲山風吹汝寒禽心爭共語潭影靜相看寂

冥吾同老蕭森臘已殘獨行頻矯首百慮起無端

同宋仲達登羅漢山憩福源寺前石井上

雨醉故人酒晴看羅漢岑每懷多踟躕作興便登臨葉
裏寺俱綠水中天更深未能安楚性聊可滌煩襟逸矣
誰爲古悠然重到今出山雲自競走壑葉何心僧課方
耕耨經堂得嘯吟窺門驚乳鹿聞鼓散棲禽秋月初知
短羣峯互陰歸途詠招隱殘照已疎林

馮虛閣

巖頭高閣接清都策杖登臨事有無山涌怒濤趨建業
冰開晴嶼現姑蘇舊京荒廢迷紅樹霸業銷沈長綠蕪
此在金陵舊萬里一簾先捲洞庭湖

金陵懷古

八

遠水千帆去空江一鳥過尊前雙淚落不爲莫愁歌

憶如水堂牡丹

見花初放別花行作客春申江上城蝴蝶曉風深院影
鷓鴣新月隔溪聲

東谿詞

未谿五月谿水平青菰白芷倚溪生偶然舟入橫塘去
塘上鷓鴣立不成

劉雷恒一首

雷恒字震修江南無錫貢生官常州訓導

雷恒字震修江南無錫貢生官常州訓導

過銅雀臺

西陵誰復望歌吹承新恩珠簾延素月錦瑟對芳尊天
命尚有待蛾眉安足論如何拾翠女掩涕爲東藩

方中德一首

中德字田伯號依巖江南桐城人檢討以智長

子有遂上居集

年八十猶讀書不輟著古事比一百卷

和韓聖秋白海棠詩

雨洗風吹色不同胭脂井在淡烟中等閒免得牛羊踐

誰信當年面發紅

方冲履

居業集卷八

七

中履字素伯一字素北中德胞弟有汗青閣集

陳以詩經方集序事始有方變而強經于家時甫勝表已生
策于六藝張正見時才情力有足者未涉賦而先賦此何
殊翡翠之賦不異草木之極然而詩深君父之誨以揚身歷興衰曲
自壯夫大國書讀而問者易易對無不周言德以應存爲主 欽中
晚云素抱幼祖父于方外都言會理才情被妙時人以此過之予東坡
晚集和花翁十韻于鍾力言其詩貴於此而十八公理學正訓讀通編

詠史

劉宗薛司馬大醇六十日何以孝尼家醒然草九錫王
祥為太尉安貴一長揖劉殷錄尚書反避齊王辟世人
不好名忠臣安可得

宋宏拒赤肴曾爲莽共工稽紹死蕩陰乃是倫侍中君
父仇不報人反言其忠南宋齊梁陳篡竊概相同何以

稱正統出自溫國公

中夜讀離騷鳴咽不能止何國不相容自令乃若是懷
王旣在秦令尹當稚子大夫一胡爲必死然後已賈誼
來早濕投書在湘水揚雄著反騷岷江日千里三世不
從官歲餘哭泣死有才不得志古今多如此

張芳

芳字菊人號菴叟江南句容籍江寧人

按古槐堂集非寓張荷人先生宅詩
者與雅川作鄭舍將隨宗景老山林

隋宮故址

白露青梧著意秋行人懷古思悠悠隋家天子原無福

院院橫陳慣得愁

感舊集卷八

送正持和王西樓先輩韻

玩鞭遺跡舊曾探
開府清新種髮髮重到于湖還寄詠
勞君餘夢度江南

光緒二十三年

光字長庚浙江歸安人順治辛丑進士及第有

南山草堂集

晴川樓

萬古山樓對黃鶴一身楚塞吟清秋星河平向窗中出
江漢交迴檻外流深窠竈罨時隱見盤渦鷗鷺靜沈浮
禰衡李白今何處日暮空悲芳草洲

九日武昌舟中同朱印岡小酌

九日扁舟望層陰
欲開孤峯衝日薄
遠浦宿雲迴
憶山中菊還同江上杯
波濤樊口急
蕭瑟罷登臺
整浦空烟晚
高城霜氣微
秋澄萬木澹
江遠片鴻飛
碧樹漢陽郭
青山黃鶴磯
去年京國會
惆悵故歡違

回雁峯

瘴海知何地
冥飛也自猜
蕭條歸客意
長共雁爭迴
葉亂風江急
林明霽岫開
故人愁望遠
應悵一書來

泊湘口二妃廟是瀟湘二水會處

汎汎楚江曲
輟棹瀟湘涯
天水互澄廓
矧逢秋清時
霜明沙渚淨
露寒岸草滋
芳蘅被長海
修篁映連漪
月華臨夜空
青山竒多姿
帝子渺何許
嫺嫺遠冰湄
隨風隨雁迴

題懷麓堂

七

翠旌彷彿駭文狸
蒼梧白雲去洞庭
丹楓采美人期不
還日落愁參差
嗟彼湘竹吟
躊躇有餘悲

洞微站

早春行絕域
遲日照炎州
樹葉雨常滋
山重雲不流
熊羆蒼石吼
嵯峨壯臺遶
勾漏何峯是
升砂似可求

從江雜詠

炎微日多雨
泠泠書欲陰
雲州粵嶠異
風霧瘴江深
草換今年色
花含隔歲心
浮槎天地外
悵望一長吟
新月邕州郭
愁心對夕磯
三春芳草外
萬里斷蓬飛
宿霧連山澹
明星繞樹微
刀環今夜望
惆悵故園歸
溪谷連諸岫
風沙繞百蠻
松門雲淡淡
藤峽水潺潺
壁

向青天
削林開錦樹
斑斯遊良不厭
多遇絕奇山

斑竹

帝子江雲愁
淚斑不可數
青天捲簾長
渺渺媚烟浦

棲霞寺

萬木隱深翠
夕陽明亂峯
遙聞白雲外
冥落青山鍾
竹迴飛泉鳴
松門遠梵重
因懷靜者趣
長得謝塵蹤

遊招隱山六洞

晨策窮崎峻
披茸陵陁峴
夫路森浩浩
虛無忽在眼
岩亭嶺岫複
潯潯溪溜淺
谷遠復嶺幽
林清鳥吟緩
白雲裏
空山因悟孤
往善佇期嚴
阿哲晞髮任
縱誕潮濯石
那潭夕憩松
閒歌呼吸玉
泉猿僊律紫
芝緇駘蕭性
阿

成書集卷八

七

遊鬱陶
際熟展舒
晴崇山岑
靜琴且游
衍

遊虞山韶音洞

探奇尋古嶠
巖巖臨清瀨
空谷響易奔
萬竅咸竿籟
苔蘚映崩壁
竹柏翳叢蒼
冬夏鳴瑟商
昏旦變明霽
曉迎蒼梧逕
逶迤翠華邁
聯虬紛蹙蹙
翬羽旂森唳
藹攬袂南薰亭
天風動衣帶
月皓清湘流
雲空九疑外
抗細千載前
躊躇發深嘆

寄 擬 二首

擬字益賢江南潁州人

我輩野劉氏
公族之場
漁釣事歲時
示劉公藏劉生
題似
初文暢馬君梅
下收復有賢
理馬冰時潤
風山系秋大
又遠
其歸潁州
離身別
寒雨別調入
清詩

效古

湛湛芙蓉鈔本出昆吾鉛鼓索光屬天太乙觀其奇心
許萬夫雄纖兒那能持寶選十城璧用之自有時物遇
不可常豐城同棄遺張雷僕不逢但可刈秋葵

元宮詞

銀漢西灣蓮葉青金銷柳上出虛亭吳飲緩奏行雲駐
不遠琵琶犯白翎

金逸

逸字祖生江南吳縣人俊明子更名上震字東

宰順治庚子舉人

精義錄金李奎畫梅寄子兄弟今六年矣
丁巳七月先生之子祖生至京師始見之
而先生與先兄考功皆已下世然然賦詩授
腹頃時到來已是塵沙劫賦得珠華欲寄誰
徐松雲山侶和祖生次

風書集卷八

三

東劉夢符詩為
詩不似雕飾

獨坐

風昔青雲志蹉跎秋復未英雄無復見肝膽向誰論隨
俗同懽笑傷時自苦辛蕭條成獨坐天下正風塵

見蘭開

每見春蘭發偏多風雨侵不充君子佩豈上美人簪九
畹今何地三湘空此心獨行堂下久歎息欲抽琴

端午日較射

共懷彩線赤靈符獨跨銀鞍白額駒羽箭屏弓射楊柳
玉后珀碗泛菖蒲風流未許推安石意氣何能護灌夫
脫帽橫襟且為樂更將百萬一呼盧

曾傳燦 三堂

傳燦字青葵號止山舉人晚之弟有止山過日

等集

有學集曾青葵詩年青葵為詩時曾作之
才二十餘勇提振清軍於一書生如潘將軍之在漢楚間
觀其詩求其精強則作之也曾然已夫之矣為掩卷太息久之

田家即事

田家每自遇出入俱忘形荷鋤不知苦總以求所生我
昔勤耕種碌碌竟無成紛然萬慮多因之廢經營偶來
枕溪上秋色滿柴荆牛羊薄暮歸雞犬相迎鳴稚子鹽
濯畢拱手道姓名雖然少禮節中心亦至誠徘徊山景
合緩步籬間行寒塘上斜月遠樹紛虛明嗒然忘物我
長嘯聞松聲

風書集卷八

十四

鯉書江

泊舟澄潭下水清石自出硤古迴層陰虛照淡寒日孤
邨四五家高樹氣蕭瑟游魚心不驚潮流頗閒逸依光
淅淅來詎識網罟密偶動惻隱懷投汝以穀實大者遠
來吞小者還相失念汝本游戲飢來即食卒倘非愛自
然豈不羅智術物小亦生成仁者良足恤

歲暮武林別葉子九往京口

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從此去江水正蒼然貧
賤愁中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古淚寄與夕陽船

諸九鼎 八首

九鼎字駿男一名雲字鐵閣浙江錢塘人

今世說
諸駿男

與弟虎男詩有今時人方之說其說雖又駁男才而學

送戴務旂遊華山

白帝金天鎮青柯玉女盆達峯明嶽廟初日挂天門曉
望情何極登臨葛未捫何時九節杖同汝明真源

歷下懷友詩

猶憶方文歷下來青楓黃菊共銜杯酒酣上馬泰山去
夜弄海日金光開何棟方處上文

朱蓮綠菴滿湖香門近西陵松柏傍逸得題緣王吏部

阿應名重善和坊新廣王吏部士祿

鵲山湖水連天碧日暮西風吹柳絲最愛當年秋柳下

支頤手板獨吟詩新廣王吏部士祿

感舊集卷八

主

噴雪驚雷的突泉楚狂題壁音鐸然龍蛇落筆欲飛去

疑逐奔流下九天謝源王李康俗

施公口吃似相如薄宦匡廬歸著書聞道故人已歸骨

不須吹笛更秋歎謝源王李康俗

蓬山傾蓋便抗手短後蕭條經曲阜秋雲翠栢遠遲人

匹馬遲遲大汶口華亭全高士況海

雞頭關

雞頭何昂然似向雲中鳴陽鳥隱未出催促戒晨征雄

關半天上仰視不分明下視坤輿底忽見江流傾石路

未盈尺坎陷復柱撐踰此北棧畢險盡始得平下坂行

曠野清江繞襄城女子閒汲井農夫多耦耕水邊花百

采柳下驚一聲暫得出艱阻稍慰羈旅情

楊涵五首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題自畫芭蕉竹

重疊愁心不自裁離披狼籍竟誰裁
幾似高人著破衫

一片青光拂碧雲滿山秋籟有誰聞
小齋幾日暮苔雨

猶欲攜鉤移此君

感舊集卷八

二

塞上雜詩

碑殘荆棘臥斜曛臺下蕭蕭散馬羣
北望不知何處盡

濁河衰草入黃雲

黑山山畔月如鉤老戍停笳話舊愁
記得城開猶巷戰

凱歌樓下血交流

數點哀鴻沒遠空收兒歸去臂雕弓
晚來略見風沙息

款貢城連夕照紅

王士祿八十二首

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山東新城人漁洋胞兄順

治壬辰進士官考功員外郎有十笏草堂集考
功詩選漁洋詩話西樵作漁洋詩話有漁洋詩話三篇之句或疑漁洋所出江表詩曰天是東南所折字正以漁洋為奇

又西樓處為詩二十首蓋有所感而作余見之口占下場餘
賦之流離詩三味然非才人不能道也 分日餘法而無古意云
楊而而後清沙時夜郎來娶妻家誠婦入門而後去有部一似舊詩
最質而古 香祖筆記西無先少詩集後集則最佳此則四集佳句
依者頗多如海州道中六人煙通下密檢路遠東片髮長句云
影滿星河一帶恨感興云六人有賦言仙意內景何方駐聖胎此類而
影池北偶談先考功兄少時有詩云神風涼大壑難收買秋時
警策 愚山集考功負外郎王君家碑君于諸書綜核折衷而有義例
言病二十一史元覽集外郎三國志並列為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
漢書後晉書則列魏吳為世家宋史亦承陳魏而用謝李延
壽南史二史其宋遼金用柯柳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斷正史體復
省煩複上書不深又謂坊本于貢詩傳中分詩說并偽書李維正序
行律遠秘書校之皆誤也
為辨其詳有功無學是也

賦得丹鳳城南秋夜長

丹鳳城南秋夜長關河寒近落微霜不須錦字論長恨
自有清砧教斷腸破衲沙頭鴻欲去拂雲堆上草初黃
傷心卻羨城邊月猶照深閨玳瑁梁

感舊集卷八

七

臨瀟道中

猶山雲壑迴遙遙朝氣鮮晴雪眩陽景明滅開層巒我
行感遺跡為誄遺篇篇編幾千載雄風仍颯然驅車
一回首西馬康浪濶不見飯牛人白石猶爛爛棲身牛
口下狂歌殺火開一朝離鄉相通國獨具賢念此磊落
人為疲窮愁頗牧羊或上林牧豕或菑川止跡器已似
鳥舉何能有此來悲物役況復常窮年悠悠思古人茫
茫集百端浩歌一翹首涼風吹古原

裁衣曲

初罷清砧響還勞素腕舒殘燈金粟尺遠近玉關書白
紵縫仍灑紅絲怨有餘流黃明月路何處逐輕車

讀杜集竟憮然有作得百九十字書之卷尾

杜陵詩人宗詞場縱高步健筆披天藻高山復樞具早
年齊趙游裘馬散高趣播友登吹臺風雲發指顧應詔
咸京來聞音奏詔護諛蕩排天關高衙見抵牾突兀延
恩匱旬旬三禮賦率府寄逍遙未協同時慕轡矣漁陽
塵艱哉鳳翔赴甫升駕鸞班徒背雕騶路王女雖可尋
朱鳳豈堪效浪跡入西南浩歌盡情悵開關青羌坂差
池下牢戍故人紛旌麾一老楓飄寓扁舟亂衡湘蒼茫
向遲暮錯雜離騷詞隱約詠懷句萬古祝融峯鸞龍隱
煙霧蕭條複高期交離楚蜀過獨餘華堂碑千秋起遐
語

感舊集卷八

效小遊仙詩

碧玉裝車駕盜驪驚殘翠鳳返西池化人萬里來同日
卻見君王哭盛姬

觀音巖夕眺

柴柵陰陰帶夕暉下方鐘磬遠微微憑高俯瞰一千仞
山鵲凌風松頂飛

題綠玉堂

何令大書此堂額曾傳映戶千琅玕我朱不復聽疎簾
遠思空然懷慕寒負邱一節連莫致由衡累尺殊非難
劇辭會須種萬箇抽梢看過青雲端

憶齋前二桐樹遙示諸弟

苦憶東堂堂外地三株桐樹最參差白花長夏綠衣落
碧鮮幽輝過雨滋午夜圍棋還對酒清晨髮一題詩
何時共汝濃陰裏石几匡牀話昔時

寓堂醉歌

草堂十笏堪獨客子獨棲此焉寓偏窄雖遠疎豁期
茅茨頗愜滄洲趣短扉蔽雨復蔽風隙地種瓜兼種芋
壁間妙蹟移家圖篋裏新詩乞食句旅餐無恙且高吟
庭謁有期聊一赴白髭輕衫懶恒著烏皮屐几差能具
庭邊點鼠時陸梁屋脊雙鳩日鳴呼蟲響悠悠杞菊叢
豆蔓盤盤木瓜樹五斗何堪換二毛一酌還能散千慮
謝客終朝掃軌眠懷鄉幾夜巡樓步樓樓恰似杜陵人

底齋集卷八

七

白鹽赤甲經年住

秋柳和貽上

千條萬縷最堪憐夜帶樓烏曉帶烟天畔星光仍舊
風前笛思轉絲絲折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城更幾年
是處經秋總怱怱傷心不獨渭橋邊

湖公藏

風流文采信吾徒談俠朝朝恩酒胡莫漫逢人騎馬稍
琴中雙環似君無

詔罷高麗貢鷹歌

真人御極臨八荒百蠻九譯皆享王西旅之葵越裳雉
貢物冬各因其方海東俊鳥好毛質鐵爪金眸猛烈已

九都作貢來天家特受韓儀佐果畢瞭鷹臺上秋天高
川蘭驅獸行蒐苗羽騎駢翠華至星旂雲罕紛迴遭
蒙鵠射熊未足羨跋犀殪兕勞遮邊是時摘條試一縱
萬人昂首瞻青霄飛鳥狡兔失巢窟委身瀝血填君庖
至尊往往動顏色玉虬迴嚙鳴蕭蕭乘遠猶然勤睿旨
詔罷奇毛自今始行葦素存踐履慈茲設漫賦春田美
聖神舉動殊尋常此事悠悠古誰比君不見虬髯天子
英雄人佳鷄猶遣懷中死

憶萊雜詩

時復尋春郭烟光縱目覽山姿濃大澤潮勢泊三韓小
滋陽藤枝微翠側韓冠醉歸還倒載來厭海風寒

底齋集卷八

七

委巷柴門接閒情習野農無寒收海帶供爨斧山松露
麴清春醖沙粒淨晚春家家資網筏處處仰魚龍
趙氏小平遠幽尋興不違時緣看竹去兼作聽蟬歸屢
涉春沙轉孤吟細雨霏最憐九峯碧朝夕對書幃
未學任公子垂綸問海濤疎慵真自慣匕箸不曾虛飽
飯兼魚蛋清樽點蟹香波人剗石鰾此事最憐渠

夜讀西崑詩偶成

冷抱窮人不自溫一編當燭詠西崑玉溪怨瑟聲聲好
祇愛星河壓故園

涿州城南送別榮洞門使關余之山右洞門道經

維揚言念舍弟遂有末章

欲作經年別先愁此路分遙遲同奉使太息各離羣王
屋通關驛仙霞入海雲名山吾有願爲報武戎君

廿載無諸國猶深戰伐憂烽傳鳥石夜沉警廈門秋藩
府新移鎮降人幾拜侯書生矜燕領憐一借前鋒

五月荔支熟紅鮮映玉盤吳鹽防飽啖齊客喜初餐橋
實兼秋摘榕陰更午寒陸郎誇使典試較此中看

小弟江干去經年因折腰抵應禁況萍誰與話逍遙幾
日開官閣臨風待使軺相逢問遊子爲指太行椒

獲鹿道中望抱犢山

茫茫懷古心悠悠鹿泉路不逢抱犢人懷望青山暮

晨發獲鹿薄暮抵井陘周覽百里閒巖壑因書卽

成舊集卷八

三

目

一入土門口漸覺千山重周視耳目變頗使心神融是

時日向晨朝曦甫在東光景一以被命馳驅諸客近嶺
旣昭晰遠岫尤微濛乘凌出垠嶠巉巖歷嶺轡車回礙

石角徑轉開蒙茸有時陟絕棧飄沓來天風下瞰見墟
落相倚如巢蜂田塍互鉤帶豁谷開衝縱萬態騁一瞬

豁達明心胃更愛絲河水數曲山根逢乍爲迴嶺蔽忽
向前林通兩涉乃相違出溪山亦窮卻從平楚外又覩

天邊峯

發井陘次故關作

凌晨發山郭渡溪指山隧稍稍歷原隰忽忽入幽遠天

陰嵐氣重草樹彌蒼蒼石路足蜿蜒縣崖遞虧蔽山橫

望若絕崖轉徑仍遂畧無十步直大抵兩壁對行行近

關側巖巖尤奇怪撐者或如拒掠者或如墜鹿足蠻象
伏怒儼城虎戾千折勢不窮各各殊狀類呬呬界其上

高與青冥會謂此信天險飛鳥詎得越他時戎馬蹤何
無一九閉俯仰意慷慨指顧傷甌窰安得凌絕頂一覽

八荒外

鎖鐵院

塊爾留奇蹟幽亭覆古苔氣應千象緯地已絕塵埃知

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遺樂行

成舊集卷八

三

王君豪舉饒風格明月靈鴈夜留客酒酣宛轉出歌人

廣帕纏頭宮袖窄仙音法曲非人閒接拍時時聞太息
客疑太息應有因垂泣向客爲客陳早年芳滿當三五

藩邸豪華競歌舞跼絃不數段節彈清歌每逐花奴鼓
紫雲異調少人聞東堤新破誰輕視一從戎馬起秦川

世事飄零劇可憐桃李久摧故宮路松柏并闕西陵田
公孫弟子窮無倚趁食嚮歌老不死忽忽回頭二十年

蕭垂白髮華筵裏當筵問此爲村庸白衣蒼狗信難憑
坐客雖非沈家令斷腸如遇鄭中丞

望縣上忌坂作

南望介休郭青山鬱相嚮爲問斯何山云是古縣上子

推從亡返託迹此巖嶂公子詎烏嚙斯人自避尚既殊
少伯逃復異靈均放焚林良已奇抱樹或過常情知志
士心未易恒情留誰代歌龍蛇其迹類有望棲隱儻不
終懼為高人藹田光齒利劒瀨女沒清浪所貴明一心
何能畏死喪嗟彼苟且人浮沈詎為嘆

孝義道中

八月汾河秋氣清遙心無限為秋生斜陽勝水南原望
人道唐家六壁城

普菴堂吳道子水陸畫軸歌

吳生畫筆其在於今始片指為重矣平陽西偏普菴堂水陸社乃吳生所畫
水陸百二十軸社之斜名以此也安子繪李為余言聞之寺僧述畫所由出蓋
奇甚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為唐寺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許而
下不瀆者蓋不積又中夜常見奇光其心異之以其地以窮其怪怪深五丈得
巨石函一以鐵鑲二道東之發之又得函內其函中函以木木函故而畫軸見
乃布代之奇寶也其時吳生之墓亦在不知何處以乞神像者必以死其
家第寺僧以相直斜之函為藏以藏為則崇正閣中示
因基于普菴堂前開之十餘年矣其地作怪志之

風書集卷八

三

聞昔吳生圖天宮吳生劍解劍豪雄借發奇思動真宰
振筆萬象紛來從又聞元元廟碑數杜老解衣盤礴非
草草五聖千官貌奇傑翠柏紅翠映深宵擅揚當世曾
無對睥睨顧陸聊前並惜哉妙蹟千年稀寸錄直等天
球貴今秋蝶馬平水陽那知奇物居然藏此畫出見事
亦怪豐城寶劍同光從朱隱碧點神理在絹素古點增
蒼茫為臆捉筆百靈急搜捕快說誰容匿幢幃冠珥天
人儀雲烟龍鬼幽冥色會稽姜生為余說乃得發篋觀
奇絕風塵躑躅難盡窺安得窮年備揮毫

有話勝上后土祠者因題之

千秋雁上尚遺祠武帝雄風自一時法駕遠遊齋殿啟
靈壇孤香羽旂披禮成侍從隨游盛情極君王感物悲
陳跡祇今誰髮髯白雲南雁望參差

澤州使院古松

三株並是青牛質尤愛敬松亞復盤入夜龍形殊益怪
隔窗清響不疑乾人如僧憩心堪寂舞作胡旋勢未安
韋饒畢宏那貌得祇須拭目百回看

飛龍宮行

臨瀛此地曾潛龍偶儻頗有文皇風夜半入宮星如雨
乾坤再開成奇功十有一祀帝業崇耀武太原臨河東

感舊集卷八

十四

中經上黨驚難難疑加清蹕臨舊宮春官領之擬沛豐
問疾賜醺歡無終易以嘉號志所從更聞金橋謠兒童
羊頭山翠當朝宗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重陳吳作繪
燕公頌潞州別駕堪豪雄乾符地珍一十九并與茲郎
傳無窮奈何乎龍簾降庭蛇起陸龍入蜀江作魚服雨
黑延秋鳥語哀月明南內絃聲促阿莽凶狡阿瓊驕何
術拳龍同拳犢漁陽塵塵沈香欄勿乃還為故宮教噫
吁噴飛龍宮已寒煙三郎魂魄何來還

上黨

雄藩上黨古今名形勝居然未易京南貌河山全覺下
宵看星漢只疑平義陽千載仍祠廟夾寨當年劇戰爭

足底黑雲天下脊幾朝車馬赤霄行

神頭山謁李衛公祠次葉文莊韻

蒼山深抱藥師祠駐馬橫鞭一折之杖策文皇龍奮日
獻書西嶽蟻蟠時神歸風雨宵聲騰地僻雲嵐畫色遲
我慕人來遺象在披帷重爲拂蛛絲

邯鄲作

七雄遺事久蒿萊列眼空餘落葉哀何處慨懷望終古
短衣被酒上叢臺

蟬

腹與龜腸潔聲兼清露遙何緣塵垢累強著伴金貂
叩頭蟲

咸書集卷八

五

手推故神物召流解望塵將軍揖客少莫訝叩頭頻

阻風望金山用坡公金山夢中作韻

霜風吹面曉添寒悵悵烟波江上樓何日妙高臺畔去
青天迴眼看揚州

寶應舟中得貽上金陵書感懷

東閣卻來空舊約朔風忽去又離居可堪酒醒寒湖外
涼雨遙聞建業書

次韻貽上用坡公東府雨中別子由韻見寄詩

次韻由用上書題揚州官舍時貽上被謫有外史之行僕對視一宿乃與同
舟至真州南郭而別止余北還貽上而水邊設別也今年春貽上用坡公東
府別子由韻作詩寄韻之後然未及和余此在真州中
言念聚散感離不覺已已遂次韻寄之并示舊詩于韻也

白沙洲畔樹年時記別汝歲晚江城陰風淒如欲雨去

當南雁時不待雁同歸離居復多難徒爾思前期歎思
重歎息兄弟等過客幾番約地牀歎若湘靈瑟秋來雁
又飛題詩附爾行展風零雨外脈脈十年情

無菴教子養生之術戲答

百年真樂只銜杯閱世深時萬慮灰何必瓊膏駐金骨
嵇康曾論養生來

聞雁寄弟

八月金臺下初聞一雁來似添宵燭冷欲比峽猿哀搖
落兼庭樹飄蕭下岸苔幽憂重感汝中旦起裴回
碣石秋風路連翩望乍齊夜絃愁嫋嫋雨笛怨淒淒幾
日來天北前途過竹西憑誰囑遠影爲寄數行啼

咸書集卷八

六

長齋詩

我從憂患來每食唯茹素敢希次道佛此事蓋有故念
我與四生值如惡又聚雖復殊胎卵各是生機寓置身
砧几傷呼天苦無路致意渠所同寧不軫羣生那須介
芻蕘方解犢牛訴烹葵吸菽羹吾腹亦可傾胡取恣炮
炙冥然不相顧一人戒餐餐萬物息憂懼所抱區區心
詎止吐吾哺尚欲告哲人罷此咬漁具鯁脯與糖蟹居
士毋乃誤

喻老馬

余有老馬來之四五年矣養者南還不忍使其復遊道路則於之
幾寺中顧念其馳驅既久遠此路岐能無慨然因遣之以健味云爾

緣爾步能緩從吾歲幾逾劇憐成暮齒應是怯修途占

寺春燕長殘陽老夢餘年安飲說慎莫怨羈孤

咏取人所執湘竹鞭

柯亭一何遇挂頻爲爾嗟詎有瀟湘質居然作馬鞭

雨夜用子由韻作二絕句與李弟

一燈欲臥聞窗響雙屐君來踏砌泥忽憶連鑾江上別

江風含雨畫淒淒

屣提閣外蕭蕭雨十載難同最此聲珍重深宵窗燭影

他時應是念蕪城

林公泉

林公得泉處竹溜僧厨通聞說秋巖雨傳聲滿寺中

與無言偉男道子由走馬澗度柳溪橋觀秋月潭

代舊集卷八

側石壁

游屐緣春江參差復幾雨緩步江路斜風前羨鳥榜未

縱憑高目先尋石橋賞青嶂削千仞苔花大於掌遺跡

潮孫劉愍然獨長想

北固多景樓臨眺放歌

危樓颯爽臨江開襟江冠嶺何崔嵬振衣直上俯千仞

恍忽疑躡金銀臺朱方麗崎在襟帶陵巒膠葛紛烟埃

長山遠勢接天目鬱爲京峴形奇瑰別嶺入江此突兀

岫龍昂首窺九垓江流如練盡一晌當樽髮髯堪流杯

高橋大舸過枕席來鳥去雁相浴洞金焦貌踴復鵲時

左倚右角儼星台仙人播遷海山徙二山終古洪濤堆

噫吁噓北固之勢真雄哉回眸惘然見萬里蓬壺方丈

如浮栢何止青霄鳥道五十里了了下見蕪城限荀生

歎聲已寂寞蕭公游處餘蒼苔人生不飲亦胡待爲我

長江化酒歸金壘左拍浮邱右洪崖元暉微吟太白續

蘇公大笑揚其顏底幾陶寫中心哀古今縹緲不堪把

大江赴海無西迴掉頭長嘯歸去來

登焦山絕頂作

忽送憑高目身疑著日旁天連京峴碧雲覆大沙蒼千

片遠帆小數聲孤磬涼冷然思禦寇烟路欲相將

焦山古鼎歌

焦山有古鼎一足而三足者傳世久矣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所藏其形如石爲余

墨已拉冰山推有鐵誰能銷此錯徘徊三嘆軒几旁
極目江天莽寥廓

奔牛

細麥綠風岸寒曾對水樓櫓聲雜津鼓斜日過奔牛

讀孟襄陽詩有作

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於高唱
誰識襄陽孟浩然

禾中

江城還橋李望古一蹴躡老寺裴休宅春沙范蠡湖遠
煙明渚鳥斜日冷橋鳥太息東流水年年浸綠蕪

石門縣

唐書卷八

三

落日石門路語溪明夕波女牆幾尺一入藤蘿

西湖竹枝詞

日西湖頭齊景別宮青浮碧閣彎環朝來不勝濃含雨

失却雷峯一帶山

渡頭向曉聚蘭橈勝日春風粉黛競相喚茅家埠邊去

紛紛換過第三橋

畫舫真似鏡中行雨細風微浪不生解道波平不忍唾

刺波雙漿太無情

湖曲入夏燕滿塘塘上桑陰青覆牆鄰家紅帖子

人家一月為鶯忙

湖畔十三嬌女兒新聲還較轉驚過何當良夜隨儂去

明月滿船歌竹枝

湖心亭大風雨歌吳香為葉子肅席上作

湖樓夢破朝徘徊吳君葉君折簡催欲以勝游盪思
金樽蘭漿容趨陪一醉湖亭好風日四山靜綠如春苔
忽忽殷雷起山脊黑雲壓盤盤燦燦牛鼓震日月死
驅山鐸犁陵巒摧急雨注射激萬層波點點爭喧
迴風雲旗颯出沒鼉鼓沫江妃哀恍如軒轅張樂洞
庭野蛟龍雜還纏樽鼎又如神禹行水過桐柏巫支勝
蹕羣靈猜山脇乍穿怒濤涌危橋欲拆神鞭迴狂生顧
視臆才豁奴子屏息顏如灰須臾勢過萬態息翠屏玉
鑑亭亭開湘靈鼓瑟九疑靜李暮吹笛清風來我醉潮

唐書卷八

三

山亦已屢大抵好女臨妝臺久對令人少志意茲來壯
觀真奇哉山川情狀出明晦丈夫意氣生風雷歌成長
嘯興未已好呼山月浮深杯

顧云美為作八分堂額歌

顧名

斯翁變體古文選斟酌其間八分作中郎以還攻者稀
直徵開元顧文學千今苗裔仍東吳短簿祠邊舊樓託
我從筆陣推波瀾遠繩乃祖真無愧為言向來大有人
躡漢追唐歸宋郭妙韻鄙人惜少見餘子紛紛資力薄
乞君迴筆書堂額鵲時龍桴腕中落君也早年隸國子
文章幾貴金陵紙石頭城畔來為軒思公門下稱奇士
當年海內無干戈留都文物尤峨峨不獨槐市盛絃誦

兼復桃葉蘇笙歌入看祭酒解散髻出醉美人金巨羅
雅負辨眼工小字詩成自寫無偏頗爾時負販重風雅
人傳片楷兼金多仙人昨過蔡經宅清淺茫茫不堪索
蟲刻居然非壯夫蕭條誰問韓陵石儒衣僧帽顧阿瑛
老向江湖作逋客醉書自署頭陀岑擲筆時時念今昔
此書珍重藏君深歸當高揭南榮陰臥看渴驥奔泉勢
如見冥鴻避弋心

贈韓生

政平如水先皇日行樂時時祇戲傳江上逢君道遺事
斷腸如遇李龜年

話語縱橫許入詩舍人侍謫柏梁時武皇沒後天無笑

感舊集卷八

三

說著宮車只淚垂

雨不絕

劇雨連三日江雲接短茅荷傾珠又續竹重翠遙交垂
雷如懸瀑鳴塤詎非蛟龍雖自喜祇恐二儀殺

東吳野人

心如吳處士未厭古人風極渴逃塵外柴門閉幽中露
涼深警鶴秋老急吟蟲此際抽思好新詩定不窮

同友人言林茂之先生尚未能葬因成此詩

多奇林那子風塵道漫算暮年雙眼暗見日一錢存死
閻陰婁謫生悲杜甫魂桐棺還地上何處故人思

蔬枿詩爲宋射陵賦

玉女壺寧妄仙人博漫疑不然籬畔意詎與橘中則黑
白曾何定元黃劇可悲外間初總急老子不須知

廣陵清明曲

風滿晴空足路谿莫將辛苦競高低揚子橋邊九層塔
朝來不共紙爲齊

莫道春郊樂未央夜來鬼火尚青蒼淒涼不獨吳臺路
曾是陳家舊戰場

末麗詞

冰雪爲容玉作胎柔情合旁瑣窗隈香從清夢迴時覺
花向美人頭上開

秋夜作

感舊集卷八

三

薄雲輕露月危葉暗辭秋耿耿書窗火在孤獨夜愁離
居思弟妹岐路感別游負手寒星誰能不白頭
秋樹層層響秋河的確遙無螢流時竹刺月灑寒蕉作
寒驚年矢思家獨斗杓愁中桑落熟憑仗百靈澆
杜輟耕贈簞

卷送蕪州竹簞良瑤璆八尺射眸黃忽愁涼吹清茅屋
預報炎曦拂石牀長物正恭知定少新詩韓愈愧難方
只應他日幽林裏特夢湘波楚塞長

宵行至秦邨時深水未落卽事有感作

嚴程連晝夜急櫓劇乘陵逆月看奔堞涵星指絕曾魚
龍紛偃蹇鴻雁孰哀矜萬井懷襄裏生涯羨最能

十笏草堂成有作

幾載堂傳十笏名把茅今日計纔成徐看竹石隨心置
已覺軒窗潑眼明江海回頭餘汗漫圖書垂老許縱橫
差應不愧維摩室妙喜真須一手擎

過河湅園有感

寒溪頽照西城角門掩繁華事事空惟有塢桃將澗柳
迴紅換碧廿年中

贈張贊山學士

銅龍曉色破層陰羨爾批鱗意獨深言聽便爲天下福
計違不負一生心他時寫奕看青史此日輝光燭翰林
我亦握蘭東省客浮沈徒愧二毛侵

歲暮集卷八

三

由香山往新法海寺

香山指法海五里各山突策杖遵崇紆春陰淨島幅幸
綠蹊路迷得窮邱壑妙修溪宛龍蛻亂石或竄暴青碧
發自然參差見天巧微徑一以折初地居然造前臨俯
平岡迴望合奔峭晶晶翠帛湖依依入遐眺經始
章皇年新構蒙故號歎彼住山人鐫拂亦窈窕入室談
四禪出門憶三笑幽尋方自今揮手謝煙囂

故明景帝陵

景皇決策仗于公定變支危社稷功南內已殊淵聖沒
絕溝何意魯昭同玉魚殺禮虛幽寢蒼鼠驚人竄敗盡
莫向空山紛感慨十三陵樹各悲風

嗚呼此先兄考功遺詩也先兄東夏攻詩便悟上

乘中年與海內名流切劘益進老蒼生在國博常

戲語同年生汪荅文程周量曰昔劉貢父呼梅聖

俞爲梅都官梅便作色而溫某卽不然但使有數

百篇詩得稱廸功集比于徐正卿足矣其胸情託

寄如此士正自九歲學爲小詩兄輒喜之今鈔唐

詩中王孟韋柳常建劉春虛數公之作都爲一卷

日夕吟誦至順治己丑歲士正年十五六已有詩

百篇閒出請正于兄兄則益喜更爲芟定手自書

之以付雕梓所爲落箋堂詩鈔者也自時厥後兩

入薄宦南北雖越千里詩筒往復無異對牀甲辰

歲暮集卷八

四

之獄兄事白南下士正迎兄于秦郵相見悲泣兄

了不爲意直取憂患中所爲詩兩巨編擲士正前

曰弟視吾境地差進不蓋其道力堅定寵辱不驚

視人世富貴直土苴耳庚戌辛亥閒兩人同官京

朝每下直輒相偈和而故人宋荔裳施愚山輩皆

在每一篇出人競傳寫自謂平生之樂無以踰此

顧不圖風流雲散諸君子或出或處相繼罷去士

正旋有西蜀之役而兄遽奉 太夫人諱以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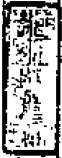
壬子之冬士正舟下三峽奔喪歸里時兄已難骨

僅存泣血相對同苦塊寢與者八閱月兄竟殉吾

母以死嗚呼悲哉先是士正嘗集同時名輩詩爲

神韻集兄劇愛其書趣便成之未及卒業茲感念
存歿別次平生師友之作爲感舊集而以神韻集
所錄舊本割什三以附益之因鈔兄篇什次于後
昔代宗答王縉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石室所藏
歿而不朽先兄生值

右文之朝坎壈以終其身視右丞之遇殆有幸不幸焉
用竊取篋中登李川中州載敏之之側附諸賢以
傳于代言念平生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曩松陵顧
茂倫撰四家詩語吳孟舉撰八家詩錄兄篇什
尤富茲得以畧云康熙甲寅四月二十日弟士正
揮涕書



感舊集卷九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宋

疏 四十四首補遺二首

疏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

官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集

源詩詩品康熙辛未宋荔

兄弟傳和致久明年為家補守蜀吳余與對飲先後出都門余以十月

下峽落棠以明年春上以還不相見是歲為宋八親受於京師後二十

八年為宋子思勳東京師以入蜀集相示尋具一二短章於此次黃州

云賦成赤壁人如夢江到黃州夜有聲憶故鄉海濱無力魚云銀花爛

漫步竹簫釣艇吳鉤紅樓長干我尋路留飲骨至今已著南風宿夢管

雲云離愁小技名食已由來就管城曹與江郎書恨賦莫將切筆

博公典題曹郵界石二蜀國至今悲壯字見人於是悲鴻澤池北

偶讀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廷北宋之右是思山宋嘉慶七年詩頗疑

故前五古古歌行時聞杜韓之與壬子春在京師亦余定其詩筆為三

十卷其秋與余先後入蜀明年宋入觀蜀風雲寄奇成都宋政京師

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按安雅堂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後亦無遺集刻於康熙已卯已矣漁洋所定原本並梅村原序失之其

雪夜鎖園聽何山人彈琴歌

殘雪我栽照金壘主人置酒臨高臺座中有客操綠綺

使我徒御皆心哀寒風蕭瑟空堂裏一曲未終柝雅起

忽疑空山雷雨過倒挂飛流聲蕭蕭又如班馬之羣鳴

千騎萬騎行復止山人本自雍門客長裾恥向王侯宅

結友偏多依少場貧來獨有丹青癖醉時攜得虎頭筆

滿壁煙雲峯削成生綃高捲洞庭雲綠毫振映蓬萊日

絲桐筆墨各有神琴理真從圖繪出水仙海上霧濛濛

廣陵絕調隨林風絃際何由識今古胸無邱壑難為工

伊余自歎嬰塵鞅五嶽空懷何日往煩君為鼓一再行

能令宗炳羣山響趙郎善手寫金徽更為變微淚霑衣

明月疎鐘兩搖落滿地清霜鴻雁飛

送何葵如歸里

年年作客雁先還幾說歸期髻已斑落日片帆天際遠

那能相送鶴兒山

蜥蜴行

退食苦炎熱披襟聊散帙青蠅何營營室小厭充溢智

勇兩無施未可張羅罟承塵多蜥蜴三五相倚匹見蠅

忽如怒奮迅搖其乙須臾翻靜黑點敵轉恐慄將遁復

斂身欲動或屈膝攻取勢多端精神乃專一青蠅一何

愚忘情似親暱呼吸飽脣吻百試不一失未即盡驅除

去我心所嫉吁嗟此小蟲暗合兵家術始焉弩在機終

也刃出鋒叶古來師老馬戰勝未敢必衰至則寡謀禍

機戒不密可憐智伯頭竟為晉人漆

釣臺歌贈馬蘭亭山人

九峻山人聊託世伏波將軍之苗裔家在溪陵紫閣間

孤情獨與煙雲契彈箏叩缶本秦聲裂笳為衣皆楚製

儒冠誤人幾半生秋風屢雪劉黃涕長焚筆硯事丹青
潑墨吮毫稱絕藝橫鉞酷似黃大癡細染還宗吳仲圭
近代以來數文沈嘉隆而後作者誰山人工意不工似
匠心自出無專師盛龍山水頗不惡韓家釣臺尤最奇
一峯高入白雲裏登樓坐見滄海游入欲贈每束手
譬如寫照難鬚眉一日坐我悠然堂解衣盤礴無人窺
須臾圖成挂諸壁高巖遠谷光參差瀨濤旋渦漁艇立
窈冥洞口煙蘿垂主人韓生有狂癖此臺自爾高曾貽
見圖再拜悲且喜重之不啻商尊棄便買貞珉勒山側
酌酒欲告山靈知山人此別欲何往贈汝一枝筇竹杖
避世宜從麋鹿羣結廬高臥仙人掌寧恤牀頭妻子飢

蘇軾集卷九

三

要令胸中邱壑長我今持節越王城蘭渚剡溪恣偃仰
預拂霜絹以待君一揮欲使羣山響記取雪深一丈時
山人須鼓山陰槳

清水道中

隴阪高無極清秋望更賒石林千疊水版屋幾人家古
驛羊酥飯空山燕麥花停驂問耆舊井稅說頻加

燕子

燕子何時到三春遶海西不嫌官舍冷來傍畫梁棲
雨為巢苦雌雄置力齊吾家有孤姪匪勉屬山妻

驛夜

濁酒更深醉不辭短檠疎簾怯涼颼樓邊哀雁飛何早

海上鱸魚歸又遲銀漢欲斜為客夜金釵初墜憶眠時
空閨應有刀環夢泣向流黃說髣髴

邢州初度

迢遞關山木葉稀故園又負釣魚磯明河射角夜將半
秋露如珠客未歸蟋蟀多愁啼復咽寒蛩無力倦還飛
誰知八月乘槎者猶著單衫越布衣

登西嶽廟萬壽閣

咸京西望接平蕪下界陰晴乍有無九曲流從星宿海
五陵煙鎖帝王都蓮華再影空青落瀑布當窗雪練鋪
咫尺三峯聊徙倚不須探策索真圖

登華嶽作

蘇軾集卷九

四

獨上鈞梯覽大荒秦關終古氣蒼蒼天開闔闔幾尋尺
地界離梁入渺茫五粒松搖羣帝珮三漿露浥百神觴
仙人方罥青冥上更欲凌風度石梁
松風謾謾步虛聲杖策高尋衛叔卿星近祠壇光欲墜
月臨仙掌夜偏明扶桑萬里天雞曙箭括三更石馬鳴
誰信揚雄善詞賦不將綠筆記層城

鸚鵡

雕籠萬里託征鞍辛苦何辭行路難幽閣恰添嬌女伴
方音猶作部民看且分薄俸供杭稻莫遣春風瘴羽翰
流水隴頭相憶否朔雲邊月不勝寒

詠史

古聖貴遠歆經邦戒謀始秦穆殺三良亂命一朝耳安
知家法垂視人猶犬豕數傳至祖龍赫怒六王死諸生
竟何辜阮之咸陽里勿張新法酷孫謀在前史

少卿陷狼荒司馬為歎息上書坐腐刑公卿弗為力洛
陽賈豎子牧羊拜高職窮愁著萬言發憤抱胸臆結文
慕游俠多財思貨殖名山今則傳衛寬竟誰直

秦兵圍邯鄲信陵抱深恥一邀朱亥行能使侯嬴死談

笑却狂氣連城棄如屣驅車返大梁謝罪居田里悲歌
築糟邱壯心付牀第英雄作達人願彼三公手

太尉血未碧無敢瘞骸骨綠憤爾何人哀哀夏門卒偉

哉門下士左手提章鉞備身託六尺宗祊淪汨種松

原書集卷九

期歲寒觀人在倉卒使居高后時可以為周勃

應侯既得志普濟魏齊首急難有虞卿棄印與俱走無
計抗秦威甘心作窮鬼豈如孫賓石複壁藏死友成要
安足論二子俱不朽古道良若茲今人以為否

崔生良史才博物綜墳典著書仿漢紀金石垂班管春
秋諱定策本朝必歸善奈何昧斯義坐歎宗支斷同時
載筆人青宮出諸險危哉太史還宮刑猶幸免

魯史多傳疑石言未於晉所言人如何尼父未嘗訊或
曰物所憑此理差足信孤臣孽子魂千年豈能誦滔滔
水東逝青山共磨礪師曠失其肥九原復誰問

縛鼠詞

我僕行丐歸不虞明日飯香杭白如玉未飽身已健
鼠率其羣需需僅盈寸豈肯念予飢但欲充爾膺設羅
當穴口小童不勝恣貪餐禍所聚點巧奚能避畏人仍
奉首磨折如九頓我心方惻惻弗忍誅其困憫然脫拘
絀三窟縱橫奔釋氏等冤親先民戒滋蔓豈若兩相忘
可與達者論

古銀槎歌

我有匣中銀鑿落碧山山人手所作背鏤至正壬寅字
點畫形模今宛若斷節枯根紛錯糾中有仙人博望侯
衣冠其古蹟蒼蒼飄飄一似乘孤舟肘後惜無筇竹杖
袖中或有安石榴人言八月泛天漢支機石畔逢牽牛

原書集卷九

六

奇事流傳見圖畫銀師何意窮雕鏤當年親致汗血馬
飽歷條支經大夏安如骨貌久銷歇供人把玩充杯棗
金人已去柏梁臺玉液常沾白蓮社嘆我落落溝澗同
潦倒賴爾衰顏紅有酒如澆不稱意欲求仙術尋壺公
跳身此樣之腹中窮源再入馮夷宮為侯改號鵠夷翁
胡為低眉偃蹇在塵世枕蛟騎虎愁吾躬

市驢行

同伯寺前黃紙下黔首不得畜匹馬輪官者後罪無赦
駢駢驢驢車中野走馬棄田史有書房星天駟光耀欄
柴車轉轉驚驚賊負軼者誰大宛駒五陵富兒顧所養
寒驢價出龍媒上青絲作鞭金絡頭驕嘶奮鬣行長城

挂劍臺在張

延陵季札賢公子腰下芙蓉秋水一片心期不忍寒
蕭蕭龍樹虹霓紫歷聘諸侯未反命魚腸刺刃王僚死
躬耕三讓宗家法吳邦不受輕如履閭閻枉自鑄黃金
屬錢不以誅奸姦當時列辟尚權衡劍客縱橫仁義否
君臣父子競相屠谷風之刺徒爲耳公子深憂在萬古
聊因死友扶人紀矯紆非無於與僑子金獨向徐君委
竭來酌酒想遺風荒臺半圯埋寒盡麒麟寂寞一抔土
誰其樹之松柏桐人言墓草似子將薨輶轡鼻將無洞
三十年來不復甲枯根或化爲蛟龍水湯湯兮風烈烈
篝火黃昏讀殘碣金石有時銷此誼長不滅君不見交
態紛紛等阡陌任防門前無弔客

贈鄭汝器歌

近代八分復何有專家獨讓蕭田叟作者紛紛祖唐隸
臃腫支離轉龐醜鄭君博物饒天姿書法遒勁多離奇
老筆縱橫森劍戟尺幅光怪盤蛟螭大書徑尺懸巖巖
彷彿再見嶧山碑家藏圖書半秦漢陳倉石鼓宣王詩
响淩傳疑夏王禹之業篆刻永相斯縹緲春帙各精好
歲搜寶劍將無遺我來焚香肆展閱神遊三代觀鼎彝
主人愛客出斗酒滿齋月午桐陰移况復暮兄弄豪飲
醉揮三百金屈后君從壁上觀人醉獨踞匡牀作奇字
廢墨淋漓四座驚咫尺蒼茫風雨至昔我持節隴首經

磨洗中郎郎閣銘會將什襲稱雙絕置向浮嵐暖翠亭

張幼量古劍歌

有客傳書滄海東貽我寶劍光燦熊龍鱗鳳脊不復識
開篋蜿蜒生白虹張君今之魏公子好古懷奇性所喜
急難偏憐趙勝危虛恭能使侯藏死一朝劇地出湛盧
雌雄再向豐城起拭以華陰山下之紫泥濯以滹沱東
流大江水鵬鵬寒光不可藏星展夜閉珊瑚匣銳頭美
兒虬作鬚三尺錦囊常負趨攜舞樽前聊娛客空堂似
有蛟龍呼五陵貴人欲相奪君執不可顏色沮酒酣顧
余恒促膝笑指蒼天凌皎日何由邂逅有心人脫手藉
鐔其意我劍沸地箭滿眼味肯須臾暫相失故太風

感舊集卷九

病久難羣豈意寒暄到白雲參差宛帶芙蓉影滅沒還
疑蛭蚪文冰雪交情有如此始知世上空紛紛自昔神
物稱難遇春日蒼苔隔煙樹報君遠盼寒江飛挂壁蕭
蕭走風雨

送顧勉齋督餉關中

柳色依依邊馬鳴故人萬里賦西征漢江舊繞襄斜谷
蜀道新懸驛騎營瑣裏梅花春不度樓中羌笛夜偏清
相看懷抱蕭條盡隴水秦雲雁幾聲

竹罌草堂歌

明城朱松節白門樓仲謙官以竹器得名

君不見練川朱生稱絕能昆刀善刻琅玕青仙翁對奕
辨毫髮美人徙倚何娉婷石壁毫巖入煙霧澗水松風

似可聽錢玉雕犀安足數玻璃列碎犧尊腥白門漢生
亦其亞大模不新開新硯此最削盡見龍蛇輪囷踞屈
鵬夷形匠心奇創古無有區區荷鉅羞劉伶妙製流傳
真者少何侯得之爲異寶大書深刻作堂額客至登堂
多不曉我來問名請縱觀錦笥纔開稱絕倒黃倖蒸栗
鎮且堅潤比瓊琚兼肉好何侯啖我燒羊胛華髮臨風
除白袷陪列唐昌觀裏花欄餘甫里先生鴨羹酒元從
白墮傳新筍更得青州法南人不慣北人欲絕牀坐聽
糟牀壓君不見蔡邕笛千年人去亭名柯詎若龍鍾古
節大如斗真堪一日十摩挲銅盤綠燭朱顏醜升君之
室焉君欲來已厭焉程璜客中十斛須相餉沙棠樹

贈馬參戎

下牡丹菰葍計日應全放殷勤欲惜好風吹痛飲還
期明月上預勅雙童洗竹罌待余醉臥青絲幃

君昔爲命越臨洮少年意氣何雄豪孤白之裘泰復陶
袴鞬射首烏孫刀雪深草淺牽旅裝手格猛獸如童羔
絲熊赤豹連進進生取蒼兕拔其薏屯田蕪沒愁耘薶
黃沙積粟飛蓬蒿金城戍卒飢嗷嗷翁孫刀畧徒煩勞
安西都護醉蒲萄謀求終窮窮秋堂旋從丞相征哀牢
五月渡瀘入不毛其蘭城下血戰糜盡鐵馬隨猿猴
李廣數奇功則高猿臂不得擁旌旄長嘯歸來脫錦袍
黃公酒盞換濁醪鰓魚三寸等可毛安能俯仰同枯樵

美人環珮逢江皋感君一曲求鳳操溫柔有鄉堪醜醜
何勞錦宇貽寶箔霸陵醉尉空嘈嘈吳鉤夜作蛟龍號
孫盧餘孽作風濤天威赫怒集征艘樓船十萬聲喧囂
何人爲薦公孫敖釜張重結解弓發洗清漳海爲城濠
雲臺圖畫鄂與褒道傍笳鼓驚兒曹丈夫窮達信所遭

剡溪道中作

昔人乘雪往而我溯風行萬壑穿雲轉孤舟與石爭漁
游寒水見鷗立夕陽明安道留遺宅寥寥千載名

申園同姜如農作

舊與張常侍同吟桂樹歌重來松鼠大相對渚禽多花
氣暖衣袂茶煙隔薛蘿終焉遂疎懶白首問漁蓑

感舊集卷七

百尺辛夷樹春秋兩度花游人紛作賦園吏至今誇池
水通吳苑鶯啼過阮家陽華施枕簟歸臥月方斜

檢閱故人姜贊當遺書哀然有作

宿草萋萋幾度春招魂不返大江濱安知嗣祖非爲福
況有要離可作鄰良友心期遠楚些孤兒風貌是吳人
西風似箭吹殘燭三復遺文淚滿巾

烏聲

三匝棲烏夢不安哀鳴睥睨曉霜寒豈云蕩子從軍樂
似訴征人行路難金井轆轤梧乍脫白門樓閣柳初殘
賤臣哭後頭終黑腸斷當年太子丹

贈陸君暘

朔風吹雪夜漫漫變微高歌易水寒醉客滿堂齊下淚
分明畫出白衣冠

舟中見獵犬有感

秋水蘆花一片明難同鷹隼共功名槽邊飽飯垂頭睡
也似英雄髀肉生

吹月何須永夜喧閒眠實蠹主人恩咸陽市裏金張家
兩度悲號上蔡門

夏瑗公先生廿載淺土門人盛珍示小地墓之以

其夫人村焉高其義為詩以贈

幾年松檟缺經營負土荒原賴友生曹賦園殤哀

幾無補遺言

原舊集卷九

二陸寃理應共語雲車風馬笑相迎

胡去騎羅以獻將歸楚中小集南園卽席分韻

幾從雙屐探梅等忽送孤帆折柳條淚鵲灘頭春欲盡

驢驢陂上夢方遠生徒南郡悲長笛詞客西京有洞簫

我亦因君動歸思那能長住伯通橋

元日日食陰雨不見越四日微雪不成夜乃大雨

排悶賦詩

歲云改矣寒方劇日有食之雲氣微柳色偏於南國早
雪花長似北人稀愧無旨酒會鄰里且擁殘書掩竹扉

堪笑兒童強解事關街簫鼓試春衣

行樂詞

三間笠澤魚鱗屋雙槳松江鴨嘴船長大從吾釣秋水
大兒換枕小兒牽

寓侯記原和園

高枕吾廬似花香繞屋清夢迴魚潑刺祭後懶縱橫宿
釀呼兒勸殘茶共客半吾衰甘就隱不復問歸耕

飄泊仍吳會淒涼但越吟鄉遙悲去雁春晚見來禽老
病初攜杖良朋喜盍簪妻媿塘隄上柳步屨定相尋

上巳遲三月是年閏二月高齋自一家魚梁連竹屋雞欄縛藤

花萬木偏能冷羣鷗未覺諱臨卽頻送酒莫違約奴贈

未忍辭君去行行且復淹酒鎗朝尚臥花箭夜來添

白鳥聲相亂黃魚價稍廉東鄰如可問龜策未須占

原舊集卷九

江南曲以下補遺

菡萏池塘藕畫橋月明樓上美人簫十年不到傷心地

夢逐長江來往潮

劉越石聞雞處

衰柳平沙古渡村傳聞此地舞劉琨幾惟祖述能先著

客有盧諶感舊思江左衣冠空北顧古來天地此中原

雞聲依舊清霜曉招得并州萬里魂

施閏章四十四首補遺二首

閩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順治己丑進

士歷官江西參議通舉博學鴻詞授侍講有雙

鬆草堂學餘等集漢詩話云吳郡思問詩法於施愚山施
述余服膺詩大旨愚山曰子師言詩如

落葉積空庭林鳥斂雙翅此時雪滿山正對寒江寺又
墨日以煩遲暮忽將至誰登洲上閣攜壺同一醉

發袁江

秀江空翠看微無濕瀾激瀾寒侵膚垂流縱棹迅飛鳥
羣山卻走如亡遁岸傍水確喧轆轤釣臺巨石青珊瑚
河伯江妃白晝趨臥間灘響忽已逾颯如勁箭離離孤
萬巖奔騰鳥獸呼枕藉清光離簿書藤花飄落上髭鬚
逸興今朝不可孤舉杯滿酌酬江湖

雪中簡熊漁濱時寓金牛寺

夜聞浙瀝聲微寂澗竹折朝來庭戶閒坐見南山白
踏何所懷忽憶精微路臨長川幽泉瀉白石不有
物外人誰當共晨夕

發宜水

新霽岫雲輕春風送客行高臺迴瞻隔深樹雜花明村
邊生山田皆水聲出門幾幾日鷓鴣已先鳴

贈楊商賢

涼落歸何日狂歌興不遑家傳殉國劬身老釣魚磯作
客燒黃獨尋僧臥翠微風流滿江漢祇覺似君稀

山亭

山亭秋色裏喬木散秋陰果落跳松鼠葉開過水禽入
林蒼徑滑隔岸數峯深一坐移清晷悠然物外心

荷湖館

隔林煙火幾人家古廟江頭紫晚移欲問菱荷香寂寂
一川新漲白蘋花

未老

未老忽將老曰歸猶未歸檻花經雨盡沙鳥過江飛文
字生涯薄交游晚節稀訟庭滋碧草羞抵北山薇

中夜

倚枕不能寐惟含中夜情為誰催白髮持底答蒼生天
意晨星見秋聲鼓角清已聞哀痛詔盜賊忍縱橫

茅山芮道士山樓懷蔣修撰虎臣

山房頗流泉高閣相迴屬春寒冰未消林下苔已綠微
月出東峰雲變響喬木此中有石牀故人當獨宿

元符宮題壁

雲際復宮宮白書塵氣絕恰對大茅峯晴餘半峯雪

寄雲樓

長溪白石草閣臨溪溪欲收衆山色不惜千尺梯前
看北樓並迴瞻亭低雪月遞照曜嵐雨無端倪春流
漲丹壑芳草開新蕙人間物亦靜遠岸幽禽啼驅馳垂
二紀自顧何補全門四方朔首陽苦夷齊此中聊賴
仰誰知肥遯棲

雙溪故園

玉山當我門客夢屢登陟返駕尋園廬路遠不自識頃
垣無人居佳卉讓蓬棘叢桂忽成圍伊昔余手植婆娑

汝亦老攀條一歎息忽訝我歸遲今茲就家食壯顏雖
已衰所未渝舊德誓將聚朋好花時酌雨側倘未寤顏
齡餘力問耕織

園居

新宦違素心十年憶雲客匪謂簿領煩抱憂屢疾作乞
身翻見迂園林成宿諾清時適省官偶遂歸田樂束身
免顛躓所得良不薄春林雨澤豐綠筠舒紫箨未能躬
隴畝微勤肆花藥時時招友生高論討風學何以娛我
懷守真庶無忤

久別煙川道中

又日日初晴春風昨夜生野梅誰畧折凍土又新耕餘
感舊集卷九

感舊集卷九

二

雪娟娟白流漸瑟瑟鳴琴溪閣控鯉駐馬一含情

秦淮間夜

明月非霜雪滿城生夜涼閣浮楊柳岸風接菱荷香漁
火平臨檻蟲聲暗逼牀誰憐河漢淺牛女獨相望

半公游黃山

眞僧愛名嶽春入早支筇獨去尋深寺幽居定幾峯雲
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猶恐層氷在巉巖細路封

太白祠

太白騎鯨去空留采石祠常軒千里水遠屋萬松枝山
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誰將一尊酒把臂共論詩

宿松隱菴

寒山曲徑石嶙峋落盡桐花暮雨頻昔別重來三十載
松雲匝地苦留人

豹兒嶺僧舍

回岡合沓畫纔分半嶺茅菴住白雲落葉滿林人跡少
一聲清磬萬山聞

書孤山上人冊

三年不到雙羊路夜半鐘聞城外山時憶休公相對處
亂松深竹片雲閒

新城訪王啓生歸舟卽事

宣統北都新地

三月乍暖如暑天溪光柳色清可憐野渡孤村浮鏡裏
敬亭列嶂橫眼前平沙深巷見高樹菜園麥畦交綠煙

感舊集卷九

文

幽人坐語從日暮歸路晚風輕客船

江干僧舍見襟園題有深竹留人細雨中之句率

爾有懷

深簾細雨客重過好句留題奈若何欲寄數行相問訊
白蘋風起亂愁多

夜涼

數點疎桐雨不知秋氣生殷勤語紙扇又是一年情

釣龍臺

寒潮日日至東流無重迴何人此垂釣傳有越王臺山
川掃陳跡臺殿皆黃埃龍蛇相咬食戰骨高崔嵬廢沒
臥不起萬古桐江隈

上接筇峯至隱屏絕頂

躡盡危梯倚翠微松門出屋坐忘歸雨從天柱峯頭過
雲向臥龍潭上飛

夜坐天游峯得月

微雨仍留月千峯洗更明仙雲真可數片片掌中生

鐵笛亭

溪光漠漠樹冥冥勝事猶傳石上亭樵唱數聲人靜後
松風吹出片雲青

歸宗巖一名小
巖

永濕武夷雨還登溪口峯巖穴互崩峭石門相敞臨懸

泉瀉微瀾留眾願生稠陰洞寒氣欲煥峯迴露全沈日午

感興集卷九

九

始聞雲巖隱江得荒榛翳木葉霞蹟無人尋下山望

巖屋但見青松林

將遊嵩寂留別都門諸同好

富貴非我懷馳馬金高踏京國偶羈縻相憐為同調文
酒連朝各騰為每頭倒欲別重奉奉白頭不忍掉秋風
感客心言歸遲時更與舊芒屨萍游問高少名微領
中區元氣羅衆妙商隱景物清岑翠和照曜齊心躍往
跡佳鶴或前導中峯有絕頂陵雲踏奔峭俯探二室幽
坐對三花笑要期接至人靈境不空到澄曠諧賞心詠
言託微好惟應憶故歡回首一長嘯

縣山廟

不知黃屋貴揮手出塵氛野草沒丹甍天風來嶽雲荒
祠環嶂入仙樂幾人間倘值浮邱子吾將鸞鶴羣

登太室中峯

壯士貪名山如海吞百川東遊臥日觀義和親比肩南
使經衡嶽霧雨悵還延近思太華頂遠夢崑崙巔嵩高
在蒼睫振策窮攀緣詰曲蛇運緬幽陰熊館穿冉冉極
天際舉頭觸星躔宅中環四岳一氣何盤旋風雨鬱交
會蛟龍走連蜷樹杪忽橫練坐見黃河懸窈窕擣水石
淒清玉池泉引領眺冥嶺巢許方陶然幸苦茂陵客壇
時飛荒煙有為終滅沒瑤玉空雕鐫帝休昧珍木石室
闕誰傳長麟食肉者虛無求僊仙

漢柏詩

林州傳漢武封三將軍大者周三丈五丈大者三
丈八丈人謂之漢柏也其葉如松而實如栗

海風折若木陰火炎崑崙天地幾反覆礪石獨存嵩
高黃助奔河洛滋靈根鼎立勢特角鐵積藏踵跟彭亨
腹擁腫攫擎枝騰奮平岡浮鵬奮白雲蒼龍蹲踞漢時
飽更日月為吐吞漢武昔封禪雷殷萬乘喧繼時盛宮
觀習被邱樊上撐珠殿黑下蔭翠華翻天子動顏色
錫封隱溫恩陵谷改朝基連受無寸垣數千年碩荷惟
爾留中原前有開元碑巖巖立軒軒其詞出林甫棧璣
不足論典刑爾獨古正氣同乾坤岱松大夫輩俯仰成
耳孫自非閭里樵不肯讓稱尊豚酒勤父老叶嘯來
猿其神長數丈建肅擁朱旛左手佩鐵斧右手垂紫鞭

出入衛中獄自稱臣大誦古道日隕替瓦看與喘我
來肅長揖將軍向我言余已經百戰鎧甲掛痕痕近曹
決劉項遠則從軒輊小人不解事黜恩羣攀援劉虜肆
刺射受侮心煩冤帝怒命祝融收一先燒燔吾儕遊當
化蛇蜺升天關子頗識文字為我紀混元杜韓不再出
掣筆誰飛鴻再拜陳荒詞風起黃雲昏

聞陳伯璣訃

貧病煩愁思生理久難恃浮名竟何為吟歎坐成死白
日暗匡廬悲風倒彭蠡西江數耆舊接跡奔蒿里稚子
當何依殘編遊誰理平生八口憂此日君都已空令故
所散白頭哭江水

泰山梁甫吟以下補遺

山高多烈風鬱鬱少松柏側足陵天門浮雲蔽碣石辛
勤紀封禪茫昧探玉策攘攘七十君一逝無陳迹上為
羣仙居下為萬鬼宅言當採芝食使我生羽翮攬策不
及餐白日何蹙迫生非孔顏徒百年亦何益何況蕩陰
里空埋壯士魄

酬何匡山先輩

坦步從苔逕孤吟傍竹籬百年成底計斗酒漫深辭昔
憶淵明菊鶯看水部詩江田宜晚稻歸刈復何疑

陳允衡十二首補遺一首

允衡字伯璣江西建昌人御史本子有寶琴館

集 漁洋詩話伯璣食貧而好義友人遺書所選朱子集徐巨源古
人云偶無微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 皇華里伯璣伯璣之伯璣
東湖龍溪漁洋詩話伯璣詩文三昧 皇華里伯璣伯璣之伯璣
不勝衣雙履思遠致五言如斜日明依樓閣下飛鳥欲歸飛在
蒼月空林得與與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例數十句非尋常明悅元錄
兼不能道也伯璣書屬子論定其詩與詩國雅亦無先待伯父先
著功況及子詩其語 恩山集陳伯璣詩序其友陳伯璣陳伯璣之
曾也避亂移居與劉達公俱流寓江蘇江蘇杜門窮巷以詩歌自娛其言清
深渾淡秀而不膩時而不片其詩之先達自天下之望若無公雪堂
公左嚴杜口推轂其在江南一時名公鉅卿人皆樂與之遊而
吾友伯璣其類與伯璣相善信乎其學成於已而信乎於友也

山居

結廬山水中頗辭外物牽洪厓去已遠遺跡多幽懸日
夕娛我聽修竹周流泉長疑風雨聲絕壑無晴天清晨
攬衣起好鳥鳴牀前所成人跡稀與古相周旋初日盈
西白青山曉逾新得此時趣聊復東齋眠

京口江上寄林茂之隱君白下

寒月散蓬隙皎皎爭朝暉不寢學跣跡如掩山窗扉啟
視聞無人遠水長天闊春懷在高館既醉未言歸
烏龍潭訪唐宜之

蕭興望歸鳥日暮空城曲衡門終日閉垂柳春風足時
聞梵唄音隱隱潭上屋林間花自香戶下水長綠

送韓聖秋還秣陵

朔風吹江聲江寒愛水落孤舟不覺速細旋青山郭踟
躕柔櫓傍停歌進離酌木葉下津亭遊子感棲託君行
信所安余懷渺難度

答姑溪吳叔向

明月溪上來好友與俱至晏坐修竹間已得平生意榮
名不可常章句我所媿聊誦古人詩柴桑有深致見子
通脫懷頗兼窮達器讀書好深思飲酒亦豪寄云何寂
寞者春風能鼓吹

送舒元通還里

北風利歸帆遊子中夜發天寒流景疾倚棹怨江月去
家踰千里終歲音書闕遠客乏黃金高堂增白髮歸心
正徬徨烽火忽馳突別我同學人中懷莽超越

白下同千皇過孟貞水閣夜話

春殘山更青幽居傍水色杖策尋詩人閉戶方晏息欣
逢君來共清談

不就枕席落誰相識

客心傷歲晚倚棹聞歌聲歌聲一以歇谷響寒潭清孤
舟不能發古調感中情曾是滄蕩人而為塵網嬰嚴鄭

答熊奉常

長道跡張邵甘辭榮豈無好爵縻千載高其名鄒園可
栖遲文史足經營倦首徇世務無乃負此生君言良非
誇吾願亦易盈行當攜妻孥白首從耦耕

至劔邑止宿豐玉堂即事呈明府

雪霽竹色淨蕉影亦疎散朱實綴林間幽蘭園宅畔主
人少塵事客至有探玩夕景若為駐寒鳥時一喚入室
見琴書道懷自澄觀徙倚忘羈愁晏息發詠歎感公清

淨理未覺經離亂

拜先大夫墓下述

母氏望門關已是苦寒日兒今別翁墳悲風飄淚濕墳
前萬松樹樹樹兒手植十年過人長能作蒼蔥色再拜
告土人人誰非子職但願護根株慎勿肆賊賊兒行多
回顧夢繞松枝泣來歸當有時早晚難自必將欲東遊
南文思西去北嶺書與校經庶幾近食力骨肉永相保
此身任通塞翁靈無不之兒衷難罄述

百雲梁

道上車馬喧取境避人跡略約自橫斜以待獨往客

探山只數里倚棹變陰晴竹樹依城轉鳬鷗傍水輕松

風生夜色人語雜溪聲隱者不可見空深漁釣情

葦間補遺

莊生去已遠漁父留其名蕭蕭葭菼外何處扣舷聲

孫枝蔚

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布衣舉博學鴻詞以年

老授司煙局正字回籍有說堂集

辰內遷諸詩老送別孫豹人豹人有句云從聞名後多在大父甲
言無所往有漢諸公孫豹人中亦自負其才二道山中逢過風
賦詩云云 居易錄孫豹人與余同里余不見之節子以詩云
其後身人孫豹人與余同里余不見之節子以詩云
會逢為送安 此北地孫豹人與余同里余不見之節子以詩云
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畫幅萬里水看如海孫豹人與余同里
人今上孫小鶴與余同里水看如海孫豹人與余同里
人小像絕類長松不世情利頭其語一朱生胸中懷無人語路落琴

齊大賢曰揚州府志本傳校尉少為諸生遭流離其少年書長
選賦客深望得不死乃走江都從賈人游累數千金散之既而閉戶讀
書力詩古
文名滿海內

萬里曲

道傍白骨走蟻蟲不如秋草隨飄風此曹有母復有妻
誰令拋置古城東肢骸雜亂相撐拄知汝或為雌與雄
或為壯士或老翁吁嗟人生誰不死姓名須載青史中
不然亦得歸鄉里兒孫拜墓淚眼紅哀哉長平之鬼魂
天陰月黑啼青楓國家選將賞得人無委士卒藝刀弓
天子有道重人命鴻名赫赫垂無窮

田家雜興次儲光義韻

田家雜興次儲光義韻
風雨候早更過吾歲得異雀相賀得食鹿相呼與爾共
鄉縣時來傾此壺

桃柳既相對雞犬亦相識新婦出採桑道上誇顏色教
子不求官百年樂比翼昔有魯秋胡其事堪歎息竟捐
君子名長愧高堂側安得如冀饒家風最樓直欲知相
恭敬請看親餉食

野人常在野鳥獸頗相關嗷嗷眾雀求食何時閒慨
然念義農不生此世間擊鼓聲不休羣盜滿南山衣食
起干戈世路多險艱仁義那可恃清淨良難攀莫言莊
與老不如孔與顏

獵騎過青山追逐良自樂朝出長安城晚投咸陽郭笑
謂田家兒止知誇收穫乾坤方用武人命輕鳥雀養賊
二十年無人收河洛空有長弓箭不射機槍落大言竟
何益此輩真輕薄

自作挽歌

鬼伯無親疎百年有盡期夙昔耽書籍今且忽棄茲五
十不為妖星家謂子壽止五十一歲便去勿復悲所恨非故里家人痛
流離老妻與衣裳幼女啼房帷買棺須一金倉皇在貧
時親戚稍來視弟兄天一涯生不頻相見死後長相思
寄書三千里得達亦已遲魂魂冀早就託夢暫追隨焉
人苦愚魯沐必現有知令酸赴九原茫茫任所之

真孃墓

世上美人偏不久看花時節舞裙朽化為黃土香春風
何況當筵親勸酒無人經過不題詩為問芳魂知不知
墳前草色青如此城裏歌聲那可遲

勸酒

昨日桃花紅滿園今朝花落池水邊正逢老僧扶錫來
見我相勸學參禪酒杯在手無奈何君且歸去我醉眠
陶公不入慧遠社後世亦得稱高賢
神農虞夏忽皆沒伯夷餓死太倉卒治亂循環亦天道
憂時何為常咄咄博徒名娼左右俱酒錢安可一日無
杜鵑聲苦聽不得春風何處無提壺

馬食禾代田家

禾黍正油油何人放馬上隴頭碧眼虬鬚使我愁向前
長跪淚雙流租吏坐我堂聲高氣正揚縣官催納粟不
待禾登場願約馬客至舍下今朝為吏辦酒漿馬客來
租吏去早知馬客能逐吏馬食禾盡不須慮

登多景樓

登眺初多感江南古戰場霸人念墳墓故國垂封疆仰
面孤鴻下回頭一水長億翁曾到此愁絕為襄陽

河漲後泛舟至平山作

出城尋古蹟寂寞少游人樓外一行雁亭間三尺鱗昔
賢曾泊蜀秋水忽如秦客子能行樂花前共老春

春日讀書

垂老貪書卷長貧罷酒杯古人皆不見春鳥忽飛來為
看流光速幸勤轉自哀

雜興

宋襄無智畧姑息以為仁卒自傷其軀見笑於桓文樂
毅如湯武比擬失等倫二邑圍三年徒與騎情都劉備
敗當陽輜重竟何存不知兵貴速區區懸州民一夜三
百里魏兵稱如神操刀貴能割線網無擇鱗丈夫非老
嫗乃慮兒女嘆徒使千載下聞者增酸辛不如為猛虎
猶能制狐豚

焦山遇風作

風起中流浪打船泰翁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
尚欲西歸太華眠

秋耕

出門葉盡落晚稻初上場倉廩幸稍實牛力終堪傷驅
之復父田黃犢鳴其傍麥種未生蛾且足舒愁腸觸寒
貴早起耐此薄衣裳縣帖前日至鄰舍半逃亡耦耕竟
無人隨牛轉高岡羣歌聲奮利獨歌聲慘傷安得借寒
風吹聲到君王

鄰牛

兩牛並已老鄰居路不斜常時日暮歸各自識其家幸
無驚人言散牧無餘力盡食報草色青無涯還遇

題俞生所畫江南山水圖奉酬王麟友送予之屯

不賢主忽復刀見加託身一失所行路為咨嗟哀鳴知
無益主人厭桑麻見笑於鄰牛飽食臥東舍臥起常自
如不教服大車

留長句

我是閩中舊酒徒全家避亂來江都此邦南北之通衢
相顧草堂多鴻儒文章不救飢寒驅歲歲挂帆江與湖
雖然奔走顏色枯眼看山水樂有餘夜泊廟門聞啼鳥
橋邊酒家女當壚醉聽鄰船唱鷓鴣江南樂事輸姑蘇
洞庭漁人一何愚風雨不知惜肌膚近午打魚聲喧呼
前鷺白鷺後飛鳧可憐村農更勤劬小艇尺泥泥最污

景物此時觸老夫苦搜佳句忘客途空手歸來愁妻孥
贏得清夢依旅蘆此事語人人謂迂今者舍舟思登車
有兄遠仕新寄書也留乃在山一隅但飲蒲葦少葦鱸
王郎送我心跡踴惠以長句勝隋珠知我春戀江上漁
更索俞生畫作圖他時相見吾友于但道王郎美丈夫
若憶舊遊問吳趨請示此畫非模糊

竹林寺

漸近雲中寺山容四面蒼松門間法鼓竹徑見天香乞
食春風裏思家老初傍長江不可斷處處對維揚

宣華苑

共醉宣華苑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涕淚莫空垂

感舊集卷九

五

蕭儼

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

小園芍藥

幾度江南勞客思今年江北繞花行便教風雨猶多態
花正好時天更晴

自邑中歸田作

壯士不苟交意氣愛屠兒以茲處城市恥復問東鄰
里漸乖遠田園長蕪穠學劬既不成爲農則已遲遲達
賢親友勸語諄且悲上當念先人下當慮庾亮謝君車
與馬贈君以鋤犁但使身長保何妨四體疲我欲揮之
去還復坐自思前日弔荆卿昨日哭漸離此輩皆湮滅

我安所追隨不如從君言但恐鄰里嗤

覽書忽不樂戰爭古來有當時立功人往往身先朽富
貴苟不終空羨田間叟達人識進退沮溺果良友可笑
王孺仲乃爲兒曹醜苦節誠未易且復對尊酒

與客二十餘人夜發三原赴張果老崖

鷄子橫九州猛虎步高岡男兒須戰死時危見忠良左
手挂長弓右手寶劍光與國雪大恥何暇恤殺傷郭若
建義旗盡室離涇陽讀書慕子儀號令嚴秋霜哀哉無
王命布衣念封疆幸得同鄰里提攜成大名請誦無衣
詩與子且偕行

覽古

感舊集卷九

三

鍾儀戴南冠乃在囚人中取琴使之彈樂操必土風賢
哉范文子數言辨公忠放歸還加禮晉侯亦英雄
去故以適新樂毅非純仁交絕已復通往來一何頻終
身不伐燕趙國不敢嘆今日事趙王猶昔爲燕臣去國
苟無禮趙亦有四鄰所以隆準公垂問其後人
房琯隱陸渾矯矯負令譽天下爲已任高談頗有餘一
朝將重兵車戰竟何如所持楫與秩豈知皆監儒哀哉
四萬人流血成溝渠名士苦無用萬古成秋歎有愧諸
葛公不輕出茅廬

七夕復集禪智寺碩公房送別阮亭儀部

彩鷁停南浦班馬鳴孤岑濟濟四方彦蕭蕭祇樹林驪

赫日復夕鐘魚起清音上方久寂寞殘碣一披尋居人
惜離別行者重登臨瞻彼雙星爛聽此白頭吟欲問忘
情老何名共命禽難言無所仕齊有淚盈襟

陸放翁研歌為畢載積題

道士狀邊日將落漁人網重心最樂不聞撥刺轉堪疑
到手且看石厚薄相逢未少讀書人得錢勝賣三尺鱗
攜硯歸來贈畢卓甕頭大叫驚西鄰老友如從劔南至
上鐫心太平巷宇放翁不止是詩人酒罷淒涼南宋事
揮毫意氣陵千秋冬天不懼寒無炎曉歎一篇情具見
後人展誦淚長流此石相隨到西蜀洗滌坐臨江水綠
只今湮沈幾百年卻與漁家換斗粟古來得失何事無

鳳香集卷九

三

金銅仙人來魏都塞馬楚弓何足問船中書畫聊自娛
世間正貴豐城劍笑君癖愛江底硯可憐情性與時違
夜夜名流滿高宴何人把玩最歡秋白髮西京老布衣
同方願止吳仁趾陪吳蘭次登多景樓時蘭次赴

湖州

出城送客共躋攀萬里煙雲豁開天下江山如此少
古來冠蓋幾人閑潮頭日午添帆影樓角風微散酒顏
五馬臨行重回首故知魚鳥最相關

漢口送同遊諸友歸里數日後子便往潛江

遊蹤歷歷數能真屢日相煩伴此身白浪打船書在手
紅桃隔岸酒沾唇江頭送客愁清曉寺裏關門坐晚春

不得西歸更南去須尋名夢姓辛人

鳳香集卷九

五

感舊集卷十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董文驥二十九首

文驥字玉虬號易農江南武進人官御史外轉

隴右道有微泉閣集

源詳詩話事類彙編非隴陰縣神云春面王孫草靈風古木裏池北偶談

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為妙玉虬外傳隴右道神劉子華詩云遠臣西北方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後讀北史魏才武西秀宇文泰據河西行

隴西上原卷蓋語用古之妙

故關

神都西北界天險設故關連山千里來微徑幾幾開斷

崖刺天仄金城本盤山崇墉冠其缺雄堞紛迴環入谷

騎擁塞緣雲鳥飛還一夫荷長戟百萬未敢攀白挺昔

感舊集卷十

奮呼來去無險難防虞此何及守在羌與蠻

緣無定河行

昔聞無定河遠使河之溪源自大荒來濁浪吼千里奔

流何湍悍顧沙性善徙地是古戰場四顧悲曷已其窟

漲征魂紹錦三子死時清無戰骨水寒終北鄙磨刀刀

未堂飲馬馬不喜一望塞垣深九月邊風起歸渡會水

堅悲哉官遊子北首溯河源怨此南流水

扶蘇墓

秦王輕食人其子自相誅燔書既虐焰咸陽復坑儒直

諫救諸生諱子有扶蘇撫軍以監國上郡握兵符宮車

晏沙邱璽書付刑徒矯詔遂殺適亡秦果自胡內含遽

伏知遁也抑何愚再請死未晚况與蒙恬俱輟難久

祕亂命知有無擁兵三十萬壁壁如摧枯胡為受賜死

天心廢穿窬先亡伯翳祀乃珍其諸孤我行向秦塞有

墓傳城隅蓬顆只蒙棠朽骨猶區區伏臘開遺廟俎豆

人爭趨葬埋何用侈銀海黃金龜牧豎延壘火魚燈照

穴狐秦中祀二世魂魄屬匹夫歎息恭世子千載哀路

衢

八盤

蜀道險五盤飽聞通劍閣八盤豆石州其險則相若天

討鮮平陸上道道彌惡緣澗路更窮仰穿鳥道削俯谷

運無地遠懸崖猿猴昇夫澀先登跼步進復却肩輿半

感舊集卷十

眠坐四體翻有著下車試馬騎憐彼衆力弱蹄腕似繫

維但勒黃金轡下馬又徒步布織本躡屨汗流被赤靦

喘喘氣索索亭午凌絕頂高遠忽動魄身在萬山中所

歷那能度培塿小羣峯合沓藏衆壑如米聚陸城如豆

扶盤格右眺帶黃河湍悍折岑岑南來入塞流西去離

石郭界破秦晉山非關禹疏濬左瞰得迴溪此溪我行

昨蛇行峭山根明滅見一勺其口入於河濁浪為之索

前峯或後嶺徒侶走寥落地底僕夫小木杪我足踣側

身下西麓陟降趾屢錯迴首登頓處畏途轉眄矚獨念

山中人此土世為樂牛羊山巖散王室山腰鑿開田白

雲中青天近耕作腰鎌憤登危筋力竭姑獲征夫叱馭

情野人登山脚勞萬里望貧為一官縛吳山日夕佳
秋色自林薄

春夜登惠山

山水有佳氣昏旦恒不同空山清夜遊視聽變客路
晦光迥迥谷靜聲乃從湖雲過高岫海月滿九峯蒼蒼
在煙樹星傳眼鈴松籟神中定泉源山下蒙時聞金
琅璫微動泉聲中賞心寂寞鄉驛性於斯通

登州太守歌送徐同年

登州太守得郡還我行昔在溟渤開遙觀東海如碧環
西北半卷登萊山海中三神何縹緲望見如雲未可攀
秦皇漢武求仙客來往黃腫候神跡之采巨魚奮射強

感舊集卷十

三

榮成朱雁歌云獲六王應逐海神降萬歲能使山靈格
蓬萊閣上望蓬萊海市相傳更壯哉魚鱗屋駕龍采改
紫貝闕湧珠宮開鮫人泉客波中出馬氣牛雲天丰來
羣仙出沒動光景海傍蜃氣樓臺神功怪物怪雨難擬
幻影偏從春夏起此事恍惚難明論興滅要有神靈存
東坡讀破海天凍如聞石廬行雲昔自常州知此郡
五日到官遽摧近使君人地頗相符下車新政欲來蘇
雲石丹崖般廉角此松碧海景龍公餘為政風流在
海嶠傳烽火警無高句麗寶鯨海晏珣珣南走紹衍吳
元菟城今根本地使君臥治何款娛漫說玉皇香案吏
居近蓬萊輜輳此地皇恩那許住三年早晚徵黃推享異

我今送君歌此行自憐官冷其為郎丹山碧水兼吏隱
道書盡讀焚清香所望不過二千石耕織伏臘歸方羊
誰能無錢官帝鄉

畫鯉魚

盈尺素練生波濤鯉魚風起揮霜毫老魚鼓鬣振鬣躍
刺跳小魚一寸二寸隨其曹下有一頭巨口鱗睥目厲
吻何貪饕老魚有神不敢動隨波掉尾而潛逃此是畫
師畫龍種坐觀一坳綠鴨泰龍之水如臨濠金盤羨鮪
費思牢還愁飛去乘琴高

井陘口淮陰侯廟

淮陰何處問魚竿遺廟空山尚識韓不用左車輕出險

感舊集卷十

四

能知空壁始傳餐草山背水奇兵地法鼓靈旗大將壇
若使功成還學道漢高大度網終寬

平原弔東方朔

先生故里問征途屢次鄉名尚有無姣好誰能輕綠幘
幸倡不敢倚投壺非無直諫逢人主猶復帝飢似老夫
飽食更堪長玩世休將欲死羨侏儒

華不注

東嶽勢欲盡餘勇賈茲山邱陵莫開筵突起蒼莽開單
椒拔其麓虎牙盡其類我以王事便斯游任跡攀赤石
落未落浮雲開不開雲根出於石石狀殆千百其陽見
三面黛黑遙相射自南自東西其勢萃以積衝然角而

上若因歎跳擲欻然累而下若寢默爲宅或攢高青劍
或排澀玉戟或如覆盆甕或如秋有核或嫩如元堂或
削如鐵壁行陣整如戰基置散若奕舒而平如掌負而
立如跣趨而欲搏人怒而自相齟南上六百步置屋於
石隙祠被古仙人憩我濟勝客祠傍折而西徑石相崩
迫直上一里許山腰造山額蛇行犬牙開捫蘿濤雙屐
躋頂平地少仰面去天尺力稀喘喙眠徐起須人策近
俯齊州城翼瓦分廣陌明湖懸玉鏡滌泉瀝絡繹歷山
亦破碎岳影渺空碧如孫顧祖禰如帝朝百辟其陰俯
山北石更奇而赤瑣屑不足名紫背鏡三脊太華之一
峯巖巖兩向壁西北望嵒亭湖堽土已斥甫也歇焉處

感舊集卷一

五

袁同年納姬

妝束休梳時世頭連娟何事嬾看羞柳家郎好偏無賴
愛捉新人問舊愁

和吳學士梅村送王元照

故國重來客薊門宣和遺跡一無存白頭只索丹青引
文彩風流舊子孫

乙未除夕

明朝霜鬢又蹉跎漸老逢春冉冉過借問閒情多少在

校人已少校僧多

西巡

大國才難及非關擊小鮮奇民堪晉寶行部動秦邊禹
鑿河千里周營水八川王程無險遠寒日急鷹鷂

柴河逢雪渡河作

積雪渡黃河迴望柴河縣汾陰雕上祠蒼茫復何見珪
壁任方圓虛無疑玉殿茂陵秋風客金甌出中羨世主
復甘心西祀東封禪汾水只悠悠素波逾練練秋雁避
寒飛白雲自舒卷中流發棹歌擊楫衝迴漩紅顏能幾
時北風吹人面

埋馬

感舊集卷一

六

駱馬敝帷埋凍雪楊枝病葉落寒風疲駭狹路悲荆棘
愁殺詩人風雪中

借馬

駿骨千金賞可憐蒲梢暫借信吟鞭五湖家極歸休去
山路籃輿水埠船

暮抵蒲城望餘雪

秦山雪後看餘雪半峰寒鳥色斜陽盡車聲古道乾金
城悲麥秀王殿想雲端暮鳥歸飛急王程尚未安

問姑皇墓處

海上長生藥泉下送死具二者不相須變計聊日暮銀
河雁欲飛蓬萊蛟可捕官車出何處魂斷沙邱路羨門

工匠開黃土美人拊死者如有知腐鮑亦堪惡魚燈照
已殘牧火勢何怒穿近弩不射重瞳收其賂此中無可
欲南山何必錮我過驪山東指點疑枯墓麒麟紅肢折
草木誰復樹麥飯上邱隴杯土崩玉步千金寶客軀束
縛同山足神仙香難求厚葬彌自誤百年有妙理飲酒
服紬素

驪山溫泉

山上千門山下池玉環何處洗美兒野人分得溫泉水
策甲紅於錦荔枝

青柯坪

松色本無土石色欲入天俯身盡萬壑仰面猶飛泉

感舊集卷十

七

三月廿二日汾陽道上見梨花折得一枝口號

東風遠到晉山遲三月梨花始放時雨裏粉痕殊鄭重
月中空色共迷離待人雪夜寒無粟騎馬平明淡掃眉
九十春光故園外鄉心客眼寄瓊枝

題長平驛壁

上黨南來狼孟城連山地險不利兵鼠關穴中勇者勝
父書能讀徒空名趙王何愚趙人哭國中壯士盡長平
土花血碧拾金戟戰場處處今人耕已降殺盡為鬼雄
前有銳頭後重瞳杜郵之土烏江水劍且賜令船自賊
六十萬人含笑死

北邙山

陟彼北邙山累累滿昔賢松柏摧為薪原陵犁為田石
馬臥秋草玉魚出下泉而況洛城內歌舞化寒煙趙
有佳人蓬萊有神仙一笑輕千金一丸駐萬年

馬上迴望中條口號

辭滿期年心自閑中條盡日白雲閒從今定向五湖去
看徧五湖湖上山

介休張氏園

密竹雖非惡繁枝況不材斧柯須剪伐彈射有栽培昔
日駝金斲春風繞砌開荒蕪今不治客位綠生苔
曾識張公子孤兒位侍郎牛衣終未徙鵬舍亦堪傷舊
業園花在新枝幼竹長何如盤水劍妻子竟投荒

感舊集卷十

過固關

十年三度去關吏似相知燕趙當茲陰風雲過亦遲遲
縹緲往事跋馬覺吾衰九折艱難盡應思稅駕時
復過井陘口淮陰侯廟

背水千年廟登壇百戰功至今思赤幟何處弔藏弓春
雨王孫草靈風古木業消陰年少子終自笑英雄
劉體仁二十二首

體仁字公職江南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考

功郎中有蒲菴集

蒲菴集行京口黃鶴山藏所居也後五年果回隱黃鶴山

前諸黨行京口黃鶴山藏所居也後五年果回隱黃鶴山
官有寄閩山人絕句云云自編其集遺之余余以云云何以不錄
公職笑謂曰賴兄為我作行狀書又劉孝功官鳳陽一日同友為詩
過龍興寺詩老神流連竟日始別歸歸時夢劉孝功父以口六十千來一

嘗聞然四大師風經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龍興寺水行覺而異之
忽聞制誥聲則劉侯人至云已坐鹿矣 居易縣公賦詩頗有奇氣如
直落東天色淵林左則劉侯似東野語 池北偶談公賦衣某素
著琴瑟數年公賦一日快然過其墓停車酌酒使振不操一曲而去其
標致如此

夏日村居

石枕閒漁歌夢起為神王作箋乞天公愁鵬殊可放骨
月有孤窗安忍尋微尚何時家湖海舒嘯信煙榜策笠
手織成披雨看青嶂庶逢沙社人遐搜發高唱

七頌

成連

伯牙琴瑟於成連三年而成至於精神空靈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
吾之得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獲獲之至蓬萊山
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遂絕四望但聞海
水汨汨山林杳冥思思望仰天歎曰先生精神爽情乃獲而作水仙
歌

感舊集卷十

九

曠然念終始寂寞不可想異境絕抽尋微興遂孤詣昔
似雲中月今作秋邊霽海天著鳴琴了了見綺麗我居
樹色徧光風轉叢蕙於此徒脉脉誰與執吾契

陸賈

賈有元弟乃出所使越中裝資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今為生處賈常
乘安車駟馬從歌鼓擊琴侍者十人賈曰直白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
終吾人財酒食無缺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與侍從者
一歲中以持來過宅客車不遇再過數聲解帶六洞女為也

至人田人情功成無趙起龍鸞斂海力威儀迴自如陸
生智絕倫喜怒調羣狙用此佐漢業大謀指顧舒觀其
語兒子藏身其猶懷懷古陋諸家許君說詩考

司馬徽

雖有人倫鑒識或有以人物問微者初不辨其高下一皆言佳其要微曰
人質所凝者宜辨而每辨言佳豈人所以於君之貴乎微曰如卿所言
亦復佳

天地不好名世不產才士偉哉三國人角立無佗儼伏
龍與鳳雛龐公談何多沈沈仰水鏡獺批鑄牙齒大人
裁萬物當年止素履安居笑對王千秋自雄視

桓伊

每聞清歌
輒懷奈何

飛思無畔岸兩大事日形懷感成澹默我願何時盈學
道恥既晚心跡謝沈冥發我蘊蓄意羣簞集成英入耳
不假思山水歎已清聞歌喚奈何亦復可憐生

沈麟士

感舊集卷十

十

嘗行路鄰人謂其所著履曰是卿履耶即跪而反
鄰人得履送前者謂之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沈子姑射身儕隱示餘姿即事紀一履脫若寧欲寄寓
形本世間物論安可齊務光趨高名魯叟倒是非辛苦
憂後世後世果誰師下士方蹢躅自名惠與夷

王績

仲長子先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
不食其妻其妻與相繼而逝光緒末而交諸與對酌酒飲甚

飲啖支寒暑荒荒百年道獨居亦鮮歡神解豈易求東
卓祀酒師渚田雲幽幽講席迷河汾乃與長瘖遊銜杯
永佳日高風為獻酬有耳無留語鼓音徒斯周

韋應物

鮮食寡欲所至
笑者掃地而坐

矜躁傷局寂日月無停機哲士儀一室八極聊可揮物
候靜始親適心皆希微如見侶笙鶴青葱稻畦衣却憶
少年日豪縱脫朝職

同西屏秦淮竹枝

幾方閣檻幾層樓一處相逢一處愁不分鷓鴣打水西
南看袖袂北梳頭

東陽過徐靜菴招隱寺閣醉作短歌

招提香閣秋崔嵬主人愛客金尊開論文欲牽虎賁飲
新聲復選秦青才洲激寒蕪水百匝席前霜日紅飄飄
意氣相傾禮數寬深杯欲就維摩榻羨君年少辨懸河
君家鳩茲子舊過礪磯驚浪春呼酒飯羅層苔秋聽歌

感舊集卷十

十一

遠遊不遠因人住日坐江樓有詞賦前山雪影後溪聲
猶記當窓卽高樹爾時美人多於花蘭蕙疎簾引煙霏
舳艫銜尾夜鳴榔海客已賓問仄步歸來相思魂夢飛
蛟鱗橫鴈商胡希君來但收淮口稅落照千帆烏翼微
劇談尊前不知止冰心便使門如水飲君因君思舊遊
閣外夕霞看成綺

送戴務旂遊華山

夜談太華奇朝來理輕策似子獨往意自然生羽翮我
無濟勝具心懸神仙宅探壁間蟠線索度或松蘿卽至
玉女盆蓮花豈堪摘頗窮造化由能識巨靈擘一身出
天地笑看培塿積歸來毛髓異定跨茅龍奔

題李長蘅畫

相逢酒客盡歡顏多在青峯紫閣間三載五陵看白竹
醒眸堅坐鬚毛斑

桃竹秋深撥澗花紅泉漱齒忘還家閑人未得長閑住
絕壁無梯空落霞

寄閔山人

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等
秋山紫巖憶行勝

慧湖閒居懷汪茗文王貽上

舊結茅堂向水閒懷人獨覆掌中杯江湖歲晚兼葭盡
風雨宵深雁鶩來作賦少年空水部著書多病滯金臺

感舊集卷十

十二

停雲吟罷重搔首應有尋谿雪棹迴

寄王貽上

薊門一別已隔歲南村卜宅誰素心把君新詩堪送日
如我倦鳥宜投林草爲撈鱖山色近腰鎌刈稻霜風深
百泉有田不得去悵望秋空披玉琴

慧湖懷貽上

離堂如昨日蘭葉春風生門外卽流水布帆東下輕野
處寡新友良時多遠情思君如草色迢遞入蕪城

井陘

時平無設險入晉萬山青曉色隨驅馬秋風下井陘征
衣寒計日古戍遠當星結髮談兵事微名占一經

過故關

前路人煙少風高八月霜
夾天通徑險積鐵削崖蒼
疲馬窺形勝商歌過戰場
暮投山驛宿鷺雁影荒涼

贈傅壽髦

逢君賣藥暇跌宕此邱樊
何日攜瓢笠相隨即弟昆
秋陰生菌閣黃葉下清樽
歎息歲華晚狂言時復吞

季通青主位思小陸約遊吉祥寺

今日一樽酒幽人許共持
探奇尋澗壑步履見襟期
老眼空燕筑長鏡託晉祠
放歌愁不樂渺渺動予思

企喻歌

燕地買良弓秋來不離手
亦知無射處可愛好弦口

感舊集卷十

七

汪琬三十一首

琬字茗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舉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集

琬字茗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舉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集

琬字茗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舉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集

琬字茗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舉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集

琬字茗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舉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集

琬字茗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戶部主事舉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集

琬字茗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

韋左司應物寄舊

寂寥自多感悵望同心客
微雨忽已過窮巷無來跡
數蝶媚蘭時孤禽春林石
離居歲將徂紅藥為誰摘

泊石湖有懷

江風逗餘涼輟棹自成賞
谷口霞已開洲心月將上
遙聞欸乃曲知是漁人唱
獨樹影蕭條孤鴻色惆悵
不見故人來時向煙中望

送友北行不及

送君君已行寂寞江上路
落日際遙波孤帆渺何處
稍辭吳苑花猶隔晉陵樹
欲寄傳雲詩愁吟不成句

登鄧尉山

感舊集卷十

十四

鄧侯祠隱處聞在西南峯
昨投山僧宿迢遞尋遺蹤
足履一片雲手扳千尺松
俯視太湖水孤光滢漾深
稍見煙中村微聞谷口鐘
崖隙露白日洞門生雷風
飛泉激潺湲寒花弄蒙茸
往事不可問昔賢何由進
但覺勝樂殊彌令幽趣濃
茲將遠塵慮長休采芝翁

贈史辰伯北斗歌

史翁行年八十餘蒼蒼皓髮紛虬鬚
胸中貯書一萬卷抵掌談笑誰得如
君不見長洲劉侍御又

不見太學王校書十年著述傳好事
一日聲名傾直虛漢君自昔交王劉
前輩俱推第一流吳中人物不知數
有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
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時落筆驚陽秋我序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握手即

今拄杖過我門稱說王劉不容口忽然感激眼前事離
恨窮愁無不有道傍輕薄半飛飛海內衣冠盡衰朽翁
乎不如飲此一杯酒勿與時人競好暇玩也願附牛馬
走

謝沈編修贈藥歌

病夫移病一月餘翰林沈郎辱相念入門怪我顏色惡
知我坐久傷煩眩自言藥中有禁方頻年試此已經驗
許分成藥一贈我今我不覺生欣羨春來門巷苦寂寞
無人下馬垂顧盼因君訪我生感激況復深情重縫緣
須臾遽捧一甕至封題未開香味遍連朝服食果有益
頓使春風動顏面京城醅酥潤於蜜寶坻銀魚白如練

感舊集卷十

十五

畫馬歌

波流宛宛穿沙隄一馬掉尾一馬嘶其餘兩馬各回顧
含情如惜錦障泥可憐四馬皆駿足徘徊弄影無羈束
雨後長驕首蒼青春來共戀塵燕綠只今兵甲滿三吳
鐵騎千羣夜秣芻何時不受奚奴鞍飲罷斜陽似畫圖

捫巖行

君不見北海王郎年少時窮途賁奔無人知華陰山中

好山色惟許野叟同襟期忽聞關外舟師度入幕參軍
書露布管門劍戟森如霜獨有主郎懷刺赴晉家貴婦
非純臣赤鬚紫服亦不羣坐中相見便傾倒誰知顧盼
旁無人褐衣破盡殊坦率不妨談笑頻捫蝨抵君之掌
抱君膝中原陸沈三歎息區區卿相本易致肯與求伏
偕出入瀟陵橋頭波浪深三秦父老爭掩泣君不見老
賊睥睨窺江東朝賢執版趨下風過江名士俱碌碌何
異羣遊犢鼻中

王秀才欲從軍滇南

君才如仲宣擬賦從軍篇銀鞍將錦韉結束毋遲延六
詔由來稱屬吏洱海蒼山等平地一從豺虎事橫行遠
令遠道生荆棘番禺筠管若爲通蓋郡岩巖那可致至
尊按劍臨丹墀詔書三過爭出師牙帳特開都護府戈
船直奪昆明池羨君舊擅封侯相遙逐征南志彌壯錦
衣玉具猶登弧趨揖管門不相讓功名已解笑儒生意
氣何妨侵突將鐵柱南頭初合圍看君倚馬述如飛好
從橋鼻醉磨墨微取蠻中驛信歸

曉發

舟人不知寒解纜陵清曙隱隱月墜水翻翻鳥繞樹煙
連壁社生潮入蕪城去一任孤帆行沿流向何處

游友礪山

白雲所宿處連在牛頭峯我來振孤策獨躡蹻塵蹤日

落煙景沈香霽閒疎鐘支公久淪化無人繼談宗石室
空峻嶒流泉尚淙淙去鶴不可招月明幽洲松欲訪紫
巖蹟芳苔今幾重

由董墓入聖恩寺

入竹不知路肩輿任所向風吹遠鐘來步步愜微尚芳
樹紛蕨蕨寒花屢飄飄翠禽啼疎簾松鼠越層層飛澗
無停流夕嵐非一狀遺龕孤壑中香界諸天上漸覺清
塵心梵聲起高唱

夜坐梅花下聽潘爾開琴

月明銅井缺夜靜山蒼然回顧梅花林霽霽浮輕煙幽
人坐花下對月稍揮絃風吹絃上音俱向遙空傳蕭颯

唐舊集卷十

十二

澗底松潺湲曉西泉樹此未終曲驚禽啼不眠

雨後舟中晚眺懷王十一

斜陽下蘭陵景物澹塵慮草樹競含滋夜來河上雨涓
涓泉亂鳴霽霽初吐之于渺何在相思是天暮疎林
表遠村微火明前渡惆悵暮潮生廣陵隔塵霧

過江距廣陵三十里值暮雨

天陰生暝寒旅客傷寂寞微雨江上來江村杏花落燕
歸柳塘社漁返瓜州郭何處遠鐘聲孤舟且須泊

真娘墓一首送葉子吉

瑤姬勝玉渺何許真娘又逐行雲去一生顏色能幾時
惟見蘼蕪雜荒土雲巖寺下花成村采香蝴蝶爭紛紛

畫船日夜競笙管不知誰時真娘魂君今歸涉江南路
遙指真娘墓門樹武邱東去水如雲是向玉山草堂處

畫牛圖歌

桃花深處何人家疎籬矮屋溪之涯溪水溶溶莎草暖
羣牛相尾嬉晴沙牧雛負暄疎不惡不用高歌扣牛角
惟將一笛當風吹分明吹出農家樂老夫曾讀相牛經
一聞布穀思歸耕何時寫券租黃犢驅向東阡北陌行

憶宋牧仲黃州

齊安道上風土嘉修篁廬橘森槎枿使君簿領本無幾
日未停午先放衙徐呼官騎出江郭踏徧籬筍穿林花
青山隔岸斂晴霧赤磯映水蒸明霞竹雞亂啼江路曉

唐舊集卷十

六八

乘興徑入魚蠻家我聞翁翁昔寓此曾借隙地開耕會
有時月出江水碧招攜佳客浮輕槎可憐道跡渺難問
流傳兩賦人猶誇使君南行頗快意安用憑弔生咨嗟
江山風月不易得殊勝賈傅官長沙計期已見三寒食
明年候汝趨京華

九日劉公誠招游草橋

右安門外斜陽懸鷺鷥雁鷺紛平田草橋去天幾尺五
相邀共策珊瑚鞭暮雲隱隱橫白練遠山歷歷含蒼煙
道傍擔夫荷秋色漸覺景物東籬妍須臾下馬入幽徑
花開如綴黃金錢借問何人種花者葛中僮類陶公賢
班荆雜坐破陀側一一語笑皆入元狂來便作鸚鵡舞

醉後亂撥鵲雞紐吾儕握手豈易得況復簿領相拘牽
東南於菟碧於玉雞頭漸稀菱角鮮分湖紫蟹已輪稻
足亭黃雀方披綿故鄉風物殊可憐欲賦歸去無由緣
此身寧殊籠中鶴日夕引吭愁勝鵝有花有酒且行樂
莫待綠鬢成華顛掀髯大笑杜陵叟空將老健思明年
黃魚

三吳五月炎蒸初棟樹著雨花扶疎此時黃魚最稱美
風味絕勝長橋鱸憶昔東南全盛餘海舶銜尾張網罟
公然滿載返吳市市中雜還喧擔夫柳條貫腮冰貯腹
數尾僅值千青蚨豪門膳宰善烹治刺以醃醬芼筍蔬
芳鮮頓覺溢几案主賓下筯爭歡呼須臾飽食共摩腹
感舊集卷十 元

餘羹猶飫長鬚奴自從洲島阻兵燹鯨鯢竄逸稽天誅
詔書尺一禁航海漁師安敢帆揚蒲蛤蜊海母尚難致
況望此魚供客需黃金為鱗白玉質中裏膏液尤推腴
老饕雖患食指動長觸禁令生他虞吳儂日夕歎且吁
有司束濕嚴錙銖何當小醜就拘執舳舻往返如通衢
舶趁風中販鮮至此魚復得登庖厨吾儕口腹詎尾較
但願海晏波濤除廟堂日俟羽書捷戈船諸將今何如
贈王山史兼寄題獨鶴亭

嵯岬樹石營邱筆蘭亭定武刻秦川公子收藏家
牙玉為簪錦為帙寒驢駛來入京國好事何人相賞識
几觀窗明親卷舒每防寒具露遺墨我聞君家築亭太

華偏短歌招鶴鶴來前松陰月午引修吭何不騎此同
飛鸞看君直上西峯巔俯視長物皆可捐區區書畫何
足道一笑過眼如雲煙

雲間登生開

江邊高閣倚層空景物淒涼一望同客路自臨秋水外
雁聲長在夕陽中五茸衰草蒼蒼積三泖寒煙宛宛通
回首祠堂還二俊故碑零落起西風

吳中感懷

憶昔危樓縱炬焚三千歌舞化餘氛鷓鴣盡日啼春雨
睥睨連天起暮雲萑草自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
只今父老兵戈裏猶話徐常蕩建勲

感舊集卷一

二

垂虹亭

暝色連楓樹寒聲起雁羣故園回首望遙隔太湖雲
吳江寓中雜感

江上西風滿棘枝夕陽遙映去帆遲不須便作思歸計
且為鱸魚住少時

和程五九成臺同原韻

帝子不可見湘江流至今君過舊臺下落日一登臨祠
宇迴岑寂山川紛陸沈南薰千載曲歎息絕遺音

詠古

桂樹春深臥閣寒姓名無復挂朝端若王自厭淮陽守
封事從容踞廁看

調薛戶部大武

題與也畫

程可則 二十八首補遺一首

治壬辰進士第一官職方郎中終桂林知府有

卷之六

三

遙集樓海日堂等集
漁洋詩話程可則有青山詩云未刻
程源誠之分甘餘詒同年程石履小字鼎孫江馳仙小字夜仙別公
取毋自隳雅融子嘗有詩寄之云情壯欲詩登盤閣力權府君錢刀
達思河皖臨諸類杜陵無端渡汝曹又故友桂石羅蒼蒼撫一日早謝
余歲口口發贈之云趨朝衣木末未央聽鼓應官有風州行到前門
聯水浮輪中藏雲絮依柳 曝書亭纂程輝方品序程君周量好易詩
學世于定安極未嘗一相見鄭出其新詩累有差足名公物庶家下至
布衣細覽久編是平日宜集若予上其言以舒其志康以進賢昌洪密
爲歲既久編是平日宜集若予上其言以舒其志康以進賢昌洪密
感歎其辭之下而不覺異多殆時向一二其幾肆者已 德山年海月日
宣詩序于戶部下故人曹君顧來宋元乃馬玉子若四所院小沈芳輝室
相與連日耽其詩益讀之時周量曾以部職方郎於事機制本宮不脫
身與高會入其詩益讀之時周量曾以部職方郎於事機制本宮不脫
冠常富出禁苑臣若抑其政使能雖有先敢始尚量踴躍於其前一出而
也幸坐是在官旋就都督十餘年不至到臺好古爲詩以四行達我論及
前事龍曰吾獨名之大誠不足以限天下
是藥石救也然周量之所言又可知也

游曹溪呈大休禪師

振策出重城迢迢越陂岸微雨不滑地輕風乍來散好

安陵驛

送靈師入廬山

奉寄袁特邱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金瓶梅集卷一

11

宗聖乎遠

虔州

凌江東宋竹菴

他鄉復何事幾日不同過向晚聞風雨相思湘水多

後泊九思灘却寄韶州諸子

作客零江雨，浹旬青山日。與故人親，雄州一去，灘聲急。
無數青山不見人。

題老將騎馬圖

一騎平沙大漠風，據鞍誰識伏波雄。平生白草黃雲盡，
猶在蕭蕭落日中。

江上

江上夕陽盡，孤舟春水生。遠山何處沒，寒月未分明。
前路渺然去，歸鴻相向鳴。客心視至漢，耿耿到殘更。

汨羅望三閭大夫廟

往讀離騷賦，曾憐澤畔吟。山川過雨雪，祠廟失登臨。
江

感舊集卷十

五

澗黃沙暗天寒白，日沈如何非賈誼。流涕亦沾襟，

辛苦江潭日。飄零問卜居，靈修終不悟。芳草總愁予，浩
蕩思公子。嬋娟泣女壘，空令薦蘋芷。長對楚江魚。

雪

十載南天外，深冬見汝難。一從鄉國別，兩度客中看。野
寺絕塵鞅，空齋增暮寒。自能高臥好，不是擬求安。

應遠別周永公高雪潭昆弟

何處可銷魂，塵途北郭門。山川岐路酒，雨雪故人恩。立
馬此相送，含情無片言。祇餘清夢在，夜夜繞西軒。

劉公猷至彈琴

閉門理幽獨，日落空齋陰。客子此時至，青天鳴素琴。松

風生萬壑，人語靜疎林。不復知城市，悠然山水心。

青山

朝發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

荔枝詞

劈破天漿貢祝融，蕊珠宮是水晶宮。漢王不下唐羌詔，
驛路長兼堠火紅。

花朝同林坦菴羅杓受詹竹也諸子集王蔗菴誰

園餞談蓮懷之京口次留別韻

宿雨連雲擁去舟，送君還與鷓鴣裘。酒香滿座難成醉，
柳色依人欲上樓。偏與花時繁速夢，豈知蓮社得新愁。
東風萬里憐芳草，一路題詩到澗州。

感舊集卷十

五

出湖口入江書所見

客路經揚子，江光豁見閩。水兼彭蠡闊，山無鄧黃分。風
細魚吹沫，天空雁赴羣。人家煙渚外，漁網白紛紛。

雨中懷芝五

雨從西山來，飄向南園度。爽氣襲空庭，微涼散高樹。行
雲若有適，宿疴憺無豫。忽念平生歡，逡迤在中路。

送戴務梅遊華山

春草既銷歇，夏雲多變遷。緇塵混素衣，白日凋朱顏。達
士抗遐尚，杳然非人間。獨往凌清虛，杖履何時還。

我聞華山高，壁立青芙蓉。白帝居其巔，側巖羅諸峯。君
行侶猿猱，上下攀雲松。神仙遇有時，相將騰赤龍。

洞庭山下太湖平，郎住湖中妾住城。不畏石尤高萬丈，郎船日日借風行。

金陵懷古

日下何人肯息機，輕塵曉露事全非。苑牆雪暗鐘初斷，山館秋涼葉盡飛。江上青龍千騎擁，桁邊朱雀八騶歸。可憐年少青雲器，不及丹徒老布衣。

杜宇聲殘百感生，西風建業舊神京。詩成狎客遺簪會，酒泛諸郎按曲聲。江外羽書空絡繹，禁中刀敕正縱橫。大官別有長生藥，不做天台刺史行。

早秋卽事

兼葭初滿岸，遠水沒空洲。白日頻西下，滄江自北流。炎

感舊集卷一

五

雲不作雨，楚樹易爲秋。時見行人影，青苔渡頭。

登湖口縣城

一望烟波萬頃明，女垣高與石根平。湖光盡日依樓堞，山色終朝滿縣城。寒嶺無人孤鳥下，秋林欲雨數蟬鳴。何當便作移家計，終臥滄洲寄此生。

秋日登滕王閣

客路逢秋思易傷，江天烟景正蒼涼。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高士幾回亭草綠，梅仙一去嶺雲荒。臨風不見南來雁，書札何由達豫章。

海颶風

海颶風振山谷，蕩我田禾摧我屋。黃茅白草百萬家，使

雨啾啾野鬼哭，風伯莫怒填海若。何不仁安得精衛填此津，五山相屬皆揚塵。長鯨北徙白浪開，復爾邦族爾莫哀。牽縲十月削塵灰，漉波煮水霜皚皚。颶風之後春風來。

答澹公見留遊丹霞山之作

荷香荔熟正佳辰，鷹爪花前坐晚春。邊海潮生清磬答，隔江雨過夕陽新。名山久擬追禽慶，上行何時託庾旼。便合從公方外老，螺墩錦石一閒人。

珠江秋汎

出郭窮秋望，攜壺溯晚晴。但隨潮水去，何必問期程。

題海珠寺

感舊集卷十

六

水中樓閣出虛無，兩岸烟波入畫圖。來往帆樯歸客少，興亡亭樹夕陽孤。鮫人聽法秋揮淚，龍女棲禪夜施珠。物外莫論塵世事，越王臺上有啼烏。

嶺南竹枝

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韋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

妾家漢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放深處，開時來過喫檳榔。

半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

香燒還仗博山鑪。

月明歌女摸魚聲，風靜蠻童鵲舌鳴。鬼子驛中來傳過，

餐人江上弄潮行

南康夜泊

塔影挂星渚寥寥煙外鐘驟涼知夜雨繁響入秋發霜
露行將及關河悵所從謝公精舍近相隔幾雲峯

夜宿邾上人山寮寒甚乞臥具

已阻山中雨還就山中眠風淒感凜秋鐘寒無宿煙堂
中高行士趺坐方晏然暫乞蓮花服終依鳥道禪

曉入海幢寺尋阿字首座不遇

臥覺江風吹鐘聲淅煩慮忽憶東林遊悠然自來去蒼
蒼日初上冥冥花始曙堂空戶不掩乞食知何處

合江樓寄蘇商卿

感舊集卷十

元

曉樹清如沐春波慢不流思君無近遠風雨合江樓

南津口寄王默菴

孤村臨渡口斜日下長林舊侶平原約相思單父琴垂
楊將暮色芳草欲歸心愁對春江花前悵別深

雨中過白芒村寄高山人儼

春陰生驟寒溪上無人跡石筍清相羅翠煙紛可摘欲
持三尺絹寫此春山碧却憶山中人遠在龍池宅惆悵

不同遊白芒風雨夕

游丹霞山不果寄愔公

沃洲不可到歎息久離羣達人空返東風草又薰茶
林春雨足竹瀾暗泉分日暮山中客多應詠碧雲

南還至枹浦驛前與程五別處

憶向清秋採白蘋今來江上值殘春一從枹浦三年別
南北俱爲萬里人

詠懷

猗猗山上桐鬱鬱河邊柳秋至葉自零榮華安得久古
人若無死樂亦非我有矧無久視方百年一反手軒冕
非我榮金石非我壽彈琴而歌風所期在不朽
素律吹暮秋北風淒以怒百卉悴不芳木葉辭林樹蟋
蟀在戶鳴陽禽亦南度萬景不暫待涉跡皆成故昔我
青雲交接軫馳皇路宿草忽已繁累累邱與墓蜉蝣美
衣裳朝菌不及暮富貴不永年榮華亦何慕

感舊集卷一

三

晚出南安城還視東山塢紙錢白紛紛多於寒食雨松
栢吹高原飢鳥啼墓門肉食厚肌體徒爲螻蟻思金亦
不可成河亦不可塞安得絳雪丹駐此好顏色

彭蠡夜泛

清淺宮亭水濺濺百道流殘春風送客終夜月隨舟野
火沈葭葦遠天挂斗牛相依有鷗鷺任意宿汀洲

湖中寄涂萬年

杳杳踐修塗蒼苔步孤嶽沙曠水蕪寒江深春日晚川
路極威紆流芳增繾綣鄱水接盱江室邇人何遠

浴佛日

佛日凌晨起林葵露未晞柘烟江店飯芋雪石城衣貧

覺爲裏晚愁緣入道稀祇應釋形累長採故山薇

江上

夕氣隱寒山長川晦蒼霧日暮暗潮平渺渺西陵渡

進彭蠡口見鄒舟挂帆入楚

淪落天涯可奈何又看清露滿林柯書裁繡段愁難寄
地險潢池喜乍過皖口西來江路盡淦城南上楚程多
因風想到懷沙處秋水瀟湘已自波

南園

聞唱吳歎早倦聽南園猶作片時停集賢舊苑春將暮
相國東門草自青芳樹斜陽成晚晚孤帆細雨極飄零
朝來觸目多惆悵榆莢花殘已滿庭

感舊集卷一

三

花石潭

孤月在林杪哀蟬猶亂鳴暮雲澹無色依約一川平
煙遠自泊汲石秋逾清徙倚江潭上行吟空復情

次芙蓉渡

東風不爲送離舟百里川塗信宿留臨水早驚千葉下
隔河時見數星流清江渺渺笑蒼渡白露冷冷桂子秋
夜擁吳綿聽寒漏不知身已近炎州

見涉江者

秋匏映微明川光遠相接林靜不聞聲歸人踏落葉渡
口立踟躕水寒不可涉

簡王說作

春江十日雨門館畫不開爾居城西地最下病中枕席
生青苔天寒鶴骨應更瘦猶有清吟日幾迴

題程氏水樓

舊館重來倍寂寥隔溪惟見柳千條黃花水榭無人到
獨對西風看落潮

渡畚坑

羣山浮爽氣夕吹漸清和夜雨溪行遠秋畚火種多去
帆浴水急歸騎亂流過逆旅知何託新蟾已挂河

出峽後次始興江上寄陳元孝

景物淒涼感昔遊孤吟況復軫離憂南梁山院春長在
西漢樓船水自流沙石尚含陵谷態雲煙不斷古今愁

感舊集卷十

三

始興江上平林樹歲歲花開送客舟

韶陽道上寄融谷

數從帆底眺晨星蕩漾孤舟類水萍夜雨獨行中宿峽
春風重上曲江亭武溪渺渺寒流白韶石蒼蒼落照青
得似洞庭張樂處仙音雖好不同聽

呂城雨泊

古市平橋跨水津欲尋舊壘已荆榛十年萍跡長如此
千載吳蒙解笑人隴麥因風吹浪細林梅冒雨作花新
南來景物多惆悵且訊墟頭酒味春

舟中夜雪

夜雪壓舟重風濤落枕長覺來人語靜一犬吠寒塘歷

歷聞殘雁遶遶度曉霜江南今夜泊客意似瀟湘

次蒼水扇頭韻

客中三月換春衣一問三江舊釣磯
幾日西風潮正滿
穀文深處見魚飛

感舊集卷十全

感舊集卷十

七

一聞漁歌數聲笛溪邊林下轉情親

與一公

北窗鎮日坐騰騰自把閒身閑廢興顧我全拋黃綬客
愛君不著紫衣僧秋林汲罷沾雙屐夜雨吟殘靜一燈
廿載名心刊落盡不須更爲說三乘

南榮

破絮罷朝眠南榮兀坐偏不知愁有力翻恨酒無權日
愛趙衰暖風愛張旭顛還憐眼背樂難得敲君前

口占

道逢牧猪叟荷蓀向巖中攜經欲借問恐有漢三公

客有引韋宏嗣賦嘲予者戲舉謝安石事答之

藏書集卷十一

三

肥水千羣鐵騎塵謝公方鄧鎮隨身無因說與韋郎道
三百枯基敵萬人

按宏嗣有傳其論
其賦也頗似有誤

題吳處士莊

二月春泥一尺深杏花門巷費招尋爭傳市上搖頭過
忽見窗閒擁鼻吟砌迸筍皆成碧玉囊餘藥盡化黃金
元鱗尚擬何時到只著麻衣弄渚禽

荷花

千二百鷺鷥翩然小隊同采珠洛浦上弄珮漢江東墜
處矜看翠啼時怨臉紅一生心事在辛苦綠房中

枯樹

無復凌霄聳壑心千尋落落臥幽岑敢將榮悴爭時代

獨與巖流共古今縱使帆來難近漢便教斷就不堪琴
南朝名士雖工賦未解莊休意更深

柳

媚雨拖煙萬萬絲秋來顚顚不勝悲何人曾到靈和殿
記得君王手種時

青溪廟

青溪白石渺相望獨處終年不嫁郎曾笑素娥蟾作窟
更羞織女鵲成梁龍旂影背蕭蕭月駕瓦寒銷寂寂霜
廿載無媒路旁客還來下馬奠椒漿

飲勿菴二十四峯閣

二十四峯新與君充下陳開窗雲入座卷幔月窺人小

藏書集卷十一

四

駐羣花後頻攜酒中醉醒俱不忌始見兩情真

伏枕

伏枕三竿日巡檐半畝居愁同填海鳥恨比過河魚往
事最重憶浮名忍更除茂陵松柏老誰問病相如

瓊樹

瓊樹何曾見一枝紛靡衆草競英蕤擬從騷客求蘭佩
欲向靈妃問桂旗天上只疑星是石人間枉泣墨非絲
偶經抵鶴山前過終古無端替玉悲

清江

清江水色碧于苔南客扁舟北渡來曉日未曛鴻鵠觀
陰雲已滿鳳凰臺漫防酒醉先防醒不怕花殘卻怕開

無限傷心還自語此生終見太平地

將至辰山寄勿菴子

以下補遺

知近幽人住豁流覺更清偶隨落花入忽見羣峯迎石上遊誰酌湖邊遠獨行煙波三十里無金與君爭

自題獨賞集

洗淨浮埃親碧天虞山一老獨荒然短詞數首尤多味不羨聯珠疊璧懸

雲水虞山相代與長篇學士更誇能連昌長恨猶難匹近代何人敢作朋

梁代詞人庾開府哀江南賦最稱工千端萬緒嫌難盡未抵金陵四句中

底書集卷一

五

宛陵風土擅詩名自古前賢避後生近日施家新體好無人更道謝宣城

機雲昔日皆工賦載輟當年竝擅文今見二王詩律峻始知鼎足是三分

王家小美擅詞場五字堅城勢莫當吟到池荷暗香句教人不憶孟襄陽

海虞馮叟筆通神比興詩篇字字新若較吳笈真敵手邢夫人見尹夫人

長沙舊著弔屈賦南海今爲哭賈詞魚腹消沈千古怨蛾眉謠詠萬人悲

菊秀蘭芳竝一時玉遮風調畧堪思省曹誰是知名士

便欲煩君替左司

破扉烟斷出孤吟廡下高風尚可尋萬手雷同誰放擬

懸軒蕭鼓一聲琴

鷺水驂人彭駿孫兩年詩格未評論鄒陽出獄猶流落何日含毫奉兔園

陳維崧

維崧字其年江南宜興縣學生舉博學鴻詞官

檢討有湖海樓詩集檢討集

查維崧年譜云少在揚州賦詩自名山能上頤居其意氣宏放能舉人施其偶陳維崧年譜云四十餘歲爲諸生有日名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村約同歸句云朝來日先考功凡會云陳其年浪擲前朝去英魂歸地其年有句以詞三春多李不從前此說於陳其年士排偶之文字能據實出於後徐振庚亦致

底書集卷一

一八

書王于十四歲以前其不識知自開寶以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宋牧仲學詩師歸家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學不惟通極深耐之抵其雄辯可受以伊曹中有數千卷書耳按陳檢討四六文集二十卷統江程師恭叔才爲之註

子夜歌

昨夜春風來先入秦淮殿可憐桃李花開遮金陵縣穿妾鳳凰針雜花復經緯辛苦製邊衣誰人之東魏

黃竹子歌

竹子何黃黃知是長江口與郎並船行碧浪照螭首古意贈吳四港

便覺寒城外蕭蕭秋雨音匪遙賢逸訓羈子豈無心昨夜湘君岸猿啼更深師涓儻早悟絕操已如今

同吟生谷賓過訪仲奉觀書畫兼聽小伎結索因

觀劇至夜分大雪始還

冬十一月北風作麻衣透體若穿錦此時客子何所似
統千山頭樓東雀酒徒蔣濟吾葛疆老大只欲為顛狂
清晨拉訪浣花叟入門大呼呼索郎主人嗜好古無匹
四壁縹緲氣蕭蕭瑟觀書喜無寒具手摹書大似叙痕出
少焉憇子彈龜茲白翎雀雜楊叛兒老夫度曲辨分判
此輩嫋嫋真如絲與酣樂極不知暮欲行未行客相顧
主人留客為客言且聽燈前歌玉樹一聲慘鼓客滿堂
紫簾紅蠟何蒼涼細腰解作善財舞瑣骨能為回鶻妝
夜闌燈燼漏欲絕絲羅綵繡神清揚君不見健兒須飽
馬須齧來時北風去時雪

別姜綽

唐書卷十一

一

去歲王珣宅邊住思君只隔吳宮樹我作伯勞君走兔
祭餘蹄躡西廡蒼苔同住南朝石子岡我作何戲君葛疆
十年心事那便數秋星下照庾家墓明日辭君出城去
春日試堆山大師

關連維那病春深自息機人持初祖偈家對五湖暉
柳泥清磬玉城拂梵衣衡陽能設難何日解談圓

別梅村司

與爾吳門梅樓邊又浹旬相看無一事攜手過三春
泥酒忽不樂當今無此人那堪分袂日金鼓動江津

贈杜于皇

港蕩乾坤內如君老客星浮雲雙卓帽落日一新亭
昨還江陵估攤錢下洞庭亂離終在口淒咽不堪聽

贈吳人陳敬仲

紫蟹黃花節物新他鄉斗酒亦情親樽前賴爾能吳語
澤畔憐余類楚臣夜月鉤蟬彈法曲秋風石燕說遺民
江東年少休相問七十何哉是舊人

舟中作

潮生前寨橋月出東湖波不見故鄉城漸聞故鄉語

歲暮懷文友武林

越女如花倚玉牀金樽美酒允餘杭相逢勸飲且須飲
未到白頭休斷腸

唐書卷十一

八

懷謝安

謝安嘗語人柳

曾見依依十二年

懷謝安

斜日簾櫳盡遊可憐春水滑如油迴船亂泊鰓籠嘴

三原風色似小秋

瑤作妝樓樓上多樓前流水是官河釣簾纔覺西風起

一幅笑綰已作波

荆溪士女多明秀眠食青山與碧潭周處廟邊珠巷北

欽之院在石橋南

百合塲西戰壘存射蛟橋上暮雲昏尚留雨後銅官色

潑翠流丹別縣門

聽白生彈琵琶

感慨淒涼復窈窕細如春夢疾如風少年漫把紅牙拍
此是檀槽太史公

縱酒狂歌總絕倫曾將薄藝傲平津江南江北千餘里
能說興亡是此人

醉抱琵琶訴舊遊禿衿嬌帽脫梢頭莫言此調關兒女
千載夷門解報讐

彈罷金樽酒不辭自言雙髻竟如絲依稀記得調鷹處
野子城東月黑時

顧尚書家御香歌

鳳獵翔風翻羣帳營門紫馬此相向陳生醉拂珊瑚鞭

元

驟駿聞街朱雀街顧家甲第高於天顧家父子真好賢
關門揖客客竟入留客不惜青銅錢玉缸潑酒酒初壓
秦箏促柱彈銀甲綠髮小史意致閒卻愛微紅添寶鴨
陳生此時聞妙香欲言不言魂茫茫心知此香說不得
得非迷迭兼都梁主人重取蘭膏焚此香舊事還能說
憶昔初賜長安街金甌天下猶無缺至尊桂殿日齋居
千首青詞錦不如綠草夜上龍顏喜第一勲名顧尚書
邊城紫塞榆關道白雁黃沙風浩浩馬崩騰夜有聲
三關蕭瑟春無盜尚書辛苦鎮居延絡繹黃封賜日邊
非關小物君恩重為許香名國史傳鍊金小盒宮門出

中渭一騎紅塵疾親題萬顆小金丸猶是昭陽內人筆

只因滄海看成田留得天香幾百年攏來綺袖人誰問
焦罷銀簪味不金白楊已老尚書墓世閒萬事那如故

主人語罷客亦愁留客牽衣客不住君不見客衣零落
詎堪論半漬香痕半淚痕忍看天寶年間物我亦東吳

少保孫

贈王仲超

江左蕭蕭老畫師酒酣雙髻漸成絲昔年曾看巴陵景
含墨空齋寫楚詞

清明後六日將發如皋留別

市橋山郭綠參差正是愁人欲別時客裏論文情倍重

虞書告卷一

醉餘聽曲調還悲東風送遠惟江水南國銷魂在柳絲
此去淮陰春已暮當年漂母只空祠

招林茂之先生劉公賡比部小飲紅橋野園越日

茂之先生賦詩枉贈奉酬并首

遲日和風汎綠蘋飛花落絮絮紅巾此閒簾影空于水
何處琴絲細若塵波上管絃三月飲坐中裘履六朝人

獨憐長板橋頭客白髮淮南又暮春

歌贈杜于皇

我昔住治城家近石子岡規收能弄戟敬則解拍張江
東冠蓋爭輻輳臺下山川本鬱蒼一代清流歸太學六
朝盤曲有諸郎至尊袁坐黃金牀牙籤堆滿中書堂瑤

星不動澄少海二十八宿羅文昌肥牛大肉吹崔蔡輕
軒細馬駢班揚中官赤棒避文士布衣白恰多輝光杜
陵二十游京國青春彩筆增顏色豈惟公等增顏色僕
亦翩翩有人識風塵浪浪羣僉來華林賓客安在哉杜
陵老大不得志頭白只向江頭哀蜀岡柳絮正堪把逢
君揚州古城下揚州酒價不肯低眼看高樓淚如瀉君
不見飛龍底下諸小兒蟲隱夾路青絲騎又不見東家
買得近蹤跋人奴誰受侯家答天生此輩真俊物爾曹
嘆惜空爾為

明

和阮亭台春絕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澹心康

虞書集卷一一

二

水閣蕭蕭三兩家隔牆斑竹數枝斜滿簾暝色碧溪漲

何處船窗搖綠紗

與客且銜金屈尾錦帆天子繫人思孝廉聞一帝知幾
瑣瑣興亡君怨誰

題唐六如綠楊紅杏園阮亭屬賦

江南二月春滿陂迴塘枉渚相參差樵風稍便落空翠
漁舍忽接生烟絲白魚衝破淩波色流鶯啼上桃花枝
山水自是天下絕何況風物爭清奇我家本住善權下
十年飽逐羣兒嬉竹枝夜唱小姑曲銅鼓曉賽周侯祠
黃溪花竹頗不惡草香酒熟還招攜別來憔悴客淮海
兔葵燕麥空離離運租船上一企腳曠然雲水增傷悲

今晨偶過屨提問知音促坐王僧彌自言愛畫入營
示我一軸何淋漓關全細皺作點染吳綾滑膩如凝脂
心知此是六如筆矐目直視徒嗟咨嗟乎六如本東士
少年獻賦黃金埒斜風細雨長楊館爛醉銅街要馬騎
老來蹭蹬飢欲死鄉里小兒呼畫師唐生墨妙天下知
王郎亦是神人姿高齋望罷日相對第一丹青絕妙辭
舊游獨惜我冷落舍南舍北啼鷓鴣風狂江水鱗甲動
徑須歸臥南山陲

題唐子華抱琴圖

野寺暝初結西軒涼已成蕭條楓樹下獨自抱琴行抱
琴不彈有至理幽人吾愛吾琴耳躊躇石徑悄無言

虞書集卷一一

三

簾霜紅暮鴉起

塞外詞

阿那瓊歌變徵高前營獵火微臨洮城公主霜孤噪
一箭能穿兩紫鵞

絕句

一生紕繆杜分司七字淒涼本事詩半減蘭缸心自省
看人微雨出門時

小秦淮曲

思鄉渾似欲眠蠶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雲夢落處
斜鋪楚簟夢江南

鄒祇謨

十首補遺一首

祇謨字許士號程邨江南武進人順治戊戌進

士有遠志齋集並麗農詞

以順治戊戌年春在揚州與張孟陽
遺忘上自錄癸子史以及天文諸書
世次年譜無不悉記

折楊柳歌

美酒白玉壺高樹白頭烏壺空鳥不去彈盡大秦珠

清河縣

客久歸程近鄉思益不禁春波高泗水暖色下淮陰漢
漢寒林樹蕭蕭在渚禽黃河流不到禹德歎迥深

橫江詞

單衫小袖藕花天雙鯉傳書到日邊不信石尤風波惡

盧舊集卷十一

今朝吹轉下湖船

往嘉禾行驚脫湖中

客遊倦休憩孤帆乘蹕蹕風薄千里冷冷桂楫閒荷
菱發照耀菱柳媚清波仰望碧雲合曠然知空山倒影
不能發餘暉生紅泉愁來憤方結理至累已捐滌蕩恍
心耳杳冥思神仙琴高騎赤鯉揮手隨芳煙波瀾虛曉
月渺渺區中綠去去謝湖水綢繆永勿緩

舟泊水陽用東坡夜泊牛口韻

榜人倦宵涉停撓邵市口寒鴉日夕噪古樹半楊柳魚
鯢不論價賤等圓蔬舊囊剩青銅錢滿沽水陽酒獨酌
坐蜻蛉新歌唱銅斗舉頭攬素輝飛露沾衣久不寐自

耿耿無乃為俗誘大隱諒所懷未得菰蘆守乞食時叩
門淵明亦拙陋世上諸小兒紛紛誇疾走

微雨

雨旋空階濕寒增暮靄低小紅斜著樹浮綠淺穿泥雷
意柴荆喜風光盡閑淒何時遂良約策杖訪梅谿

登餘干東岡尋白雲亭故址用黃山谷韻簡江度

述

昨過雲錦江乍與故人遇今來白雲城又誦浩翁句吾
生儻如寄頓易舟車屢市湖潏正平梅巖石如仆更出
紫翠巖巖巖適成趣鴈鷗採路魚鵲搜木盡信行每
留連況得良辰助木葉下清秋賓鴻待南翥細想高士

盧舊集卷一

蹤賦詩日相聚絕境不易名白雲自來去松閒茶竈新

竹裏丹爐故山川几席閒何必尋幽處滿飲千巖泉坐

看煙波注

登爛柯山坐青霞洞天半日

清溪隔荒畬螺翠崢嶸起白塔與紅亭明滅蒼松裏石
路足盤紆瀾流自瀾瀾拾級得閒道恍閱洞天咫尺曠然
通虛明遠廓信可喜若無衆山橫坐喝見十里御風朝
玉京浩浩卻炎暑欲攜榼枰來縹緲問仙子便得青鸞
乘但恐白駒駛王質誠何人到今猶不死流傳好神怪
此言無乃詭不忍獨長生崎嶇尋石髓但當笑題詩再
看碧桃藥

將發安仁白門朱曉臣柯復旦攜樽冲虛山開陰
樹劇飲留詩為別

春盡理征棹清秋憶忘歸我豈好行役山水慰渴飢昨
過雲錦城但見百草菲古道峯似鐵粉堞相崔嵬青楓
與紅栢千章紛合國天香高入雲金粟吹霏霏二客佳
琳宮無事畫掩扉野坐畧賓主泥飲忘強機滿沽雙醖
酒寒加半臂衣惆悵行不得鷗鵠鳴且飛緒風喘燭跋
松際來清暉滿酌勿言別心知此會希

坐濠上居觀水漲

入暮濤偏急波聲捲地來蛟龍三峽關竹箭一溪迴疊
瀾從閣落雄江向浙開雲煙成過眼風雨更相催

感舊集卷十一

五

詠懷

舉世乏萱草平生苦寥寂東郭拉熊虎壯心思射獵西
室會名倡珠環生歎息相如工詞賦家徒四壁立君卿
善遊遊五侯供飲食如何懷煩憂棄之遠行役攀翻桂
樹閒揮霍椒邱側隱士已耆年教我佇顏色并忘恩與
驥道遙謝荆弄

李念慈 三首

念慈字此瞻號劬菴陝西涇陽人順治戊戌進
士官景陵知縣舉博學鴻詞放歸有過嶺吟谷

口山房詩

分甘餘話李此瞻亦於竹枝詞云紅雨車手賣茶半飯
未應有多少風絲雨絲奈爾紅雨車行之甚早且正品晴
大知是好事者耶 漁洋前輩人語曰日暮官道黃雲滿
難禁銷魂

此可憐今日李即行都去風流家世本海川 有學集卷只山房詩
余觀舉人詩自李空同文太奇其不抗獨用壯有東鄰如賦之遺
賸獨不無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殆有兼獲
白雲笑人一方旨意未可謂之奉譽也

朱國山

我過朱圉山山勢何縹緲丹崖臥橫紋十里行朱了寒
路風沙集冰溪清渭遠雞犬叫雲中人家出樹杪天寒
煙不上道險壑方竊移神探古蹟流目矚去鳥海內多
戰國河西尚征勦苦為行進遲半是憂悄悄雲開西傾
青日出伏羌曉問奇懷肝肺尋幽披蘿葛因愛山中靜
人世多紛擾

阿壩東山晚眺

騎馬到松岑萬綠渺無數沉有一片月挂在西陵樹進

感舊集卷十一

六

遙步寒坂披榛入廣霧亂山何景景陵谷相迴互黃河
自天東巨波來南注極目俯大荒風沙千里暮海內多
戰伐邊功競馳騁良馬千隊進士卒百金募聯營臥冰
霜轉輸披寒露殺傷不足論策名良已誤我來經戰地
鬼火照寒素黃羊走沙磧飢鷹啄狡兔連峯接沙茫落
日邊風怒長林振響籟空阿生深懼持鴈弔往昔慷慨
各相顧寄語嶺上兒莫唱丁都護

將登太華次薇廟早起愁雨

夙昔成僕馭昧興理遊裝濃陰紛四布春雨忽成行名
岳期必到愁為泥淖妨此行入世網歸日誰能量況復
涉險峻當及筋力強咫尺一相失終恐隔青蒼幽懷鬱

不恆竚立以徬徨

登峽

南出茅龍峯東帶脫長楊西峯阻當面凝望空絕壁大
雷引東北梯蹬乃歷歷手觸踏石穿中情良怵惕一志
鼓前邁如期克大敵十尺五趨幾少焉出深間附緣亦
徒然奮登在壯激懦夫寡真見仰高徒成戚

登東峯望叔卿博臺

山勢何奇幻峭拔行愈出東峯在我左窈兀逞峯華石
勢皆南奔萬松生叢密逕轉向北上及巔總石室東南
望博臺纓纓見垂綯鈎梯法不傳臨深空惴惴坐傷寒
勝隔中情紛洋溢

感舊集卷十一

七

登南峯絕頂謁上官道出四眺

衆山祖崑崙五嶽茲雄長峭壁出青雲巍然俯羣象高
標五千仞三峯石非兩絕羣迴獨尊赴天成孤往窈窕
玉女祠勢窮巨靈掌竭盡筋力能馴致青冥上短衣謁
白帝問源於仙仗海雲東南生夕日下林莽偃仰天池
側四顧愛森爽學仙亦荒唐馳思聊自廣何當營茅茨
灑然遺塵網

秦駐山觀海

秦皇并四海飛劍騁雄畧窮極世上欲還希神仙藥長
城既西築纓山亦東作鞏固思萬世民生咸蒼生巨橋
那可成臨望心旁礴輶車載臬腐馳道空寂寞徒令鶴

上人大笑入寥廓

立春夜感懷

聞道花門信甘州今尚圍城分猶拒戰兵久未成歸刁
斗連邊動軍書入塞飛客懷無一可愁絕時春暉

嵩鼠山

已近燉煌俗愁經鳥鼠山渭流一勺出塞路幾回攀郭
善班生老燕然漢將還西戎殊未息愁絕淚潸潸

臘粥

臘粥吾鄉俗客中聊爾爲黃芽春韭似玉粒曉霜欺屢
祭懷農祖臨餐感歲時庭闈當此日閨箬一愁思

登浮山

感舊集卷十一

六

絕頂憑誰引蒼藤乍可攀偶然臨福地不信在人間湖
水遙通艇江光日浸山東南百戰後登眺淚潺湲

雲

片片浮雲去愁人正望鄉東風吹汝急幾日到咸陽

上太行

木落太行秋斜陽漠漠愁摩天隔三晉倚杖識中州勤
想周流蹟雄傷合從謀黃雲高不動千古莽悠悠

西風

春水一江活春船片葉輕西風當挂席浙浙爲人生行
李臨燈夕飄零去石城金焦看已近與發叩船鳴

松江舟中

松江過吳會一過得安流旭日輕鳥動和風細草抽近城先見塔入市盡通舟采勝春衫把吳娘倚柁樓

懷張少參商於

一官貧劇向商於萬里艱難事簿書直北家音新得否山南羣盜近何如秋空劍氣張華宅夜色星文揚子居稍待西風溪水落好將佳句付雙魚

己丑元日

今年塞上過元日哀亂情兼懷遠遊剩有鏡吹喧部曲儘堪風雪臥糟邱兵戈已倦劉琨舞生事與同杜甫愁桑野全空征調急將軍只解取甘州

行佳廬山下

感舊集卷一一

元

佳廬山下識春暉斜擁肩輿入翠微萬壑松雲寒客路滿空嵐氣濕征衣啄花小鳥銜花去出水煙鷗掠水飛景物都從閒處好市朝應是見來稀

春日莊浪看雪

蕭蕭風雪下千巒客裏相看淚不乾欲與羊裘沽好酒卻悲明日又春寒

銅陵曉發

客別秦關已二霜天涯無處不思鄉銅陵江上春風起又送征帆入豫章

吳六益池亭看花

松江十日九風雨無雨便為花事忙野水板橋籬舍外

醉將阮足踏滄浪

櫻桃

濟上櫻桃熟紅千客淚多思親忍嘗此欲致遠如何寫著青荷葉分貽玉匣羅傳頌懷近古庶飲散鳴珂

不雷

高天乖號令五月未鳴雷咆咆遊無畏蛟龍勢不回炎蒸苦相通岱色青悠哉氣喝山東道浮生大可哀

螢

不自慚微照秋宵款款飛乘除稍勝上化腐暫光輝月暗多依砌風生亂點衣時危妨誦讀乾死舊書帷

使絕

感舊集卷一一

二

故鄉非異域使絕欲經年患難身同棄憂傷且自憐寄書秋雁後臥病魯人邊萬里寒宵迴空悲素月圓

鄰哭

朝聞鄰家哭哭聲良慟哉哭者各有死還待後人哀在世苟無補旅化同塵埃將衰德不進使我心肝摧

秦時石表

方石類削圭立在東嶽巔相傳秦皇置孤高陵紫烟漫滅絕文字無乃結繩前封禪事幽閭奄化無留連好大窮四海流樊毒萬年七十二朝代踪跡同茫然頌名徒為耳身沒見愚賢民口不可防況乃欺皇天

九曲亭

九曲亭猶好樊山縱馬歸人經赤壁水燕帶雪堂泥詞賦名空擅川原草自萋潘生遺法在春釀過橋西

榕樹

榕樹橫江側長根亦太饒蜿蜒盤岸石繁盛過枝條著日何妨息炎方幸後凋不才容老大無意謝風塵

廣州除夜

屈指殘今夕禁愁又一年已知過少壯不復惜嬋娟海色連銅柱江春發木樛殊方累多口迢遞限山川

許 璵

璵字天玉號星亭福建候官舉人有樂園集

前集後人題句許璵號星亭上方文抱更治城西 精華錄卷七等

歲暮集卷一

三

開化早起

烟火空林野老興千山初沐倚孤藤青帘屋角方衝日白板沙頭已試米吟蠟膏肥逢野祭菰菱刺熟識秋登可憐一片藤蘿地漸水漫漫遠故陵

和周樂園先生清漳城上感懷

落日城頭戰鼓通萬山瘴癘一荒橋大江春老人橫槊故國天高弩射潮戰馬沙場騎首龍龍指掌近雲霄伏波下瀨渾閒事要使千羣浴鐵銷

春草寒蕪化戰場翠飛海水動南荒燕歸故壘二年火馬踐平原六月霜道左人迎新節度軍中樂唱古臨漳

東南瘴地元戎在夜色天狼不敢長

送林用始再遊粵中

老大辭鄉國殘春祖野阜五羊江路近四月客星高出境惟羸馬隨身有寶刀英雄萬事左旅夢到臨洮

張相臣移居

芒屨縱橫五嶽華亭頭近山貽來日柴荆刺啄逸雞豚環堵西風吹散帙一畝荒蕪亦借人主者偏側難具述風風欲止無良枝廣廈雲連處幾處念爾艱難道里中

跼踖新歸反須出座中名士老侯羸江上小兒驚步隨指掌功收丞相何磨楮書與將軍弼妻孥十載消息真以此益悔其經術入門轉覺貧如客破硯殘書色癡疾

歲暮集卷十一

垂

負戴叛羣刺促行寂寞窮鄉寡車鞍明月當歌烏夜棲丈夫安能守蓬葦

峽江秋泛同陳開仲徐存永

放艇菰葦外為君理素琴酒痕宿袂重帆勢變秋深野菊半華滋寒漸天地昔書生舟楫短無復渡江心

萬壽橋即事同張子踐謝爾元

莽然一片水行路竟杭之佛日收漁網江秋老稅旗寒潮連蒹葭小兩立鷗鷺有客屢中云吹簫乞食遲

楊子江寄王十一用劉登虛寄孟浩然韻

楊子乘流下銀濤白勝霜東南去不飲沙水天同蒼曉氣分吳楚岷峨來何長煙消見海日登覽如故鄉慷慨

懷故人挂類臥淮陽采采將離贈欲寄聊相望

曹爾堪

爾堪字子顧一字顧菴浙江嘉善人順治壬辰

進士官侍講學士有杜鵑亭集南溪集

多識字故又善記所過山川既寒無不指掌形勢之六夫一與之遊
精久不忘無所不備其各氏爵里家世無不詳載即世南之編
行秘書李守素之說人物志無以過也為文敏給博學長家同館
皆通服之西堂雜俎吾友曹子開兄弟人日為索仍主謝風貌既何

春霖詞

清明洗銷出蠶子細小如鍼黑如蟻綠髻不理剪嫩桑

半月辛苦一寸長二眠起後筠篴滿羅敷陌頭愁日短

不寒不煥四月天薪炭何曾費一錢銀釵換魚衫換肉

清還直待頭發熱頭發已熱頭城蚤今年郭外綠車少

歲暮集卷一一

三

戰鼓頻驚成亂絲養蠶那得如往時

百泉

葭莢揭揭長國風如在眼水草紛紫翠荇絲柔可綰柳

外狎輕鷗沙底數潛鱸小橋激奔湍東去不復返息機

山中人意致何閑遠撫琴悟流峙揮手謝傷阮嘯聲雖

不聞聊具雕胡飯濯纓洵吾徒從遊惜已晚

贈臺

李空同撰碑在國機書

兩山翠栢搖天風古臺突兀荒山中宏正殘碑斷復續

左氏書法文崆峒摩挲句讀數古雅萬顆珍珠春自滿

中散原非入道姿公和本是逃名者人閒機穿苦相撰

石髓青精足養生嵇公援琴阮公哭虛負空巖長嘯聲

桃竹園故址

古人識先機嘉遯者巖壑結虛亦不遠畝園地已綽衡

扉靜可局清泉俯堪酌山中無杜鵑坐聞風解簾布策

簞潛龍退藏同尺蠖千載一蘇門苗裔尚棲託高柳綠

倚牆備係事東作水偃青蒲播穗散白楊落三復擊壤

歌如見太平樂

衡源竹枝

墨霽春晴歇段避風微沙淨燕差池比干廟裏情何限

況是油油麥秀時

覃懷竹枝

萬派甘泉注幾邨腴田百頃長龍孫奏成班竹如椽大

歲暮集卷一一

四

到處湘簾有淚痕

三峯拾橡行

亂峯紆迴起還伏幽寺無鄰隱深谷老木撐空不見人

萬綠緣崖四時竹道人來此聊結茅拾薪茹土如營巢

丹沙點漆俱藥種攀蘿示我黃精滑洞中日月無新故

祇見枯蘿纏古樹書錄能令烟烟滑棲真或與神仙遇

時捫怪石上層巔御空遊行風飄然天寒雪深飢不死

麻溪拾橡空山裏

錢牧齋先生挽詞

入世雄心老漸灰昔年鉤黨競風雷俊厨何救東京沒

刁顓還從北渡來天為文章留末路人推碑版冠羣材

先朝實錄尤淹貫多少微辭紀定哀

過鏡檻南邨探梅觀捕魚作

小橋曲水淨如鏡瘦竹數斜波上映縱橫梅老花不繁
鐵幹含姿有餘勁巨口鯉魚應漸肥鉤喙鵝鵝無乃橫
出水撥刺錦鱗驚數罟竭澤非王政長饒麥老圃資
畦芥生花韭苗盛蒔蔬洗竹從吾好瘦木暈屏皆物病
但使清談閒絲竹摩尾何須玉爲柄賓客昔方孔丈舉
人琴久痛王子敬解脫聊爲達者觀滿前飛躍從其性

遊吾谷

高天熱未平深林綠已老知是古人宅瘦蛭號陰草追
維摩賴徒探尋極深宵土腴泉更滋迴峯兩肘抱重局

感舊集卷十一

三

添燈黑一聲入靜曉人來鳥雀去葉大飈飈小楓赤遊

更任秋心已縹緲

秋懷

孤雁衝雲喚暮愁煙簾竹野塘幽仙人鐵笛期黃鶴
遷客胡牀對白鷗已耐成笳吹夜雨莫教微騎競高秋
蒐兵草草選金鑰甲馬東巡恐未休

今古萬年穴已平公卿搖落總忘情黑甜正熟呼方覺
白髮頻添慣不驚湘浦行吟招宋玉大洪痛哭弔侯生
愁腸已斷猿啼處風雨重陽又滿城

過高陽

衰草偏平原孤鶩掠空起父老談往事城陷義軍死哀

呼天地動血作潯沱水帳前墮大星身從垂青史我來
弔興衰遺跡黃蒿裏殘雪寒未消悲風勁如矢停車上
谷東擊筑高陽里聲鼓聲不揚悲魂哭殘壘

漁陽立春日書寄里中遊好

菜畦青徧柳條乾無數蘭橈曉碧潭墮鳥遺簪誰拾得
春風先到教場南

挾彈追風玉勒奔蓋鞍黃帕競王孫天寒坐聽蕭蕭雨
自愛城南水竹邨

春風亭

白日移郊隄孤亭瀉水西侍郎頻挂笏鄰叟爲蒸梨眠
犢荒原古喧禽野樹低春風吹不盡芳草又平隄

感舊集卷十一

三

古銀樓歌贈荔裳

長安伏日赤如火曲檻虛亭門不鎖來公召我園林遊
河朔冰盤浸瓜果山雨忽收賓客至出示酒鎗異恒製
杜陵怪石坐神仙周吳漢唐應無二元季巧匠朱碧山
市隱阜橋稱絕藝倪黃山水吳興書幾與古人爭位置
羣賢驚詫手摩挲神刀鬼斧曾琢磨西邨好貯葡萄酒
南海空矜鸚鵡螺至正年間遭殺像野火燒天煙萬斛
內府珍裘裂雞頭舊家寶瑟焚蛇腹獨此古物在人閒
感慨乾坤同轉轂秘器偕藏埒球貝波斯問價昂珠玉
三百年來貴有徵請檢陶家輟耕錄亟呼從者傾郡筒
恢拓智勇開心胃爲慶遭逢落公手更盤況出隄畧官

兩美相兼且屬月千將莫邪亦神物枕蛟騎虎安足愁
讀罷長歌歎奇絕宋公本是神仙才文筆不從人閒來
何妨跳入銀槎裏御風萬里遊蓬萊

沈 荃

荃字貞挺號繹堂江南華亭人順治壬辰進士
及第官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溫文恪有南阮

雜詠充齋集

分甘錄云荃生平文苑名手也其詩多自注
哀今人讀其文指天可以盟肺腑及勢分相見
反下不有之矣可歌也 荃詩多自注其意
流輝亦太史之官人傑詩多自注其意
入謝秋官著書錄大學士名度小學士名
原第三人官編修授太學士有書名小學士

望張河決口感賦

感舊集卷十一

張城城南河勢狂千里崩決何湯湯白雲蛟龍時出沒
元雲波浪極蒼茫懷襄自古傳堯誓雋焉何年真禹疆
日暮登臨秋思劇短歌欲賦河無梁

寄贈李素心儒兵岳州

寂寂黃陵廟媚媚帝子靈杯邀江月白領破楚山青玉
環投珠浦仙臺放鶴亭此中紛杜若好為折芳馨

澄江道中

豈是山陰道潦澗路博除岸高連嶺雲竹密隱人家春
鳥啼紅燭寒湖落日斜土風還似舊漂泊惜年華

陳廷敬

廷敬字子端號說庵本名敬後奉 旨加廷

字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大學士有年

亭文編尊聞堂集

中兵部平定合江縣萬方同宗宋氏天
黃河劉地不遠其地遠矣宋氏天
書程周漢可則以貞節婦為訓夕陽如而宋氏家世貴顯
堪施恩山開章沈氏守不所春宋氏先兄弟為文酒之會
諸時又有宋氏沈氏為春宋氏先兄弟為文酒之會
魏官制宋氏沈氏為春宋氏先兄弟為文酒之會
丁如宋氏沈氏為春宋氏先兄弟為文酒之會

重遊聖樂寺

寺樓人又到重見十年心碧草色何古白雲飛至今松
清春瑟瑟花雨夜沈沈徙倚空潭上時聞龍一吟

寺憶曾遊舊僧憐再見稀門人殊落落居士重依依

感舊集卷十一

樹隔溪山嵐作雨幾林泉如昨日怡然一沾衣

照鏡

夕照湖州鏡容華能幾時霜風吹暮雪短髮已成絲此
夜關山月空懸萬里思

渡河歌

白雲渡河河水陰朔風捲雲飛達岑渡頭舟子青山曲
費客相看淚滿襟

南樓夜歌

日落聞千霜氣幽燈昏鐘鳴山寺樓書帷窗幔下已久
天風新寒增暮愁鴻雁嗷嗷集中洲沙明月高繁露流
思君不見城南夜黃草白雲天盡頭

鶴臺春夕

古臺寒易晚月出更城東巖拂春星落窗留夜火紅棲
烏故相逐浮雲還自空冥冥山霧裏吹笛滿天風

春臺曲

古臺雲日午溪口水煙昏恰到茅堂裏春風自閉門
有客稀到門踏破碧苔色春風瑤草花開香不曾識

東山上作

午風停長林移席趨山岬石徑盡窅冥松陰曉清淺晴
日被疎蘭汀曲隱蒼蘚臺行既修迴樹坐乃幽緬山川
滿目中掩袂涕泣泣難弱可捫落花夕悠殘懷古事
豈殊人往跡空頭依依楊柳華萋萋萬葉展時序催物

感舊集卷十一

完

情悠哉誰共遣

遣愁

多病愁司馬悲秋惜末生古人雙寂寞吾道一呼嘯北
斗瞻星影西風聽角聲壯懷今不淺把劍淚縱橫

微雪

閣下曉華影霏霏入夜寒梅花疎故墨雪色滿長安漏
下清霜迴風高玉笛殘那堪羈旅夕蕭颯獨凭闌

寄韓少室先生

家住行山第一峯石泉雲峯出疎松黃河渺渺霜風起
收拾漁竿放白龍

雪夜懷默巖

北風吹歲暮雪景閉門低窗樹夜離立城烏曉懶啼路
寒歸騎晚江遠泊舟遲縱有南征仗音書未可題

冬日 駕幸畿輔景運門外口號

十年班列地咫尺九重門處舉思 先帝垂衣坐 至
薄清霜南苑樹冬月 孝陵園 玉輦經過處應懷舊
澤存

寄楊松谷

楊子沁河上天隅水一方別來皆老大間汝倍淒涼秋
病眠山屋春游罷野航鄉心紛紙尾零亂不成行

十月十五夜月缺

碧漢初無影浮陰亦暫明眾星翻歷亂寒夜自青冥

感舊集卷十一

子

英疑金落姮娥似始生鼓鐘漁火內曉曉動 白情

長至前一日雪中出署有風

凍雲初起校書樓吏散烏啼與色幽苑草霏霏露玉勒
天風颭颭似孤東耳亭自落千花影霞光先吹六出浮
恰是微陽如絨日陰宵清冷使人愁

白告

白青界西北居然天漢流聞歌驚午夜聽角想清秋兵
氣闌春色花開笑客愁甘涼今右臂設險費前謀

夢遊南樓歌

別久南樓已十秋長風吹夢下西州祗疑身躡青天影
直見黃河明月流

雨中同諸公集田沛蒼前翠宅

琉璃殿西急雨飛驅車到門雨細微綠蕉隔席寒淅淅
紅燭捲簾烟霏霏潯州濁酒琥珀色藐姑羣公冰雪肌
夜深露醉此何適得歸射獵開荆扉

戊申除夜和默巖少司成韻

臘盡椒花已頌春酒杯乘興卽佳辰一天雨雪東風轉
隔夜星霜北斗新未老那須餐玉術同時兼得斷金人
年華萬古蒼茫裏甲子從前幾戊申

張少司寇東山宅觀弈

真見長安似奕棋故山回首爛柯遲古松流水幽尋後
清簾疎簾坐對時舊壘滄桑初歷亂曙天星斗忽參差

感舊集卷十一

三

祇應萬事推枰外夜雨秋燈話後期

臺上晚晴望西山

西來晴雨點煙鬟後院荒臺見遠山人語晚涼淅歷歷
車聲落日過斑斑下臨官道花枝放獨對宮河柳色還
古寺蒼崖春漸晚題名合在翠微閒

張簣山學士以言事左遷歸里賦贈二首

入侍銅龍玉漏催講筵早候閣門開兩朝感激酬恩
日三殿從容論事迴受諫稍收除吏命謫官許老直臣
才九閭不盡回天意轉聽離鴻盡角哀

障塞秋高萬乘行數宵熬火罷西清聖朝有道危

言切臣子何心薄譴榮四諫當時皆史職二羅千古自

同聲翠華風雨經遙地倘憶留鑒難直情

小雪夜坐寫懷

孟冬風景正淒淒斷草飛蓬霜滿畦短日作寒達小雪
流年催曉報黃雞珥貂碧落凝如夢縱酒清時醉似泥
燈火客窗過半夜家山好在月平西

感舊集卷十一全

感舊集卷十一

三

形勢前此龍眠公程學士一再宣德惠章服出上方河山

指帶礪貢獻何殷勤陪臣雖相繼寧如祖公行朝三而

暮四勾漏之東南休儒悉殊類大長老夫臣郊迎應擁

簪聞風罷戎嚴無事復遮說三畧手前於一石臂拾遺

辯容堅白勝良賈折閱市扶杖聚居穴延頸迄海裔翕

龍仰威儀珠璣聆警效聽受應不僭會見遣子侍何難

郡縣之稱詔加建繁徒以兵燹餘撫綏軫凋弊澤國民

善泗長恃越人智推髻剪毛髮習俗多淫祭行蒙邇涯

恩矧見趨禮義盛世宏遠圖在宥同一視引頸請臣妾

輸將供賦稅沒海貢珊瑚懸厓輪琬珞歸來受上賞殊

錫榮 君賜勤渠效自優足以風有位夫何以決之決

感舊集卷一

三

之浩然氣萬里君遠行作詩以相慰

計 東一音

東字甫草號改庭江南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

有中州集分其餘篇皆在都署與公職勞文筆無日不通張偁

謂其詩有中州之風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

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

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

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

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公職改吏部郎中後改工部郎中

譚讓橋

秋盡蓬山慘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遙傷心國士酬恩地

瘦馬單衫豫讓橋

董以寧

以寧字文友江南武進人

以寧各名東觀志時夜天以曲終用寒梅正作花 今世近文友少員

東名東觀志時夜天以曲終用寒梅正作花 今世近文友少員

楚宮詞

一幸高唐暮復朝章華臺畔柳蕭條相思且自加餐飯

莫信君王愛細腰

秦宮詞

守宮砂在幾時銷夜卷衣裳仙路遙知道樓居能引鳳

早隨公主學吹簫

感舊集卷十二

四

嚴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

苦雨二月晦日作

太歲乙亥天河傾淋漓浪浪不絕聲入春淮過五十九

逆數殊少二朝晴幽簾暗光似似西塵縹緲字乙混丁

樓題氣鬱通蒸菌筆墨膠輒恒啞澁紙窗窗透燭飽飽

烟樹微茫路不分溪聲應向隔林聞獨憐遊屐無從到
閒卻此中多少雲

一線天

登高復臨深所遇盡奇態側身蒼翠中試足魚龍背兩
崖勢欲合萬象全幽昧僅劃一線光頓失天宇大日月
無多照款忽異明晦縱橫怪石踞踞有餘礙淙淙半
空溜直下曳潛瀾濕雲凝不流鳥聲雲內外靜覺雷雨
蓄幽疑鬼神會因想開闢初五丁力稍懈一跡不及補
千古詫奇怪

中航渡

飽飲雲水趣未覺歸來遲回首山徑黑暮靄何霏霏展

感舊集卷一二

七

城隍鼓動細路行人稀艇子候渡口鼓樓陵清漪灘聲
亂人語不知舟暗移魚龍潛不動水鳥驚忽飛下視碧
潭底星河影倒垂暝色帶遠郭烟樹相迷離涼風颭以
至零露沾我衣夷猶歸路晚後會當何期明朝塵事多
念此猶依依

遺懷

漁父釣溪頭日獲魚數尾所獲雖不多歲計有餘矣一
息生侈心竭澤志乃已澤竭魚亦盡請君酌江水
鷗鷺雖卑汚爲主良亦力得魚不入腹所飽惟餘漚天
寒河水涸一鱗不可得子婦坐相謀請殺鷗鷺食

遊嵩山寺

十里溪聲五里山數椽梵剎萬松間老僧掃地不爲客
待有白雲時往還

茶井

鐵甃獲寒流一泓何澄遠傳是第三泉水記昔所志襲
茗聊就嘗甘香樞幽契石乳與雲津天地留至味瓌然
滌塵襟半疑松風吹未知中冷泉較此何差次終當倚
蒼崖結廬對空翠日日飽煎喫無然煩水遞

短簿祠

我過短簿祠喟然起太息歎君筆如椽乃供幕中畫喜
怒操人意陰謀復誰識嗟乎海西廢安知非君策晉祚
方中微廟堂執努力強私而弱公難免春秋責一祠室

感舊集卷十二

八

復在烜赫已非昔短簿非美名傳呼不與易信知衆人
口嚴于聖人筆寄語文章士身名當護惜

幽獨君墓

山北兩孤塚傳是幽獨君誦君題壁句悲咽慘高雲人
生苦形累無形復何云君已歸冥漠于何抱憾殷莊生
齊物論釋氏觀空文死者既有知嗟君胡不聞

秦皇試劍石

祖龍奮長劍六王供一揮劍心猶妄兀泛舟入會稽餘
勇賈莫當石上留痕奇何如湛盧鋒切玉如切泥安知
赤帝子走馬芒碭谿當道斷白蛇鬼母夜半啼

和丈友一首

文友字蘭尚號珊洲廣東東莞人順治戊戌進

士官工部主事有秋暑渡江諸集滄洋詩話同年初

出郭句云一夜米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余深喜之數月內和

出郭

桃花點點秋抽芽出郭行吟到日斜一夜東風吹雨過

滿江新水長魚蝦

吳淇五首

淇字伯其號冉渠睢陽人順治乙未進士有蕉

雨軒集

滄洋詩話西華風俗淳樸男女婚嫁以穀計利則

感遇詩

感舊集卷十二

九

黃鵠遊四海班雉守一疆古人初委贄不出父母邦嗟

此宦遊子萬里赴遐荒仗楫渡湘水湘水何茫茫中有

懷沙士慷慨戀故鄉怨情託芳草慕思寓東皇營魂不

離楚吾胡來遠方感彼招魂賦喟然摧肝腸

經初陽

已過衡山道初陽地更偏楚雲淒似雨湘草澹如烟遠

塞無鴻雁殘春有杜鵑得江何日到常使客心懸

烏夜啼

庭前楊柳樹夜夜有烏棲遊子出門去始聞烏夜啼春

寒生獨被月暗閉空閨已斷蕭關夢焉知半道迷

漢口

雄鎮曾開夏口名河山百戰未全更競流漢水趨江水

夾岸吳城對楚城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

梁園思客偏多感直北蒼茫是汴京

江行

潯水西南來桂江從北注梧城下合流流下番禺去

彭楚伯一首

楚伯字士報

太白樓

我來河北凡幾日日日縱飲消離憂眼中狂客竟何限

攜我任城城上樓平野淒清洗濟直朔風栗烈海岱秋

落日蒼茫滿天地黃河蕩潏當中流離離羣鶴叫河漢

感舊集卷十二

一

欲躡元氣登浮邱而我何為無羽翼鬚鬢青其色

古來歷落吾輩人雲車風馬知何極卽如此地樓中人

星辰已沒徒懷惻憶昔全盛開元中天下詞客多雄風

賀監清狂綬尚墨李侯跌蕩錦欲紅相從汗漫老賓客

把袖一傾天西東濟西小伎白玉卮當筵唱盡升邱翁

珊瑚欲折瑤瓊倒遂令此樓窳兀千秋空一自人歸繼

湖雨公猶躡躡巫黔路青門祖餞事已非夜郎流落年

垂暮無論二公在黃土開元天子驪山露華清宮中生

草萊興慶池頭走烟霧當年美人人不星至今惟愛沈

香白海水栽桑去復迴欲寄精靈與詞賦我今太息城

南隅翹首四顧胡為乎

貞吉字升六號實菴山東安邱人順治庚子解

通洋詩話安邦二書禮部升六中丞賜餘兄弟

之

人貴山可也。此作不初。

劉校範龍諸公一盛

玉山之席以下諸作把

杯勺滄海望裏收百年觴詠幾登樓尊前忽覺來三島

此外猶聞更九州斷岸雨晴天倒影海門風急氣成秋

—

搖搖坤軸渾難定曾否金釐背尚浮

清明同人野集送朱錫鬯之揚州

風颺幾尺青帘子雨濕一枝紅杏花共向樂遊原上望

鈿車流水日初斜

和家弟寄懷之作同用杜韻

遙傳舴艋下荊州
慘澹離懷翻百憂
去國雲迷三楚澤

思親淚墜五溪頭青山滿眼寧辭險白雨隨江不斷流

安輯畧酬黔父老還家好共飯黃牛

柴窯枕歌

峨眉齋頭少俗物秦銅漢瓦參差張中有一碗最奇古

蒼然影帶玻璃光扣之無聲色剝蝕非金非石誰能測

徘徊共作千年想
命曰柴窯理亦得
四座且勿器聽我

說柴窯顯德當年垂制作九秋風露涼蕭蕭想像青天

雨過色千峯縹緲翠痕交錢塘國主充常貢舳艫北上

輕帆送二百年前什襲珍官定汝哥皆不重于今片瓦

等璠璣何幸吾曹得摩弄懸知此椀閱人多幾人曾作

柴窯歌
周宋元明如電走
歷落神光還不磨
古來誰見

河濱器致此亦足供婆娑主人好客常清嘯坐我高齋

領衆妙黃金巨羅鸚鵡危柴窯不屑稱同調勸君美酒

君莫辭不飲乃爲梳所笑

吳山晚眺

絕頂孤峯踏碧苔
遙西子鏡奩開
山扶靈隱樓臺出

14

日落錢塘風雨來似有鉢龍隨霧現無煩强弩射潮迴

短筇躑躅歸何晚萬槌清音響易衰

金山

歸然一塔俯江濱
清磬依稀到耳頻
山影似隨南去雁

清聲真懼北來人憑陵上界虛無地慚愧塵中色相身

欲寸翠微歸路香西風吹亂水鱗鱗

曹申吉

申吉字澹餘一字錫餘貞吉之弟順治乙未進

士官

貴州巡撫
巡澤詩話二曹兄弟齊名中丞淹沒其法未見
其止祭告湖南有句云雪花飛逐洞庭去愁對

竹林

由黃陂至江夏道中作

河流曲折客懷同曉出西陵雲氣中江漢忽來天際合
滿湘一望楚原空青懸榆柳千邨雨綠剩蒹葭兩岸風
借問行人落帆處磯邊黃鶴影深蒙

登舟將之湖南留別邱曙戒

晴江一望遠波平夕照頻催鷁首輕雲際青山湘女廟
天邊黃鶴楚王城鴻聲暮入千峯碧漁火涼生一帶明
欲問洞庭水深淺何如十載故人情

泊金口驛

中流爭峽過清絕楚南天纔急知風轉帆低覺浪懸亂
篙千尺岸午爨一江煙更問荒邨宿衙陽何處邊

巴陵阻風

感舊集卷十二

三

洞庭昨日曉霜濃木落湘山第幾重聞道方筇堪作杖
相扶直上祝融峯

偶向瀟湘聽斷猿斑斑千載泣龍孫楚南近日蒼生淚
不是當年帝子痕

過洞庭湖

只訝連峯走中涵萬頃流精靈湘女廟風雨洞庭舟浪
急千帆白山遙一點浮悠然元氣和生事等輕鷗

舟中口號

日日齋心參玉版時時對酒擘黃柑風味他年知最憶
鳥聲山色洞庭南

北風

北風渾日夜城畔積波濤氣挾江聲壯寒增岳麓高雲
低催雁急雪重助猿號歲暮湘州客朝來戀繡袍

長沙絕句

旅泊天涯幾日陰北風吹浪轉蕭森雪花飛過洞庭去
愁對斑斑湘竹林

武昌雜詩

隔岸晴川影帆檣觸浪奔禹功江漢丈楚俗鬼神尊地
濕陰常盛天低日易昏荒洲猶寂寞詞賦擬招魂

早發黃州

連朝雨雪歲將闌枕畔江聲永夜寒夢果分明拜家慶
渾忘身在古齊安

感舊集卷十二

四

雪堂蕭灑傳清興赤壁淒淒映碧流勝蹟居然前輩好
疎雲遠岫送孤舟

司馬驛早發

朝曦曉靄上荒林野燒微茫古道侵芳草時時通遠夢
閑雲處處識歸心三春雪影留吳舫臘月鴻聲憶楚吟
到眼風光看漸異鳥啼初入故鄉音

月

乍見泂泂月荒城一照中低回今夕恨皎潔昔時同流
影悲蠻戍分輝憶桂叢北鴻飛不到切莫助哀蟲

貴陽中秋用杜萬丈潭韻

晴景及良辰秋高破陰晦月來峯頂出迴照荒城內淒

淒暮氣清遠空辨青露不異故鄉明始信天字大南山
曠岸律恰宜官閣對銀河遞隱見飛雪搖澹瀕桂叢紛
蕩商時露孤光碎涼侵飛鳥遶影射哀復外螢聲雜鼓
角免颯寒旌旆坐久分迴聽泉響通幽瀨誰識蠻荒境
促膝來我輩客裏十中秋皎潔茲夕最悠然曠世心寧
爲窮塗礙且擬石鼎詩殊方紀佳會

寒柳

牂牁江上拂清波縹緲經霜瘴癘過銅鼓賽神紛自舞
更無人唱柳枝歌

人日賁陽作

故里今年別殊鄉昨日春看雲遙愛日紀歲乍逢人澤

感舊集卷十二

三

國湘沅外山城魑魅鄰野梅初應候寒雨幾經旬亦帖
千門換雕題百帳馴綵幡迎楚燕銅鼓賽苗神瘴癘崎
嶇地艱危老大身已甘淪井鬼無復繪麒麟莫莫重開
子椒盤屢薦辛牂牁天更遠屈賈弔何頻緩律迴窮谷
浮生託大釣友朋偕焚道詞賦動芳辰嬾好寬青鏡心
期理白蘋鳳樓歌舞處望斷屬峯塵

二月一日作用白香山韻兼做其體

二月忽云至土中百熱出年增道力減聞十不知一徒
留抱朴篇愧乏理人術苗俗挺戈鋌難用中原律常恐
嵐氣薰觸眼成昏疾高樹澹搖風深簷閒曝日安穩歸
田園浮生此願畢作書報朝貴不堪今有七

二日再用前韻

二月還開二閣閣稀復出靜念平生事漏萬而挂一若
待秉燭遊懼無揮戈衍看梅似故人論詩用新律山鳥
解鉤輅靈藥寬愁疾竭子來殊鄉二百有旬日五嶽向
人笑婚嫁幾時畢屈指竹林中羣賢誰第七

海棠花歌

花朝未到花先紅美人顏色關春風垂絲媚媚困無力
飄零絕域難爲工經年憶別家園側芬芳異種梨花色
他鄉乍見卻衣緋任是無香亦傾國

十四日大雪戲爲俳體

蘇子黃州謫謫日蒼茫每賦雪堂詩千秋鉤黨人三已

感舊集卷十二

六

二月蠻煙此一時故國親朋那在眼落花節序易低看
峯巒向曉頭俱白玉樹臨風媚自垂

上已雜詠

柳影青青絮未飄生憎拂地最長條不須倩爾留春住
哀樂中年向此銷

南蠻校尉仍開府東郭先生解送窮疑向拂衣張季笑
歸歟何事待秋風

午日

野塘繞郭綠秧齊葵雨荷風咫尺迷新水微茫鷗出入
舊巢零亂燕高低臨江伐鼓驚山鬼當路逢人病夏畦
千載不須重弔屈夜郎還在汨羅西

十月三日作

黔南十月天未霜疎林遠近分丹黃昨夕離離衆星光
北斗明滅南箕張中宵寒霧何茫茫浮雲掩抑河無梁
欲雨不雨羣山蒼猿徠踞濁蛟龍藏鴻飛不來神彷彿
怪禽侵曉啼蠻荒我獨何爲天一方人生幸免謀稻粱
高堂有母不得將胡弟翻然歸故鄉

陳增新

增新字子更號除菴浙江嘉善順治戊子舉人

官安仁知縣有高儉堂集

嘉興府志本傳增新恬淡寡慾無他嗜好惟以詩古文詞自雄

嘉興府志本傳增新恬淡寡慾無他嗜好惟以詩古文詞自雄

贈盛伯合

歐奮集卷一二

三

少年任俠五陵東晚年避客菰蘆中丹青足用菟裘老
鄭虔初岳紛相從今人交態何蕭索羨君生平重然諾
何處論交不好新羨君貴義輕黃金卽看漂薄風塵裏
猶是當時一片心

賦得隴頭水

隴阪高難陟隴雲千里馳謳歎當積雪幽咽對流澌秦
塞東行急羌江西下遲東西各異派相合竟何時

聞箏

青樓小婦解鳴箏十五嬈娟指爪清過客中宵聽不得
那堪山月一輪明

孫錄一首

錄字古喟浙江嘉善人順治辛丑進士有芷菴集官潮州通判

按古喟少壯銳氣無所不爲孫部道樵婦與有紫騮風

晚泊揚子

過客悲芳草危檣十里分故鄉頻入夢往事不堪聞白
鳥翻江樹青山隔楚雲離家幾幾日又見雪紛紛

魏允枏

允枏字交讓浙江嘉善人忠節公大中之孫孝

子學海之子廕生有維風集

嘉興府志本傳忠節公後進中以女許字其孫卽允枏也

嘉興府志本傳忠節公後進中以女許字其孫卽允枏也

歐奮集卷十二

二

吳仲珪墓下

咸淳之末宋事非諸陵毀塌魂無依玉匣珠襦塔幽巖
古人白骨猶安歸橡林處士有遺墓自署沙門植梅樹
虛塚不羨初連山殘碑尚立青松路踈蹠曾無樵牧歌
斧斤自遠匠石顧闔歷滄桑三百年慕君高節愛逸禪
已傳繪事冠當代邊將易數推先天君臣大義委草莽
子孫中落無墓田胥塘東繞葛蒲浦兩舍荒涼屬誰主
桃李春飛寒食烟梧桐秋落重陽雨君不見六陵鬼哭
蔓草平此地猶存一抔土

少年行

紫駟蹀躞王鞭垂半醉新豐日暮時生長河湟人不識
獨身曾得射鵰兒

題法螺精舍

絕頂峯巒祇樹林翠微俯瞰碧沈沈數聲清磬落山下
門外日斜春草深

魏允枚

允枚字卜臣號功父自稱靈領山人忠節公之

孫學瀛之子順治戊子舉人授西安教諭未任

卒有楚游集

嘉興府志本傳允枚字伯學工文章志行父
殉難後其子孫流徙他處無敢以孫以誌之者
後其子孫流徙他處無敢以孫以誌之者

歲舊集卷一二

元

少年行

少小辭家事至尊奉車執戟未為恩只緣身識張公子

曾斷倉琅叩木門

淮上送人歸睦州

野渡青青楊柳新自憐為客久風塵送君遠向嚴陵去

七里濤聲落富春

魏允札

允札字州來允枚胞弟縣學生有東齋詩文集

嘉興府志本傳允札才允學敏不怠家世處好水邊
士族其孫常為預製新棺會故舊卒無以飲即張棺之

秋風

秋風飄飄斜拂衣碧天四顧雲氣微江頭蕭瑟波浪湧

空山搖落木葉稀蒹葭能蒼露能白可憐王孫此日歸
繁華寂寞秋風裏故國樓臺今是非

曹鑑徵

鑑徵字徵之號雲客浙江嘉善布衣有紅藥園

白石樓等集

鑑徵字徵之號雲客浙江嘉善布衣有紅藥園
白石樓等集

襄陽城裏鷓鴣飛回首當年事已非憶得尊中橫玉笛

峽猿山月兩沾衣

徐遠

遠字道昭一字屈甫浙江嘉善人崇正癸未進

歲舊集卷一二

三

士有逢集編

楊李詩集通雅卷中補宋
蕭然環堵年七十八卒

春盡

欲去春光最可憐似沾紅袖對離筵風高燕子簾雙下

雪暗楊花人獨眠送玉清回星沙別帆源後草芊芊

時光過處皆堪恨不特嗟懷為長年

蔣璩

璩一名玉章字彖鴻號禹書浙江嘉善人順治

辛卯副貢生有靈威集三選草

嘉興府志本傳璩字彖鴻號禹書浙江嘉善人順治
辛卯副貢生有靈威集三選草

湘妃怨

古子無歸日湘靈畏及秋南巡終古怨北渚到今愁竹

染千行淡江分二水流蒼梧雲五色彷彿翠華遊

蜀國弦

琴心通上客綠綺試臨邛曲自當筵度人還隔坐逢錦

江三疊水玉壘九回峯送入弦中怨能銷鏡裏容

朱茂明

茂明字子蓉浙江秀水縣學生有鏡雲亭集

朱茂明字子蓉浙江秀水縣學生有鏡雲亭集詩
竹木森蔚最為幽勝水光石色之不一覽竟覺其
上歸知之夫極宜宜矣又 謝詩詩語極其心象
論者謂古風最盛莫如謝詩其詩雖多而佳者不
多發之此或又此之出水芙蓉天
然去飾飾其為大雅所推挹若矣

東谿歌

萬壑爭流急猿聲四面啼不知秋月裏若箇是清溪

感舊集卷十二

三

吳兆騫

兆騫字漢槎江南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

場事謫寧古塔康熙辛酉贖還

有秋節集

兆騫字漢槎江南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
場事謫寧古塔康熙辛酉贖還 有秋節集
兆騫字漢槎江南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
場事謫寧古塔康熙辛酉贖還 有秋節集
兆騫字漢槎江南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
場事謫寧古塔康熙辛酉贖還 有秋節集

湘水曲

佳期渺何許日暮湘山岑翠華千載沒江流空至今蘭

芳楚皋綠雲起洞庭陰微識相思苦瑤琴有哀音

湘中作

麗譙落日旆悠悠一望中原動九愁羌笛關山千里暮

江雲鴻雁萬家秋咸陽羈旅傷王子諫海功名憶少游

桂水只今新浴馬懷人何處命扁舟

湘陰

二月逢寒食三年寄短亭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芳

樹連巫峽歸鴻落洞庭嚴城有刁斗蕭瑟未堪聽

程康莊

康莊字坦如號崑崙山西武鄉人大司空鳳菴

之孫官鎮江通判遷耀州知州有日課堂集

感舊集卷十二

三

康莊字坦如號崑崙山西武鄉人大司空鳳菴
之孫官鎮江通判遷耀州知州有日課堂集
康莊字坦如號崑崙山西武鄉人大司空鳳菴
之孫官鎮江通判遷耀州知州有日課堂集

懷趙平符

憶爾山中舊草堂桃花水外百垂楊一從惜別如烟草

歷亂多于春畫長

趙三騏

三騏字乾符號石渠陝西韓城人官泰州同知

有似園集

聽琴

涼風宜晚集燈火夜堂洗吳客鼓蘭操臨風寫意深露

相應下葉秋鶴欲投岑此調久淪寂聞之開素襟

衡山

嵯峨南盡楚江天七十餘峯路幾千銅柱挂雲堆漢表
祝融看日起山巔金書玉簡從誰得石鼓朱陵不似前
極目衡陽千萬水每聞鴻雁一悽然

葬墓

帝子昔南巡不見南巡迹但餘此墓傍一片瀟湘石

湘妃詞

鬱鬱湘妃詞似對蒼梧面楚人能南音彈出湘妃怨

陳玉璫

玉璫字慶明號椒峯江南武進人康熙丁未進

士官中書舍人

今世說慶明少有大志凡天文地理志兵刑醫藥
河渠賦役諸大書莫不讀求其精義之能與陳

感舊集卷十二

三

客籍終應歸衡山以至彈琴投書辭職之樂靡所不為偶有所觸
作為詩文句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延其後才比于劉琨之云

詠懷

推牛享壯士脫粟歛上賓禮樂有隆殺所貴情性真乾
骸本細事或以戕其身

誰將萬斛舟虛置大海頭桅檣上于雲嵯峨排空流長
年若有待束手慎所投泛泛天地間飄搖經千秋工用
誠不易置此豈良謀

飛鵲金僕姑銀鴈白玉弓此物誤家國萬里生悲風白
楊走寒兔昔日椒華宮脫身游灌陰回首悲傳烽瑣瑣
安足論感激羅心胃勿學魯仲連飛書自稱雄且把冊
瑚鈞長揖浮邱公

題江陰睢陽廟

突兀睢陽廟乃在江陰城幽光碎金碧肅肅肅來英靈唐
家再造力江淮公所平公看古道開白骨紛縱橫安得
古董狐一一存其名

不寐

莽莽夜潮生月落天未曙飢隼思摩天迴旋復匝樹沉
有寒颼侵當我羈愁處

望江

行子乘春望溟然發浩歌海雲浮客棹江樹接官河雁
去吳天盡潮來楚國多妙高臺上月日夕逐流波

黃河

感舊集卷十二

詩

不識黃河水今看九派渾大星垂谷口斜日溢天門風
定濤聲壯帆飛海氣昏乘槎問牛斗何處是崑崙
吳永迪 一首

永迪字星子

江閣

高閣人重上空臺鳥自飛寒風吹浪起孤柳入江微近
小櫻桃熟何山首荷肥十年思射獵猶著幕南衣

侯 演 一首

演字幾道江南嘉定人通政使嗣曾子與父同
死于難

新柳詞

秦淮積雪緩春晴十里煙隄綠不明早是酒旗歌板地
隔江風浪卷蕪城

吳道新二首

道新字湯日稱舊山隱者又號無齋江南桐城人
天啓丁卯舉人官工部

曉望

蕭蕭野岸荻蘆秋不見戈船水上浮惟有青溪千尺塔
隔江猶似望烽樓

沈自然一首

自然字君服江南吳江人副使琬子有來思附
清二集

感舊集卷一一

五

按自然之孫名定修字定齋江陰人其詩有蘇東坡之風其集有卷一
以外青山別語長沈吟者其詩集也故用別字門前對面古松風各斷
題

江南樂

初景爛銀鋪溢溢浮鴻鵠濃情雨提蕩持比春江色江
深淺子齊水暖鴛鴦飛不須更相問家住橫塘西橫塘
遠夾浦曲曲明如畫誰打白蘋開前溪夜來雨雨霽上
南樓天高水影浮出門即不見齊籬采蓮舟輕小子
蝶楊柳雙頭檣咿乳滿中流桃根復桃葉蓮花照水紅
那得負情儂不愁白日暮但苦西南風風吹早帆去作
底情難訴記取石頭城門開烏柏樹樹下卽江流風多
團扇秋相將板橋上迴望大隄頭隄頭風力軟綠刺菱

香滿妝薄粉紅嬌羅輕衣帶緩江南望江北只取屏風
隔折來梅蕊芳持寄龍頭客客夢久踟躕江南定不如
寧知可憐唱相近莫愁湖

陳式一首

式字質先又字二如江南桐城人

春日偶成

時日凌人志春風轉風愁問花何代謝聽水自安流鄰
圃疏堪剪前溪釣未投強尋芳草綠生意滿淞洲

顧宗瑋一首

宗瑋字連叔

竹枝詞

感舊集卷一一

三

東山盼盼無定姿西山倩倩如有思兩山日日鏡中好
妬殺阿儂雙翠睂

顧萬祺一首

萬祺字庶其江南吳江縣學生

此偶萬祺生庶其三
餘後集卷二叔以公之

此說本陳同父

關雞坡

紅粉宮中小隊齊花痕凝碧草萋萋一從孫武歸山後
不教三軍教關雞

杜紹凱一首

紹凱字蒼畧湖廣黃岡人游之弟

有學集卷三
詩文不見全書

于今五年遺稿而無益焉家貧而志不墮者其心可嘉也
然著宏博之志當有日新也少學之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夢時無自計定與何人同千古心分界五自加之矣若其愛心必發

獨吟

曉曉華陽一徑下雲何荒草蔓荆榛五從誰能辨有
鳥從東來大國異鄉歸去功難尺五仰視日不暇同吮
裂唇宵升頂是乎昔應惜青旅游見困如何踐

丁宏海

宏海字景昌江西南昌人官獲鹿縣知縣

集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施惠山就亭詩

澹靜常得胡岸憤發清噴官游樂異鄉實從泥同調編

成舊集卷之二

竹邊數極曠觀已居要渺渺疊風帆離離散雲崎木葉
下微霜江流共奔峭想見亭中人明月時相照

陳道

道宇路若

晦日同諸子集長安酒樓

招搖指東陸陶物秉青陽遲遲淑景澄萬端和風翔豈
不曰懷春時遲安可將頌椒既已閑落葉隨飄揚後除
應月晦愉樂追年光良倚暮佳節攜手遵周行快哉共
登臨四顧何蒼茫昔人不可作峻谷遙相望今日雖宴
樂感此情悲傷

李稔

稔字初年

過大庾嶺

關門中峙鬱孤連背指羅浮一道烟西北落陽明大水
阜原殘葉滿晴天單車作客投楓寺三戶無人廢海田
心屬尉佗南巷陌秋風吹上豫章船

麟嗣

麟嗣字賓迪江南歙縣人有盧遜草悟雪草堂

集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成舊集卷之二

江天吳楚長獨立水中央自古無潮信千秋有夕陽帆
過僧磬落徑絕石苔荒歎息狂瀾裏神功不可忘

小孤山

香界暮忘歸怡情對羣木中有安禪人常著離塵服語

宿開先聽雨贈石濤禪師

我山氣佳止我巖下宿至道自忘筌松窗煮茗粥夜黑
風雨交萬籟集空谷聲聞盡世間殊響難更僕久之入
無聲象外遊耳目燈影照維摩恍如抱幽獨幸此息事
機五更清睡足

雨中登黃巖寺宿上達僧房

石徑入松竹幽寂如荒邨回看絕壑底始悟茲峯尊老
僧黃巖居茅屋倚樹根奔騰洞中水終古常繞門攀援
乘雨霽苔滑苦難行盡所歷妙久坐無一言倏忽起
雲氣觸石迷劇昏安知十步外巖壑奇自存路險阻歸
客燒筍共餐餼挑燈聽山雨寂寞清心魂

登五老峯

飲露層霄足然飢芒屨久已興翻飛未能天馬行空際
且可有輿上翠微此日汝蔡成獨往何年鸞鶴還將歸
無端晞髮西風裏閒看人閒到落暉

佛手巖

感舊集卷一二

完

天生丹巖類削成參差石室鑿空生松盤絕壁留山徑
鳥起危巢駭秋聲萬點寒泉鍾乳滴九江春水夕陽晴
寶花時逐林端落到此真疑入化城

禮達公荔枝

世間草木原同腐露骨松林惜未能試看千年溪上月
清光應似雁門僧

汪徵遠

徵遠字扶晨江南徽州人

源洋詩話新安汪徵遠工于詩
古選尤關熟者王華之風於黃
山詩不見其微而海上來真乃不
愧古人其從弟洪慶字子鼎
余定其詩云云行如走文雖潤熟
等篇皆見其筆法而作者

過曉雲紅皂趙州恭故址

越險入深林凜然警心目流雲何紛紛空山來聚族摧

蕩修成海風濤沈衆麓僧指懸崖前當年有小築茶烟
不復見但餘幾竿竹寒意澹塵襟萬情思結束諸峯亂
斜陽濕濕下飛濕

過桃源寄訊漸江上人

期我桃源來更踏桃源陌不見武陵人潭聲挂飛白憩
息狎浪樓談玄憶疇昔坐見峯頭僧冉冉下空碧閒鉅
霞際書謂耽雲谷通勸我雲谷遊清宵話泉石松風生
晚涼月明照瑤席聊託孤飛雲一訊安禪客

上蓮花巷

秋山鐘梵寂蘿逕上崔嵬意想不到處峯巒忽盡開石
牀平落葉古壁滿荒苔更羨孤雲逸松顛自往來

感舊集卷一二

三

愛雲道中

箬帽陵山雨烟中支一筇流雲不相待先上天都峯

早發蓮溝

鐘聲辨新晴遊人期曉發涼風穿壑來吹落山頭月

下雲谷待同遊諸子

下山入雲谷竹樹澹秋影孤聽滿風泉先期候蘿逕

玉屏晚望待榛公不至

洞口無人山鳥飛寒烟一縷篆香微遊人薄暮倚松立
眺盡落霞僧未歸

暮雨同諸子下慈光宿狎浪閣

霜冷山楓葉未凋亂雲飛處雨瀟瀟暮鐘催下慈光寺

又繞寒溪過板橋

坐望仙峯

丹楓一壑染山容石面參差杖亦慵步到望仙崖斷處
亂雲堆裏數寒峯

坐狎浪閣

高閣臨溪水薄暮軒窗開不見菴中僧微雨潭上來

吳雲清

更清字方連號魚山浙江仁和人順治壬辰進

士官御史有雪嘯軒集

縣志云吳雲清字方連號魚山浙江仁和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御史有雪嘯軒集

年無恙者其詩皆曰不宜貴人然其詩多自注其意如雪嘯軒集卷一

感舊集卷一

方連司李西粵白鳥漸散去人私相謂五嶺瘴氣可謂

入法華山夜宿石人塢

散步入深林山山作秋暮幽徑引孤筇蒼翠自成雨
落烟火微樵斧響前路徘徊桑畝間閒閒得吾素竹徑
通僧扉古木自盤互明月空谷中石人影相顧

李世恪

世恪字共人湖廣江陵人有謀笑軒詩

送曹宸青之思恩

蕭山自有雲雲向蒼梧轉風雲夢中來形容知近遠

李澄中

澄中字渭清號漁邨山東諸城人舉博學鴻詞

為龍為蛟須臾成藻符交憂細如縷小魚瑣屑何足數

中流忽斷烟波開乾坤冥冥雜風雨此時海裂天吳愁

滄江倒立崑崙浮中有赤鯉閃光彩金鱗逆水聲騰騰

彷彿疑聽洪濤風細觀又似蓬萊宮星海下注積石遠

黃河上溯龍門通鱸鮓昂藏不知量鼓鬣搖鬚亦爭上

可憐魚服苦縛束撥刺泥沙色惆悵赤鯉力猛陵一穿

雙角突出雷火纏半身未化露魚尾半身已入天門烟

鳴呼龍變不可測畫工具有神明力雲行雨施逾八極

涸鮓蹄涔淚沾臆

細草谷

細草春將晚山迴谷不深逃形無熱客竟日有鳴禽石

感舊集卷一

激泉聲殷天銜峽勢流飯牛人未達商調不諧吟

孫寶侗

寶侗字仲孺山東益都縣學生文定公廷銓子

地北偶談孫文定公居縣柳樹庵子寶侗有奇才年每鄉試不許入京開官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譽使汝以一第得官為結

文定此一節真有唐貞觀王忠肅兩公之風

酬家四兄

西風吹雨雨亂墮客子閉門但愁坐芭蕉窗外葉行凋

鴻雁天邊鳴正過入夜蕭條雨轉急風吹曉櫺濕盡破

司農早上紫宸朝我睡不醒任懶情君家奴子寄書來

正倚空帟爛漫卧奇夢欲起說向君門外騎馬泥塗大

但把新詩牀上吟妙語驚人不敢和興起直隸架上書

程邑一首

邑字幼洪一字翼蒼江南上元籍休寧人官庶

吉士改國子監助教有介軒集花圃詩

新安程翼蒼字幼洪一字翼蒼江南上元人官庶吉士改國子監助教有介軒集花圃詩

翼蒼字幼洪一字翼蒼江南上元人官庶吉士改國子監助教有介軒集花圃詩

翼蒼字幼洪一字翼蒼江南上元人官庶吉士改國子監助教有介軒集花圃詩

贈席仲遠

翠峯三席地霜雪老秋顏時有杖藜往常看採藥還終

年具區水萬古洞庭山松下發清響少微心自閑

王維坤

維坤字幼與一字伯與直隸長垣人順治辛丑

進士

留別楊蒼水

身為一官繫依依無計留人烟尋劍閣驛路俯江流送

客滕王觀吟詩杜甫愁他時潼水上心折雁行秋

高峯禪院

已見高峯寺紫迴路且盤驚心石萬笏照眼竹千竿夜

雨增新翠秋風動細寒遠巡不忍去黃葉滿吟鞍

人道中

異域驚冬暖王正不肯晴天風山栢響人日雪花輕愁

逐羌兒俗春多故國情幾南花事早萬里聽啼鶯

寄慰乾一落第

當年交臂許雲龍太息名高未易逢我輩都非食肉相

古人窮作酒家傭三巴二月驚千轉萬里雙魚淚一封

何處相思不相見梓江迢遞劍門重

清明書感

稠桑密蔓翠蓬蓬獨坐空堂對淡寒風雨愁連小寒食

鄉關淚濕聞花朝萬山重複皆遮眼五斗淒涼尚折腰

手種長卿山畔柳為誰攀盡最長條

三月三日板襖葦浮灘至長卿山下

上已晴郊外清露遠翠微中洲平枕石野蔓亂衣襖

事閒能遠春愁遠更圓鴛鴦避殘客雙破水烟飛

向謝秀才覓胡豆

成舊集卷一二

二月松風過草堂稠花茂菽遠門香春殘應結垂垂子

好與朝飢大令嘗

除夕

眼底年光盡家人真不來西川兵火後無復望鄉臺

舍弟晚至昭署

破壁坐螢火空堂鳴馬蹄涼乘文水上遠自劬門西幸

苦憐吾弟飢寒愧老妻何期今夜酒同醉玉繩低

謝起秀一首

起秀字實夫

萬山蟠盡大江流一線溪橋亂石抽海燕差池投野館

沙鷗滅沒傍行舟吳姬酒熟澆鄉思楚客歌酣誓國仇
悵悵清和好時節短衫沾雨夢花秋

李以篤一首

以篤字雲田別號老蕩子湖廣漢陽人有菜根
堂集

按雲田高才論策與高書之
應為賦老蕩子夫意行長歌

漢口舟次
雨意濃於酒花光滅卻春如何初發棹便已似愁人海
內兵猶滿蘆中士故貧沙鷗兼野老去去惜閒身

謝良琦一首

良琦字仲韓一字石隴號獻菴廣西全州人官
常州通判有醉白堂集

香祖筆記謝石隴詩古文康熙
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才勢不

可一世官以滿廷授與于庭通公辭初未相與不交一言記去勢而知
其下也乃遂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為子作通序詩

飲酒

兒女情多客夢勞春愁日日寄湘皋誰能徒向中梁柱
幾度摩挲五尺刀

謝天樞一首

天樞字爾元號星源福建候補官舉人官柳州府
推官有嶺外詩集

西坡類稿余四十七年前與侯官許孝廉
爾元訂交輩下復爾元自柳州司理結余
正判黃州鹽稅數日而別又二十餘年者世今其子於廉清義今夫進
得所著嶺外詩集之序係漢賦梓白交情記物謝玉成漢清廣回信能
前吳吳侯官接策下外體當氣味健筆若元元子厚漢
遊我自已係蘇記左後而重達巨第爾東磨與未試

大藤峽

潯江流斷古藤蟠百戰功成王伯安鏡吹軍中陳瑾樂
樓船天上擁儒冠鐵衣夜響森松檜馬骨山高長蔥蘭
此地從來多殺伐猶傳萬弩下危巖

李塗一首

塗字季子一字若全號礪園別號淞浪水樵江
南興化人有礪園集

今世說本李季子傳學好古才名
秀傑之氣見於礪園集礪園山水每遊必窮巖窟探幽泉九魚潭潛不能
至者必身履之而後快礪園子文集李季子次子李汝性亦山水
癖所至必尋壑窮崖車馬輟輟以遊羅微衣食之資
獨寒暑不忌濕敗所住遊記最多而僕他之亦甚工
按季子長於氏字乃名能詩早遊精華經讀功於詩書
來學衡湖公基補七風流劫婦訓未免有補看不得橋南菊今無影詩
自註礪園七
歲能與父乘

宿塘栖

廣舊集卷十二

三

望裏青山下夕陽迢迢過盡石橋長戍樓南畔餘燈火
記泊杭州第五塘

王祚昌一首

祚昌字天葉陝西涇陽人有漁古堂集

潤城晚泊

月霽河明塔影斜叢丹成市點秋霞蒲頭小婦爭吳語
問住垂虹第幾家

王清臣一首

天樞初領川張先輩遠度買田領南之中都地多疏荒以爲滿江獨
見其地而發者必領張先輩遠度買田領南之中都地多疏荒以爲滿江獨
其地而發者必領張先輩遠度買田領南之中都地多疏荒以爲滿江獨
其地而發者必領張先輩遠度買田領南之中都地多疏荒以爲滿江獨

蕭為何人也問能作詩乎曰聞為之速留共飲吟一時頌繼而上更日
遠度過其家見舊題背綠字漫滅乃就細枝為筆所書皆為詩記亂
不知
所在

人生如泛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管管晨與昏對
此春日好荷鋤出南原近觀草色與靜聽鳥語繁諸有
弄化本雜還呈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倒青符有身賞
適意窮達安足論

查士標

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江南休寧縣學生倫治江

都之筆發抒悅黃意應四方事購之宋漫堂不...

於深夜不以為苦年八十餘卒西陵縣...

元明兩文敏華亭詩天後樂樂絕吟吟梅...

藥苑中華事詩接抄又聞君初生歲與...

所自也梅壑與華亭同于支鐫一章曰後乙卯生

題清涼寺掃葉上人壁

拈花久礙人天眼掃葉猶留解脫心何似無花併無葉

千山明月一空林

無名氏

海鹽朱蘭道人遠客西蜀于隆昌道中石溪

桃花依舊放山青曲几焚香對畫屏記得當年春雨後

燕泥時澆石溪亭

金尚憲

尚憲字叔度朝鮮使臣入貢鄒平張忠定公...

其詩一卷頗多佳句如三伏海濱切實雖在...

故里云云早暮云云余論詩絕句淡書...

記得朝鮮使臣張果伊東國教齋詩應照已未遺詩約板碑大學
致編詩朝鮮林詩大統律絕唐十六九古詩歌行卷見觀而己池
北陽張張華東公到金京度朝大統一卷詩多佳句然板碑于此知切至
登州示南陽是宮錄沙項處為青唐然此身片附竹枝聯續滿城明
月似楊州夜半對梨花詩云云實非板碑詩也
楊華東東陽南在板碑文家墳塚以與板碑

曉發平島

長風萬里送行旌十日孤帆十島經水到龍堂無處黑
山蟠鐵甯了餘青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
家近扶桑更東望雲霞落木冥冥

登州夜坐聞擊柝

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記不食豈
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胞義使我心肝惻

登州次吳秀才韻

咸舊集卷十二

四

澹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無限旅愁消不得
因君好句重相思

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橫舟不向東溪見歸路
還依北斗望神州

東方朔故里

夜開宣室儼珠旒執戟郎官走綠鞵首鼠棘駒俱碌碌
漢廷綱紀一倖優

次同行金御史韻

紛紛人事動相牽歸去何時了世緣茅屋石泉陶穴里
藥爐詩卷送殘年

早春

水際城邊野馬飛
漸聞官漏晝閒稀
東風日日靡燕綠

塞北江南憶歸

王灘流水遠江涯
江上松林是我家
昨夜夢尋烏石路
山前山後早梅花

感舊集卷十二全

感舊集卷十二

三

感舊集卷十三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申涵光十六首

涵光字和孟一字符孟號愚置一號聽山直隸

永年人節愍公佳允之子有鶴山十

河明詩學及及而志遠學皆通公為詩多古意

有明詩學及及而志遠學皆通公為詩多古意

有明詩學及及而志遠學皆通公為詩多古意

有明詩學及及而志遠學皆通公為詩多古意

雪中送酒與張翥輿

感舊集卷十三

獨酌對曉雪忽念林下翁鄰扉凍難開曠野多淒風古

屋雙煙黑妻孥在其中老態厭紛紜孤吟誰與同茅齋

近寒水左右亂枯蓬飢鴻晝夜啼雲樹相蒙籠市遠村

徑滑一醉安得逢分酒遣童稚荷荷木東與子遙對

酌日暮衰顏紅

遣興

豈敢名高尚山園已定居數椽風雨外萬事死生餘避

地尋月談傳家有素書天寒松酒熟日日酒樵漁

汎舟

簫鼓鳴榔去選村起夕煙舟行紅蓼上人醉白鷗邊野

興難羈束秋雲正渺然放歌天地濶溪月近人圓

雨後林慮道中早行

曉渡青泥坂秋花亂馬蹄不知山寺近漸覺遠村低萬

事驚聲鼓孤雲入杖策蘇門高臥處為訪碧岑西

赴伯巖招白面三侍御都元直為西柳王雨若劉

別縣勞書札來當對春秋公似在眼一笑即科頭遠

味江魚白叢陰竹嶼幽故交有沒半敢忘及時遊

郡樓秋望

草際鳴蟲急蕭然窮巷秋閒看林外水猶上城南樓落

日浮江莫西風動白鷗晚山青欲近昨夜雨初收

初冬

感舊集卷十三

日短天昏秋已過百年荏苒初冬時每恨于人何所戀

即今尋山亦不遲霸業徒傷黑閭蜀仙蹤況近黃梁祠

高車大冠俱腐草欲採寒巖青玉芝

答人

日日秋除命菊與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村醪熟

為道無閒作報書

黃花谷

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樹葉晚蒼蒼亂碑零落遊人少

一道飛泉下夕陽

寄西山殷伯巖王都鄉張覆輿諸遠老

未遂幽棲學尚平出門空對遠山晴知君細酌秋雲裏

寄冀襄陽公治

茅屋成

汎舟明湖

陽城煙寺佛頭山

感舊集卷一 三

 $\frac{1}{2} + r$

宿靈巖寺

張
蓋
十首

分廿條託張履與申吳昭方也嘗贈申純句年深臥病藥盡亡書云
古飲藥無益更勿庸申而此火氣榮不日去不復

金甘餘託張履與申品第友也嘗贈予絕句半湮然余遂上書云云
古欲鸞俛魚歸然岳申漁光羨榮祿以居不與入接或痛哭共嗔人
去後終在死中死乃作傳刻其遺稿二卷 別許仲澤言應與詞利
過前二尤高第 幾轉運道不傳多爲諸生注錄余家貧讀學業
三時以少嘗言次學不第身光第尚不端按似以
家甲申後自開土室中歲時一出耕每六十卒

朝下懸壺頂暮行寒峽中壺形猶迤邐峽勢已崢嶸

虛工部說楚中山水

感寄集卷一三

17

昭明臺呈襄陽諸公

重陽後二日

登磁州南城有懷申臯盟

野老乘秋眺水城遠林疎雨屬微晴煙沈臺瓦迷銅雀
雁入關雲度紫荊我欲湖山隨浪跡君從今古定詩名
年來知己皆離索海內何人識向平

漫作

玉盤漬墨可二斗高麗紙冰蠶紋醉來揮酒興不盡
欲上青天寫白雲

孟亭

不見當年孟浩然魚梁渡口問漁船嚴扉松徑空搔首
沙岸如霜月滿天

與申子

草澤才賢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

感舊集卷一三

獨有涵光是隱居

後湖中樂

桃花落盡柳花初重作蓮舟水上居已教行厨烹野雁
更催漁戶打官魚

殷岳一首

岳宇伯巖一字宗山直隸維澤人陝西按察司

副使太白子官雖寧知縣有留耕草堂集

遺集留耕草堂詩一卷皆五言古體也政宣平不為律詩中而先宗之
云宗山不多作詩後不附錄偶為古詩數篇附錄於後其可為先宗之
亦殷宇也予往見其述史詩於國門集古體此其存者宗之風河朔一
奇士也 隱者專其故先生某志先生少時從其父某弟某弟某弟
才名震官後布袍早帽還里所居鄉曰小方草屋三楹與中丞某少
名和相與也先生為詩自樂晉下居不親尤不喜中丞先生手所推
五言古風一體皆清然其為人先生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相問
難處至是俗小酌亦未嘗微以色笑其言必窮義理其志以鴻臚

尤力年六十八卒 遺集通志本傳岳父太白某止時所撰詩集其
死獄中岳生書為父之報背比歸而岳已陷遂與弟淵隱居西山後
南遊福 其家死

讀史

冒頓縱鳴鏑何有乎婦翁齊房窮計盡和親苟得建白
登帝膽落事急聊相從官家屈體親四國少須容貽謨
累風俗邊鄙詎恆弓若淮陰而在不當歌大風

人言父子親安知不為虎猛獸惜其體步步生咻喫漢
武好神仙方士正旁午志為親回國聽夫禍一五商牙
之為猾荼毒於搭弩隸臣銜尊命兩宮無靖土以子盜
父兵苟圖脫罪累九服無逃命望思亦何補

感舊集卷十三

六

是藐諸孤一旦寄阿衡朝舊擢純篤攬轡見澄清帝星
驚流電桐宮覆典刑公孫病已立草木亦知名世運惟
轉軻幸濟以忠貞妻孥怙烜赫得失苦縱橫禍福有所
常操存舍則亡

遠略不可勤眾敵不可速老臣數軍實遂上便宜策留
屯飭武備居民并田作罷騎省度支致穀著威德羌眾
以崩離我師過枕席當時訟盈庭使文多勾棘如彼九
牛尾度越鳥從測

朱紫亂紛墨今古不同治泥古以制今如以書御馬陳
湯入絕域折首虐居野一掃谷吉恥策勳蓋西夏旅
挫刀筆索瘢於苞苴棄大槌微細持論正侈侈匡衡忝

其芝廣鼎移定山半許集選三編大詩東河集公

集 74—384

估客樂

自作樊鄱客不著揚州將至今衣上淚多於道旁雨

巫山高

巫山何窮窈窕初絕氛埃盡嶂雲無盡傾崖雨易來夢
留千古憶賦竭一生才朝暮情何限啼猿共此哀

覆酬嶺

匹馬日將曛春風滿袖雲嶺穿秦望春花繞辨才墳宿
雨千峯潤新畦亂水分如何棲隱地豺虎尚爲羣

楊柳

風暖芸窗百慮生開簾翠捲萬條榮閒姬勸盡新豐酒
羌笛吹來故苑情渭水清波嬌婀娜白門烏鳥恨分明

蘇香集卷一三

九

已從攀折悲遲暮誰信芳菲夢漢營

鏡湖竹枝

句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關鴨自呼名楊花飛遲雁飛急
郎進城時僕出城

水田衣極道人妝持觴從教月滿牀沈水自薰檀供佛
無人知得兩般香

憶岳陽樓

樓壓孤城住天隨九派流遠煙開夢澤晴雁叫衡州軒
后古臺香英皇班竹秋少年遊最數風景未生愁

朝來曲

繡戶絢朝光君王在前殿借問菖蒲花幾日還相見

寄書怨

欲題尺素書昨夜秋風起此去到巴陵三千三百里

何伯興歸自維揚

春色揚州更不遲家家楊柳映蛾眉逢君滿酌玻璃盞
北轅松聲似往時

武林待施愚山不至

相邀秋浦錦駝灣相憶錢塘駐蹕山一別麻姑三萬歲
始知天上隔人間

流螢篇

井幹新螢數點流美人腰細不禁秋水精簾外梧桐月
幾度黃昏便白頭

蘇香集卷十三

沛縣進中

蒹葭極望與天長芒碭周遭古戰場馬上一時增意氣
沛公從此入咸陽

烏棲曲

羅襦旣解燭花殘象牀迴薄流芳蘭二八腰肢嬌比玉
誰信春來長獨宿

金釵焚角枕燭烏鴉爭枝夜將半共言妾貌同羅敷
羅敷有夫妾不如

寄張南士兼詢大可大敬

我到錢塘爾不俱一帆風雨隔菱蘆銅駝楚國青楓渡
細馬秋娘白練膚四海出門堪慟哭十年吾黨合野孤

司空望氣今重攬為問雌雄劍有無

南鎮元宵詞

松樹千尋覆石樓樓前細路遠溪流洽溪士女紛來往
爭指蕭仙在上頭

毛姓

姓字大可一名奇齡字于一號西河浙江蕭山人

舉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陳枝集

小毛子性極奇負才狂達與人交以然其所謂詩書者多愛其才而輕其學其詩歌雖多而無大才之氣其與人交亦以心交而無形迹之嫌其為人亦極其豪放而無拘束之態其為文亦極其雄健而無纖弱之氣其為人亦極其豪放而無拘束之態其為文亦極其雄健而無纖弱之氣

慕歌

慕禹也

維上古神禹治洪荒水老入於越大會計天下

越民及禹有道審平法度為民功巡下為禹田

之先世無餘君大守封祀作禹冢工師葬禹上到茅山
奄及荒落棺槨無度儉德不衰

其地光怪埋古文奇字開平壇壇命其祠曰禹井其山

曰會稽

水官寢深曲其俗開大其人物輻輳

食追仰前世若我皇祖道其功德欲以誇示子孫多所

可慕

薄賴神聖法度不敢自為非世世登茅山思之

小海唱

頌齊也

吳越之國在大海隅錢唐之東西故之西中有小水葬

伍相子胥

爭朝夕來往日攘奪千里

長大有君烏喙與其臣幽思子胥身死越之後生日事

怨亦不得戴履地上及君父之難往往奮發憤于芥始

之

三洲歌

不到婦歸縣須到婦歸鄉婦歸尋舊歡婦歸不可量

解裙作帆去一幅一絲連絲絲滿似幅載上巴陵船

擬豔詩

東井匏瓜在西都東樹完苦心無度桑乾黃

鵲思雄少青溪得路難左家徒織素班氏自愁歎苑弱

承牀細芙蓉隱露薄食禾根可共結膝履當單黃竹江

邊香鳥頭樹裏寒南塘春飭窺北斗夜關千弱水離思

苦清河別渡彈強泰如得返辛苦望燕丹

釋今種

今種字騷餘

從軒轅宅入迷居洞

曉起慈珠峰披雲策短節澗援驚驟雨山鬼拜寒鐘野

飯芝泉刈秋衣竹翠濃昨宵逢道士疑是七星松

觀五老峰背三疊泉

面面峰巒絕橫大鐵壁青飛泉若煙霧白晝走雷霆激

石成三疊驅雲到四溟無人知此勝來往水精靈
自冲虛觀入錦屏峰

路入黃龍洞陰森山氣秋萬松寒欲折雙瀑日爭流月
吐金芝草雲開玉女樓冷冷響風佩渾與百靈游

任蠶城

瀧口高城在將軍舊啟疆親星知越霸絕道待秦亡虎
豹三關踞旌旗五嶺揚保功不小祠廟遍炎方

人日衡陽舟中

人日雪霏孤舟上翠微帆隨南嶽轉雁背碧湘飛知
已惟長紉還家復短衣猿聲如送客薄暮更依依

豆葉坪病起

秋舊集卷十三

十三

山靜長如夕微微樵牧蹤有時聞遠瀑終日對高松久
病悲歡盡新寒衣衲重他宵秋月滿應上漢陽峯

題翁子東洞庭山館

東西兩洞庭吾愛莫釐青往日鴟夷子迴舟此翠屏君
今胥母住門對太湖扁旦夕懷仙意長歌入杳冥

同杜子入秦初發涪陽作

天曉涪陽望蒼茫大野開風威肅人馬煙色暗墩臺
慨無衣賦艱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爲子入秦來

登馬陵

俯挹中州盡河山表裏來天懸句注險水劃孟門開一
笑雄圖失長歌故國回遙從狐突廟直下馬陵臺

廣昌

此地蜚狐塞神京一線通長城帶天末古戍接雲中馬
踏三秋雪鷹吟萬里風河流聲太苦應爲客途窮

贈張穆之畫馬

今代推曹霸紛紛素來真龍誰解好天馬自無深萬
里從軍夢三秋伏櫪哀何當將汗血雷灑拂雲堆

唐晉王祠墓

代北威名著飛揚射馬鞭長安迴帝駕天祐紀臣年三
矢山河啟千秋俎豆懸從來賜姓者獨有晉王賢

發憤收京闕當時節度無奸雄紛割據父子一征誅
路迷秋草陵門怨夜烏三垂岡上淚老去惜雄圖

秋舊集卷十三

十四

望晉恭王園

襟帶河汾玉殿長一朝弓劍委秋霜將軍死戰哀寧武
帝子生降恨晉陽馬首關山空落日城中歌吹罷清商

悲風處處吹松柏誰刊并州不斷腸

大同作

飲馬東邊白道泉桑乾西接紫河煙何年代紹淪秋草
幾處秦城出遠天第去英雄盡一劍時來潯侯喜三邊
哀笳莫奏思鄉曲都尉臺前月正圓

入蘆苞水

一水穿深竹孤舟蕩晚風但沿明月去不與大江通

秋夕別岑公

一片他鄉月秋光亦苦辛每從風雨後來照別離人

子夜歌

熒熒桃李花薄命寄若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

渡河

黃河春凍解太華曉雲晴匹馬蒲門渡中流沙吏迎

奉倡引

琴折屠高起離鸞曲未終美人何旖旎腸斷阿房宮

始興江口

海橋春生霹靂泉流爲浪水欲浮天溪翁正熟桃花酒

溪女鮒魚只百錢

龍中

藏舊集卷一三

一五

日日行舟穿乳竇時時濯足弄晴川青山兩岸花相接

花裏泉聲應暮蟬

舟隨瀑水天邊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時亦却立

白鷗欲下復驚飛

一龍煙雨一龍晴龍口桃花夾岸迎風送篠聲滿城郭

行人忽起故園情

峯峯白練挂天低漆水縈迴入武谿日落漁舟不出峽

花中愛聽鷓鴣啼

江上望南嶽

大江南北分雲夢七十名峯壓水低九向瀟湘還九背

隨波直至洞庭西

五峯雪作九江水迴雁晴連嶽麓雲未到朱陵仙洞口
鐘聲已隔碧湘間

陳宮詞

臨春結綺彩雲間天上張星玉作顏萬歲不悲歌舞盡

龍盤虎踞是鍾山

歸風詞

南越輕綃似碧雲裁爲飛燕御風裾中流舞罷將仙去

萬歲千秋復就君

與弟登釣臺

灘中浩渺三江水臺下縈迴十九泉若作方千我輩羽

富春春枕落花眠

藏舊集卷十三

一六

華山下二泉

玉女祠前有醴泉張超谷在玉泉邊二泉釀就三峯去

醉向仙人掌上眠

客雁門作

三年作客傍滄沱聽盡哀笳出塞歌白髮不驚明鏡滿

秋霜只怨雁門多

別應州

難別金城太守賢愁心如雪滿秋天英雄自古爲廝養

不必投人寶劍篇

霍州道中

太岳青蒼接太行河汾襟帶勢何長白雲冉冉隨行客

春草茫茫入戰場

寄戴務梅華山

三峯好結一花龕
足時臨玉女潭
吳鴛琴高鯉魚去
車箱一穴出江南

魯連臺以下補遺

一笑無秦帝飄然向海東
誰能排大難不屑計奇功
古戍三秋雁高臺萬木風
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攝山秋夕宿天開巖下

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
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
松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
漸覺天雞曉披衣念遠征

遊簡寂觀是陸靜修故居

感舊集卷一三

三

蒼松凡幾樹種自陸尊師
霖雨引龍嘯春風吹兔絲
丹書雲寶秘仙馭鶴笙隨
萬古東林月長歌空爾思

天池

天池深不測日月出其中
高湧漢陽頂下連彭蠡東
雲消時飲鹿春盡未歸鴻
忽作神靈雨虛無入楚空

歷千尺峽百尺峽諸嶺至投頂

飛梯何嫋嫋千仞翠微邊
路滑愁春雪身輕墮紫煙
峽中稀見日花裏屢逢泉
早晚攜妻子同餐玉井蓮

信都

歇馬風門望冀州秋色開
太行盤鉅鹿漳水遶邢臺
關里聊為俠皇天不愛才
當時趙魏誰繼武安來

寄伯佐

陰晉標雙華宏農會兩河
關門春水潤馬首白雲多
海日搖蓬關天風拂玉珂
向來登眺處哀樂奈君何

塞上

翩翩裘馬走盧奴臥遼燕
嬌春酒壚射獵不須留
白羽關山一任塞飛狐梅花豈向江南發
鴻鵠歸來隴上無雨雪霏霏歲暮英雄淚盡紫駝酥

絕句

美人攬明月盈手似瑤華
欲贈離居者徘徊秋漢斜
吳興舟中

二水交蒼雲流從天目來
白鷗飛不盡爭拂酒船迴

感舊集卷一三

六

贈雪公

落落羅浮松皎皎耶溪月
將月挂松端清溪兩寥泚

灘上吟

嫋嫋松枝挂女蘿
猿聲故向月中多
征人一夕頭如雪三峽三瀧奈爾何

錦帆涇

錦帆涇水碧連漪
往日夷光作水嬉
留得嫋嫋亡國月美人千載學蛾眉

別胡尚孩

邊城太守獨君賢
射獵相將雨雪邊
天作三關雄紫塞飛揚應在武安前

陳恭尹 十八首

恭尹字元孝號獨漉山人亦稱羅浮布衣廣東

南海人有獨漉堂集

漁洋詩話云恭尹在元孝中尤清峻故

名別號水石以爲號獨漉山在南海縣東南山上有古泉名獨漉泉

自漢云獨漉所出泉名獨漉元孝別字也 居易錄元孝素全詩

雲南澤集云諸如高人王右丞在官舊數書如冰時名兄弟皆方學

學文章自一燈澹海東從中獨到越山遠古記同金南來新詠多如許

從石浪菴至高臺寺

晨飯氣始晴初日在山缺紆迴出林莽揖與老僧別

衣陟天路百里上積雪適來歷崔嵬反視若邱垤清冷

墜冰響淅瀝霜枝折中峯方眇然將登且當歇

感舊集卷十三

十九

登祝融峯

祝融高不測雲雨及其半濛濛若太古乾坤猶未判九

州有餘覽旭日夜中旦登臨懷百憂因高獨南歎

夏初郊行卽事同周量芝五

僕本草澤人信宿滯城關出郊見蒼翠超然素憂失連

峯去不窮衆芳渺如一凝雲遠樹雜冒水新苗出升高

望海郡千里何超忽極浦映日明滄流際天畢曠心既

以怡素交復投漆揮觴醉流光百年幾今日

送雪公歸耕蒼梧歌

蒼鷹六翮不上天化爲春鳩啄人田壯士有力不揮虎

兩角肥牛耕瘠土毛摧羽落君莫歎龍屈蛇伸自終古

送君耕耕何所上有蒼梧之深山下有牂牁之長浦浦

上山田田上豎荷鋤來歸日當午曲枕右肱樹左股萬

事不理望膏雨

赤壁舟中歌

曹家老瞞狡而武百萬戈矛下荆土紮關小醜夷羣雄

當時意氣無江東江東少年劍斫案驅風走火烏林岸

北船燒盡西蜀都吳王宮殿飛赤烏誰爲此謀葛與周

兩郎年幾二十頭雄圖已失勿復道赤壁舟中人已老

過洞庭

灌注合梁荆蒼茫四望平江山俱不到天水自相生失

路行湘浦孤舟度郭城風波此瞻眺眞信地維傾

感舊集卷十三

三

歸舟

積雨江漢綠歸心楊柳初芳菲空復爾少壯已全虛白

髮何難得青山不易居從今向田里日與世情疎

楚縣踰山盡章流向粵初映花谿路閑漱水石根虛淹

泊時仍查羈愁日以疎殊方歸亦爾吾自笑懷居

八月十六夜泊舟長淮關懷故園別者

長淮今夜月此是故人心萬里送行者徘徊楓樹林維

舟帳前別把酒戀同斟自我不相見知君愁至今

送滌上人

滌公到城久忽憶邱中琴積雪迴孤棹寒湘共此心獨

歸紅樹外相待碧雲深借問茅菴路衡山在隔林

葉世穎重之中湘茅屋行後有寄

楚國木葉下西風行有霜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幾日歌蘭棹此時開草堂山川教兒子指點洞庭傍

送魏和公歸寧都

隔年相見即依依知爾全家佳翠微窮海訪人兵後去孤身攜劍雪中歸灘平橫浦寒流淺楓照凌江晚葉稀貧賤別離那可道寸心齊與片帆飛

新塘早春

江雲漠漠虎頭東幾日移居杏再紅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有約扁舟未能去幽期空負釣魚翁

厭舊集卷十三

主

將發漢口寄毛子霞武昌

滄波芳草夜生煙東望離心倍黯然短棹擬過黃鶴渡輕裝催上白門船遙從江漢分流地坐到星河欲曉天明日五更應已遠故人殘月正高眠

送陳人白王問溪歸海南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當晚照蘇公樓上正秋清枕椰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上古城到後從容問耆舊為予一拜海先生

燕臺

燕南燕北戰爭餘白草漫漫雪下初河渡堅冰通下博關開沙路走居胥死求馬骨言終城生搭秦胸計已疎

猶有興亡數行波夜來彈與樂君書

楚中

衡雲巫雨暗江津江上孤吟過一春二女廟邊逢淡竹大王風急到青蘋虛無玉駟朝天闕慘澹雲旗降楚神終古靈均辭賦在湘南山水倍關人

蜀中

子規啼罷客天涯蜀道如天古所嗟諸葛威名存八陣漢朝終始在三巴通牛峽路懸雲棧如馬瞿塘走浪花擬醉昔賢魚水地海棠開遍酒人家

王邦畿

邦畿字說作廣東番禺縣貢生有耳鳴集

厭舊集卷十三

主

作王東生陳壽生皆廣州人王詩說松句如松花樹上夕陽照珠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虞遜清溪向云云余嘗語程璣方云君邦畿東人才故當正以存存松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薰染故尚存古風耳

春郊

閉門日以久出郭尚鳴鶯為愛清溪色春風百草生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何處山中叟猶聞伐木聲

西風

西風颯然至瑟瑟入秋林木落水流處孤舟明月心美人斂顏色遊子罷瑤琴珍重平生意前溪霜雪深

石門晨渡

鄉關知不遠漸見石門煙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潮聲歸海曲流水入平田便欲呼漁父蘆中人尚眠

楚宮

五千里地昔稱雄，餘烈猶存霸國風。
秦庭偏得楚人弓，宮中顏色誇細澤。
頭上有天難問處，江陵樹色月朦朧。

燕臺懷古

地入幽州白日沈，寒雲莽莽水陰陰。
只重荆軻一片心，老馬過宮頻內顧。
朱書玉簡何年物，流落人間直至今。

沛中

沛雲豐草日初黃，瘦馬游人鬢易霜。
到來猶見帝王鄉，千秋事業歌三轉。
一統山河泣數行。

感舊集卷一三

三

八月獲頭新酒熟，牧兒誇說漢高皇。

秋懷

劍術雖雄自有神，負恩還是報恩人。
轆轤輕移玉宇春，不信丹邱元有種。
蓬山多少名仙籍，曾把雲旗向北辰。

懷魏禮

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
洞庭秋盡客應還。

陳子升

子升字喬生，廣東南海縣學生，以薦舉授給事中。
中有中洲集。

金樓五律，規摹太白，浩然時有單行之句，然其心摹手追，皆自目也。
順德薛始亨，同生序其詩云：洪武末，成憲迄今天下之詩，數以稱中猶
奉先正典，自孫興翁以降，代有和音，未改曲江風流。
庶幾詩才漸化，為性情詩也。作者莫此為上。風者。

遊峽山

軒轅二帝子，弄笛向禹陽。
雲今寂寞雲水空，青蒼欲遺愁心去，猿聲巖外長。

昔昔鹽

鴛鴦樓外鳥欲棲，玳瑁梁間燕吐泥。
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筵出一笑，橫陳翠帳低。
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

南中塞上曲

膠寒竹箭猶楊越，笛散梅花已漠關。
百尺高臺兩銅柱，漢家何日拓南蠻。

感舊集卷一三

三

胥都營外火連山，江邊玉帳樓船度馬頭。
擬作賈生適長沙詩。

擬作賈生適長沙詩

世傳賈生賦而無詩，載文志：賈生賦七篇，而謂經籍志有集四卷，治安氣在新書
不預焉，則賦七篇不當四卷之數，竊以生當有詩，其遺長沙也可無作乎漢用
五言。

南赴長沙路，側身思雒陽。我輩黃髮人，用輔長沙王。

曹溪禮大鑑禪師塔

寶林天外指黃梅，花發菩提五葉開。
新州元自具西來，山閒逐獵人終散。
聞道此心無所住，願隨溪水日潄洄。

梁佩蘭

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廣東南海人官庶吉士有

六堂堂集

東華記開廣州王請本生詩人定作之子芝五號藥亭

詩

洛陽

客居寥絕少人尋只有詩僧共少林中殺氣生朝日濕
黃河聲應夜鐘深瓜分地勢蟠如腹度天文界在心
無限興亡無可說一春閒對牡丹吟

王鳴雷一首

鳴雷字震生廣東番禺人有空雪樓集

應詩詩話

居程保陳之外又有上說作王震生陳壽生無鐵山歌人皆有可憐

楚宮

感舊集卷十三

三

題詩西過襄王墓記得巴山寺裏鐘夢阻細腰思窈窕
水生多葉怨芙蓉虛無環珮行陰洞房驚夢靈下碧峯
重到荊州憶王粲亂山侵草馬頭東

戴本孝一首

本孝字務旃別號鷹阿山樵重之子

池北偶談戴務旃

戴務旃字務旃別號鷹阿山樵重之子池北偶談戴務旃

自題畫詩

叢薄何蒼茂喬木無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
知時榮者何以答高深

潘柴今已廢岳靈杳何託白雲來洗崖有額為誰鐫

聲聽松崩響遂龍漱落

何處無深山但恐俗難免一心溯真源千載不卷轉扁

舟弄桃華此興自不淺

草木亦爭榮攀援與依附凌霄寄生滋莫尚可懼惜

哉不防微良材化枯樹

坐愛柴扉外林陰滿釣竿段段停棹照餘落木春殘不

是澆波客前津問好難

吳及十三首

受字修齡江南常熟人

通志詩話今世詩學之冠如

於下少時友其人自第正德間以教訓不為一第後與吳人書一第中有云其子之須有人在全明應以心為心夫此後世固其詩以知其人而後可以論其世也吳人者吳也

感舊集卷十三

三

與心遠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

索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

楚

六宮無鼻客唇搖行見修門草色綠沈沈紫思青泯泯
江蘿入怨絲迢迢若王骨盡惟留夢舞女魂空祇剩腰

悽絕不堪吟斷處巫峯娟妙似前朝

韓

地塞崎嶇迫暴秦縱橫無可自紛紛已穿八水資強敵

空壓三川并故君金重美人寧足國技饒良劍不成軍

五王若解興亡勢合力西郊立義勳

燕山懷古

直方謂秦變宸旒誰念憂勤十六秋縱有靈旗驅石馬

竟無行殿下金牛春深苑樹參雲發冰泮宮池入海流
事事盡同曩日好一吟無奈雪堆頭

秦

質子妖姬盡可居六王猶在已邱墟鞭橋東去無靈藥
駝乘西歸有鮑魚黃犬波中慚廢立白蛇醉裏報驅除
當時好為秦非計牧地為封食有餘

魏

九錫方酬百戰勲英雄梨樹共成塵香新魏帝漳臺妓
枕冷陳王洛水神白羽雀飛聞識鬼青頭雞唱現長人
可憐遺緒無多在駢首山陽作晉賓

洛神

藏書集卷十三

三

心不隨身葬寂陵却乘金縷一游陳舊愁黯黯因楊祖
新恨涓涓屬灌均射鹿未消漳關淚驚鴻猶賦洛川塵
君王八斗今餘幾腸斷無由更感甄

蜀漢

季世唐虞只此時泗亭天壤哲人遠三交城下波聲急
五丈原頭日色微西國無煙生火井東鄰有女落蟬磯
不關鍾鄩能緣險黃皓誰周盡識幾

洛陽懷古

天中貯鼎自前周形勝真乘萬里優龍首西通子午谷
鴨頭東下甲庚溝茫茫冠蓋松杉積渺渺樓臺月霧浮
惟有大河將洛水年年無恙作長流

隋

汴水龍舟咽管絃新隄千里綠垂煙司花女正吟黃額
來夢兒猶望紫泉何處楊枝歌勝李有人厭字折成淵
不須宮監延佳客驛果臨江已著鞭

燕補遺

山作屏風海似盃勝流遺蹟遞相推律非協樂還吹黍
金不雕釵祇築臺倚笑樂業憐共起悲歌鈴欲恨重來
滔滔易水流無已每到秋風響倍哀

蘇臺懷古補遺

秋風撼撼雨瀟瀟追歎先王氣正騎壯士短笛吳市乞
美人雄劍越溪邀三更娃館樽前蠟千載胥江月下潮

藏書集卷一三

六

只有忠祠今尚在行人指點過皋橋

落花

攪林風雨破雙臉知道朝來有惘然細數不成聊久坐
苦吟無已却高眠誰談不二煩天女似夢巫山見謫仙
何限閒情逐流水思云離別只經年

笛

胡牀數弄渺難蹤只有清疎景物同幾片曉梅江岸月
一行秋雁野樓風却愁猿骨侵人嶺更歎龜茲誤國工
那得中郎來仰臥會稽千畝正叢叢

遠山

不煩著屐可馳神窗外青青入座新半折定容仙萬歲

一尖應有路千循曾看屏畫牽離思為似斜痕憶故人
海上鈎鉞秋正割欲飛難化百愁身

北都五月見燕

自別烏衣失舊姿所如常與坎珂期棲林鷹隼同磨爪
穴岸蛟龍獨奮鬚南去池塘遠社候北來庭院失春時
假君雙翅行千里相共唐衢作酒悲

嚴繩孫 三十四首補遺三首

繩孫字蓀友號藕漁江南無錫人司寇一鵬之

孫舉博學鴻詞官檢討遷中允有秋水集

池北偶

上嘗問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字即李固富其家其後雖未少尊
也後公為應舉鴻詞獨不與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得為八韻詩已不
能上特令與李朱二人同被檢討 賜書即集其後其弟繩日
後杜門不出其室曰兩青室室事四僕亦不以累石小姑方竹要生一

三

三元

室以為常君為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通如其意而止詩篇涉險怪
易鮮險澁之言提詞小令雅而不黏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其善書
事雖成有以詩文書請者無不應

范園

十年桑海倍煎心草色名園不可尋故柱倚風移舊緒
斷垣經雨見遺簪山僧禮數支門急江燕驚情避客深
惟有青山如昔日不能重上上頭吟

次韻唐人惠山詩

岩崑青蓮界巖扉閑林樾清景惜再遇零落心已絕況
我平生情及茲坐微滅石門亦何事尚止南朝月雲秋
樹影閒澗暝鐘聲發喧寂豈無時委化觀一轍
和趙文敏卷上詩次原韻

揚子江頭浪作花鯉魚風急吹銀沙青鞵布護畢生事
去馬來牛催歲華長鏡杜陵歌有客散裘蘇子歸無家
脫巾何處臥冰簟旁置綠水浮甘瓜

煙雨還渡江

京江春樹隔芊綿咫尺神靈意惘然青壁近迷山寺雨
綠蓑遙入海人煙江魚水潤難通市石燕風多不避船
我欲然犀照幽隱夢魂猶自怯潺湲

詠史

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斯言出主父坐使赤族成借
問彼何為感激由人情賤日不相納富貴遙相迎以茲
日暮意口語愁公卿季千亦困辱自古焉足爭君看日

三

三

中市馮生見其誠奈何委身首殉此鴻毛輕陋巷有單
瓢亦載聞賢聲

漢家邊塞動赫赫衛將軍丈夫富貴時呼噏生層雲偏
裨與纓祿茅土何紛紛龍蛇既變化不能革其文君看
尚平陽舊田蒼頭羣

郭公在建寧名實清流倚闥尹方構患縉紳禍靡止顏
顏清濁開卷舒得其理孟生舉已歸叔賓竟誰齒其訓
固不輕妍媸變終始悠悠墊角中渺渺仙舟子誰知范
史雲聞風坐相鄰高名祇見輕今古有如此

中散餐霞人形解何荒忽好畫固莫容福心更貽戚日
影照援琴廣陵於此絕步兵乃理照中情日沈結既勤

兵家妹復悲窮途輟洪醉豈偶然深衷保明哲蘇門竟
無言禮法終見疾安得碌碌平謹慎如萬石

炎靈昔中衰名字紛盜竊倚殿安豐拔起援天陳河
西遺種地累世已蒙澤舉足左右開輕重在所托天水
銀血寒功名等一擲井蛙列陸戰骨肉已狼籍侯方決
策東從容請儀通蟬蛻王侯尊退然避祿席英雄盡如
斯厥族何由亦

武安未貴盛侍酒諸郎年一旦恣傾奪陳始城南田詭
云過魏其渺若來九天帳具候平明日中不肯前有詔
賀丞相王侯若雲煙枯菴豈不憤勢謝禮則還仲孺胡
爲者側目心炯然衆辱東西尉感憤寄所宣終焉相爲
死吾亦歸其賢要路不可近曠觀將自全

蘇著集卷十三

三

輕世固大節絕人誰謂難仲御棄親愛振此高飛翰靈
歌送甲夜安得同衆歡破藩行去之寧必爲朱丹浮橋
日三已鷁躍捐波瀾邈矣河女歌聞者爲悲酸叩舷激
清商驚沙浩漫漫高視謝太尉石心方自安

賦得何事棲碧山

川原望何極風雨坐來開已共野花寂每隨飛鳥還條
桑山客稅尊酒故人頗此意復誰問浮雲不可攀

清明次杜少陵韻

春水春花盡向東夜聞猛雨使人聲愁看歲月青煙老
坐覺河山墨點空晚晚自應悲復落浮沈安敢避雷同

王孫目斷思芳草逐客魂歸識遠楓卷盡山開新火外
踏青人散亂流中輕輕蛺蝶雙鳬舫短短桃花一釣翁
荊路然至自洞庭

何日不相見其如此會殊山門好風日忽與故人俱卽
事論詩律他時見酒壚君言莫釐勝失喜望平湖
冷泉亭

日色虛亭外飄然林氣秋燭來真自失欲去迴添愁白
石落猶在清泉住復流茲焉足今古豈謂樂沈浮

杭州感舊

鷗夷江水繞雲微伍相祠前望不遑事去已看君子入
潮來寧復美人歸山頭碧血知花滿海國靈風見鳥飛
省識興亡共流轉鬻熊衣後幾沾衣

蘇著集卷十三

三

湖上竹枝詞

江頭日日浪花堆不及儂船去便來惟有湖心亭千好
寸無少過六千回

白頭漁父見承平吹笛孤山舴艋輕見說天家錢又趙
惱人湖水不分明

隄邊牆口水如羅月滿風生相應歌但得歡情似湖水
更無時少更無多

題自畫

乞得紅泉與綠蕪不將名字挂通都君看滄海橫流日
幾個輕舟在五湖

蟬

高館豈知寂煩君鳴近林恐驚暹日意其抱後時心流
響不自晦置身空復深寧憐怨齊者歎息坐盈襟

雪後再同秦子還山中

幾日山際歸塵憂不堪理忽憶酒壚遊素生雪中起寒
收墨嶺雲風結春池水復此近高標林梅散餘蕊

作酒

待爾扶衰颯開缸即斷際時時候寒燠短短注鈴華聽
令蟠空雨嘗催上臉霞由來亡國物宜在野人家

秋夕山園同姜西溟秦留仙

空堂初罷酌欲起聞鐘聲秋月水邊上夜山林外明迺
將與朋好即此遺平生越客何多感南枝時復驚

藏舊集卷十三

三

吳王井

銀牀玉甃總成塵不及軍持汲尚頻試看一泓清未已
鈴華先老沼吳人

早春病

誰有愈風機淅淅臥一旬簾櫳愁裏雨燈火望中春心
跡本俱寂形神更不親故人相慰數時起凭藤輪

高郵湖

誰置孤城水一隅居人曾此見驪珠一尊醉古來三月
雙槳驚心落五湖淮甸夕陽浮地軸海門春浪舞天吳
蛤蜊菰米應堪老只欠青山種木奴

淹留

盡處淹留類買胡潞煙流水卽三吳魚鱗淺瀨明孤鶯
積背微陽坐晚鳥人事驚心公幹網歲華回首嗣宗途
冬來未得江南信歸去寒梅試蕊無

潞溪行

潞溪橋下青溪路居人種桃千萬樹溪流暗長白蘋風
青村曲曲飛紅雨老翁種桃今幾年桃枝成紅髮成素
幸無獐吏橫追呼直遣幽人鎖來去春來相過盡繁華
亦有明妝照落霞東家艇子能送客西舍石鼎能烹茶
鯪魚流水煙郊道君但能來路不賒

秦伯墓

藏舊集卷一三

三

讓皇墟墓草氍氍昔日文身那可堪豈爲瑞符歸八百
故應天地有東南雄圖亦俟興王後伏臘惟看習俗諳
一冠世家垂舊吏勾吳碑版自煙嵐

城南春望集陳公昌齋中作

城南微風吹酒香主人投轄當林塘卽看花柳惱春事
復有樓臺留夕陽今我詩篇最潦倒故人論議何飛揚
亂兵獐吏汝暫息曼衍魚龍爭夜長

題畫

風雨無端感客心側身天地此浮沈荒塗送盡閑車馬
不覺青山換古今

新春同留仙山居

不記頻遊地。竭來方浩然。且知山不改。莫問樹何年。映水見初月。隔林聞夜泉。余愁渾得醉。衰颯坐中眠。

秋水閣

鏡檻坐何頻。濠梁意獨親。低斜變出水。澄遠不成春。岸竹緣青壁。汀魚上紅蘋。無人見虛白。日夕冷衣巾。

吳江道中

以下諸道

客思春流一夜東。又看帆影過垂虹。紅疎剩落桃蹊雨。綠滿頻吹麥壟風。水驛浮煙通越絕。曉星殘角夢吳宮。聽鶯沽酒何辭遠。消息兵戈有異同。

放鶴亭

林公放鶴處。臺榭幾回新。放鶴去已遠。山禽飛向人。還

我舊集卷十三

三

胸雲影薄。刺眼野花春。最想當年意。清時方隱淪。

靈隱寺

舊知靈隱寺。此日足幽尋。自昔傳飛錫。千秋尚布金。江流消劫火。山響答潮音。桂子丹崖古。蓮華碧殿深。到來惟瀑水。近處卽長林。夜誦聞猿語。朝參見虎心。未能捐慧業。已是異塵襟。落日荒荒去。春煙細細沈。祇應掃花雨。日影驚峰陰。

感舊集卷十四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秦松齡 十三音補遺

松齡字留仙號對巖江南無錫人都御史燿之

元孫順治乙未進士入翰林罷歸舉博學鴻詞

官諭德 君易錄秦官論留仙詩曰文海千府其所論

震澤云松齡初入翰林賦白鶴詩題 制有句云高鳴常向月子

舞不運人 上韻左右曰此是秦松齡家所有因在與山之麓松齡

之勝從官後健戶讀書與故人遺老偕和其中

與多許為同年友尋常賦詩一編題曰寄阮昇

將至沂州

失喜青山在頻看眼欲穿只今過魯岫何處望齊煙落

日照原樹歸人隨澗泉倘移花柳種那復憶江天

新泰道中有懷嵇衣元在歷城

芳草懷人路中原靜鼓聲山空春日澹野曠暮林齊浩

蕩鳥投寺遲回馬過溪何時逢叔夜詩向歷亭題

野草

野草忽已青他鄉易愁絕客愁日夜生芳草何時歇

花朝

晴便可憐雨無奈弄晴作雨最愁人東風若遣春光到

誰道他鄉不當春

旅次偶題

中歲無長策慨然懷舊恩驅車出齊魯落魄任乾坤白

日照春色清川間苦言當年鳳池客回首幾人存

續和唐人惠山詩

春風吹山麓迴塘集游人山容自終古物情時與新草

木何華滋水石亦粼粼羅綺照樓閣白日凝香塵夕聲

下林杪翠羽歸青旻此時幽居者蕭然絕比鄰

白鶴來何方草堂有深樾清暖時一聞林巒何杳絕水

檻開素書坐看暮雲滅石磴落紅滿山頭吐明月風簾

一壺清道心中夜發莫使花盡掃高人有車轍

潞河寒食

浮雲北望悵何依寒食餘寒未減衣柳色獨隨行騎沒

桃花不見釣人歸青煙禁燭誰家散紫燕春泥到處飛

自別帝城多歲月西山朝爽尚暉暉

次侯漢儀出都口號

愁結不可道醉歌聊自申與君一對酒欲飲忽沾巾斯

世難為客他鄉何處春儒冠非誤汝所念老親貧

櫓聲

莫笑吳兒癡生來愛櫓聲紛紛乘月上約約逐潮生花

岸移偏緩青山去復輕此方鰕菜好轉動五湖情

懷鄧黎眉在鄧尉

雲巖鄧尉兩人分花落空山正憶君幾幅生綃點染絕

可曾圖到馬家墳

小寒青雨中作

吾意屢遷斥還歸草木邊春山孤客外寒食百花前短

短橫塘柳濛濛細雨船平生有微尚來往逐風煙

于忠肅公墓

定策當年奠帝京墓門遙見半湖明傷殘松柏啼新鬼
寂寞祠堂臥老兵宗廟有靈存社稷英皇無意殺先生
古來遺恨錢塘水又繞于墳氣不平

杭州感舊

以下補遺

興亡幾古恨難消伍相祠堂對寂寥烏鵲歌殘吳苑月
鷓鴣啼長浙江潮無心芳草年年合不定靈旗夜夜飄
何處水犀曾轉戰湖山一半屬漁樵

新菴

幽廬此暫得稚子候門邊細火筍初熟深林鳥不言泉

歲暮集卷一四

三

流白石上山落青軒前靜意已為適陟險終紛然

王休

二十一首

倚宇山長湖廣相潭舉人官教諭有可菴集

今世

說王山長能詩文兼工書畫其題落以氣節自命蓋南陽名而海內
思山集王山長集序潭州王君山長傳法原籍華山自負不羈俗
仰效遊山水所至與贊畫交歡用氣節相結然其言之氣節四壁莫能
離非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浮屠
之流往往神游相傾倒至於一步之長一古
之機遠近名未立至為推引盡其力乃止

施愚山社集賈園

赤日喧華門燕座祓要衝下客多乖崖其氣恒秋冬衆
貞聚高會忽復開心胸據此清華居執熱皆冲融層臺
倚生曠觀闊懸雙龍王氣鬱未改慘澹神堯封動搖紫
岑秀芳草青茸草平泉草木荒流落山園供過眼芳景

滅卽事稱遭逢仰視天外青萬古西山峯

贈汪魏美徐蘭生兩隱者

西山有靈隱松桂森巖扉二老采薇久十年來市稀駐
顏留黑髮飲恨著麻衣一信悲歌發斜陽慟哭歸

雨阻太乙廟同唐魏子

積雨連旬天晝陰高樓五月夏寒侵難杜離落不知曙
燕濕飛花懶出林落魄易添羈旅恨故園端繫暮年心
與君惆悵南還路望斷四山煙霧深

青蓮菴

竹亭斜覆半潭煙老衲眠多不語禪欲識暑消無事意
厨中破竹引山泉

感舊集卷一四

四

火星崖中有石牀

樹老無枝噪晚鴉寒封苔滑石門斜祝融近在何方隱
洞裏胡牀積雪花

瀟水源泉家渴一帶

雨後遙峯夾岸青雲蒼霧碧半江停輕撓取次憐幽險
直入瀟湘盡杳冥

嶺峯

火杖魚腸鳥道開渾疑靈運舊躋攀不愁幽險山靈秘
是夜月明千萬山

華不注山

華不注山邊歷下田華不注山下多名泉杜陵有詩讀不得

辜負蒼蒼九點煙

田家雜興

伏鴨多育雌伏雞多育雄古老引引聞持驗山家豐泰
茲羽族暇亦以勞化工為謂古老辭此願非余衷時隱
值運會所愛識在公為農貴不妄倚伏安有窮羣雞羽
未豐豺狼號秋風

日月不駐顏壯髮摧哀慕父母有靈屬二三骨齒暮
紙魂方招鋤鋤久營墓一身如死感顛倒為鬼誤人命
氣歸盡卷舒類風露滴淚將何聞徒令有生惡莊樂欲
今歡釋罪欲令懼悠哉遠行人委化豈復顧

秋雨寒甚送唐魏子省試

風荷集卷一四

五

高帆直欲乘長風秋水洞庭百川通天地大觀入胸眼
文章灝氣生洪濛應逢小范識司馬自有大蘇驚富公
古來磊落遇如此不可苟合修時容

答贈故人魏子

深簾引溪色白日風煙寒楓林懷苦辛潛采含霜丹出
門望四野懷抱秋冬難故人慰寂寞滿把盈芳蘭佩之
清我神薦之加我餐抱續有靈文奇篇愧莫殫叔夜神
機空上心為我觀願分青泥醺千載生毛翰

遣愁

亂草哀蟬風日淒窮簷兀坐夕陽西過庭時有在山虎
野哭不開亭午難世事殘兒全未了物情莊叟苦難齊

披衣卻憶柴桑侶信步相遇且杖藜

夜坐

蟲語驚寒夢颯然山夜深遙燈隔漢隱殘月過庭陰野
哭多新感林秋識舊音年來風物異不但客傷心

宿唐魏子莊

蒼茫一徑入草閣生春陰世路不到此孤筇山夜尋雲
迷嶽峯隱月照寒泉深抵足不成寐長歌接漏音

春日過津公寓菴

安禪忘節序門掩向春晴亂後一身在定中多慧生乳
鶯巢古木青草上孤城去住了無繫買山空復情

送妙明還南嶽

風荷集卷十四

六

微影望中逼君廬佳幾峯伴歸南去雁迎路東垂松時
難行彌苦天寒衲且重買山吾最近早晚報山鐘

秋雨後步溪上值津公至

秋好各相憶臨溪一笑同麻鞋過亂水野服受涼風沙
鳥衝煙白晴霓背雨紅知君吟最苦好為續寒蟲

題畫呈督府諸公

山深水深煙霧深洪濤拍天白日沈孤舟不管開風雨
容我漁竿坐綠陰

畫小景寄劉社三

一壑一邱高枕閒經年無事不開關那知門外秋冬換
黃葉庭前積滿山

愚溪橋

曳杖溪橋聽暮流
蓼花紅醉一汀秋
斜陽直下弄溪色
沙鳥驚飛山半幽

劉友光 五首

友光字杜三號魚計湖廣攸縣人

九日風阻感懷

吾生固已渺天地
豈云寬出塞人垂老
還家歲又寒全
生探虎穴失計嫺
漁竿舉步多荆棘
何由遂考察

輓畫僧采石

黃金鎖斷薰風起
青草年年面上生
最是春來無限恨
牡丹深處哭王耕

懷舊集卷一四

聞歌

悽然小部類華清
能妙伊涼宛轉生
解變新聲頭已白
有誰還問米嘉榮

聞笛

法部龜茲第一班
本師妙技落人閒
一春楊柳聲全怨
偏向江南庾子山

除夕

金雀迴嚴風雪花大如席
委羽山頭龍御燭透窗隙
萬竅怒不露寒威在肘腋
歲暮望優游紙盡各蕭索
憶昔盛年時速游何氣魄
上公開貂帷珠履聚門戟
而我獨匡牀同決千里策
軍書雖狎至甬鼻傳路經連營收青

續其醜亦幸獲骨相不宜侯
山水衣當白萬錢散與人
還來亦不惜錦瑟羅玉壺
履錯通鄉澤漁陽鼓動地
聲墮金厄有家在江潭
蘭棹非疇昔山鬼日夜啼
令人肉不擇羶糧辭邱壠
憔悴淹五劇帝敝不供掃
相門車庫積囊飯誰到門
琴瑟雨何益儉不待明年
飽喫慰今夕火城明鳩鵲
珠鞭穿九陌照耀送窮人
縛船為鬼役南來路多岐
何處投汝跡

顧大申 十二首補遺一首

大申字震雄號見山江南華亭人順治己丑進

士官工部郎中有鶴巢詩選 愚山集天然明錦工部郎

友所藏天然明錦得之李山人云觀不待別除堅潤終老望隱然李山人居金陵兵燹後自關東更獲以石更磨而石或地不顧山人拾

感舊集卷十四

八

之三休則偶也有宋仁宗御書題文未南宮黃山谷諸題識前後凡三十餘兩卷合上下千餘年來陸谷夢遠無紀極而明山獨存既海汲兵大業乃流寓中山人得之元好深後因斷以歸工部是偶然識工部牌雅喜文辭事書畫可謂得所歸矣 國雅集附錄樂府于古人可謂全獲無遺也七律萬華可追李

登高邱而望遠海

軒皇沮戰且學仙
橋山弓劍攀龍髯
吁嗟政微不及此
扶桑滄海空青天
沙邱之雲茂陵樹
萬弩射魚氣張怒
童男未返青雀遙
銀雁金鳬起泉路
瓊田草不死蓬萊
塵不飛丹邱靈藥
如可致千秋萬歲
詎相辭汾陰宮琅
邪碣石麟秋草莽
蕭蕭銅仙望斷咸
陽闕不見當時九
鼎成鼎湖雲氣時
明滅

薛歲

我登古薛城四望長太息此地昔嘗君鳴鐘會食客西
撼虎狼秦陵原羣失色再相歸齊祖萬家張封邑長鉞
鼓幸舍狗盜揖左席一朝歸山邱車騎散敵國春秋祀
忽諸百戰荒荆棘歌臺吟狐狸野人燒冢城誰抱雍門
琴彈之萬古宅

歌風臺

秦鹿走中野大澤龍蛇哭劉少起匹夫拊劍踐黃屋南
巡過豐沛殷勤感湯沐游子悲故鄉酒苦日促短歌
泣數行風雲動心曲走狗驅韓彭猛士服鼎鑊誰為守
四方萬里驚鴻鵠當時既有歌此都復有臺昭陽秋水
濶寂寞魚龍哀浮雲時偃蓋王氣終悠悠

戚城

感舊集卷一四

九

漢家營六宇羣雄受羈縲徒手并秦項壯心頓房闔楚
歌抱幼子飲泣訣愛妾羽翼披已成恩寵中道歌含笑
對四公虺隤痛傷割朱顏銷永巷旨酒摧晨獵遺蹕不
可期黃泉為誰說我來戚城邊蓬飛風凜冽烏鴉啄城
頭巢傾烏子滅不見當時人但聞水幽咽烏飛上高柯
未央宮若何

雪後登歌風臺

一鉤收秦鹿秋風萬里心悲歌誰掩泣壯士已成禽井
邑新豐舊龍蛇大澤深殘碑埋野戍雪後此登臨

鮑魚

已見櫻桃熟銀鱗好薦新穎勾堆赤玉目斷望霜鱗雪
黍憑山鳥臨流愧水人三年鄉國夢對景憶江津

泗亭歌

鼙鼓聞聞急樓船曉夜頻未知湖海上誰是釣魚人
沛宮蕪草沒榆社久銷沈雪後登臺客應知國綺心
古道蓬根沒寒煙野甯微飢鳥抱枯木不復泗亭飛
危檣寧急溜木末更颺狂獨坐風波外愁君上呂梁
燕麥寒常縮山桃凍不肥愁雲芒碭合何處望春暉

送紀伯紫入關

祖褐科頭故國遺五言新體舊京詩多情愁對青谿柳
老向南荒野荔枝

感舊集卷一四

玉帳才門異昔時憐君萬里赴戎機渡江裘馬都零落
今日參軍盡布衣

周茂源

茂源字宿奉號釜山江南華亭人順治己丑進

士官處州府知府有鶴林雲岫樵風諸集

唐書子初五歲而著年十二詩多可稱其集有安詢字仲吉者亦華亭人
茂源周茂源字宿奉號釜山江南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處州府知府有
鶴林雲岫樵風諸集

立秋後三日集研銘園居得木字

園林在郊數十畝翳桑竹芙蓉蘊陂塘黃鳥鳴灌木中

有幽人居悠然數椽屋階前惡草鉏廡下驚塵宿衙門
畫常局遺書聊寓目徂暑忽云秋雲物如新沐相逢皆
酒人拍浮竟往復我非蜀子陽不好飾邊幅本乏逢世
姿微尚絕于祿埋照有沈幾獨醒殆非福

過張文忠故第

賜第松臺麓元臣主春優天章懸殿閣相印沒荒邱議
奪千官氣身無十世謀立談工巷遇何似富民侯

與父山夫重晤青浦兼訊吳江顧茂倫

與君違一載大半客松陵復到由奉邑言尋白足僧酒
懷原灑落詩格最峻增寄語今元歎投壺已代興

偕蘭陔漢度諸子飲諸乾一九峯草堂時武塘父

蘇舊集卷十四

十二

山夫在座

春溪綠水繫輕航暄際扶筇到草堂江表原無醒僕射
酒徒復見舊高陽素琴響處因風力梅燭殘時繼月光
座上賦推枚叔麗可堪頭白再遊梁

將赴山遊之約風雨遣懷

人物當年數故鄉一流將盡許翔翔生憎阿堵如夷甫
酷嗜清齋類太常芳樹雨餘山閣綠棟花風急海天涼
冶遊恨少明駢足小舫輕帆濕未妨

雨後過迴龍菴訪大衛師讀諸新詠

憶聽談空戒臘時秋郊復此挂軍持三年作客如窮子
半晌逃禪得導師龍女乍回香徑濕雁王初下夕陽遲

祖庭未必無文字快讀湯休五字詩

顧赤方臨江相別今過我留訣贈言以緩其行亦

方楚產實吳人也故末云

蕭灘曩日共羈縲一棹重逢谷水西君似高飛緱嶺鶴
子為失旦汝南雞愧無錦袖當筵舞虛狂羅巾倚醉題
去國幸非三世隔歸心漫逐楚雲迷

彭古晉歸自南康還同楚越諸子小集

髯作參軍去隔年歸來示我涉江篇冰天破笠東林寺
雪夜孤燈左蠹船深憶故人叢桂東喜同春酌早梅前
坐閒不少依劉客失路驛驢盡可憐

周綸

蘇舊集卷一四

一二

綸字鷹垂茂源子有芝石山堂蒙才士不偶有子名

綸字鷹垂茂源子有芝石山堂蒙才士不偶有子名
綸字鷹垂茂源子有芝石山堂蒙才士不偶有子名
綸字鷹垂茂源子有芝石山堂蒙才士不偶有子名

故人

且向故人飲欲與故人辭故人今日罷官去明日相逢
知不知

塞上曲

黃沙積裏風蕭蕭青海城邊狐兔驕十年百戰甲未解
何時復見成陽橋

津亭

客有栖栖者津亭放棹還秋風兩行雁落日萬重山得
失看皆妄逢迎好是閒當杯對蕭瑟吟罷破愁顏

周體觀 二十一首

體觀字伯衡直隸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入

翰林歷官江西參議道有晴鶴山房集南州草

余祖望記周伯衡外補太南道與吳愚山同為江右名司又同為世共
風流好客與祖似有過而無不及不覺當今對吳愚山而思之
詩江右能來不落日招提古蹟樓與不觀方人也 然山集南州草
序吾年友伯衡周先生官南州日在公和廟東市巷 潛藏好客左
讀書之書唐以來大詞獨安柳子厚於詩隱微利可 是所無多向
自然取事隱飾子當論其詩朴而秀直而雅與唐四詩 而其清直一
氣則得之
子美為多

再渡峽口

再渡峽口渡路出萬山中果嶺落已盡草木結果叢候

感舊集卷一四

一三

律催蟲響幽道人跡窮遠岑涵夕景翠色散遙空浩渺

流無定川原勢不同露下心通怯潮平棹可通遙知經

宿寺應及暮林鐘

初春遊五峰禪林

不識談經處來尋梵宇春松果傳伏虎碑字繹姚秦野

殿寒雲濕山樓晚翠新悵然漁父後多少問津人

南郊

南郊高士宅經月不相尋滴瀝落寒雨幽修聞素琴元

文抵獨賞古樂為誰音予亦空庭客流螢入夜深

泊采石晚登太白樓

雲白山青江自流晚晴鴻鴈繞沙頭逐溪漁舍深相向

隔岸秋風遠對愁客路煙霏垂老螢天涯涕淚滿滄洲
騷人已去風流邈浪跡空餘百尺樓

撥棹雜詠

不見當年劉克猶西風吹淚古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
落日招魂古驛樓

細切鯪鯉見江錯得鮮應已下淞河夜行偏是荆南舸

月落霜寒唱楚歌

一望寒江程殺人萬金估客往來頻橫塘雨雪連橋集

銅鼓喧闌夜賽神

雙槳推結嶺南女短布孤撐淮北郎漫道西江無產植

黃柑紅橘對船香

感舊集卷一四

一四

登池州郡樓

我行獨上朱大樓仰視萬里鄉雲浮江漢沿沿紀南國

使我喟然增旅愁歸棹欲發不得發陰風排浪無停休

蒼煙落日迴白頭憑高倚徙空悠悠城中廓略風餘古

西歷紆隅多青邱柴扉細巷轉踈路露蔓桂樹生叢幽

安得移家住此州自築茅屋臨清流與妻共織仲子履

呼兒同飯巢父牛鷄冠先生攜琴至鹿皮長者提壺游

眠臥不知春鳥亂題詩但記梧桐秋自食其力百無求

齋鹽白水樂飢渴人生何必皆公侯嗚呼此願何時酬

齊山雜詠

杳杳湖山暮蒼蒼雲樹秋坐來如畫裏返照照池州

隔浦望江天，瀾瀾知近遠。不見江水流，但見江帆轉。

渡江

大江渺無際，一度一回驚。元日舟行少，春風白浪生。眼穿浦口塔，心折石頭城。送者空回首，悠悠南北情。

人日次徐州

泗上逢人日，長亭許更過。春雲回白首，客夢度黃河。舊俗淮南異，前賢沛國多。至今小兒女，猶唱大風歌。

次樂城

久客忘留滯，長歌發興餘。春風飛海嶺，虛館放山花。馬度垂楊後，巾隨落日斜。孤城復何處，向暮一吹笳。

甯楚珍白集虛邀飲醉翁亭

感舊集卷一四

三

滁州刺史愛留賓，江上郎官作主人。後砌出雲前磻日，大亭宜夏小亭春。冷然坐落梅花雨，何處行吟野老巾。酩酊不須歸馬急，夜猿幽鶴晚相親。

別張譙明

楓落吳江啼鳥頻，青簾白舫駐江津。秋花細路開梅嶺，湖口寒潮汎楚蘋。瘴雨自憐鄉國異，炎霜幾見鬢毛新。無將輕別西園飲，十八灘邊少故人。

泊湖口喬文衣招遊石鏡山

揚子亭前輕作別，鄱陽湖口却逢君。故人不遠數千里，攜手同看一片雲。江上扁舟風嫋嫋，山開明月翠紛紛。石鐘虛憶東坡記，濁浪排空不可聞。

楊梅城

石城山谷裏，臘月野花新。比屋榕根老，諸生布襪貧。砌泉開洗藥，松路偶行人。不是鸞笳吹，依然太古春。

再送續銘

雨餘潑火起晴煙，重理行勝思黯然。灘路未平人獨往，繩牀無恙憶同眠。春來容易添江水，歸去商量掃墓田。新挂布帆輕更穩，東行正及順風天。

送李仲雍用杜老江上看花舊韻

卓口迴江江水東，江帆春雨闊春風。認得花開如木筆，折來猶似寶珠紅。

城下送君水滿溪，江亭楊柳苦垂低。可憐布穀春三月，

感舊集卷十四

十六

萬里千鄉一樣啼。

楊繼經四首

繼經字傳人湖廣蘄水人

秋夜

桐葉新飄感暮蛩，夜涼還起看秋容。雲從破處見明月，山自斷時聞碧鐘。白蛤草堂湖上路，紅泉石磴雨中峰。何當徑躡丹梯去，布襪莓苔踏幾重。

登石門山尋陳匪石何小鬼子雋諸同學

杖策遵修坳，紆嶺尚陵緬。嘔巖巖徑仄，滄海露光茫。葦峯旣我從，曲折勢難辨。珠響忽鐘豁，亂流正清沔。白日龍原隰，倒景窮堙圯。嘗懷丹邱生，自結青霞翼。羽駕不

酬微密上人見寄並示刪坡

中峯蘭若舊猶與草堂依
名嶽有書到空山引夢歸
凍泉苔石古晴雪藥苗肥
惆悵清暉遠含淒向翠微

憶廬山

殘月疎煙起暮愁滄洲忽憶五峯遊寒生石壁雲當閣
青簾斜陽樹滿樓匹馬獨嘶花外去香泉終向寺前流
當年獨覺時多暇三嘯吟詩得自由

陸圻

折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浙江錢塘人

辰翁集卷十四

1

山武林者常爲冷十子之冠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越南爲僧名今龍或云隱武當爲道士終其將而詳也洪昉思詩二君問冷冷雲山
駁然一盞空還奈雲或化孤飛鶴來臥天台高僧草 今世說陳山
行虎廟一時事親孝者爲之振袖入城之萬子草 明詩餘詩話查
正開文社四起執牛耳者墨江張古十洲七歲字已士辛癸廣東翁
聖酒社會其賦五言長律一時傳鈔以爲傑作兵後賣藥長安可上其
詩文宋組六朝贅力瀕令額口悉成戲語諸儒飲來捫盞而笑相對者
忘其恥也晚因史樹菊過德得詩寄公於丹寶笈爲傳序原爲道
士不知所然 柴虎首紹德西樵十子公選序丹寶笈史樹菊爲
通衡器之類先驅首詩則詩無爲宗旨不貼題雲津龍蝦不勝太多
按講山與柴虎首紹德吳錦雲百朋陳際叔俱會熱字台治律祖望
孫說去稱謙也肥前文舒丁子滿彭應景明貴吳名梅西來十子

舟泊富春

舟泊富春渚晴江接太清巖光前路去孫策此鄉生山勢趨吳會濤聲撼越城銜杯殊浩蕩天地未休兵

七夕有感

萬里銀河迴素秋。海天東望獨生愁。黃姑鵲鵲通斜漢。

碧月嬋娟滿戍樓。剖核無人來。阿母吹笙何路問浮邱。
可憐攜手欄干處。空擬還家尚黑頭。

張綱孫五音

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別號竹隱君浙江錢塘人有西陵二子從野棠等集

廟甘皆有毫寸許夏月好袒臥大樹下視宿賓客不介意性恬淡
 樂交遊好爲詩古文詞書山水草木花鳥不與俗士爭榮譽年八十時輪
 明詩經毛髮玄白常以手摩腹足履屨不穿屢經霜雪八十時輪
 困結他人語不記所不雅之遺 詩經有卷帙爲詩少談少作能利用
 此典他人語不錄不到賦賦以是人皆賞其文非然不若方古之流
 漸老成也其面北行旅詣篇尤爲奇極方之西陵諸子遂輪繩率 十
 子詩選序相望骨格蒼勁銀其源出於
 杜陵而法能獨運詔有刊鈔無妨老境

贈恒貫上人

尋師萬里外隨宿古招提天盡條枝北河流大夏西秦

感舊集卷十四

六

關看雁去蜀道苦猿啼應覽名都勝津梁路不迷

山居

人生苦不足趨利無窮年孰是能居貧而終寡所牽入
山不必深且耕南村田解衣桑樹下負薪古墓間古墓
多白骨蕭蕭生寒煙及時當行遊恐爲樵牧憐

少年相娛樂洞房驕陽春流鶯徙窗樹時時顧佳人在
萬歲已老此歡難再陳變故非一事碌碌自苦辛昔爲
蘭芷花今作車馬塵涉世多傾危不如隴畝民於今四
十載轉覺此情真且往秦亭山臨溪以垂綸

夏日宿沈氏園

高閣響荷露曲徑幽且深新月映歸翼涼扉生夕陰檀

樂影池竹肝眠散簷林解矜酌清夜吐辭揚德音佳趣
誠難忘淹留實寸心

贈張雲士

拔劍雞鳴去相憐慷慨行余非漢文舉君果魏侯歲且
過淮陰市還依夾谷城此中過豪傑揮淚語平生

吳百朋一首

百朋字錦雲浙江錢塘人崇正壬午舉人官南

和知縣今世說吳百朋少奇敏讀書至六行立下為文數千言立

錢勝貴一縣盡空皮冠祀之兒輩亦慕效為小兒已吳公云十子

詩選序錦雲才斐婉麗有風致故應不為所必錄其小案附

送別中州劉聯璧

底書集卷一四

元

汴州城內水清駛汴州城外塵沙起劉生昔日美少年

狐裘蒙茸苦遷徙平臺置酒舊青山梁苑揮毫何日還

十畝荒蕪狐兔窟萬家雕檻蒼苔斑朔風吹霜虎踞踞

鳥飛啞啞天欲曙浙人俱作汴人語抽身上馬汴州去

丁

彭宇飛濤號約園浙江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

官禮部郎中有扶荔堂集信美軒詩選

為案彭君山巖題亭壁題為七子名滿京師又約園初官法曹時

立東宮無語與禮若銅入東省棄生客實使主謀殺知丁為主客持

紫貂玉犀從吏人易其詩歸歸居五畝畧與彭君自稱彭公

集山之風西堂雜題飛濤傳贊少之時為大境之氣將及其壯也

南宮之上相今將老矣退而隱於西湖之上本詩於小彭君去

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拾取彭君為一詩

如之語有句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歌唱諸家白燕樓為一詩

野鷹來

高臺入層雲臺下多朔風野鷹翩然來奮翮霄漢中攫
視翔大漠四望天濛濛仰羨青雲姿歎肯羈樊籠豎哉

國運傾沸鬱若轉蓬權臣弄太阿弟下長陵宮荆襄時

南服霸圖膺我躬本初小豎子公孫亦賤側茫茫大河

覽古

大臣持高節朋黨名不祥望之為小吏不願見霍光惟

古社稷臣所志在胥臣鄭朋伯邪士陰附誠不良要結

連官豎讒人復譚張至今殺太傅天子徒憂傷經術貴

底書集卷十四

三

達變權高生怨望杜陵一男子執義何慨慷

邊城樂

習早成圍獵火紅健兒走馬坐當中神廟年來少征戰

臂上直挽雕弧弓暮向城東射漢月蛟鬚作囊驚頭競

仰天直落雙飛鴻撲面驚沙馬蹄滑罷斃夜開紅錦堆

駱駝畫下黃金燈蒲萄之醴酪為漿誰其侍者邯鄲倡

玉顏如花不知數金瓶翠袖來相將臥看旄頭擊刁斗

醉時鼓筑黃沙場三十餘年守邊戍忽傳冠冕逼漁陽路

昨日大閱朔方兵明朝復調涼州募老兵意氣為我豪

腰閒倒摩金錯刀黃河岸傾白骨朽陰山雪凍青天高

坐上美人起歎息爭戰頻年幾回克平中漫撥琵琶

為君彈作娑陀力

送王山長還楚南

地盡三巴接將歸南雍州
天空一雁斷何處岳陽樓
樹侵寒雨猿聲入暮秋
鄉園正搖落有夢逐湘流

送吳祐純自永寧歸吳中

雁蕩山頭雁北飛
龍湫江上秋雲稀
醺酒高歌一長別
山花亂落吹滿衣
猿啼冥冥日未曙
鼓楫東歸向何處
丹楓白鷺隨我行
明日江關送君去

登釣臺側尋謝臯羽墓

來尋高士墓
驪酒意何深
晞髮蒼松偃
埋憂白日陰
惟君存慷慨而我亦浮沈
日暮悲風起蕭蕭江樹林

感舊集卷十四

三

金陵宮辭

別院排當第一班
魚龍百戲雜中間
臂環金粟都宣賜
獨付琵琶教阿蠻

日挂扶桑虬箭催鑾輿
擁上集靈臺
君王自有千秋樂
不勸長庚酒一杯

毛先舒

先舒一名騷字馳黃浙江仁和人
有東苑詩鈔

蕊雲晚唱諸集

前人道過今世說毛騷與蘇軾西施句云
下士為之稱之
一子詩選片髮黃素工韻語
擬精微筆沈觀名秀字
出其右或整與誤亦神也
拾金小詞雅云都屬可傳

秋思吟

玉露灑喬林金鷄薦商素
羅衣單以寒團扇難為御
佳人倚飛閣遷延若有遇
登高情既愴望遠誰能去
西日戀返暉百里見雲樹
迢迢臨河子脉脉前溪渡
四座中願申微歎獨誰故
飛霜零綺疏高駕寧久駐

姑蘇樂

千箱炫金綺百戲弄觥角
江南無數曲但留姑蘇樂
儂聞姑蘇城姑蘇信實殊
開花自言好女兒自言姝

怨歌行

南陌提籠葉始生西堂秉杼錦旋成
郎心莫足黃梅雨看過春蠶便少晴

臨平申包胥廟

感舊集卷一四

三

相叩山前動戰塵
土人何意祀孤臣
火連雲夢終興楚
淚盡章華故激秦
玉座春深移碧蘚
靈旗夜曳照青燐
那堪兵燹秋江上
松檜蕭蕭漸作薪

塘上曲

第三橋頭桃李花
游絲飛燕逐輕草
滿湖春水弄晴綠
騎馬醉行烏帽斜

西湖竹枝詞

晴湖歷歷草萋萋
水向東流日向西
桃花落盡楊花落
好鳥啼休苦鳥啼

偶題

巫峯巫峽天半青
陽臺飛雨寒泠泠
北方姝子湘水簟

南國美人雲錦屏裁書欲寄雁鴻少聞歲相思霜露零
來歸願化雙白鴿比翼徘徊凌杳冥

經江淹故宅

一自風流掩碧苔霜毫無復夢花間誰知千載經行處
更有狂生賦恨來

吳宮詞

蘇臺月出夜烏棲宴罷吳王醉似泥別有深恩酬不得
向君歌舞背君啼

虞黃吳一首

黃吳字景明一字景銘浙江石門舉人今世說虞黃吳字景明一字景銘浙江石門舉人今世說虞黃吳字景明一字景銘浙江石門舉人今世說

即其屬文會謝柳州乞巧更作辭巧文盛者知其達理景明妙於詞賦一洗其舊雅秀逸蔚然名家五言古體尤擅獨步此

於黃吳七絕妙極天縱匪由仰鑽

楊柳枝詞

楊花如雪撲征衣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

不知真在路傍飛

沈謙二首

謙字去矜浙江仁和人東江集今世說沈謙字去矜浙江仁和人東江集今世說沈謙字去矜浙江仁和人東江集

益長萬學尤好詩古文嘗自言著作須定自刻庶幾無遺憾以侯之子孫恐故錄斤不當二分也明詩餘陸隴其去矜少其

西陵

蘇小孤墳不可尋青臆油壁悵同心花開謝獨亭臺古

露冷鴛鴦浦澈深落日迴塘曾蕩槳千秋殘碣更沾襟
春來長盡新松栢猶帶南朝數里陰

九日言懷

九月九日意不愜杖藜扶病登高臺盈樽綠酒此時醉
舊園黃花何處開金管玉簫激霜霞銅駝鐵鳳生萑菅
望鄉不見遠山盡蕭瑟江山歸去來

陳祚明一首

祚明字嗣倩一字允倩別號稽留山人浙江仁
和布衣有稽留山人集安相嘗集其詩宋詩在東歸與施愚山諸君子以詩學相切劘

因而有燕堂七子之刻嚴給諫題序丁儀部飛鴻陳布衣允倩皆杭人也

送葉蒼蒼之荊州

嚴齊集卷廿四

送爾離亭柳色青霜崖雨雪向空舸三朝三暮黃牛峽

急水哀猿不忍聽

嚴津九首

津字子問浙江餘杭人浙江通志津父叔詩文有名與兩兄

神時暨事親至孝家中落而甘旨不關類所居曰陶巷日賦詩數十章

代飲

習飲若天性苗裔真高陽世守三十年糟邱亦有疆二
豎數見侵一鼓下醉鄉播遷入醒途念故輪轉腸向夕
倍感懷況乃冬夜長燈火方熒然僵臥怯匡牀遣興聊
命筆一篇如數觴

一語苟愜心快豈輸浮白獨寤還獨歌我與我莫逆妙

處何必傳詞場任紛劇子載俟知音遺言已糟粕

燈前援筆書人定尚弗息妻女詰所為是豈充衣食合

笑謝閨中念汝曾未識飽煖何足云醉心踰酒力吾其

默已平何用行胸臆汝試聽余歌此中勝耕織

靜居忽失笑笑彼劉公榮雜坐醉終日雅飲偏割情吾

每遇歡讌古人視友生或為王安豐或為阮步兵談戲

于其閒與劉還抗行

張顗草聖傳無往不神寓庖丁善解牛養生于以悟善

飲不以飲觸境皆酒趣婦歎想伯倫鄰詩疑灌孺歌豈

緣聲傳醒尤見真素

我妒陶元亮飲酒復有詩李白百篇成斗酒為先資我

感舊集卷上四

三五

輩鍾情事二公乃兼之吾尤據勝要高吟即清庖如或

訊導囂掩卷酒在斯

駱杓中膏肓就句成老癡交戰不得休調和俾通籍述

酒自淵明止酒即彭澤飲興與吟懷迭居何離析

有亭名醉翁意原不在酒逸興出高雲暢情寄山數作

詩必以詩詩趣復何有說夢癡人前酒漿挹北斗

慙罵皆成文子古稱坡仙譬若季布流使酒亦可傳誰

言身後名不如杯酒前蘇子非善飲布也無遺編一事

入臺與詩酒名各全吾今但解吟於酒何閒然

沈字子餐號顗亭津之弟順治乙未進士官戶

部侍郎說於嚴給事沈猶院中秋柳詩來風作絮一首風滿清

接人處事洞然無隱情故已深神退約詞九列抑然如寒士平

時不至有聲色如人即家人婦子有過微言如或改而已

關頭柳碧又三春送別詩篇久愴神相讓五湖兄是長

乍隨三殿朔稱臣一官薄祿逢時拙半畝閒園乞食貧

多負仲容依躡履可教松竹過西鄰

送龔芝麓先生使粵東補遺

直節爭傳亞相賢投閒上苑領林泉客棧遙夕回中日

去問梅花庾嶺天金殿頻嘶仙仗馬滇江正跼武漢驚

羅浮山色輶車迴却望長安北斗懸

鄧漢儀三十一首補遺一首

感舊集卷十四

三五

漢儀字孝威江南泰州人舉博學鴻詞以年老

授中書舍人回籍有過嶺集分甘錄語與嚴常同其

人馬盛空如樓閣送嚴漢卿與似泰勇開樓道景物極盛其

足當此揚州府志本傳漢儀淹洽通敏實與史有世家之言尤詩

學為嚴雅領袖太倉吳梅村合體集之集皆與為倡和常品次近

代名人之詩為詩規矩嚴儀乃建雅言海內其詩之家嚴宗之

錢塘江行

夷險寧前算鳴榔已便風魚龍汀草外吳越浪花中樹

近知江狹山迴引岸東飄搖終快意萬里一漁翁

桐廬舟進

古塔空亭樹影寬鱗鱗夕照落寒灘却將烏道桐君宅

都作蠶叢畫裏看石勢巉巖森洞壑江聲款乃出檀欒

月明風緩舟仍進便訪勝處未是難

章門達談長益約同訪徐五源陳士業不果

章江寒色上漁蓑客裏逢君踏菜過萬里烽煙長草腐
一生魂夢客銅駝依人四海平原盡哭友空山杜宇多
我欲同尋高士宅風帆明日又將行

山行趨大庾

莫愁前路杳月出正東峯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過
崖星陡見近郭火偏逢更喜灘聲外層層響亂松

晚抵三水

昏黑仍前發陳星破寂寥岸明知有汊船動覺生潮海
道羣龍會山城百雉驕稍因兵舸接盜賊滅三苗

遊海珠寺登丹霞臺眺望

感舊集卷十四

三

晚岸潮生擊汰回驚看萬水觸墩臺不知何代琳宮廢
竟作軍營鐵礮開健卒自吹橫海角瞿曇難拔戰場灰
浩茫春浪占城遠獨有浮鷗日暮來

嶺南作

總島誰傳颶母生五羊城角暮煙晴蠻花爭傍陳隋碣
海道曾過秦漢兵百戰地埋烽火黑中有龍抱寺燈明
無心更訪屋門事月黯榕村破帽行

詠懷

南漢山川戰血斑尚留花塢荔支灣可憐雙女降幡動
寂寞昌華臺路閒

雲暗陰岑犀甲多風吹漲海蜚船過好瞻銅鼓荒祠下

萬古人傳兩伏波

戰艦黃昏覆淺灣陰雲千載疊空山銷魂最是煙波客
陪葬君王有白鵲

刺桐花發鷓鴣啼蘭葉春生翡翠低底事風流濠畔盡
女香姑葛一時迷

張登子招集喜過胡豹生感賦

別汝真經十五年漳南重過百花天中開生死誰書札
此地悲歡盡酒筵萬里河山驚廢築一時兒女對烽煙
英雄老去心情改淚盡高涼洗廟前

憶昔邦江集寶衣花開吟好送斜暉西湖戎馬君寧見
南越衣冠事已非官拙終緣歸髮累客貧難向戰場歸

感舊集卷十四

天

春風嶺外聊尋跡萬事銷愁有宋禕

潑潑歸舟偶成

青茅春瘴逐山流細雨孤帆漾客愁聽徹猿聲江更潤
祇疑天上是韶州

曲江野望

筆峯高倚郡城樓萬古任鷺殺氣浮却望衡湘衣帶接
青山無數入郴州

韶陽寓感

整冠亭畔草萋萋一曲南薰落照迷腸斷九疑山似黛
鷓鴣飛入竹間啼

萬安道中病臥至章門小養時值清明

過嶺風花陌上狂冥冥細雨攪孤航客中人病經寒食
愁裏鶯啼入豫章垂柳軍城殘日動新煙漁浦戰雲荒
不知麥飯江村路寂寞誰來弔國殇

厲烈士招遊天寧寺塔有作

千丈浮圖未敢登佛龕聊與伴香燈十年親酌曹溪水
我亦江湖破衲僧

宿八里江

對江湖口縣北地只孤村夜色圓庭樹風聲瀾水門地
防蛟穴鬪人習虎崖蹲且復高眠去天涯易斷魂

過江州琵琶亭

江州遷客未歸秦絃索初聞淚滿巾今日善才風調盡

蘇舊集卷十四

五

蝦蟆陵下總新人

孟冬朔日遊赤壁

彈指滄桑屢變遷黃泥赤嶼尚依然卽看洲渚蒼蒼出
剩有風帆片片懸隔岸樊山晴欲雨夕陽歸冢水連天
憑誰喚起吹簫客重上蘇家載酒船

江行雜詠

江州解纜客途長三日西風逼建康試問誰人鎮姑孰

青山牛渚滿斜陽

十載游踪冷無磯今來旅棹復將歸却憐亭子空青極
無限鷓鴣自在飛

別趙五紘

梁園深夜促開筵酒醒明朝問玉鞭莫怪青衫易憔悴
蔡州今在亂雲邊

題息夫人廟

楚宮慵掃黛眉新只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平淮西碑

雪夜功成罷鼓鼙昌黎碑版照淮西文章何意開龍妒
婦女偏能竊品題易代磨崖爭日月當年奮筆掃鯨鯢
只今蒼碣斜陽外頻見遊人駐馬蹄

過馬當山

水逆舟難上橫江更馬當飛雲盤斷壁絕壑走危檣隱

蘇舊集卷十四

五

隱蛟龍伏迢迢虎兕行臨深頻自責從古戒垂堂

散花洲

橫梁高歌月滿船東南風起焰連天極知江左人才盛
無那周郎更少年

巴河鎮登太白閣

閣爲校尉所建

平津賜第久荒蕪傑閣巍然瞰楚都高處衝虛天外伏
到來雲夢雨中無千家煙火猶洲渚幾葉風帆自畫圖
曾是赤眉燒不到奎光深照斗牛孤

題橫江館

渡頭風雨暗芙蓉津吏停桡會此逢歷歷雲帆衝雁鶩
沈沈沙館溷魚龍運移典午人皆散日落春申樹幾重

極目故鄉東海上只今江漢自朝宗

和阮亭姑蘇懷古

旌甲喧傳檣李師空江一夕慟鵲夷遂教石室無句踐
誰羨黃金鑄范蠡鹿草荒餘舊夢蛟龍春盡起哀絲
漫誇越士歸如錦不記稱臣請安時

白隄雨泊

補遺

白隄春盡水連空吳柳吹柳絮風忽忽酒醒眠不得
五更新雨打船篷

陶

激三十首補遺一首

激字昭萬自以生當季世故又字季江南寶應
布衣有湖邊草堂舟車等集

底書集卷十四

三

客漢南閩中諸詩多似高本龍標今日一作手也謂子建蘇有句云可
倚草堂地猶足建安人為時所稱又今文士皆以激字為名也二君非但詩聲
相類即一字亦亦近于都下初不相識于為介之曰二君非但詩聲
異才究心經史兵燹後棄舉子業而力攻詩格矣時諒自適其然安居
無一事求人惟以硯田給妻孥子更喜游覽足跡半天下丁巳未公如樂
鴻博堅辭免

當新安吏

我生遘末造天戒猶未央連延三輔地十歲九旱蝗害
氣致晦蒙妖星為機槍有時雨如血疵癘見伯彊中原
復凶饑行者心盡傷城郭漸蕪塞弱肉爭豺狼復境士
易驕脫巾呼癸庚縣管飲且盡圖計何蒼黃守臣繫安
危川決必有防涓涓不能遏泥濘日以長蟻賊關西來
縱橫入畿疆詔紙下六郡大義誠激昂我亦良家子戴

履共一王聞詔即自誓肯復依舊鄉雄劍久持登拂拭
生輝光持此報恩去存歿惟沙場

當石壕吏

結帶事遠方六親相失絕明日疆場人今日尊酒別遠
人語六親此行勿啼血丈夫急國難草莽亦臣節中宵
聞點兵慷慨荷長戟落月光肅敵流泉水鳴咽同行各
有類宛馬蹄踏鐵臨敵憤欲前賊勢頗猖獗至尊日西
顧屈指大獻捷嗟哉羊將狼情事不可說前日傾者至
願即受羈繼幕府為解頤轅門盡歡悅革面未旬日仍
復據其穴全楚人剝屠中州土崩裂王孫應要禍宰相
實塞拙海罪獨難經誰云是明哲我本遠戍人顧此憤
益切進止莫敢議吞聲駐冰雪

底書集卷十四

三

當新婚別

憶昔妻未字生小皆清門相逢兩無忌比舍同六親十
四年及笄遂巡初畏人十五值時難風雨啼空村十六
今于歸媒妁無一存前日府帖下淮南大興屯王事不
敢避執父行苦辛君行在須臾禍席難久溫君意豈獨
忍余此覆冒恩黃巢犯東都六宮如飄塵至尊尚莫保
況乃俾孺身裁嫌作兩襦密紛裹以純君情毋棄捐妻
有雙淚痕

當垂老別

槍雲起西陲露鬚紛四塞地缺紫冥漲天傾白日源中

原正格關東南括民力宰相出筦兵奔走不得息江漢
恃鏃鏃矯虎而翼尾大莫敢制靡潰徒自感帶甲十
萬人秦越終異域諸藩復流寇淮泗苦累弋天子目深
居優詔還示德側聞京尹令上奉司馬檄大募勇健兒
蹶張守塢壁老夫年半百鬚髮尚整黑沃土棄蓬蒿諸
男死鋒鏑入為飢寒併出為豺狼惱不如事征戰橫行
寄胸臆

當無家別

城南翠華去日出空啼鳥誰能留王謝商女今已無去
年封五侯冠蓋晨夕趨西園貴金玉室前銷與奴一朝
大厦傾萬姓同為魚椒厨自充寒祖為人須儂家臨
感舊集卷一四
江淮不幸與禍俱生事苦頓盡寄命如秋茶轉戰猶未
息四方正風驅潛身坐澤開浩蕩真吾廬

怡情峯

落日弄餘暉孤亭出翠微峽雲晴漸盡橋燕暮還飛地
僻逢僧少春深愛蕨肥再尋松徑去須憶露沾衣

觀錢武肅王鐵券

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時四年賜鐵券其事史載頗詳宋淳化中杭之守
臣當達王所進御覽元豐元年又進宋本其卷末有官印小凡五十六年為
宋者所讀其十四世孫世紹始得之時元一領二在相券之失官印其大元
年也明洪武二年上將封勳勞之臣下禮臣某制度臣官錢某其十五世孫
尚德繼其職之遺使若訪其家尚德負其家及子孫保其家其下符御印其
臣共親命工仿其制不盡其真乃還券禮部其元年官州錄其二十五世孫
於負續其山中乃免辛卯四月平寇台州與敵亦方得其券其券實以鐵為
之狀徑如瓦高一尺二十廣一尺八寸厚三分止文二十六行有十四字計三
百三十三字金邊潤然因歲官印久後半多損缺獨首行別字為明尚書引
以刀剔去以觀刻畫之深淺者世守承八百年失而復得豈非鬼物護持之力

徵又武肅忠懿二王皆有手跡冊子後有宋襄
陽宋縣卷宋金華諸題其觀御印者請於宋云

昔在乾寧日君王尚武功藩屏茲獨重蕩滌許誰同
感星辰上潮回日月東百蠻爭入貢羣醜盡從風鏡水
波初靜彭城位轉崇泰庭來赤散周典錫彤弓會報元
無忝稱名本至公大宗承不墜前代祀猶隆列像存芳
濁浮雲改故宮文章憑汗漫金鐵互昭融霸業應難續
天心自有終體宜真後傑垂創亦英雄沙鳥橫江白碑
螭覆薛紅年奉寒食後悲見六陵空

樵風湮

若耶渡邊秋思多南風北風吹白波行人來往不知處
日暮山深聞棹歌

感舊集卷一四

武昌道中

朝食武昌魚暮宿武昌道所思彌正平悽然對芳草駿
馬豐駕易烈士狗名早何如廖武陵躬耕獨懷寶

襄陽謠

銅鞮坊北柳千條樓上香唇吹玉簫銅鞮坊南更嫵媚
石城梳掠楚宮腰

真州大船萬斛強真州小婦紅粉香勤郎峭帆莫更急

林中城郭是襄陽補遺

新妝初成代馬嘶銀鞍錦鞵白玉蹄少年問僕向何處

與郎相約萬山西

所思

杲日百川靜浮雲千嶂開所思秣陵道一夜挂帆回

簡董使君

城西峴首青崔嵬風吹滿空秋色來扁舟客子不忍去
盡日爛醉昭明臺古今人豪亦無數何獨羊公淚如注
高陽池邊游跡稀蔓草深深沒煙霧我將乘流歸故鄉
鹿門斜日何蒼黃遙呼孟皮不得起駐帆一問董襄陽
發武昌

日暮駛風生中流挂席行有懷分獨夜無物負寒鐙
木千章影空江萬里聲東吳何處是漂泊不勝情

陳思王墓

斜日甯高樹秋風生細塵可憐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白

感舊集卷十四

三

屋更新主青山結故鄰童童雙檜在風雨各千秋

廣武山

橫山無奇姿逶迤宛如螭虛壘鬱相望應是後人作川
流莽沙立陵陸爲大壑古之英雄人於此兩寂寞

溯江

十年遵北道何意復南行歷歷故山好泱泱秋水生
雲歸遠塢斜日上重城江海今無事傳聞欲罷兵

上灘曲

宛轉四山內一道細泉來最惜無人見春風花自開
艱難行舟遲矯首送歸鳥青天碧雲盡歷歷數峯好

浮湘

春江北流日西匿擊景割波留不得道旁赤岸今爲墟
霸業何人更相憶昨宵峽雨來自東巴陵遠樹煙空濛

湘娥染黛幾千歲朝暮只臨明鏡中柳生井邊沒芳草
依然昔日相逢道音沈響逝天茫茫愁見白波吹浩淼
船旗不定南風旋寂寞一聲聞杜鵑

碧城日下光如練仙人鶴馭誰能見祝融咫尺怒飛來
西樓一夜春雲變江涵夕景連翠微楚王夢覺腰支非
青燐白骨有時盡戰士至今猶未歸蘭橈更發城南路
草色青青腸斷處湖中欲起鯉魚風莫信輕帆自來去
黃蘗岸側黃陵下雨濕天低水交瀉靈旂暗逐往來風
人間那識蒼梧野傾心奉君無二心撫絃斷絕悲人琴

感舊集卷十四

三

相望不盡淚中血零落可如湘水深湘東更有蒙謫客
憔悴千年滯冤魄

寒星搖搖天上明迴環下應十二城洞陽石乳皆雲英
有人餌之蹈日行日邊淵旋城下水可憐蕩景春山是
薇靈南去千萬重背霞一片飛初起舊寺銷亡今幾年
螺書秘記鴻濛篇陰蟲古苔蝕不盡六丁夜護蛟龍纏
蒼筤谷口雲氣鮮此中歲月容高眠

湘君曲

落日不盡江峯青天風忽來吹杳冥昔年帝子今湘靈
有瑟愴然不可聽寒蘭采蘋駐遠汀欲往薦之空復情
蒼梧幽怨何時平雲車雨馬肯自征歸兮寂寞臨洞庭

宿湓浦

江郭夜初靜，繫舟空復情。好山猶自失，纖月爲誰生。念昔人俱往，尋聲夢不成。荻花風動後，憔悴欲三更。

八月一日

八月一日江上歸石頭城邊橫翠微，雲霞晴色自朝暉。松栢故陵今是非，柳花不見酒應熟。湖水忽平魚正肥，年來鱸弋未嘗廢。此後只虞鴻雁稀。

終風

空穴如輪日日開，銅烏初動集靈臺。一川赤浪投東去，萬里黃塵直北來。庭樹亂飛俱作雪，微雲膚寸不成雷。休誇宋玉雄雌論，乍聽鳴條意已摧。

晚坐

感舊矣未一日

三

浮雲起何處，日日聽輕雷。踰嶺真成笑，蒼茫獨舉杯。半簷殘雨斷一道，夕陽開可奈。都江尹閒時不肯來。

故宮詞

漸水歸左氏甲申宮人年五十矣，敘庭細事猶記言之。自丙申得聞恩復三歲，恐他日傳聞異辭，聊記之云爾。

水殿風搖楊柳絲，至尊朝罷獨臨池。從容寫得賢臣頌，便教中官賜主兒。宮中稱皇太子曰主兒。

慈寧宮禁老莓苔，元日驚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遙拜畢，

六龍飛御一時回。喜慶後居慈寧宮，當帝入謁后，恭兩拜禮，重簾遙望，不相見也。

感舊集卷十五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徐延壽 登補道一首

延壽字存永福建閩縣人有大志

也家貧苦志學始能自給月計...
延壽才華麗遠余以孝移期之後十餘年...
之哭又七年以尺木集請存永之詩...
始長篇述陽秋詞婉瑣富義裁古奧也...
許有介頃游南宮見有介詩存延壽處...
登慢亭峯

登慢亭峯

孤峯蕭雲起千仞何若薨峯巖平若砥滿地皆雲苗王

子昔張幔曾孫安通背千人布席席萬丈橫飛橋我來

訪奇跡本為山靈邀晴雲生杖底咫尺通扶搖俯仰天

感舊集卷十五

地窰鶴取安能招人開實可哀曲罷風蕭蕭

題負薪圖

曉起入深林歸來日云夕持斧伐丁丁雲重兩肩濕不

與漁父言莫看仙人爽狂歌忽一聲前山啼木客

五老峯後萬松坪

濃翠侵衣冷迴環種萬松中間無別樹前面是何峯林

密遙藏寺山深晚聽鐘半空雲影散青吐五芙蓉

送邵肇復憲副蜀中屯鹽

使君千騎騁霜蹄橋柱休誇驕馬題貢賦分屯田上下

吟詩重過漢東西金刀峙漢存三閭銅鼓狂蠻過五溪

王事不辭行役苦江山如劍郭公啼

建州符山寺別楚黃樊山園

共借僧寮一榻眠離家悲說兩經年留雲古驛過樵水

涼雨孤舟憶楚天千里別情芳草外五更殘夢落花前

城南歌辭今消歇又見關山月上弦

新淦縣拜周公詳墓

水畔巴邱古縣開周郎祠宇傍泉臺新園當日成何事

才士無年實可哀荆楚干戈終古恨小喬環佩幾時來

天涯孤客逢寒食特為停舟酌一杯

暮過燕子磯

馮夷吹浪隘山根雲樹千重暗白門舊日高閣雙燕語

空江曾見六龍奔楊花蘇雪有人路杜宇春風古帝魂

感舊集卷十五

在襁中流頻喚酒客情難遣是黃昏

南歸渡揚子

浩浩悲歌擊楫聲瓜洲煙火聚寒城空言天塹分南北

不使中原罷戰爭漂泊孤身衣有淚興亡終古水無聲

佳餘兩點金焦在日見潮痕落又生

霖臣過綠玉齋同克張小飲

柴門兩歇履聲聞還草春香盡種芸絲餅花前消永晝

白衣天外看浮雲三人入座無殘客終日閒聽有此君

芳草不堪懷遠道夢中金虎閣閑墳

法海寺訪空生上人

隨身瓢與笠此外更無餘懶補破衣苦受寺中貧香

厨三頓粥石榻半牀書日見禪窗下甘蕉綠漸疎

望岳

芙蓉插漢遠開屏七十曾封岱嶽靈未向天東翠絕頂
先於雲際望真形吳門匹馬猶懸白齊野盤蛇不斷青
日觀峯高何處是歸鞭端欲看滄溟

陳澹

濟字開仲福建閩縣人

列朝詩小傳陳秀才衡字盤生閩人自其父以上五世皆有集碑閣

中盤生爲學好古少受學於董應舉次與徐通徐勣同切於詩文老於
場屋好謀遠利事及將相大者官至御史大夫止子澹亦有才名

贈李小有

落魄誰知己先生六十身行藏皆不偶名姓自相親詩

卷藏僧寺琴囊賣里人可憐天下士江上獨傷春

朱雨遶

三十三首

爾道字人遠嘉微子浙江海寧人有平山堂

精草錄遠隱水修庵寄朱生
詩故人朱生杜何處爲飛鴻

夷陵夜泊

天半夷陵道扁舟獨夜來城孤懸楚望月冷失秦灰戎
馬青山在蓬蒿白骨開已歌聽已矣通入嶺猿哀

黃陵廟

日夜黃陵廟灘聲轉不休疏來蜀帝恨散作楚宮愁
豆垂江石興亡問野鷗應知明德遠猶爲禹功留

舟中晨坐夷陵作

邊馬嘶寒急霜風割面來空垂去問波何處望鄉臺形

影親孤劍波濤送一杯荒殘今更甚不必問秦灰

巫山十二峯望神女廟

東南佳氣散層霄萬仞芙蓉挂泐寥錦樹秋飛珠佩近
石屏春轉玉臺遙乍疑舉袂雲連雨却道含情暮復朝
采采涉江花落去最憐無路報瓊瑤

涪州道中

楊柳三邊樹征夫未忍攀雨過三楚成春入五溪蠻犬
馬分新歲漁樵失舊山莫彈行路曲吾道正閒閑

珍木歎

巖巖者珍木露氣滋芬芳挺立城東隅儼然君子行植
霜柯年衆榮落竟無常想汝生植時天地當樂康人事

無天札聖主垂衣裳時和萬物遂草木揚輝光爲汝非

凡藹移根白玉堂翠羽飾幃幃金輪啓明窓覆之赤墻

土沃以瓊瑤漿何以娛其下游戲雙鴛鴦亦有巢其巔
飛來紫鳳皇相當復相對羅列成文章一朝垂圓實驚

香殊未央委身在雕盤吹氣溢蘭房美人重華色出入
綺羅棠臨風展心懷歡愛無青黃誰知霜露至人物同

棲檜主人變黃土珍木徒蒼蒼蒼蒼且勿保樵豈尋斧
戕狐兔穴舊根鳩巢忠翔翔榛蕪蔽白骨池館亦淪荒

豈無春風迴新枝日漸長有實無人收念之摧肝腸

末子

壯夫七尺軀攀龍駕雲霧朝息若木津日夕披桂樹偶

然汗漫遊乍向人閒住人閒何鬱紆草木多積腐米子
一細微託身安且固出入肘腋間倉卒每驚顧羽扇不
能揮綺疏恣飛渡其來寂無聲飽食翩然去刈笑營營
蠅翻為白壁汗我本餐霞人紅顏與時駐遊將凌九垓
咫尺青雲路瑣瑣爾何施嗜膚滋人懼為此若于篇當
亦關世故

蝦蟆草

蝦蟆乘太陰託身在月蟠本是微細蟲竟為天上物如
何流毒餘根帶邱中茁連延白玉除戎戎數華實芝蘭
忝同生蓬麻固分植秋風颯然披憔悴等枯折爾獨冬
夏青向人恣噬嚙我行蜀道難十步九蹶躑相遇復相
親防爾時草竊腰鍊三磨須滋蔓從此絕

戎州夜月

夜明看似水愁殺月紛紛一片江城白飛心滿蜀雲斷
碁無復擣哀笛那堪聞最是裝眉頂長年獨見君

天池歌

將軍蕙客出城隅車馬連雲雜杳超離鐵綺食錦羅瑜
高張毳幕臨芙蓉芙蓉乍開光灼灼接葉披花恣擺盪
白雪飛聲天上落碧筒酒隨斟酌中有一人忽淚流
哀絃彈出古戎州子丑年開天地愁大西日熾姚黃留
荒茅新骨堆山邱況乃城關滿豺虎猙獰噬人相嚙聚
有田不耕屋無主瘡痍剩留二百戶倉箱那得分禾黍

此時珠簾碧玉階芳蘇香散空金罍紫鳳天吳顛倒栽
朱唇玉面蒙塵埃荷花滿池誰共來只有飢民出九死
匍匐池頭問菱米摘來滿把甘如薺上飽高年下妻子
一家猶恐無完理且喜今朝得暫存奔走新知官府尊
朝肩薪水候轅門暮聽金鼓如雲屯雖引羽箭驚心魂
又傳縣帖紛紛在驛站撓夫並招買應之鄰里難分灑
不應惟恐重獲罪一身三役誰能解為此羽聲慘不和
請君且聽天池歌天池菱米生復多好待流民日夕過
池涸菱枯奈爾何

戎州作

匹馬登城暮蒼涼極望開青衣天半水鳥撒瘴餘山風
激邊笳裂霜危峽草斑獨攜雄劍在長嘯拂金銀

俯江亭秋眺

五子池邊樹影稀鬱孤臺下亂雲飛仙茅莫慰飢民鋪
錦石難分織女機落雁城空月皎皎打魚江靜雨霏霏
荒涼且勿圖安土猶恐君王宵旰違
風高木落遍滄洲龍馬江光抱日流北引荒荒蠻樹直
東連滄滄楚雲浮百年兵甲分天斷萬國車書阻上游
草野何人收戰骨黃沙不散鐵衣秋
特立縹緲山之亭無邊瀟水吹冥冥孤軍曾閱旌旆月
獨容誰憐鬢髮星天柱秋標標瘴草白石城盡壓華青
三分漢業去已久遺表出師空淚零

古洞陰崖積翠橫仙人恍惚駐雲端卽非李耳青羊肆
猶見王喬白玉棺丹竈煙花秋以暖石林冰雪夏嘗寒
夜深恐有吹簫至一倍紅顏惜羽翰

瀘陽舟次得月志喜

相依且萬里皎皎見君心假以鄒簡酒因之吳會吟岸
高懸水碓江冷咽霜砧不盡蕭森意徘徊楓樹林

重次渝城望三閭

昔我上三關匹馬何風發草青嘶益驕高下凌出沒顧
見雙石門峨嵋接天關虎跡一夫雄萬人豈能越可憐
戰伐移竟爲豺狼窟酒肉厭朱門風雨閉白骨亦有桃
李花開落春三月千里無人煙樓宿在林樾今我泛舟

歲暮失志

還風波走龍航一望去時路嚴霜披襟袖哀猿啼不休
飢鳥啄空穴天地終茫茫人事多鬱結漫拭青萍刀更
拂珊瑚玦乘時在壯年俯仰慙時哲

東青驛見梅花

萬里飄零首重回東青古驛見寒梅若爲遠客衝風盡
那復新花待臘開鐵笛橫吹江瘴斷玉峯遙挂酒船來
年年浪逐巴人俗白雪高歌醉嫩裁

望酉陽積雪

積雪望中明長空類削成寒峯開霽色萬里照孤征風
捲蠻江濶雲移瘴海平古今懷設險南服信崢嶸

芋溪歌

九解

濯纓芋溪流爲君歌白芋白芋聲爲鳥出涕零如雨一
憶昔芋溪邊遊人午夜聯交橫金鑿落來生鐵連錢二
公千緡銀箏佳人理瑤瑟月落芋溪寒坐待初生旦三
羅馬誰家兒雕弓金僕姑倚笑當爐人氣凌馮子都四
少年身手強駕船如走馬畫漿朱旗杆聲援三峽下五
關市南京街諸將紛羅拜至今天子城不呼磨盤砦六
磨盤砦草青草青復黃落君家氣勢雄反手王侯爵七
勸君且停歌歌長喚酒醒勸君莫洗耳耳清溪水冷八
溪水不斷流流自石橋裏橋存人事非依舊芋溪水九

巫山曲

巫山一何盤盤東南初日圓圓照我綠波增淵盈盈彼

歲暮失志

八

美雲端彼美塞黑無言玉窗金屋展開乍迴舞袖驚鸞
欲捲珠簾未前似與細腰爭妍宮女如花可憐楚王午
夢未還陽臺雲雨猶懸玳枕牙牀儼然風流一散如煙
臨風寂寞朱顏與君相隔各天與君相思淚斑不及巫
山連綿霞裳霧縠煙鬟朝朝暮暮情牽夢惹極浦芳蘭
折得瓊枝露鮮脈脈高唐觀邊微波通醉倍難巫山之
曲空傳興懷彼美嬋娟惜此春風盛年

巫山阻風辭

一日下瞿唐兩日泊巫峽峽雲如白鹽巫雨連赤甲
三暮復三朝十行九未遂殷勤石尤風如傳神女意
神女絕代無獨立渺空翠何處問妾家點畫成巫字

楚江舟次漫興

舟並巫山遠心依楚渚長空留雲入夢難
水連愁白天風拂鬢蒼家書真懶作慚愧說行藏

柳色章華畔猶傳舊國春風高作賦容燭倚危樓人未
瑟留歌緩纖腰拂舞新只今雲雨散三載負東鄰

巴陵懷古

軒轅鼎成毛龍來白日飛舉凌高臺迴徙攀烏鵲墜
龍行直向紫微閣浮雲富貴聊復爾敝屣衰冕何雄哉
歎息天門不相待騎鯨逐鹿幾人回

立春後一日居臘

驛路難為送臘頻故園誰寄臘頭春一年一度一回首

三楚三巴三歲人

三楚三巴三歲人

舟次漫興

迢遙三楚地旅客到年年雪斷滄浪棹春荒雲杜田披
裘成獨往散髮任高眠衰鳳曾多事狂歌未肯前

樊山廣燕亭

君不見樊口山頭開廣燕周郎陸弟流英畧一時鵲起
駕樓船三國龍爭明組練歌梁舞館接江流錦繡珠簾
映日浮對敵笑傾却月陣勢軍醉上散花洲前草木
風雲動陣上聲名山岳重老瞞求馬道華容何況兒曹
殊夢夢豈知代祀忽參差纓弁長乖朝市移江北依然
出蘆渚城東不復辨瓜分昨我來遊雪花白衰木亭半

風撼撼今歸楊柳已如絲綠遍兔葵抽燕麥雄圖一往
冬復春可惜流光去太頻夜深只有樊山月長照年年
江上人

賦得折楊柳

巫雲傷折柳楚雨更垂楊欲綰同心結抽絲非故鄉遲
迴歌扇薄搖蕩舞裙長苦憶江亭上年年枉斷腸

潯陽曲

松栢大成圓兔絲牽作帶同是九江流風潮分九派

吳之振

之振字孟舉別號黃葉村農浙江石門人有黃

葉村莊集

此集為吳之振所撰其詩多紀其家鄉事

黃河夫

黃河夫字子安其詩多紀其家鄉事

河水逆其性橫怒無安流浩汗失故道湏洞馳奔牛黑
雲捲黃沙白浪吹不休遙矚枯楊叢人煙聚一邱日暮
猶乞火夜半無停舟旋溜改崖岸盤渦長沙洲屋舍蕩
蘆葦平野迷田疇崩雷擊砰礧老蛟饒膏油支祁掣鎖
鎗天吳擁旌旆閃爍眩萬狀光怪騰蹶蹶金隄一朝決
勢迅誠難收社長不敢慢步傳如星投文書十五通到
縣復到州州官上督府當食停珍羞急騎召僚屬軼會
寧遲遲肩背互支倚反唇撻雙眸况高頭挂地欲語
聲薄喉再四導之言衆論俄嘲嘲或上追禹力或下咎

陽侯或陳匪蓄策或開宣洩謀或言休氣積或說榮光
浮崇朝到昏黑聚訟徒喧一官頽然至高論屢輩倚
自言諸公等碌碌難與等水經不記憶河道窮探搜治
病先治標去害去其尤隄防弗早集泛濫九洲宣房
既應塞酸棗誠堪憂四瀆衆趨仰與府神所願訓解陳
白馬列幣償黃球人力不足恃營效通深幽拯救是爲
亟外此宜何求上官然其言毋煩費諮諏鳩工審面勢
岡阜雲煙年延亘數里強傑閣建重樓梵覺疊高亞樓
楠工雕鏤占日從祭祀靈風飄颺颺妖正前致祝揖讓
三獻酬堂上列官吏堂下排侶優牲牢既肥膺鼓樂暢
歌謳剪綵繪旂旄鎔金製兗黎鏤刻像舳艫櫓櫓事
周榜人倚蘭橈黃帽踞舵樓臺隸擊朱旂女侍彈堂簾
纓畢申再拜紙錢號松楸森然散幕屬符檄下督郵十
戶出一夫丁役憑官抽鉞鋪牢束縛宦官盈車駟淇園
千畝竹新伐無一留椿楔泊釘楸殃禍到新標柳樹鬱
蔥翠取爾枝條柔老翁鬢髮禿行步半偃僂伶仃刺霜
雪猶擔土一掬不敢自怨苦寧與官府構自從河水決
三載廢耕耨遠賈乏行資出入徒悲愁家住黃河邊田
畝西隴頭隴頭疊石磴下築千丈溝溝水警活活濁血
浮骷髏民命不足惜飄忽如蜉蝣河伯胡不仁廟祀空
千秋水旱無刑誅豐稔書勳猷大呼兩耳塞卑視兩目
睜對此黃河夫亦知慚愧不

石竹花

內家藤紙樣新摹玉作連鉤觀紫羅新得凌霄巖石下
麝香眠處翠成窠

夏雲

朱明轉槐序物象動我神憑檻舒極目遙岑接高雲掃
曳布妙髮紛郁羅輕塵奔突如鹿逐低昂走羊羣奇峯
削巖石空碧開魚鱗頃刻山雨至萬象益紛紜天地忽
窈窕雷聲復殷殷雲雨翻覆開變態難具陳以此悟物
理交道安足論

寒食口占

鶯語周遭惱客眠起看花落小窗前今年病裏逢寒食

禁得廚頭一日煙

答高鼓峯宿尋暢樓

連綿底事洵空題野鹿新蕉一段奇閉戶不嫻今世態
閑緘徒見故人詩茶鐺蟹眼松聲急畫幅龍孫雨脚遲
烏石雲深花信早山房應發出牆枝

答西鄰次韻

閒拈小艇傍漁磯磊落襟懷與世違激激冷泉魚子瘦
蕭蕭蘆徑渡人稀鷺鷥戲水當潮立蛟蜃驚風撲面飛
不是忘情疎釣餌久看風浪漸知機

送友人歸越中

片帆來去浙西東路隔寒江煙水通紅樹已殘秋色裏

寒馳應踏亂山中頭顱可贈非豪俠筋骨猶堅耐老窮
日落孤城聲鼓急星移杓斗建奇功

象島

一鼎入泗水不作秦嬴瑞小隔亦奇光中有龍紋字

鐵簫

溶金當截竹中諧鸞鳳聲堅臥石房裏天鼓如雷鳴

墨竹詩

狼藉煙雲臥筆端枯枝老葉儘高寒天真到處無人識
抱向空山獨自看

送黃晦木東歸

收拾吳頭越尾現一肩襍被返柴門山深木客通名字

數舊集卷一五

日暖慈姑種子孫老屋漏添新篆跡桃花水長舊江痕
白沙翠竹紫紵處指點黃公賣酒村

飲含山泉戲答太沖先生

箇中誰到白雲鄉湯社挪掄論短長甘讓化安房上品
羊酥酪粥更奇香

讓水貪泉總一流筆端何用占先頭塵沙變換誰爭得
老眼模糊望九州

和鼓峯移寓

輕風細雨共徘徊拂水穿花次第來科斗篆文封硯匣
石衣懸溜濕爐灰松園幾尺共樵采鶴阜三開沒草萊
留得一池春水在莎衣夜棹酒船回

維師下第卽次前韻作詩慰之

破硯巾箱久滯淹神仙三食腹曾厭平頭無力吹茶甌
睡思繁人落帽簪得失於君寧有愧身名到此復何嫌
請看風雪長安道喪馬求魚那用占

九日集飲力行堂

如此江山裏歌呼送酒船人情雖迫促好話自清妍金
橘猶如豆銀魚不論錢呼童看蟹舍已過稻花天

題如此江山圖

今年釀錢作重九相約題詩窮好醺草公不畏雨與風
著屐衝泥從飲酒長魚斫鱸銀絲飛筍歡脫殼和青韭
黃雞紫蟹堆滿盤缸面新篘傾五斗黃子酒闌出畫圖

數舊集卷一五

裝潢妙手天下無金粟箋標雙玉軸吳綾蜀錦重摩挲
開卷煙嵐驚戶牖重岡疊嶂相逶迤河陽勢斧營邱樹
巒頭細碎填青螺山陽亭子小如笠四面開千來曲屈
中有高人戴酒過停車立馬松杉側紫衣紗帽雜黃冠
杖屨紛然難物色卷端題字紫芝生鶴頭小篆何精明
匡廬道士山中去從此人閒無姓名展卷未完寒具設
雙眼如花心欲折軒窓四面秋風來階前亂舞抄羅帶
江山總作煙雲觀瀾翻跋尾勞唇舌米人遺墨元人題
王孫玉樹長萋萋吾儕賦詩看畫亦不惡丁香閣內夜
半鷓鴣啼

寄贈禾中許楚玉

雙槩安流到草堂相逢詩酒正排場三更白墮酬新月
兩日清談送夕陽露滴文無當戶挂爐燒柏子隔籬香
茅君袖裏茶三辦肯倩孤蓬遠寄將

甲辰元旦

不隨爆竹鬧兒童後飲屠蘇似老翁翻著甌時知冷暖
倒騎驢去任西東野人拜跪渾無次草舍杯盤總不工
幸少客過相問訊高眠且到日頭紅

乞蘭

不同杜老乞花栽擬借盆蘭伴老梅等待花餘將結子
扶疎新綠送君回

懶情休抄種樹書信天翁也得吞魚東莊若解南前訣

蘇軾集卷之五

筆墨雕鐫總破除

以元人集易鼓峰宮韻

草獸官盤樣亦奇殘書十冊換應宜君方斐几研朱處
我正爐煙翊篆時紙榻透風聲細碎松棚漏日影迷離
南前往返成佳話爭似松陵隱士詩

次毋黨韻送黃主一東歸

小艇初辭江上村殘書賣盡計三墳新詩能守浩翁派
涼鐵還留越雨痕幾盡扶頭醒午夢一聲批頰送黃昏
藏鈎赤仄渾輸却孤注還傾老瓦盆

過西錦董戴臣不遇用前韻寄之

小村客到聚羣看幾處琴簪傍水千隔岸遠山如墨溱

低簷枯蔓綴黃圓平岡射雉穿籬脚淺確鞭牛上磨盤
中有幽人高枕臥白雲深鎖一泥丸

過沈孟澤村居

攜筇踏葉出門去愛殺初冬景物鮮十月白傾紅面重
小春紅放樹頭妍主人候客竹籬外溪水橫船社廟前
相約重過留信宿雙鬢須趁稻花天

重過仙潭寺次前韻

呢喃燕子已歸南花柳文章費討探白眼無心供俗客
青鞵隨興到仙潭鐘聲日午傳餘響帆影風移學小參
許向溪南營斗笠石爐煨火伴瞿曇

寄陳沈石逸先生

蘇軾集卷之五

十里東園紅葉堆銅鑄折足倚莓苔黃網被底攤書臥
白板扉邊待月來古寺踏春留好句寒燈聽雨洗茶杯
相思肯發州前棹花徑山房處處開

朱彝尊二十四首補遺一首

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明太傅國祚

曾孫舉博學鴻詞官檢討有曝書亭等集

京口晚眺

若雲雲當知日下舊關無物在古皆有餘香又請茶詞話若干卷其
自著詩餘集文曰竹垞文韻者子為序之尤愛其少時永泰詩話云
予云云而射堂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竹垞詩云綠筠不礙板橋紅葉長堤老樹他日相思任風雨袖
裏到讀書堂池北偶談秀水朱竹垞集唐詩為填詞名若諸集殊有
妙思從於朱子詩才偶遇文尤發宕可觀佳句如竹垞詩云
如每日采山舟晚興朱前在及待水之別已開八句詩中則隱下云

萬歲臺前路真成物外居潮聲迴北固山色遠南徐古
驛車輪轉殘陽水市虛憑高思載酒琴瑟射堂餘

望湖亭對月

山色匡廬近湖光彭蠡開異鄉頗見月孤客乍登臺遠
樹霧中大澤雲川上來離心似黃鶴中道一徘徊

大孤山

兩孤去百里宛在中流半匪獨形勝殊氣亦變昏旦天
梯鬼斧開廟火神鴉散昭昭雲月輝歷歷明星爛空水
既澄鮮浮光亦陵亂飄飄御冷風恍惚度銀漢未有歸
與情空深逝者歎

大廟峽

連山何迢迢迢迢夕陽外我行曾幾時虛舟入青霽崖
傾斷車箱廟古陰松檜遙見靈旗翻微風響清鎖川光
與天容上下如衣帶景景白石明官宿浮雲晦日夕故
鄉心山川渺吳會

將之永嘉曹侍郎餞予江上吳客章二丈為彈長
亭之曲并吹笛送行歌以贈章即送其出塞

章郎舊跡羽林籍曾向營門教吹笛不聽吳中白雪音
定呼鄰下黃鬚客平原相見轉相親置酒誇君坐上賓
北海樽罍朝未罄東山綠竹夜還陳聞來坐我花間奏
玉洞飛泉響巖溜古調多傳聞馬詞新聲似出康王校
聞我東行到海墘日斜江上慘離顏還將北雁南飛曲

催送錢塘楚客船舵人插鼓津頭泊紅葉千山富春郭
忽作邊秋出塞聲江楓岸柳紛紛落哀絃促管不堪聽
賓御聞之亦涕零挂席還移嚴子瀨看山宜上謝公亭
聞君欲問雲中戍雪消飲馬長城去廣武營邊折柳時
蒨蘆河上題詩處司農舊是出羣才此日征西幕府開
試向樽前歌一曲梅花飛徧李陵臺

送許箕還審山

窮陰當歲晏相送出柴關別酒難為醉離歌不解顏蕭
然元度宅聞在食其山遲爾春江上還同朔雁還

白雀寺

竹徑何年寺松門百丈巖野雲平石磴江日冷楓杉水

落青蓮湧花飛白雀銜五湖看盡望生計有雲帆

南亭

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如逢秋水生我亦西歸客

西射堂

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綠遍射堂西

北亭

日落空水深潮迴春岸白時有看山人江南望江北

孤嶼

孤嶼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覽輕舟

吳橋港

聞說吳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內史五月棹船迴

白水滌

雲峯斷人行活活風泉落知有山桃花青春發紅萼

瞿溪

鳥驚山月落樹靜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

上戍渡

月露下橋烏天風靜江樹何處夜歸人歷歷沙中語

西巖

朝聞谷口猿暝宿崖上月夜久天風吹西巖桂花發

仙巖寺

咫尺仙巖寺雲峯望轉親夕陽鐘磬發猶有未歸人

積翠寺

孤亭雲木暝衆壑哀猿嘯空翠濕衣裳夕陽忽來照

桂巖

蒼蒼桂之樹樹下幽人語山中正可留惆悵王孫去

忘歸臺

連山積翠深白石空林廣落景不逢人長歌自來往

題峴山窪樽亭

醉殺烏程酒天寒不放船從教騎馬去日日峴山眠

飲吳郎宅

吳郎愛客解千齡勸引青絲挈玉餅落日兒童齊拍手

過江三日幾曾醒

祁六坐上逢沈五

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
青陵障外更逢君

謁劉文成公祠

草昧經綸日英雄戰鬪年真人淮泗起王氣斗牛躔命
世生良弼卑栖役大賢一官曾簿尉千里正戈鋌記室
依袁紹飛書謝魯連神鷹思飽擊威鳳必高鶩漢祖除
秦法周王卜渭牧廟堂才不易束帛禮宜先遂有君臣
契能令帷幄專南征頻克敵北伐旋摧堅王會收三統
軍謀出萬金河山分帶礪冠蓋儼神仙未辟留侯穀長
辭范蠡船麒麟當日畫竹帛後時編一自邱陵改重愁
歲月遷隆中猶故宅縣上少封田舊俗還祠廟清歌入

教養集卷一五

三

管絃黃金遺像蝕鐵券幾人傳古瓦甃甍落荒庭檜栢
團蛛絲虛寢習鳥跡斷碑眠想像陰符策沈吟寶劍篇
前賢餘事業後死尚速遣去去辭枌梓栖栖到海墘空
林多雨雪哀角滿山川玉帳無遺術蒼生久倒懸憑留
一黃石相待穀城邊

謁于忠肅公祠

昔在狼山下軍書犯近坳六師輕朔漠萬騎失雷霆土
木塵長滿龍蛇歲不寧丘田沙浩浩泰谷路冥冥濟世
須元老長才總四溟從容持國計指顧悉兵形瑕呂安
羣議劉琨表外庭嗣王仍歷數高廟有神靈旣罷金縢
歎無煩白馬刑北園旋翠輦南內啓朱扃命已甘刀鏃

功真溢鼎銘春秋隆代祀俎豆蕭維馨一自輶車至難
期埃火停遺墟愁戰伐大樹日飄零碧草空祠長黃鸝
過客聽霜鐘沈曉月風隔繞明星下堂誰修墓正陽數
降庭識還思雨帝碑欲墮江亭遠水澄湖白流雲暗塞
青千年華表鶴哀怨此重經

李良年 三十四首

良年字武曾浙江秀水人舉博學鴻詞放歸有

秋錦山房集

北魏諸法方止事多可笑一日與李武曾書故推
增李良年先生與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李正恐

人誤請作武層耳

精華錄武曾之原陽縣故人惻惻題集好句
吟贈數水詞自註武曾曾公飛史謝近有樂府從補題集好句

笑與竹枝詞

故李十九武曾曾為古文訓作排讀體或謂李去余問其
故答曰吾家伯李亦排讀長河京未飲中磨耳所涼見年小字

蘇舊集卷十五

主

小鳳分行花葉稀吳紗十匹卷晴機為儂裁作春衫袖
并入東風一處飛
菱角尖尖菰葉青別郎天氣晚潮腥秋來橘柚黃如此
不見郎船返洞庭

上巳前一日汎舟橫塘走筆寄廣漢

暗水浮萍合危檣細雨侵江邊成獨往春晚最愁心歌
舞幾時散池塘空自深明朝有修禊期爾共登臨
立夏同蘋公對雨懷微之

南風生綠葉一雨下清池借問山樓客青春得幾時故
人在江浦值此定相思欲有雙魚報滄波未可期

居庸

軍都何草律天作神京背設險開雄關於此劃燕代依
稀百雉走偏仄兩崖對高度浮雲進低飛燕鳥礙踐更
戒南口邏卒守陰晦我來及朱夏孟月哉生肅初綠不
滿巖路達見邊塞眾拳帶神裝奔突勢可愛守信一夫
足騎怯北行臨如何十萬師冠至倉卒潰羽林遮道迎
貂蟬後直載擾擾黃巾烽百里燒積需衰盛如轉轂接
眼但耕耒炎暉照蒼茫獨立發遙慨流鶯語幽谷如聞
說興廢恃險非良謀鎖鑰慎此輩

得家兄斯年曲靖寄書

炎荒五載駐難驂風物他鄉兩最諳一簇紅藤蠻女舞
不知春色滿江南

蘇舊集卷十五

三

酬別關中李天生王山史

我有數尺畫長洲文點作老屋三重茅清渠妙疏淪隔
浦駐漁舟垂楊蔽山郭中有抱甕子蕭然守耕鑿長鑊
挂青葉紅藤倚芒屨俯仰川巖開置身殊不惡觀者訝
似予賤子笑且諾壯年恥無成草野分所託高堂倚閨
人齒髮漸衰落種蔬以娛親此願不為薄數載客殊方
飄若風轉擇行藏易踐踈恐負平生約春陽忽滿眼流
鶯到簷角閒來展此圖聊用遣離索故人紛詠歌相期
在巖壑江湖涼無限苦竹青如昨田園雖荒蕪猶能供
藜藿努力副高言明當去京雒

官馬行

世方高涼多種麥若不登農絕食何為御種官路側
日操豚蹄祝南岡馬來以趨路中央錫我歲入如茨梁
嗟爾何愚抑何賈馬不食麥天雨粟不若持竿備驅逐
錦衣使者來如雲駭賊獻忽數十羣老農哀呼馬不聞
朝田青荒土縣符催租急如雨田家明年祀馬祖
拜方正學先生祠四十韻

絕學吾鄉重孤忠異代存丰姿留想像瞻拜肅蘋蘩憶
昔迴天步災躋切帝閭金甌成倉卒玉葉久翩反冊府
盟何補宗城壞有原祗隸誠左計寒蒿及雄藩議惜移
封竊謀同築舍煩漁陽師剽銳上谷羽飛驚江左慈親
睦師中叔父尊終侯馳壁壘東越走連蹇歎息樓船誤

藏書集卷十五

三

憑陵突騎喧浮雲深建業宮雨濕朝元鎖噉江腰折沙
銜地肺昏控弦江總宅吹角謝公墩馬飲重湖隘烽投
八水渾高飛愁燕了閒道泣龍孫勸進紛天策謳吟到
朝轅袈裟終遜國衰經豈酬恩詔紙層霄裂網常一字
論漂零輕十族慷慨望千門碧血凝雷灑丹心激弟昆
燕封虛餌蠲鄉夢不歸溫佳氣鍾山改新磨幕府翻冠
棠終未忝刀鋸更何言尚想紛紛射當時下殿奔不成
悲鮑永詎敢哭陳蕃客有平陵義文招屈子魂黃蒿歌
偈反白日此煩冤席帽三山市與尸百草根長時深薤
露何地剪春旛密網罟中葉新祠起斷原都人還伏臘
隧道幾涼暄故友嗟鄰近餘輝照隔垣松移荒木末階

淨長蘭蓀仰止從遺史經過感舊村更有金作倚重假
石為鐫歷歷桑田改紛紛赤羽屯碑碣承鼎嶺客淚落
獲獲先管樓神曲吳葵薦瓦盆江花菜門路長對孝陵
園

自烏龍潭尋臺城舊址

蕭寺僧開書掩扉潭南亭榭枕魚磯秋聲一帶聞紅葉
涼雨終朝濕翠微洲淺芙蓉依艇落水清鷗鷺近人飛
若為更指臺城路風景他年半已非

瓦官寺

大長干北小長干上瓦官西下瓦官紅葉酒市行處有
西風作意晚來寒

藏書集卷十五

六

前塵香象已頻更禪榻低徊過客情不見長康注錢處
丹青零落土花生

赴金陵

吳檣逆春水斜月下黃昏江上逢寒食燈前到白門烏
啼初綻柳花發驚過村未起鄉關夢新愁破酒尊

戲題粵風四種

流蘇裊裊逐輕霞身是神仙肯憶家卻怪開元新樂府
如何不奏明陵花

水南才子是傾城粵女聞歌盡解名搗手木棉花下宿
至今齊唱妹同庚

榕肺沙涼狼人謂曰沙涼笑壓肩秋簫時翠袿衣邊曲終那

便雙棲去更要損柳作聘錢

炎天花鳥不知秋
青草黃茅瘴雨流
鍾女能為桃葉舞
魚人長在木蘭舟

自泗亭驛至南陽見荷花連亘數十里

晚過泗亭驛人煙
暝荒荒榜火候明
月船牕生夜涼
客夢清若水肌體
間妙香明明華嚴
界現此河中央
五更枕樓轉日出
見南陽紅蓮何綽
約映我竹几傍
擢女忽招手隔隄
渺滄浪一花開數
葉的的如景妝
五里一彈機十里
還瀾茫幸無匹帛
繞橫放豁流長蓮
子捲碧玉藕絲送
微霜我聞此豁農
貧乏升斗糧田荒
苦難耕征稅猶倉
皇種荷以為業稍
能飽批種安得設
呪水大地皆紅芳
澤此畫畫遠勝稻
與粱

前題再和汪使君

我家鴛鴦湖房櫺
映秋水畫脫芙蓉
冠翠荷笑相比女
郎溪口來雙鬢紛
不理青裙雪色袴
橫斜坐船尾縱無
色傾城解事乃堪
喜我忽棹吳船中
年作蕩子五見此
花開迢迢隔鄉里
今日魯門東為樂
莫可擬月桂涼風
前舟行暗香裏不
見采蓮人含情悵
何已

退谷題秋月上人壁懷孫侍郎

高僧結趺地遠在
春山中亂水沒何
處不花開幾叢日
殘松磴雪幡接酒
旗風不共蘇門嘯
蒼然萬壑空

秘魔崖

山行及朝暉煙銷翠屏斂
空林鐘始鳴禪刹燈猶閃
屋頂出層片山僧解指點
石門淨如拭莎徑綠於染
歷歷鳥還樹冷冷泉山險
二龍渺何極廢碣莽蒼掩
獨愛數小松百歲閱蒼再
雖未千雲霄蒼然秀春掩
靜觀了可悟浮生當自檢
及此滌塵心且憩松間簟

明景泰帝廢陵二十韻

紫塞蒙塵日金輿返轡難
普天憂不細宗社喜重安
繼體元隆準神州即舊觀
維皇追始禍旋詔族中官
耆定非無補丹青故不刊
北庭烽火息南內月仍寒
但使天親秩寧懸聖德完
都人歌棟宇宸慮失猗蘭
曹石謀何遽宮庭慘不覺
升遐方撤几復辟已鳴鑾
與廢當年事

數舊集卷一五

三

園林異代看隨珠天壽飾
山向梓宮殘黠淡蒼梧照
淒涼玉露團竹猶啼夜雨
櫻絕薦春盤鳬雁沙長沒
蛟螭匣尚蟠樵蘇來寢殿
野老拜衣冠白日采恩淨
朱扉鎖鑰寶空濛流宿霧
鳴咽走驚鴻陰楠被黃瓦
荒榛覆綺欄豐碑遠在目
拂拭感無端

玉泉山

昨看春水伏今見玉泉生
煙壑為誰好登臨空復情
石橋花底出沙鳥鏡中行
試覓芙蓉殿松風日暮聲

馬首望鄧陵懷梁侍郎

最憶梁夫子蕭然物外心
清時無拙宦高寄合長林
讀佛製梁古書牀薜荔深
三花紛可拾行樂向何岑

襄陽

舊憶襄陽好，今知楚棹輕。暮湖將若去，新月隔江生。鷗
汎雙洲色，人閒萬里情。青山早相約，先擬習池行。

荆江歌

沙頭風息纔徐牽，小簟橫窓客醉眠。聞到武陵須上馬，
且排十日穩江船。

百尺簷環奈晚何，上江船比下江多。楚女休矜大隄曲，
巴童解唱竹枝歌。

鄰船杳杳去前隄，竹綆新編四破齊。同發江干不同宿，
西陵更在火雲西。

馬鞍山植天風雨是日同行皆先度

蘇軾集卷一五

七

夏雲不出谷，濛濛晚來聚。急電走山根，散作千林澍。絕
頂挂飛瀑，下濺百草仆。我來及馬鞍，側足敢徑度。窈冥
射虎蹤，咫尺蛟龍怒。僕御喜新涼，肩輿乘濕去。衆山向
背殊風景，變朝暮。前冬雨不到，月出青楓樹。振望同行
人，先我宿何處。平生愛幽賞，不敢悔行路。

沅陵縣

蠻金漁梁夜渺然，沅陵城外月初圓。何當笛裏弄征曲，
吹向沙頭北渡船。蠻水至今三楚合，亂山終古一江穿。
尊前蘭芷青如昔，欲弔湘靈何處邊。

辰溪歌

東陽城頭赤日暮，辰水東流更西注。錦石臨江畫不成，

巖花半逐漁舟去。鴉井丹砂好駐顏，龍門玉洞足追攀。
谿山滿眼客不住，辜負茅齋楓樹閒。

栗子園十六韻

峻極重關勢難難，獨客經梯航。原梗絕中外，割郊垌。天
作西南障，山開大小屏。路應莊橋始，地自伏波寧。遺廟
崇新祀，殘碑失舊銘。土田紛犬俗，樵採怯鳩形。往事聞
關國，殊方久不庭。王師頻越歲，使節幾銜星。鬼斧橫飛
棧，神功直建瓴。虛無雲漢濕，縹緲滄江停。鳥道層巒接
，蟬聲下界聽。半肩敲絕壁，一髮上空冥。石列諸巖黑，楓
過二酉青。炎風高瘴癘，晴日俯雷霆。豈有猿猴挂，真疑
虎豹踞。秋霖無恙在，珍重別山靈。

遊華嚴洞用少陵白水縣崔少府高齋韻

七

黔山不知名，曲折隨所適。歷險已云慣，畏此秋陽赫。路
轉境忽殊，兩腋落蕭蕭。聞孔道啓珠宮，中有青鐵壁。松杉
挺雲外，難可計尋尺。禽語共鐘聲，峯峯異喧寂。俄然陰
崖送花雨，灑漉漉。湫湫未知何鬼工，下擊千仞石。曜靈古不
到，元氣黯相擊。冥搜倚東垣，轉愁鬼火射。往者蛟龍騰，
其神尚窟宅。欲訴真宰從，此付河伯竊。冥冥失白晝，履
齒深潭滑。瞻仰得大士，色相了可覩。獅座繞莊嚴，瓔珞
垂一臂。始知混沌初，象教已先坼。坤維太東臨，百險走
西服。負固繁繁苗，曾勞舞干戚。勝地豈長空，中土今不
隔。迴攀磴草綠，側染簷溜赤。容與及茲辰，兼喜後鋒鏑。

池荷魚咬殘壇花鳥銜積幽討非一概森爽兩崖敵
狗變斯須卻顧濕几席惟餘清妙香冉冉送遊策憑虛
羨門子高座彌天釋此中應可求奈何塵網迫即事感
蒼茫咽焉念今昔

聞鷓鴣

花開飛上竹枝啼幾過黃絲又冷溪聲鳥亦知行不得
行人那向夜郎西

潘耒

耒字次耕號稼堂江南吳江布衣舉博學鴻詞

官檢討有遷初堂集

居北鎮吳江潮松村次耕始末劉慶後
三十二卷領諸一師山 暇書年集蘇蘇友某志元未召
七開布衣與吳人李國富潘耒共三卷五卷也

底香集卷十五

壬

臥佛寺

策馬入亂山山迴夕嵐隱徐步吟松風不知僧寺近入
門坐修廊風物轉淒緊寒石青棱棱枯泉白泯泯簷簷
束數叢婆羅挺雙本蒼涼殿瓦頽剝落碑字損獨有旃
檀像不隨劫火燼支頤對城闕千霜臥彌穩夜焚羣品
靜晨鐘衆峯殷喧寂兩無營翳塵此俱盡山行信冥搜
茲地聊息軫分神如可求吾將養元牝

退谷

蒼崖斷谷口步步入幽峭達人昔挂冠茲焉理清嘯我
來及春寒頽陽閃餘耀暝色來千巖孤亭領其要側對
十丈松偃威龍虎貌俯聽百折泉鈴鏜洩幽竅老樹無

早花寒岡有殘燒煙磬何泠泠露鶴時一叫愛茲蕭爽
極彌悟靜者妙與公賦天台謝客懷海嶠斯境非遐曠
幾人展吟眺作遠亦由人塵歎那能掉春懷躬耕者後
來誰同調

碧雲寺

香臺俯鴻濛羣山四環衛龍宮豁然開樓閣湧空際丹
霞排飛甍珠樹覆硬砌峭嶒神鬼工照耀金碧氣壯觀
何能爾創此自中貴不見山頭冢規模更宏麗石馬隨
道陳黃腸幽戶閉丹青儼祠宇特救與藝祭豐碑鐫鴻
文一一元宰製行人不能讀識者發歎慨中官古來有
掃除職微細念其犬馬勤帷蓋斯可瘞奈何濫恩波王

底香集卷十五

壬

章壞奴隸官號借台司封上同帶礪所以蓄神姦毒蝕

流淫溢然臍未快心掩豁堪裂背蒼涼金粟堆寢殿非
昔制茲何獨巍然石門鎖松桂誰能手斧柯千秋掃氛
翳

香山寺

羣峯聚菡萏香山內為藹鮮明夕陽裏慈憐可攬摘獨
秀自天語幽討富奇蹟石鐘吼雲雷湯泉應潮汐三春
俯杏海茫茫浪花白至尊昔來遊名僧此卓錫雲旂麗
雕甍翠輦憑玉碣可憐劫灰餘萬事感時昔秋風語塔
鈴寒月渡銅狄壯觀不可追歲序如箭激駐馬荒陂閒
感此長年客

秘魔崖

盧師乘虛舟不掉亦不刺飄飄乘天風偶與茲山值遂
巢懸崖巖俯瞰龍潭閣潭中二龍子化形森夾侍乃知
無心人可以狎異類我行訪遺蹟磴道蒼深窺飢蹠跳
長松山鬼啼破寺松洞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
衣冉冉雲下地石而五寸栢盧師手所植千霜不盈把
彌覺人代駛余亦忘機者落笠隨所至青童倘相客茅
齋此中置

蔡湘聯句一首

湘字竹濤江南上海人

詩集錄見李詩集卷五

在湖南湘縣人自見此河如萬里江湖又臨山守劉宋先
一寒風石壁見第案又題湘濤上送湘濤之太源湘濤
清溪映水玉胸中萬卷書從橫破曉能為青山白雲
書集宋人遠西山許序去年遊是山題名於壁而于去揚州
入黔竹濤遊寄朱幾竹濤寄文據此并
至京師王郎中給上題于題壁跋詩見原

觀吳季子劍四十韻為退谷先生賦

窮冬蟄室寒重局書飛雪後役車雖已休客子遠相
望蕭然主人意示我太古微點微四座光模糊
百丈血氣結聚入手詎敢棄摩挲讀道銘千
春字不濕始知延陵佩曾挂徐君瑀金碧爭毫芒
風雨助鳴咽歲久蠟脫顏中作黍米訣良治難為
良青白氣先竭丸丸初莖長行衍漸後設首廣信
三分身重鑊七鋒制類銅虎符質並蒼水冰其文
雜蟲魚其體蔓瓜瓞蛇蜺蜺螭蟠錯落星象列當

其鑄始成見者皆骨裂蔡洪鐘無聲制堅玉應手切李

一充君子服遠達雄雌別朱拭川華土良淳以江水測

神靈相麾呵鬼物盡撒撒試宜借諸離相必經歐

薛適楚羞洪虛制越寒姑良神物宜虛歸因之想

前烈紛紜春秋季推刀相纂竊何為親千乘脫負

意不屑李遠追讓王風近然子誠第設分寄為帶達

音在樂關寸心義所要存取傷中訣留贈物則微

高誼泉壤徹李陵谷亦云遷壘繫狐兔穴奇寶雖沈

埋不受土花齧依然出人關百代共傳閱蔡祕惜同

孔碑奇怪微越絕接末聞窮狹飲流見離雲雄思

崆峒倚利想犀兕截是物洵希有膜眼詎能別蔡搏

物賴張華造書辨臣諷豈為馮生彈聊效莊叟史朱

感我壯士懷慷慨中腸熱持之袂不祥可以代桃刺

鍾淵映四首

淵映字廣漢浙江嘉興人

說傳見上卷

中書未見其說也
所為詩文橫絕時人其論學法據古非今雖與時人
勝已若執禮法甚恭不知已若以和對終日不
之如豐然如子若去廣漢不及其其而之矣

會稽山登眺

名山接靈境白石何磊磊天風吹我來蒼蒼倚江海玉
簡既不存金沙復誰采履經草甘甘陟嶺雲霞霞萬尋

神禹踪其人邈千載明德無時虧
茲山長不改却望東海邊
麻姑披五采示我蝦蟇丸
揮手還相待隱約金銀臺
神仙隔塵霧凌風不能飛
相思擷蘭茝

越中看月

一片盤龍鏡飛來入鏡湖
乍生天柱嶺直照越王都
樓影鄰烏鵲啼聲聽鷓鴣
含情多越女今夜捲簾無

送朱彥尊之永嘉

揮手去東甌春江淥水流
山花開未盡二月下扁舟
落日催津鼓微風引櫂謳
謝公幽賞地羨爾石門游

送劉文歸宣州

湖上春風吹客還白雲遙指敬亭山
君歸儻駕琴高鯉

康善集卷十五

五

竟住桃花潭水閒

感舊集卷十六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吳雯

雯字天章山西蒲州人授臨潁縣知縣進士允

升之子舉博學鴻詞放歸有蓮洋集

師未知名余至其詩讀為天才一日行蒲州房山縣

泉遠雲祠外雪明素樹根風雲兩處春又門前九曲流

水千點桃花尺手無下人驚其詩之妙也

所居水雲閣即唐永興寺舊址山前名大雲閣下

園云經營慘淡意如何

分甘餘語入詩

是酒家下馬當

天津致後蓮洋手定蓮洋集鈔本臨潁劉道祖曾得之北平

黃萬圃夫子家余同甲編修宋黨

泉湖為校定於乾隆辛未春刊行

過劉伯倫墓下作

昔讀光祿詩今過參軍墓若非荷鋤埋胡為倚官路晚

煙集衰草秋風走寒兔螺藏與蛭蛭一律不可佳惟君

酒得名振古仰高步須酒首魏開誰能了真素始知曠

達人痛飲非無故

岱路中作

入山不五里景色遽以繁泉繞溪祠外雪明秦樹根涼

曉曉藤落斜日溪禽喧悠悠游子心對之轉忘言時序

既以殊寧不感鄉園馬上重歎息帶暝投孤村

送景振宗廣安幕

玉壘隨雲入峨嵋據馬看何曾妨誦讀兼可問凋殘

鷓鴣筵客芙蓉照宰官丈夫各有志不用淚關干

冠陽雨後

川原氣候變清秋草木長驟雨生溪水陂田何茫茫濃

雲濕西嶺輕泥霑條桑坐息遲同客堤前柳柳香

瓜步舟次

辭家三十日日風塵開稍次廣陵郭忽逢京口山帆

檣千樹雜網罟幾家開森森清波裏低垂惜旅顏

登河中郡樓

從來今古亦開情況復登臨感平生人代已隨晨雨散

河山不改夕陽晴野花開遍薰風殿春鳥啼荒魏豹城

日暮更聞原上笛誰能此地不露纓

王戩

戩字孟穀湖廣漢陽人有突星閣集

一身飄泊到三湘雙鯉殷勤附八行字比南金看不盡

清隨秋水去還長洞庭波拆蛟龍怒岳麓雲深虎豹藏

風景嚴冬更無侶思君不禁九迴腸

登岳麓寄思溪

得論長秋日書詩以答之

得論長秋日書詩以答之

得論長秋日書詩以答之

得論長秋日書詩以答之

得論長秋日書詩以答之

得論長秋日書詩以答之

得論長秋日書詩以答之

不惜直踏寒煙裏麝香獨游亭午時萬木環周風瑟瑟
諸峯鱗次雲垂垂將士此中且自放美人何處遙相思
九嶷九真無羽翼同氣同聲嗟別離

寄答裴又

離合知久近愁思殊不禁遠鴻傳尺素何曾萬黃金高
詠見懷作風生斑竹林中原有吾子流水待知音

楊 岱

岱字東子四川彭縣人有村山詩集

按東子夜泊龍句云夜船將泊楊家灘舟中望
蒼野路遠只有斷猿聲宿鳥最高枝上微明啼

棧道

鳥道與天齊盤雲萬壑低層巒飛瀑下空木亂猿啼山

藏書集卷十六

勢危已郡邊聲隔隴西可憐存楚路煙雨草萋萋

送孫默還黃山

歸去成高隱送君逢暮春柴車臨驛路兒女出風塵野

水斜春磴孤猿啼向人平生應有意不止為棲真

高 詠

詠字阮懷號遺山江南宣城人舉博學鴻詞官

檢討有遺山堂著嚴堂等集

此集例與宣城集同甲久不
傳以為孫子才捷晚以甲中人同入翰林因有三月復開
四院方信拾遺四人所居人以為異 詠字懷山少時嘗於
市上行見婦字銀不取錢者謂詠行不覺詠入市中見婦問其
心知其為天賦也乃感惜有母行若引軍又為官命之曰結生此勢而
猶作飛龍引兒之後以爲舉校史官數年復爲明使心憂之引疾歸里
起居如常每語人曰當以二十日辭世而詠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
果二十
八日也

歎乃歌

大鰲小舸爭下江中流雷鼓傾酒缸巴童黃頭棹兩漿
蠻女清歌恰一雙

臨江中秋同諸公慧力寺泛舟回遂集愚樓觀月

分體各賦

丁丁蓮漏秋宵短銀屏半燭明高館瑤席清尊坐不遲
芳洲畫櫂歸何緩入窓花霧香翁濛珠簾四角垂玲瓏
桂華扶疎玉除冷蒲葦扶折金塘空千家羅幕蘭燈滅
明月正過寒江東羣峰寂寂鎖蒼翠碧漢金波光瀉地
揮杯夜醉使君樓題詩晚出城南寺美人接座氣堂堂
騏驎騁裏爭騰驤雄劍刺鐘磬紫電北斗挂戶森長芒
二十五聲何太早胡牀坐嘯重傾倒朱棟華榭倚半空
鳳絲雁柱愁清曉霓裳仙子歸海宮沾衣露迴天風
桃笙醉臥不知處東山疊浪朝霞紅

楊青歎

長江遠隔楊青北泥深水澗葑如織夫不書啼山竹黃
姑惡單飛湖樹黑牽船過淺太苦愁一夫豈直萬牛力
孤鴻狼狽走且僵後壁前樓喘未息忍使英雄色沮喪
轉見波濤愁偏反北風一夜天蒼茫蓬窓雨暗燈無光
鵝鶩鳴聒屬玉喜灘頭水高五久強買客千帆疊前浦
老夫一葉凌中央足知造物有神力須臾得喪不可量
世路艱難乃過此聽歌楊青心悲傷

題西山洪崖井

蒼山兩岸聲寒翠，飛流出谷聲動地。垂藤倒浸波痕，懸崖照見莓苔字。細泉別出鳴幽林，篋背勃難追尋。吐吞亦具山川力，造次焉知天地深。下有洪井最奇絕，靈湫潭潭人不識。水客未冠挾風雨，龍伯胡眠臥深黑。君不見洪崖仙人去，不還空山日夜間。潺湲何年洞口丹砂出，更啼白髮迴衰顏。

歸舟次張湖

張湖野戍連江濤，暮山冥冥吹露雨。土鍾頗垣四五家，苦竹編棚濕茅補。長年持斧取東薪，行人擊柝防豺虎。火照船頭夜還歸，結喉老兵作蠻語。中宵月出灘聲苦。

感舊集卷十六

五

雪不止答耦長

大雪壓扉扉不啓，閉扉萬事不可理。匡牀危坐正冠纓，非歌非哭子桑子。長貧不賣長卿賦，長飢不索仁祖米。比舍梅生久不來，高會談經官舍裏。今朝把袖出新詩，如何懷抱亦如此。世上竟有似我貧，爲君粲然一啓齒。江乘晴雪看千山，拂拭巖巒照江水。

山中苦雨示客

結屋對楓林，寒生天地陰。雨餘千澗急，雲合萬山沈。逢世無高蹈，幽居減壯心。荒村人跡少，爲爾一開襟。

寒食過野寺作

江城望欲迷，煙合四山低。春到南朝寺，人歸落雨谿。雜

花紅照水宿，麥綠綠隄正。是傷心，節林鶯何處啼。

送李朗仙督歸鍾離遂入蜀

公子淮南去，相懷別路賒。柳絲牽客夢，桂樹傍人家。晴雪添江漲，輕帆破浪花。明年歸計早，三月止三巴。

白雀寺

升山秋色曉，峻嶒野寺煙。中策杖登石徑，到門通靈舫。香林過雨見疎燈，巖前一葉隨寒磬。松頂數花開，古藤借問何年來。白雀游人長憶六朝僧。

歸舟次黃池作

江上羣山擁髻螺，楚王城畔榜人歌。白蘋風裏暮愁重，紅藕香中秋夢多。漁火夜殘收別浦，水禽月出叫寒莎。

感舊集卷十六

六

頻年躑躅孤舟客，回首平生空逝波。

江村

曲曲江村抱遠洲，疎花修竹板橋秋。草衣過雨懸瓜架，水鳥無人上釣舟。何處林泉堪避俗，只應農圃得無愁。貧閒吾欲謀三徑，不分風塵易白頭。

望閭阜山

隔江張望好山林，江雲長護仙壇陰。靈禽鳴月初上石門，落花春已深。丹崖未若謝公屐，白髮徒負向平心。移家那得就張葛，福地人傳空古今。

過謝華羽墓

許劭曾傳此地游，豐碑遺墓尚荒邱。龍髯墮海三宮淚

五十酌酒自歡

莫問愁如海應知酒是春年來頭早白悔作酒悲人

飛壑

絕壑下飛流明滅林端出溪路寂無人
潺潺隨落日

砥室

疊石倚軒楹峻嶒蘚花白
前山松雪明石上無行跡

題林徵君茂之詩帳

悲山贈

斗帳慙慙白
學裁使君親
自寫詩來孤
山處士今眠
穩
朝日烘門嬾
未開

感舊集卷十六

✱

山行

滿谷寒煙日暮平松杉十里夜猿聲仙居尚在數峯外
已覺此中非世情

梅

庚十一

庚字耦長一字子長江南宣城人康熙辛酉舉

人有天逸閣集玉筍遊草吳市吟

漁洋詩話宣城諸
梅雖多才今惟魏

長在獨夜讀書不寐云田家春榮潤風物樂相照又落荷云云西
窗雜興耦長以清涼之才上下千古致懷賢於吳山雲水之閒洗
爵以發皇其抱致意然體藝合於其下而止獨有敬亭山哉國
君裴綽予長詩不多然體藝合於其下而止獨有敬亭山哉國
光密爲之辭易闡卑者原游覽萬集之公九爲山水詩者除
東氣而進乎謝眺驚人吳湖山公稱橋之引爲同屬有以也

聽鮑生彈琴

黃山臨戶牖三十六峯寒何日新安水遙連十八灘自

準

綠合成邊柳青連湖上山馬蹄踏不盡一夜滿人閒

待月橋

石梁橫谷口
花片逐殘春
風響應茶白
嵐光下葛巾
幾時鷓鴣月
已照虎谿人
此是峯頭路
潺湲好問津

湖村阻雪同大隱

歲盡河冰合輕舟路不通窮鄉如海外古屋隱蘆中水
犢晴耕雪湖禽夜喚風猶能共樽酒未敢怨飄蓬

康菴集卷十六

^

題畫寄新安曹使君

夢想新安水，千尋見底清。遙知露冕客，時有濯纓情。

梅溪見落梅

背城花隴得春遲
野雀銜殘客未知
聞說絲珠堪絕世
我來偏見墜樓時

次琴溪

急漲吞沙濶飛虹架壑虛田家桑落酒風物藥相魚真覺仙壇近何妨人世疎未能凌絕頂立馬一踟躕

半山菴訪半公遇雨

繞籬生苦竹亂葉法幢開亭午澄潭黑連山怒雨來傳
薪依紫栢易朱寫蒼苔坐待清溪月臨門見釣臺

見隔溪鄰女繫絲有作

軋軋傍津樓。線車晚未收。花時慵出戶。蠶月罷梳頭。陌上桑陰薄。門前溪水流。人家勤織作。風土近湖州。

雨過阮懷留同魯玉小飲撥悶戲成

雨絲十日尚漫漫。屋角斜陽路未乾。花白。花紅。春開戶。舍南。舍北。水平。灘野。田黃。雀披。絲。少。山。縣。鱖。魚。入。饌。難。賸有。發頭。陳。虎。骨。一。開。笑。口。百。壺。寬。

短歌遺意簡道山

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昔賢抱孤憤。今古同憂煎。男兒墮地坎。壞纏三十不鳴如。暗蟬莫言富貴與神仙。但求一飽私自憐。仲孺未免慚兒女。袁安竊恐妨高眠。侏

偶笑汝飢欲死仰屋著書誰與傳

崔華

華字不雕江南太倉人順治庚子舉人有櫻桃軒集

軒集 漁洋詩話余以庚子為詩友。崔華字不雕。江南太倉人。順治庚子舉人。有櫻桃軒集。其詩多。北。偶。錄。門。人。崔。華。太。倉。人。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多。酒。不。醉。人。目。為。崔。黃。葉。不。得。忘。以。按。崔。華。王。進。士。字。秋。次。自。稱。七。十二。泉。主。人。能。詩。有。句。云。祖。家。舊。在。才。通。疏。葉。林。開。自。詩。書。久。黃。葉。下。時。非。時。曉。清。山。送。酒。人。行。漁。洋。亦。日。之。為。王。黃。葉。

秋。水。正。生。岸。蘆。花。斜。對。門。兩。人。多。古。色。九。月。坐。楓。根。

宿靈隱寺

訪朱雲子

秋。水。正。生。岸。蘆。花。斜。對。門。兩。人。多。古。色。九。月。坐。楓。根。

宿靈隱寺

訪朱雲子

秋。水。正。生。岸。蘆。花。斜。對。門。兩。人。多。古。色。九。月。坐。楓。根。

宿靈隱寺

訪朱雲子

幢影依依夕。聲遲入門。孤鶴伴節枝。此中枕簟客初到。

夜半梧桐風起時。暫得一身隨。坐具可憐雙履。入江湄。小明燈火留君住。盡為山嵐暗倒次。

渡錢塘

帆緩如近岸。江明浮遠山。鼓櫓坐清晝。薄冷出蘋間。為愛煙路淨。不知風浪艱。離離隔雲樹。相對悅心顏。

宿山居禪院

僧語向夕久。竹關燈半紅。谿深石為雨。夜定松亦風。窮矣竟何去。杳然疎磬中。相期惟好道。倦馬繫楊叢。

從軍

幼婦張子房。夜半講三畧。慷慨念舊君。艱辛向京索。翻渡鴻溝。美人亦零落。此意告赤松。報韓不受爵。

偶然

如病兼如夜。陰陰未定風。偶然高閣見。不覺暮春中。石竹枝將碧。櫻桃花似紅。無心看躍馬。斟酌下簾櫳。

江上

蕭瑟滿江上。一雁頻際飛。水氣雜漁煙。微茫入清暉。滄懷如高秋。生業在釣磯。大魚領不受。貪餌魚不肥。斷絲棄中流。石上散髮晞。

吳歌

雞頭纂纂下吳江。紫角棱棱添數雙。月色斜飛河不見。穿針樓側正開窗。

雞頭纂纂下吳江。紫角棱棱添數雙。月色斜飛河不見。穿針樓側正開窗。

雞頭纂纂下吳江。紫角棱棱添數雙。月色斜飛河不見。穿針樓側正開窗。

雞頭纂纂下吳江。紫角棱棱添數雙。月色斜飛河不見。穿針樓側正開窗。

雞頭纂纂下吳江。紫角棱棱添數雙。月色斜飛河不見。穿針樓側正開窗。

博山無力雪晴初縱藝都梁香亦虛重錦破寒園下摘水仙橫在玉蟾蜍

同漢南文公尋山至湖曲

山曲百重陰迢迢獨往心層崖日遠近連谷氣高深杖入蘆花岸衫飄橘樹林鄉關今阻絕到此異登臨

新年作

心事仍搖落年年共此樓易青江上草難綠關中愁依舊看新歷尋常作旅遊盈虛不可問遙思黯然收

寄言夏

往年湘水別蒼梧悠悠前年別燕山遶水鳴啾啾今別子成三楊花吹酒樓我又五湖去此地無人留漸琴

底香集卷一云

二

將病鶴終日待高秋

題嚴陵釣臺

功名莫後人雲臺已嬾嬾生不能封侯何當故人憐昔年吳市門辛苦南昌尉應為婦翁留七里光炯翠水習荆南公步習大司馬此時煙濛濛羊裘臥月下影落臺千尺光連山一隅我來亦愛此不獨是狂奴

宋如意和歌

羽聲既凜冽陰飈吹大荒驅車過金臺目已無咸陽余亦從此逝無人燕市傍

過江州有感

但得絕流去此行非我身有軍揮白羽無令不朱輪坐

失邯鄲策空嗟洮水人故園花已落惆悵老風塵

宿官渡聞歌

秋至依然客微風何處歌履聲荒店早落葉異鄉多此曲竟子夜離人悲渡河與君俱失路終曉莫經過

詠曉風殘月圖

清光動樓隙瀟瀟落寒泉缺嶺正生白斷橋將出煙塞帷百舌曙內手五更天檢點鴉黃色花明上酒船

漫興

依然為客向長子五月披裘昔所難不信莫山清似水許由終日盜皮冠

來蕃一首

蘇舊集卷十六

七

蕃字成夫浙江蕭山人有北沙集

今世說東晉負風類十歲或稱冠軍

蘇精六書能作古篆隸八分第不輕為人寫好古名節每遠求漢人物或以東漢人相擬則喜果本甲第著獨貧家雖家所儲圖史外無非十餘年出行書求發我子自抱持官大官忽惜毛姓述遊歷登香爐峯西顧蒼茫所製八清詩憫哭乃歸

鄧錫詞

山頭躑躅花半紅山前棠梨亦蒙茸南溪少婦盤獨苦桑條苦折舊舊空桐花開時卷絲薄楊葉暗時促蠶叢傳聞蠶與馬同種馬生蠶死理則公丁男種穀宜飼馬剝皮割肉還無暇婦人從夫仰衣食從業卷薄空歎息黃始一首

始字靜御別號東吳廡客江南吳縣人

分甘餘話人有句云一勝馬車江月才到兩山天欲明

溪西人家秋水生孤舟常自三更行一聲啼鳥半江月
纔到兩山天欲明

泌字方鄴江南宣城人有雙羊集

命沈方鄴詩年來八公擅休文胡馬先生袂
又分司是謝家園角上相思爲畫報平雲

卽景同寅降

江路縹沙岸通倚粧幽眺思無窮數聲煙磬來秋寺

一幅蒲帆挂曉風渡艇每維楊柳下人家多在荻蘆中

翻令此際添清興賦就新詩賴汝同

戴移孝九首

感齋文集卷十六

五

移孝字無忝重之次子

計集無不時序於陽曆無年者屬匿名家雜妙詩文章小雅音經
雷之詞體通遠涼山鳳簪龍之華黃皮作粉自許老兵終驚胸偏呼
健者以成起者依移鼎另之
哀曲奏楚音彷彿懷儀之調

石城樂

樂家輩實爲竟陵時所作是爲荆楚四聲莫愁樂所自出志云盧家女
名莫愁善鼓謠常召入楚宮是也今漢江之西有莫愁村後人爲立殿
爲金鼓建廟金鼓有莫愁樂府解題有莫愁洛陽女崔洛陽更有莫
愁耶誤爲武帝河中十六生兒字阿侯是以夫姓爲盧莫愁也今莫愁
樂家咸女兒所作也女兒有莫愁者千十爲狀蒲詞人所敘復然
鬱不刊意以行能去爲歌以自肆因出其句爲
詩傳之樂府雜曲歌辭並述律事志微對焉

莫愁似女子何日爲神仙
肌體若冰雪飄飄凌淡煙

神仙不可求
今復在何處
手持白紵扇
錯認作美女

郢中妖冶女自名為莫愁采蓮石城下送歡楚山頭

不愁歡別離但愁僂易老不願作神仙但願顏色好

朝游漢江西暮入楚王宮宮女并羅列花盃不如儂

自爲盧家婦周歲得阿侯生兒不若早兒大使人愁

儂不名莫愁家近此湖水贈歡白團扇姓字從歡起

雙槳渡桃葉隨歡望夫磯催遠來秋浦夜聽猿啼

雨落不上天，瓶墜已入井。還歡金錯刀，割斷轆轤綆。

劉漢系 七首

漢系字王孫江南貴池人有江左詩集

長干行

家楊子有村似庶幾潮不暑極岸村氏誌兩海堤句永上原連五
 皆是古長干也一說志云大長干小長干在今樂安門外又實錄云
 康南五里有山岡百姓雜居名大小長干村今最遺者大通然余
 楚芒吳越地名長序干其片之轉音乎若安帝元興中陳註曰

成書

古

長于藝故實也獨難求其體補為之辭

歲王烏喙人報仇身不死二里八十步築邑長干起

長干有大市雜處丹陽太平治四縣江表屬孫郎

長干有艇子兩槳鼓涼篷白鷺洲在石赤石磯在東

長干小女兒玉腕更朱唇
鑲竹牀上眠千金無由親

正德官家來南門齋已上萬歲擁長干聖人次方大

青溪小姑娘

郭特中藝居改和爲久之特罪人入江崇
既釋祠非其人君子施而聲正之因結前歌
謂備送迎之曲

蔣妹家廣陵黃姑家秋浦皆近青溪
灑各使淵蛟舞

阿母在貞環髮髻人關世朱旂纓纓中喚做姊與弟

張
霍

按韓恭盛有遺書集送張憲廷孫官詩作雲一
吹激實交臂不可誤又云神物必騰躍萬里
元范士飛翻三年永和成百里

舞陽變色後無人信童子何況來俊臣羅織疑人使童

子沒宮中宮中誰坐起前後左右間無不承后旨諸王縱有心何敢與接耳天心欲祚唐大誅千其裏昂昂十歲兒從天降丹陛

佳璣字衡者福建莆田人有東山詩集原村集送林衡者還

士隱居吳越稱者能世其家照云 照建寧 侯選林桂樹選莆田生

區落無等松風驟擊于壁能駭一朝慷慨辭鄉里天兵鼓浪浮海人平
 生花道好寄眠法藤臥作窮途哭杜杜詩歌沒異神時時談笑氣流俗
 林生林生骨相奇昂藏不異井州兒看君空費自當有不合世氣謂天
 涯漂于分乎天而遠邇林門拾遺者還連客林休行路跡萬家應念理

關塞憑天險安危托武臣
千山湘竹雨三月杜鵑春

思勤字元儀江南吳縣人

客路千峯碧天涯一樹紅數年人不見何處問山翁

楫寧遠猶江南吳縣人

江南通志新編經史攷志目錄

送友人

落葉何翩翩飄零墮南陌故人在何處一往逾楚澤月落江水寒秋風葦花白相思不可見日暮尋行跡

潘高四十一首

高字孟升江南金壇人有南村集

其陳與古法可與莊子論之蓋謂相與俱有也余曰云云自是而後而
工詩久別無言者以此一物未盡而有寒食一語寒物收斂之理厚云云

六月

六月水部佳門前舟楫多涼風生戶牖明月好經過夜色低羣樹秋來有伐柯東鄰殊未寤問訊意如何

懷元常和雪昆季

藏書集卷一

不

倏與故人別湖邊逢早秋涼風吹片雨飛落城西樓平
岡被溽露嘉禾旣盈疇卽此多所愜興懷及獻酬迴颺
迅輕翼白日馳驚流芳尊今復隔獨坐懷離憂

漫興

仲春植新豳藹藹川原斜
齋居適無事閒數空林鴉
回首更東望漁村水一涯
明日且歸去春城方落花

春日雜興

高枕柴門內經時意甚長祇緣多蟻熱不是懶衣裳一
夜雨來急三春花正香幾時乘興出分日醉漁莊

泥飲

溪上春未半，眼邊花欲無。空齋愁悶甚，東風暗吹花。方

將與朋好搖棹越春湖又值西邨社泥飲田家廬

遺興

戴勝飛來恰棟花黃鸝滿寺亦枇杷隔溪煙滿寺渠蘭
別處香傳正焙茶

陽羨山莊作寄象明

今晨值春暮晚樹葉落引歸思昨夢華陽東
繚滿池月琴瑟清夜松水南隔邨火煙際疎林鐘月落
瓦屋山湖上光濛濛起來坐清旦百舌啼春風題詩寄
我友樽酒何時同

寄浩山巖老人

仲春好風日幽尋意獨展札札下輕帆超超上蔥蘢雲

感舊集卷一

二

歸燕欲失水漲洲初斂翼昔懷禪侶茲遊興不淺既至
語相休休別情猶緬徘徊宿孤村婉婉愁空館心知月
滿湖夢斷煙波遠還當石上期把袂清陰晚

湖上贈次翁

斜日下北埭鵝鴨歸柴門借問驛何為依依弟與昆却
怪故年時才力實騰騰如何久別後漸然無復存寥落
更何有往事那足論飲我湖上山千帆過清樽卻憶青
草湖鵝鳴啼初收榜船黃陵下花發廟前村拓落少年
事至今傷羈魂忽忽行遊倦息意在邱園高年燕伏牕
比舍呼雞豚時醉黃公城亦倒田家盆時輩不相識徒
爾平生言

從山閣過雲菴精舍

乖關安可弭經時徒此心況聞久臥病徘徊遂至今階
徑無客到始為苦竹侵清陰花正落庭戶何處深飯
鐘已寂稍憩景將晚啼鳥一聲來微雨在空林前山應
不遠果此數招尋試聽煙蘿外時來燕來音

漫興

郭南數里又新煙曳杖春風問酒船江上清明疎雨後
棟花池館一旗偏孤帆帆漠漠雲天外數騎滿水驛邊
可識山翁惆悵意夕陽影裏聽啼鶯

荆氏園林呈幼白

柳塘水態正逶迤隔水人家總不知竹裏初逢因話久

感舊集卷一

二

花邊微笑自行遲即看道侶偏年少忍對風塵數鬢絲
又是孤舟前浦別單衾空館寄相思

邑西官舍傍有文杏一株幾覆一畝下有老人年

踰七十言是手所植今四十餘年矣賦詩贈之

日日春風步屐新敲門投杖坐芳辰黃衫數過看花客
白髮爭憐種樹人只寫詩題應第一若論酒盞直千巡
朝來遠憶無毫髮不枉今年九十春

寄梵川諸友

柳暗溪南路柴門第幾灣人隨春水遠鳥帶夕陽還綠
過孤村雨青浮隔縣山徘徊芳草意不盡暮雲間

感舊

驛店微茫路遠煙曉行夢醒古城邊龍門水似江南綠
八節灘頭思渺然

渭水輕風裏柳條客情無賴酒全消而今爲取當時意
可合騎驢過灞橋

少年津吏鬢成絲亭下相呵了不知空憶門前明月夜
華山西畔鶴鳴時

南山曲曲一溪斜曾有當時朱亥家西出華陰消息斷
竟無來往到天涯

宿方山草堂

水落沙依岸煙深帆在門一年黃葉雨九月江南村雲
外雁方度溪邊火欲昏疎鐘何處起樓絕不堪論

蘇軾集卷一六

元

正月十三日作

朝來風日佳出門一矯首偶然會所適杖屨過鄰叟自
從入春來新句亦時有如何杯酒間早已在人口三日
時柳花落樽酒幾人醉夕陽好事猶能否何當具
扁舟江湖入吾手

送爾人之湖南兼懷友于

二月送君發江南春水生停棹宿京口爲我辭江城
茲行過洞庭花落聞山鷓舟輕郭若雲月照清湘夜
去年與令弟道別黃花時人生能幾何又與君相離
令弟實年少於我平生厚煩君一問訊江路平安否
帆檣自此去江上桃花枝到日有清興寄我清湘詩

雨後寄象明

開歲經過未徒然臥竹根此時愁水漲幾處覺潮渾芳
草初晴路桃花帶雨村何時乘興到一爲掃蓬門

雨窓同古人象明作

細雨絲絲濕淺沙嫩寒池閣客分茶雙扉不上鷓鴣午
落盡城南山杏花

同象明舟過橫山下

舟過橫山下山前稻滿畦一年閒雁處九里斷橋西
古意

屈曲一枝筇嘔啞數聲鶯此計良已待世事何足數我
思鷗夷皮既與蝦菜侶復作陶朱公徒然自辛苦

蘇軾集卷一六

三

跨馬塞北地百戰封一侯釣魚江南天一竿占十洲此
事孰不知大白爲我浮醉起唱銅斗此樂君知不

送王辰南之焦山

元日甫已過人日猶未來喜君跨孤寒接我林中杯月
細光欲無梅寒花始開正月倏然逝二月翩然至怪君
命短棹又向江城醉鐘殘霜氣迴月上潮生未憶我庚
寅歲風雨宿焦山舊有數題字剝落莓苔閒君行渡春
水遙岸誰相待片雨成樓低斜日蘆洲在陽春暮春月
家家桃李蹊江邊草正長城頭鶯亂啼一紙僅相過先
泊蒜山西

秋夜溪行

鵲聲啞煙糝糊榜人暗語舟如鳬舟行索索及菰蒲
蒲葉起倒如撐扶須臾月出光平鋪照見隔船雙黃鸝
勿言水寒不上岸潑刺驚跳雪色魚噉頭誰家酒剩沽
柴門燈火時疎疎此時欲寫歸莊閨怪底世上詩人無

戲題長句與辰南

前日欲來今欲還我家耕種句溪灣問君若欲留我住
索詩題徧青琅玕細雨吹濕江上路陰雲遮斷城南山
遮莫家山寄書未書來未許愁中有劇喜空巖風颺獵
初晴一夜生新寒霜覆屋簷花映戶丹楓雜拉鳴林端
山下人家稻盈擔村邊婦女菜滿簍笑我只問竹林路
路轉簇簇雲樹攢昨夜醉眠茅屋下清夢往往攀煙壑
我今放筆為長句半揔衫袖頭脫冠筆墨所到聲索索
有如隔屋聞春鶯請君藏此數百字作詩人已毛髮斑
詩成夜半月沈樹門外潮落風潄潄

竹枝詞

一種沙禽一種啼鸕鵒格格洞庭西行人早到黃陵泊
莎草連天日又低

雪後喜爾人自楚中歸却寄

殘臘聞君到石城野夫歡喜動柴荆莫嫌此度江南雪
要映紅氍毹馬上行
雨載空孤社酒渾三年不打野夫門懸知青草湖邊宿
也夢江南獨樹村

寒食日象明以東坡尺牘索詩答之

坡老風流五百年重陽寒食只依然梨花楊柳情何限
蟠屈南村詩句邊

憶得

寒鴉穀穀雨疎疎燕麥風輕上紫魚憶得往時寒食節
全家上冢泊船初

春歸

江水悠悠送畫橈東風何處不魂消春歸萬里無消息
又過垂陽舊板橋

偶過

偶過前山下溪橋落漲痕殘紅樓戍柵新綠暗蠻村麥
穗夫春老林陰未夕昏飢腸鳴已慣尊酒不堪論

白鷺

白鷺銜魚蓮浦下飛出花叢花亂謝一隻溪頭梳雪衣
一隻徐行窺釣磯半空墮下數十隻卻散林塘高下飛
人生安得如鷺閒晝日悠悠遠碧灣明朝我亦扁舟去
綠樹清波杳霭間

何之杰

之杰字伯興一字穀菴浙江蕭山人
西河詩話云伯興字穀菴蕭山人也伯興詩名其詩曰
生平四奏香塵山歌其詩曰 聖賢所及足慰數生不格古之力

江陵女歌

江陵女兒子慣食江陵魚祝郎好綢絲不進石牛渠

上萬江水沈下萬江水浮送郎上江水相揀江津頭

長干曲

載儂小艚船載歡大航船願得合篙櫓共出買渡錢

黃澈之一首

激之字靜宜福建福州人

小桃源山居詩

枘鑿方知入世非幽弄勝踐豈全違琴清夜月留僧宿
酒熟春山待客歸自製竹皮籠短髮新栽荷葉理初衣
平生羞乞胡奴米揀實寒泉可療飢

黃虞稷一首

虞稷字俞邵福建晉江縣學生寓居金陵

虞稷字俞邵福建晉江縣學生寓居金陵

三

虞稷字俞邵福建晉江縣學生寓居金陵

贈王石谷

松老鍾山廢苑空六朝遺跡散飛鴻冬晴幾日間驛背
寫出荒寒落木中

趙瀚一首

瀚字海客山東掖縣人有疏庵草

營南園課儂樹枯梅作

山溪當蓬門連村安其養知耕不知鑿粟食時一生涯

來儂茅廬枕流謝羈鞅猶餘時菜嗜遂作灌漑想呼僮
掘泥沙既日泉涌決樹杪花林林端見爾釣萊塢土
中肥瓜蔓牆隅上藥果開離花羅列日應廣顧惟懶慢
資藝植多由莽何所事機心欲質漢陰丈

贊白楚游歸寄問

幽士不居山庵有邱壑致狂生未出門九州多遠思落
拓當窮途事事非人意子行豈壯游子藏若有避滔滔
江與漢千古英雄積孤舟縱沿河浩然應涕淚何處可
呼黍何人還避地王粲最庸流投陳苟自利欄衝駭獨
子頭顱擲兒戲負性不下人權要傍何為賦筆空淋漓
竟慚靈鳥智山川鬱相望雲波互蒼翠岳瀆不可遷子
中必有異子實水鏡流為我一相示

成山雜詩

日落川原靜憑高見海門寒春搖暮靄樵唱入煙村月
麗軒轅迴波衝島嶼翻徘徊瞻太白芒角爾何煩
陽谷極東至扶桑曙色先雲連三島近天入九夷偏小
市魚鰕裏荒城麋鹿前七真遺跡滿何處秘元詮

西村

貧居無半畝茅屋假西村童稚雨中往屢屢開到門秋
山凝暮色新月照溪痕時與歸樵遇徇徇笑不言

楊通庵一首

通庵字聖喻山東濟寧人翰林院侍講士聰子

菊

疎林斜日對幽姿未便蕭然淡客思似以江湖開異想
偶於咫尺遂探奇天分孤韻宜寒片人是清流重晚枝
儻有仙緣階傲骨詎容矜蒺向期頤

經年習靜小庭中抱甕股勁養數輩寒暑不鄰君子色
炎涼敬謝古人風秋冬之際懷難定根葉生香孰與同
幽韻自然歸獨秀疎籬貪處是天功

楊通俊二首

通俊字聖企

菊花詩

冒雨仍憐墊角巾疎英照眼豈全貧我生世晚猶依酒
道嫌文奇未媚人小立西風愁黯淡卜鄰北渚尚逡巡
終年搖落爲秋盡笛裏山陽恐似真

憶白門

雨花煙草際孤清人澹宵涼記舊京三楚江濤環建業
六朝風物弔臺城金盞夜月蘭宮別石馬晨霜棘路橫
再賦吳都詢杜瀾鍾山秋晚咽泉鳴

楊通久一首

通久字聖宜

謝公薨時年九十通
久時耄致逾年矣

菊花詩

不爲霜競後彫。偶成色相。卽能遙延年。似進胡麻飯。
益智同收靈藥苗。甘谷分來堪味淡。故園歸去已魂消。
若敬秋與林和靖。鶴子梅妻未寂寥。

楊通叔

通倣字聖美

憶白門

楓和江南各著雷依然秋色亂斜陽白門柳落餘殘壘
朱雀潮生失舊航牛女星遙兼楚越川原勢盡感陳梁
板橋路接新林浦只有澄江遠建康

我輩得真本二

二六

任虞臣

虞臣字金山 集賢補小傳

落日

落日當秋霽清光欲半天寒村歸宿鳥暝樹亂炊煙三
五明星野南東白露田出門望樵牧人語隔溪邊

錢肅潤一節

肅潤字礎日別號十峯主人江南無錫人

漁洋文
畧卷之六

官誨書錢曉老雅意運制作詩步處合肥二相公之後意極可嘉
辛丑以前少作所存過多而頗頹弱 定遠云晚日明諸生甲申後者
去縣令以事失其足脂不折曉日笑曰憂一足廣
何傷遂為跛生自號立林道老年六十三卒

贈沈眉生隱君

人鹿田火謝拜聽風雨處也

歷卻金星又婺星南山何白北山青鹿田風雨依然在

御橋花發漸啼鶯
冷火新煙眼暗驚
樂事總拋非曩日

手鈔七律一卷 稿歸恭州

幾折沿隄路相攜坐此中天連千頃碧花添一池紅欲
去日將沒看來意不窮江南有愁客對此憶吳宮

愛爾獨微小相看更可憐雙飛影影附縮睡羽毛圓帶
慧聲能碎含嬌語未全金籠深夜裏移就一燈前

架屋層臺夜色收
幽人乘興到林邱
諸公衮衮當筵合
野水泯泯拂檻流
獨憶春煙濃似海
最憐新月上如鉤

休文今夕偏多病減去腰圍臥閣愁

贈吳門蔡孟昭

我言集卷二 六

21

六月寒江射素秋驚聞烽火刺歸舟可憐婦病誰相問
遮莫孤城迥自愁羈客飄零惟有淚故人迢遞猶懷憂
蒼茫何日同攜手醉指銀河挂九州

王士禛

士純字孤絳山東新城人

漁洋詩話從兄孤峰贈先諱叔祖完初公象覆之珠白哲美臣

妾者法李北海弱冠胸中
午之類有新月詩云

月

乍見一簾水回頭月抱肩黃如浮醪酒瘦比壓琴絃

張實居

實居字賓公號蕭亭山東鄒平人少保忠定公

延登之孫有蕭亭詩選

邱壑之勝今無矣常有詩云桃花

本坡初生葉底亦會送好粵人在西園山草裏斜風細雨度清暉子
刻其詩四卷 海洋文選卷中并黃字生席華應鳴鐘列與其所同
有一旦覆之如版紙而廿就應納以終光豈時命之使然其詩有所託
而過焉者與黃字古今詩張子百樂府古選尤有神解子為擇其嚴者
三百餘篇別為正集行世後
世讀其詩庶以知其人云

秋思

嫋嫋秋風鳴泠泠秋光滴愁思夜不眠坐看星歷歷河
鼓垂九曲纖士送東壁同在水一涯如何歎殊途而我
懷遠人千里逝安適殘梧響暮砧高樓吹橫笛哀哀聽
蟬聲皆以助憂戚

漫興

目送飛鴻拂五綵浮雲富貴亦徒然山留桂樹堪招隱
路阻桃源漫學仙午睡夢回湘竹簟曉寒題上衍波牋

階前白丁香

十載題詩苦未工。幾番辜負玉玲瓏。人含舊恨青山外。
花結新愁細雨中。姑射神人原似雪。中朝名士解談空。
杜鵑聲裏春將老。濁酒蒼苔興不窮。

明湖別業

田田一望碧連天
臨水人家屋似船
翡翠巢來花砌下
慈姑生出臥牀前

微雨初晴劇可憐
登樓四望碧垂天
誰將一幅西川錦
鋪向明湖晚照前

余
綬
一
百

錢宇去文江南宣城人

索梅淵公畫

秋風落木山徑幽孤猿獨鶴聲啾啾曉望晴山空桂笏
天教秋士故多愁莫論平陸波濤間要看空堂楓樹稠
十日五日君自可寸綠尺素吾何求

梅清四首

清字淵公別字瞿山江南宣城舉人有天延閣

集

詩集十二卷詩子詩序云爲宣城人郡志載其先世明伯文
珠亭蘭松西海門後身信學有文才第其詩法自能詩松谷
凡十二篇篇中詩多變幻之妙又嘗書梅清詩集序云
過王孟端海內名士之文大率皆清詩集所載其詩多奇
世史數十有幾宋書當不誤矣其詩集序云其詩多奇
家子生其間問安爲秀則力其當當年之月其詩多奇
爾後詩多清滿座已而遺散家諸子書其詩集序云其詩多奇

尊有集卷一六

三

琴溪

高士遺臺東嶺俯臨百尺之飛虹雲卷舒絕壁下
花開花落空潭中丹砂鍊去山俱寂亦鯉騎歸路不通
歎息往來車馬客幾人招手問琴公

題畫答堵廉生前輩

君鄉谷水清無敵酌水時時更憶君寄問松風雙塔靜
可能忘却敬亭雲

午夜歌

瞿礪山上鶴長飛瞿礪山中人未歸蒼松依石坐吹笛

白雲好我需裳衣白雲自流口將暮花枝冥冥隔溪路

騰身直上東山頭騎鶴東風欲飛去仙人久別今當還

清宵忽渡海中山到來拍肩更相笑萬歲一朝如等閒

刁斗擊精悍歌舞揚芬芳空巖無事此良夜人閒歡怨

爭茫茫人閒歡怨爭茫茫午夜夜時誰短長

越中漫興

秋風一騎越山清客路東來移我情梅市逢人仙是吏

烏程作縣酒爲名

梅磊二首

磊字杓司清從姪有鄉山齋詩集

今日則知公杓司清從姪有鄉山齋詩集

尊有集卷一六

三

梅杓司清從姪有鄉山齋詩集

秋日談長益方爾止見訪

秋稻初穫荷花晚更香螢飛將草亂牛飯就松涼斯
世多充隱吾徒半醒狂愛從田父飲雜亂亦何妨

程封一首

封字伯建湖廣江夏人

明君魏來蕭鐵三秋雁

暮相思

行行燕子磯風潮夜將發天寒四野迷獨坐舟中月絨

情不得寄殘鐘聽來歇

王仲儒 四首

仲儒字景州別號夢華山人江南興化人有夢

華山房集

揚州府志云仲儒少時夢華山人江南興化人有夢華山房集

春雪國山山房留題

塔院聞鐘酒病蘇東風吹雪灑春湖
意分小雨侵書幌雲影千帆入畫圖
塞雁微茫還見路江梅窈窕正當爐
憐君城北衝泥去濕遍袈裟還與孤

寄紫菴先生

虞書集卷一

三

潭西嘉遁羨孤忠者舊當今孰與同
湖海詩名唐一老風塵物望漢三公
荒村巢燕春光外晚歲啼鵲淚眼中
誰識臨邊吳相國天涯踪跡似飄蓬

再遊拱極臺

雨止諸峯見林清眾鳥聞樓臺秋水映荷葉
夕陽蕉雜坐分紅葉高歌出白雲迴看昨題處
苔色已紛紛

登八寶大觀樓

躡磴非山路推窗即大荒星辰凝上界幢節冷虛堂
海日行原隰江雲薄棟梁古來崇報祀齊魯正蒼蒼

李國宋 一首

國宋字湯孫號大村江南興化人明少師春芳

五世孫沛之姪康熙甲子舉人有螺隱居集揚

唐志本傳國宋始能節以詩文著名江淮間王阮亭為司李

寶嚴寺人日雨雪

重陰漠漠靜禪居雪壓孤松暮影疎
燈火書寒深殿閉龍蛇春遠寺門虛
閒身日向江湖老人事空悲水旱餘
南畝只今憂更切來朝風景欲何如

虞書集卷十六全

虞書集卷一

三

刻感舊集後序

余聞漁洋先生有感舊集一書久矣先生所著詩古文
集及說部諸書先後皆已行世獨是書久而未出然嘗
縱觀先生諸書所載自諸老前輩名公鉅卿外類多隱
逸窮約憔悴專壹之士而於其間或舉其生平軼事以
及談諧歌詠名章雋句每一循諷輒有秋水蒹葭蕭寥
遺世之想則益思亟見其書乃求之五十餘年而卒不
可得德州雅雨盧公與先君子辛卯同舉於鄉余昔假
館安德每相過從商畧風雅公亦以未見是書為憾今
歲夏五於歷下接公手札謂今已得是書將係以小傳
付梓邀余佐成其事而余亦竊幸及見是書之得行於

感舊集後序

世也乃尅期就道及抵長蘆官舍則已微書品累然
具備矣於是徧檢漁洋諸書其有未備則參之他家撰
著搜羅諮訪輯為小傳而發凡起例增減審定則公自
總其成時當盛暑案牘委積應酬繆綢公五官並用猶
且日不暇給稍有閒隙即復披閱膏以蠅墨揮汗援毫
動逾夜分如是者兩月有餘乃得就緒公之勤於所事
雖其天性然哉而於是書亦已究心不遺餘力矣吾觀
一代之興類不乏殫心騷雅之士當其濡墨含毫擢指
肝腎亦各思名當時而垂後世而揚於無人不須時而
泯沒無聞者蓋性往而有是集所列諸公徒以得遇漁
洋別裁撰錄擷其菁華復得公為小傳表而出之則是

書之傳不獨可以衣被海內而其流風餘韻雖奕世百
年之後猶可遇諸長言詠歎之間而流運不置斯其遭
遇亦似有天焉於其間者非偶然也余今且老矣尚及
從事編纂親厥成書一釋向者聞而未見之憾且附名
編末以聞於世是又余之所深幸也夫乾隆十七年中
秋前十日淄川八十一歲老人張元書於長蘆官舍之
廣居堂

感舊集後序

二

小傳補遺

張宗英字彥伯號九峻山東掖縣人官都察院照磨

有悅安軒詩

王西樵傳宗英詩音韻清亮不虛飾時樣鮮者今如鳥衣子弟翩翩自化頗長康不作洛生詠見此

應為數覺說今云凡覺詩不浮勿怪而風流開聲如某等學報別有會心乃中堂之秀也

張可度字開校更名二巖江南江寧人

以此偶談可度受人家金陵好俠俠

一食清酒而然終日可什字矣寺堂詩與安寧元侯孫某姓有繼楊冠以才邑稱威晚田宋諸歌得之以千金可矣寺求前竟文寺絕弗與通范文貞公禮為上客公殉國文寺遂植雨花臺為文報之

譚宗宇公子浙江餘姚人

卓子任蜀廣道民詩公子曾客揚州侯李與家俱侍客至從堂西壁

待其人去方入坐甚苦人不如其意雖辱亦即其性然也

計南陽字子山江南華亭布衣有負鈴草江楓集

集鄭程村云子山江楓一稿此負鈴草則句別可見其趣心微謂虞故筆題唐自珍神會者吾知其不無酸醜也

黃澂之字靜甫福建福州人

建氏詩遠之原名師先字卿先一李誠民為史公司法廉府上士才

王系墨節長謝舉羽而詩筆妍麗不類其人

任虞臣字子靖號禽山山東掖縣人有白石山房草

海音集初稿云禽山詩以蘇制首篇為主其言近體詩皆清潤尤是所長既云禽山五言秀靜雅遠歌錄石版篇志虞遂可左把文房右攝

若

大呼集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古宜梁艮夫先生彙編

大呼集

本衙藏板

大呼集序

言者所以明道也古之君子懼道之不明不得已而有言言之所傳道之所載也六經四子尚已三代而下大儒輩出莫不溯源承流考鏡得失深切著明以垂訓於後而後之學者好爲新奇逞臆說以自名其家而於古先儒之言置焉

不講是以言日益多道日益晦正學混淆異說蠡起大之倫常名教違其理微之日用飲食失其恒希聖希賢之路於是乎岐愚夫愚婦之知能於是乎惑而道烏乎明哉能明道者不必研精覃思自創其言以矜闢距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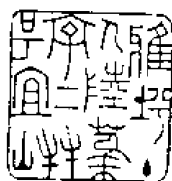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然則彙集群書博綜約采以先儒之言垂訓天下豈不事逸功倍勝於自創其言者乎三韓梁艮夫先生與余同官內院者七年道合而心孚判袂以來閉戶潛修毅然以明道爲已任所纂大呼集自漢唐宋元明至於

本朝名儒鉅公有志明道以維世教而正人心其格言碩論確乎不易者先生爲之博而綜焉約而采焉或節取而不嫌於畧或全擷而不病於煩或一人而前後數見則說以兼收而備或一事而彼此互析則義以各出而精要其大旨總歸於明道而已道明而世教

以維人心以正日用飲食
之恒不失則倫常名教之
理不違使愚夫愚婦不惑
於岐途邪說則與知與能
之衆無不可以希賢而希
聖然則良夫垂訓之功其
於世教人心豈小補哉吾
願天下之人家置大呼集
一部朝夕警惕庶幾聾者
皆聰於耳而不慮淫哇之

相聒也

康熙甲戌孟秋下浣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年家
眷同學弟陸業頓首拜
撰



序

蓋聞習俗之沿流也中於世道人心而不可衰止聖賢之徒出而剖是非別邪正提撕而警覺焉然歷世日久往往目爲迂談甚至取其辭而不知其意卽或解其意之所在而不能用力以體之直無濟耳更有騎牆者流口誦聖賢之經不免依違遷就溺於末俗之所爲而寡聞淺識之士爲其所惑靡不附影而隨聲譬之終日睡夢恍惚不醒暗

室一燈何時復朗余曰是無人焉大呼之故至此梁良夫先生見及此矣先生系出華閥弱冠登朝其歷仕功績歷歷在人耳目間邇來優游林下講道論學確有所得於是上自漢唐下至近代輯其切實要語勒成一編公諸同好可謂能讀書者矣夫天下讀書人蓋不少也然兀坐一室不過咕嗶呶呿剽竊聲譽以爲有得而已其於道學何如哉古之讀書者實踐躬行見諸

時有其用垂諸後有其言寧徒
以文采取悅當世爲也余閱先
生大呼集及其凡例綜旨誠可
謂能讀書者矣抑聞之道學貴
辨真假真則攄精髓而會其原
假則竊規模而昧其意今覽集
中所載破流俗之見開開人心
之覺悟微言奧旨厥有真傳炳
如日星流如江海非蓄積數十
年者未易辦此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於性理諸書勅
令繙譯咸使曉解先生大呼集

乃應運而出殆與

興朝文教有相發明苟披閱者不
徒以爲紙上空言而身體力行
之扶世道正人心其在斯歟其
在斯歟

肯

大正集

沈氏

四

康熙壬申孟春秀水沈廷文拜
撰



序

先生嘗爲靜中吟以闡道矣又懼夫邪之足以亂正也而有雜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猶慮其言之無徵也爰復爲大呼集是集也先生借諸君子之言以伸一己之見固不專於闢邪而闢邪其大旨也天下學術有正有邪邪之勿闢正於何存故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楊墨者蓋其邪者也顧楊墨邪矣而天下古今之人入於邪者又豈止楊墨而已哉儒者誠有志孔子之道則爲楊墨之

邪者闢之卽不爲楊墨之邪而其邪或類乎楊墨甚且過於楊墨者亦必盡舉而闢之此諸君子所以不能已於有言而先生之樂爲稱述之也襄受而讀之蓋自老佛陰陽家以及村豎里媼之談一切迂怪不經之語悉與剖決淨掃塵翳洵醒迷之霹靂清夢之晨鐘也而命以大呼蓋取諸爭號之義云爾先生之心良迫矣然而先生之爲此甚不易矣始時聚百士人之著作千百卷之簡編耳受心裁反覆參訂精之又精約之又約而後

從數十人中輯成八卷刻竣後復屢
加刪補故先後印本多所不同此其
研精覃思以啟牖人心爲何如而向
非見道分明如立堂下以辨堂上人
之曲直又豈能如是之審確哉抑襄
更有說焉自明及今之論姚江者率
云陽儒陰釋竊謂此可以指象山未
可以加姚江也象山學於僧宗杲之
徒得光受修鍊精神之秘術而駕言
先立乎其大以附於儒誠似有故爲
陰陽之意至於姚江之致良知儒家
從未有此三字之文而其自爲訓註

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
佛氏開此方便卽我之致良知又曰
我之致良知卽佛氏之常惺惺姚江
之直白承認無所掩覆明矣而論者
概以陽儒陰釋與象山之改頭換面
同類而譏之不亦近於誣乎請以臆
見補諸君子所未及且質我先生而
求裁定焉先生刻是集襄向已爲之
序矣而未能悉達其意故易此數言
附諸簡末云

臺山後學閻襄孫七氏拜題



凡例

一余病目疾。謝客靜坐。二十餘年。匪卷帙無以娛也。而繙閱爲艱。幸子弟輩讀書。良友數人來往。家有藏書。更迭朗誦。余傾耳以聽。冥心靜索。若有所見。取其所尊。彙成一集。名曰大呼。蓋恐間時昏惑。或有怠荒。檢此一呼。庶後來復。敢曰呼人乎哉。

一名賢著述。隨所聽聞。有得於心。卽錄諸冊。不拘後先之序。不爲門類之分。蓋紀者錯雜而互陳。

則聞者鼓舞而不倦。如遊者之於目也。去是窮隨者雲起。自興味悠然矣。

一是集所採。如周程張朱。則以某子稱。其餘有諡者。以諡稱。有號者。以號稱。若諡與號無考。竟以諱稱。至姓名不傳。僅存其書。又以書稱。蓋書籍繁多。率難一律也。

一平日師傳心授。向慕而服膺者。惟有程朱而已。數十年來。潛搜苦索。博參互考。信孔孟之心。傳真無有踰于程朱者也。故集中網羅古今。而一

準之以程朱之義。不敢失所依歸焉耳。

一規言箴論。累帙連篇。古人之言。無非金玉。然余不服述也。所述者。大抵事居疑似之間。理在毫芒之際。聖狂出入之關。人鬼分途之要。則細辨而詳述之。吾人有志理學。欲析之於幾微。直窮其底奧。窺聖域而見天心。則斯集亦一葦之航也。

一集成八卷。記載幾何。以管窺天。掛一漏萬。曷敢問於海內大君子也。然牽一髮而頭爲動。舉一

隅而三可反。因類相推。卽斯稱備躬行。事繁多爲乎。

一是集所閱之書。歷有千卷萬帙。百家兼收。理學爲本。談言微中。輒近之議。可珍設論。偶乖古昔之言。奚取。蓋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夫婦之際。只要了然於心。便可爲訓於世。不然者。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固明以教我矣。

一集中所載。爲辨邪正。明是非。別真偽。析疑義。釋妖妄。破積習。而設而亦有不盡於此者。蓋余爲

此書大抵爲人心起見。爲斯道起見也。苟可開發人心。闡明斯道。金石兼求。參苓並用。類爲頂門之針。不是單方之效。

一余究心此事。歷二十餘年。或偶觸一事。懸想空幕。徹晝徹夜。至廢寢食。忽然有得。恍乎如見。而質諸古人。契如符券。則錄之。或偶讀一書。將信若疑。翻閱諸家。互相參較。善多從衆。快然於心。雖老嫗童子。可共解說。則錄之。蓋日月山川之外。別無天地之奇情。綱常倫紀之中。已畢聖賢之大用。行之有跡。方是真傳。口不可言。即無此事也。

一華詞藻語。名之府也。卽學之害也。所以自宋儒以來。義取乎達。不爲艷麗。凡欲人之措諸實行也。余爲此集。凡古文之駢麗。皆不錄。卽前賢之吟咏。亦不載。亦有望於人之措諸實行耳。諸所劉記。皆據刊本中一一摘取。若其人之生平行誼。余固未遑詳也。

二前人之言。後人奉爲模楷。如妄行更改。難免無

忌憚之議。是集所載。無論漢宋大儒。卽出自近代。亦未敢輕易字句。惟意思重複。詞氣冗長者。間行節取。蓋博採謨猷。不異釀花作蜜。去茲浮泛。如同集腋爲裘。識者當不以割裂爲嫌耳。

梁顯祖良夫氏識

大呼集卷之一

古宜梁顯祖見夫氏彙編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公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抑所守臣愚
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復進邪辟之說誠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程子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又曰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學
華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
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
憂

朱子曰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
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
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
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

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
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
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
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
域也失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
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
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
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
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

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還固賢於仲尼矣
無乃悖之甚耶

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
見共聞雖大異誠也由陰陽之正也

方正學曰道本於人心非幽遠玄遠不可知也而
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為邪說者其言異
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為異於聖人之
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為
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為

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何道耶。以聖人之智。磨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

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誦。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

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擊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之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

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薛文清公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呂新吾曰。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夫。

周子曰。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

大乎集

卷之一

五

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

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胡敬齋曰。今人屏絕思慮。以爲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真西山曰。神仙之說。自齊威王。燕昭王始。至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爲之也。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楊雄氏曰。或問人言仙。

大乎集

卷之一

六

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祖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

李樂菴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張南軒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

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爲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已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能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微俸投富貴之

太平集

卷之一

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干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

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比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有憾矣。李延平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曾。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太平集

卷之一

許魯齋曰。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爲而爲。於其不可爲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爲之事。當如何。董仲舒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呂新吾曰。發憤誠心。要做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楊龜山曰。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宋景濂曰。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然。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天。寧有不應之者乎。

天學集

卷之一

丘瓊山曰。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况五六哉。本

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尙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子周

太平集

卷之一

十

未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况上帝乎。

胡氏曰。禱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爲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

陳白沙曰。狄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

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
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
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景公亦且瘞其年不已召會議梁丘據晏子而問
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
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
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
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議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
公曰晏子如何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
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
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
於無涯特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漸盡天地亦無
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
而怨之
薛文清公曰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
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
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
公泚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

工而自工因知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爲主
方正學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
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
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其
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
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
也後世聞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
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錢飯
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於山
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於墓也墓也者親之體
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
之禮非祭也近代所爲祭者或隆於墟墓而略
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濫慨習俗之由來漸矣
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
莫怪子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
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未嘗不嘉
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歎夫古禮之泯
胡敬齋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

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清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謝廷芳曰。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

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日某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否則死。吁。何其卦爻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宅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非謂無著龜之靈也。

蘇老泉曰。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妻。

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之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

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棨。至周而發之。化爲龜。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

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亦當如蓂。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悟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証聖人也。

賈月川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援本塞源之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况後世乎。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

孟子

卷之二

五

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戕人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惡。惑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賈長沙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欲知大體。非秉禮以為教。其孰能從之。

范仲淹在杭州。子弟請乘間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不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丘瓊山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怪之興。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與非鬼之祭。以求無妄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禱而得。禍可以祈而

孟子

卷之二

五

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徇異端之所為。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偽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賜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為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經典所載。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鑿降神。追魂攝魄等術。不

許士民習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端也。

程伊川曰。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程堯夫曰。昔關雎。鄭氏注。雎。鳥也。不立。字直指人心。見性成德。然後來說。不勝其。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散人發心之初。無真非。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太抵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適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朱子答連鴻卿曰。所謂天地之性。觀我之性。真有

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

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濛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襍。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胡敬齋曰。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慾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

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陳清瀾曰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義理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替年再替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到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味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

二山集

卷之一

九

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判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

共知而舉世滔滔信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破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呂新吾曰人心喜則志氣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

二山集

卷之一

三

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功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略自有圓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邵子曰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

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
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亦奚益。
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亦奚益。生也死也。君
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
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
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
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
至於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
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雖
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義而見
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
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匡桓魋所殺是也。
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
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事苟免。益不至於
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子難。
惟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
許也。若子路之死。子則賸可以死。可以無死。傷
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孝爲是也。方
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
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
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
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
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大馬之忠而
已。比之賣主以爲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
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
繫。可不擇哉。
郝氏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
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
之請。愚不敢知。修短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如
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
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
亦未必死。藏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
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
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

之造物亦非極學之語。

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程子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

大甲集

卷之一

三

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鬼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使。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其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火。定遂使兵士昇僧迦辟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迦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

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真西山曰。夢之理。最爲精微。周禮占夢。有所謂正夢者。有所謂思夢者。念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者也。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

大甲集

卷之一

三

有其事。然趙武靈王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莊定山曰。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佛老。人豈知哉。爲我兼愛。寂滅虛無。固見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

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葬。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

程子曰。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

無如變夏爲冬。降霜雪。必無此理。

王仲任曰。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被罪戮辱。皆有所犯。起工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至於死亡。如實論之。皆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指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

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愼。列禍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智愚賢不肖。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要非聖人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以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罹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

或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朱子曰。子之於祖先。

大叩集 卷之一

集

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功德在人。人自

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羅整菴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石堂陳氏曰。自古文人如宋玉。相如。楊雄。班固。陸機。駱賓王。張說。劉禹錫。柳宗元。諸人與近世蘇氏之徒。皆輕儇淺薄。浮華妄誕。且復矜其蘊慧。傲睨人物。荒淫不道。往往爲之。夫沉身之禍。猶輕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爲人之不幸。使讀書而不知道。豈爲臣下者所宜尊尚哉。

楊升菴曰。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

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劉孔昭曰。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耦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耦者不必盡凶。而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盡見蟾子。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鵲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蟾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

丘瓊山曰。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黃冠師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亦效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只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於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有所不卹。况其既死。又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

夫所謂士大夫及士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世襲爲此而凡其親族姻戚鄉隣之家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乃敢不爲既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議已之吝財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爲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之中無有定說平時失於講究一旦臨事欲行從何措手欲資之人一時無有所謂稽古知禮者苟直情而徑行則又反不如二教之有據依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呂新吾曰太和之氣雖肅微於四時然炎微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燠煖而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

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綿衾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猶未脫綿絮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已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亦專在于暄煖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中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匿惠易

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鑄刑書。誅強宗。伍田疇。赭衣冠。及語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可不爲最乎。乃孔子之評子產也。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政。最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懷寬心。不宜在寬政。是以儒主殺臣。慈母殺

子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會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遺棄先說與在某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此意

極善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見。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節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屠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離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誼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大甲集

卷之一

書

朱子曰。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後當人首。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媼於市。自此火遂息。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事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大呼集卷之二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呂新吾曰。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

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于山水之間。爲高人以啣杯于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尙虛無。不止亾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情慢放肆之風。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個悟門。一朝得人。則前後際斷。恁地現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不知自家這裏有個道理。不必外求。

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陳北溪似學之辨。曰。或曰。今世所謂科舉之學。與聖賢之學。何如。曰。似學而非學也。同是經也。同是子史也。而爲科舉者。讀之徒涉獵皮膚。以爲綴緝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蘊。止求影像。勢歸畧畧通解。可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爲真。是真非之識。窮日夜旁搜博覽。吟哦記憶。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朱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自垂髫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

嘗有一念關心之切。蓋其徒知舉于蹊逕之爲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爲可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爲美。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爲可嗜。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闕者。悉置之度外。不稍接心目。一或叩及之。則解頤而莫喻。於脩己治人齊家治國之道。未嘗試一講明其梗概。及一旦驟高科躋要津。當任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已。若是者。

雖萬卷填胸。錦心繡口。號曰富學。何足以爲學。峩冠博帶。文雅醞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爲儒。假若胸臆。歐蘇才氣。韓柳謂之未曾讀書。亦可也。然則科舉之學。視聖賢之學。正猶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曰。科舉程度。固有害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問。未嘗有妨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

一一皆可用之實。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卽爲國家有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况其器局高宏。功力至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傳周召。王佐規模具焉。倘遇明王聖帝。雲龍風虎之會。則直探諸囊而措之。與斯人同躋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文爲名。而素行不與在學者讀書而言。則以聖師孔子爲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群弟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冊。

固有定法。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斃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者。矧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荆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人。復多以此爲習尚。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絕意於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復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爲吾之累也。然則抱天地之性。負萬物之靈。而貴爲斯人者。盍

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管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地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訓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顏之推曰。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谷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野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溢溢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

六呼集

卷之二

五

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僞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第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瞑目扼堅言有神仙祭祀

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或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程子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

六呼集

卷之二

六

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功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足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方正學曰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別之唯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

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豕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而尤以儒稱。不亦妄乎。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二者也。爲主

六呼集

卷之二

七

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身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

程子曰。神與性。原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王仲任曰。書言吳主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志。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

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蒧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猛勇。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滯縱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人若恨志也。仇讐未死。子孫道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顏。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

六呼集

卷之二

八

司馬溫公曰。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慤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日月。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

於衆人矣。得無所道夫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楊龜山曰。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道來。後人得以藉口者。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於郊。廓十世。十年。天

大呼集

卷之二

九

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纂之。載者何也。鼎鑄於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

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方正學曰。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夔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羶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

此事簡錄曰。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大呼集

卷之二

十

孟熙曰。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薛文清公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說耳。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程珦常知龔州。有佛區希範家神降。地其神將爲祠南海道出龔珦詰之。答曰。此過濤濤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懼。更致禮。珦曰。吾請更投之。則順流去。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朱子因說鬼怪事曰。人心平。儲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呂新吾曰。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言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天地既生人物。則

大甲集

卷之二

七

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特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漸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薛文清公曰。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龍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

工而自工。因知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爲主。方正學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闇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辨踊而於鐘磬錢飯。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死於山

大甲集

卷之二

七

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糞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大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迴者。果可信耶。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逆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

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者。必有餘惡之遺。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穀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凶。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

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凶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通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為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吾獨以告吾族。

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墳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丘瓊山曰。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為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癸

而為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時日。耶。此無稽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說尤為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劉靜修曰。人秉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泛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胞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佛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

腐骨。蕩爲。養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經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呂東萊曰。讀書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榷。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

大碑集

卷之二

五

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

胡敬齋曰。參同辨陰符經。未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參同辨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參同辨。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陰符經之言奇怪。

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辨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符靜坐。做一件工

大碑集

卷之二

其

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程子曰。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今有狂夫罪人。妄以其先人棺觀一彈。則便以爲深營巨怨。及親搜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曹月川先生弱冠時。志意堅定。卓然以斯道爲己任。有者僧素諳釋典。鄉人甚敬信之。時先生歸。

有鄉人陰令僧詣先生曰秀才勤學篤志但不信神佛未善先生曰事之如何僧曰佛主輪迴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若事神佛而言行違禮何云報本且佛法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漢去開闢數千餘年豈漢以前無輪迴獨漢以後有輪迴哉神如關某李某等皆漢世人豈漢以前無主禍福獨漢以後有主禍福哉僧曰輪迴不可逃惟佛救度之事佛者

天堂不事者入地獄不可不信先生曰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猶旦暮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爲輪迴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不分君子小人苟能事佛一槩升天堂苟不事佛一槩入地獄決無此理且所謂天堂地獄安在自古及今誰見乎不遇僧家設之以嚇愚民爾使人皆事佛不夫婦乾坤內不過百年無人類矣佛法將安施故曰我道如依三界說乾

坤不過百年空僧無以對久之曰禍福不可逃惟神能佑之不可不事先生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禍福之來人爲感之使人不積善見禍而詣神求免神本至公豈受枉法之賕而倒禍福之柄乎夫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福善禍淫鬼神不能移也如不分積善積惡苟事神者一槩受福不事者一槩受禍豈有此理書曰惠迪吉從逆凶鬼神何與僧無以對曰公說神佛皆不足事歷代何以立教

門崇祀典乎先生曰佛出西方本以化導西人西入事之中國可乎故韓文公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至於神之有功德於民者其祀典亦不敢僭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一邑神祠數百一村一落神祠數十家家祀天地人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與五嶽及忠臣烈士同坐一室共饗一祀悖禮傷教不可勝言魯公三望春秋

讓之。季氏旅泰山。孔子非之。况庶人乎。古者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狄梁公奏黜江南淫祠千餘。爲此故也。彼釋家妄說輪迴。惑世誣民。滅天理矣。拋妻子。離父母。滅人倫矣。雖事神佛。無以救滅理亂倫之罪。况能報本耶。舍中國先王之法。從事西方空寂之教。舍劬勞罔極之恩。周旋釋氏悖逆之像。謂之忘本。可也。豈能報本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饗祖宗於地下。納室生子。思以繼續宗祀。上則

文正集

卷之二

七

供賦稅下。則守禮法。仰以事其父母。俯以畜其妻子。此所謂出幽谷遷喬木也。報本之道。舍是何以哉。僧默然良久曰。秀才言是也。恨年老不能從學耳。咨嗟嘆息。以杖擊地者久之。韓魏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于奪繫吾一言。其可輕忽。今不免曲直顛倒。非因受賄。卽是徇情。否則率意鹵莽耳。有一於此。豈宜居民上乎。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爲之賦子如此。只是二

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朱子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恁地。不是真有爲之賦子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然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便是有主宰意。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是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子曰。聖門

文正集

卷之二

三

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志。皆當去矣。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纔問仁。便與打出方是。

朱子曰。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益常住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佛事。非理可

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其則皆真。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真西山曰。谷永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達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閏闕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胡致堂曰。古人未言之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閏闕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蛟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

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人於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薛文清公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

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耶。問諸葛亮取劉璋事如何。程子曰。諸葛已近王佐。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自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個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個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

蘇老泉曰。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二

卷之二

五

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朱子曰。學須做自家的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

要科舉用。及已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倣外而看。

王仲任曰。楚相孫叔敖爲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佑。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也。夫見兩頭蛇。輒死者。

二

卷之二

五

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何也。嬰曰。五日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日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日舉子也。五日舉子。其父不死。則

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而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佑。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

許魯齋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

大氏集

卷之二

三

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達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呂新吾曰。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薛文清公曰。好爲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劉孔昭曰。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

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夏

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鴛馬有驥之一

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有蛇

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

故穀子豐。叔與知其有後。衛青方纔。黥徒明

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斟聲利。叔

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

大氏集

卷之二

三

責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

陳清瀾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

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

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

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

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

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說知說覺也。禪

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

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

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譏譏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卽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大時集

卷之二

主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

謝廷芳曰。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若今之汎汎售其術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爲。愚嘗謂聖賢知人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戰沒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

其軀之理。雖當時亦有獲免。聖人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億中。何足信哉。

儲泳曰。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耳。蓋人者具真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故凡壇場立於會聚之地。而人心歸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縛獼猴。藏於土木偶之胸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不戒。

大時集

卷之二

主

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程子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

客使侯階語程子以釋氏之學。程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階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

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方正學曰。君子之學。貴乎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

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

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

謂將以反說約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

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於其手。搜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聞。堦除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馮少墟因顧諸生曰。堦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與端之一切俱無。是無蕪

穢。併無花樹。世俗之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於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陳北溪曰。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個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

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知此。

朱子答丘子野書曰。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

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默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

放子發曰。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遭蛇而斬之。無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喉老嫗爲之。又喉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鈞謂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詭道也。假神道以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卽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

韓文公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

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秘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

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其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蕃俗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此樂臨死者。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設。子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曹月川先生在蒲。諸生某其母諸解州壽亭侯社。請隨行。先生鳴鼓召諸生曰。妄行淫祀。誚求鬼神。非吾徒也。生曰。母心欲之。先生曰。汝平日但少諭父母以道之義。爾汝母離閨門。從淫祀。當明大義。以死諫之。既不能諫。又從而助之。可謂孝乎。孔子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曰。

時關陝江浙千里赴會。何獨愚生。先生曰。彼無知之人。不知禮而妄行者。汝業儒有年。詎可混同流俗乎。且關雲長剛明正直。無少私曲。生爲侯王死。爲明神安肯饗民間婦女褻瀆哉。聖朝祀典。古今忠臣烈士。春秋祭祀。各有名分。府得祭者。州不敢與。州得祭者。縣不敢與。況民間乎。況婦女乎。於古則違禮。於今則違法。而以阿意曲從。越禮犯分爲事。可謂讀書學禮人乎。禮曰。婦人無故不出閨門。又曰。婦人不可下堂送客。又曰。婦人既嫁。不百里奔喪。今汝母不然。出閨門矣。下堂矣。出百里矣。猶不知禮。謂之孝可乎。其人愧謝不往。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

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歐陽文忠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

文忠集

卷之十一

聖

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閥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僅逾三十。斯二人者。皆素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本。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動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逞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朱子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

文忠集

卷之十二

聖

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胡致堂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寔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寔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

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蠅。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蠅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呂新吾曰。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之口。何由何蹠。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冤者冤。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羅整菴曰。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

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或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初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

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

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長短輕重。類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楊龜山曰。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本心之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衣。覓食。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昔也。故全

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大順乙卯。命撰三清樂章。徐溥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兩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陽明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

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范竹溪曰。人倫之道。從天從地。亘古亘今。一失其倫。不成世界。觀之殊方。有君同此父子。生育同此男女。配合同此兄弟。類聚同此朋友。合散是海外絕域。未嘗無五倫也。再觀蟻蜂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鴻雁之長幼。鴛鴦之夫婦。麋鹿之朋友。是爲獸昆蟲。未嘗無五倫也。又觀南山之椿。北山之梓。連理之枝。紫荆之茂。梅稱兄。樊稱弟。

桂稱子。蘭稱孫。松竹稱友。是草木無情。亦何處不以僞名哉。人而欲其倫。反不如草木鳥獸。域矣。柰何有棄君臣。去父子。滅夫婦。絕兄弟。朋友。如沙門白足也。更有亂臣欺君。忤兒背父。夫婦淫而昆仲乖。朋友反覆如雲雨。斯天下大亂也。故五倫明。則人道立。人道立。則天下治。全在主風教者。諄諄提醒。刻刻化誨之。

問再娶皆不合禮否。程子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兄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是大夫以下。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以不許再娶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婦尊賢矣。今雖富貴。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

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挾婦勢以取貴。苟獲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朱子曰。楚詞不甚怨君。今彼諸家解得。都建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賀鑄開疏畧曰。東岳泰山之神。但謂太山之靈。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豈可建爲廟宇。塑爲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塑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尙議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誦讀。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太山爲靈。

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殿閻羅之形。剗燒春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至於此。

張子曰。范吳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

人本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謂已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帝。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

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悅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及聖人。亦不見畧言者。以爲數千。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來墨唐曰。余遊峨眉山。欲見佛光。連日陰雨。山中將住一月矣。僧曰。此光亦難遇。如將發光之時。前一夜必有大風。吹撼屋動。則次日有光矣。果一夜風發屋動。次日天開霽晴明。僧曰。此當以日影驗之。日照屋影到某處。即有光矣。果至其

大略集卷之二

時日射屋下之光石。即有霧如線。平鋪二三十里。僧家謂之銀色世界者。此也。俄而空中兩道白毫挺出霧中。即有一光如蟬。紅綠相間。圓如月五七丈。寬此蓋山之精英也。苾芻指爲佛光。世人安得不惑哉。朱子說峨眉山看佛光。以五更看。五更看者。非佛光也。僧家謂之聖燈。滿天飛。蓋腐業之類。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存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唐荆川曰。鄉賢之視。闕問卷萬戶公論。闕國家典。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樓樓。伐樹。射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春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

之。此臣子之事。其若親如事天之心。而不盡其
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

馮少墟曰。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
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
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禮之
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方正學曰。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
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
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

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
百。否則求者拂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香
逮古哉。習俗之變也久矣。

耿庭懷曰。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
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前求了畢。欲於死後再
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個輪迴深坑
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義
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類異。
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

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個類異的。
人。有一個類異的人。便是生前參悟來者。則生
古及今。只生了些癡愚鈍根而已。是誣天地。
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
生愚智時。是誰來者。况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
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
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着落
處爲家。余却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着
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

時光景。宜尋其復來死後之光景也。况以生
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
生死。蓋佛氏輪迴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
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
勿論儒道。禪已荒矣。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
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
之。無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
也。公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大不

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程子曰。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個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

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五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歐陽文忠公曰。世俗傳說。惟祠廟之名爲甚。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孫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彭浪磯。遂轉爲彭。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有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

甚勇。手搏一屠力。失銳。按膝而坐。問之。去。此。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志。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朱子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

見。然聖賢不曾至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府沒了。真西山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諡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

爲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爲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可以爲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明宣德朝。有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禮部奏宜旌表。上曰。爲孝固自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至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

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如罪。所請不允。

程子曰。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而生。亦不是。將息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

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邵堯夫謂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漁者曰。諾。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災。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

太平集

卷之二

辛

命。曰。小人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勤。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胡敬齋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

是仲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仲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

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方孝孺曰。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美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

不足

胡氏曰。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璣。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云是精氣所結。也是物也。饑不可食。來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生人。梁武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冀得護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安在哉。

大呼集卷之三

古宜梁顯祖良夫彙編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

胡五峯曰。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

歐陽修曰。星隕於地。歷。殞。頽。醜。化爲惡石。其昭然

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昧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成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倪岳曰。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

趙傷人。以復母仇。徙劔州之大曲山。世音。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封清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童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

薛文清公曰。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看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執以爲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

者。蓋謂是也。

胡五峯曰。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問釋氏理障之說。程子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呂新吾曰。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

多矣。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敗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攜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

大西集

卷之三

三

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夫人冬一裘。夏一葛。朝一餐。夕一飧。所需能幾。一歲人事之資。四年之備。所需又能幾。大率家雖甚富。積三歲之計可矣。餘則念我同類。思以相分。蓋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

張南軒曰。子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譏。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與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

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矣。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劉更生曰。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

大西集

卷之三

四

喪寶也。不若人自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程伊川曰。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薛文清公曰。程千云。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劉文成公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露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

太時集

卷之三

七

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氣。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瘡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知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然。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

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

太時集

卷之三

六

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鈞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煬焉。由是病人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高景逸曰。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

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淺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

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呂新吾曰。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麼。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

若責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邀國家寵利。此與誑騙何異。吾輩宜惕然醒矣。

方正學曰。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人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

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蒼。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後。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好入。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會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

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簣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

東呼集

卷之三

九

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張子荅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常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

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蘇文忠公曰。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大西集

卷之三

十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下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下。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於命。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真西山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推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謂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武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敦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是不得不辨。薛文清公曰。豈獨樂有雅鄭耶。書亦有之。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

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習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羅整菴曰。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富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

文正集

卷之三

三

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常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方正學曰。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

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

文正集

卷之三

三

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彼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末未粹邪。則假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惡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爲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

苟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平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

大西集

卷之三

五

程子曰。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歐陽文忠公曰。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無

大西集

卷之三

六

此意。

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胡雲峯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

桓次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理。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土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食其養。禮

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王仲任曰：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虛左射宣王。宣王伏輶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杖而撻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能害人之驗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也？如以彼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子胥輩何不為鬼？夫杜伯、莊子義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曹月川曰：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而折廷諍為不謹言，豈聖門忠孝

之教。

程子曰：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殮。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殮，皆有殺之之理。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得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莫地為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一笑而罷。

問：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入議論，奈何？馮少墟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辯，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偽君子，自古聖

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爲。煅。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羣。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賀。賢。問。先。生。因。諸。生。於。朋。友。間。不。知。責。善。之。道。命。作。朋。友。論。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教。先。生。讀。之。

八呼集

卷之三

五

曰。既。知。得。朋。友。之。論。如。此。却。都。會。這。等。說。話。全。不。依。這。言。行。便。不。是。人。了。便。如。鸚。鵡。程。程。說。人。底。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成。箇。甚。麼。人。陳。清。瀾。曰。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詆。朱。子。專。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以。証。者。愚。按。神。字。有。三。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人。精。神。之。神。有。泛。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

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朱。開。以。神。爲。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後。說。神。全。者。聖。神。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孔。僊。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僊。曰。子。盍。辭。乎。僊。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

太學集

卷之三

二

朱。子。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眞。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犯。之。者。能。致。電。損。椽。使。命。情。薪。舉。火。果。電。卽。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

劉。文。成。公。曰。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

備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偶。

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

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吻吻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故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蔡虛齋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

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范竹溪曰。世之有卓品者。咸視財爲羶途。爲穢物。有道者觀之。殊不然。財若在君子之手。用之助國養賢。周窮救命。則有財已勝無財。多財更勝少財。青蚨皆德輝。皆恩膏。皆有精神光彩。錢神卽天工也。一落小人之手。則用以宣淫逞兇。濟惡結冤。方始爲羶途。爲穢物矣。斯亦財之不幸也。夫非財之罪也。葉夢得曰。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

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比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入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皮日休曰。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倪岳曰。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舉白日上。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稜。把許多癩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全

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襍在裡。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

呂新吾曰。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登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諂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此古聖人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

忘善。以徼福。善者百毀。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饑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饑不食。重渴不飲。鵠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雖然。善難言也。不擇善者。每失之。或曰。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恥包羞。納侮受欺。善

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爲阱也。君子臨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是故有寬爲惡而嚴爲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予。善乎曰非也。此釋氏也不然是以恩爲市也。君子推恩有序。由親及疎。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爲暴而赦不爲仁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責。愚悖盡我實心。忘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觀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賈禍也。君子較其厚薄。

觀人審己。和平獎勵。以遠辱恥。是故有薄責於人。爲是而攻人之惡。爲非者此類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程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

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功伴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旣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敘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築。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陳清澗曰。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真似同異。是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

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臭。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為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重。全義理則為聖。為賢。失義理則為愚。為不肖。知覺則夫入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耶。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胡敬齋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窮冥昏默中。遂指為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為性。皆非真物。顧涇陽曰。此身有重於泰山之時。有輕於鴻毛之時。當其重而重之。固是重身。當其輕而輕之。亦是重身。

胡五峯曰。卽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然其謬

之尤甚者。道家是也。夫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失之矣。

朱子曰。陸楊二人。是十分好人。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語遮掩。欽夫伯恭。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愚謂釋氏說死心。象山說活心。只是拈弄精神。專於已發處。認其本心。象山惡人讀書。謂以意見而蔽其本心。正達磨所謂不立文字。見

性成佛之說。無吾儒存心養性已上工夫。夫慈湖於扇訟之次。問曰。敢問足下如何是良。象山離席大呼。謂適坐剖決是非。卽是此所謂於流行發見之地。而見其心也。剖決者是非。此心智之端也。是者是之。則為好仁。非者非之。卽為惡不仁。心之可見者此也。二公執此以為把柄。象山所謂易簡工夫者。在此。紹興以來。有舉老者為禪學宗。張子韶。唐立夫。呂居仁。輩多慕尚之。反為所蔽。果與張侍郎書曰。左右

入手可咬頭。摸面用儒家言語。接引後學。禪家只於自己精魂上。翫取一箇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放舍。云。瞑目扼腕而捐本心。奮爭刻齒而談端緒。此要語也。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亦亂臣賊子之三窟爾。

張南軒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呂新吾曰。嗚呼。天生蒸民。各有分定。造化之權在人。天將安用我。聞爲惡。陳殃作善獲福。奈何會我本身。求之枯骨。今起重風水者。千人而重。百人而百。此千百人。豈能康吉。彼貪賤乞墾之。豈盡衰絕。是故一穴之子。貧富頓殊。雙產之兒。有賢有愚。一樹花實。或榮或枯。此其參商。所得聞與古之葬者。或委溝壑。不封不樹。既無葬師。亦無塋域。當時豈肯貧賤。因死。如貧又有葬。傷士庶。至於西塘。依此。江漢。葬者。及其子孫。各有

衰旺。堯舜何塋。乃生朱均。瞽瞍何塋。舜禹聖人。果得佳城。而爲惡者無凶。抑葬吉地。而爲惡者不生。信則教化可廢。舉世卜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皆荒誕而不情。何日者之八字有驗。而奇中者又決之五行。梅占如見。風角有靈。相憑色貌。著遠龜從。此數者與風水之說相左。與抑不約而同。我觀古昔。又不但此。一長安也。秦亡漢王。一甲子也。武興壽死。長平四十萬。祖墓皆凶。南陽二十人。吉穴相似。郭璞絕藝。不保其

大鶴集

卷之三

七

身。呂才所言。豈無一是。彼布衣而得天子。其墳何應。乃天子世世擇地。終亦革命。嗟彼羣蒙。溺於世情。或葬父母於兩地。或遷朽櫬而隨龍。朝尋暮訪。歲改月更。遂使骨肉爲塵。尚不入土。寧長無後。不得列塋。不知無後者生而與人比。合於人何凶。又不知致此人無後者。其父其祖。地絕地興。子誠愚昧。不得其情。大抵死生殊途。體氣各分。若使果植移種。別埋枯根。其生其死。是否相因。烏生鳳。鳳生麒麟。兆此奇瑞。豈亦有

謂死而不亡者也。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箇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

高景逸曰。天地間感應二者。如環無端。生人物之萬殊。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也。凡世人所受。一飲一啄。莫不前定。皆應也。命之

不可易者也。凡世人所作一善一惡。各以類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者也。惟卽感爲應。故卽人爲天。不然。是有天命。無人事。聖賢修道之教。皆贅矣。或以爲是近於佛氏因果之說。而諱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說。卽吾儒應感之理。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其端之殊。在杪忽間耳。今懼涉於佛氏之因果。并不察於感應之實然。豈不謬哉。

丘瓊山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姦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方正學曰。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

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獲而愈陷。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子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遇於智者。悅焉。惟其

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繼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

王心齋曰。古之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嘗省察之。非問於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亦只問安否於內豎而已。

陳清湖曰。朱子答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應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求其書也。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

爲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水炭決此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因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果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

大坪集

卷之三

朱子集

之謂耶。朱子答汪尚書。即磨磚之謂也。徐存齋曰。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儒乃欲寂居默坐。自謂主靜乎。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常否。程子曰。始亂周公

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儘可以免責。而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雖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太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

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水渥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理。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豈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說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寔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

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或問於曹月川先生曰。佛老之道。清淨如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惡凡俗而惡佛老。何也。先生曰。易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佛老以不夫婦

爲清淨。則天地不如佛老之清淨矣。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清淨。則陽自陽而陰自陰。上下蕭然。常如隆冬之時矣。萬物何自而生哉。萬物不生。則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且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焉。有卵者焉。有勾者焉。有甲者焉。原其所以莫非陰陽造化之道也。是故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而不窮。此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也。假使男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

室女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佛老只是一箇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不殺。清淨不擾。夫何補哉。

薛文清公曰。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呂豫石曰。中丘城外有石刻。云忠臣馮唐。孝子郭

巨里。讀處遷傳。載唐薦魏尚。文帝止輦受言。事甚詳。餘無足道。而郭巨事。頗不經。按巨。林慮人家。貧。寓中丘。就食。子方三歲。母嘗分食與之。巨曰。子奪母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與其妻攜子往野。欲瘞之。掘三尺。見石。蓋下金一釜。中有丹書鐵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用以錫汝。官不得奪。民不得取。世廟時。有司建祠。致祭。子曰。直好名也。非孝也。世衰教微。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多矣。巨可少乎哉。雖然。子奪母

食矣。夫豈不可戒止必死之耶。且巨與妻寧能絕粒。何不哺其子耶。母之分食寧非舍飴之樂。而一旦死其子。寧與其母謀耶。假令其子竟瘞。母聞而腸寸寸斷。一旦或疾不起。巨能安耶。携子至野。使不遇金。將竟瘞耶。抑不忍瘞耶。竟瘞忍也。不能他謀。而必瘞其子。愚也不必瘞而姑掘之。偽也。或曰。古人質朴。安知非出於至誠。而鬼神格之耶。如子所論。不恕甚矣。余謂巨此事大與鄧攸棄子留姪類。其事不同。其情一也。攸

即留姪子何必殺巨。即愛母子何必瘞。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不敢毀傷。而敢毀傷其子乎。余嘗謂申生伯奇不得爲孝子。曾子耘瓜受杖。孔子猶非之。而必瘞其子以養母。爲孝子者不亦難乎。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此類是也。而丹書鐵券之說又近誣巨。蓋好名而愚者也。然則古孝子之所以養其親者亦必有道矣。知孝則知忠矣。予故曰。巨直好名者也。非孝子也。

楊龜山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談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呂新吾曰。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柳子厚曰。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磚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鉢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祿。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

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鐻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而惟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陰往陽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斯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爲紕繆。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天死。蓬華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

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朱子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呂涇野曰。予不暇看也。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不正大。且煨字煉句。夸多鬬美。無益於身心。一家詩已害事。況百家詩乎。

有人言郭璞以鳩關占吉凶。子厚言此謂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劉念臺人譜序曰。友人有示于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授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爲病於道也。子曰。道不道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爲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爲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爲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

之惑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遠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乎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云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於道術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證人

之意。著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工課。而記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總題之曰人譜。以爲諸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遂序而傳之。

程篁墩曰。予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犯罪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主子葉因其

諸王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春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卽後世之刑官。金剛卽後世之衛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於已死者。則轉相傳流。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不及者。懸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祿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

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避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程伊川曰。釋氏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則不可。愚按天命之性。完全具足。無有不善。未賦於人。只可謂命。混然一理而已。及其降是於下。人與萬物同流。各正性命。則有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則其所謂道也。天命流行之時。何嘗去分別。曰此爲人之性。彼爲物之性。及其隨所稟受。則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之性不可爲馬。馬之性不可爲牛。人之性。則靈於萬物。氣有清濁。人

有賢愚。物有動植。此又天命下一段事。謂之氣稟。則可。佛氏乃欲混爲一區。安得識性。馬少墟曰。學者必有戒謹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楊升菴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賷。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駭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訶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鉞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娼。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子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文信公曰。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于千四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

以四集

卷之三

男

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平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

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

大正集

卷之三

季

此。則命書可廢也耶。胡敬齋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

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洒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真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久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

此只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効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

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

乾道變化箇甚

大呼集卷之四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言命。

真西山曰。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

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人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

丘瓊山曰。按。零之爲祭。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憫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程子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

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故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唐荆川曰。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疎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

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綯散緇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綯散緇。是以主人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禮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月靡。富貴人家。一口至享數十家之奠。自祔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剗剗狼籍。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魂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

惟使生者糜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殺牲糜費於所有用。所必受。猶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

南豐曰。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

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世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

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楊慈湖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浚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

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此事摘錄曰。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好咒詛於成帝。婕

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妄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理明辭辨。淡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

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

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

廢無益之禱祀矣。

劉孔昭曰。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

遇命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以衣覺

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已者。以越職之故而加

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

之意。不蒙其罪。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

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

見德。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

之。魏之干木。遁世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

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

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遇

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

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嫫

嫫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也。遇不遇命也。賢不

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

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

矣。

朱子曰。老子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

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

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

變了。

太平集 卷之四

陳清淵曰。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

經。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

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

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察於影

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

業庫藏之實積。至為婁人丐夫。而猶指其記籍

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之言。直視

六經為虛器贅物。真得糟粕。註脚之炳傳矣。陳

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

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晚生何敢復云云。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在沒要緊看了。將相坐禪人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愚按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濶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

大甲集

卷之四

七

卽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目合眼。專一澄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程子曰。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

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淺不然也。呂新吾曰。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憊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漚。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

大甲集

卷之四

八

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不治。馮少墟曰。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卽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忍穀鯨。不屑嘽蹶。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算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陳幾亭曰。布施須有條理。旋人已置義莊。通邑立同善會。荒年另應捐濟。不必復論。平常年分。則當做陽明先生意。每歲田租。除公私用度外。割

除若干石。爲行義之資。視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勤讀書而貧者。遠近鄰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殮者。故舊子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耳目偶遺。隨時週濟。亦無定額。又修橋補路。實有便於人者。隨意量捐。惟不可齋遊僧。不可聽扛佛點燈。化緣惡套。不可助造殿粧佛。寫經刻經。不可助一應寺觀齋醮。不可請僧衆至家。誦經拜懺。作功德。不可延尼姑佛婆。聯翩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

極。無一毫濟人利物真功。而釀盜賊。壞風俗。毀清規。惑婦孺。損世業。種種貽害。不可勝計。布施美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吾年十七。方肆力於詩文。然幼時出家。長生之念。猶在一日。偶遇道士於門。眉宇髭髯頗異。招予而授以紅藥丸。予有喜色。道士因求雙履。予力請於先慈。與之。因令人施從。見其入肆。易酒肉大餐。乞丐之尤盜賊之媒也。明後日。道士坐於門者。相接明言我聞某郎君好道。特來度之。余聞慙愧無地。後遂

絕意僧道焉。頃晤先達某公。旣出門。有短髮和尚持其衣大呼。闢人叱之不去。推之不肯下。予笑問故。某公第應曰。施捨之端。信不可開。蓋昨日偶遇一僧。有所昇。而此僧遂聞風而至。觀其意狀殊非良人。又二十年前。姑蘇曾有假尼。遍歷諸大家。事敗斃於獄。寤其醜穢。殆有不忍言者。引悔入門。自作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男干正其身。婦人率其教。是爲清吉之門。

謝惜見程子。程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休。程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程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也。曰。情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程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曰。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朱子答汪尚書書略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爲

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胷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推而置諸冥漠不可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

朱子集

卷之四

二

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張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母畧。寧下母高。寧淺母深。寧拙母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太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

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

朱子集

卷之四

三

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僧。及巨商大賈之爲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王文成公曰。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

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程子曰。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朱子集

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曹月川曰。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孝大于養。

極甘脆和色柔聲。諫父母于善者。其孝大于拜。

醫求藥書錄。虞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

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

焉。

陸象山曰。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

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淡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

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呂新吾曰。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大禮重於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值獨處室。卽吾母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坐之懷。彼女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卽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

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迫於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昧禮犯義。卽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卽夜夜坐懷。夜夜必不亂。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卽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於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誠

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可不慎也。與其信心而畧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卽使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坐吾懷。凡事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曾謂介若惠也。而爲之乎。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于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

二

卷之四

去

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窓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窓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高景逸曰。心者人之神明。卽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人敢於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照。敢於傲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歎。其自照

自歎者。神明之充塞無間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日。欲於是祈福禳禍。亦愚矣。不知自心之爲鬼神。而恆畏鬼神何也。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賀醫闔曰。真武本爲玄武。宋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名之。今各處立爲廟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爲二

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先祖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

李時龍曰。東坡混儒釋爲一途。其失不小。如解禪偈之類是也。大抵三蘇學術皆不正。坡特以文章氣節奔走一世。而其縱橫不羈之術。又足以牢籠一世。而和合之。故當時士大夫方且仰之。

如太山北斗。得其片紙隻字。不特珍之爲至寶。而不知其得罪於吾道甚矣。

陳清瀾曰。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佛粗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雒章。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非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王仲任曰。武帝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者。方見上。上尊重之。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事。一座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

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于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尙謂之尸解。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尙未可謂尸解。况不相似。謂之尸解。蓋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見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見。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

唐荆川曰。僕居閒偶想起宇宙有一二事。人人見

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屑沾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漢唐以前亦不多有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尙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尙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

大史集

卷之四

子

炭竹木當盡滅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註一莖草于鄧林莽莽之間哉。朱子曰。俗俚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隣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普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美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

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
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
重。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
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
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
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
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
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
少時。隣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

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
時。郡中大疫。賓之日。遍走視親。爲診脈。候其寒
溫。人與藥餌。訖事。則去。不復盟手。人以爲難。後
皆無恙云。
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塋。則如之何。司馬溫公曰。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
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
塋。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
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塋其親哉。在

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蓋閱親之
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舍之。出游。食糲衣
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於遠
方。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
肌體。故歛而藏之。幾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况
子孫乃悖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
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

呂新吾曰。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之罪。

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
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
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着渠將這好名。
兒一好肯不肯。卽真正好名所爲。却是道理。彼
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也。與加于好名一等
矣。果蹠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
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
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

薛文清公曰。人皆知求鬼神于茫昧不測之間。殊

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人或勸程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羅整菴曰。漢高帝紀云。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史遷所記。殊費分疏。若太公所見者。誠然則媼決非夢。媼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

陳幾亭曰。惟僧家日月最閒。思算最巧。最瘦。假佛門之廣大。炫勢利以自崇。如關侯正直威。武古今所重。僧家心豔其盛。謂可借以爲用。遂墮爲伽藍。使守寺門。隱然人主之所尚。舉世所俯首。而惕心者。不過吾守役也。試問關侯爲伽藍。果孰使之耶。僧自以意使之耶。抑起自何年。唐宋以來有之耶。嘉隆以前有之耶。推其羶鄙。窺其巧僞。凡天下之名公鼎貴。奇童巍科。與一切世情所驚美。皆一舉而收之。曰。此前世某僧某禪。

師托生。蓋與市井吏胥。倚門媚妓。駕言豪貴交遊。嚮重人前者。無二轍也。一唱百和。翕然傳信。靜心冷盼。啞然一笑。

曹月川曰。生日者。父憂母苦之日也。人子親在。則當設酒殺拜。父母親歿。宜借恭祠堂。終日哀慕。子在。親歿。安忍召賓客作樂乎。唐太宗生日。不受章奏。況其下者乎。

蘇文忠公曰。石普好殺人。以投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

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俗傳打旱孤椿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所致。掘墓碎之。則雨。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間。賀醫閻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黼禦始至。適天旱。村民來告。欲踵故俗。王草率許之。先生聞之。急作一簡。論其妄誕。且千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雨。訛言亦息。後有南

人彭姓者。專以此惑衆。兩城鄉民。信者頗多。先生言之。王叅戎杖其入。火其書。

范文正公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其名而保其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子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敬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陳清淵曰。或問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

大正集

卷之四

五

知。按議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嘗。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朱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所從出也。大抵

陽明翻騰作弄。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原於佛。

來瞿唐曰。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取之陰陽。皆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大古之聖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厚風俗。益世教者。不淺。漢去古未遠。陳壽居喪。使婢在側。九藥。卽終身黜落。隋煬帝弑父自。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然食肉。宋

大正集

卷之四

六

儒有欲以酒飲人者。乃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王之禮數者。亦嚴。元祿言京師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倣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入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爲遐方。二百年來。循習元俗。其舊時居喪。雖盡革其習。但不才涼德。豈能化及鄉人。今

之鄉人。雖依其革其澤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為孝帕。親方死。即鳴金鼓。弔客來。即設酒。喧譁如賀客。然甚至強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至惡至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為貴。與又何士夫家。官長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加於鄉人。則此布又賤矣。梁山麻布。一尺所直不過銀四釐。在主人以長短為厚薄。在客以長短為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玄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尺布裹頭。元人之俗。今猶沿元人之布。尺此孝帕之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總

麻菜果醯醬醴酒。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民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宋儒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之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鄰有喪。春不相者。謂其喧闐而樂也。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況父母之喪。可以喧闐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為十惡大罪之人乎。此鼓樂之所當革者一也。蓋蓼蟲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行失禮而自不知其失。舊習然也。問龍能有能。無如何。程子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為能屈伸耳。非特龍。凡小物甚

有能屈伸者。

朱子荅呂伯恭書曰。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
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
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也。異也。若
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
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
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淺耳。屈宋唐景
之文。嘉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
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

不學集

卷之四

三

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日
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
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
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
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
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
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
不復能自解也。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
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

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子之耳。

羅整菴曰。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
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
之弗明。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
先之咎。含糊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
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
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
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
者。或未嘗過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真知其所

不學集

卷之四

三

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
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
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
已。力排痛闢。閤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
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
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澈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
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
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
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

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學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

卷之四

三

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或猶不以爲然。復質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

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絡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

王守溪曰。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蓋亦求諸人事而已。後世星數之說行。富貴貧賤壽夭。莫不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

大學集

卷之四

三

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皆係於葬地。故入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趨者。瀾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謂某墓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已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異矣哉。呂新吾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是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的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

談也。

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程子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司馬溫公曰：「迺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薑，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

大軒集

卷之四

道

姑勿以薑爲慘烈，以爲凡蟲而藐之。曰：『是惡能螫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迺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薑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薑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迺夫嘆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薑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倪岳曰：「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真君則

王樞天府夫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符籙。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衆。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鎮陵大德宮。每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數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恩得而顯，而皆本之呂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

周訥溪曰：「聖王不作，此教此學遂墜湮廢矣。夾科

之序

卷之四

道

高第可以文藝取，討經稽傳可以詞章訓。久候不歸，因執此爲自古帝王之所以教，所以學，不外是也。間有復申明倫之說，欲見諸踐履之實者，則又莫不指爲道學之徒，側目而怒，掩口而笑。巧毀文詆，明議陰排。若仇讐然者，可哀也夫。亦弗思也。夫明倫不可將，悖倫爲可乎？學道不可將，畔道爲可乎？有人心者，宜有辨於此乎？聞亦有有志者，聞風興起，特以孤齊衆楚，不勝其昧。又惡有道學之名，而因中沮者，亦弗思也夫。」

名非君子所尚也。亦有不可避者。不得已而有道學之名。不猶愈於無道之稱乎。

柳子厚貞符解略曰。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

然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

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世。推古瑞物。

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狂亂後代。不足以

知聖人立極之本。甚失厥趨。仲尼教書于堯曰。

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

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

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

莫。祀後之妖淫。器皆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

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

皆詭譎濶誕。甚可羞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爲禳祿。許婚。指腹成親。及既

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行污。遂致

從違兩難。許訟者多矣。是以先太尉嘗曰。男女

必俟長成議婚。終身無後悔。此子孫當法也。

鮑魯齋曰。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說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

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

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于輪迴因果之說也。豈

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

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子履禮

也。然二氣交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

然。風休雨止。雷蟄霆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

禮。禮樽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爲貴。屈者又伸

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

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

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豈知君

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束

其筋骸。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往吾身。卽鬼神

之臨乎其上。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

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

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

大乎此。

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方正學先生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說者。先生曰。若欲知命之說乎。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隣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疏之種又同。其一人藝之甚時。溉培甚宜。

其疏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蕸隕穫。無復生色。吾聞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殖。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於貧賤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歉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于人者有未至。天者

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

或問子畏於匡。使孔子道害。顏子死之否乎。程子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便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

因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濃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讎。甚

非聖也。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璞大嘆服。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呂新吾曰。陰陽微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事。最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殃。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

說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

若求一一微應。如鼓荅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旱而雩。水而禱。彗孛而禳。火而禱。日月食而救。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淫陰升而不

舍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回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冤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日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呂東萊曰。物莫不能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

大易集卷之四

四

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涖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混沌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熒惑德星。機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觀之。醴泉瑞石。川沸水鳴。亦吾心之發見也。觀而占之。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

既灼矣。著既撰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混融交徹。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附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

辛天齋曰。今日禮樂壞崩。凡宮室。凡求冠。凡器用。有財皆得恣意棄用。至子冠服。襍亂尤甚。子自飲乳。卽加之冠。長而可冠。誰知冠禮。士大率。

家無有一二行者。冠而加字。已爲榮矣。今則僂僂優僮。僕皆有號焉。而以字稱者。十不見一二也。冠禮從此壞矣。婚嫁不諭男女性情。家門清濁。女家惟較聘禮。夫家惟較粧奩。厚則相歡。薄則相讐。有傾家而行聘禮。折產而備粧奩者。而親迎之禮。廢墜不行。男女婚嫁。多不及時。有早聘少婚者。有怨曠終身者。甚有恐其嫁娶之難。生子女而不存者。庶民家有妾媵無數者。一婦有再嫁三嫁而事四五夫者。婚禮壞亂久矣。喪禮。

貧者遺親。富者無上。或招僧道而違家禮。或設淫樂而蕩哀情。或因喪而嫁娶。或惑於風水而暴露不掩。喪禮之壞久矣。祭禮。貢亂更難枚述。文廟禮義之源也。入從祀者。去取尚多未當。至如經傳不載。國典不載。邪神野鬼。祠宇遍滿寰區。不知何功何德於世。僧道覲巫。紛紛惑世。而祖宗父母。誰存報求之恩。道德真儒。忠臣孝子。義夫烈婦。隱逸高士。有補世教者。竟乏尺寸之祠。迎神唱戲。放火誦經。每歲費錢。不知其幾千。

萬也。祭禮之壞久矣。樂則尤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也。京師首善之地。設立教坊官妓。豈所以化道天下。天下亦皆效尤。十室之邑。亦多此種淫人。綾羅膏粱。濫食天物。妖聲艷色。鈎引人心。雖係人形。實無倫理。凡王以及庶民。德性未堅者。鮮不墜落此陷阱也。富則蕩散。貧則強者因而劫盜。弱者因而流亡。又有勢豪買良人子弟。以爲戲俳。或粧扮前代帝王聖賢忠臣義士烈女等類。前代帝王聖賢人等。不能表章。已爲非矣。

況復使戲俳之人辱之可乎。況其道慾宣淫容
奸養亂。有言之恐污口。書之恐汚筆者。古樂不
作。盡是新聲。琵琶三弦之聲。遍滿天下。而琴瑟
太古之音。世之好者。蓋甚少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
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
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
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於其內。則其著見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耀發越。而不可
掩。蓋不必托于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
自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
見者。無適而非文也。

薛文清公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
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作爲言語。而不常
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蘇文忠公曰。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
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貸。

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
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
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
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
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人門
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
供佛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
莫能救。故書椰子。厚牛賦以遺之。使以曉諭其

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胡敬齋曰。老氏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
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
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處空衆寡
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
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
詐其機。立其弄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
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儲洙曰。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

多而牢。其拆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筆封。可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唯拆書之術耳。然有挾此資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陳清淵曰。陸子云。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

孟子

卷之四

皇

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為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為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

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為痛辨。

劉勗曰。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哉。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閭。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易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程子曰。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思。次日不成。不衝

孟子

卷之四

皇

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陳明卿曰。傳曰。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天與帝。究非有二也。一理而已。世之庸夫愚婦。不諳乎此。往往以爲有一袞冕丈夫。號爲玉皇大帝。據于青天之上。崇奉之。則降福銷災。不然。則獲罪戾。殊不知凡百所爲。合理則福。違理則禍。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謂之降者。非從上降下之降。皆本于吾心自有之天。善惡一萌。禍福隨之以其合在天之天。

大呼集

卷之四

聖

故有若降之然也。苟如世俗之論。動作不必合理。但崇奉玉帝。自能獲福。然爲盜爲奸之徒。亦嘗設齋誦經崇奉矣。而終必敗露。死于桎梏。非命可見。上天無私。非如世俗之所謂也。

朱子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胡敬齋曰。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說。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其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

今附錄

卷之二

聖

其爲害政。良可悲矣。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爲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孰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西域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

老莊玄言傳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
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
學佛書。

羅一峰與劉素杉書曰。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
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
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徒一樣
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
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詩文之工拙。皆洗淨
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

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

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
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
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求。
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心。豈有求之而
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迷
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
聚而譴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
隨而化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

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
求工而自工。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
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
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
貴氣。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
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漸盡而無聞也。
何足道哉。

賀陽亨曰。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控
制遠方。以問廷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

翰林修撰鮑頗對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
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
說乎。今燕都二百餘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
氣天運已盡之說。爲誣罔明矣。

歸震川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
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
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
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
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

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耻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皆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女

子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耻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處無謂也。

程子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畝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

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許魯齋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生死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政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至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真西山曰。清談之弊。起於晉魏。而終於蕭梁。其始

太平集

卷之四

三

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敗。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旨耶。自

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為主。修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蓄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面。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共以名寵權利為有耶。為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為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冕焉者。果如何耶。此所謂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

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者莊之罪也。陸道威曰。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可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而歌。俱有甚聲容。惟無足樂。故為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侏儒。揉襟子女。觀者且以為歡樂之極。而不知已樂而淫矣。恣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而况於有益乎。

大呼集卷之五

古宜梁顯祖良夫彙編

程子答朱長文書曰。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述。綜羣言之是非。欲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忌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見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向之云。

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

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忌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忌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其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有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述。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許魯齋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

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蘇文忠公曰。蜀諺云。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

薛文清公曰。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無心。人之生也。偶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爲賢。知得其氣之昏濁駁雜者。爲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之異者。則以所值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或有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

其秀氣。可謂謬愆之論矣。

丘瓊山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美。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於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元魏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元孫李譜文授以

圖籙真經。効名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

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爲三

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帝王僅得以爲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爲天之師。彼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爲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然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卽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

自夫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爲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厥後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

王心齋曰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沈初宰曰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慎可屬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

云

朱之玉

五

屬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何等識力而一謹慎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慎之人奉世難得矣已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畧之主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慎而二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冒謹慎之名則所謂謹慎者卽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而非豈于蕙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

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此謹慎之象而非謹慎之義也必欲尊二臣謹慎處如霍光親送昌邑於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薛文清公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謝廷芳曰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助於世而闢之濫耶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六

朱之玉

六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上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大年獲國學解

馮北海疏畧曰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

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性言心。畧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群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

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黠點之語。語道既爲踣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矣。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王子守溪夜讀。有鷄正鳴於庭。家人奔告曰。必殺

之。是不祥。王子曰。鷄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爲驚。彼止自止。吾何爲喜。鷄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我是爲忠告。不以告我。我是爲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爲不祥者。誰乎。鷄乎。抑別有物乎。鷄也。彼區者。是何能爲別有物乎。則鷄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鷄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鳥而並名。

俞文豹曰。外方道場。惟散時用鑼鼓。終夕亂鳴。

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伽法事。惟卽從事鼓鉦。震動驚感。坐人尙有聞之頭疼腦裂。况以靈子。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諷。如降黃龍等曲。及弄花鉦打花鼓。專爲戲玩之計。以悅婦稚。見者常恨不能擗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請釋。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也。善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文成公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未

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特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鑒於民。有隱惡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顯微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以震戮人罪。而不知天之所以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

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賊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膏削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追於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有一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覩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

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圍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程子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陸龜蒙曰。碑者悲也。古者懸而寔。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今之碑。野廟也。非有功德。政事可紀。直悲夫。嗚呼。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既越間好事鬼。山椒水瀕。多淫祀。其貌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嫗而色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麗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敝之以庭堂。峻之以階級。左右老木。攢直森拱。蘿葛翳其上。梟鶚室。

其間車馬徒隸。裁難怪狀。必作之。必怖之。大者。推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鷄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孰於家可也。孰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必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感而生耶。悉歸之於神。或亦甚矣。嗚呼。生能禦大災。捍大患。死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以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

楊升菴曰。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曰。朋至斯乎。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群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胡敬齋曰。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並處之。如夫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而得姿。得以兩盡。是經

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娶。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如堯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享之。是而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國。是誤天下生民。而宗社亦滅。故傳位於賢。則生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為輕。君天下為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為權者。

以機變處事為權者。設權變權術之學。與於是背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棧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帷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上。數十里乃滅俗語曰。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

家多持女遠竄。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者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兵共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

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奮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椽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椽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曹月川修公屏有言。土旺者。先生曰。土旺不用反。用衰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煉金乎。木日不析薪乎。五行

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四季總旺七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火水之旺也。今於金木火水之旺。皆不長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聞者歎服。

范忠宣羅章惇之讒。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渡江舟覆。踉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

之哉。君子以爲知命。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乎能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王仲任曰。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長懼。故得病寢衽。長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

虛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全牛。所見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鏢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疼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

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見。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同一實也。

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程子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公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

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顧涇陽曰。或問因果有諸。予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

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風生之怨而家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

茫然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揆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義皇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

文四集

卷之三

七

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於聖人哉。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朱子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時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者。而其不如意事。

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等。特所憂慮之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此中可以少安矣。

羅整菴曰。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會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

文四集

卷之三

七

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誣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

域稱二十八祖。人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信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瞋。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誑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

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是用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薛文清公曰。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異。

呂新吾曰。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乎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卽屬纖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况一息尙存乎。程子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唐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卽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海剛峯曰。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身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

作而爲文。不過書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首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其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記夙所記憶者。收鼠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着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日爲天下

用諸士目。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楨而養其棘棘。則爲賤場師焉。請試思之。司馬溫公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餐三族。世濟其南。此非

積善積惡之謂耶。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堯舜雖至德。未均不能免其災。譬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李之彥曰。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

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卽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

真西山曰。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

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奉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

王沂公作郡時。說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繒薰爐置門。用為厭勝。公聞之。戒微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為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

說乃止。

吳韋曜為太子中庶子。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使曜作博奕論。畧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服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其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論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也哉。

朱子曰。遂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放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逗漏。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

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也。

皇甫謐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增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採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所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所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

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炭之着火。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

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見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

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如何。程子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李卓吾論西方淨土甚詳。羅近谿曰。南方北方東方。獨無淨土。耶。卓吾默然。衆亦默然。久之寂無譁者。先生曰。卽此便是淨土。諸君信得及否。

張南軒曰。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喜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會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

朱子集

卷之五

主

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壅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炫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也。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以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

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若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子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謂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喪。此又爲矯

朱子集

卷之五

主

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盡之。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薛文清公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呂新吾曰。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尙。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情。而習於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滯也。使人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於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矯顏色。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柔聲氣。工頌諛。艷交遊。密附耳。矚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工書刺。侯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於崇真尙簡之歸。是救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於放達。樂於簡便。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

羅整菴曰。今之道家。蓋原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

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寢失。而滯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益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人心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講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真西山曰。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

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方正學曰。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踴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資去。死則誣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誇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

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史惺堂曰。子曰富貴在天。郭璞以爲在地。動人利己。心不顧父母暴露。則此心先絕於親。何以感天。

或問於陳揀塘先生曰。夫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願受其正。夫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曰不然。凡事固皆前定。而在我所當爲者。不可不盡。但不應非理妄爲耳。如死生有命。然凡可以養生而避死者。

自當爲之。苟徒一切諉之命。則命該不死。雖絕粒亦無妨耶。故聖賢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明。宋儒以爲人事盡。然後可以諉之命。其爲世訓明矣。

司馬溫公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稱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要亦佐人主治庶政。

本集

卷之五

三

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

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本集

卷之五

四

陸長源曰。潼關北大河中有灘出水可三二尺。灘上有一樹。古老相傳云。本女媧墓。女媧鍊石補天缺。斷鯀以立地維。故墓在大河中。水高與高水下與下。蓋神之所扶持也。於今數千年矣。立祠於岸。載在祀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一百日。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衝沒。至今無遺跡。乃知向說皆謬耳。

唐韋絢曰。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

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聲復作。紹夔笑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曹月川先生至府。群吏素聞先生名。未識其面。聚觀之。問曰。舉世崇信鬼神。先生獨不事。何也。先生曰。且如府太守清廉。列郡畏服。有人執金帛。導以金鼓。欲賂太守。免差稅。如何。群吏愕然曰。如此將討死。先生曰。今人誦求鬼神。使神而果神耶。亦將討死。使其非神。安用事爲。設一人犯

盜。一人殺之上司。追求至緊。二人各挾珍寶。暮夜請求免罪。太守可受而放之乎。今人不務爲善。臣不忠。子不孝。弟不遜。婦不順。積惡有罪。天理不容。乃誣端鬼神。俾求非望。在鄉廣建淫祠。惑誘鄉人。在家裝圖神像。朝夕奉獻。苟無災禍。曰事神之所致也。苟或不免。曰所事不恭也。惟知倚於鬼神。而修身爲善。初不暇計。神本正直。安受人間枉法贖乎。群吏嘆服不已。

陳幾亭曰。孔子百世不名。明至尊也。當矣。自韓愈

名孟子。而後世因之。至伊川序明道墓。猶仍其失。噫。使稱頌孟子。而可名。稱頌父母。亦不妨名乎。讀孟子者。於其自稱名。則不易音。示稍殺於孔子可矣。臨文呼名。無禮之大者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嘗在某。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朋云。真性不知其

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嘗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想。鬼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面何。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程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呂新吾曰。樂要知內外聖實之樂。在心。故順道窮通。隨處皆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

纔生。

羅整菴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卽無私心。無私心卽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之尊周室。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如或者之言。則王伯將混爲一途。而師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

淮南子曰。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伐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氣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僂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闕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夫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

爲雞鶩。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噪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炫惑也。

歐陽文忠公曰。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成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闕。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

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開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

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畱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或問人可勝天乎。胡五峯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

不天。則天不勝。

薛敬軒曰。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矣。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曹月川勸人勿赴水陸會。畧曰。切見僧不為道。醮而廢齋。道不為僧。齋而廢醮。是彼各知自重也。為儒家者。祖天地。宗帝王。師周孔。將以正人心。扶世道。反為齋醮而廢禮。是自輕耳。寧無愧乎。薛文清公曰。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

謂能敬天者。妄也。

呂新吾曰。一門人向子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案卷。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

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文信公曰。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法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卽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

應於手。夫固動手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偶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細繹解說。曰某宜福。某宜禍。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乎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耳。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

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子之觀字也。於其心。子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于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其事。其存而勿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章楓山曰。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親詩序。見其有所謂風雨筆札雲烟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尤生於家。曳裾峩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美其文章之富。慕其登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於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動乎其未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柳所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子所當爲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

陸深曰。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之曰。此我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僊也。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程子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念。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

道。何所不至。

楊升菴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

屑之也。今觀詩云。先師遺訓。今豈日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幸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王守溪書曰。有自城來者。言足下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旣而疑。竊爲足下不取也。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

也。今學者所共推尊。以爲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爲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人者。今安在耶。意以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運世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昉於誰乎。自老子

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無。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屣以事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而死者。往往如是也。則又變而爲今說。今之說。以爲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往子居京師。見縉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歎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

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惟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其可以凌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爲其所不可爲。以冀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爲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以此藉口。而爲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乎。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責夫秦皇漢武之爲耶。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

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鈴。秉者而何暇奔走權勢。餽其口于四方耶。或曰。彼非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疾耳。若是恐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說。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孟子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何待於彼耶。今足下出宰百里。

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袤。恐有害於德。夤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辯焉。亦無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各承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子。殷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俟於予言矣。

陳幾亭曰。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鳴鴉畏日。鼠

畏日。虎畏日。蓋亦畏日。皆戕害於物者也。太陽育物而被害物自覺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之。又害物非可共見之事也。故畏明人臣欲福庇民物者。惟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蠹善類。凋民生以自榮者。惟恐其君之明也。以位則官以形則人。以至性則何物也耶。

高景逸曰。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

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謂之天。何以謂之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

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惡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

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呂新吾曰。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認得真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

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議。論自息。卽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楊叔山曰。介安從生。生于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復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

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于天。而求其合于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于外者。或不能介于內。能介于始者。或不能介于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淡乎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薛文清公曰。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

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識其義。難矣。不

若

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劉念臺曰。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辛天齋講一鄉之善士章曰。此章正孟子傳心要訣。前舜往於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誦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爲証。

使聖人不白之冤。一旦昭雪。如此方算得朋友。方是尚友于古之善士處。若使我友善士而使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爲之體諒。不爲之辨白。則彼亦何取乎我爲之友。我亦何以稱於天下曰友。鄉國天下之善士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時勢不同。後人論人又多執今日之時勢。議論古人。須是要論世。設身處地。然後得古人之心。而相諒於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

自是正理。若執此以病虞舜。其何辭。孟子以怨

慕

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怨發之。則號泣之心事明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倫。以慰父母解之。則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有爲。非特愛有痺之人。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或者病其爲放。至孟子以封之說解之。而愛弟之心又白矣。至於以德衰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瘠環誣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

奚使非孟子力爲辨之。無論當時卽今日孰知伊尹孔子誣哉。讀此數章。正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曹月川曰。儒家之理。原出於天地而制成於聖人。故自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之君。乃妄爲齋醮之說。故武餓臺城而徽流落於

宋之王

事

金將求冥福。俱遭顯禍。誠萬世之明鑒也。奈何人不知戒。踵謬成俗。流至於今。可勝痛哉。然出俗超凡。何代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而却其俗焉。以二先生爲法。毋曰我下愚也。豈敢做大賢之所爲哉。孟子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况程許乎。葬家詩曰。墓家風。水果何由。

舉世滔滔苦信求。我道如依風水說。陰陽個個做王侯。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朱子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海剛峯曰。宋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

宋之王

事

何言哉。豈有書也。桃言采而得。藥人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耶。天賜之老。有手執而付之耶。

大呼集卷之六

古宜梁顯祖良夫彙編

陳北溪似道之辨。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事清淨。令學者脩真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人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楚夫賤隸。閭閻婦女。無不傾心信尚之。而其所

大呼集

卷之六

一

以爲說者。大槩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之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

是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迴生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闢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別有

大呼集

卷之六

二

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况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說。真是真非瞭然。愚者可以不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

生陰。陰陽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
予於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
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
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
則理爲氣隔。今就人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
已。其所以爲虛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
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
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
動。饑食渴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

朱子

三

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
思明。非禮弗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
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
歎。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無褰裳等
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
者固有脈絡。燦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
心易危。軌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
禹相傳。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大道心
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

有別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
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
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
氣之心。見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
爲悟道。而不復別出道心之妙。乃至其苦食淡。
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
心如秋月。碧潭清潔者。遂交贊以爲造到。業儒
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之歆慕。舍已學
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爲

朱子

四

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如
光風霽月。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
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
之所謂月潭清潔。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
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
萬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
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
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粗
迹之悖繆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

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絕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境界。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小學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內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說。真是真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迷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

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悟。謂真有得乎群聖千古不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於學者。其戒之謹之。

許魯齋曰。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

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范竹溪曰。涇陽先生云。使君子不得止至善名之一字累之也。使小人不欲爲極惡名之一字隄之也。吾願君子以下人心頭。且時時提起一名字。君子以上人心頭。卽時時掃除一名字。且生前之精神在身。死後之精神在書。生前之不朽在書。死後之不朽在名。名何足累。惟在善居名者。

有一生問爲學而苦於資生之不足。如之何。呂涇野曰。無不足者。只要見得破。耕可商。可傭。卜亦可。何妨爲學。昔管寧華歆共鋤而獲金。歆熟視之。寧竟擲不視。此不外耕而學的。韓康伯隱於長安市。賣藥不二價。有一女子買藥。長安市中聞藥價不二。問曰。子莫不是韓康伯否。此不外商而學的。又如漢嚴君平賣卜。凡有父兄來問。

便教以慈愛。有子弟來問。便教以孝敬。此雖賣卜亦未嘗外學。諸生亦嘗有此學者乎。未也。故爲學不患身貧。只患無志。爾艾希淳曰。見得破三字是主本。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時死。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殁吾寧也。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死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旣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爲常事也。記與魯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爲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爲奇哉。

莊定山曰。世嘗以族譜爲譜一族。表世系。使宗族子姓無所紊亂於一族。此一家之史也。然其書年書月書邑書郡書里道。必書曰。此某姓也。此某氏也。此某賢人君子之後也。書姬姓者。必曰。周公旦之後。書吳姓者。必曰。延陵季子之後。書姚姓者。必曰。虞舜之後。書孔氏者。必曰。仲尼之後。書司馬者。必曰。程伯休父之後。至於小邦僻郡卑官陋邑。無所聞於天下者。又皆鄙而不書。此何故哉。蓋欲上人者。人之同情也。惟其操

欲上上之心。故以吾之郭而拜子儀之郭。以吾之狄而哭仁傑之狄。何所不至也。嗟夫。堯舜孔子之先。豈皆堯舜孔子者哉。有堯舜孔子然後其族始大也。顏孟程朱之先。豈皆顏孟程朱者哉。有顏孟程朱然後其族始不可及也。丈夫當磊磊明明。以自樹立。而軒豁於天地之間。不以第一等事讓人也。惟其能自樹立。不以第一等事讓人。天下後世自曰。某族某人。周公孔子也。某族某人。子思孟子也。某族某人。程子朱子也。

吾之族。不求大而自大。又豈待有慕於同姓之大者而後大哉。或曰。天下之事。朱可執一而論。吾之族。不出於周孔程朱。固可以自力也。使吾果出於是。吾亦將何以哉。余曰。出於周孔程朱者。幸也。出於是而又能以之自勉。是吾之族。又能軒天轟地。出一周孔程朱矣。吾之族。豈不益大以光而爲幸中之又一大幸也哉。

陳清湖曰。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歿。夫子事

天賦集

卷之六

九

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卽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况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耶。邪說橫流。壞

人心術。痛哉。痛哉。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

天賦集

卷之六

十

渼歎哉。又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埋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於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

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求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墳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己以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墳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方正學曰。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鱗唇掀鼻。俯膺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爲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曹月川先生因蒲學垣傾圮。命工修築。門人曰。太歲在東。未可修理。先生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命亟修之。呂新吾曰。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

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銜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章楓山曰。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盜賊。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

天呼集

卷之六

三

下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諄諄之誨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爲教。不屑者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

王仲任曰。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礙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胎。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

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心。必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程子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祀千七百處。所存惟吳泰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

天呼集

卷之六

十四

得。以爲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爾。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朱子曰。溫公云。陳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猶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

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呂新吾曰。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已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已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石漬子曰。食也者。其殺身之阱乎。食色死色。食酒

六世集

卷之六

三

死酒。食盜死盜。食鬪死鬪。食獵死獵。食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食祿死祿。食位死位。食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驅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僂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驅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

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吞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吞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群睨嬉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蹈籍而就繁。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食爲之矣。嗚呼。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六世集

卷之六

七

問講學盛於宋。或云。謀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做宋。何也。馮少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真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乃借口歸咎於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屏逐山塾。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於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於京惇侂冑輩禁學之故。卽

有忠言無從取效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呂新吾曰。繼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旃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思重緣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風。栢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

大世集

卷之六

七

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居家者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乞食募緣。本爲忘相。然是立法。大滋窒碍。人人不耕。腹尚自餒。誰施僧食。人人不織。體尚自寒。誰捨僧衣。其濫觴也。貪婪之禿。實情放利。借名勸善。方且爲已造孽。反云代人種福。世間乞兒最蒙賤鄙。何獨禿子乞哀。自居本分。愚氓見慣。亦以爲宜。每見賦性慳吝者。逐事皆慳。作佛事偏慷慨。天資刻薄者。待人皆刻。遇和尚

肯周旋。只是爲彼所紿。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盡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困窮。同可憐憫。豈緣割鬚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爲大生廣生。佛若作此分別。豈非至愚極陋。萬分無理。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端而忍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疎之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物來享。

大呼集

卷之六

六

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劉文成公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歟。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

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日然則天聽於氣乎。日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濫於物。

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螻蟪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日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日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日詬之壽操。

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日。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達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祇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呂新吾曰。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一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的道理。那童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莫知措乎。那熟的人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箸居右。重積不相掩。參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楚齊齊。這個是粗的。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

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原不會理會。理會得來。這案上羅列得天下古今萬事萬物都在這裡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腳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是粗淺的。

顧涇陽與李侑吾書曰。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視求田問舍。

大隱集

卷之六

三

則有間矣。其爲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彫毀。而況其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

或問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程子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牛首者耳。荀子中間說。問太古

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屬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

大隱集

卷之六

三

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而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譚景升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何如。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蚯蚓。化

爲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問世途强悍難制之兇如虎。奸險莫測之徒如河。居此世者。何如涉身。辛天齋曰。正好講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作用也。此等經綸。在無事時爲

涉世法。在有事時爲用兵法。曰。爲用兵法。信得及。若云涉世法。不能無疑。曰。不惟行三軍。敵家是虎。是河。卽自家三軍。亦是虎。是河。卽用行時。朝廷之上。亦皆是虎。是河。卽舍藏時。草野之間。亦皆是虎。是河。暴之必爲虎噬。馮之必爲河溺。噬死溺死。而不知悔。未必不自謂英雄勇敢。奮不顧身。然與自家何益。與世道何益。聖賢見虎見河。不敢逞一毫血氣。安得不乾惕謹凜。而生懼心。又安肯退縮觀望。徒懼而無濟。從小心中。

生出無窮妙筭。要擒虎而終不爲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爲河所溺。卒之虎擒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賴。真萬全之策也。

朱子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僂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旣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

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繫於山川。而反求諸滯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薛方山曰。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而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自夫朱陸之辨興。而左朱右陸者。但知六經爲我註脚。而不究其義。矧於史學。又何庸心。其或折衷於二者之間。則亦謂讀經足矣。史固在所後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此其言。蓋爲博而寡要者發也。未必謂

屏。經。史。而。不。讀。也。邇。者。乃。或。妄。意。神。化。束。書。不。觀。事。至。於。前。不。學。無。術。多。至。謬。誤。而。君。子。之。經。綸。蘊。矣。君。子。之。經。世。譬。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顧。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劑。殺。人。者。幾。希。

呂新吾曰。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

大

卷之六

主

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汪文定公曰。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覲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

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

陳清瀾曰。楊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

大

卷之六

三

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江盈科曰。祿命之說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賀賢問曰。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馮少墟曰。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搢管抽
思。搗葩揆藻。人地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
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
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
也。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
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
然其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
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曰。
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
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
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
經。論韓歐。卽秦漢有之乎。論秦漢。卽左國
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
之也。余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闊濶。
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押閤之術。其機
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
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
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賁青曇聃。其意甚盛。

但恐數年莊嶽。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於所
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押閤之書。不覺流而
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
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既
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取
類其人品。可不慎哉。雖然。揀縱橫虛無之弊者。
在於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
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諸書讀之。
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
之思。卽不然。而亦不至於爲縱橫爲虛無已。故。
曰。文章以理爲主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
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余以爲不然。夫談
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
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時。稱最奇者。亦莫如孟
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
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
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
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

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於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余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開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

呂新吾曰。六籍載道之器也。天神地祇在焉。萬靈

大正集

卷之六

三

百宰在焉。千古聖賢在焉。君師祖宗父母在焉。尊天地神明聖賢君親師。則尊書尊書則裝潢而繕脩之。整齊之。架閣之。潔淨之。次第之。珍藏而保護之。自有一念不敢苟之真心。重此萬分不敢褻之神物。今也細帙錦函。牙籤犀軸。不以鍵鑰切身實用。手所點校批評者。不以收藏有攝之牀頭。擲之坐櫪者。有面無題識。或破碎無護殼者。有拳角斷邊。垢膩汗濁。字不可辨者。有半在南。半在北。半在家。半在友人几案者。

有宋元善本。千卷百冊爲部。而半障窗。半覆几。半在婦人之筐篋者。經天緯地之物。而慢棄若此。不知士所寶重者何物。戕冠裳帶之儒。而踐踏若此。不知書所托賴者何人。語曰。巧惜瓢。備惜釜。非此物足珍。生所藉也。無論此心此理。有所未安。下之爲不肖之論。茲所誦讀者。非爾富貴利達之塾。乎士也。無天道矣。夫佛經道藏。殼以衣服所不得之綾紵。厨以鳥鼠所不到之簡笥。每誦讀則盥手焚香。高吟莊誦。如對仙佛。

大正集

卷之六

三

而終身所得。不過僧道士致位公卿。千萬緡黃。而視書若此。是仙佛負僧道。而士負聖賢士也。無天道矣。吾不敢及他人。兒曹戒之。問魂魄何也。程子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丘瓊山曰。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備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

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耶。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曹月川先生請除淫祀。祭祖先。時祗日之牛。吹雲之犬。所在成群。先生問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致流落在外。尋覓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歌舞。請宴外來賓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援牆而望。不得其門而入。又復悲

大雅集

卷之六

三

泣而去。此子何如。衆曰。自家父母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也。豈非悖德悖禮。忤逆不孝之甚者乎。先生曰。今人把自家祖宗父母。都不祭祀。却將外神他鬼。畫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宰賽某廟某神。與此何異。衆人皆慚服。自是不復非議。

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陳北溪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

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逆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處。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

大雅集

卷之六

三

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拙。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

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性有三品。都只是

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

是那個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陸五臺理富民冤獄。臺使者曰。此人富有聲。日。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

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程子曰。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劉執齋曰。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升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常不麗藻而英詞。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

弄塵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彰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又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

李之彥曰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半載餘寘其親於荒墟已爲非禮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

大正集

卷之六

三

子親戚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卽當收斂酒饌返舍潛自刻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啟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陸溪曰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

三八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

史愚甫曰人皆謂命是天命一定者不知其無定也如朝廷命一官矣若做得官好是敬命者也褒嘉崇陞愈久愈長如食墨方命貶恥隨之矣朝廷何常有定命哉吾卽君命之無常而知天

大正集

卷之六

三

命之無常也惟行無不善而遇或不偶然後可言命耳

黃鐵橋曰方家言脩天草神草也汁以淬鉛七返而瑩然潔七返而鏗然堅煉以他藥而鏗鋌成楚人有務鉅積者謁藥師力求之三年得草卽市鉛汁而淬之無效也楚人貲且困泣然曰藥師誣我嗟乎甚哉方士之回遘愚俗之貪鄙也夫五金不相爲用亦不相爲制使鉛而可銀則銅可金石可玉萬類之質可亂陰陽剛柔動植

之故。可變置。則造化之柄。可竊取矣。昔淮南王安陰蓄邪謀。謾稱好古。招致饕餮之客。競爲論著。知天下之人。可以利動也。故爲黃白之論。餘二十萬言。夫亦襲妖僧度世之故智。眩惑齊民。以寓夫烏合之計耳。淮南旣亡。其言往往雜出於記載。方士乃撮其渣滓。以售其陰狡。愚俗之易惑。無怪也。或曰。信斯言也。黃白不可成。則鉛爲粉。水銀爲珠。非質變者乎。嘻。謬何一至是耶。聖人因物制用。以佐民生者。法固種種也。乃猥

附於濫僞焉。宜邪正混淆於世矣。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來瞿堂曰。五性金木水土。有形有氣有神。形上用功夫者。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是也。氣上用功夫者。求仙而欲長生。求佛而欲

不生不滅是也。神上用功夫者。君子所性。根於心。生於色。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驗堯舜周孔孟子是也。形上用功夫者。朝華夕落。氣上用功夫者。水中捉月。惟神上用功夫。則以萬世爲上下。與天地同不老矣。常笑李德裕平泉莊記云。鬻平泉莊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吾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豪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而不知身死數年之後。皆化而爲煙。散而爲物矣。此形上用功夫。朝華

夕落之驗也。作此記。出此語。可謂愚之甚矣。然古今之愚。豈獨一李德裕哉。於此見蕭何之賢。陳清瀾曰。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字。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又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禪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無欲而靜。則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

差毫釐而失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學所惑。

陳仲醇曰。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呂涇野曰。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者亦當知。但馳心於此。則於脩真理性。而上達於天之妙。恐不無舛誤也。如葬法一事。只如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議狀。其曰擇水土

大略集

卷之六

三

之淺淺。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聲之非者。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爲必然。至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則又甚怪。而尤不敢以爲必然也。蓋上古之時。葬之山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魂立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於塊壤之上。求風水之合。以爲禍福之驗。世豈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爲此論。吾亦不信。况出於郭

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不神於久遠者耶。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於郭璞淳風而自殄其世耶。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長生爲。甚矣人之無厭也。

陳清瀾曰。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

大略集

卷之六

四

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竊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辯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

夏桂洲曰。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良史也。當時亦曰亡

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直證其弑君。不當以此爲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宜子之不能免也。

蔡州妖尼。於普惠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爲神尼。歐陽公既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爲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

大呼集

卷之六

三

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人死罪。醫人藥誤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朱子曰。人只是一箇心。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

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呂新吾曰。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十種。有全書。有要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養書。有不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晦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倚腴。不必盡讀。四書六經通鑑之類。此謂要書。常目在之。生死與俱。治安考據。經濟名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

大呼集

卷之六

三

之類。此謂經世之書。不可不讀。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常目在之。言雖近理。而掇拾剽竊。不足以翼經史。而多人眼力。是謂贅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苦竭心思。有妨本業。如詩賦之類。是謂不用之書。此皆無益。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高說性天玄談理氣。言夫子之不言。道古今之難道。淵裏探淵。夢中說夢。是謂晦道之書。繁言曲說。小見一窺。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縱恣。是

謂敗俗之書。此皆有害。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不小。

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

天正集

卷之六

三

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

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儲泳曰。舊聞呪棗而煙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知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托名以呪。燃之則棗如煙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焦。是知奇怪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向有行雷法者。以夜游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

天正集

卷之六

四

燒則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所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葶藶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密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卽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敘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楊氏復曰。莫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酌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

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醑。而盡傾之於地。非也。

文信公曰。彭叔英精躋度。推子命。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數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子獨以爲陰陽大化。網繆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

大世集

卷之六

四

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稟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撫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沌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

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

大世集

卷之六

四

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呂新吾曰。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爲訓說不從。後每
每作善事。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
事。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
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
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
孫安得受福。

曹月川先生因諸生有親死。欲作佛事。責之曰。僧
死不用道。道死不用僧。儒讀孔聖書。死而用釋
老之薦。豈非惑歟。生曰。超度父母。人子悲切之

天賦集

卷之六

四

至情。先生曰。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
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其待親之厚哉。
借使親實積惡有罪。豈賄浮屠所能免。生曰。舉
世皆然。不信佛事。則以爲不慈不孝。恐致鄉人
非謗。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
讀儒書。明儒理。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
可謂執德信道之士乎。一鄉皆然。子能獨立卓
然。不爲流俗所染。舉行周孔之禮。則鄉人孰不
轉謗爲譽而矜式哉。因命子如玉與王忠相之。

一依文公家禮。境內士大夫。聞風相率觀禮。約
日喪葬。以禮祭祀。以時。母爲曹氏之罪人。得罪
曹先生。則得罪聖賢。各當自勉。

魏周宜善占夢。有人夢芻狗。三占不同。而皆驗。請
宣問其故。宣曰。芻狗祭物。故始夢當得食。祭祀
則車轆之矣。故墮車傷足也。既經車轆。必入樵
爨。故虞失火。其人曰。吾第一次實夢。後二次爨
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汝意既動。與真夢
同。是以占之皆驗。

天賦集

卷之六

四

馮少墟曰。告子曰。食色性也。耳食悅色。是天生來
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
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強。所以有以人性爲
仁義之說。不知仁義原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
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強。且不別言仁
義。卽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如耳食性也。卽甚
耳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
也。卽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
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

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強也。孟子從六陰既制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呂晚邨曰：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究起乃得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

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慾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

張考夫曰：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尚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於鄉黨隣里，在己必不敢言，以爲惟

恐以言見罪。此何心乎？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偷也。

魏環極曰：僕不能讀書。嘗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可讀之書。遂購書若干卷藏之。旣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進至其爲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許願齋曰：中庸之道，儒教也。賢知之過，卽佛教愚

不肖之不及。卽仙教何言之？若淫若殺若貪，君子三戒章，何等平易。彼佛教者，俱過一步，不惟不妄淫，並室家好亦絕。不惟不妄殺，並有罪亦赦。不惟不妄貪，並自己身亦捨。矯枉過則決裂，豈得爲中？若貧富若貴賤，若壽夭，吾儒蔬水樂雖有天下而不與。朝聞夕死，可何等安順。彼仙者都退一步，懼此富不永，寧處貧。怕此貴不長，寧居賤。慮此身生不久，先死其心，清淨流爲刑名勢所必至，乃知吾儒極中至正，可大可久之。

度越二氏也。

陸稼書曰。陽明以禪之實而托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以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

大正集

卷之六

三

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我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我之所謂性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鬼怪。而自放于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此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

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

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聖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吉。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于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

大正集

卷之六

三

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于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于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于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于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常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

雖云事物之理。乃我性所固有。面亦當窮究。然既偏重于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格物。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

二平集

卷之六

五

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鍼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我嘗推求其故。學者所以樂趨于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

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端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則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我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方正學曰。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

大呼集

卷之六

五

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第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爲善於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徇物。禍之所隨。

詹東圖曰。道家禳禱經咒符籙等。皆推尊老君。以爲教所自出。便涉渺茫。予嘗以公事過龍虎山。上清宮。見殿宇館署。災盡。則何不自用符咒。遣神止火耶。至於受籙之說。似倣釋氏因果報應。

之意至無善惡。豈可禁禱超昇。則何以責民爲善乎。爲因果之說。猶足勸世爲善。符籙徒令人恃此肆爲惡業耳。

毛元仁曰。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二者何相反也。少史子曰。放心者。心馳於外。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也。心放者。能盡其心。如鷹隼之翔於雲霄。而機繫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廣大流蕩者。失其本心。廣大者。擴其本心。

大似集

卷之六

卷

李禮山曰。事天不在香花淨水。磬折百拜。入則孝。事天於親也。出則弟。事天於兄也。謹信。事天於言行也。愛親。事天於衆仁也。推之一事一物。莫不皆然。

冉求光曰。釋氏近理者。則曰不殺生。乃其兼愛之仁也。不知惟在已口腹之欲。可言節制。若鬼神。之祭祀。父母之甘旨。賓朋之燕饗。所重有在。則物爲輕。使必執所重者。與一雞一豚。平衡而論。則悖禮失義之甚。梁武帝宗廟不血食。所以貽

誦於百世也。豈獨禽獸有生機。卽草木亦有之。推不殺之類。必一蔬含生。則不忍刈一粒含生。則不忍食。而後可。不然。以禽獸與人平等觀。而不以草本與禽獸平等觀。非圓通之論也。亦不可信者也。

大呼集卷之七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榔榔州曰。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計衝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鄧天子。

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遇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梁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

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程子曰。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氣。呂晚邨曰。立命卽所謂順受其正也。非爲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卽知死。能事人。卽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

爲事故曰。夭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臆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瞎驢邊覓。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才見識低污。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脚底。業已爲壽夭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

應嗣寅曰。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尚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無友不如

已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

成我存曰。秋夜不寐。委體於莞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興懷。喟然長嘆。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此身蔭庇妻子衣食。咸獲交往親知。卽疎而里閭之人。亦迭有乾餼以相遺問。獨我父我母。生歆口含痛

思身代。雖五內分裂。視子而目不瞑。如是之勞且至。而曾不得我一帛之溫。半菽之養。片語之慰。然則父母奚樂乎。其有子也。居恒友朋相念。猶然賦蒹葭。佇日月。卽偶爾止宿之處。猶念其村墟煙樹。不能去懷。而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非舍。黃壤無家。風雨晦冥之夕。寒鴟笑乎松楸。野狐走其墳穴。雪封華表。霜阻美門。此其爲情。殆不止渭北春樹。江東暮雲。一離索之況而已。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卽偃息在牀。非對局

投壺。卽徵租築室。朝朝而便其身。歲歲而謀其子。亦曾慮我父母之死。而無知寂寂於南之丘北之壠乎。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憾。無論醜醜之名。未必揚也。卽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身。猶爲泛泛。而况上之能及吾親乎。嗟乎。父母不可得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愛焉。得父母平昔所用之常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面相似。庚相同者。而致吾繾綣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尙不得。則慟哭以繼之。是又無可如何也。今人有父母在。是於人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忍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至於婚兒嫁女者也。負土成墳。有至於受命奉檄者也。朝暮寢門有廬。

於遷拜除賀者也。更可異者。一子則勉而事衆。子則交相誘。以問安視膳之道。竟等於里均都派之徭。貧者或絀於時。富者欲同於衆。致使父母不獲一日之安者有之。此尤閭閻至惡之習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遊。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眄則人促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乃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語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嘆者也。

陳幾亭曰。著作以義爲主。大學十翼。夫子乎哉。論語孝經。吐詞而成。其間多擴前室所未剖。而僅居於述。以爲其文。雖創其義。則因也。春秋因魯史之舊。稍以筆削取義。而自居於作。以爲其文。雖因其義。則創也。義重而文輕。述作於斯判矣。後世著意造詞。必欲得未經人道之句。而其義皆昔人所已道也。何當於作乎。苟有獨得。因古

以發其微。新知新意。默與聖會。斯善。逃歸焉爾。
張武承曰。相沿以爲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
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爲德性。道問
學。而不尊德性。則所爲問學者。何爲。朱子果如
是乎。夫嗜慾機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夢。其
習。不知有學者。無論矣。幸知有學。又爲陸王所
攝。先入爲主。必有好高矜伎之心。無復從容與
順之志。其取朱子。取其合於陸王者而已。非朱
子真面。卽非孔子真面也。

張常甫曰。漢文幸鄧通。賜之錢。累鉅萬。惡通之有
餓死相也。賜以銅山。使鑄錢。而通富極矣。文帝
崩。景帝疾通。卒以餓死。由是言之。雖天子不
能以富人焉。所施吾謀哉。且文帝不得而富通。
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
人之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
其在我者。而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
分也。

呂豫石曰。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

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
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
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
辦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
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
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
豈無僞哉。而真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
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
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

呂晚村曰。道近楊。釋近墨。猶是晉魏以前之釋道。
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
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
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生。
魏環極曰。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
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
兄弟之間。失禮甚矣。

胡應麟曰。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於月下見
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埃我唐

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於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啓。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矣。因布局於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通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於常課。必先了竟。且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

二

卷之七

七

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於書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范竹溪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後訛爲鍾馗。便傳會鍾馗能執椎以啖鬼。又訛爲唐進士。爲作傳。如石敢當虛擬人名。文人亦作傳。觀考工記。知鍾馗之訛讀急就章。知石敢當之誕。

汝州葉縣大井。涸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

陰汝頡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寘於縣祠中。享禱日盛。貪夫至有濬井掘田。願求國寶者。累歲未已。忽一客因遊仙島。觀北極殿。有一礎爲柱所壓。柱後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算。享國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韻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志爾。安礎時欲取其方。因裁去餘石。棄井中。後得之。遂解惑焉。

二

卷之六

六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

於唐而貴於今耶。

詹東圖曰。陳搏蓋世所稱仙者也。史載搏徵入朝。宋琪等問曰。先生玄默修養之道。可教人乎。搏曰。搏山塋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搏達古今。浚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放還華山。尋卒。曰。尋卒。則仙未仙。固未可知。特其言。

實。洛言。為禪世教遠矣。若秦漢間方士。言黃金言致物。言不死。言蓬萊仙者。可期。皆誑言。希龍遇者也。大抵方士多誑世。人情好奇。知其誑。不欲辨也。如司馬遷。與淮南王安同時。記已明言誅死矣。後世乃傳尸解。不過八公之徒。恥其主以罪誅。駕為是說。以自掩。至末年始出其書。以故不能誑同時。而後世遂以傳疑耳。卽黃帝乘龍與擊鞞墮弓之說。亦不足信。史言帝獲寶鼎神策。於是迎日推策。索隱曰。神策。著也。言得神

審以推筭。逆知節氣。與日辰將來。後世因之。遂云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得道上昇。又因黃帝以雲紀官。因雲從而附會。以乘龍上天。如此而人問何以有黃帝塚。人見有塚也。則又為解說。曰。既上昇而群臣葬其衣冠。甚矣人之好奇也。馮猶龍曰。今日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大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推之名宦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名不祀。鄉賢則

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祀為。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帥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賔者。而介必以賄得。國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誑而已。

俞文豹曰。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曆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殺三十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

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俗世相戒。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卽日出殯。然回何處。京城乃領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卧苦塊中。煞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藉殯。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戒其子。庶幾臨時不爲俗師所惑。許魯齋曰。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效。倣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况微幸無可倣倣者乎。呂晚村曰。陽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繇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誘亂

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聾瞽後世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爲

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近人有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為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為禪相雜。

教之分。即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請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楊升庵曰。以沈充為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為祖。而有許遠之孫。犧生犁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陸稼書曰。士之志氣卑靡者。既不足言。亦有志氣卓然異於流俗。而不知學術有正派。或溺於詞章記誦者。有之。或入於虛無寂滅者。有之。又或

陽儒陰釋。借孔孟之微言。為佛老之藩籬者。有之。千態萬狀。志氣愈高。為害愈甚。世道之憂也。是宜別其塗徑。知所去就。欲求正學。必宗孔孟。欲宗孔孟。必從周程張朱。舍孔孟而言學者。非正學也。舍周程張朱而言孔孟者。非真孔孟也。如胡敬齋之居業錄。陳清瀾之學部通辯。分別邪正最明。不可不看。取舍既定。然後可下手。

魏環極曰。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口念阿彌。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床頭散亂。

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總之求福之心太甚。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矣。成我存曰。理在心。亦在事。靜在內。亦在外。循乎理而動。則廣。酌泛應。皆靜也。昧乎理而處。則尸居稿坐。亦動也。

王遵巖曰。所謂神者。果有物哉。煮蒿盼蠻。飛揚浮游。昭明在上。充塞擊觸於四旁。非無物也。危困

之所籲。疾札之所請禱。忽然有接於人。其精爽翕霍。而狀象彷彿。莫不神之。以爲是有物焉。拯危困。爲安樂。化疾札爲生全。而崇事報享之。儀由之焉。起嗚呼。此民之所以爲不可使知也。其有接乎彼者。因其籲。籲迫切之專。請禱誠信之篤。自爲其神。感於其心。忽然有動乎耳目。而以爲有物焉。則過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自爲。與或爲其父母兄弟妻子。惟其所爲者。之存乎心。而他。他不存焉。昔日之所膠擾。抹。鍛。滑。麗。

大陣集

卷之七

七

其神者。一旦蕩然。不存乎心。而神爲之告。豈有異物哉。然世之人。固舉謂之爲有物矣。於是搏土。斲木。爲之形容。寵之名。號原本氏族。廣衍景蹟。以附是物。而穹堂奧室。大庭高閣。以居之。患其不稱也。剖羊椎牛。沈玉瘞帛。爲其饗侑。伐鼓撞鐘。祓巫紛史。爲其歌舞。奔走竭蹶。天下之人。惟神之歸。嗚呼。斯民之不可使知。其亦久矣。張伊問謚法。呂涇野曰。後世可謂太易矣。其胡能沮勸耶。故凡爲翰林者。累官至師保。皆謚文。他。

官雖或經天緯地。弗論焉。凡爲將領者。累官至侯伯。皆謚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其辨之哉。

儲泳曰。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爲。故多可喜之術。幼時嘗問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劍空室中。以水濕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啟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

大陣集

卷之八

八

珍秘人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密以擦劍。含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爲人。一氣離形而爲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陳清澗曰。宗杲爲人。權數陰謀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杲陰以其學爲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

既立名。髡猶襲秦。而血脈骨髓。則已移於呂。無垢象山繼作。名髡不殊於孔孟。而血脈骨髓。則已移於禪。嗚呼。六國并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尺寸。而不韋奪其國於几席談笑之間。昌黎伊洛。終身闢佛。曾不能少殺其勢。宗杲乃從容一語。而遺吾道無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呂新吾曰。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是爲勇士。所狀。

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魯鈍之曾子而已。餘無聞也。

范竹溪曰。人果有點鐵成金的手段。何不自燒一丹數百日。外黃白堆積山丘。人果有尋龍捉脈的手段。何不自覓一穴。三十年內。子孫飛騰霄漢。

葉訥菴曰。老釋之學。所以日盛者。賢知之士。方其在學校之中。則既厭薄科舉之文。而學校之所重。其實則止於此。及其當官任職。則簿書期會。

不得有毫釐之差。而此外更無可自効者。試求諸老釋之說。則固有超然遠出於鄙儒俗吏者矣。浸淫汨沒乎其中。而若將有得焉。爲之誘致。吾徒而叛棄焉。鼓動人主而尊尚焉。雖窮鄉僻壤。而老釋之宮相望。比予古之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者。不啻倍蓰之矣。百里之地。學舍僅處其一焉。老死而不得瞻拜先聖先師者。十之八九。老死而不得瞻拜老子釋迦者。十無一二也。生而不聞學校之鐘鼓管弦者。雖都邑之士。有。

之生而不聞老釋之步虛梵唱者。雖鄙邑之民。無之也。尚可謂吾徒有人乎。吾道未墜乎。

溫冠麟曰。天下事。惟揆之於理而已矣。理之所有。則信之。理之所無。則當明辨之。不可泥於成說。而莫之察也。予讀武鄉趙君葬亞神女墓碑。而疑之。據本傳。元州守亞哥有女靜淑。不凡。時州苦旱。壇祈罔驗。公乃禱於九龍神。日得雨。蘇民。願以女侍左右。雨果卽霑。女隨暴逝。遂以遺骸立像於寢宮。泊明景泰間。廟圯。厝媛柩於後殿。

神龕內至崇禎五年。司寇李公鉉式廓基址。再移於前殿龍神座下。迄今享祀四百載。視媛骨瑩然。金色不易。趙君禱雨。謁廟始以禮葬之。且表其墓。而係以辭焉。傳其事者。一以彰龍神之靈。應如響。一以著亞公之爲國忘家。至歷世久遠。經名公表揚。而厥事益確。然無可議。予獨以爲不然。何言之。從來神自神。人自人。各有配。卒不相續也。九龍之爲神。幾何年矣。豈彼時尚孑然無偶。乃必須亞女。以爲配乎。且神固聰明正。

直而壹者也。聰明則不惑。正直則不同。是以能壹以禱雨之故。而荐女以侍左右。此悅之不以道。神當吐之者。乃遂俯而從之。則與汚吏之納賄。何異。人世苟合。便叢物議。謂其違禮而背義也。九龍尊神。其以禮義自範。當更切於恒人。乘禱雨之急。直受人女。而不辭。禮歟。義歟。既非禮義。安得對幽明而無慙耶。况惟天好生。大旱既久。必降甘露。此定理也。如謂以亞媛得之。使亞公無以悅龍神。卽有以悅之。而龍神或不受雨。

將終。不需乎。今年早。舉此以爲得計。他年早。將何以爲繼也。此州早。幸有亞媛。他處旱。又將何以爲格神之具也。此予所以反覆思之。而未敢信也。然則此事之所以傳至于今者。何竊以爲有早有雨數也。憂旱禱雨情也。亞媛之逝。會逢其適偶也。立像傳奇。聳人聽聞。世俗之見之誤也。相沿日遠。人皆信之。以訛傳訛也。名公亦爲表揚。不復置辨。習而不察也。不觀河伯娶婦一案乎。方其事之興也。翕然從之。未有敢以爲非。

者。而其後竟何如也。事之不足信。大率類是。嗚呼。予之爲此言也。豈好爲翻案哉。特以天下之事。準於理。而天下之理。具於心心之所未愜。卽理之所未安。與其輕信成說。曷若詳加辨論。既以白神之誣。兼以解人之惑。庶今後之學者。知怪誕不經之談。終有寢息之日。而吾儒讀書窮理。洵未可苟焉已也。吳霞舟曰。有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予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

文子行曰。祀神一事。實名理風教攸關。世人大舉會賽。此唱彼和。無不欣從。神非不可祀。有宜祀者。有不宜祀者。明太祖準文公家禮。頒之天下。遵爲令典。淫祀有禁。男女上廟焚香有禁。私創廟宇有禁。止令士庶祀其先祖。復置里社之典。每里立一社。祀五土五穀之神。於春秋二享。以里長主之。宜祀不祀。失之背祖。不宜祀而祀。失之媚神。背則不仁。媚則不義。事于不仁不義。此吾之所察。察於心也。且度此會之費。不啻十餘

金。若易此會爲講鄉約之會。借此金爲講時茶餅之資。庶孝弟成風。非爲無作。不愈於行誦賣而冒不仁不義之罪哉。是以季氏安旅而孔子非淫祀太盛而梁公革。愚願同志者。奉若正典。雖違衆。吾從孔梁。

張考夫曰。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間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荆聶其最著也。秦漢間諸儒。必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爲是說。

豈知臨深履薄。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於父母之存沒耶。

高文虎曰。江南徐謬得畫牛。畫藹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度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膈中有餘淚數滴。得之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所。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真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閉。溪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會。今夜開風門。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陸稼書曰。今日世風之壞。莫患乎士志之不立。束髮受書。卽從富貴起見。終日皇皇。但知以科第爲榮。不知以聖賢自勵。科第到手。心滿意足。求田問舍。驕奢淫佚之外。無復他事。士志如此。世

風安得不日下也。是宜知有向上一途。不沾沾於世局。常抱不得爲聖賢之懼。而不肯以第二等入自處。此志既立。然後可尋門路。

楊升菴曰。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

大西集

卷之七

主

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世廟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行乃爲僞封付火。而匿其真跡。所答具如旨。上以爲神。益信之。

呂晚村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卽指心體具衆理。卽統性應萬事。卽統情。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故羅整庵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

大西集

卷之七

主

曹陶菴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夫養生之禮。世人無大謬誤。姑勿論。惟葬祭兩大事。載在禮經者十之五。家禮一書。尤爲井然。其葬也。止以安親之體。而棺槨衣衾。功要舉。座以制其用。其祭也。止以享親之禮。而牲饌酒茗。拜哭齋思。以盡其誠。葬祭之禮。備而父母之魂魄既安。則人子之哀思亦真。更不聞多作浮文。爲悅人耳目計也。奈今多有事佛者。一事佛而剪綵幡幢之華麗。反重於衣衾。

棺槨矣。供佛飯僧之精潔。反厚於牲饌酒茗矣。膜拜壇塲。日夜不休。易爾三獻九拜矣。鼓鐘笙笛。播吹如戲。忘爾哭泣擗踊矣。男婦一家賓客。千人悉擾擾於沙門熱鬧之中。而死者之神魂。反震驚而不得寧。甚至捧父母靈座。任俗禿指。揮長跪於經案之前。其受凌屈。聽其施食。不敢昂首仰視。而顧以爲求佛力之仁慈。爲父母薦亡。懺罪也不如是。罪孽深重。不能拔地獄苦趣。以生天。嗟哉。父母無罪。爲人子者。當爲作傳作

銘。表其善行。如果有罪。亦在幹蠱之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圖蓋前愆。已耳。况梁武懺記。累累篇章。止教人生前作善。而未聞云人既死後。佛代爲之免罪也。且佛爲西方聖人。至公無私。信如經說。果有地獄輪迴之設。佛自能哀憫平反。以從寬典。何待主人香火相懇而爲之所。如必待香火相懇而後爲之所。則佛亦好賄不廉矣。或曰。習俗相沿。行爲固然。不如是。則發引會葬。寂寞無文。噫嘻。世俗移人。良可歎矣。吾聞喪家

率用音樂。娛屍導輶。古人猶且非之。當悲哀慘切之時。忍作耳目之娛。以供路人觀美也哉。觀家禮一書。則一切非禮之事。並無用處矣。况佛教乎。非吾誦佛。我欲行禮也。

張繼孫爲書。誠人作淫詞略曰。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波逐靡者多。彼

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傳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猶或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重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吾輩既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

節義之事。編爲稗官。楚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况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又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

程開之曰。予居喪。俗送葬之日。則碎盆。陰陽家治。桃。菊。急驅遣。予急止之。曰。人受生於父母。父母必愛子。子必願見父母。遣之何爲。予尚恐不得見父母。何忍驅之傷我心也。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人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李中孚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模稜。楊雄之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

是能保其身。旣明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此處要見之。真守之。定尙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子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應邵曰。謹按汝南。鮑魚。有於田得麀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麀。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麀。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復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

耳。

魯堯尹曰。世人看命太死。謂天一生人而貧富貴賤。天壽遂一定不可轉。如此則造化亦一不靈之物矣。而命實不然。

魏石生曰。楊氏與云。晉魏出臣道。壤佛老與子道。絕又云。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爲士大夫者。可不知

守先王之道。以爲一世標準耶。

周公謹曰。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狄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

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口元年。黃龍鹿。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官室。兵敗於外。政亂于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致和隆盛之際。地不受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斬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橫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網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木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觔。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觔。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朱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乘穀昌。以雉雒大。鄭以

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亾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陸子餘曰。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亾。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主。亦屏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讐。此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亾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衆君尙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

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尙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嗣續。寢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魯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亾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是昭王奔郢。郢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郢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子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專諸焉。寢室之兵。魚炙之劔。尸之者子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讐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慘亦焉。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讐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鐫鑊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

夫身有父兄之讐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讐。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讐。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爲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高陸石曰。疾病內外安靜。屬續候氣。世俗急於寒。不知斷送多少。噫。忍矣哉。

熊敬脩曰。愚按朱子之世。儒亦多類矣。呂東萊。史也。而麓陳同甫才也。而霸陳君舉。葉正則。譚恩。

文正集

卷之六

三

而陋之。數子者。辭而闕之。猶易爲力。惟陸氏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鐸。尤足以駕鶴而滅真。故其勢不得不與之辨。雖然。陸氏亦易見。爾卽其答或人曰。家有王祭神。能供千斛水。又有詩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此非分明禪偈耶。其答曾祖道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味乎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甚嗚呼。此何語也。非禪家所謂作用是性。與。

狗子亦有佛性之說耶。陸之爲陸。明明宗。臯子韶輩。樹拂擊拳。訶佛罵祖。生活也。人情固莫不畏難而苟安。亦莫不好高而欲速。陸氏既乘其自便之私。而中其窠。而又爲之改頭換面。餘以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陷溺於其中。而不自覺。故聞其說。卽易爲入。一人卽不可復出。亦其勢然也。自慈湖而後。若白沙。若陽明。並祖其術。而張皇之以之。取盛名惑大衆。且儼然組豆千秋矣。噫。其時彼淫邪道。騰沸猖狂。胥宇宙而鬼魅。

文正集

卷之六

三

禽獸之弗顧也。然後知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世之人心。而未有艾與噫。史愚甫曰。席間論及於命。一以爲必有一以爲必無。余曰。論語云。死生有命。孟子云。得之有命。安可謂無命。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安可謂有命。蓋命之權宰之天。而命之機操之我。世人只問命於天。而不問命於己。所以諫之偶中。則曰有命。偶不中。則曰無命。不知理之外。無命也。奉理之。

外無造命也。不然自外於理是自逆其命也。又何命之足信。

成我存曰。佛者曰。人臨終時。手忙脚亂。必須捉得此性。便不隨氣飄散。有所安泊。不知所謂安泊者。在何處乎。且未死時。便須愁手忙脚亂。則未死以前。何時不手忙脚亂乎。吾嘗笑其多此一番安排也。其謬之甚者曰。投胎奪舍。夫既絕去人倫矣。而又奪人之舍。姬血肉而即恩愛。至牽纏至狎私矣。

趙玉峰曰。諸生中有謂貧而不能學者。有謂家務繁而不得學者。曰。學豈論貧富。有事無事乎。食息起居罔非學。視聽言動罔非學。應事接物罔非學。經綸事業罔非學。若舍此而言學。吾不知所學為何地。所學為何事耶。

呂晚村曰。程子謂性道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卽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歸然也。害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乎。則

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

范介儒曰。新鄭南有子產廟。土人以爲生產之神。塑翁媼二像其中。及群兒於左右。祈子者男女沓至也。又有皮場公廟。其神乃湯陰張森。唐來累封惠應王。今人不知以爲子皮固誤。乃新

皮匠二十餘人。認爲祖師。斂錢穀。禱賽之。尤可捧腹。此可與杜拾遺爲杜十姨。同入笑藪。

張考夫曰。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嶼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贊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祠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嶼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

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陳清瀾曰。或問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卽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鸞飛魚躍。相似也。

古四集

卷之十

宋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德相似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楨而養棘棘相似也。一條痕。一捆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

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劉劭曰。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綴挂著之耳。狗於寵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見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隣里。此有何惡。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凡變怪

古四集

卷之十

明

皆由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皆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曹陶菴曰。天下之溺信鬼道者。莫甚於婦人女子。語以世間正道理。多格格不能了。而獨於福利祈禳間。好之篤而行之專。是以登山人廟。聚會脩齋。而叢祠精藍之內。悉爲脂粉羅綺之場矣。禮始於謹夫婦。別男女。女子居內。深宮固門。出

必擁蔽其面。所以別嫌明微也。而今也如此。神如有靈。亦當憎其非禮。勅鬼使曳出。其何福利之肯予哉。夫香煙之場。男女雜處。隘巷重門。挨擠不前。摩肩擦乳。躡足留眸。且也供神。或多演劇。婦女偏好觀場。優人穢語。諱浪對而相侵。稍知自愛者。何以堪此。甚而妖淫不良。一見狂且。目成心許。樂蹈文君紅拂之轍者有之矣。雖然。婦女無知。不足深咎。如使家有烈男子。聞範素嚴足跡。何由暫及門以外哉。

陸信卿曰。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嘗疑其事。既而深惟焉。果可疑也。昔季康子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豈有已爲政未滿旬日而誅一大夫耶。孟子曰。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於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以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

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會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子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其欲人自遷於善。甚廣也。正卯旣爲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之身首異處耶。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僭人倫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因主

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爲司寇。正刑明罰。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尙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辭於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於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於君。再請於相。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啻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於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家語左傳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實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

自托故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爲之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物之效也。

大正集

卷之七

星

宋之賢唐縣人。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有人來禮者。轉側其鏡。遣觀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獸形。賢輒告曰。此罪業者。當更禮念之。又令禮謂。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大業九年。煬帝在高陽。子賢將爲無遮佛會。因衆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炕。兵不敢進。將曰。此地素無炕。止妖

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

呂晚邨曰。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則尚有涯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搦。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脫于朱陸之間矣。譬之劫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襖

大正集

卷之七

品

矣。始猶是門外人。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成我存曰。田巴一見魯連。終身不敢開口。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一聞二程論易。而卑比永撤。遂不復坐。古人知己。知彼。故以其虛懷卜其實。抱今之俗士。則不然。坐井觀天。窺蠡測海。其見勝已者。不知其勝已也。以其爵位聲勢之不如已。故所見皆不如已也。或其爵位聲勢之勝于已。而不僅爵位聲勢之勝于已。則亦但以爲爵位聲勢之勝于已也。彼其心。非不知其更有勝

於已者。以爲我做之。則我貴矣。我卑之。則我高矣。抑知非爾所能傲。傲爾愈賤矣。非爾所能卑。卑爾愈下矣。奇才不隨衆而顯。真儒不藉譽而彰。且夫高視闊步。若無人此英雄之所以待俗士也。而俗士反以相加。不其悖哉。一白眼也。在英雄則爲不屑。在俗士則爲無目矣。一捫蝨而談也。在英雄則爲故態。在俗士則同穢巧矣。一勿視其巍巍也。在英雄則爲忌勢。在俗士則爲無禮矣。是故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劍氣凌雲。而屈跡于萬夫之下。古之君子。誤固渾樸而莫可測。今之俗士。一見而洞悉其肺腑。彼其精神固浮露乎面貌之外。而不使其有餘蘊也。甚則才非季緒。而學其瓌瓌。任非劉四。而效其罵坐。彼自以爲套。側之不可不一演也。而不知其貽譏于識者多矣。然則才士將何如。才士之爲人。如蔣琬之爲政。亦曰不事脩飾而已矣。

未幾日。葬親惑於分房之說。兄弟議多。終年牽制。

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于山水何與哉。

張考夫曰。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來。此以誠往。彼以殘忍。加此以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怨。是以謂之大德。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狠防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僞動無失着。却恐以是爲心。其初起於逆詐億不信。其後浸尋至於賊仁賊義。何止未免爲鄉人而已也。

冉永光曰。乾父坤母。陰陽之氣合而萬物生焉。父乾道。母坤道。陰陽之氣合而子生焉。謂父母之氣不通於天地之氣。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井之水。猶然地中之水也。謂天地之氣。無別於父母之氣。亦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此井與彼井。甘苦不同味。盈涸不同時也。天地父母皆本也。

天地者本之大。公父母者本之至真者也。至真無二。故曰一也。世俗昧一本而惑於異說。曰人之生。胎完期滿。鬼神爲之送其魂。不送不生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人之生。氣以成形。理亦附焉。知覺運動。氣之爲也。仁義禮智。理之爲也。今無暇論理。而姑論氣。氣者生生之機。氣聚形成。生機自寓。其爲知覺運動。一皆出於自然。非由外鑠。若曰。人之爲形。但冥然塊然。不能知覺運動。則生生之機。遏而不可一日存。

矣。古人當官骸全備日。卽在母腹。已有知覺運動。及時至而生。如瓜熟蒂落。此固非鬼神所得分其功者也。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曰。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然則魂特氣之用耳。謂氣聚形成。而尚未有魂。此大謬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况乎魂者虛空無相。非可貯而有也。亦非可携而贈也。卽令人之魂。待送於鬼神。而鬼神貯於何所。携於何具乎。人之生。萬萬矣。鬼神又何得萬。

萬之魂。奔走而賁送。日不給矣。此可決其必無也。且形魂分現。則魂其靈者也。形其蠢者也。以靈者予鬼神。而以蠢者歸父母。譬之人有珠在櫝中。而曰珠者鬼神所遺也。櫝者父母所授也。則鬼神之恩重。而父母爲輕矣。將無父母一本。而鬼神又一本乎。或曰。子不云。天地爲大本乎。予曰。所謂天地爲大本者。溯其源也。父母處天地中。乘天地之氣以化生。而天地非有所爲于其間。如俗言鬼神之司其權也。故一本專屬之。

父母也。人不知一本。是不識取父母真種子。而忘其所自出矣。予不可以不論。

陳清瀾曰。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胡敬齋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刑政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

折衡使民不爭。

詹東園曰。無病不宜尋醫服藥。富家則醫者利其有。往往用藥於無病者。不知無病而藥。則太過。蓋藥不可不及。尤不可過。予曩者以知醫而循古人不治已病。先治未病之語。懼身之虛也。長年不離補劑。而久之得腹脹頭眩。脚膝無力。蓋補之太過。則脹。脹而生火。火炎上。上實下虛。故頭眩暈。而脚膝無力。又不自知用藥過也。而日愈益用藥。愈益病。醫者多云將來不治。心竊憂。

天正集

卷之七

星

之未幾。北上。船凍窮鄉。兩月藥盡。無處復覓。而藥止。止十餘日。稍爽。越一月。盡滅。乃知使之腹脹。頭眩。脚無力。以無病用藥。藥力太補。傷之傷焉。得補。于是乃悟。當歸之以去惡血。致補者。非有加于本血也。因有惡血。可去。去之。而本血自在。無復傷害。是去其害。乃所以生其補。非有物外益。而加補之也。加斯過。過斯為病矣。譬如種一木。見其土燥。而以水灌之。木沛然生色矣。假令地濕。而謂溉之。可以生色也。日日復以水溉。

則水積於下。而根為之腐。木立槁矣。人之不必藥補。而藥補。害亦猶是。

冉永光曰。予少閱袁了凡所傳立命之學。喜其言有証據。而導人以爲善之路也。書一格懸之壁。日以功過自程焉。及漸體會孔曾思孟之書。有所入。覺了凡之言。無當也。置之不復觀。近見呂晚村力詆了凡。謂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以勸人爲善。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予因自幸。不存少年之見也。然猶恐天下人同予。

天正集

卷之七

辛

少年之見也。故援孟子之言。立命者。以正之。孟子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謂天所賦予之理。修身則此理不至失墜。故能立也。非爲夭壽爲命。而立之以有壽無夭也。孟子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謂氣數之命。禍福是也。君子盡道而得福。固其當然。即得禍。亦屬莫之致而至。故爲正命也。非謂盡道者。順受其禍。而去其禍也。了凡計功以千萬。而所求輒應。不與孟子相左乎。夫學者治心之要。不外存理。

退欲耳。窮理居敬以求欲之。不萌而猶患其潛滋暗長。不可禁也。今乃爲之勸曰。行功幾何而得某報。行功又幾何而得某報。譬之商賈持籌。居某貨而利幾倍。居某貨而利又幾倍。以此營營於心。人欲錮蔽。天理消亡矣。果其獲報。亦云私也。見其不獲。而徒役其心於不可知乎。天理善也。人欲惡也。存天理。君子也。徇人欲。小人也。未有人欲可謂之善者。未有徇人欲可謂之君子者。而可造化之權者。竟不能鑒其爲理爲欲。

爲君子爲小人。而隨其願以應之。必不然矣。或曰。了凡使人知命之可移。而勉於爲善。是亦名教之助也。而予深闢之。將使人肆然不知有善。乃爲愈耶。予曰。欲使人勉於爲善。莫若使人識善之真。告予以義爲外。孟子闢之。而人知義之在內。今人以善爲外。而予能聽其晦蝕。不爲置辨耶。所謂善者。本乎吾性之仁義禮智。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其最先動者也。見一人一物之失所。不忍於中。而思有以施之。

濟之。及人物之被其施濟。祇順其惻隱之情。而全乎性之仁。故以善爲內也。乃天理用事。而不參以人欲者也。今人見一人一物之失所。思有以博施濟之名。不以爲吾性吾情之不可閉抑也。而但曰行善事耳。出其物力。爲之施濟。夫物方固外也。非內也。施之則善。格之則不善。豈非以善爲外乎。而且有覲覲而爲之。不獨外也。抑亦僞也。以善爲外。必待有所覲覲者爲之。無所覲覲。則不爲矣。以善爲內。本乎吾性之固然。發

乎吾情之不容已。其爲善如饑者之求食。不飽不止也。如行者之赴家。不至不止也。而物力特借資耳。非善之本也。孔子不以施濟言仁。而取諸立達之心。苟心純乎理。即不施濟。一人一物而已。淡於爲善矣。此又不可不知也。今人方以善爲外。而了凡立說。又鼓衆而作其氣。久之。迷於本原。而善愈晦矣。可謂勸善乎。若報應之說。吾以孟子爲斷。曰俟耳。順受耳。不聞隨人之願而轉移也。今信了凡。將謂孟子之言非歟。吾寧

聞了凡而從乎孟子。

耿逸菴曰。性字從心。從生。乃人之生理也。釋氏言
心不言性。是無生理矣。空虛寂滅之學。最足爲
人心之害。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大呼集卷之八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呂晚村曰。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不徹得西銘一篇道理。看此等定無得處。

大呼集 卷之八

史西村曰。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不可勝計。富者倒困。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巫日肥。而民日瘠。雖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嗚呼。自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跡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

魏環極曰。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

之時。所與之人。所歷之境。所行之事。至今一展書卷。瞭然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故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卽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吾願學者。當以真詩爲法。孟熙曰。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汾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

大呼集 卷之八

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子嘗詢於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曹陶菴曰。拜喪嫁娶一事。不知創自何人。致後人奉行爲固然。而不知怪。則天倫之大變。至此極矣。夫居喪嫁娶。律有明禁。期祥以內。或犯此科。

法且難追。而今竟於含歛在殯之時公然嫁娶。號曰拜喪。禮人子親喪三年。廬居不入內寢。不食酒肉。不御琴瑟。豈含歛在殯之時。捐苦塊而就床褥。易悲哀而爲歡娛。燕爾新婚。忘親不顧。耶。其主拜喪之說者曰。男女已屆婚期。若不嫁娶於新喪之時。越既葬則不敢矣。嗟乎。既葬而親屍歸土時。過卒哭猶曰不敢未葬而親屍在牀。此何時也。反爲敢之乎。如慮喪期尚遠。悉失彼女嘉禮之時。豈不見曾子問篇婚禮既納幣。

有吉日。壻與女之父母或死。俱致命絕婚。別議嫁娶。此不可倣而行之乎。雖然。嫁娶者之罪。自不得而辭者也。而任事主婚之人。將何以自解耶。熊敬修曰。陽明答羅整菴書有云。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

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嗟乎。學問之遊。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人。豈無有能讀朱子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浚思詳考。而率易立說。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况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說矣。陳幾亭與紹守書曰。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弟盡在紹興。爲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魏石生曰。佛教清淨慈悲。是其所長。但謂大惡之人念佛一聲。則罪俱消滅。恐無是理。反長小人之爲惡之念。回教更爲可哂。爲惡之人。但以水灌身。罪即消滅。若天主教。則又以聖油傳頂。皆邪妄耳。

成我存曰。昔疏廣疏受。既歸鄉里。日置酒娛族人。故舊有勸廣爲子孫立產者。廣曰。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妙矣哉。廣之爲見也。不特不爲後人作馬牛。且欲爲之去累。此真千古一人。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出耳。世間統禱之子。多有不能振拔者。皆以矯奢淫逸。故慮其驕奢。而予以寒儉。則人人自奮。而爲致身立名之事矣。然則二疏之散財。非止於欲去累。乃真能以富貴望子孫者也。

武謂熒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

大甲集

卷之八

五

皆咎焉。魏環極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熒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爲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張考夫曰。世儒工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坑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爲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非心乎。外此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從謹言。

謹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已夫。呂晚邨曰。依俗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兇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相者。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四句而已。秀才肚。

大甲集

卷之八

六

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耐得翁曰。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川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無非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

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

李時龍曰。程嬰杵臼之所爲。人之所甚難能者也。天下後世之所歆談而樂道之者也。以愚論之。取其存孤死難之一節。則善矣。若以通理論之。則未爲得也。殺他見以存真孤。此豈至仁者之所爲乎。他見何罪焉。而殺之乎。存真孤則爲至仁。殺他見則爲至不仁矣。在昔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謂其見牛未見羊也。故以仁術稱之。使其見羊而以易牛。則亦不足稱矣。夫待異類尚

天賦集

卷之八

七

如此。而况人吾同類。豈論其見不見哉。不見且不可殺。而况婉婉孱兒。忍見而殺之乎。故吾謂二子之所爲。非至仁者之所爲也。或曰。使聖賢處此。則何如。予謂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不爲。但盡吾心力焉耳。若存其一害其一。忍于此而不忍于彼。此春秋戰國感恩報主。必于成功者之所爲。非聖賢中正之道也。

陳清瀾曰。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舵。譬喻極親切。若禪學則以人心靈覺爲舵矣。

冉永光曰。凡名之可並稱者。必其理之有同原也。

不然。則其事之有相資也。倫有五。爲君臣。爲父子。爲夫婦。兄弟朋友。廢一焉。不可。其理有同原也。民有四。爲士。爲農。爲工。爲商。廢一焉。不可。其事有相資也。若夫道相左。而意相背者。則未有可並稱者也。故饕餮窮奇。不入八元。八愷之目。夏癸商辛。不登二帝三王之列。名固不容濫也。予嘗聞三教之說。而惑焉。非惑于二氏。而惑于吾儒之爲是言也。二氏言三教。援吾道而伸其說。

天賦集

卷之八

八

也。吾儒言三教。降吾道而同于邪也。試取彼二氏之心。而窮之。寧僅欲與吾道並行而已。其意直欲奪吾道。而孤行其說於天下。卒之知吾道之正。不可斷滅。又恐顯然與吾道相畔。足以駭天下之聽聞。於是爲依傍之詞。曰釋道儒三教。以見其與吾道同尊。而繫吾道于末。又微以示其駕吾道而上之也。乃吾儒不察其欲爲吾道病。而安其與吾道相附。羣以爲然。竟成子古不可移易之三教。譬諸盜脅主人。恐人之羣起而

攻之也。號於人曰吾友也。而其主人不正其爲。盜而決去之。亦號於人曰吾友也。其究也爲其吞莖而不悔。不亦大可惑歟。且彼之所謂三教歸一者。尤大謬也。爲釋者曰性爲道者曰命。竊吾儒性命之說而附會之。然吾儒之言性命主乎理。彼之言性命主乎氣。其心蓋怵於生死之際。務爲清淨空寂。割絕情緣。而悍然不以動其心。要其起念皆私。視吾儒之廓然大公。盡其道之所當爲。而修短付之氣數者。誠霄壤也。人之

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而二氏曰必行吾出世法。使人盡出世而人道絕矣。人之所以爲業者。士農工商之各有所習也。而二氏曰吾托鉢而謀衣食。使人盡托鉢而衣食匱矣。上世治日多以二氏之說未興也。後世亂日多以二氏之說肆行也。是庸可垂以爲教乎。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一故道一道一故教一三其教則亦三其道三其道則亦三其性矣。故知爲三

教之說者。欲亂吾教也。非崇吾教也。而崇吾教者。當先正其爲亂吾教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謂之異端耳。非可以爲教也。吾儒而樂談三教。是與於二氏之甚者也。名教之罪人也。魏環極曰凡醫不明望問切之道。不察寒煖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血氣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

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効驗。而始刊於書中。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孫鍾元曰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者。良可浩嘆。

華陽國志。泰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怪。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杜甫作石犀行。自註云。是年無霖雨。水不損戶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吳越淫祠。幾與民祠交半錯處。我欲盡毀。而愚俗震駭。聊托于此。幸後之大力賢人。有以救之也。其詩曰。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一解。竟不知李冰刻知此犀牛。定是李冰刻否。若謂厭鎮江。亦則蜀江水天然東流。殊非犀牛之能。天生二字。妙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

戶口。此事或恐為神差。二解。蜀人矜誇聖蹟。先不後。恰是今年漂損戶口。竟不知千年家福。今不靈。忽不驗於今耶。亦不知蜀人妄誇神靈。實則千年中間。漂損之事。時復有。終藉隄防。出眾力之總之。只據此事。神已無辨。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衆人謀。三解。畢竟呼號衆力。刊木石。高築日日照于上。人觀于堯。明明可見。不關犀牛之事。何得相傳。兩許神怪。証民視聽。真可痛恨也。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說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四解。舊聞五犀。今三犀。後來焉知不剩二犀。一犀。以至無犀。因戲語之。兩犀。即不能經濟人事。然却須自作經濟。

若不然者。後來轉缺轉能。蜀人或又妄說奇怪。我則曉然。知是只被江水漂去耳。犀尚自愁為水怪哉。其乃滑稽之雄。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五解。只二句結。但見人平水望於天下後世。如將不能旦暮待者。則必用安得字作結。如此詩蓋了知二犀後來終成漂沒。而畢竟于心不伏。故高呼聖人出世。提天綱。平水上。連取三犀投之巨浸。以快耳目之前。稱聖人為壯士。大奇。亦為其一洗。愚俗禍福不惑于中。故作是稱也。張考夫曰。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為不當為。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耳。其弊必至於見義不為事固

有吉而不可為。亦有凶而義決當為者。君子惟義之與此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呂新吾曰。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為而值可為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于舉動。竟是成常墮耳。孔子為政于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詹東圖曰。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論語首篇。四及孝弟。而普一誤再誤之言。以背太后。則不孝。以忘太祖。則不弟。嗚呼。半句安在。

朱勝非曰。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人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趙玉峯曰。今人高談性命。豈止老師宿儒能之。卽童子操觚。命以天命之謂性題目。亦可作成文。

章言下亦能了。然孔子五十而後知天命。豈孔子知天命之難。而童子知天命之反易耶。蓋童子所知者。紙上之陳言。胸中之活套也。今之徒談者。何以異於是。

真逸曰。愚民惑於妖巫。雖官府嚴。莫之能止。海上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於巫。巫言有厭勝於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於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

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呂晚邨曰。告子遺說。至宋而忽。倡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氏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辨。開闢錄。學菴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

陸慶中。吳中以狐精相駭。怪幻不一。亦多病癘。居

民鳴鑼守夜。偶見一貓一鳥。無不狂叫。有道人自稱能收狐精。鬻符懸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卽以妖法剪紙爲狐精者。斃諸杖下。而妖頓止。

朱子曰。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怒紛起。恣意猖獗。魏環極曰。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

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要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供給兩個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却有悟頭。洪太白曰。今士庶家。欲行古諸侯大宗之禮。誠爲無謂。然宗法不立。則人罔知尊祖敬宗。當如丘文莊公所云。大族之家。以長房主始祖之祀。所謂冬至祭始祖是也。而各房當自行小宗法。然今鉅族之有家長族長。但論行齒。而不主於適。

大西集

卷之八

七

長房之宗子。甚非古禮。夫世有古今。禮無沿革。當遵時王之制。而不失先王之禮意可也。段九章曰。承問初更鷄啼吉否。足下謂某將守某城時。初更鷄鳴。以爲荒鷄也。厥地當爲丘墟。亟引去。而城亦遂陷。竊恐今日亦類此。余心不敢謂然。大抵物理深邃。其所以然之故。非精於格物者。未易窺測。若執已事。何異守株。家語記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盡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且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

知之。子曰。昨夜月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是知之。及他日月離于畢。而竟不雨。左傳載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韋竿玉瓚禳。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五月火作。一如竈言。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將復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夫萬物之變。本於天文。而天文極顯。其

大西集

卷之八

七

應尚在。或然或不然之間。况物之幽隱者乎。且鷄之鳴也。固必有感之者矣。昔者孟嘗君逃秦。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孟嘗恐追至。適其客能爲鷄鳴。而群鷄鳴得逸去。當其時。鷄之鳴。固非其時也。則以人感之也。秦文公得玉雞於陳倉山。以爲神。禮之。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嘗以夜燐。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祀城。狀若雄雞。其鳴殷殷。羣雞夜鳴。當是時。鷄之鳴。又非其時也。則以物感之也。今日初更鷄啼。其感於人耶。吾不得而

知也。其感於物耶。吾亦不得而知也。遠指爲荒。鷄不亦甚乎。或者終以某將守某城爲疑。彼謂鷄爲荒鷄。地當丘墟。夫鷄荒不荒。固不可知。而彼業已棄城去矣。城安得不陷。然則城之陷。固不陷於鷄之鳴。而陷於人之去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不足言。鷄鳴違時。又何足論乎。

伊席夫曰。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

大略集

卷之八

七

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濶。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故君子不懈情於閭屋。不矯飾於廣坐。莊生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湯潛庵奏疏畧云。蘇松滬祠有五通五顯。及劉猛將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

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遘。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福。借值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

大略集

卷之八

七

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民俗如此。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革。神卽降之禍殃。皆

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

敖子發曰。陸象山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安能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奸作聰。明暨大奸大惡耳。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出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巨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履祀人憂天之念哉。

六甲集

卷之八

元

成我存曰。余觀書冊所載。如抹傲而喜。其跡鄙也。而為親焉。義也。虛墓而泣。其行正也。而為名焉。利也。一物釋西伯。其事曲也。而為君焉。公也。獻數州之地。其言順也。而非情焉。私也。他如國忠。明祿山之反。倪胄快復讐之舉。公其事而私其心。豈能有當於義哉。

呂晚村曰。天爵二字。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寓言也。天位。天祿。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

者。造為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為善。夫所為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偽行善事。此勸人為惡。非為善也。即使盡如袁了凡所勸。正孟子所謂要藥。必凶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為善者眾。自漢以來。為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為所惑亂矣。

六甲集

卷之八

三

為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耶。魏環極曰。關侯生而為人。拒曹瞞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為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增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羞死。尚敢乞靈邀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媚。槩可知矣。人亦求其為神所取者而已。

葉初菴曰。釋氏自達磨東來。一花五葉。隻履西歸。

其神怪既足以銜流俗。而其宗旨以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爲言。一掃從前義理而務反求默證之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於是其說重淺極妙。而非復如佛之始來者。不通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故知禪學之盛。皆儒者爲之也。傳奕言於太宗曰。佛入中國。熾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必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註元奘譯于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爲佛。某爲阿難。設爲問答。一改再改。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然所攘者。心莊也。猶未敢顯然以周孔之言佐之也。而沈溺既久。恣無忌憚。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如蘇轍註老子後序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其說一出。軼極贊之以爲奇特。而一時

程門高弟如呂大臨之論未發。游酢之論歸仁。楊時之從僧常總問性善。謝良佐之言知覺。皆不能篤於其師說。以入於禪。僧杲黠者也。窺吾之意。已動而易入也。則語楊之門人張九成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不恨矣。自此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視蘇氏之顯然以儒佛爲同者。其機尤工而隱矣。至陸九淵開釋氏以爲自私自利。而其學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窮究磨煉。一朝自省。亦禪學也。其弟子如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中之見。楊慈湖雙明閣上扇訟之證。夜中黑幕脫去之悟。一禪機也。蓋南渡以前。士大夫之好佛也。顯不諱其爲佛。南渡以後。士大夫之好佛也。諱其爲佛。而陰主之主之既久。而亦終不可掩也。故西江之學。禪機最淺。離合出入之間。使人不覺。而其徒則顯然逗露矣。嗚呼。爲釋氏之徒者。恐其說之壞。常欲附於吾儒。至於訶佛罵祖。以巧護其

說而儒之入於釋者亦恐其說之壞。至於改頭換面以自亂其宗。幸而有賢出排之。甚力。然而如傳奕韓愈。闢之於儒。佛判然之日。其勢已艱。有宋諸大儒。闢之於儒。佛混一之日。其艱不更甚。而其勢不更急哉。

成我存曰。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纔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況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況其下乎。陸宣公

天賦集 卷之人

三

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出不取。次年復出試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人奈何躁急爲也。聽之於命而已。

趙玉峯曰。學莫先於治生之說。人每非之。夫治生豈營營逐逐之謂哉。男耕女織。常勤常儉。日用衣食。自可不缺。苟度歲月。以黽勉於道。方是善學。若一槩置之。妻啼饑兒號寒。曰吾愛道不憂

貧也。道豈如是哉。

楊君謙曰。尹山許道師。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其人居一室。入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燦然。妄見諸佛神相。愚無知者深信爲佛。所聚人

天賦集 卷之人

三

亦幾百數。都指揮發兵收之。其黨曰。汝軍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一卒大胆突前擒之。餘皆盡縛。

呂晚村曰。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入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例者也。駭豎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開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

不可不知。

陸稼書曰。聖學千言萬語。皆是。要人篤行。知而不行。雖讀盡天下書。何益。每見今人。視書自書。身自身。若不相聞。正誼明道之言。不離於口。見微利輒動色。慙忿室慙之訓。日寓於目。遇細事輒矜張。威儀不能自檢。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談。太極。跛倚而讀。西銘。程子所謂。只作一場話說。豈不可惜。是宜刻刻檢點身心。以不能變化氣質。為羞耻。以負所學。為大懼。內省無疚。然後可。

大呼集

卷之八

三

講文章

曹陶菴曰。炎帝制醫藥。而民無天札。顓頊命重黎。治神人。革九黎巫史之亂。而民安其居。乃知醫藥。可以療人疾。而師巫之適足為民害也。自古然矣。人以氣血為生。以飲食起居為養。苟失其養之之節。或內而五慾七情之傷。或外而風寒暑濕之感。氣血違和。此病所以來也。為之診其息脈。授以方餌。或施以針熨。對症攻之。病未有不瘳者。愚人不解此理。未病之先。不知隄防。初

病之時。視為偶然。病久而不甚劇。亦忍畧而為平常。一旦燎原莫救。轉驚轉疑。遂以為鬼物之祟。我也。而師巫之尊。竟踞上座矣。富者浪擲金錢。固無吝惜。而貧無甌石之家。脫簪珥。質袴襦。急供香火之費。嗚呼。臟腑損傷。何與於若輩之被髮叫號乎。况病之為狀。或痰擁而譫語。或火動而狂走。或血潮而眩暈。癩迷種種變症。候各有因。而病者認為山魃木魅。牢執於胸中。而不可拔。師巫以此愚人人。亦以此自愚。究竟傾囊

大呼集

卷之八

三

喪財。師巫席捲以去。而病者耽延日久。殞命者不知凡幾。夫師巫之不可廢。祇古者祭祀祈禱。被除不祥之末役耳。於岐黃盧扁之術。迥不相及也。延妖人以寄生死。不其北走而南轅乎。黃震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於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即令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祥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李中孚曰。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

讀矣。只是上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作聖賢遺留下求富貴的本子。死死終日。誦讀倦倦。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

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所宜猛省。

呂晚村曰。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寒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卹睦。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

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曹安曰。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胷。桎梏釘之。胡致堂云。桐人桎梏。世所謂呪咀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咀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費衮曰。江東村落間有藁祠。其女巫多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之。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

敗。遠邇相傳。吾事去矣。迨夜其諸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敘之曰。汝質明復入廟。冒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錢翌日。又舉復來廟庭。袒裼呌嘖。極口醜詆。不可聞。廟旁民大驚。觀之者踵至。少年抵神相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皆悉飲之。以至肴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

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麗蓋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覡毒酒中殺人捕治引伏魁坐罪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李畧曰畧舊有一宅高敞虛闊人不可居每至昏瞑間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字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

大西集

卷之八

五

行之氣相剋滅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蓄在一隅故成妖爾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復作畧自幼誌之後有朋友函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成我存曰雖有聰明才智之士必資教益而後成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師卽有責善輔仁樂羣之友試觀先賢傳誌必曰從事於某門必曰與某某遊則師友之際關係生平可不重歟昔羅仲

素少從吳國華學後見龜山通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李延平初見羅豫章謂拳拳求教之心比迫於饑寒爲更切朱子二十四五歲尚泛泛於釋老及獲從愿中先生遊遂豁然改悟所聞益超絕如兩程之與橫渠晦菴之與南軒殊方異地而情同骨肉志斷金石觀其遺集曾有一言之非切磋箴規者乎今之學者僅從事於章句訓詁之學以爲師徵逐於酒食遊戲之侶以爲友豈古人負笈千里

大西集

卷之八

五

聚首一堂之意哉

高佑紀曰京師喪家出葬浮費最多往往越分集送者張筵待之優童歌舞於喪者之側跳竿走馬陳百戲於道尤屬悖禮

張考夫曰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爲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是思之爲主者有如范文正公方可就辟爲賓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與

有成何可易。要不獨間帥爲然也。

胡之早曰。人有惡鴉鳴者。鴉從東來。避之西。從南來。避之北。二方亦然。或出門輒返。竟日不出。鴉或鳴牙前。啐嚙之。使人逐之。以爲不祥也。嗚呼。不祥之來。由於天。鴉奚能爲。設其鳴而祥。亦將逐之。是逐祥也。祥去而不祥者。至。率歸之。鴉彼鴉。奚罪焉。天降不祥。鴉知而先鳴。卒逐之。是逐天也。天可逐乎。已未有德。不能弭災。轉禍不祥。莫大焉。而以爲鴉實生禍。何其愚也。鴉亦不幸。

三

卷之八

三

建此人而終不能改其鳴聲。將無爲鵲笑乎。

呂晚村曰。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矣。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卽誠。卽事物中運用其德則誠也。

陸貞山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爲祟。家人請

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孳母妻就人家飲食者乎。且挾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魃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其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命僕撤廟。焚其像。陸竟無恙。其家至今不祀五聖。

魏環極曰。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勦言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

大

卷之八

三

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應劭曰。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楊石齋疏畧曰。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

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妄。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宋徽崇信尊奉。無所不至。史冊所載。其跡甚明。未暇詳論。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勝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一皆身被誅竄。家抵滅亡。豈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夫何譏邪。小人公肆眩惑。至使宮闈之內。修設齋醮。萬乘之尊。親蒞壇塲。上感宸聽。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能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能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况陛下親蒞壇塲。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靡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其爲聖德之累。非小。非止虧損聖化。耗蠹

民財而已。

熊敬修曰。有謂晦翁言伊川。蔡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

葉少蘊曰。唐人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媼者。謂小

孤爲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托論亦不當如此。

呂晚村曰。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鴻臚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手。其餘更無難治矣。成我存曰。先儒有言云。時俗之病。壞於先人者爲

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雖欲加
以好水。亦甚費力。彼父督其子。兄勗其弟。師誨
其徒。先達導其後輩。無非圖溫飽。占便利。廣田
宅。飾輿馬。趨勢競富之故。智苟非洗去其舊染
之污。打疊乾淨。俾知其所習見。習聞者。皆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如醉初醒。如寐始覺。翻然悔悟。
而後思有以易之。驟語以求聖人之事。豈可得
乎哉。猶之病患積滯。必須予以硝黃之劑。消除
淨盡。乃可漸加補益。徐理元氣矣。

呂新吾曰。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
說。且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
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
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薛文清公曰。聖賢之書。統體純粹。而不襍諸子之
言。襍駁中。亦有純粹者。節取焉可也。

葉初菴曰。人情好逸而惡勞。大爲之防。猶且日甚。
而况與之以可逸之途乎。而或者不知大體。謂
佛者是天下之大養濟院也。何其不考於古乎。

古之孤獨矜寡。皆有常饌。瘠癯跛躄。斷者侏儒。
各以其器食之也。雖窮老廢疾。猶不使之無所
事事。而坐耗天下之財力。而可使少壯聰明之
民。無所事事。而以養濟院處之乎。又可以無具
焉。使吾民皆無失所。而幸有佛寺者。以陰爲國
家立一養濟院乎。

李之彥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
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
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

義也。自夫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
無周濟。穢言相誑。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誦
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
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撓拂。而取疎遠。故
隨事苟徇。而覲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卽導之
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閭牆。卽導之以不友。
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卽導之以不琴瑟。謬
引古人。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烏爲鸞。皆此等
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

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呂原明曰。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文

卷之八

三

忌之禁。至其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款解而俗易。

呂晚村曰。五倫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卽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

僧俗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卽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卽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陸稼書曰。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

文

卷之八

三

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掃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旣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卽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孔孟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病。正由見聞未廣。善惡

未明耳。掃見聞。掃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溪海門之徒。決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未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

魏石生曰。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地震。次日或告予曰。昨夜地動。予曰。地不能動。是天動。爾或不解。予曰。地之下皆天也。地之中皆天也。非

天動而何。或乃釋然。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如何。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貺及於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僊福不易。吾聞人多矣。僊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僊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日

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於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鄭省齋曰。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未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瓊瑣迂怪之徒。尚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成我存曰。古之種種小人。卽今之號爲君子者。不逮也。其曰言必信。行必果。這是何等人品。吾儒若爲君子。尚不及古之小人。反躬得無愧乎。廬山之麓。有老儒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講道。了翁曰。吾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斂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哉。他日陽明聞之。嘆曰。不可謂浚山窮谷無人。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便佞狡利去道遠。陸子靜曰。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懇。言似不能出口者。議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淺惡之。

由此以觀。巧偽之不如拙誠明矣。

武問呂晚村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議何心。是

又四集

卷之八

三

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熊敬修曰。愚按陽明一出。譚良知者盈天下。而議良知者亦盈天下。議之者曰。禪也。談之者曰。聖也。紛紛吹吸。無虛日矣。嗚呼。抑何弗考也。陽明之言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

不吾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告子為諱也。其答陸元靜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又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佛氏為諱也。陽明不勝其好高立異之念。而名位勢力。遠足以動人。遂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為敵。而畧無

又四集

卷之八

三

所忌憚。其徒又從而簧鼓震盪於其間。若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齊唱宗風。變怪百出口。口良知。口口菩提。正覺。方傲然以棒喝為得意。而又奚知所諱乎。迨天泉一証。舉世若狂。滿街聖人。一切不礙。嗚乎。無善無惡四字。儒耶釋耶。此不待辨而知之者也。既乃人心不死。剝後有復。有識者起而攻之。即其徒亦或舉而疑之矣。陽明知衆論之不我與。而已說之不足以行遠也。於是有晚年定論之作。亦其計無復之

聊以塗飾斯人之耳目而已。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立爲三教一家之說，以附和之名爲渾同，爲調停，實則竄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爲三教，實惟有佛爾。蓋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間，斯文一大爲淪晦焉。今其餘焰尚未熄也，嗚呼，豈可不爲之寒心乎哉！

魏環極曰：居官者何嘗不擇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

大正集

卷之八

聖

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戊午與商以戊午，非明驗乎？

賀季真以寶珠與賣藥王老，求黃白術。王卽以珠易餅，與賀共食，賀惜其輕棄。王曰：怪客未除，術何由得？彼異教，立能如是。

高陸石曰：儒者雖無補救世道之權，而不可無補救世道之心。尤不可無補救世道之言。蓋言出

而辨異端，闢邪說，使先聖之道明，後學知所歸，是亦聖人之徒也。

魏石生曰：道者人之所以爲性，學者人之所以爲人也。自明之末季，有李卓吾者，別以道學先生之名而辱晉之訕笑之。後生小子，效尤以爲高脫。夫宋之攻道學，猶加之以僞字，彼雖戕害君子，不敢抹殺道與學也。今直曰道學先生，便是迂闊無用之人。則彼生所道者何道？所學者何學耶？聖王在上，欲治天下，舉大儒以興禮義，起

大正集

卷之八

聖

教化，則排擯正學之人，必宜先加流放之典，庶人心正而賢者得伸其志矣。

丘光庭曰：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者，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與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

趙玉峯曰：聲色貨利不是一切去盡，方是天理止。要得其正，卽是天理。

袁氏世範曰。操履及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厄。蓋操履自是吾人當得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造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貴。智慧而多貧窮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自無怨天尤人之事。古人謂生死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便是樂天知命之學。

大易集

卷之八

星

熊敬修曰。聖賢之所爲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矣。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

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日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著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行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

大易集

卷之八

星

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求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談。不足挂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言以神奇其說。小之謀利餬口。大

之。或。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如。張。角。方。臘。劉。福。通。之。階。亂。皆。由。是。也。嗚。呼。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程文憲曰。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

大氏集

卷之八

學

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荅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算數乎。

陸稼書荅范彪西書曰。來札中。倦倦指示。不欲以

荀楊比王陳。則尚有不能無疑者。故再讀陳之來札云。荀楊之黜祀。在品行而不在著述。即使法言與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荀卿未嘗爲莽大夫也。正以性惡一論。遂不得廁于諸儒之列。孰謂著述可以任意耶。今以朱子之昌明正學。而陽明指之爲楊墨。詆之爲洪水猛獸。顛倒其中晚之年。使天下盡廢其書。而

大氏集

卷之八

學

獨持其所謂良知。其視荀卿性惡之論。爲何如耶。弟前札云。大黃附子。自非加之法製。豈可入藥。夫法製猶可入藥者。如荀卿之論兵要。論軍制。亦得見採于綱目。特不用其性惡之說耳。若就性惡一論言之。則直無處可用。雖欲爲荀卿解。不可得矣。今先生若欲採王陳之長。而去其短。固無不可。牛渡馬淳。猶見收於良醫。而况王陳乎。若便爲從祀不可議。直於程朱大儒等而視之。則是謂牛渡馬淳。可與旨酒嘉穀。登八案。

嬰嘉賓也。有是理歟。來札又云。孫鍾元述陳蓮
玄之言曰。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
江末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建安姚江。雖不
可並重。亦可謂識變化之方。不佞則又有說焉。
建安之學。補洩備矣。偏于窮理者。則洩之以主
敬。偏于主敬者。則洩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
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則亦以建安
洩之而已。何以姚江爲哉。以建安姚江交相濟。
爲識變化。則是孔子當與佛老交相濟。孟子當

與楊墨交相濟也。可乎。假使天下無楊墨。無佛
老。則孔孟之道。豈便不可行乎。噫。必不然矣。閱
理學備考中。嘗採學蔀通辨之言。此書辨陽明
病痛。至明至悉。先生既有取焉。則此中是非。固
是分明矣。特不欲過毀前賢。開天下輕薄之門
耳。此意誠厚。然弟非好毀人者也。况敢毀前賢
乎。顧恐是非淆混。則學者誤入荆棘。私心有所
不忍。故不敢隱其所見。每言及此。不覺諄諄爲
人道之識淺言疎。固所不免。伏祈先生勿吝切

琢是禱。

詹東園曰。孟敏墮甕。不顧。於釋氏空諸所有。告子
勿求於氣近之矣。若以論儒者。墮甕。必追已不
慎。而咎致墮之。非能忍心不一顧耶。昔程伯子
有金墮水。淡加歎惜。或問何故。曰。以有用之物。
乃置無用之地。故爲惜耳。惟如此。乃見人心本
真。彼不顧者。終而成之。善則爲萬法俱空。不則
棄禮滅法。

張考夫曰。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

大呼集

卷之八

三

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
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等浮薄少年。爲之。且未
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前。此等爲人
子弟。尚將見黜於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
十者。卽以爲老。過時而鄙棄之。父見之。教如
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
呂晚村曰。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
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
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

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貴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魏環極曰。人得一器。曰何代器。得一畫。曰何代畫。以是博古。予笑之。古聖傳來混沌心。任其澆漓。上祖傳來忠厚風。任其斲削。是謂反古之道。

冉永光曰。命者。理爲主。而數寓其中。非數與理相衡。而無軒輊於其間也。世俗以人生年月日時。千支八字爲命。專言數矣。豈足盡命之實乎。故主理而兼數。以言命者。君子也。遺理而專主數。

六四集

卷八

三

以言命者。術士也。術士之說行。而君子少矣。予博觀當世。大抵有三失焉。一謂數固有定。而我以積善爲之轉移。可得種種福報。若然。則從來聖賢。可以常存。而上世風淳。比屋可封。人盡富貴。壽考無有貧賤夭札者矣。此其說失之矯也。賢知之過也。一謂數既有定。非我所能轉移。福至則安坐而獲。禍來亦引領而受。若然。則聖賢之修身盡道。皆爲多事。而庸夫之昏惰偷生。如醉如夢。反爲解脫矣。此其說失之卑也。愚不肖

之不及也。而其甚者。謂數何足以限我。天下之

高名厚利。我但施其權力智計。而無不得。見有可趨。奪人而專之。已見有可避。全已而歸於人。此小人之尤不足齒者。君子未嘗過也。以爲吾第爲善而非敢爭權於造物也。亦未嘗不及也。以爲吾第爲善而非可讓能於造物也。若不知有命。而權力智計是逞者。君子去之。霄壤遠矣。蓋君子言命。主理而兼數。固如是也。了凡以皇極之數爲命。始而安之。則愚不肖之不及也。既

六四集

卷八

三

而奮焉。思有以移易之。則又賢知之過也。安命可也。安命不爲善。不可也。奮而爲善。可也。爲善而冀移易乎。命不可也。此其失無可解也。而予尤怪了凡惑於數。異端因得售其術。竟陷溺其中。而不返也。夫談數者。以衆人而符於甲。爽於乙。以一人而符於前。爽於後。其常也。孔生談皇極數。固有驗。豈無一爽者乎。了凡值前途之將窮。計無復之舉。以告雲谷。雲谷僧之黠者也。知孔生之談數。未必皆驗。故爲慰勉之語。謂積德



ZW 21101000025113

行善。命自我立。其將來與孔生之數符也。則委咎於爲善之未篤也。與孔生之數爽也。則致慶於爲善之有功也。此異端誑誘庸夫之故智。而了凡不之覺。及其科名子息壽考得諸望外。不知孔生之數不驗。而惟信雲谷之言有徵也。斯不亦陷溺實深乎。當其爲善也。禮佛懺罪。持呪書符。是以儒者之身。而爲釋氏之行也。其立說也。中心信奉。刊布海宇。是以儒者之口。而振釋氏之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了凡之

六甲集

卷之八

三

謂矣。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數固不違。理亦應爾。了凡謂爲善而獲福報。固主理而兼乎數者也。子曰。非也。君子但知吾有爲善之理。而不計善有得福之理。積善餘慶。不期而然。豈人力所可倖邀乎。了凡言福報。如持佐券而索償。人心橫發。道心不生。君子不謂之善也。而何主理之云。或又曰。言數者。祖於易。易不爲趨吉避凶設乎。子曰。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昭示乎吉凶悔咎之象。使人致其恐懼修省。所以剖天人之秘。

而啟誠敬之屬也。觀伊川作傳。所言皆理矣。獨數哉。故讀易而知恐懼修省。以期寡過。卽爲修身順受之實理。與數兩得之。了凡以求福爲立命。理與數兩失之。仲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吾取而折衷焉。

魏石生曰。沈氏弋說云。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不過慮粧貲艱於措置耳。與其從厚。不如從薄。吳隱之之嫁女可師也。

葉秉敬曰。解大紳洪武中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

六甲集

卷之八

三